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八・經部・詩類

新編詩義集説四卷〔明〕孫　鼎撰……一
讀風臆補十五卷〔明〕戴君恩原本〔清〕陳繼揆補輯……一五九
毛詩原解三十六卷〔明〕郝　敬撰……二二九
毛詩序説八卷〔明〕郝　敬撰……五一七

355101

新編詩義集說

〔明〕孫鼎撰

據一九三五年商務印書館宛委別藏影鈔明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三〇毫米寬三〇〇毫米

新編詩義集說卷之一

廬陵後學孫鼎編

門人華亭徐觀校

周南總論　周天子之國南南方諸侯之國也謂之周南者脩齊治平之道本之天子達之諸侯表立於此而天下無不知所取正焉法立於此而天下無不知所取則焉此化之所以行而俗之所以美也由關雎而螽斯其詩作於宮中此身脩家齊之效也桃夭兎罝芣苢其詩作於宮中此家齊國治之效也漢廣汝墳其詩作於南國此國治天下平之漸也若麟趾則又王者之瑞也故以是終焉是時王道明盛國不異政家不殊俗故以南之一字該之則南方諸侯之風皆可得而見矣　解頤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淑者善也是女德之至者也凡溫恭慈惠端莊静一皆在其中矣文王聖人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敬而已大姒聖女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淑而已葢能敬則能自强不息純亦不已所以爲乾之健也能淑則足以配至尊奉宗廟所以爲坤之順也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體坤道之順以承乾也　解頤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黃鳥飛鳴乃夏初之時葛方盛而未可刈也雖后妃追叙其事然此時已可見其動女工之思而有念念不忘之意矣

解頤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取物以爲用固足見其已貴而能勤愛物於久用尤足見其已富而能儉然能儉實由於能勤大槪重在兩箇爲字三代聖人后妃身任其事而不以爲勞所以上行下效而民之質實日用飲食之外無復有過望奢僭之弊是誠后妃之本化天下以婦道而王化之基也　旨要

刈而後濩濩而後績績而後成布成布而後爲衣其爲之也有序其服之也不厭此所以爲勤且儉也　解頤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師氏導我者也則必每事而詢訪見其不敢專也父母生我者也則必及時而問安見其不敢忘也君子宗主我者也則必因師以致告見其不敢褻也　解頤

總論　此詩三章首章是未爲絺綌以前事二章是正爲絺

綌時事三章是既爲絺綌以後事即爲絺爲綌而知其能勤即澣濯無斁而知其能儉因其告師氏而知其能敬因其歸寧父母而知其能孝關雎之所謂淑指其德之全體言也此所謂勤儉孝敬又各就其一事言之也所謂后妃之本者勤儉孝敬正脩身之事身國家國天下之本也　解頤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宜者和順之意和則不乖順則無逆此非勉强所能致也必孝不衰於舅姑敬不違於夫子慈不遺於卑幼義不咈於夫之兄弟而後可以謂之宜是豈易而能哉之子之所謂宜猶后妃之所謂淑然淑以其德之蘊于中者言宜以其效之著於外者言惟其有是德故可必其有是效也然由后妃教化行而倡於上之子則做而應於下故于歸之際見者知其必

有以宜室宜家焉此亦可以觀感應之機矣　解頤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兔罝施于中逵
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罝兔即武夫之事武夫即罝兔之人肅肅以言其敬赳赳以
言其勇曰干城以其才之著于外者言也曰好仇曰腹心則
以其德之蘊于中者言也以武夫之賤而才可以爲干城德
可以爲好仇爲腹心是何人才之盛若此哉蓋幸而生聖人
之世又幸而生聖人之國則其涵濡聖人之化固宜其成就
之若此也棫樸之詠文王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旱麓之詠
文王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是人才之作興固本之文王之
德尤本之文王之壽也有文王之德故其造就之也速有文
王之壽故其涵養之也深雖以罝兔之野人而其才德之美

若此則其在官使者從可知矣　解頤
文王化行俗美雖罝兔之野人皆有才德之可用故詩人因
其所爲之事以起興而美之然三章則當順趣分章截上下
股若混截上下作兩股則非詩意矣況此詩三章前一章言
其才後二章言其德詩人既因所事以興斯人有可用之才
必兩因所事以興斯人有可美之德破只如此論治化之盛
者必觀諸人才論人才之盛者必本於才德三章皆由淺入
深之意分豁得分曉方好　三章只是歎美之無已然要見
得好仇親於干城腹心重於好仇　發揮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觀其人之能謹於微則知其才之可用於大矣人才不可以
易得也以其人之至微而足以任夫事之至重豈非聖世德

化之所致哉當有商之季四方人才之與而南方諸侯之國
雖捕兔之野人亦能自異于流俗罝罝則肅肅整飭也椓杙
則丁丁有聲也有如詩人豈可以常才視之哉故其實則皆
武夫之赳赳量其任則皆公侯之干城噫人才作興之機必
見于聖化感孚之日南國詩人其知此矣　主意
此題大意只是歸宿在文王德化足以使賢才之衆多旨要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麟之
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然非特其趾之仁厚而已有額焉
可抵而不以抵則其額亦仁厚也有角焉可觸而不以觸則
其角亦仁厚也此見物性之仁者則體雖不一而固無一體
之不仁也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姓仁厚然非獨其子之仁

厚而已有公姓焉其被化而仁厚無以異於公子也有公族
焉其被化而仁厚無以異於公姓也此見聖德之仁者其人
雖不一而固無一人之不仁也詩人言之不足而重嗟嘆之
首章之于嗟所以歎公子之即麟也二章之于嗟所以歎公
姓之即麟也三章之于嗟又以歎公族之即麟也始焉即物
以興乎人終焉因人而擬諸物其所感者深矣　解頤
物性充滿于一身者表裏相符聖德流行于一家者親踈有
序詩人之託興固隨感而不同歎美之詞雖累發而不異也
瑞物以仁厚爲性而一身皆仁厚之著聖人以仁厚爲德而
一家皆仁厚之化則德性之相類者即所以爲瑞也又何知
其形之異哉詩人所以深致歎詠而不易也趾之於子定之
於姓角之於族取其音韻之諧協耳不必强求其意義先公

于次公姓公族則親踈之序也上之麟乃麟之真者麕身牛尾而馬蹄者也下之麟乃以人即麟故不具麟之形而後爲瑞也　矜式

覩瑞物之仁形於一身者爲無間則知王者之仁及于一家者尤無間此詩人所以三歎其實也夫王者之化曾何親踈之有間哉宜乎詩人既即瑞物以興其仁厚之所形又因瑞物以歎其仁厚之無異也　發揮

一章興公之子二章興公之孫三章興公之族皆自親而踈子孫親也宗族比之子孫則踈矣蓋兩即嘉瑞以興聖人子孫之皆仁而歎其德之美九必即嘉瑞以興聖人宗族之皆仁而歎其德之美文王之化無間于親踈宜詩人言之不足而嗟歎之者也　主意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蘋蘩薀藻之薦者夫人之職夙夜將事之敬者夫人之心國君之夫人固曰將以共承宗廟之重也苟不能以誠敬之心奉祭祀之事則何以配君子而爲宗廟主哉采之于沼沚用之于宗廟舉一事之始終而見其無不敬也肅敬于當祭之時舒遲于既祭之後舉全體之始終而見其無不敬也知關雎葛覃爲天下風化之首則知鵲巢采蘩亦一國風化之首其謂之坤承乾以此　解頤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名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名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名伯所說

敬其師者視其書冊而不敢越愛其親者視其杯棬而不能舉名伯之於南國有師保之尊有父母之親民之思之固未嘗一日忘也其人雖不可得而見其德猶可待而想則其迹之所寓有若甘棠者焉後人豈忍輕棄之哉始而曰勿翦謂不可翦其枝葉也曰勿伐謂不可伐其條榦也繼而曰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雖敗折之且有所不可也終而曰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雖拜屈之且有所不可也所以然者以名伯嘗於此乎茇於此乎憩且說也其愛之愈久而愈深如此可以見文王之風化遠矣名伯之政教深矣南國之風俗厚矣噫是豈後世所能及哉　解頤

愛其物之感而不忍傷蓋思其人之德而不忍忘也召伯昔舍于甘棠之下後人思其德而不忍傷其樹也然思之愈久而愛之愈深然始言勿伐繼言勿敗又終之以勿拜愛之愈深而不忍傷也　此亦須分章截上下股然只於勿伐勿敗勿拜上有愛之愈久而愈深之意則混截亦可蓋愛物之心爲有加則感德之心爲益至蓋思其人而愛其樹時雖久而愛愈深則因物而感其德者愈久而不能忘矣只如此作亦可講中分三章排定講去庶不失詩意蓋物以人而存人因物而感感其德者愈深則愛其物者益切此人情感慕之至深矣　主意

三章混破與首章意同但要見言之不已之意一節深一節則形容得勿伐勿拜勿拜上有情　旨要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名伯所茇

此題重在名伯所茇思其德故愛其樹物以人重故也　旨要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觀人臣之節儉正直則聖人之化可見矣人臣恃國家之恩寵固易以侈靡尤易以縱肆今觀其衣服有常制則節儉而非侈靡也進止有常所則正直而非縱肆也當商之季而南國之臣若此豈不足以見文王德化之盛哉　孫式

詩人申言委蛇者益不足以形容其從容自得之妙故疊辭敘詠有無限稱美意思作此題者要於委蛇上形容　吉要

騶虞

彼茁者葭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一發五豵于嗟乎

于嗟騶虞之詞與于嗟麟兮無以異而彼以爲興此以爲賦者于嗟麟兮此興中之比也于嗟騶虞此賦中之比也公子之仁無以異於麟趾所以見家道之成諸侯之仁無以異於騶虞所以見王道之成由是而法度彰由是而禮樂著由是

而雅頌之聲作豈徒曰風而已哉　解頤

觀動植之物各極其盛可以見人心之仁足以見王者之真瑞也文王之化被于南國之諸侯皆有仁民愛物之心故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詩人兩述其事而重歎之意謂騶虞之仁乃有自然之性故世以爲瑞今諸侯之仁亦出于自然不由勉强豈非王者之真瑞乎要見文王之仁及于諸侯而諸侯之仁及于物物之仁者未足以爲文王瑞而諸侯之仁乃足以爲文王之瑞也　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脩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物故春田而見草木之茂禽獸之多益舉草木則植物之長盛可知舉禽獸則動植之生遂可知舉此二端則天下之物豈有一之不得其所哉是即協和萬邦黎明烏變時雍烏獸

草木魚鱉咸若之時也此兩章無輕重亦可混截因田事而見生物之繁盛擬諸物而見仁心之自然此詩人兩即物而重歎之也騶虞仁獸也君之仁心自然如騶虞則其及物之效何如哉　此題要有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之意　主意

彼茁者葭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觀王道之成必有以究王道之本王道之成驗于庶物之盛王道之本擬諸一物之仁聖人之成王道亦惟本諸仁而已故彼茁者葭則草木極蕃盛一發五豝則禽獸極蕃多和氣薰蒸充盈天地誠足爲王道之成矣而其本則曰仁而已自然之仁詩人嗟歎之不足而以騶虞詠焉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矣　吉要

召南總論　南方諸侯固非一國也而國君之夫人無不有鵲巢之德大夫之妻無不有采蘋之敬立乎朝廷者無不節儉而正直處乎閨門者無不專靜而純一爲嫡妻者無不有逮下之仁爲媵妾者無不有安分之義雖里巷僻遠之處民庶微賤之家而其女子之賢猶以貞信而自守無强暴之相陵則推而上之從可知也積而至於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矣先儒所謂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之不仁舉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仁者惟此時爲然是雖文王意誠心正之功而召伯循行宣布之力亦不可誣也然則後之人君欲復三代之治者其可不取法於此哉　解頤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遷國之初城郭不可以不完宮室不可以不脩器用不可以不備文公之遷楚邱也以言其城郭則既賴諸侯之師以成之矣以言其宮室則自戴公野處而至于今其成之固不可以不亟也而文公不然爲民力之不可以或傷則寧待其時而不速爲國法之不可以或廢則寧從其制而不苟此非其心之塞實淵深者固不足以知此若乃器用之所資則或用之于宗廟或用之于朝廷或用之于閨門其所給者非一處其所需者非一事我乃于是而種木焉原文公之意豈不以創造之初固當先其急而後其緩求其畧而不責其詳則夫潤色之功正有待夫十年之後今日自我而種之安知他日不自我而用之耶榛實爲其可供籩實也若夫椅桐梓漆則四者材之至美者也其用至廣又豈特可以爲琴瑟而已哉凡若此者非其心之塞實淵深尤不足以致此噫若文公者其可謂賢矣　解頤

因天時以定居室之謀因地利以脩禮樂之用上是見其謀之善下是見其謀之遠賢君于遷國立都之始審天時而盡地利不爲苟且之計而又不求近功此所以成中興之業也

主意

一句二句得其時也三句四句得其制也末三句備其用也古人作事甚不苟也宮室之作亦有國者之常事然而惟恐傷農則必待定中民隙而後作之惟恐非地則必揆度日景而後作之其得夫時制之宜如此尤慮夫籩豆琴瑟所以爲禮樂之用者不可闕也於立國之初即樹榛栗以爲籩實椅桐梓漆以爲琴瑟之用於十年之後其宏遠之規可見矣

獨言琴瑟舉其重者　旨要

賢君驗天以營室居者其制詳植物以求材用者其事預葢營宮室國之重事也况當經營復業之初君人者可不知所謹哉夫既詳驗其制於天則必預求其材於物者矣昔衛文公徙居楚邱詩人美之謂夫定星當昏而正中可以營作宮室之時也文公乃揆度日景以正四方然後興作其驗諸天以營宮室者其亦可謂詳矣文公於是又樹榛栗以供籩實樹椅桐梓漆以作琴瑟其植物以求材用者其事可謂預矣夫既觀其驗天之制又觀其求材之預國人悅而美之也宜矣　發揮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望者登高以望形勢也景者測景以正方面也觀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卜者問焉以决其吉凶也始之以望景觀卜所以求得乎善也繼而終然允臧則是果獲乎善也　解頤

古人作事未嘗廢卜亦未嘗專諉于卜故洪範稽疑必先謀及乃心而後謀及卜筮葢先心有所主假卜决之而已矧建都非專爲君計乃爲民計是必可以爲民利而後可故衛文楚邱之徙必降觀下隰宜於種桑可以衣帛然後卜之既吉而後遷焉如此則要終而信善必矣不然知所以立國而不知所以利民而曰吾卜斯吉吾未見民不罹于凍餒而可以久安者也　旨要

升虛望楚景山觀桑所以審之於己者也卜云其吉所以决之於神者也既審于己而極其謀慮之精又决於神以驗其

吉凶之兆所以終獲其善也夫遷國大事也豈可苟哉文公
之遷詳審如此所以見美于詩也既審於己以定遷國之事
必决于神以定遷國之謀此所以終獲其善也　發揮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
騋牝三千
星言夙駕所以見其勤也騋牝三千所以見其富也然所以
有是勤者固此心之誠實淵深者爲之也所以有是富者又
此心之誠實淵深者致之也夫人之秉心苟能誠實淵深則
欲霸而霸欲王而王果何所爲而不成豈止於牧養之蕃而
已哉　解頤
此章言文公勤勞于民事者如此故原其秉心塞淵之善而
要其騋牝三千之效　旨要

此題從塞淵上發勤農桑者塞淵之發見也騋牝三千塞淵
之效驗也夫塞淵者誠也誠則心不懈而有誠物之效理自
然也賢君感天時而勞於民事固足以見其操心之誠而又
足以致夫物產之盛也蓋賢君之心一于誠而已始焉勤民
事者誠心之施終焉及物者誠心之效蓋誠於愛民故能感
天時而致愛民之勤誠於愛物故能推誠心而致物產之盛
如魯公務農重穀者思無疆之地思馬斯臧者思無疆之效
亦可引結　發揮
賢君感天時而勤農桑之功益能以誠心而致富强之業人
君之一心萬事之本其能勤于農桑者此心也其所以致富
國之效者亦此心也一心之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爲而不成
矣　主意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待賢之禮既厚則賢者之所以答其禮者固不容於不厚也
此題要識是衛人喜見其大夫好賢之詩故既曰彼又曰何
以衛人喜其大夫之好賢既美其往見之儀而復要其既見
之益蓋好賢樂善人心所同彼其快所覩于目擊之餘而冀
所聞於相與之際是皆善端之形而真情之發也所謂民之
秉彝好是懿德　旨要
此題要作三箇人看方說得□乘車馬而求賢者大夫也彼
姝者子賢者也而從傍觀之曰大夫求賢如此之切彼姝者
子何以答其意如此看方明白蓋大夫之見賢者既有以感
其儀詩人之願賢者必有以答其意破意如此都要說或者
求之既有其誠賢者於一見之閒或緘然而不言或言而不

切皆不足以副其意也此等立論自可　求賢所以副已者
也苟不能盡見賢之禮又安敢望其有以報之之厚哉衛之
大夫蓋有知乎此者也是故乘此車馬建此旄旌以見賢者
可謂能盡其禮矣詩人傍觀以爲彼姝者子何以畀之蓋爲
賢者當有以答其禮意之勤也吁大夫見賢既有以感其儀
則賢者之報大夫當有以副其意此詩人所以兩詠之也發揮
既言其所見之儀所寓之迹復言其所飾之色所乘之數皆
喜其能好善故詠者不厭其爲詳也　凡人之于大賓必具
威儀以見之故衣裼躡屨率畧于動作威儀之閒非惟不
能致人之敬而亦非所以敬人也衛之臣子浚郊干旄素絲
良馬豈欲逞其導前擁後之觀美哉不如是則非所以見賢
者也舊說衛之臣子多好善此可見矣　旨要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
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首章之旨大學章句與或問盡之蓋切磋琢磨者知與行之並進也瑟僩赫咺者表與裏之相符也知行之並進則善其始者固所以成厥終也表裏之相符則充乎內者固所以形諸外也兩言有匪君子美其德之實有以著于已也終言不可諼兮美其成德之效有以驗於人也　解頤

興托於植物始生之盛者亦言賢侯學脩交進而致其力者勤故德容盛美而入乎人者深矣人之為學自脩能使表裏相符而思慕遠則盛矣要必自其工夫交進已精而益求其精者致之詩人特於淇奧植物始生之盛者有感其托興之旨甚深中間發明綠竹始生之時其盛猶如此則他日之生意榮達當何如觀此則知人之學問自脩常使進進不已不至於德容極表裏之美而人心懷思慕之情不已也大學引此詩以釋明明德之止於至善蓋取此意　矜式

此詩三章皆興一篇言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此章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其學問自脩之進益也詩人之托物也既以興夫學問自脩之功因以美夫成德著見之效如此破亦可講則逐一鋪叙結則引賓筵懿戒說見其進德之功充而不倦之意　切磋琢磨是進德之功瑟僩赫咺至於終不可諼是成德之效　發揮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武公之學即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蓋有學問自脩之功然後成君子之名切磋言學問之事講習討論而格物致知琢磨言自脩之事省察克治而誠意正心脩身所以文章著見而成有匪君子也上一句是成功下一句是用功　旨要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嚴於中而著於外則其實有不能忘者矣盛德至善之君子所以使民不能忘者豈易而致哉瑟然而嚴密僩然而武毅赫然咺然而宣著盛大然後足以成君子文章而有以得斯民之思慕苟非君子有不可及之德何以使斯民有不可忘之心哉君子之德既有以著於身則君子之德常有以係乎人　旨要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

此言武公德容表裏之盛古人威儀著於外者有宣著盛大之容則其蘊于中者必有戰兢自□之實蓋瑟乃嚴密則無麤跡之失僩乃武毅則無怠弛之非其用功於內者如此則發於外者赫然有光輝發越之盛咺然有英華發外之美矣
旨要

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實德之脩於已者不可得而掩則存於人者自不能忘矣蓋古人之愛德未嘗一日而忘之然亦由賢君有是德則可不然則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此武公學問深刻自脩成功形容德字宜于切磋琢磨之功言之　旨要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
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地之宜於物者極其美服之稱于德者不可忘此詩人托興而深歎美之也昔之美衛武公者益曰瞻彼淇奧則有綠竹

青青然矣此有匪之君子豈無服飾之尊嚴足以稱其瑟僩
赫咺德之不能忘於人者乎吁詩人取興于綠竹雖兩言之
則有餘而致美乎君子雖累言之而不足武公之德之盛於
是乎見矣　發揮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
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興托於植物之至盛亦言賢侯得於己者致其成故動於身
者盡其善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使其德未底於充
積之盛而欲行之不致於過差難矣此詩人之美賢侯特有
感於植物之至盛者焉盖文武之道弛張必得其宜張而不
至於勉强弛而不流於縱肆武公之所以成其德者鍛鍊而
能如金錫之精純生質不能如圭璧之溫潤則安能寬綽而
自如戲謔而不爲虐哉重在德上又就至盛上闡合興　矜式
觀植物之所生無一而不極其盛則知君德之所就無往而
不中乎禮夫物貴於得土地之宜而德貴於備體用之全也
詩人既托興於物以見發生之盛又安得不美夫君子以見
其德禮之宜者乎昔之美衛武公者盖曰瞻彼淇水之奧則
有綠竹如簀之生無一而不極其盛者矣此有匪之君子則
有如金錫圭璧之德寬廣和易無適而不中乎禮者焉吁詩
人遠取諸物雖兩言之而有餘近取諸身則累言之而不足
武公之德此其所以爲可美也　發揮

詩人托物以美君子既言其德之成就又言其周旋中禮盖
金錫圭璧言其德之成就下言其寬廣自如和易中節則可
見其周旋中禮也惟其成德之至然後能中於禮也　觀地
產之盛者極生質之美則知君德之盛者備體用之全此詩
人託興而深歎其美也　主意

總論　首章以竹之美盛興其德之進脩卒章以竹之至盛
興其德之成就合二章而觀之所以能有是鍛鍊之精純者
由其知行之並進也所以能全其生質之溫潤者由表裏之
相符也寬廣者矜莊之反矜莊而又寬廣則是寬而有制也
和易者威嚴之反威嚴而又和易則是嚴而能泰也此所以
爲德之成也如是則其謂之睿聖也亦可以無愧矣　解頤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人之薖
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賢者隱處於澗谷其蓬蓽之居非若廣廈之安也其藜藿之
茹非若肉食之腴也其草衣葛屨非若安車駟馬之寵也而
曷爲其可樂也盖其所養之充所守之正有以自尊而不慕
乎人爵之貴有以自重而不狥乎外物之誘榮辱不關于心
毀譽不加於意則天下之樂亦孰有加于此哉獨寐而寤獨
寤而言言已而載歌歌竟而復宿見其無往而不獨亦無往
而不樂也是故始而曰弗諼謂其心之不忘乎此也繼而曰
弗過謂所願之弗踰乎此也終而曰弗告謂不以此樂告人
非不以告人也得於心而難於言雖言人亦未必信也斯人
也其東漢徐穉之流也與　解頤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此題難分輕重當以朱傳好之無已立說謂服食日用之常
皆人之不可闕者既欲備其服于未敝之先又且奉其食於
安居之日則其好之真情何如其厚也此盖鄭桓公武公相

繼相周善於其職故周人所以奉之者皆本于愛慕之真誠而非出于矯揉之私意味兩兮字則其好之無已者可見

要見好賢之意忠厚懇切諷詠四兮字足見當時殷勤之意以愛其人爲未足而欲緇其衣以親其人爲未足而欲繼其食此好賢之誠心不能自已者矣向使賢者之德有不稱而職有未宜則不惟有不稱其服之譏而且過門不入者有矣尚能至於衣食如此其至哉願改其衣于未敝之先而又欲授餐于既還之後好賢之情何時而已耶　此題三章大槩惟好賢無已故言亦不已　旨要

君子之德既稱其服而無所愧則人之好德亦盡其情而不能已夫衣者身之章也有德足以稱其服焉則自有以得人心之愛矣上股從宜字上發明如左氏所謂佩衷之旗也衷即德旗者著於外者也如此形容自有說下則言武公爲王朝卿士既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矣亦何必更衣授餐哉周人亦非不知雖更衣授餐亦無益于公然舍此無以寫其情故其言如此　發揮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舍命不渝則必不徼倖而苟得而於守身之道得矣邦之司直則必不詭悅以求容而於事君之道盡矣既能順命以持身又能忠直以事上此所以爲邦之彥也歟　解頤

此三章只是服與德相稱之意羔裘而加以美飾然必國人皆贊其德之美而後可以稱此服之美首章美其居于理而不變次章美其守于正而不阿末章深歎其爲邦之美士也

旨要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一章疑於耳二章疑於目古之賢妃進御於君當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于耳目聞見之際疑其似者而以爲真玩繹其辭則其戰兢警惕真有臨深履薄之意至誠所感則其君焉有留於燕昵之私者乎　童子問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勤者生財之道儉者用財之節聖人教人不越乎勤儉而已夫勞苦者人情之所畏然不可以不勉也逸樂者人情之所喜然不可以太過也必也致其勤于三時之久而享其樂于一時之暫則其生財也不匱而用財也有節矣猶恐其有過也又戒之以思其職之所居夫斯民之職男之所當務者稼穡狩獵而已女之所當務者桑麻紡績而已誠使男女各盡其職之所當爲則廩有餘粟機有餘布老者衣帛食肉少者不饑不寒而於仰事俯育可以沛然有餘矣使其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却顧焉豈不爲美俗哉　解頤

詩人感物變而勉人爲樂之及時復恐樂極而欲人知善之可法夫作樂固在於及時也時至而不爲樂樂極而不爲善者皆非也自非憂深思遠之君子孰能及是哉昔唐之詩人當歲晚務閑之時言今蟋蟀在堂而歲云莫矣於是而不爲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此其感物變而勉人爲樂之及時者既如此然不敢過於樂也則又相戒曰無已至於太康乎

盍亦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瞿
瞿然斯可矣當時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可見矣　發揮
揆於物而勉其樂固知時之不可留揆於已而思其職尤知
樂之不可過唐俗勤儉其民憂深思遠故覩時物之變恐時
之不留方將勉以爲樂又相戒以無過於樂益其憂勤之意
多而逸樂之情少民俗之厚前聖遺風之遠可知　既感夫
時物而樂其樂尤念其職分而憂其憂此可見民俗之厚矣
主意
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
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駟鐵孔阜馬之良也六轡在手御之良也公之媚子從公于
狩便嬖使令之衆也至於舍拔則獲則又言其射之善也一

章言其往而狩二章言其狩而獲三章言其獲而息此皆創
見而深喜之辭也　解頤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物類之有常固出於天性君子之有常亦出於天性蓋君子
之用心也未嘗於所厚者薄亦未嘗於所薄者厚故於接人
之際實德之著於外而爲容儀者即實理之固於中而存心
者然也惟其表裏如一故即其外而知其內於動作威儀之
間而和順積中者自見也　旨要
總論　首章即其儀之一而知其心之誠二章即其服之盛
而知其德之稱三章言由其身之脩故化有以行於國四章
言由其國之治故福有以裕其身前三章皆頌美之辭末章
胡不萬年則祝願之辭也　解頤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
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七月之詩以衣食爲急而衣食所資以預備爲貴必以七月
爲首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於是而預爲禦寒之備三陽
之月陽氣始盛故於是而預爲治田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
七月爲首也大寒之月在於丑月而圖之於建申之時收成
之候在于酉月而慮之於建寅之月其爲預備可知若寒至
而後索衣饑至而後索食其爲計亦晚矣　解頤
因時預於禦寒而猶致憂慮之意因時協於務農而能慰勸
勞之情此豳風之所以爲美也時未至而先爲禦寒之謀則
有備無患矣而致其憂慮者方深時至而爲務農之事則戒
早力齊矣而爲之勸勞者甚慰此其勤勞不自已之風要必

有其由而撫成業者之所當知也　矜式
此題平作上股言衣下股言食衣食者民生日用之所繫上
股是先時而有備則在已者可以無憂下股是因時而用力
則在上者見之而喜大槩歸重於先公風化上股就無衣無
褐何以卒歲上發意下股就田畯至喜上發意則於周公戒
成王有情寫出當時豳民勤勞之意以爲戒此是一詩總括
處　旨要
古人先時而爲禦寒之備者其事預乘時而爲養生之務者
其情同感時敎本之俗豈有出於衣食之外哉故備之於時
之未至者禦寒之事預而務之於時之既至者上下之情同
矣昔周公述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以戒成王言七月暑退
將寒故九月授衣以禦之益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

則無以卒歲也古人先時而爲禦寒之備者其事可謂預矣
然不特此也正月則往脩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既皆
出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
畯至而喜之也古人乘時而爲養生之務者其情豈不同乎
甚矣遑時之義大矣哉不先時而忘乎其爲備不後時而忘
乎其爲職於是見豳人風俗之厚者矣　發揮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田畯以勸農為職者也農人之勤惰田畯憂樂之所關也今
其治曰既早用力又齊則田畯之至自有可喜此詩是周公
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以教
之要見農人之所以勤農官之所以喜皆先公之風化如此
吉要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
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上之備歲寒者爲能先乎時故下之治女工者爲能感乎時
上下交相忠愛之情無一不本乎預也預之時義大矣哉昔
周公述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以戒成王言七月大火西流
暑退將寒之時也故九月授衣以禦之可謂上之備歲寒者
爲能先乎時矣又言春日有鳴倉庚之時則此治蠶之女執
深筐以求穉桑而采蘩者衆故女心傷悲預以將及公子同
歸者矣豈非下之治女工者爲能感乎時者乎夫觀上之愛
乎下既而預而下之忠乎上無不預豳民風俗之厚於此乎
可見矣　發揮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元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上章於春日而求桑以養蠶爲今年授衣計也此章於八月
萑葦既成而預蓄之以爲曲薄爲明年養蠶計也上章求穉
桑以養其始生者采白蒿以啖其未齊者也此蠶事之始也
此章於桑之大者條取之桑之小者猗取之蠶盛而大小畢
取此蠶事之成也蠶事既成又於鳴鵙之候而績其麻以爲
布蠶績皆成然後染之或以爲元或以爲黃而其朱者尤爲
鮮明皆以供上而爲公子之裳其風俗之厚如此豈一日之
積哉　解頤
出麻絲以供上者斯民之職也然其備來歲之事於是歲禦
冬之時先奉上於一歲蠶績甫成之日勞於事而不自愛風
俗之所以爲厚也周公所陳皆豳民勤勞忠愛之情故於蠶

績之務自今年七八月說到來歲三月又說到七月八月天
運已一周矣而蠶績既成則又擇其制飾之尤美者以供上
見得豳民勤勞與歲相周始遇物無留難風俗之厚有自來
矣通篇須發周公陳述之意　矜式
因天時而圖蠶績之事其備之預而爲之詳者皆所以奉乎
上也夫古人所爲者孰有一而非敦本之務哉有一而非敦
本之務則非所以愛上之心矣凡其感天時而爲蠶績之事
者非以自奉也非私於一家也皆爲公子之裳則其忠愛之
心可知矣其中萑葦積於八月而爲明年之用預也取斧斨
伐遠揚至於元黃朱孔陽者詳也以此等字該之却遜節數
衍說透　發揮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

貍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感時變而資以禦寒者不自私因田事而用以奉君者有所
擇陰陽消長之幾乃趨事赴功之候然狩獵本爲禦寒之資
而獲禽也復取其小以奉其大者是則斯民愛上之情無已
耳此章朱傳謂專言狩獵以終首章無褐之意則二之日其
同之下乃因狩獵而併及之之詞然可見豳民忠愛之心念
念不忘所以愈加而愈厚自四月說到十月見陰陽迭運時
物屢更乃憂勤惕厲者之所警宴安縱肆者之所忽周公歷
陳豳民忠愛每出於憂勤之餘欲使成王知人勤則良心生
之意　衿式
感時物而爲禦寒之備因狩獵而爲武備之脩然皆有愛上
之心焉此感時風俗之所以爲厚也夫天時物理之變日接
乎前而皆足以動其敦本之念愛上之心焉故四月秀葽五
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籜時物之變也一之日于貉而取
狐貍爲公子裘愛上之心已可見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
私其豵而獻豜于公愛上之心愈可見矣蓋不徒狩獵而必
纘習于武事且不忘乎愛上之心焉此豳公之風化爲何如
哉　發揮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
入此室處
由動股而至於入我牀下所以感時物之屢變由穹窒而至
於墐戶入室所以盡人事之當爲豳民於衣食之奉必先老
而後幼先貴而後賤獨於改歲入室則老幼貴賤同之所以
廣其愛也　解頤
斯民感時物之變其禦寒之備無不周而親愛之意無不至
蓋天時物理之變畢集于其前既能詳其禦寒之備復能竭
其親愛之意此豳民風俗之所以爲厚也　發揮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
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此章當看介眉壽食農夫六字鬱薁之食葵菽之亨棗之剝
而春酒之爲皆介眉壽之事介有助之之意則非以爲常食
也瓜之食壺之斷苴之叔荼之采樗之薪皆食農夫之事食
有養之之意固以是爲常矣然則果酒嘉蔬非不可以及少
也而供老疾奉賓祭之意多瓜壺苴荼老者未必不食也而
不可以爲常於以見食稻食肉乃老者之常而果酒嘉蔬則
又於常食之外專以此而致其助也有常食以養之而又有
美味以助之此豳人之老所以無凍餒也歟　解頤
傳意自明但須發明豳民之所以明夫少長之義適其豐儉
之節必有其由見周公陳述告戒之意孟子五十可以食肉
却是人君爲之品節限制所以謂聖人非不欲少者亦食肉
顧其養有所不贍此却是豳民自能如此孝弟之心油然於
耕食鑿飲之際此可見風俗之美而王道之端在是矣　衿式
因天時而取物之美者以爲上之供因天時而取物之賤者
以爲已之奉感時之民厚於奉上而薄於自奉其明於少長
之義豐儉之節如此非感時風俗能然乎哉　發揮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
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稼之既同若可以少休也而即念夫邑居之當脩屋之方乘若可以少緩也而復念夫農功之當始其於築而納之也有以見歡忻鼓舞之意於其亟而乘之也有以見勸勉戒飭之意事有始終而其憂勤艱難則無間於始終此其所以爲厚也歟　解頤

此章專說農事若以居養乎作則非傳意務農爲已成者固當知居室爲當葺葺居不敢緩者正以農時不敢違也其憂勤不自已之情所以貫終始而不覺夫歎之深也農事歷三時而甫成治宮室者惟於農隙而一終一始迄夫少息自相警戒發爲嗟歎非以勤勞之不勝爲歎以勤勞之不容已爲可歎也如是庶發明朱傳始終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矜式

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然農功既畢而即思爲居室之脩乘屋之事未終而農功之務又慮其繼作安養之事未嘗忘于懷可見盛時風俗之厚益畢農務而念夫居室之當脩營居室而念夫農功之繼作古人終始農事而極憂勤艱難之意如此周公所以詳陳以爲成王戒也益養生之務方終而安身之事不後安身之務未畢而養生之務方興非豳俗能若是哉　發揮

稼穡者民之所以養居室者民之所以安安養之事循環無窮我稼既同是喜夫農事之終其始播百穀是又思夫農事之始其憂勤艱難之意不待督責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

主意

上股言收成之後可以治屋下股言治屋之急如此者益以來歲又以治田而不暇爲此也斯民之不敢休息莫非先公之風化　言要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鑿冰藏冰其供上役也爲甚勤肅霜滌場其畢農功也爲甚速故其開冰也獻羔以祭司寒祭韭以薦寢廟君既得以致其誠於神其務閑也殺羊以獻于公舉酒而祝其壽民復有以致其忠愛于君可謂上下相親之甚矣　解頤

效力役而趨於上既有以成燮理之宜畢農功而饗乎上復得以祝福壽之永此民情忠愛之甚無時而不存也藏冰發冰之有役人君輔相燮理之一事斯民當其時則相勸以趨之此固所以爲忠愛也至於農事將成又相致戒使收成不失其時而即爲燕饗之禮以攄祝頌之誠焉非甚忠愛者不能也周公以農桑之務教成王末乃及饗獻之誠而見斯民油然忠愛之心無時不然無所矯拂而極其至此無他豳土之民其務不外乎農桑其心不忘乎君上所謂勤勞之中良心生焉乃周公告戒之深意　矜式

此章只用張子說自可作益斯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勸趨其藏冰之役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于公舉酒而祝其壽兩段自分曉斯民既因天時而竭力以趨君上之役復因天時而備禮以祝君上之壽破意如此以下只從愛君上立說見斯民一舉一動無非愛君之心此盛時風俗之所以爲厚也全在作得有藹然相愛之意方好　發揮

上股說豳民趨役之勤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皆先時相勸

之辭下股說豳民愛上之厚九月十月皆先時相戒之辭也於此見盛時忠厚氣象先公風化其來遠矣若但以二之日等語與九月十月作天時之推遷豳民因以趨事赴功則於忠厚氣象欠發明朱子引張子說證此意要發明盛時氣象　旨要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知器有以致夫物之美則知德有以稱其物之美夫服者身之章也有德斯足以稱其服焉苟非託興於器與物之美則亦何以見其德與服之俱美哉　發揮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兩即動物而幸聖人之暫留必再即所服而憂聖人之竟去

此可見愛聖人之至矣東人喜周公之留而慮朝廷迎公以歸故曰鴻之飛則遵于渚矣公之歸豈無所乎於女不過信處而已又曰鴻之飛則遵于陸矣公之歸將不復來矣於女不過信宿而已此尚幸其暫留也故又承上二章言惟周公之在此是以東方有此服袞衣之人且戒曰無以我公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遠託於物近取諸身反覆言之可見愛公之至矣　發揮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舃几几

物之累於形者其進退跋疐無所往而不病聖人之周於德者其進退從容無所往而不宜蓋臨大難而不懼處大變而不憂斷大事而不疑非道隆德盛者固不足以語此非常人之所能及也　輯釋

新編詩義集說卷之一

新編詩義集說卷之二

廬陵後學孫鼎編
門人華亭徐觀校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心和而聲和物亦有然者矣而況於賢乎賢者之在斯世和平正大之音每發於從容舒肆之日王者知其然也親之以情文厚之以禮樂庶幾其忠愛之意仁義之言藹然而莫予棄也蓋嘗即物而觀之鹿鳴呦呦其和至矣夫豈無自而然哉食苹於曠野之間有養而無害有寬閑而無拘束然後以其心之和發而爲聲之和曾謂賢者之懷仁抱義顧肯輕於言乎是故禮必盡於有道之治朝而後言可聞於知道之賢者爲人上者要不可不察於此　主意

物和於野而其養足賢和於朝而其道明夫和平相得之幾每見於從容自得之日物亦有然者矣而況於賢乎聽彼鹿鳴其和呦呦則以其食於寬大之野而有以適其性也即彼與此則賢處夫寬大之朝所以攄其素蘊者宜何如哉盛時王者之燕賓也其樂歌以鹿鳴起興而其禮意之盛又見於琴瑟幣帛之間庶幾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物以和而動其機賢以和而明其道泰和氣象於是見之　知物樂乎寬大之地則知賢樂乎寬大之朝天下惟寬大之意者足以動斯人和樂之心苟一於嚴而已則彼方竦然於勢分之不敢踰越而何以得其心哉王者之燕羣臣每以鹿鳴起興謂以鹿鳴呦呦而極其和者益以食苹於野寬大而無所拘也則嘉賓之爲我有者豈容徒以勢分臨之哉故必燕饗以通上下之情琴瑟以盡歡欣之意庶幾寬大而不拘亦使賢者得如鹿鳴之食野耳　旨要

燕賓而託興於物情之適者亦言夫禮意之厚而冀夫大道之陳也夫禮意之在我者既有以盡殷勤之至則大道之在人者必有以副期望之誠樂歌之作乃於動物之遂所養而和其聲者有感焉固所以導其詞也亦所以達其情也夫禮遇之厚者上之情也告教之忠者下之情也然一於嚴敬之禮分則殷勤篤厚之意不加於下而開導誨諭之旨不聞於上矣先王制爲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樂歌又託鹿鳴以起興即彼和暢外發之機以達此和樂相期之意耳　矜式　物適於所養之地而後和其聲賢樂於有禮之朝而後陳其善此詩人善於取興者也興題最難作須上下對說方講得意義出此詩專在於尊賢者以求善言故燕飲之際以鹿鳴起興蓋鹿鳴興賢者以呦呦興示我周行方有意夫鹿之呦呦和鳴非徒然而和鳴也以食苹於寬閑之野無所拘束顧忌而能和其聲也賢者之陳大道亦非徒然而進言也以王朝之禮樂足以得其心之悅有歡洽而無拘束而後能陳其善也若鹿非食苹於寬閑之野則挺然而走險危何擇安得有呦呦之鳴哉賢者非樂於寬大之朝則不得其志高舉遠引而已安得有周行之示哉一正一反無限發越　發揮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蘊於中而有是德則發於外而有是聲譽其聲譽之孔昭非

勉強而致之也乃其自然之形著也自斯民言之則示之以重厚而澆薄之俗革示之以忠信而詐偽之習變是德孚於下而下有所法也自君子言之則觀感之深而有以鎮其躁儀刑之久而有以消其邪是德孚於上而上有所法也斯人也其可一日使之而不在朝乎是以我有旨酒則願其於此乎燕飲於此乎敖游也　解頤

燕賓而與訖於物情之適者亦言威德足以為取法之資故美味得以陶相與之情也威德之資於人者每在于視瞻薰炙之餘則燕飲以相與者自不容已　大凡人教示之益得於語言口耳之末者淺得於躬行漸染者深是以古人之燕飲豈徒欲其獻酬之交錯情意之相孚哉為賓者聲欬足以敎薄俗而欲成其德者皆當知所矜式焉是其威德之彰著

一相與之頃益於我者亦多矣初不屑屑於告戒之末也　矜式

此於上章雖皆興而意畧不同此言鹿之能呦呦和鳴者以食蒿於野而自適故也賢者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傚者可無旨酒式燕以敖而得其心哉蓋無以得其心則遠引而去矣親之且不可得況能從容歡洽有法傚之益哉猶鹿馬非食蒿於野無所拘束則維足伎伎矣迹且不能安況能發呦呦之和鳴哉夫嘉賓足以化民俗而為君子之法則有得於觀感者豈待發於語言之間此所以必畧勢分之嚴有式燕之禮所以得其心而安其心也　發揮

此鹿鳴之二章承上章示我周行之意言嘉賓之德音甚明豈惟示民而民不恌實君子之所當則傚也則凡所以示於人者豈非所謂大道之要乎今也與之燕飲敖游則周旋揖讓之際皆大道之所由以示我也蓋教誨之道得於言語者淺得於觀感者深一真情之相與而師資之益遂矣中間更提掇兩我有字　斷法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因物以興王者待賢之敬既樂之以樂尤食之以禮此所以得其心也蓋娛其外者未必足以得其心惟燕樂嘉賓之心則所以待賢之禮至矣要形容湛字若暫時之樂賢終非真心好賢必欲久而不厭始可　旨要

天下惟賢為難悅故凡所以悅之者無所不用其極焉鹿鳴之詩是矣詩為燕嘉賓作也賓而以嘉言則其所樂必有在乎區區禮樂之外者是以先王於琴瑟之樂不徒樂之於暫

而必樂之於久焉於旨酒之禮不徒樂乎其外而必樂乎其中焉凡此者皆知賢者之難悅所以極盡其悅賢之道也不然則徒從事於斯須之樂口體之奉以是為足以悅賢者亦末矣曾謂賢者願之乎　主意

此亦與上章大意畧同但此詩三章者言示我周行二章言則傚則不待言語之間而示我者深矣此章言燕樂其心則又不但養其體娛其外而已若不得其心法傚且不可得況言語告戒之益哉故言鹿之呦呦和鳴也以其食芩於寬閑之野而無拘束也嘉賓之有德音當極禮樂之相與以悅其心也鹿非食芩於野則恐然畏人之害已也何以發為呦呦之和哉賢非燕樂其心則超然高舉而去矣安能得其告示之善法傚之益哉　發揮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使臣乘車馬而行遠道固不能無懷歸之私亦不能廢奉公之義所以內顧而傷悲也夫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此君之勞使臣也探其情而代之言如此大抵乘四牡之騑騑歷此道路之倭遲當是時也誠念夫蒼蒼烝民誰無父母遠離日久定省曠疎將欲歸乎則王事又不可廢故王命之重奉以周旋而罔敢失墜欲遂行乎則懷歸之念不可遏此時此心益亦有甚難處者此其內顧而傷悲也　發揮

總論　忠孝非二道忠於君者必其能養於親者也然忠孝不兩立致其勞於外則必闕其養于內又不可以不慮也爲

人臣者將欲致其力於私養歟則當官而行國事固不可以不恤將欲致其力於王事歟則子職之不共又何以爲孝哉此王者之勞使臣所以必探其情而代之言爲人臣者聞之亦必有以自慰而益不懈於用力矣　解頤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感生意之盛而使臣有不足之心所御之美而使臣盡當爲之職此人君述使臣之所存以爲言而且因以教戒之也就每字周字上串意惟其靡及之懷每每常存所以咨諏於人者不可不周徧心之所存者有其常故職之所資者欲其徧存其歉然之心而無時不然故盡其當然之職而無處不到仍須區處得興與賦明白上股就使臣心上說所以託興而

感動之下股就臣職上說所以陳其事而教戒之　矜式

上章與下章賦本難配合然下章傳曰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則强合亦可蓋皇華得於所見者也車馬得於所乘者也即所見而興其思之無不周因所乘而欲其職之無不盡此先王之遣使臣所以述其情而風以義也蓋草木之華無間於高原下隰之地則生意之及物無間矣征夫奉王命而出也天下之事皆所當爲深山窮谷皆欲徧及此所以每懷靡及也然非徒思之而已也今既乘車馬而出矣其必盡馳驅之勞咨諏詢訪使下情無不通君恩無不徧然後爲職之盡也吁惟使臣常有不自足之心故能務其所當盡之職詩人既因所見以興之於前又安得不因所乘而勉之於後哉　發揮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物之在野者有以遂其美人之行役者無以盡其心此遣使臣之詩也設言其情以爲在道而覩草木之華念行役之勤心之所懷者惟恐不能以盡使臣之職耳先王之待臣下未嘗嚴其詞以督責之特敘其情而諷導之者如此　主意

每懷者每事而思之謂之靡及則其心歉然常若有所不及也然不曰使臣而曰征夫則不特使臣此心其屬亦此心也推此心也以在外則耆老之所當問遺逸之所當求鰥寡之所當恤廢墜之所當舉上德之厚也而欲其無一之不宣下情之遠也而欲其無一之不達爲使臣者固惟恐無以副君之意而爲其屬者又惟恐無以爲使臣之助庶可以稱斯職矣於遣使之時而歌此固所以勸勉之也　解頤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上章既即物而導使臣之情此章則因行而勉使臣之職人君之遣使臣以大義督責而述其心之所懷以感動之此遣使臣之詩而其詞婉如使臣之自言每懷靡及是其心之所思常若有所不及馳驅咨諏是盡其職分之所當爲所以盡其所懷者也　主意

此遣使臣之詩而因以教之故美其往使之儀又必述其往使之職益咨訪使臣之大務其職之當然也今其往使之時我馬維駒而六轡如濡亦嘗觀其儀而思其職乎每懷靡及此使臣之心也則乘此駒執此轡馳驅於道路之間亦惟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盡其職而無愧其儀耳使臣之心如此而人君乃能述以爲言教誨之意婉矣此其爲臨遣之詞也

斷法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此題下股總上二股上是因同氣之相親而有以致一家協和之久下是一家之相協和而得以驗同氣親愛之重一家之中兄弟妻子皆天倫也然非兄弟同氣協和之情則妻子雖和協而何以能久哉此欲知兄弟之重者必以此而窮其所以然謀其所當然則理之實然者可見矣上說一家至厚之情非和兄弟則無以致其悠久而不替下說兄弟至重之理非通一家則何以驗其真實而無疑此乃周公所作所以說得至精至密　矜式

總論　此詩自三章至五章皆舉朋友以明兄弟之當親自六章至八章復舉妻子以明兄弟之當厚朋友之不如兄弟也朋友以義合而兄弟以天屬也妻子之不如兄弟也妻吾之所配子吾之所出而兄弟則吾之同氣也薄於兄弟而厚於朋友者不知親疎之殺者也薄於兄弟而厚於妻子者不知尊卑之等者也故必厚於兄弟而後朋友之好愈篤尤必厚於兄弟而後妻帑之樂可久苟兄弟鬩閱于內則不惟朋友不得以盡其情而妻帑且不得以久其樂矣噫世之人乃有視兄弟如路人甚則視之如寇讎者亦獨何心哉　解頤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託聲之相應起其與而遂以類之相與喻夫人此以人物相感發也即好之能篤質乎神復以情之能久要於己此以神人相體驗也惟其感於物者甚深故其驗於神者無愧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所由作也以人物之相感發則其詞反覆而至切以神人之相體驗則其情委曲而無疑叅之於物而相資之理甚明宜質之於神而相與之義不替矣　矜式

君子之於友道始而證諸事物之淺終而質諸神明之幽則其道固當無所不盡矣莫淺於事物而所資不可以無友莫幽於神明而所重未有過於友君子而明乎此安得不致勉於友道之當盡哉　旨要

總論　伐木以燕朋友而篇中有諸父諸舅兄弟之辭何也曰人之所資於朋友者以明道也以進德也道之所存德之所存吾斯友之矣而何常之有哉是故無貴無賤無尊無卑無親無疎皆可得而友貴之而爲天子賤之而爲庶人尊之

而爲父凡卑之而爲子弟親之而爲同姓疏之而爲異姓其
分雖不同而其可友則如一故以賤交貴而不爲諂以貴交
賤而不爲屈以卑就尊而不爲僭以尊就卑而不爲貶内取
之同姓而不爲昵外取之異姓而不爲泛道之所存德之所
存即吾友之所存也而何貴賤親疏之間哉必知此道也而
後可與言友矣　解頤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臣子之祝君莫大乎福之盛而福之盛者要非一言之所能
盡也大抵報君以已之所能者臣子職分之當然報君以天
之所助者臣子忠愛之極至天之福吾君豈淺淺之謂哉保
護而安定之亦甚堅固矣又必使爾盡厚而何福不除焉使
爾多益而以莫不庶焉所謂安定孔固者在是矣　主意

單厚多益以下章盡善言之則是人君每事盡厚而多爲利
益之事也人臣報君謂天安定爾君亦甚堅固此專以天言
則安定堅固出於天矣然天不能自保安而堅固爾也使爾
每事盡善則何福之不除使爾每事而多益則福亦莫不衆
多所以致福之道皆在人君之自求耳前若專歸之于天而
下兩稱爾字則此所以致此者皆君之自爲而自致之然兩
俾字又若天實使之然則天之能安固人國家非自能安之
固之使之盡善多益而獲福則即所以安固之也單厚多益
在君所以使之者在天天使人君單厚多益以獲福則保安
堅固之道在是矣　斷法
此章言天之保定吾君使之獲福如此然此詩之中曰厚曰
皆以俾爾言之所以祝君之德也曰除曰庶曰宜曰興曰

增皆以無不莫不言之所以祝君之福也蓋必有如是之德
然後有如是之福於稱願之中有規警之意此所以爲盛時
之詩也　發揮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禄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人臣祝君之膺天眷固欲其德之無不善既受福於已然而
又致福於將然也此題須發明受字與降字如書所謂昭受
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詩所謂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引嚴氏之說以德與福爲綱領上數章皆隱約其辭不明言
之至第五章乃以德與福並言其意益可見矣蓋盛時君臣
相與於歸美之中有責難者寓若盡以爲言福則全篇皆容
悅之辭豈古者君臣相與之義耶　主意
此章又言天使我君無不盡善云爲動作左右前後無不適

宜而亦既受天之百禄矣而天之所以申命其悠久之福者
方且維日不足也罄無不宜受天百禄者已然之事也降爾
遐福維日不足者方來之事也　童子問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
增
臣子祝君膺天眷之盛固欲其福之已至者有定而方來者
無窮也蓋人臣愛君之深者必以福言然福之已至不能如
山阜岡陵之安固非福之至盛安固矣而方來有不能如川
之方至而莫不增亦非福之至盛必已至者凝定如山阜岡
陵方來者無窮如川而後爲福之至盛天之保定吾君而莫
不興者孰有過於此哉講中如山阜岡陵亦畧分别水之大
而盛者莫如川言川則盛可知矣　發揮

臣子願天之安定吾君非徒祝之以福之至盛尤必祝之以福之益增也天下之至難得者莫如福福莫難於盛而尤莫難於增臣子以是而祝其君焉豈不足以見其情之切且至哉天保臣子益謂人臣情之所至皆不足以報吾君所可報者惟祝之以福祿而已故言福之盛者一言而有餘而言福之增者累言而不足使得而益增其高盛焉則吾君萬年享國之日皆萬年享福之時斯其爲臣子之至願也　天之安定我君無不盛如山如阜如岡如陵是言已然之福愈久而愈堅固如川之方至是言方來之福愈遠而愈不可量　主意

吉蠲爲饎是用孝饗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即祀禮以著奉先盡其誠述誠意以期奉祭獲乎福此臣子祝君之至情也夫祭而盡其誠則必受無窮之福矣臣子愛君之至者設爲神明期望之詞以祝焉亦以願望之出於人者雖可必而願望之出於神者猶可期通篇須發明臣子設爲神明期望之詞以致祝庶幾得全詩之旨不然則是祭必受福奎子　矜式

此題只是上本下效然詩人之意上三章皆欲其有德以受福此則欲其致祭而受福也蓋君之祀其先者有以備四時之祭則神之嘏其君者有以錫萬年之福夫祭固有受福之理苟一事之不虔一禮之不備則亦何以感格而致萬壽之無疆哉故吉者諏日擇士之善日欲其吉而士欲其善也蠲者齋戒滌濯之潔齋戒則已之身心無不潔滌濯則器之大小無不精饎則酒食粢盛牲牷皆具也孝享總言其祭之以孝以享也禴祠烝嘗四時之祭無或違于公先王遠近之祖無不徧其中節節分別見其無一之不誠敬也下則言古之祭者必有尸尸者所以象神者也祭祀之禮則尸傳神意以嘏主人曰先公先王所以享祭而報之者惟期爾以萬年之壽而已夫天下萬事皆制于君惟壽考之福制之於天制之於神期爾以萬壽則臣子之願望至矣　主意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祀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上章言祭祀之禮孝敬之至尸傳神意期君以萬壽此因臣子祝願之至情下章則極言神至而錫福所謂福者豈萬壽而已耶推而至於民之質實百姓之爲德莫非君之福也使天下之人舉皆爲德福有大於此乎此尤祝願之至情也去音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神之所以福吾君者固不出於人生常道之外也蓋人君之福莫大乎天下之相安使斯民各安其生理之常而無事於人爲之僞則天下靡不相安於無事矣人君之福孰大於是哉　主意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王者之有天下惟斯民相安於日用之常故無一民不相從於天理之正天下惟質實者易與爲善苟能安其職分之當爲自能復其性分之所固有先王之民質實無僞日用飲食而已惟其自日用飲食之外無所容其智巧也故紛然雜處乎其中若難以強齊而見吾君之有德莫不則而象之若助其爲德者焉噫德者人之所同得也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茲其爲民俗之厚而王化

之所以盛也　主意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民俗之厚亦惟安其常而已大抵安常者有至樂徇外者多妄求求愈多而欲愈不足天下豈復有厚俗哉先王之民質實無偽日用飲食而已自日用飲食之外固無所容其功偽也夫質實所以全其有生之初飲食所以遂其養生之樂此民俗之厚而王化之盛也　主意
總論　是詩前三章言天之福吾君後三章言神之福吾君故三章以山阜岡陵喻其福之興盛以川之方至喻其福之盛長所以終首章而下之意六章以日月松柏喻其福之方進而不已以南山喻其福之有常而不變所以終四章而下之意當是時君以鹿鳴四牡黃華燕羣臣以常棣燕兄弟以伐木燕朋友而臣之所以答其君者如此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所以上下交德業成而均享盛大悠久之福也歟　解頤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此遣戍役之詩蓋叙其勞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此章言其在塗因所見以起興曰彼爾然而盛者草木之華也彼路車之盛者君子之車也今戎馬既駕而四牡盛矣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耳蓋即所見以興其車馬之盛因所乘以勉其功業之成盛時軍士之行役也凡目之所見者皆足以發其敵愾之心不徒快乎已之目而已若其覩草木之榮而思為遊觀之樂撫車馬之盛而思為馳騁之行事之成敗不入於心若是者豈有周盛時之軍士哉　發揮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王者之命將帥固欲其守禦于一方將帥之命軍士自有以威服于遠人夫禦戎狄之道當以守備為本而不以攻戰為先故名正言順而守備之道定則聲威奮揚而遠人之心自服矣若夫征伐之權不出於天子則名義不正固無以服軍士之心朔方且未易平尚何以服遠人之心哉以是義興師則人心無不服苟不出於義則兵威雖盛人心未易以屈服也此南仲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而成功如此此所以為可美也　發揮
人君命大將以脩守備始則軍容極其盛終則外患無不除矣詩人反覆其詞以美之既述王命大將又言大將之傳命以令軍衆可以見其威之奮揚矣及其終也守備脩而外患除若不勞餘力矣此勞還率之詩故述其情以見其不違王命如此　主意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觀景物有以遂凱還之樂當知威武有以成服遠之功夫凱還而歸其得于見聞者雖皆有可樂苟非大將之聲威服乎遠而成其功則天時雖和物情雖暢人事雖適何足以為樂哉以是知有赫赫南仲而後有凱旋之樂苟惟不然一時聞見之所遭適足以發心之感愴恨且不足矣尚何有可樂之情哉然則感名之赫赫者實然之所致景物之可樂者適然之所招只此自足發明矣　因時物之和以見武功之成者

固可樂推將帥之德以見武功之成者尤可美當春日暄妍之際成功奏凱而歸固可樂也而其所以然者則實由將帥之功故詩人推美于赫赫南仲焉此勞還率之詩故美其功如此　主意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

當陽和之時而所見皆和樂之氣象此必有動於其情者矣詩人述其歸時春日則見其遲遲卉木則見其萋萋倉庚則聞其喈喈采蘩則見其祁祁盈天地間皆樂意政以吾旋樂而樂之意有以合之也若是方出車起行之時非無春日非無卉木倉庚采蘩自是不覺得如此好　斷法

總論　是詩之言赫赫南仲者凡三三章之赫赫美其城朔方之功也五章之赫赫美其伐西戎之功也六章之赫赫美其有振旅凱旋之樂也赫赫者威名光顯之謂非有一章之忠敬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則亦安能有如是之赫赫哉三軍以將爲主周王用一南仲而昆夷之患平於西玁狁之患平於北遂有以措中國於衽席之安其易所謂師貞丈人吉者歟　解頤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燕賓而必使品物之曲全者致其禮意之勤以優賓也品物之用於燕饗者不一也苟不能曲致其全則禮意之衰薄非待賓之優厚者也此題撮傳中曲全二字發明則但能章旨而不得全詩之旨故以優賓之意包括則一詩之旨既完且見得能致品物曲全乃是禮意殷勤處此題不分上下股不分輕重只一意渾融作　格式

古人之燕賓所以寓誠于物者蓋無所不用其極也物之可以供燕饗者固非一端矣然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物之曲全其美若此其優賓之情爲何如哉　主意

此題朱子取蘇氏之說其意已備嘉言其味也嘉言其品也至於時言其成熟之時也物多而能嘉其味全矣旨而能偕其品全矣有而能時則不失其成熟之期而曲全之功實在乎此夫子不時不食正欲全其造化生生之理使失其時雖嘉雖偕又何取焉　斷法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地有美味則取者不辭其勤主人有美味則賢者必同其樂此因所薦之羞以起興而道其樂賓之意言取物必以其道燕賓必以其誠也　主意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樛木者勢之下曲者也甘瓠者蔓之延施者也木之下曲者必爲物所附蔓之延施者必有附於物宜其纏繞固結而不可解也若君子之於賢者則如之何哉有其物而無其禮賢者不可得而安也有其禮而無其誠賢者愈不可得而安也酒醴以奉之幣帛以將之獻酬以行之誠意以求之庶可以安其心乎　解頤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夫主人之於賓美其德而且祝其壽所以尊敬之者至矣顧於地勢之充積而生物之榮茂者有感焉亦以非和易之嘉賓則不足以美之祝之而尊敬之意無所施矣此詩與嘉魚

魚麗皆燕饗通用之樂然魚麗偏言品物之供所以優賓也嘉魚極惟洽之情所以樂賓也獨此詩則以爲尊賓者既美其德又祝其壽尊敬之意藹然見於言外矣故二詩惟即燕饗所薦以爲興而是詩又即地之生物者焉情愈厚而興愈遠矣後以德壽合說亦可惟有德是以有壽祝頌之非徒爲耳　旨要

此興脉絡稍明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則有萊矣樂只君子則邦家之基矣樂只君子則萬壽無期矣味其詞意隱然是以南山北山興樂只君子有臺有萊與邦家之基萬壽無期葢言南山北山地氣既厚故能生草木樂只君子德望既著則能植立邦國而享壽無期皆燕飲而祝頌之辭也　斷法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地之廣者其物必繁德之美者其效必遠中間須分南山北山邦基萬壽不可渾說無分别如瞻彼淇奥而綠竹猗猗周原膴膴而堇荼如飴皆地之美而生物亦美可作講意與題須引相類者體貼庶幾不成比又不做賦方是作興之法　發揮

總論　此詩五章而樂只君子一句每章必疊言之其辭繁而不殺者所以深致其頌美祝願之意也細分之則美其德者凡四祝其壽者凡四而言其德與壽之效者各一無疆猶無期也黄耇猶眉壽也此祝其壽之四也邦家之光與邦家之基爲對謂之基者言邦家必賴賢德而安以固也謂之光者言邦家必賴賢德而榮以顯也德音是茂與德音不已爲對不已言其聲譽之無窮是茂言其聲譽之益茂也此美其德之四也保艾爾後與民之父母爲對民之父母言盛德之澤有以及當時之庶民也保艾爾後言壽考之效有以及於後世之子孫也此德與壽之效各一也前兩章先德而後壽故第二章極言盛德之效以終前二章之意第四章先壽而後德故第五章極言壽考之效以終第四章之意言之重辭之複而不厭者由其愛之深敬之至而不能已也盛王之所以待賢者如此賢者孰不樂爲之用乎　解頤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心之輸寫鬱結之散於中也燕且笑語和樂之見於外也譽則善聞之著於人處則樂意之在乎己又兼內外而言之也朝廷之禮以敬爲主今而曰笑語譽處則是和樂而不主於嚴敬忘其君臣之分而藹然兄弟朋友之相親其待之也厚其接之也誠彼忌刻之君又惡足以語此哉　解頤

知生物足以被天澤之深則知賢侯足以被君恩之厚君猶天也君之於諸侯猶天之於萬物也盛時諸侯見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謂夫蓼彼蕭斯則零露湑然矣既見君子則我心輸寫而無留恨矣是以燕笑語而有譽處也噫蕭草非蓼然之生意則無以受零露之澤諸侯非盛德之君子則無以使君心之悅即彼與此而諸侯之於德也可不知所勉哉　旨要

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以蓼蕭起興須於蓼彼既見上生意葢天之生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天雖以生物爲心而不能施於枯槁之草木故蕭蓼然之盛盛則零露有滋息之功君之於諸侯德澤周徧恩禮隆洽君雖以愛

臣爲心而不能施禮於不朝見之諸侯故諸侯來朝於王室則君恩有寵愛之厚是以生物之茂盛者有以承天澤之滋諸侯之來朝者有以得君恩之厚須見笑語譽處意方可默笑語固燕飲之懽洽譽處則悅豫而安樂亦燕飲之歡洽也破且寬作以包之講中詳悉亦可引天之澤君之待諸侯意思貼之方實就詩中儘有　發揮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爲龍爲光美之也其德不爽戒之也壽考不忘又所以祝願之也亦芾金舄會同有繹則爲龍爲光矣彼交匪敖彼交匪紓則其德不爽矣萬壽無疆萬壽無期則壽考不忘矣夫諸侯固賴天子以爲根本天子亦賴諸侯以爲屏蔽苟諸侯之不朝事則王室之卑亦可知矣故觀其車服之盛享其多儀

之誠而天子之心亦得以自慰焉則其爲寵光也豈一時之虛僞云乎哉　解願

微物有生意被于天者其澤深諸侯有盛德得于君者其福久君猶天也君之於諸侯猶天之於萬物也蕭草有蓼然之生意則上天以瀼瀼零露而潤之諸侯有君子之賢德則爲龍爲光者吾君固願其形於既見之初而其德不爽者吾君尤願其驗于壽考之日天非私於蕭草也君非私於諸侯也夫固自有以取之也王者歌詩以燕諸侯褒美之中勸戒寓焉諸侯而聞是歌也固當益勉其於德也　主意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言既見君子相與厚爲燕飲以嘉其樂易之德則又推言能以是樂易之德而宜其兄弟焉則其令德將既壽而且樂矣

因以勸戒而警教之也德孚於君臣之間者樂之暫德孚於兄弟之間者樂之久　王者見諸侯之來美其有君子之德而設燕飲之禮以接之其情豈樂而弟易可謂一時際會之盛然使在朝廷則樂在家國則不樂而何足以爲美今諸侯於兄弟之間莫不咸宜而舉無彼此相忌之意令德如此則壽考之年皆豈樂之年也豈止一時燕飲之樂而已哉　旨要

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天子之燕諸侯固欲其德之極於一時之安樂尤欲其德之和於一家而壽樂也夫有德則樂然樂於外者未有不自樂於其家始極其樂於君臣之相與久其樂於兄弟之相得斯其爲德之盛耳　主意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冲冲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王者一見諸侯而其德之寓於儀容聲音之間者無非從容和緩之意所以願其享福之多而又同此福也同者福雖多而皆聚於身也諸侯之德隨寓而可見鞗革和鸞皆德之發見於威儀者既有盛德斯有盛福德者福之本也　旨要

此題大意與上篇相似亦須就蓼彼既見上生意但此章所謂鞗革冲冲和鸞雝雝者稱美其車服之盛也所謂萬福攸同者祝頌其受福之多也稱美頌願皆出於王朝是因既見而君心喜之詩人所以述當時之事而美之也故生物茂盛者有以得天澤涵濡滋息之功諸侯來朝者有以得王朝稱美頌願之意益此詩後三章皆褒美而祝頌之詞故須如此作　主意

說生意潤澤以爲興者亦言賢侯儀衛之美而福祉之盛也

儀衛之美者未必足以膺福祉也而福祉之來萃可覘於儀章振飭之時此所以觀夫植物之仰承天澤而道其誇美期望之詞矣若謂儀章美而可以獲福則舛理不若謂露非必降於蕭也而蕭之蓼然益足以見零露之濃濃福非必萃儀章可美之人也而振飭其儀章者乃足以覘福祉之來萃　矜式

既見君子鞗革冲冲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古者諸侯車服器飾之美無非盛德光輝之實德既盛則福亦盛矣　主意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即天澤之被以言賢臣既飲而其德爲可尚即植物之成以言賢臣既飲而其儀尤可嘉大抵德足以自持而後不至於或失此賢臣夜飲者然也詩人所以各取興以道其詞焉按燕飲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則夜飲亦古人之所不廢也然諸侯爲賓於天子厭厭於宗室不醉而無歸自非德足以主之於中何由而儀得以不爽於外詩人始稱其德則以顯允君子先之見其德之有本也繼稱其儀則以豈弟君子先之見其非矯亢以爲儀也皆所以美於諸侯也　矜式

王者之燕諸侯既興於物而美其德復興於物而美其儀所謂令德令儀皆於燕飲之中而見之德者儀之本儀者德之著使無令德則飲多而亂豈復有令儀也哉顯允者令德之本豈弟者令儀之本也　主意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君恩已洽於夜氣之深臣心惟謹於己德之著於是可以觀盛德之君臣矣君而不洽於恩非所以盡君道也臣而不謹於德非所以盡臣道也露在杞棘禮猶未徹君之恩可謂至矣而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則惟見其德將無醉而已豈嘗恃恩以至於敗德也哉　旨要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材之美者有下垂之實德之美者有謙下之儀夫燕樂每易以盛人之氣而沉酒尤易以敗人之德盛時諸侯燕樂之情非不洽也飲非不醉也而德之豈弟儀之令善曾不以既醉而或失焉詩人見桐椅之美材有離離之美實因以起興播之樂歌即美實之下垂興令儀之謙下德將無醉斯其爲盛時之君子也歟大凡燕飲以不失儀爲貴　旨要

總論　此詩前兩章言厭厭夜飲所以道其情之相親也後兩章言令德令儀又美其德將而無醉也顯則其心之明白允則其心之誠實德之令者固非酒之所能亂也豈則其心之和樂弟則其心之平易儀之令者固非酒之所能喪也既有令德又有令儀則雖醉而不至於顛倒錯亂也審矣然則是詩也其亦褒美之中而寓其規戒之意也歟　解頤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饗盛禮也鐘鼓大樂也彤弓重器也行之以盛禮用之以大樂賜之以重器而所予者則有功之諸侯也誠以將之而無僞速以畀之而不遲則天子之予之也足以爲禮而諸侯之受之也亦足以爲榮矣　解頤

儲器以待有功而不敢輕故推誠以賜有功而不少緩王者以重器賜有功之臣一出於其誠而無遲留之意者必待有

功而謹其所僭惟因人所獻而儲之者不敢有輕慢之心故以功致報而賜之者未嘗有遲留之意使始焉輕視之則終焉必出於私意而燕賜乖矣　矜式

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賜以弓矢之樂歌夫受者受之弓人也藏之者藏之王府也弓人所獻受而藏之不輕也我有嘉賓有功而來則出於中心而貺之矣及鍾鼓既設則一朝饗之矣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受器而藏之於已者視之未嘗輕擧器而賞夫有功者賜之未嘗吝如無功妄予則千金比於鴻毛非所以爲勸有功不予如印刓而不忍亦非所以爲勸東萊之說大槩盡之　始而藏器以待有功之人則不敢輕及其推誠以錫有功之人則不敢惜王者於賞功之物始而不知重其物則必有輕視之心而人亦褻之矣終而不出於誠心又吝而不果則人雖得之亦不以爲恩矣故未有功之時則藏之也不敢輕既有功之時則誠心予之而無所惜王者賞功之大權當如是也　主意

彤弓者天子報功之器也方其弨然而弛也受之弓人藏之府庫愛重謹惜不敢輕視葢以此爲報功之物未有人足以當之非是靳惜將以有所待也惟其視之之重藏之之固一旦而有此人則必是中心誠然貺之而非勉强矣貺賜既出於真誠則鍾鼓既設一朝擧而予之而無所遲留矣葢其視之也重故其貺之也真貺之也真故其予之也速若不是乎時有得重專以待有功之人則雖有功臣之當賞必非中心而反有不能以速予者方受而藏時已有專待功臣特未有此人一旦有此嘉賓烏得不貺而予之也　斷法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地之生物其勢廣君之待賢其禮盛賢者之出處甚不苟也要必有尊德樂義之君相與開心見誠之際而後賢者始可得而致之耳先王之燕賓作樂詩以達誠因物理以起興若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惟在彼中阿則寬大之地始得以充其發育之機惟樂且有儀則寬大之期必有以厚其愛敬之意君之與地當同此一寬大也君子之與菁莪亦同此一暢達也此其爲王者燕賓之詩也歟　矜式

菁莪微物也而生得其地則極其盛矣况我既見君子則豈不喜樂而有禮儀乎樂在心禮儀著見于外由其心見君子而樂之則禮儀其有不盛乎　主意

此燕賓客之詩四章皆喜賓客之至故因見菁莪而起興曰彼莪草之茂盛菁菁然則我既見君子豈不樂而有威儀哉樂且有儀是主人樂且有儀言喜之意形於容貌之間如此　斷法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賢者不易得也得之則足以爲重矣夫賢者之自樂豈肯輕爲世出哉觀菁菁者莪不生於近地而生於彼之中陵焉此固與賢者之有以自樂矣有如斯賢誠未易見今既見之豈不如得重貨之多哉　矜式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即器之無定者以喻思賢之切即心之已定者以明見賢之喜天下不可以一日而無賢故人君未嘗一日而忘乎賢見

之而喜者思之之切也方其未見此心若楊舟汎汎而沉浮及其既見則此心始休休然而自安矣噫彼有視賢之出處邈然不加之意者何足與論盛時王者之好賢哉　旨要

甚哉賢者之未易得也未得則心爲之不安既得則心爲之始定則其好賢之心爲何如哉　主意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先王之法夷狄侵中國臣子背君父皆天下之大變有能討之者許之先發而後聞其急如此所以然者以中國不可一日而不尊天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今玁狁內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不以爲暴者知其過之不在於君上益以爲所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臣之爲言正也夷狄橫則中國危攘夷狄固所以正中國也此述其始受命出征之辭也　解頤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宣王命尹吉甫帥師北伐玁狁有功而歸詩人作詩以敘其事古者冬夏不興師而行師之法日三十里今六月興師是應變之道于三十里是不失常度也備車服以興師者雖違乎天時備戎服而行師者必守夫軍法此所以奉命而成輔君之功也大抵用軍行師有常有變敵患急而守六月不興師法之守常而不知變非所以弭患也既違時而行師遂疾趨而不循常法是因變而失常非所以致勝也何以成輔君之功哉　發揮

戎馬既盛戎服既成雖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故日行止三十里此承君命以事君者然也古之出師貴有常度故雖軍容之盛如此而不改常法未嘗恃力以驟進也

主意

四牡脩廣其大有容薄伐玁狁以奏膚功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兵事不可以不嚴尤不可以不敬不嚴則無以一士心不敬則無以承上命書曰欽承天子威命敬也又曰威克厥愛允濟嚴也嚴敬二字乃用師之要道夫惟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所以能定王國也　解頤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於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玁狁惟不自度量故其大衆整齊既盤據于焦穫之間其輕軍掩襲復時出入乎鎬方之地且遠及乎涇水之陽焉其深入爲寇如此可謂熾矣於是建旗旄選鋒鋭以攘之元戎者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皆有劍戟所謂選鋒也然謂之十乘則爲馬四十匹甲士三十人其爲步卒亦不過七百二十人而止耳數非加多也而味其辭意則玁狁之難已若不足平矣所以然者惟其詞直故其氣壯惟其用之以律故每事而盡善彼夷狄雖衆且盛又烏足以敵王者之師哉　解頤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車馬備美而無過用之威此大將之德足以法乎天下矣夫服遠之道固在於兵威之盛而尤在於德望之隆恃兵威之

威而有窮黷之心非所以爲服遠之道也今尹吉甫之有文以附衆有武以威敵而萬邦皆以之爲法焉則所謂儼狁者遂出至於太原而已亦何事乎窮追遠討哉使非有德以服乎人心則固無以威敵矣雖窮師黷武豈能有成功哉吉甫惟有文武以爲人之法而後見于用者不至於有過用之威此體無不具而用無不周之意　車馬之威有以成克敵之功當知將帥之賢可以爲天下之法賢如吉甫以文武兼全之德可以儀刑萬國又豈爲窮兵黷武之事乎故雖車馬軍容之盛如此而克敵有法不爲窮兵追遠此所以爲文武之將而可以爲法者也　主意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此吉甫伐玁狁成功而歸爲勞還之燕而詩人美之之辭也夫吉甫之燕所以喜樂而多受福祉者益以成功而歸自鎬而我行永久也且進饌於朋友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張仲之美則知吉甫之賢而善是燕也非徒燕也然所謂受祉者天眷之駢蕃君恩之隆洽皆是此詩頌顧之辭耳燕於成功之後則非醉飽謳歌流連光景之爲矣與燕皆賢則無號呶屢舞亂我籩豆之事矣大將之燕爲可喜而受福者以爲燕於成功之後而與燕皆有德之人也彼意如此若非成功而與是燕非有德而與是燕則固不足以爲喜尚何福祉之能受哉　發揮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

大臣之所以樂情而安其福者以其有大功而不矜也夫功高者常有輕視同列之心而自矜其功者亦同列之所以深忌今以吉甫負北伐之大功歸自鎬而行永久常情於此孰不矜之以自恃吉甫於此方且飲御諸友藹然致情吉甫不以爲功而驕同列同列不以爲功而忌吉甫則其燕樂而受多福也豈不宜哉　矜式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

詩人於大將南征賦其事以起興者深喜夫車馬之盛而師旅之練也蓋王者之師貴于萬全固不可以不盛尤不可以不練今也盛而且練安得不即所事而形之歌詠哉　旨要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蔥珩

此題要發明方叔而臨之已見車馬之衆盛旗幟之鮮明如

此及其率之以行又見其儀衛之備命服之美威儀之暇如此安得不承天子付託之重以有成功哉其與後世以匹夫之勇萬民之司命者異矣　旨要

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遠人無知而妄動大將固有謀以振兵威大將之德以成功遠人自畏威而服中國夫服遠之道固貴乎克壯其猶之精審亦貴乎威武之奮揚而詩之意以爲非徒在乎此也蓋方叔有顯明允信之德既伐玁狁而成功則蠢爾蠻荆鬪其威名而自降服爾夫蠻荆無知而與中國爲讎固所當伐矣然豈曰黷武窮兵而以殺戮爲事哉故謀猶不可不振然非徒恃此以服之也方叔之德顯而無疵故燭理明允而無□□

行事果以此施於玁狁而玁狁服矣此蠻荆不待肆伐而自
聞風畏服也　發揮
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焞
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伐叛而命老成長慮之臣故功之立見者足以震四方而名
之素著者足以服遠人　旨要
總論　北伐之詩是言行軍之法南征之詩是紀行軍之實
不言其法則無以見軍制之復不紀其實則無以見民數之
復欲知宣王之復古觀此二詩而可見矣夫豈曰夸云乎哉
解題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車攻馬同泛言其軍實之盛也四牡龐龐則自君子之所乘
言之也軍政修明于閒暇之時四牡充實於啟行之日則可
以駕言而徂東矣　解題
以軍容之新而會於王都之舊此中興之大觀也夫車之與
馬亦有國之常事耳今詩人於先王之車馬極其形容之美
以既攻稱之復以既同稱之以既攻既同稱之矣復以龐龐
繼之焉詩人之辭何其夸詡若是哉夫以昔營東都以會諸
侯周室既衰其禮久廢一旦駕此車馬匪從事於馳騁之爲
而往為東都之會中興之功於是而煥然復新焉詩人之極
贊而盛美之宜也　主意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徒之選旐之建旄之設已有司之事也所以然者將欲從王
搏獸于敖也徒手曰搏以見師徒之勇而其教之有素也解題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
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有司以田獵為職而所統甚嚴諸侯因會朝之至而其儀甚
飭詩人美之者所以著明王者中興之盛也會朝者事君之
常田獵者講武之寓故方國家隆盛之初王政脩明之日其
紀律則秩秩而不紊儀章則煌煌而不苟亦足以詫之以爲
盛迨王業中微賢君出而任中興之責一旦因諸侯之復朝
而爲之有司者遂簡車徒以從禽焉是豈徒夸耀夫馳驅之
習趨向之同而已哉卒伍聚而紀律不改其嚴服飾章而容
儀不改其飭宜詩人喜談極美之而王者中興之氣象從可
觀矣　矜式
發明周室已廢之禮至宣王而復舉上股說車徒之盛下股
說諸侯來朝宣王將狩于敖而有司之治事選徒囂囂然其
靜治如此旗旄則建設之其整備如此便有王者之氣象如
是諸侯來朝于東都所駕之馬奕奕然而有連絡布散之意
會同之人繹繹然而有陳列聯屬之儀則王者之禮制燦然
可觀矣蓋必有王者之氣象而後能講王者之禮儀詩人美
宣王之中興其詞亦有其次如此　斷法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諸侯之來朝也其來也非一方其止也非一所先後之不同
遠近之或異此其所以連絡而布散也及其會同于斯也五
等各以其爵兩階各以其班尊卑之有其序貴賤之有其等
此所以陳列而聯屬也讀是詩者可想見當時朝會之盛矣
解題

此章言諸侯來朝會於東都車馬盛而服飾嚴會同絡繹不絶此可見人心之齊也使其人心之未合則諸侯或不至安能聯屬如此之盛乎東都洛邑本諸侯朝會之地而夷厲以來此禮久廢宣王中興復古再見斯會詩人所以美之也　主意

自古王業之盛衰每驗于人心之離合宣王之中興也諸侯來朝車馬服飾既煜然於東都而會同之迹愈繹而不絶則人心之合者王業之所由盛也中興氣象豈不於此而可見哉宣王以前來朝之禮久廢今宣王東都之會諸侯乃駕四馬以皆來奕奕然連絡布散而不絶可謂盛矣然其來也爲朝王而來也觀其服則赤芾焉視其履則金舄焉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連絡而無間斷則望其容儀者宜喜談樂道之矣使其非爲會同而來則赤舄之美亦何足誇之以爲盛哉　音要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決以開體拾以遂弦二者相比則既佽矣弓之强弱矢之輕重二者相得則既調矣　解頤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黄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器備而力協固期獲禽之多焉習而御良尤貴爲射之善夫田獵之事固在乎器用之美而人力之齊也然使詭遇而獲雖多何取焉古人之於田獵乃禮之所不容廢者故器不備則無以效用於張弓決矢之時力不協則何以得人於驅逐馳騁之際固亦不足以致所獲之多而積也至於器已備矣力已協矣君子尤於此而觀藝焉御之與射藝之重者車馬調習而馳驅之法無所違引弓發鏃以中之於彼既巧且力此射御之俱善也由是而多其所獲亦宜然耳國田之獵王者中興之責也徒觀其器械之脩車徒之衆而不于其藝而觀之使一朝獲十爲足尚哉　衿式

上章言既會而田獵下章言田獵而見其射御之善夫田獵貴於射善必資於御如孟子嬖奚王良可見矣故決拾弓矢射之器也射夫則射之人也四黄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御之善也舍矢如破射之巧而力也器與人俱備而所獲之多口以御與射之俱善而不失其道也蓋射御相資而後可以獲禽不然不能也論中興復古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其中仍見爲選車徒非只馳騁田獵而已也　發揮

四黄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四馬皆黄色之齊也兩驂不猗御不失其正也不失其馳範我馳驅也此所以爲御之良也　解頤

上二句是御之善下二句是射之善四黄者其色之齊并驂服而言也兩驂在外舉無偏倚可謂御之善矣使射者待於詭遇而後獲禽則非射之善也今御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必中如用力而破之焉則其射之善爲何如哉　音要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因終事嚴而禽之所頒得其宜推始事嚴而終之可美有其實此詩人叙賢君會同而田獵者然也詩人因田事既終而稱其整暇簡約之度固所以美之至於即師律之整肅而贊其德之全功之盛得非合始終而美之深乎益師徒之衆會

朝田獵未易以致其肅也方其田獵之終而儀衛之優閑卒伍之齊一公庖之所取儉約而均平要其始也師出而凜然于行邁之時統御既嚴而秩然於行伍之列非王者之師不能爾也於此而驗其德考其功則自始及終信有可美之實矣　矜式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田獵既畢軍旅旋歸觀者惟聞馬鳴之蕭蕭無雜聲也惟見旌旆之悠悠無亂次也徒御之不驚則其政之肅可知也解頤

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聽其馬鳴則蕭蕭然而緩觀其旆旌則悠悠然而徐正以其徒御皆體宣王之心而無驚擾之意充大庖者初不求其盈心無極欲而取之有度故也使其以極欲爲心而徒御皆相驚擾驅逐之不暇則怨遽急迫之象不能掩於儀物之閒矣其能閑暇若此乎　旨要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前章　之子于苗而繼之以選徒搏獸即其始而言之也此章　之子于征而繼之以有聞無聲即其終而言之也夫有體有用斯謂之君子有始有終斯謂之大成存於中而有興衰撥亂之志所以立其體施於外而有內脩外攘之事所以達其用如此得不謂之君子乎靜治於往狩之初所以成其始嚴肅於旋歸之際所以成其終如此得不謂之大成乎體用之兼備始終之無閒此王道之所以爲大而詩人所以贊美之也　解頤

觀有司御衆之肅可以信王者成功之大天下之事未有不成於敬而敗於忽使一時皆肅敬之心而無一毫慢忽之意則亦何事之不立而何功之不成哉周室之中否也正以上不敬而下慢也宣王奮起因田選兵而之子之于征者有行師之聞無行師之聲則其肅也至矣此一時也紀綱脩明軍政嚴整而宣王中興之大功於是可信其實然矣　旨要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一章言祭禱馬祖以爲田獵之備二章言擇取其地以爲田獵之所　旨要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即其地而見其生物之盛故先乎人以啟愛君之忠益蒐狩之禮非徒貴乎取物之多正以覘乎人心之協也　旨要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諸侯及左右之人相與悉力以共田獵之事以爲天子之樂及既田獵而以所得之獸供俎實天子又與賓客燕飲以爲樂此可見上下之情焉　旨要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鏘鏘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夜之未央此初問之時也而其心已不安於寢矣夜之未央此再問之時也可以起矣而未可以出也夜之鄉晨此三問之時也臣辨色而入則君亦可以出矣未可以出而出則失之大早可以出而不出則失之大晚君子之視朝不早不晚惟其時而已雖然辨色而入者君子視朝之時不安於寢者

君子勤政之心是心也即周公坐以待旦之心也其致中興之盛也宜哉厥後晏起至勤賢后脫簪之諫則宣王之心少懈而中興之政亦衰矣　解頤

君心勤於政而審乎時故驗其時而視朝之儀爲已備即其人而趨朝之儀爲可覩夫人君圖治而無燕安之私則所以謹夫寢興之節者既自視朝之儀制而觀之復自趨朝之儀容而察之其勤爲何如哉人情大抵憂勤惕厲之心勝則凡得於耳目之所見聞者皆足以爲起居動息之警一或耽於燕逸溺於怠荒則目之所覩耳之所聆邈乎不相關矣曾謂其措心於早暮之易遷而寢興之有節哉今其司烜氏之所設有素矣一接乎目而汲汲然不少安諸侯車馬之來有度矣一接乎耳而皇皇然不少懈非存乎憂勤之心不能也　矜式

賢君欲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既得於見聞而知朝者之至益其心不留於燕安故問於人而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又無非戒謹不安之意也　主意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知誠之不可揜則知念慮方萌而鬼神已知形迹欲掩而肺肝已見所以不可無誠身之功也知理之無定在則知事有精粗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所以不可無明善之功也知愛當知其惡憎當知其善則知親愛賤惡之不可以或偏哀矜敖惰之不可以自恣所以於應接之間尤不可不去其私欲之蔽也能是數者則知行並進而明誠兩立好惡不偏而人已兼盡其於治天下不難矣此所以爲陳善納誨之辭也歟　解頤

斯道有發見流動之妙而當以類求人情有親愛賤惡之偏而貴於互察此詩人之陳善納誨皆取物以致其比政有以明斯道而戒人情非可以空言喻耳　矜式

詩人既喻夫誠與理之各有其妙復喻夫好與惡之各適其宜斯爲陳善納誨之辭矣夫陳善納誨之辭者固不貴乎徑情而直道之者也詩人於誠之與理好之與惡又安得不擬諸物之不一而委曲詳盡以喻之哉吁誠與理之在天下不擬諸物固不足以見其所以然好與惡之在人心不擬諸物尤不足以見其所當然詩人可謂善於取譬者歟　發揮

詩人即物以誨其君既欲其知誠不可揜理無定在尤欲其於美者知其惡惡者知其美也誠不可揜所以風王之誠身

理無定在所以風王之明善愛當知其惡憎當知其善所以風王力去私欲之蔽夫能去私欲之蔽然後可以明善而誠身此其序則由大以至小也　旨要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遥

斯人好賢之心固無所不用其極也賢者天下生民之所依賴當時既不能用之庶幾縶之足以留之久留之不可而暫留之是則斯人拳拳於好賢爲何如哉　主意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此章則又原賢者欲去之意而反其說以留之謂賢者之所以欲去者不過欲優游自適而已若但賁然而來則當以爾爲公以爾爲侯而逸豫無有其限也何必過於優游決其

去意而不肯留哉集傳謂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縻留之若而不能恤其志之不得遂也　旨要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愛賢之至既有以及其物思賢之至尤欲以聞其言詩人好賢之心何其至也固已嘆其身之不可見而猶幸其言之或可聞於邈然難親之餘而有藹然相望之意好賢之情爲何如哉吁世道於是乎可慼　此詩惜賢者之去謂皎然白駒在彼空谷則不可留矣於是置一束之生芻以爲之秣非愛其駒也賢者之德如玉不可得也束芻者聊致吾情焉耳夫見賢而好之國人之情也至於賢者已去而眷戀之情猶不已且祝其毋貴重其音聲以有遠我之心焉夫然後見其好賢之誠也　旨要

聊所御以嗟賢者德雖美而不可覿猶冀所聞以幸賢者必相與而不能絶夫賢者有至美之德豈容不相與之相親密哉然不可親者其迹也不終絶者其心也聲聞之不相絶是即此心之不相絶也通篇發明好賢之意都以其人如玉貫上下賢者威德之美豈於其既去而後知之哉眷戀之既深則景慕之益至此其所以冀望之篤庶幾迹雖相遠而心不相絶也非慕德之有素何以能之　孫式

總論　白駒好賢而賢者卒不可留何也曰古之人君之好賢也必與之共天位與之治天職與之食天祿待之誠養之厚處之尊崇諫必從言必聽膏澤必下於民雖欲不留安得而不留今白駒之好賢不出於君上之誠心而顧出於臣下之私情故縶之維之以致其愛逍遙嘉客以致其慕貴然來思以見其欣幸之至毋金玉爾音以見其期望之深而所謂爾公爾侯者特詩人假設之詞而非出於君上之真情也使其果出於君上之真情則莘野之耕夫方且以爲阿衡傅巖之胥靡方且以置左右渭濱之釣叟方且以爲尚父孰有已立於其朝而復有高蹈遠擧之意耶惟其留之而不可得此所以致其愛惜思慕之情雖足以見斯人秉彝好德之良心而時世之不如古亦可想矣　解頤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樂之上股極言築室之美下股申頌其居室之和言此室臨水而面山下固而上密其潤澤豐峙之利如此而其基圖構結之功又如此則既贊美之復頌禱之言人之同居共處兄弟以恩相與者理之常而謀相間者理之變惟安其常而不蹈其變者然後足以永處此室也斷上是因地勢以詠其居室之美下是因天倫以勉其相好之情夫居之美者貴乎一家之和使兄弟之不能翕合則雖有居室之美亦何益哉此詩人頌禱之辭所以首及于斯也　註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於此而續妣祖居室既皆宜矣於此居處笑語則能永處此室矣以上章式相好而無相猶發意　旨要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一腦兩脚近於本兹意惟有造作于前則君子之居所由以尊大下兩股皆尊大之意其堂如此君子所升以聽事其室如此君子所由以安寧　旨要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上章言堂之美如此而君所升以聽事下章言室之美如此而君所息以安身　旨要

總論　古人築室既成而落之必有頌美禱祝之辭如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則所謂頌美之辭也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則所謂禱祝之辭也此詩言其基址之廣厚結構之周密垣墻之堅固堂室之高深則美輪美奐之類也上有以續祖妣之業下有以開子孫之祥兄弟之相好室家之相安則歌哭聚族之類也堂之高也以聽事室之深也以安身至於寢而夢與而占男子之爲君爲王女子之無非無儀則皆自夫君子攸寧而推言之也其必首及夫兄弟者人之居室兄弟之好未易完也兄弟之相好而無相猶則非篤天倫之親者不能也果能篤於兄弟之好則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和氣之益充大福之益集而子孫之繁衍基業之昌盛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所以爲善頌善禱歟　解頤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三百以爲羣其犉者九十所以見其多也濈濈以言其和濕濕以言其潤又以見其多而能善也降阿飲池寢處訛動物之適其性也蓑笠以禦暑雨餱糧以備飲食人之勤於事也色之無不備用之無不有則又以其效而言也　解頤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薪蒸以供爨燎雌雄以備飲食見牧人不特勤於事又有餘力以及乎他也有堅强之力無虧崩之患見牛羊不特順其性又無疾病以致其損也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見人識物情物解人意而無事乎奔走追逐之勞也衆之爲魚則自寡而變多也旐之爲旟則自小而變大也此因牧事有成而及乎年穀之豐登人民之蕃庶皆頌禱之辭也　解頤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豐年富庶之兆見於牧人而其理明於大卜此人之所以有夢夢之所以有占夫牧人之夢初爲衆而後乃是魚初爲旐而後乃是旟變化顛倒彼知其爲衆爲魚而已知其爲旐爲旟而已其兆如此孰吉孰凶不可得而知也大卜之官以理推之則人不如魚之多旐所統不如旟所統之衆故夢人乃是魚則爲豐年旐乃是旟則爲人衆此可推而知者也用上篇占夢之說言人精神與天地相爲流通晝之所爲夜之所夢吉凶善惡各以類至此人之所以有夢是以先王建官設屬使之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此夢之所以有占也講中須推明所占之理要說道理明白不迂不怪方可　主意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此章言由古人有墾闢之勞是以今日有收成之富由倉廪有收成之富是以宗廟有饗祀之豐是以吾君獲福禄之大益力於農事所以致其勤也以奉宗廟所以致其孝也惟勤故致力於民者盡惟孝故致力於神者詳此古之賢公卿所以爲不可及也　解頤

地闢於古而有以肇力農之功故利成於己而得以獲奉祭之福既推墾闢之難而知禄食有其自復因收成之厚而使祀事獲乎福此其爲公卿㓛農事以祭宗廟而詩人述之也

夫周禮以農事爲重故其公卿之有田禄者皆力於農而或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或以奉宗廟之祭詩人莫不述之以紀其盛焉益宗廟者已之所自出而福我後人者亦宗廟之靈所不能忘情也然非古人有以任夫開闢之勞則樹藝之力無所施在已無以脩其奉先思孝之誠則感通之休何以致詩人播之歌詠而紀述之詳者非徒以食禄之人祭則受福爲可美正以食田禄而力於農且不忘夫報本反始之念茲其爲可美而紀述之也　矜式

此詩人述公卿有田禄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故言此蒺藜之地有抽除其棘者古人何乃爲此事乎蓋將使我於此蓺黍稷也故我之黍稷既盛倉庾既實則爲饗祀妥侑而介大福也須重作自昔何爲一句見前乎此而抽除其棘而得以耕者古人之賜今日得以備禮祭祀而受福者亦古人之賜可得而忘者邪此皆忠厚不忘本之意藹然見於言辭之表此盛時之風俗故先儒以爲豳雅者此也蓋治地本於古而得以力乎農故備物奉其先而得以受其福見得治地而耕耕而備物備物而祭祭而受福皆古人之賜從隆古盛時風俗淳厚上説見得風俗之美與九月之詩所詠相似𬋩歸功於古人之治地然後得以種黍稷黍稷收成之多然後得以供祭祀祭祀備然後得以受大福益祭祀之禮以黍稷爲重謂之我者所以見其拳拳以農爲已責也謂之以者所以見拳拳於祭饗之用也　旨要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濟濟蹌蹌謂凡與祭之人皆有容儀也絜爾牛羊未祭則在滌而芻之方祭則毛以告純血以告殺之類皆是也自黍稷成而爲酒醴至其爲祭乃烝嘗之時矣先烝而後嘗先其盛者且趁韻也或有解剝其皮者或有亨而熟之者或有肆而陳之者或有將而進之者各有其人即此濟濟蹌蹌之衆也祊廟門内也凡祭祼鬯則求諸陰焫蕭則求諸陽索祭祝于祊則求諸陰陽之間蓋魂無不之神無不在求之之備如此此祀事之所以明也先祖是皇若有以見其大且有以見其尊神保是饗既饗其誠意又饗其飲食即神具醉止之意也此孝孫之所以有慶也　解頤

濟濟蹌蹌有容儀也絜爾牛羊以備物備物而祝祭于祊祭祀禮行祀事孔明言甚備也先祖則皇大之神保則歆饗之神明格也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總言福壽之遠也益儀物備而祭祀之禮爲甚明則神明格而福壽之祉爲甚

遠言辭雖多不越于祭則受福而已只上本下效做但其中
要節節發明結用吕氏之說亦佳長題但挑剔則明白不受
經繞便是佳作　發揮
上股是純誠獻饗之勤下股是盛德感通之應濟濟蹌蹌絜
爾牛羊此誠之著也於是以往烝嘗或剝之或亨之或肆之
或將之又不知神之所在而使祝祭于祊以求之蓋無適而
不用其誠也惟其祀事孔明禮之備也是乃先祖之所皇神
保之所饗而神明感通之餘自有和氣流通之理此孝孫之
所以有慶報之以大福而萬壽之所以無疆也　斷法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
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執爨踖踖對君婦莫莫言之踖踖敬也賤者能敬則貴者可

知矣莫莫亦敬也在内者能敬在外者又可知矣爲俎孔碩
對爲豆孔庶言之俎所以載牲體主於肥腯故曰碩豆所以
盛内羞主於多品故曰庶或燔或炙對爲賓爲客言之主人
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則燔炙即此從獻
之物而賓客即此從獻之人也其曰爲賓爲客謂筵而戒之
使助祭者而非泛然賓客之謂也獻尸既畢而後有獻有酢
有酬有旅則少長相勸交錯以徧而禮將終矣而禮儀則無
一之不合於度笑語則無一之不得其宜言自始至終皆盡
善也於是神保來格而報之以介福言其福之盛大也酢之
以萬壽言其福之悠久也　解頤
詩人述奉祭而飲者無不盡其敬復述神明之至而獲福壽
之應也夫即俎豆之盛而觀奉祭者盡其敬於始又即獻酬

之歡而觀與飲者盡其敬於終合始終而一於敬則神明來
格而福壽自來應矣　神保之義祖考之神降而安於尸之
身則當說神明之來若說公尸之來而報以福恐未當　矜式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
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禮行既久而式禮莫愆此不以筋力之竭而怠其誠也故神
之報之者各從其類矣　主意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
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既成禮而神之饗其祭者若有見既徹祭而人之與於燕者
先所親此詩人述公卿之致敬宗廟與推恩骨肉者然也當
祀事告成之際而若見夫神明降饗之真非誠敬之至者不

能也當俎豆告徹之餘而獨厚夫親親燕飲之禮又恩愛之
所以爲至也詩人叙述之詳者所以見盛時公卿之交於神
人各盡其道而已　兩股平作　矜式
此題以禮樂神人四字爲之綱則目雖多而不紊矣蓋祭畢
而致詳於禮樂之用者無或遺而致敬於神人之間者無不
盡卻要見是祭畢時事祭畢之時如此則臨祭之初可知擬
聽命於禮畢之時尤盡送神之誠致謹於徹禮之際尤備親
親之燕此交神明之終逮羣下之始也事神之禮既畢親親
之禮方行其中形容莫不有序如此　主意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
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惟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祭畢而燕者將以安乎繼至之休故與其燕者既美其祭祀

之獲福復願其祭祀之無窮神人和悦而福祉迎長固與燕者之所樂言也祭盡其誠而傳之不替尤與燕者之所深願也此祭畢之燕所以為安後福而非徒然也神明感通而使主祭者獲乎壽此特今日之可美而燕禮之所由以講也祭祀盡誠而繼承之者愈傳愈久則無窮之盛有是祭則有是燕矣此其祭於廟而燕於寢所以為將受後福而安之與燕者之詩美祝願即安後福之實也　矜式

此亦祭畢之事宗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故祭畢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且祭時已受福矣故以燕為將受後福而綏之也以下皆與燕者之慶辭蓋祝頌之言也樂作於既祭之後而神明降福於方來者為甚安禮行於將燕之初而人心願頌於方來者為甚遠使君壽考維其盡之頌願於今日者也子子孫孫勿替引之頌願於後日者也若牽强作實說則非詩意矣須形容一時禮節相愛相與氣象見得風俗之美如此　發揮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昀昀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此詩首章言地利之盡也此南山之下有神禹以甸治之於前若彼其可信也有曾孫以耕治之於後又若此其墾闢也於是而疆之理之使之為畛為塗為郎為甸則所以順地勢之所宜也使之為溝為洫為澮為川則所以順水勢之所宜也　解頤

地勢闢於前聖而得以享其利故地勢成於一已而有以順其宜墾闢者前聖之功經畫者後人之責此公卿食天祿者推本之確而自任之詳也當初非賴禹功則懷襄之患未平墾闢之利誰致雖欲田於此不可得也及至平成有賴疆埸漸闢則地勢不同水勢亦異非在我有以順其宜而區畫之則有負於大禹墾闢之功矣詩人叙述之意與楚茨同彼雖泛言自昔而其辭婉此則直指大禹而其辭確然其不忘禹之功而不怠已之責則一而已　矜式

地治於古而成於今則順其宜而定其制者已之責也古人闢我已成之利而我乃不能以順成之其可乎哉曾孫主祭者之稱中間須發明此詩為述公卿有田祿者奉宗廟之祭首章總叙其所以奉此祭者由其有此田也　斷法

此詩大指與楚茨略同此章即其篇首四句之意言信彼南山者乃昔大禹之甸治者也惟大禹有以施平治之功故其原隰有昀昀墾闢之美而我曾孫得以田之而施疆理隴畝之事蓋不忘乎禹功也須重作維禹甸之一句見得南山由禹甸治而其下有原隰之昀昀耕治之事皆蒙甸治之功而有也地勢廣而前聖有以施平治之功故地利美而後人有以施耕治之事作可引楚茨首章見得不忘本之意作楚茨亦可引此章更是切實　發揮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二章言天時之和也雪為豐年之兆冬將雪則雲一色雪乃雰雰而下至春又益之以霢霂之小雨既優而多既渥而浹既霑而潤既足而豐故能生我百穀也　解頤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三章言人事之善也田以井制其疆埸翼翼然整齊其黍稷

或或然茂盛皆曾孫之穡也於以爲酒則三酒五齊之無不
備於以爲食則潔粢豐盛之無不宜於以奉尸則可以妥侑
於以畀賓則可以獻酬於是而神降之福使之壽考萬年也
解頤
地利既盛而禮足以奉神則宜其獲壽考之福矣傳言陰陽
和萬物遂是通上章言之也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四章言民心之悅豫也農民於田中作廬以便田事於畔上
種瓜瓜熟獻之於君俾剝而削治之菹而淹漬之以祭祀而
獻皇祖令君得壽考之福也
中田有廬所以便民事疆埸有瓜所以盡地利是雖無與祭
祀之事然瓜成而薦于宗廟亦以得壽考之福此宗廟有薦
新之禮所以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豈不足以獲乎福
哉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苾苾芬芬即清酒騂牡之馨香上達也上股是品物陳而盡
求神之義下股是禮物備而獲奉祀之休奉祭而禮物之無
遺則有以尊乎前人而獲感通之休矣惟達求諸陰陽之義
者能之古人交於神明者有其道鬱鬯灌地所以求神於陰
迎牲告殺而升臭所以求神於陽合陰陽而求之神其不感
格者乎是宜馨香既薦之餘即有福壽來應之兆禮之備而
後人之所尊乎前人者無愧矣詩人叙述之詳者因所以交
神明之道又所以著神明之應　矜式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
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歲取十千言其賦斂之常也食我農人言其周給之仁也今
適南畝言其巡省之勤也烝我髦士言其勸相之備也　解頤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
地雖大而取之有制粟雖多而散之合宜其豐年之所從來
者久矣夫天時之豐歉生民之休戚係焉古人定田里之制
酌斂散之宜無非盡心於人事以助天時之不及以補生民
之不足此盛時事也公卿之有田祿者於此大田歲取十千
之入以爲祿食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散其陳粟食我農
夫蓋以自古有年故其陳陳相因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有
序而合宜是以粟雖多而無紅腐之患噫取不過於取也與
不輕於與也人事常盡民生常足天時常豐盛時之氣象何
如哉　旨要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
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上五句言報成之祭下五句言祈年之祭齊明犧羊禮之盛
也禮以備物故於報成之祭言之琴瑟擊鼓樂之盛也樂以
達和故於祈年之祭言之上言方社而不及田祖因方社以
見田祖也下言田祖而不及方社舉田祖以見方社也上言
農夫之慶歸其功於民也下言穀我士女溥其惠於下也解頤
上是奉物以致報於神故以田之善爲農人福慶所以歸功
於農即所以歸功於神也下是作樂以致祈於神故欲甘雨
大稷黍以養其民人施己之惠即所以溥神之惠也惟其致

報故必歸其功惟其致祈故必溥其惠詩人叙述之辭固各有旨也其於方社獨言奉物者報成之時所尚者品物之豐粢盛牛羊之備莫非稼穡善成之致也於田祖獨言作樂者禱祈之際所尚者音樂之和感通之餘自有和氣流通之應也於方社未必不用樂於田祖未必不用物詩人叙述之辭從其所尚言之要亦互文也　矜式

此詩乃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樂非公卿奉祭之詩上股是述其致禮以事神之敬而即致以報農之勤下股是述其作樂以感神之和而致利以養民之厚亦猶上篇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致力於神者詳之意澌

先儒謂此爲豳雅故與豳風相似如取彼狐狸爲公子裘言私其豵獻豜于公下之厚乎上也此章農夫之慶穀我士女上之厚乎下也可以發明　發揮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曾孫之來以省耕爲職者也田畯之至以勸農爲職者也以其婦子饁彼南畝言其力之齊也攘其左右嘗其旨否言其情之親也禾易長畝終善且有言其效之著也於田畯曰喜於曾孫曰不怒互文以見意也田畯見之而喜曾孫見之而不怒則農夫益以敏于其事矣謂不待督趣而自勸也　解頤

古人之省耕也既親人力協而上下極相親之情復因地利感而上下極相悅之美詩人叙述之詳者亦以人心協和之宜乃地利遂收成之兆而省耕所以重農也此題要發明上下和協意夫以公卿之尊親隴畝之上所以省夫人之勤情察夫利之成否何如耳斯時偕至者有來饁之婦子一家之情和協也至喜者有督勸之田畯司稼之官相協也乃取其所饁而嘗之殆不自知其扞格乖戾之患不萌而上下之相親爲甚至矣及驗於物木治而竟畝如一人力之盡也即今日生植之榮知他日收成之厚天賜與人力相符也於是省耕者不怒而農夫益敏於事又不自知其煩苛急逼之患不作而上下相悅若是矣都要見詩人叙述之辭　矜式

農力齊而致上下之相親地利美而致上下之相勸蓋曾孫之來適見農夫之婦子來饁耘者可見人力之齊矣於是與之偕至其所而田畯亦至而喜之遂至於嘗其旨否見其相親相愛之甚又見禾之易治竟畝如一知其終善且有可見地利之美矣此曾孫不怒而農夫益敏於其事是曾孫不怒

以勸之而農夫益自勸矣夫勸勞之道不徒在於督責之嚴惟然有情以相接溫然有言以相告則任火耕水耨之勞者不待督責而自勸矣此等風俗信非豳俗不能也　發揮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知美利之歸于上既獲乎至厚之儲當知美利之賴於農宜報以無窮之福夫以收成之厚而必圖所以儲之者固知農力之爲重矣是宜歸美於農而所以報之者極其厚也人情視其所施以爲重則致其所報者亦不嫌或過於重農之利本非輕也而收成既多之際凡所以運輸而儲峙之者必兼爲之圖而不致狼戾之失則其視之尤重矣此所以歸美於農而欲萬壽之福報之萬壽本祝君者也惟農夫能致萬年

無窮之利故惟農夫得享萬年之休視所施以爲報而貴賤
故不嫌於同辭也亦須見詩人叙述之意盛時之氣象蓋非
後世食其利而忘其報者比也　矜式
天下之大利既出於吾農則天下之大福當歸於吾農矣夫
有天下之大利者當享天下之大福是故農者天下之大利
壽者天下之大福也養民之大利自吾農而興則久生之大
福當以報之吾農矣此盛時渾厚之風俗也後世視農之賤
不啻如草芥而萬壽惟以祝之於一人視古昔盛時爲何如
哉上篇介福萬壽則祝之於其上此篇萬壽無疆則祝之於
其下見上下之相愛如此非幽俗能若是哉　發揮
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養生之利既賴於農則久生之福宜祝於農矣夫愛其人未
有不願其壽者也民之所以生者皆吾農之功則安得不以
久生之福爲吾農報哉福之大者莫大於壽萬壽無疆本臣
庶之祝於君者今田禄之公卿擧以爲農夫之祝何哉蓋施
之厚者則其爲報者必不薄惟黍稷稻粱之皆具而後民食
國本之有餘則是民之所以爲民國之所以爲國皆賴農夫
之慶而得之農夫之所施若此其爲報當何如也知資於農
者有大功則知祝於農也非溢美矣　主意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
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大田多稼總言其事以發端也既種既戒善其備於往歲也
既備乃事致其力於今歲也以我覃耜利其器也俶載南畝
耕之勤也播厥百穀種之時也既庭且碩生之盛也凡此皆
以順曾孫之所欲也此言其處已之勤而事上之忠也　解頤
周之農汲汲然於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而遂
致耕之勤種之時者固以田畝之廣而欲致生意之茂盛也
實以生意茂盛而后足以順有田禄者之所欲也發明公卿
以地利之盛歸功於農而農夫欲地利之盛以順其上上下
之間交相忠愛盛時之氣象如此詩人所以叙述之也　矜式
地之廣者其利恃惟事之預備而盡乎已之力故物之盛美
而順乎上之心提出大田多稼一句見得用力當如此此預
備於先時而後從事於此地則地利無不盛而遂曾孫之心
矣　田大而種多則其事重故必有預備之功然後禾稼遂
其生而有以順君上之欲此見其預備之素耕種之勤而上
之人其有不悅者乎苟其鹵莽滅裂則豈能致耕稼之美而
亦不能以悅於上矣　旨要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
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既庭且碩言其初長時也既方既皁言其初實時也既堅既
好言其初熟時也不稂不莠去其害苗之草也去螟螣蟊賊
去其害苗之蟲也禾之穉者尤當有以愛護之無害我田穉
盡其力於已也秉畀炎火求其助於神也　解頤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
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上章言苗已盛矣害已除矣人力至而神惠昭矣所少者雨
露之澤耳有渰萋萋雲之盛也興雨祁祁雨之徐也雨我公
田遂及我私先公後私也穉也穧也秉也穗也本無異義詩

人特致意於彼此二字以深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若曰彼處之田若是其遺棄此處之田亦若是其遺棄田雖不同而其禾之富有則一也彼人之心若是其忠厚此人之心亦若是其忠厚人雖不同而其心之惻怛則一也先公後私尊君之義也以羨補不足及衆之仁也蓋仁義之道上之人既以是而爲教下之人復習是以成俗此周之盛時所以爲不可及也　解頤

覩天澤之可期則先乎君而後乎已致地利之有餘則足乎已而及乎人古之良農期天澤之降而惟欲蒙其君格天之餘惠致地利之成而又推其餘惠以及於窮民尊君之義著而及人之仁廣矣天之澤物本無彼此先後之間也心乎尊君者必推其爲君德之感而冀怙其餘惠焉收成之利在我而不在人也豐成有餘而不盡取者方與鰥寡共之而足以爲不費之惠焉此惟盛時之良農能如此詩人設爲其詞而諷道之此是鬟關說畧重上股則云上天之澤既均則地利之成必厚在我既蒙君之澤而致收成之利矣則有餘足以周窮民者即人君之德亦上天之惠也　矜式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雲興而有渰萋萋然而愈盛矣誠願其興雨祁祁然以幾而及物乃物之利也然是雨也尤願先雨我公田然後及我之私田雖雨無先公後私之理而愛君之深其情之真願其如此也　旨要

有渰萋萋布滿之意則是不分公田與私田矣人言其如此此見古人尊君戴上不忘本之意　斷法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因省斂之至而能協於用力以慰農官之情復因省斂之至而遂美其盡誠以獲乎祀事之福公卿之省斂固將以勉勞乎人也又將以賽禱乎神也爲農夫者既自言其協力務農之勤遂致願其奉祭受福之盛愛上之厚固如此甫田乃詩人述公卿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故言其省耕至於田畝之上而上下之情相與和協而地利之收成可期也此詩則設爲農人之詞故言其因省斂之至既自勉於用力而無待於督責之煩復致美其奉祭而遂獲感通之福合二詩並觀而盛時上下之交相倚賴者可見矣　矜式

此是民心之愛其上既喜其來而敏於農事尤因祭祀而願其獲福相率以趨事者所以致其事上之勤而願其祭祀之獲福者又見其愛上之無已也　主意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此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辭洛邑居天下之中今天子至洛邑而會諸侯所謂中天下而朝諸侯之事此其福之如茨也服此韎韐之服以作六師則武備脩於閒暇之時皆所以爲福也王者中天下以朝諸侯御戎服以脩武事此福之所以爲盛也此必宣王中興之詩其中要形容一時氣象之盛蓋洛水泱泱之盛地勢之美也諸侯來會人心之合也以作六師武備之脩也　即所會之地致美夫王者福祿之大因所御之服致美夫王者武備之脩詩人之意若曰洛邑居天下之中今睹洛水之泱泱吾君至此

朝會之時也是宜其福禄之如茨者矣吾君會諸侯于此豈
徒然哉御韎韐之服有奭然而光華由是以作六師則武備
之脩要皆所以爲福也然則會諸侯于天下之中備戎服以
爲脩武之事王者之福孰有大於此哉　發揮
地以人而盛者久矣諸侯來朝于東都夫泱泱之洛水吾君
至止福禄如茨庶幾君之福與洛之水同一源深流長之盛
然而福禄之既盛則怠荒之易萌苟恃其爲天之所厚而無
振作講武之規則優游逸樂日流於怠惰豈所以爲御天下
之道哉　旨要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洛之爲水泱泱其流地利之豐潤爲何如君子之至於此也
因朝覲而一人心秉大權而御皇極福禄之所以既同也地
利人和相爲輝映一時之氣象盛矣然人心之合於一時者
易而國祚之安於無窮者難撫今日之利澤思異日之基圖
蓋不忘規戒之美也君身有萬年之壽而後能保國家萬年
之基此福禄之權有隆而無替有聚而無散而地利之盛可
常輝耀乎赤芾金舄之儀也不然邦國之不保則地利之深
廣適足以滋多感而已曾福禄之可聚哉　斷法
即會朝之地而知人君有以合人心之和因祝頌之誠而欲
人君有以永王業之盛此諸侯美不忘規之意也人心之合
於一時者易王業之永於無窮者難會朝得其地而福禄萃
於侯邦内向之時信可美也君身獲乎壽而家邦固於統御
無窮之日得不尤可美乎福禄既同只是就朝覲而人心歸
向上說來保之一字有凛然不可不持守之意蓋頌美中之
規警者也　枓式
洛爲天下之中天子爲天下之主水之深廣洛之盛也福禄
之厚戎事之肅天子之盛也西周之盛王自鎬京而會諸侯
於此何其盛歟諸侯見洛水而頌美之其心已係屬矣覲天
子而頌美之其心之係屬爲何如哉重在君子至止　水有
無窮之勢國有無窮之休此祝君者之至願也臣子之祝君
願之以久安長治之福每寓之於寛譽悖喻之中今建都於
洛其水泱泱於是即之以詠願吾君享既同之福禄保萬年
之家邦與泱泱者相與無窮焉臣子之情於是爲至　天下
之爲水何限而詩人獨歌於洛水之深廣正以天子之來諸
侯畢會而福禄無一之不聚洛水氣象於是增重矣　旨要
諸侯之美天子因地利之盛而美其福禄之聚尤祝其壽而
願其保國於永久此可見其愛君之心無已也　主意
總論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言其形勢之壯盛也君子至止
福禄如茨言其福祥之厚集也韎韐有奭以作六師言其人
心之翕聚也形勢之壯盛得乎地也福祥之厚集得乎天也
人心之翕聚得乎人也此周之王業所以有泰山之安磐石
之固也周人尚文其獘也必趨於弱故周公戒成王曰詰爾
戎兵畢公戒康王曰張皇六師皆欲其振厲奮發以聳萬民
之觀瞻一四方之趨向也此詩言天子至洛水之上親御戎
服以起六師則必於此乎朝會於此乎田獵脩戎備於閑暇
之時講武事於燕安之日據地利以合人心遵國典以承天
意使斯民睹車馬之盛而知國勢之尊安見旂常之美而知
王靈之赫奕是固福禄之所由聚邦國之所由安也夷厲而

下王室偷安人心渙散朝事之不脩武事之不講姮轍既東
而天下無復中興之望矣顧洛水之泱泱寧不重爲之有感
乎　解順
裳裳者華其葉湑矣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
處兮
名實相應此諸侯之可嘉而天子之所悅也彼裳裳之華其
葉亦盛也而可名浮其實乎名浮其實則非人之所悅矣彼
裳裳之華葉何俱盛耶宜詩人託興於此而歌詠之也蓋諸
侯之來朝天子之心固已嘉美之矣及其一見於來朝之頃
因其德容之盛天子之心爲之傾寫而知其名譽可長保也
此天子美諸侯蓋以答瞻彼洛矣之詩雖興題只得提出華
葉說但要輕鬆爲佳　旨要

觀裳裳草木之華華既美盛而其葉湑然而茂美何其盛也
我今見朝會之諸侯則我心寫兮我既悅於見之則彼亦有
譽處矣亦一時會遇之盛也　英盛於草木之生意亦英盛
於君臣之會遇凡興有兼比者有不兼比者不可一句比一
句不必貫串各自爲說却要隱然相關　斷法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
有慶矣
芸黃盛也章文章也凡威儀文辭見於外者皆是所謂英華
發外也慶福慶也歸國而封疆寧謐人物阜安者皆是非止
乎一身之福慶也天子得諸侯於一見之閒知英華發外之
不虛則知其福慶之足有安得不以裳裳之盛起興以美之
貴在章慶上發越又貴關合有情　旨要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觀賢侯才全德備而用無不周當觀賢侯積中發外而體無
不具內外相符才德交濟此其用之所以不拘於一偏而體
之所存固充積之無所虧也天子美諸侯而稱其才德者如
此蓋知其非飾於外而虛其內者比也才全德備即所以爲
積中發外惟德之存於中者備故才之應於外者全德其體
而才其用也　上股主言用下股主言體兩股交著其意正
相足　矜式
君子於用無不周由其體無不具也王者于見諸侯之頃而
知其體用之無不備者左之無所不宜右之無所不有非用
之周歟惟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中之所
有非體之具歟上四句主才言下二句主德言諸侯才全德

備施之於左且無所不宜施之於右自無所不有矣左之宜
者惟君子而後宜右之有者惟君子而後有亦惟宜於左而
後能有於右也然有者才德之蘊於內者也似者才德之形
於外者也惟其中無不有所以施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
若胷中之蘊或有所短長則設施措置亦與其中相似矣觀
古人之才全德備惟觀其左右之俱順而內外之相符也
才全者無偏長德備者無外飾此君子所以不可及也夫優
於左者或不足於右務于外者或不本於中今君子左之左
之而無不宜右之右之而無不有固可見其才之全矣惟其
有諸中也是以見於外無不似其中之所有又豈不見其德
之備乎使其左右之或偏而中外之少異則亦不足爲才全
德備之君子矣　旨要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物之適其意者有以著其文臣之適其意者有以膺乎福此
天子之燕諸侯宜其即物起興以爲樂歌也桑扈而交交者
物之適也則有鶯然之文章焉君子而樂胥者臣之適也則
有以受天之福祜焉美暢于中必形於外況文章之著見福
祜之盛美焉往而非中心之暢適者爲之哉　矜式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爲憲
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此物情順適之美也君子樂胥萬邦之
屏此因賢侯燕飲之歡洽而頌其足以爲列國之倚賴也之
屏之翰百辟爲憲此人心歸仰之同也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此又賢侯儀容之嚴飭而頌其足以膺福祉於盛大也歡洽

與嚴飭正相反故當燕飲歡洽之餘而致侯邦依賴之願然
當人心歸仰之日而無嚴厲自飭之誠則何以爲享有多福
之基而人心之歸仰者孫矣是則頌禱之中規儆寓焉此古
者君臣相與之際所以爲盛賢侯得君而有和悅之美固列
國之所依賴矣然其足以衛侯國而且爲之儀刑要必自致
其斂飭而獲乎福者也此天子於燕飲之際既託物情之自
適者以導其願望之詞復即侯邦之取法者以申其規戒之
意　矜式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功愈大而心愈小此諸侯之所以受福也夫功之大者每易
以自矜令盛時諸侯萬邦以爲之屏翰百辟以爲之憲法然
其心未嘗不斂戢未嘗不重慎則其受福之多者豈不宜乎

矜式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兕觥其觩旨酒思柔
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賢臣於侯邦倚賴儀刑之時而不忘斂束謹飭之意此固足
以膺至厚之福若其於君臣燕饗之際而尤存嚴敬之心則
盛大之福自來相求矣謂之受福則我足以膺受此福謂之
來求則福自我求語意自有抑揚夫侯邦依之以爲安又取
之以爲法而方且不放肆不怠忽此其膺受乎多福者宜矣
至於燕飲則此心易至縱弛時於此而能謹其交際之儀舉
無傲慢之失殆見我無求福之情而福有求我之應矣乃人
君頌禱其臣之深意蓋頌禱之中規戒寓焉　矜式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臣之於君當燕飲之際雖君恩之至矣釋君臣之嚴敬樂賓
主之獻酬而爲臣者又能盡其敬君之意當兕觥旨酒之時
而交際之閒能不怠慢則我雖不求福而福反來求於我矣
蓋君臣以敬爲主能盡其敬乃得福之道也　古人行燕饗
之懽而不失交際之敬則福有集于其身矣　主意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蔦與女蘿施于松栢未見君子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言所載弁而與燕者非他人也乃兄弟也故即蔦蘿之施松
栢以比纏綿依附之意則未見而憂既見而喜自有不能已
者蓋作得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意出句雖多而自不走漏矣
旨要
賦物之飾身者以爲興而知天倫親厚之分即物之相依者

以爲喻而知天倫親厚之情此燕兄弟親戚之詩然也人惟知親疎之分而不使常人或混於天倫之義則其親密之情自不容已而此心之欣戚固非有所矯拂也詩人作爲燕饗之詩賦其儀以起興而猶以爲未足復託生物之纏綿依附以爲比焉所以明天倫之分而著其情者婉矣詩三百獨此詩每章具賦比興三體蓋兄弟親戚在人爲至重不知親疎之分而使相遠背遂至睽違者人之通患也詩人於燕饗之際而聲詩作焉宜其委曲反覆賦以陳其事興以動其機比以喻其理使人揄揚歌詠之餘旣不混於親疎之分復能篤其親厚之情則其興於詩也豈淺乎哉　琇式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旣旨爾殽旣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推親親之恩由兄弟以及甥舅亦其親疎之殺也前二章言蔦蘿施于木上以比纏綿依附之意此一章以雪之先集維霰以比老至而將死之驗方其纏綿固欲相依以永久也旣而自知老之將至則亦豈能以久哉惟當樂飲以盡今夕之驩耳蓋君子之於兄弟親戚其相與之情無窮而相見之日有限以無窮之情乘有限之日則其飲食聚會亦真情之所不能已也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此與唐風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辭指畧同而意則異彼欲及時以自娛樂此欲及時以相親愛也　解頤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首章言思孌季女則男往女家而親迎也曰德音來括則女至男家而成室也曰式燕且喜則旣至而燕飲以相喜樂也正小雅以鹿鳴以燕羣臣有常棣以燕兄弟有伐木以燕朋友而獨於夫婦缺焉則此詩雖燕樂新昏之詩其亦昏禮上下通用之樂也歟　解頤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於六義屬興而斷章取義則於行道進德之喻尤爲切至蓋知高山之可仰則知聖德之可慕矣知景行之可行則知大道之可由矣由聖人之道以求至聖人之所止則所謂至善不外是矣然則仁之不如堯也孝之不如舜也學之不如孔子也猶陟高山而不至其巔行大道而不達乎國都也是即所謂半塗而廢也豈不惜哉　解頤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旣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旣設舉醻逸逸大侯旣抗弓矢斯張射夫旣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因射而飲者始焉以飲而習夫恭敬之容終焉以射而寓夫賞罰之制故其禮儀嚴飭於方燕之際而禮節雍容於將射之時以此而飲必不至有過矣此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故於未射而飲則著其禮儀之嚴飭於旣飲而射則著其禮節之雍容使飲者知措其身於禮儀禮節之中雖飲而無過矣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此武公所謂初筵而禮儀嚴飭飲者齊一時也旣安賓然後改懸以避射旣旅然後張侯及弓旣偶然後拾發求勝以爵不勝此武公所謂設鐘鼓舉酬爵而禮節雍容各心競以免罰時也武公習於禮而形於言其悔過之意深矣　琇式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禮樂俱備人神交歡此因祭而飲者之初然也樂和而禮備則神心和悅而福加於人矣此人心所以歡悅而獻酬盡其美也古人未有無故而飲者故或因射而飲因祭而飲此言因祭而飲者飲在祭後蓋祭所以交神也故必神心歡悅而福澤流通於祭祀之餘然後人心歡悅而獻酬交錯於燕飲之際要其交於神者亦在禮樂之盛而已神心以禮樂而致其和人心以禮樂而同其和神人協和而禮樂之盛可觀焉此皆其始時然也故言因祭而飲者必於此而觀之　矜式

古人因祭而飲者必禮樂之備有以感乎神而上下之間有以遂其樂古人非祭不飲而其飲也又必有許多禮文而後飲則無失德可知　主意

此章因祭而飲上言祭祀禮樂之盛而神錫爾福爾指主祭者而言次言飲時子孫各奏爾能爾指子孫而言賓與室人酌康爵而奏爾時爾又指主人也　盛樂所以備舉者正以成禮爲祭祀而舉也樂之作也有持籥而舞者有吹笙者有奏鼓者樂之器不一樂之奏無不和可謂盛矣然是樂非無故而奏也爲行祭祀之禮而奏也禮亟進者所以衎烈祖於百禮之衆無所不洽禮備而樂亦備若非嚴奉先之禮而徒奏衆樂以爲誇豈知禮樂之本者乎　旨要

總論　因射而飲者飲在射先因祭而飲者飲在祭後飲在射先者方有事於射其容體欲比於禮其節奏欲比於樂固不暇於醉也飲在祭後者禮行既久其筋力已竭其志氣少舒若可以醉矣而獻酬交酢之際禮儀欲無一之不合於度笑語欲無一之不得其宜則亦豈暇於醉哉噫禮莫大於射因射而飲者其禮儀之備如此尤莫重於祭因祭而飲者其禮樂之盛又如此則不惟不暇醉而亦不敢醉矣此古人之飲所以無過舉歟　解頤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天子之分甚尊而其接諸侯之情甚親鎬京之勢至重而以一王之尊臨之王之所在惟在於鎬至尊至嚴之分孰敢不知所敬而其所以待諸侯者乃相與飲酒而不憚於自屈樂豈而必極於相歡上下之分定而上下之情通茲所以爲盛時也　旨要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袞及黼

予之以車馬所以爲之乘予之以袞黼所以爲之衣其禮亦已厚矣而猶以爲薄者蓋以車馬衣服之錫自先王以來所以懷諸侯者如此吾遵而行之非能有加於常禮之外也則其歉然不自足之意可見矣　解頤

興題雖不可一句對一句說然此則其有意義者人之采菽既盛之以筐又盛之以筥此取物之勤如此蓋惟恐取之不盡其術也君之賜臣既將之以物又重之以誠此待下之厚如此蓋惟恐待之不盡其情也如此作則庶幾不失朱傳好之無已意猶以爲薄之意　斷法

人之於采菽也采而又采旣筐之又筥之展轉用力之意詩人觀此以興諸侯來朝吾將何以予之雖無所予已有路車乘馬矣然未足以盡吾情也又將何以予之元衮及黼必錫之命服而後已因采菽再三之意與吾錫予諸侯不盡之情　旨要

取物必備其器知寵賚必厚其恩又申言其所賜者禮雖厚而意猶以爲薄也賚予之制有常度而寵賜之意無終窮此賢君愛其臣之至也　矜式

此詩以采菽起興蓋菽者五穀之一物之有用者也惟其有用也故筐以貯之筐未盡也而又筥以貯之筥之未見其有餘也君子來朝諸侯之有禮者也惟其有禮也其予之者有路車乘馬矣車馬不足也又有元衮及黼之賜若有所不足也蓋物之可用者多積不見其有餘臣之有禮者厚與猶以爲不足觀諸取物而知待下之道此詩人託興之意也　主意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諸侯之來朝有旂焉所以昭其明也有和鸞焉所以昭其聲也有車馬焉所以昭其物也故觀其旂之淠淠而有以知其德之著聽其鸞聲之嘒嘒而有以知其德之和觀其載驂載駟而有以知其德之稱然則雖不言德而其德之令亦可想矣此所以爲天子之所予也歟　解頤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禮以齊遬爲敬彼交匪敖則萬福之所求彼交匪紓則天子之所予天子之所予即福祿之所申也　解頤

賢侯朝覲之儀爲甚嚴故賢王寵賚之恩爲甚盛稱道之至者眷愛之深也天子所予是總說天子命之與福祿申之即所以爲予也惟事君之嚴飭者乃可以得君惟得君之寵眷者乃足以獲福樂只君子與南山有臺樂只君子皆稱頌之詞　矜式

此章言諸侯之見天子極其嚴敬之容而又極其和易之德故爲天子之所予而申之以福祿嚴敬者所以得君和易者所以獲福重言之者所以樂美之　主意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柞則有枝枝則有葉葉以芘枝枝以衛幹上下相承而根本堅固宜也天子必有諸侯諸侯必有左右諸侯以衛天子左右以衛諸侯上下相承而福祿厚集亦宜也　解頤

物盛則枝葉亦盛德盛則其功與福亦盛矣人心歸附之者亦爲得而不盛哉和易之德自足以安邦而獲福又足以致人心之樂從故詩人兩以君子稱之　主意

託植物之盛以爲興旣言賢侯足以鎮王國而膺乎福又言賢侯有以合羣臣而尊乎君　矜式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楊舟本汎汎也得紼纚以維之則有所止矣諸侯本難齊也天子揆度其心而厚之以福祿則于于然而來無所勉强矣

紼纚所以維舟度其心而厚之以福祿所以懷來諸侯天子葵之輔氏以爲度其心而能知其底蘊則所謂底蘊者即忠君愛上而無所勉强之心也既葵揆之又嘆美之此上下之情所以相與而相厚也　矜式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物之感者惟天有以厚其澤人之勞者惟大臣有以悅其志人之遠行而爲徒役者孰無嗟怨之情哉苟非大臣有以慰悅其心則亦不能使之忘其勞矣故詩人以天之澤物者與之　主意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大臣治封國之事而徒役賴以成其功故水土平治而皆足以爲封國之利功成而能致君心之安矣　矜式

上章言治封國之事而臣職爲甚重下章言成封國之功而君心得以安宣王之封申伯如崧高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之類其事甚重而託之召伯召伯之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此可見召伯受封國之託而王之所賴者如此　主意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興託於物而見賢美其名之久故誠根於中而好賢蘊乎情之深詩人喜見賢者而託興以攄其情之詞則形於言矣顧陳其愛慕之情有言之所難既者亦以情苟出於誠則發於有言者淺而蘊於不言者深也凡人之情苟好慕不出於誠則矯拂於外而已一言之發而此情渙然不復存矣惟此心誠於好賢則交際之頃雖欲攄傾仰之素而遲留之久愈足以驗其悅慕之真此詩人喜見君子者上章之託興特以攄其仰慕之意下章復直陳其事以繼之所以著其悅慕之誠也　矜式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知好賢之心寓於無言之中當知好賢之心常存於既久之後好賢之心一也愛之而不以言者固足以見此心之真藏之而不能忘者尤足以見此心之篤彼有不知好賢者其能然邪其間固有心腹之相孚非徒言語以相悅然往往出於一時之企慕而無久遠之交情於是篤密之未幾而闊踈之已甚又豈足以見其果能好賢者乎古之愛賢愛以心者既非謂告之虛交藏於心者又無忽忘之過行則此心之好賢也不獨好之之深而又且好之之久豈後世之爲賢者有始無終之比哉　矜式

新編詩義集說卷之二

新編詩義集說卷之三

廬陵後學孫鼎編
門人華亭徐觀校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此章之意約言之而四句已足惟周公告戒其君言有盡而意無窮故反覆申言之其德之顯即於昭之謂也其命之時即維新之謂也其陟降在帝左右即文王在上之謂也然於昭以言其神而不顯又言其德何也蓋周家天命之新固本於文王之德尤本於文王之神其德之顯自其在人者言之也其神之昭自其在天者言之也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此其德之在人者然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此其神之在天者然也文王生而其德昭著既足以膺天命之眷顧沒而其神之昭明尤足以基天命於悠久方其以德而受命文王固與天爲一也及昭明而在天尤可見其與天爲一矣惟其神之昭于天也故周之爲國雖舊而周之受命則新斯命也豈文王一人之命乃周家一代之命也其神之在天相與爲無窮則其命之在後嗣亦相與爲無窮文王之神即天之神也上帝之命即文王之命也上帝之陟降無一時而不監于人文王之陟降無一時而不同于帝則爲後王者豈可謂天之高高在上而不吾察文王之神杳冥恍惚而不吾知哉此章雖不言敬畏而不可不敬畏之意隱然已見於言外矣　解顯

朱傳本旨以爲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斷章又言文王有顯德而上帝有成命以是推之則此題合以德字作一篇骨子上六句反覆以言顯德受命之符下兩句又推原以見盛德契天之妙有其德而有其神有此神而有此命始焉反覆嘆詠之者謂其神之所以昭著而致成命者此德也終焉推本而遡求之者見其神之所以親容而與天爲一者亦此德也　發式

在上以神言不顯以德言而陟降又以神言　主意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國家之興皆聖人有以致之也聖人往矣而精神之在天者方昭昭然而得於對越此其德之盛爲何如哉周雖舊邦而天命維新要皆聖德之所致耳聖人之德下足以得乎民上足以合乎天則國家之受命宜矣　發式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亹亹猶勉勉自聖人言之則純亦不已之謂也惟其德之不已故其令聞亦不已也惟其令聞之不已故天命之亦不已由其身以及其子由其子以及其孫而又及於無窮使其本宗百世而爲天子支庶百世而爲諸侯則可謂盛矣而又以爲有是君其可無是臣乎故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其傳世亦無不顯者焉此詩言不顯者三有周不顯自聖人言之也不顯亦世世之不顯自臣子言之也上章以德言此章以世言惟其德之顯是以其傳世亦顯也上章言文王之德之神此章以下專言德者周公告戒成王固欲其法先王之顯德保上天之顯命非但欲其求之窈冥恍惚而已也　解顯

聖人德之不已而美譽無窮故天眷其後世之君臣亦無窮焉德不已而名譽不已於是天心之眷亦從而不已德之著

於外者不以存没而有間故天之眷其後者亦不以人已而有殊也　主意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有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臣國家之興非偶然也以聖人而興一代豈惟子孫享其福羣臣後嗣亦從與享之故子孫皆賢固足以見聖人之澤而羣臣後嗣之皆賢至與國咸休者猶足以見聖人之澤詩人論文王孫子凡周之士真可謂君臣同福者歟　矜式

有文王之聖人作於前凡爲其孫爲其子者本支皆百世之遠蓋聖人之後宜垂裕於無窮矣下股又承文王字說來文王之興固能使文王孫子百世矣而凡周之士亦皆文王之臣也故亦與周匹休光顯咸大而百世其久焉　斷法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王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下章曰此承上章而言蓋以不顯亦世即繼之曰世之不顯則二章可合爲一題上章言文王德顯當時所以上帝敷錫于周維文王孫子則爲天子諸侯周士亦得以傳世而匹休焉蓋由文王德澤之延而有傳世之美也下章言羣臣傳世顯而厥猶翼翼者當知在文王時已有功業之隆也聖德格天而福澤遠被於君臣之世世臣謀國而功業已著於先王之時夫羣臣之傳世而顯其忠謀於累世者孰不本於聖人之德哉故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者亹亹令聞之源深而流長者也世之不顯厥猶翼翼以至于文王以寧者皆亹亹令聞

之膏沃而光輝者也文王之德流傳益遠造就益深詩人既由古而驗於今復自今而證諸古蓋欲成王知所以君有天下而賢才之助皆本於文王焉　發揮

上股以君臣並言而必同本於文王盛德得天之悠久下股言臣不言君而必推世臣與國俱盛者由功臣與國俱興蓋有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臣良相碩輔際時而興甚非偶然之故如梗楠杞梓必不産於培塿之上珪璋琬炎必不産於榛莽之中上天培植多士使林然並出於聖明之時由是其子孫繼之承之光明盛大固宜矣天之眷佑翼輔聖人之子孫若此則爲聖人之子孫繼聖人之統緒其君臣之間同休匹美益信其盛而上天之眷聖德終無窮也聖德著於悠久則上天申其眷而後世之君臣同美矣故觀其世臣統業之

盛而必原夫先世功業之隆則賢才長育於興王之初尤足以見天眷之在聖人而君臣信同休於無窮矣　矜式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翼翼者勉敬之謂勉即文王之亹亹也敬即文王之緝熙敬止也文王之德莫盛於此故文王之臣子亦無不取法於此而有是勉敬焉勉則能自强而不息敬則能主一而無二以之爲己而身以脩以之事君而國以治其謀猷如此宜其傳世之無不顯矣故又歎美之曰美哉此衆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以多士而生王國謂非天命之保佑不可以王國而克生此多士謂非聖化之造就不可由天命之保右而多士以生由聖化之造就而王國克生則信乎足以爲周

之楨榦矣墻非榦無以立國非人無以立此濟濟然之多士乃文王之所賴以安也　解頤

此只用集傳之意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顯此乃倒說蓋由文王之時得人之盛其功業有維楨以寧之故則宜乎今日傳世之顯而有厥猶翼翼之美也羣臣能顯其謀作興於今王之時者以其能著其功於先王之日也苟非文王有豈弟君子之化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並生於文王之國而一時人才維周之楨而文王亦賴以安寧則安能傳世之顯而有厥猶翼翼之美哉人知其傳世顯而謀猷翼翼則以爲人才之盛矣亦孰知文王作養造就人才衆多已能成功於文王之時然則今日之傳世顯而謀猷翼翼者皆維楨以寧之源深流長膏沃光輝者矣　發揮

上股是言成王以下所任之臣下股是言文王當日所用之臣周世世臣所以光顯盛大而謀國必盡其誠者皆其先世藉聖君培養之功而建勲立業之致也夫何地不生才今却言多士生於王國復言惟王國能生此多士實皆出於文王養育成就之者是蓋天生一代興王之君則必有一代興王之臣良相碩輔之生皆聖人興王之福所致凡建勲立業之士皆藉文王之福而生則其子孫之能效忠以光世者亦文王福澤之流衍也此正周公追述之意就生此王國王國克生上發明維周之楨之意如召奭召虎南仲皇父之類到宣王世臣之家尚賴其福矣　矜式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則表裏之如一終始之無間此文王之敬所以與天合德也文王之受天命以其敬也商紂之失天命以其不敬也文王惟不已其敬是以大命集焉商紂惟不已其惡是以大命去焉天命之去就既殊則天位之隆替亦異而商之孫子遂臣服于周矣雖有子孫千億之衆其若天命何哉　解頤

聖德之深美者其敬爲不已故天人之交歸者其應爲極盛夫聖德所以合天人而一者也既謹於已則天人之應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發揮

以文王有如是之德是以天命集而人心歸要發明商之孫子且歸他人可知矣於此見天命之大也穆穆以容言敬以心言　旨要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

聖人有以盡吾心之敬自有以得上天之心　主意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聖人之所以不可及者亦惟不已其敬而已人徒見聖德深遠若不可及也而原其所以爲深遠者亦豈外乎敬哉緝續熈明不已乎敬則其穆穆而深遠者固可得而至矣　主意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膚敏以言其才之美祼將以言其職之共黼冔以言其服之常以商之士而服商之服若不改昔日之舊也然以其膚敏之才而奔走於周王之廟則今日之命非復昔日之命矣於是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使爾而

不念厥祖則將墜厥緒而周之臣子又將服周之服而助祭於他人矣蓋者忠愛之篤惟其忠愛之篤是以欲其監戒之深也　解頤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此章言法先王而脩德配命則福自我求若此其易也不法先王而脩德配命則失衆失國又若彼其難也爲後王者可不以文王爲法而以商爲鑒哉　解頤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此題上是德下是福蓋德者福之本而祖父者又德之本也人惟能以宗祖之德爲德則必不以外至之福爲福矣周公不遠舉堯舜而必近言祖者欲詳其耳之所及使知文王之爲德純亦不已則德之合乎天也視民如傷則德之及乎民也蓋欲念其祖者當念脩其德也思所以緝熙于光明則幾乎文王之明德也思所以爲民之父母則幾乎視之如傷也使己所行皆合乎天理則凡旱麓之福禄降于文王者爲介爾景福而歸于我矣皇矣之帝祉受于文王者爲保右命之而歸于我矣凡我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爲無疆之福皆自我致之豈由他而得之乎否則顛覆其典刑德非其德福非其福矣　念祖乃所以脩德常脩德乃所以常配命所謂多福即在配命之中周公告成王惟一念常在於法祖以自脩其德然所謂脩德者必常與天理合然後多福之求反於一身而有餘若使脩德之念一有間斷則有愧於祖即有愧於天而福不可求矣　旨要

賢君之所思者祖德所行者天理則大福固不必外求矣夫天理不外於祖德之中而大福不在於天理之外一念之思惟欲脩祖德而於一動之頃必求合乎天理則所謂大福者又豈在於他求哉　周公戒成王言欲念爾祖在於脩德而每念合乎天理則福不待外求蓋事事求合天理即所以脩德而德之與福以類相應亦不外天理者也　主意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事之出於上天者爲難知德之本於聖人者爲易信故求於天者不若求之於聖人也天以載言則天之道既顯而爲事矣猶且聲臭俱無不可測識則天之爲天誠有未易求者乃若文王之所以爲文則實德昭著人心素孚一已盡儀刑之心即萬邦有作孚之志噫載者天道之顯猶不免幽深元遠之疑文者聖人之實宜足爲憑藉據依之本後王苟欲取信於人亦惟取法於聖人斯可矣尚何必求於不可知之天哉　矜式

天與聖人一也特有隱顯之殊耳隱而在天者未易以致吾之知顯而在聖人者易以取人之信取必於天孰若取法於聖人哉周公之告成王也不曰上天之道而曰上天之載載之爲言事也道顯於世宜若有可知者矣猶且聲臭俱無未易測知惟文王一身天道之所由寓人心之所素孚後人能儀而刑之則萬邦皆作而信之矣噫天道見於事猶且有幽深元遠之疑聖道著於法自足收觀感興起之效文王即天也文王在是則天在是矣　旨要

上天之事無聲臭之可聞孰得而測之哉惟取法於文王法

其緝熙之敬而上有以得天心法其亹亹之誠而下有以得
人心萬邦且作而信之矣我將之頌曰畏天之威畏天即所
以畏文王也又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法文王即所以法天也
天與文王一也　解頤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
方
天果不可信乎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
未嘗不可信也天果可信乎夏有昏德而商受之商有昏德
而周受之其去就無常又未嘗必可信也惟天之不可信此
爲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爲殷之正適而乃使之不得
挾四方而有之者蓋天命未絕則爲天子天命既絕則爲獨
夫故也　解頤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
人君當知天人感通之易尤當知天人感通之難夫在下者
有明明之德在上者有赫赫之命則有大德者必受命此天
人感通之易也上天之命爲難忱人君之德爲難盡則非有
大德者不能以受命此天人感通之難也　主意
言天人相與之可見固所以勉其君言天人相與之難保所
以戒其君　旨要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天與聖人亦各盡其道之常而已德之昭明脩於一已者聖
人之常也命之顯赫運於一元者天之常也聖人非有求於
天而天亦非有私於聖人及其至也在下之明明即在上之
赫赫迹雖有上下之殊而理則無彼此之間於此可以觀天
人之相與而理氣之相爲感通者矣噫有大德者必受命天
與聖人何心哉　主意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由父母家言之則曰來嫁由夫家言之則曰嬪于京維德之
行者王季以明德而治乎外大任以淑德而治乎內乾健而
坤順陽唱而陰和其志意無不同也有王季以爲之父有太
任以爲之母此文王之所以聖也有文王以爲之父有太姒
以爲之母此武王之所以聖也　解頤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聖人之德敬爲大泛言之而爲德切言之而爲敬敬者德之
輿也無敬則德不行聖人之敬上與天心合下與人心合故

以之事天非有心於求福也而自足以來多福以之治人非
有心於求媚也而自足以受方國其德之不回即其心之敬
者爲之也使此心之敬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則不可
謂之不回矣　解頤
敬天德也惟聖人以天德而格天心故其所以奉天者光明
洞達而有以致百順之來歸德者人心之所同得也惟聖人
以心之同得者感乎人而其爲德且直而不曲正而不偏則
四方之國雖衆而聖人足以膺受之也　聖人之所以得乎
天人者敬而已矣小心翼翼以來上帝之多福者此敬也厥
德不回以受方國之歸附者亦此敬也上有以得乎天下有
以得乎人其所謂聖人之敬矣乎　矜式
聖人一念之敬足以得上天之福一德之正足以得下國之

心聖人之所以得天人之交歸者惟在於誠心感德而已心
誠於內而天實監焉德孚於外而民咸歸焉詩人之形容文
王至矣　聖人之敬既足以得天眷之歸則聖德之正宜足
以得人心之歸聖心之敬能事天而獲福則其德足以感人
心而得乎天下之歸矣　天之主宰曰帝而文王之心則常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則凡既受帝祉福禄攸降皆此福禄
感非謂之聿懷多福者乎然純亦不已文王之德也詩人之
言德者不一而獨於此謂之不回蓋回者邪也豈不以其當
商之際凛乎事君之心故虞芮感而歸之者四十餘國三分
天下有其二非以受方國者乎　旨要
小心翼翼集傳以爲恭慎之貌即前篇之所謂敬也文王之
德於此爲感敬即德也上言敬以事天而多福自至下言德

脩於己而方國自歸夫聖人出而君臨天下惟在於上得天
心下得人心而已然天心未易以感乎人心未易以强服也
吾心能敬則主一無適吾之心即上天之心吾德不回則吾
之德即天下所同得之德心即天之心則多福不求而自至
矣德即人之所同得則方國不期而自歸矣此聖人得天得
人之感也此所謂文王之德於此爲感也然敬者德之聚能
敬必有德敬之爲德非二物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天眷即人心之歸也分之以見其異合之以見其同則善
矣　發揮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天命必有所厭也而後有所集以六百年之商將欲革其命

而新之非監視之久而眷顧之深固不輕集也天命既集於
文王則文王之配豈人力之所能爲哉洽水之陽渭水之涘
有聖女焉天實擬之以爲聖人之配也而天命之集于周益
可信矣　解頤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俔天之妹言其猶天之女也納幣爲婚禮之始親迎爲婚禮
之成文定厥祥敬其始也親迎于渭敬其終也造舟爲梁重
其事也不顯其光贊美之辭也　解頤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
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有大任以爲之母復有大姒以爲之婦故謂之纘言女德之
有繼也既生文王於前又生武王於後故謂之篤言天命之

匪僻也其伐商也上以應乎天下以應乎人故謂之燮言其
無慙德也　解頤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天眷屬於聖人之身而地勢大於聖人之國可以觀一代興
王之初矣聖人者天地之宗主天眷必待聖人而後附地勢
亦必待聖人而後定此豈偶然之故哉文王初豈有心於興
王自其天觀之有命非所敢知而畀之自天其歸於此者爲
已確自其地觀之作周非所素願而建以爲京其開于此者
爲愈大是蓋文王以身任兩間之託正命在是則正統在是
文王果何容心之有　主意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言處天下之大變當天下之大任當一

以天命行之不可置毫髮私意於其間彼以人之衆寡事之
成敗存於念慮者皆所謂私意也武王無是也而必云爾者
以見牧野之事天命之所不容釋人心之所不容拒而非武
王之得已云耳　解頤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
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此章述牧野之事然言其檀車之煌煌而已不及乎矛戟之
利則是無待於擊刺也言其駟騵之彭彭而已不及乎弓矢
之良則是無待于貫革也言尚父之鷹揚而已不及乎徒御
之衆則是無待於選鋒陷陣之勇也所以然者殷周之不敵
久矣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孟子曰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
已也焉用戰皆此意也會朝清明所謂一戎衣而天下定也

解頤

此言武王伐商之事兵法擇地利備器械選將帥皆不可不
審者今以地利言之則牧野之地洋洋而廣大以器械言之
檀車則煌煌駟騵則彭彭矣以將帥言之則師尚父如鷹之
飛揚而將擊矣此其相武王伐大商而會朝清明也會朝清
明言會戰之旦不終朝而天下清明矣即威地而陳兵車以
賢才而輔聖主此一戰而天下平矣夫征伐之道有聖賢爲
之君臣而地利車馬皆備美焉故有不戰戰必勝矣此王者
之兵所以爲不可及也　發揮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此詩乃周公追述大王遷岐之事以戒成王周原膴膴而堇
荼如飴其地美矣爰始爰謀謀於人也爰契我龜謀於神也
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謀之定也此審於神人以定遷國之謀
也慰止安其居也左右東西列之也疆理畫其大界別其條
理也宣布散而居也畝治其田疇也自西水滸以徂東而周
爰執事言靡事不爲也此詳於經制以定遷國之事謀之於
始也既精審而不敢忽則爲之終者自詳密而無所遺遷國
重事也大王之遷岐而謹其事如此所以能受天命而開王
基創業之艱難而保守之不易也　發揮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周原之地膴膴然肥美所生堇荼皆甘如飴則苦者亦甘矣
於是太王始以爲可遷謂謀及乃心也又謀之於衆謂謀及
卿士庶人也又契龜而卜之謂謀及卜筮也龜兆告吉乃告

其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室矣則太王之遷豈苟焉而已哉

解頤

地利極其美人神協其謀則遷國之計定矣古之賢君於遷
國之事先審其地利之宜又謀於人而決於卜無所不用其
當審之意然後可定其計而築室也　主意

遷都定宅之時正民心危疑之日周原之利驗於物者如此
協於卜吉又如此吾民孰能舍此而他有所圖乎大王之順
民如此此後世有天下之基也　斷法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古人擇興王之地固有默契夫天人之心者矣王者之興豈
偶然之故哉觀其建國之地潤澤丰美雖物之生其地者亦
有異焉則地之盛者可知矣於是謀之人而人謀協謀之天

而天意從則王者之興誠有非偶然者矣　主意

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建國而有以契乎天人之心則可以播告於衆而居之矣人情每安土而重遷苟遷而不得其地則有民咨胥怨者矣今謀之於人而人言協謀之於天而天意從於是命衆人於此而居之庶幾遷得其所而遂居養然則古人豈輕於遷者哉

主意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遷國以定民居而安養之事無不徧命官以營宮室而宗廟之制所當先是以慰止左右使民得其安也疆理宣畝使民得其養也周爰執事則靡事不爲欲其無不徧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俾立室家繩直縮版以載命官以營宮室之事也室家曰俾立則方立之也繩直縮版則方築之時也而作廟則已翼翼然嚴正是宗廟先成矣此見宗廟之制知所當先也於民也安養之事詳以周於己也宗廟之奉知所尊此大王之遷國所以爲可美也　發揮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古人之治事必有其序如此始焉爲居之謀中焉爲養之謀至於居養之既遂則巡視其地雖事之細者亦皆爲之蓋人之治事一循其序則由大及小由本及末無不遂其成者若夫倒行逆施則急遽無統徒勞而已　遷徙之初居爲先養次之居養之事既治則其餘皆可漸致雖曰靡事不爲其實則不勞餘力矣　斷法

賢君既有以遂斯民居養之宜然凡遷國之務尤必偏致其力當國家經始之初正庶務並興之日務之大者固莫踰於授田以資其養授宅以定其居居養既遂則凡纖悉之務所當爲者尤不容廢也此可見先王遷都立國之勤如此作者要見得周公戒成王之意　矜式

當遷都之際求以安民養民當備極其至此二事爲大備其事而進其餘關於民生日用者當無不爲矣蓋慰而止之則民心安而無離散之憂左右列之則築室於茲而有一定之地疆理正則大界既畫而條理分明宣畝平則布散其居而田畝亦治凡自邠西而遷岐東所當爲者無不盡也孟子論王道則以得民心爲本論仁政則以經界爲始此見大王之得民心正經界而民之歸於大王者爲何如哉　旨要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

古人之立國所以定民之居而制民之產者又不可以一言而盡也將定其居也其心固無所不盡及制其產也其心愈無所不盡迺者繼事之辭也慰止之後繼之以左右疆理之後繼之以宣畝古人之重遷若此非重於遷也重其民也盡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

古之遷國者固當有以慰安其民而尤不可以不位置其民徒能慰安其所居而不能位置其所處則紛然雜處而新遷之民或有不如其舊之歎也　主意

迺疆迺理迺宣迺畝

制地以利民要必均民以治地制地非難均民爲難民之不均則聚焉者或苦其地之不足而散焉者或棄其地於有餘

若是則經界雖正果何益哉昔者大王之遷岐也迺畫其大界迺别其條理則於此制地可謂盡心矣抑使制地之已詳而均民之未善則民之多寡地之廣狹有不相稱者焉大王迺宣布其民居迺易治其田畝自其宣布斯民而居也則田不病於民之有餘民不病於田之不足而疆理之制始不爲徒勞矣故觀大王之制地要當於其均民者觀之　主意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營宮室之制者既知所當先則治宮室之役者不勞而自勸矣夫作事當乎天理則有以當乎人心是故營宮室而以宗廟爲先者事之當乎天理者也捄之度之築之以至百堵皆興而鼛鼓弗勝焉理之當乎人心而人自勸不待勸勉程督也夫人心所在可以理義感不可以威武屈苟營宮室而失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無以當乎人心矣縱有勸勉程督之嚴豈能有樂事勸功之心哉是知君子營宮室而以宗廟爲先則斯民執役者自勸而鼓弗勝矣　主意

凡營建之初固有賴於董治之專尤有藉於功力之協蓋營建宮室以宗廟爲重故首言兼命董治之人以涖其事居室則次於宗廟矣故惟叙其功作而見人心之樂爲此先王遷都創業之勤如此大臣追述之固有其序也宗廟者奉先之地居室者自安之基作宗廟者非不藉夫功力也國有常職職有常任所以審夫位處而役夫徒衆者非專其人則何以致宗廟之嚴正哉治宮室者又非不賴乎董治也圖安者每慮其强民使民心樂趨於宮室之役則宗廟之成也不難矣

然宮室之事亦營國邑役徒衆者之所當涖也　矜式

王者經營立國之初宗廟爲先居室爲後者理也苟失先後之序則事無以當乎天理亦無以當乎人心矣昔者大王之遷岐也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使之立室家其繩直而縮版以載於是宗廟之制已翼翼然而嚴正矣此定營宮室之制者既知所當先而事有以當乎天理者矣既而治其居室捄之而盛土於器者陾陾然而衆也度之而投土於版者薨薨然而有聲也築之則登登然削治重複則馮馮然於是百堵皆興而鼛鼓有弗能止也此執營宮室之役者不勞而自勸而事有以當乎人心者矣既觀大王宗廟之所當先又觀大王居室之所當後周家王業之興有自來矣　發揮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邦禁將使立宮室而並召之所以重其事也惟基圖之既正則版築之當脩亦功之所以成也然君子之營宮室宗廟爲先專言作廟翼翼者明其序也此大王尊祖敬宗之義而司空司徒之職莫先於此也周公爲成王追述之一以示王業之本一以示宗廟之嚴固成王之所宜知也　斷法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衆樂於趨事蓋有止之而不能者矣陾陾薨薨登登馮馮皆形容其樂事勸功用心協力之意爭趨爲之百堵倏然而皆興凡事出於衆人之所奔趨者有非上命之所能遏故雖擊鼓以止而不能止也此與勿亟子來不日成之意同蓋可見從之者如歸市也　斷法

上章言作宗廟此章言治宮室也築墻之時取土而實之於器者其衆則陾陾然墻上之人受而投之於版者其聲則薨薨然既投之則從而築之其聲登登而相應也墻成而重複削治之其聲則馮馮然堅也五版爲堵百堵同時而並興言民皆樂事勸功競欲致力其閒雖鼛鼓不能勝而止之見大王之得人心也　解頤

既詳言版築成功之盛必表斯民致力之勤大臣追述先王之開創者至矣人君爲宮室之舉每患於厲民而民之不我役也况土功之興版築之事在所先爲最勞苟强民效其力而不出其樂爲之本心則怠情鹵莽所不能免欲其功之成也難矣先王作宮室而出於民心之樂爲要必有以致之者此大臣所以追述之也　矜式

廼立皐門皐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廼立冢土戎醜攸行

舉門社之制既言作之之序必言成之之功此所以戒當世之君而昭先王之明德於天下三言廼立此作之之序如此皐門則言其有伉應門則言其將將至大社則以戎醜攸行言之似與有伉將將之意不相類者然有伉將將言其勢也戎醜攸行言其事也皆要其功之成而稱美之也故觀其作之之序則知先王所以作之者勤矣觀其成之之功則知先王所以成之者慎矣其戒飭之意婉在言外詩之義微矣　斷法

皐門曰有伉自外觀之而見其高也應門曰將將自內觀之而見其嚴正也冢土曰戎醜攸行國將於此乎起大事動大衆非苟安於卑近而已也　解頤

大王遷岐作門社之規模雖未爲天子之制而天子之制實始於此故三言廼立所以見其創始作新之意然又言有伉將將則見煥然維新之氣象不爲苟且之謀至於冢土之立又所以俟夫大衆之動而祭告焉其重民而不苟也如此蓋國門建而贊其勢之美國社建而表其勢之大大臣追述先王開創之勤者深矣門社乃國家規模法制之所係大臣於國門之既建則必即其勢而稱贊之於國社之既建則又即其用而表著之使前王經營措置之功可以想見於言外所以昭先王之明德而致戒於君也謂之廼立者繼上文宗廟宮室而言不惟足以見營建之始亦足以見經營之勤結却發明大王之時作此二門及社天子諸侯之制未別固不期後之爲天子制也後世有天下諸侯遂不得立焉大王之德百世不可泯矣　矜式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大王之去邠避玁狁之難也及其至岐則又有混夷之慍焉混夷之慍患之自外至者也內治之脩政之由中出者也自外至者聖賢之所不能必由中出者聖賢必加勉焉蓋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者而已若夫成功則固有天命存焉然其積累之既久培植之既厚至於木拔道通則屈不終屈而必於伸晦不終晦而必於顯混夷之竄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解頤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虞芮之質成是獄訟者不之商而之文王也歸者四十餘國

是朝覲者不之商而之文王也文王之德其孚於人也久矣至是而始動其興起之勢者譬之弩機之既張是惟無發發則沛然而不可禦矣詩人推本言之以爲是雖文王之德之盛而亦由此四臣之助而然蓋舜之德雖非五臣之所能及而非五臣則亦無以佐其治也文王之德雖非四臣之所能及而非四臣則亦無以宣其化也書亦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知此則知文王得人之盛而人才之爲聖化之助亦大矣或者乃謂文王之化非四臣之所能爲豈不異哉　解頤

遠國服而興王之勢日漸隆蓋由人才盛而宣力於內外者無不至人才者聖人之所以服天下之本也人但見其興王之勢如此其速而不知文王得人之盛宣力於內外者有以致之故詩人各以予曰起之歎人才之衆所謂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也　主意

因列國求平其爭而知聖人有興起之勢故詩人歷致其詞而謂羣賢有贊助之功下股是詩人擬議之詞上股亦不可執定說文王是因虞芮來而動其興起之勢聖人德威神化其興起之機不可窺測方虞芮未來之先人不知其勢之興起與否也及虞芮既來之後而慕化者日衆人始知文王動其興起之勢在此時然矣猶未知其所以然也故作詩者推其得人之盛乃擬議其詞而不敢決聖人受命之事豈人之所能爲哉如此方說得文王氣象出　矜式

虞芮有訟質成於文王於是歸周者衆而文王興起之勢蹶然動矣此其盛德所致有不容已者然其盛德之用雖可自虞芮之來而驗之不可自虞芮之來而測也亦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耶故各以予曰起之所以深嘆其得人之盛而文王之德之盛則非予之所能言也夫文王之興因人而動其勢又必資人以贊其成豈一倚諸人以爲之者詩人之言蓋反覆以見文王受命之事形之於人質之於己使文王之德庶可求於言意之外也　斷法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

天下有尊慕之心則聖人有興起之勢　主意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即物以起興所以美聖人之得人心因祭而觀其容尤見歸聖人者皆賢士物之盛者必爲人所用德之盛者必爲人所歸此自然之理也然欲觀人心之趣向又莫若觀於祭祀之時左右奉璋亦有趣向之意則其趣向之心可知況其奉璋者又皆峩峩之髦士則又非特凡民而已左右趣之見人心之無不歸髦士攸宜又見其歸者皆賢才也　主意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芃芃棫樸則薪之槱之矣薪以燎之所以致其用於今日槱以積之所以儲其用於後日也濟濟辟王則左右趣之矣左右使令之人固無不於此乎趣向左右輔弼之人又無不於此乎趣向也　解頤

微物之盛也猶且爲人之所取況夫大聖人之德既極其盛安得不爲人之所歸哉文王德容濟濟其盛於是左右皆趣附之而人心之翕歸詠歌其德者謂夫棫樸而芃芃也則有

新之摭之者矣辟王而濟濟也則左右無不趣之矣棫樸非可以興聖德也即至小而形至大因至粗而悟至精詩人之託興蓋如此　主意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此二章無非形容聖德既感人心自歸不惟才俊之士歸附趨向雖戚勇之士亦皆不令而來從也　矜式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上章言人心之趨向見於祭祀之時下章言人心之趣向見於征伐之日也　解頤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文王之盛德見於容儀者如此乃人心之所趨向也在人有此趨向之心在物亦有趨向之意此盛德相感之機也然人心之歸者衆矣猶貴其德之相稱而不相戾乃可見其盛德也故此奉璋之峩峩者惟髦士之所宜此盛德相須之理也夫以左右皆盛德之士則文王之盛德不言可知矣皆直賦其事以詠歌文王之德　斷法

君之威儀見於主祭者既極其美則臣之威儀見於助祭者尤得其宜夫有是君則有是臣君之威儀著於上臣之威儀著於下聖人之德得人心於祭祀之間而趣向者如此詩人安得不詠歌其事以美之也　發揮

夫禮莫大於祭惟主祭者有尊嚴之容則助祭者皆英傑之士文王之祭也人才之在左右者奉璋瓚以亞祼莫不峩峩壯盛有肅敬之心無倦怠之意孰不以爲此俊士之所宜也而豈知文王容儀之盛濟濟然臨於其上則上以敬倡之下以敬助之而聖人之德得人心之趣向尤可見於助祭時矣　矜式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即天象以興德之久者有自然之化必即物理以興德之純者有理治之實夫德之久於聖人者由其純亦不已者也久於德而人才有自然之化純於德而天下有理治之實詩人安得不兩取興以美之哉　發揮

兩股平作不必分輕重串合雲漢長而竟天故足以爲天之文章文王身享壽考故足以化成天下作人必本於壽考而爲章必雲漢之倬然也或追之或琢之美物之文至矣或金之或玉之美物之質至矣文王序誠於心勉而又勉綜理乎天下至矣綱紀必本於勉勉之不已而章相必追琢金玉之兼美也二章之興皆有意義反覆以詠歌文王之德而已　矜式

集傳言此詩後二章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則二章可合爲一題上章言聖人作興之功下章言聖人統理天下之實蓋雲漢之爲章而有自然之文周王壽考而有自然之化易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者是也追之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則所以美其質者至矣勉勉我王則綱紀四方者至矣所謂純亦不已之化有以造乎至極之妙也以勉勉之誠爲之主所以綱紀統御所以振作興起者皆勉勉之爲也　主意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倬彼雲漢則爲章于天矣言天道之大而有以成其文也周

王壽考而豈不作人乎言聖壽之久而有以成其化也　解順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追者所以美其金之文也琢者所以美其玉之文也既追之
而又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者所以全其可追之質
也玉者所以全其可琢之質也既金之而又玉之則所以美
其質者至矣勉勉者誠之存乎中也綱紀者治之著乎外也
既勉矣而又勉焉則所以綱紀乎四方者至矣　解順
綱紀四方只知維持天下模樣不必屑屑說大綱小紀　斷法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瑟彼玉瓚黃流在中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不觀於地利生物之盛則無以知聖人致福之有道不觀於
器物相須之美則無以知聖人致福之無心雖是二章然意

實相足蓋自其豈弟之積而有福祿之來觀之似若聖人干
之有其道也然自其豈弟積於此而福祿萃於此者觀之則
聖人未嘗有心於干一自然之應耳上章之興乃謂榛楛之
濟濟惟旱麓能生之福祿之休祥惟豈弟能干之下章之興
則謂有玉瓚之貴則必有黃流注之有豈弟之德則必有福
祿降之詩人詠歎文王之德其感觸於物理者愈深則形容
聖德者愈實矣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此題只在干祿豈弟上說言其干祿也以豈弟之道不以回
邪與求福不回同意　旱山之麓深厚之地也豈弟之德純
厚之天也瞻彼旱山之麓則榛楛濟濟矣君子有豈弟之德
則其干祿也豈弟矣旱麓不與榛楛期而榛楛生之豈弟不

與福祿期而福祿萃之蓋本固而末益茂善積而慶有餘要
皆自然而然耳　主意
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聖人一身理氣之所統會所以爲德者有至順之實則所以
求福者要不出於至順之中聖人豈有心於求福哉理全於
己氣應於天固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君子如文王惟知以豈
弟爲德也未嘗以豈弟求福也而福祿之至自有所不外於
豈弟者矣文王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主意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觀在物相須之美而知聖德有以致天休觀在物自適之機
而知聖德足以化天下玉瓚不期於黃流而黃流非玉瓚之

美不足以成其味之珍黃流不期於玉瓚而玉瓚非黃流之
美不足以成其器之貴此其相須以爲美也豈弟積於君子
之身福祿降於自天之眷此感彼應不期而然盛德之所致
同一理也鳶飛不用其力而莫知所以戾天魚躍本自怡然
而莫知所以躍淵一機之適固無所矯拂也豈弟積於君子
之身振作及于天下之廣鼓舞動盪自然而然盛德之所數
亦同一理耳以興統興而歌詠文王之德愈密矣　格式
此詩詠歌文王之德上章言瑟然之玉瓚則必有黃流在其
中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祿下其躬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
黃流不注於瓦缶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器
物之相資天人之相感各以其類而至也下章言鳶之飛則
戾于天怡然自得不知其所以然也魚之躍出于淵攸然洋

然亦不知其所以然也文王以豈弟之德作興鼓舞乎一世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其變化造就亦不知其所以然也物情之自適於兩間聖化之鼓舞乎一世皆不知其所以然也有豈弟之德則福祿不求而自至有豈弟之德則人才不期而自興詩人各以物理之相似者起興其義精矣　觀器物相資而知有德者必得天之惠當觀物性兩遂而知有德者有作人之功夫天之所以眷聖人聖人之所以化天下亦自然之機耳詩人安得不兩取興以詠聖人之德也哉　發揮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知器之美者味亦美則知德之順者福亦順天下之理未嘗不以類應也故詩人詠文王之受福而以玉瓚黃流與焉蓋有玉瓚則黃流注其中有豈弟則福祿萃其身玉瓚不與黃流期而黃流至豈弟不與福祿期而福祿至豈非理之以類應固有自然而然哉　主意

玉瓚之瑟然則必有黃流以注之器之美者味亦美也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祿以下之德之盛者福亦盛也　解頤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觀物理而知有德者有作人之功觀祭祀而知有德者必得天之惠夫有盛德者必下有以作乎人而上有以得乎天也詩人安得不即物起興於前而申言其祭祀受福於後也哉始也與其鼓舞人才之盛終也言其祭祀受福之詳文王豈弟之德至矣宜詩人歌詠之詞不一而足焉　發揮

鳶飛魚躍出於自然豈弟作人亦自然而然皆非有勉強之意故詩人既即物以興聖人之化民復因祭以美聖人之獲福蓋有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豈弟盛德化民之本受福之基也　主意

既託物情之適以興聖德足以化天下復陳物品之盛而推祀禮有以致神休夫聖人之盛德有以及乎人則必能以格乎神此詩人之詠歎者深矣上章既託物以爲興下章復直陳其事以賦之傳謂承上章言有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已有串合意但於遐不作人及託興之旨須相發明有情以人對神以興對賦如此作則兩章相著亦不至只作一箇福德套子　矜式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鳶飛而戾天魚躍而于淵物之囿於氣者有自然之機也豈

弟君子而何不作人乎人之囿于德者有自然之化也　解頤

詩人觀自然之機在物各有以暢其趣聖人有自然之化在人皆得以成其才天機之與聖化無非一自然而然耳物遂其高下之性固非出於勉強之爲人蒙其作成之功要不外乎樂易之實詩人其殆深于窮理格物之學而有以見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者乎彼鳶魚之飛躍也非鳶魚之自爲也人才之作興也非人才之自爲也鳶魚有得於天機之自然而天淵之趣以適人才有感於聖化之自然而豈弟之效以達因物起興而文王之德爲不可及也　主意

物理著於上下者有自然之機聖德作乎人才者有自然之化蓋物理不期於上下之著而自著聖德不期於人才之興而自興詩人即彼與此豈不同一自然之應也哉　發揮

以物之飛動與聖人之鼓舞天下言鳶之飛則戾于天魚之躍則出於淵豈弟君子豈不作興天下乎物之飛躍與聖人之作興同一機也覩鳶之飛魚之躍見物性自然之機則聖人之化其所以使人感動興起豈不同此機乎　斷法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聖人盡事神之誠故足以獲神之福清明騂牡誠之寓於物也有其誠則有其神而豈不足以得神之福者哉　主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詩人即物以起興見文王有豈弟之德則不惟足以得神之眷而得福之道又皆出於不回上章言豈弟得神之眷下章言豈弟有得福之道謂之豈弟則皆正直而不回邪可知矣

主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瑟彼柞棫不期於民之燎也而民自不能以不燎言物之盛者必爲人所用也豈弟君子不期於神之勞也而神自不能以不勞言德之盛者必爲神所福也　解題

棫樸旱麓總論　棫樸旱麓詠文王之德必曰豈弟者何也蓋豈爲而樂弟爲而易此以見文王之德同一太和元氣之流行焉而於其燕居之時有春生而無秋殺有陽舒而無陰慘此所以能作興天下之材綱紀天下之治不惟有以斂是福於一身尤必有以敷是福於庶民也論語所記夫子燕居之容曰申申夭夭申申者其容舒夭夭者其色愉也是即豈樂弟易之謂也知文王則知夫子矣知夫子則知文王矣噫

此文王之子所以爲安行之聖而非賢者之所可企及者歟　解題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謂文王生於大任而大任有莊敬之德則文王之聖敬其氣稟有自來矣大任上能致孝於姑媚周姜以盡婦道下能示法於婦而大姒又繼其美德之音是大姒之德亦大任之德也大任以敬德而生文王大姒以美德而百斯男則文王於此夫何憂哉　解題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先神而後人尊卑之序也先家而後國親疎之殺也誠以事神而神無不格誠以治人而神罔不孚此所謂接神人各以其道也　解題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時罔時恫

聖人之德神亦鑒之矣天下之至難感者神也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感之也文王惠于宗廟之先公而神亦無有怨恫之者其感於神也如此則天下豈復有難感者哉　主意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上一章是本下二章是效謂聖人隨寓而皆誠故存於己者自有以全其所性之美施於人者各得以著其成善之名聖人之德自其所性者觀之雖外患不損外助不加自其成人

之善者觀之則自幼至長有實有名皆純亦不已者爲耳　矜式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下章集傳曰承上章而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大難雖不殄絶而光大亦無玷缺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于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于善傳所謂性與天合是也聖人之誠不以地之隱顯而有間則不以事之逆順而有異也夫純亦不已之妙無所間則見諸事者性與天合矣蓋至誠之道如天焉天之運行不以晝夜昏明而有間則日月之薄蝕不能損其光而化育流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固無待於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助也　發揮

聖人之誠惟其無處不有無時不然故聖人之德不以外患而損不以外助而益夫聖人徹內外通隱顯而一於誠則其爲德之盛豈人之所能損益哉此二章朱傳於上章以爲文王純亦不已蓋如此下章以爲傳所謂與性天合者是也惟其純亦不已所以性與天合使常人操存之功有欠缺有間斷則患難之來倉卒窘迫非所謂樂天知命故不憂者也於事爲之際顛倒錯亂非所謂如天之自然不待勉強者也茲其性與天合惟純亦不已聖人能之　矜式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雝雝者和之至也所以爲治人之本也肅肅者敬之至也所以爲事神之本也不顯自其在己者言之亦臨則指其在神者而言也無射自其在人者言之亦保則指其在己者而言也已之所處雖在於幽隱而心之戒懼則常若有臨之者人之於我雖無所厭射而心之操存則常若有所守焉所以爲純亦不已之實也　解頤

聖人隨所寓而盡其誠則其純亦不已也可知矣常人之情勉強於此者或不能不縱肆於彼矯揉於一時者或不能不怠惰於後今文王在宮而和者此誠也在廟而敬者亦此誠也雖無厭射而亦若有守者亦此誠也合內外而如一貫隱徹而無間非文王純亦不已其曷能至是哉　主意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上章言文王之德下章言文王之化外患不能爲之損外助不能爲之益者聖人之德也大而有以成其德小而有以成其才者聖人之化也繼之以無斁無斁者即其德之純亦不已也化人之本也　主意

下章集傳亦曰承上章而言文王之德見於事者如此故一時人材皆得有所成就蓋聖德與天合也故不以事之逆順而有所異純亦不已故不以人之大小而皆有成上章是性與天合之妙下章是純亦不已之化惟性與天合也故大難雖不殄而烈假亦不瑕雖不聞亦自合於法度雖不諫亦自入於善焉其見於事者如此故一時人才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斯士皆譽髦者皆無斁之化也惟見事者如此故成人者如此此文王之德所以爲盛也　發揮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戎疾不殄難之自外至者聖賢有所不能必也烈假不瑕德之由中出者聖賢未嘗不自盡也不聞亦式其知生知不思

而得故稽之往古而不謬也不諫亦入其行安行不勉而中
故貿之當今而無疑也此所以爲性與天合也　解頤
上是聖人之德不以外患而損下是聖人之德不以外助而
益常人之德有所撓於外者必非光明盛大之懿而有所資
於外者必非從容中道之聖矣　聖人猶日月也人雖欲自
絕其何傷于日月乎日月無以損其明聖人無以損其德斷法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成人之所以有德小子之所以有造以古人之無斁也古之
人謂誰指文王而言也夫惟文王有不已之誠是以斯士皆
有俊乂之美也　解頤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
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言其威命之顯也監觀四方求民之莫
言其主宰之公也彼夏商之政既失其道天之絕之也久矣
故求之四方之國其未得之也則於是而尋究之於是而謀
度之其既得之也復於是而耆定之於是而增大之乃眷然
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爲居宅焉然則天豈私我
有周哉其眷周也即所以求民之安定也　解頤
此詩序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此言
天之監臨下民甚明但以求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政既
不獲故求之四方之國苟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
之規模於是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爲居
宅也天監下民而求其安故審度于天下之國者極其詳而
眷顧與王之地極其至夫天生斯民而立君師司牧之惟欲

斯民之得其安定而已故舍夏商二國而求之四方之國而
眷顧乎岐周之地上天之心若是其詳者豈有他哉惟在於
求民之安定而已　發揮
上帝之心在于安民其監觀四方者亦惟求民之安定而已
彼夏商之二國其政不獲不能安民者也故究度於四方之
國能安民者惟我周而已所以眷顧於周而增大其規模以
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爲居宅焉蓋民心之所安即天心之所
在國之廢興非天之有私也在乎能安民與否耳　主意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啟之辟之其檉其椐
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作屏脩平啟辟皆所以刊除其木而攘之剔之又所以成長
其木也大王之遷於岐非人力所能爲也乃上帝遷此明德

之君使之內治既脩則遠夷自遁遠夷既遁則國勢益張而
又以爲有明德以治其外不可無賢妃以助其內也故又立
之配焉凡此皆天之所以厚我有周也　解頤
此章言大王遷岐之事蓋岐周之地險阻而近於昆夷大王
居之人物漸盛故開闢林木以容所居之民乃上帝遷此明
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遂遁天又爲之立賢妃是以受天
命而成王業也賢君遷國而人心歸故闢地以容居民受命
而遠人懼故得天以基王業夫一代之興孰非天之所命天
命既固人心自歸故凡闢地以容民者皆奉天而有爲者也
王者之基王業豈有一而非天哉故遷國者帝遷明德之君
也立配者天立厥配也基王業者受命之固也若是則盡芟
夷墾闢之功以定民居者亦孰非天命之不容已哉只此發

之上下貫串而發越有餘矣　發揮

帝省其山作棫斯拔松栢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禄無喪奄有四方

王業之成雖在於武王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大伯讓王季之日大伯讓焉而無跡王季受之而無愧此王業之所由基也文王創造於前武王繼續於後此王業之所由成也大伯當立而不立文王可爲而不爲故皆謂之至德非王季之友無以成大伯之志非武王之孝無以成文王之功武王之孝易知也王季之友難知也此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詩人所以再三嘆詠於王季也　解頤

上天默有以察人心而預定夫嗣業之君賢君愛足以彰讓德而大集夫興王之業邦基建於人心歸附之餘賢君生於邦基建立之始皆天也若夫善處人倫而情非矯情益培國祚而使讓不徒讓又賢君得乎天而大其業也上天知人心之歸周而遂生大王王季以爲作邦之對此尚是大王之時王季友兄篤慶而使天禄不墜忽然而遂有四方此則爲文武之時上天開啟周之基業使由國以有天下非一時一世之所能致也王季上繼大王而下開文王克盡夫天倫之變克廣夫大業之基皆天使之然耳　矜式

輔氏童子問謂此章上四句復疊上章之意第五句下方言王季之德能受上天之禄也意爲近之然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蓋自大伯王季而已定矣則第五句當屬上股維此王季下方說王季事也蓋上天察人心之歸王業已基於聖賢並生之時賢君全友愛之福王業尤大於聖人繼興之後夫賢君以至行而基王業前乎此則天命之來非一日後乎此而天命之延非一世夫豈人力之所能爲哉皆天之所爲也此章蓋主王季說故省山作邦作對者自大伯王季生時而已定及王季友其兄篤其慶錫之光以至受禄無喪至文武而奄有四方者亦自王季始而流傳之於後王季在中間上則承天命於前下則基王業於後見周之興皆自此而始也　發揮

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國家福祐之厚要不出於友愛之中夫友愛者天心之所眷念以其篤於天倫之重故自足以得天眷之隆也然則欲得天眷者要必自篤天倫始　主意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帝度其心使之能權也夫惟能權故能受泰伯之讓而篤周家之慶也其德之清靜者體之所以立克明以下六者又其用之所由著克明者其德足以知人克類則明之察也克長者其德足以長人克君則長之大也克順者其德足以和民克比則順之至也此章專美王季之德故言之特詳至於文王則但言其德之靡悔而已然謂之靡悔則其德之純一無間亦可見矣惟其德之無間是以其福之無窮也　解頤

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正說上章讓國事因心則友是王季制義之精處則友其兄則篤其慶所以無非間之言周之世德實自此始豈人力之所能爲哉是以王季之德能比六者殆

亦天之所命也至于文王生有聖德其德尤無遺恨周之天命遂傳之無窮矣上股是王季之德在於天而用之無間下股是文王之德格于天而傳之無窮周之世德上有王季其得於天者全下有文王其衍乎天者遠通篇宜以王季立說

斷法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

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承上章讓國之事言之王季之心有尺寸而能度義王季之譽能清靜而無閒言皆天使之然也是以王季之德凡此六者各著其能殆亦天之所使邪蓋人惟身之所處能無累故德之所用能無遺其所以能者皆天也非人力之所能爲也　斷法

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

述王季之德而各稱其能于以見王季之所蘊者全而所御者廣亦以備舉其能而王季之德庶可言盡耳烝民二章備舉仲山甫之德亦猶此意皆是反覆備舉以見盛德但彼則舉其德之目此則各稱其德之能　斷法

王季有君人之德宜足以得天下之心人君之德要非一言之所能盡也必其能察於是非善惡之間施於教誨賞罰之際而後可以爲人君之大德德足於己安有不得乎人哉故其王是大邦也而於斯民之慈和徧服上下相親者宜也大抵國君之德有以統臨乎斯民者要不若斯民之悅服也大抵以德服人者非難而人之自服其德者爲難王季之明德能明能類而能爲人之君長則其德固足以統臨乎其民矣然使其王此大邦不能使斯民之順比焉則非其心悅而誠服亦何足以驗其德之至哉　主意

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聖人一德之純自足以綿一代之命命之出於天者豈可以僥倖而致哉聖人受之于己施之於後若固有之聖人非有求於天而天亦非有私于聖人也大德必受命盛德百世祀則亦理之當然者矣世德之脩至文王而靡悔帝祉之受施孫子而無窮天人之相爲感通前後之相爲脉絡孰有外於是德者哉　矜式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共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人心必有所畔而後有所援必有所歆而後有所羨畔者踈而離之援者親而附之也歆者欲之動乎中羨者心之慕乎外也斯二者皆溺於人欲之流者也文王無是二者蓋天實使之而非人力勉强之所能也故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焉密之敢距大邦不知有事大之禮也侵阮徂共不知有恤小之義也此天理之所當怒而王法之所當誅也故赫怒整兵以遏其衆則其伐密也初非有所畔也其救阮也初非有所援也兵之所在陵曰我陵池曰我池初非利其土地人民而有所歆羨也此所以能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也詩顧此文王征伐之始詩人設爲天命文王之詞所以見天之眷文王者如此其至而文王之所奉乎天者心之所蘊固無一念之非天事之所施亦無一念之非天也夫天之眷聖人以

其無私而造至道之極聖人之服遠人者所以厚福祉而答
天下之心也文王之德無畔援歆羨而先登于岸有得於天
眷如此是謂天德其伐密以篤周祜答人心是謂天討由是
觀之文王之心即天之心文王之爲即天之所爲且天無聲
臭也而曰帝謂見天與文王無間也伐密伐崇而皆以帝謂
言之見伐密伐崇皆天意云爾　發揮
此言文王之德無畔援歆羨之私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
之極至惟其無私而造道故其整兵以討罪亦皆合於道而
非私也豈有畔援歆羨之意哉此章言文王之伐密出於天
而非我下章言文王之伐崇出於天而非我故各以帝謂言
之　主意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上天之所以眷命聖人者以其不溺於欲而獨詣乎道也道
之大原出於天天未嘗不欲人人由斯道也而往往溺於物
欲不能以自濟於是視道爲高且遠而不足以詣之矣惟文
王畔援歆羨之欲不能爲之溺而獨先知先覺有以詣道之
至極詩人乃以先登于岸喻之然則衆人皆以欲而忘道文
王則獨超于欲而詣于道道者天之所自出也天出是道而
聖人獨有以詣是道則是惟聖人爲能保全其所得於天者
天安得不深知而有以告語之乎　主意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
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依其在京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猶所謂居其所不動也夫
聖人豈有利天下之心哉其侵自阮疆也亦因其可怒者而

怒之耳然文王以聖人之德當方伯之任則諸侯之人民即
吾之人民也諸侯之土地即吾之土地也兵之所至罪人斯
得而孰敢陳兵於陵以拒我飲水於泉以抗我哉於是相其
高原而徙都焉以山言之則在岐之陽以水言之則在渭之
將此萬邦之所方鄉下民之所歸往也而其勢之盛已勃然
不可禦矣　解題
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師而所整之兵旣遏密人遂從阮疆
而出以侵密所陟之岡即爲我岡所矢之陵即爲我陵無敢
陳兵於陵飲水於泉以拒我也此言聖人安居而兵威自振
也所謂鮮原即程邑也文王遷國於程邑在岐陽渭將此萬
邦之所方鄉下民之所歸王者也此言聖人遷國而人心自
歸也此詩上章下章皆言帝謂文王見文王凡有所爲皆天

命之不容已者此所以用兵而所過之地無敢違遷國而天
下之民咸尊戴而歸之蓋所爲有合於天心則自有以得乎
人心矣　發揮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
我泉我池
文王之伐密也初無窮追遠略之意不過安然處于周京而
已周京之外非其所用心也然兵師所至地皆屬我岡曰我
岡陵曰我陵阿曰我阿泉池曰我泉池也蓋文王無心於闢
土地而土地不能外文王而他屬非徒兵威足以制人也蓋
文王弔民伐罪之師故耳　斷法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

崇墉

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言其德不形而功無迹不識不知言其不作聰明一循乎天理之自然而與天同體也仇方其所儲者也兄弟其所友者也詢仇方而知崇之不可以不伐同兄弟而知兵之不可以不戒於是以伐崇墉焉蓋亦恕其所可恕而莫非順帝之則也

夏革之義集傳以為未詳當以東萊之說補之蓋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不大聲以色不事乎外飾也不長夏以革不縱私意也皆明德之實也天之有言於文王而懷其明德者以其聲色夏革之俱無識知之不作而一順乎帝則也故天之有言於文王使之詢仇方同兄弟而伐崇墉也亦惟順乎天理而已蓋上天眷念聖人者以其無

為而全乎天德上天之申命聖人者欲其有為而致乎天討破意如此　發揮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天之所以深眷聖人者以其泯人欲而循天理也天豈私於聖人者哉天以是理均與人衆人徇人欲而失之聖人泯人欲而循之則是衆人忽天之所與而聖人獨有以敬天之所與天安得不命之哉吁文王泯夫人欲之私一順乎帝之則正不拂夫天者宜其見知於天也而天豈私於聖人哉主意

不大聲以色以下即是文王之明德惟文王之德深微無迹舉不離乎人為而一循乎天理此上帝之所眷念而且若有言以示之也天之眷聖人者親密而有言正以聖人之契天者深微而不離天本無言然於親密之至眷念之深無言而若有言也聖人之德形迹不露則深微矣聰明俱泯則不離矣渾然由於天理之中是宜獲乎天心之眷天與聖人相與之際微矣　矜式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閑閑然徐緩言設而不用也言言然高大言縱而未攻也連連則相續而不絕也安安則詳審而不暴也是類是禡昭其罪於神也是致是附敦其德於人也此四方之所以莫敢侮也茀茀然強盛則非徐緩之比矣仡仡然堅壯則猶負固不服也於是伐以聲其罪肆以奮其力絕以殄其祀忽以滅其

國則天誅不留而罪人斯得矣此四方之所以莫敢拂也解頤

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其來而四方無不畏服及其終不服也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夫聖人用兵以懷遠而天下服用兵以致討而天下順仁之至義之盡也此聖人仁義之師也蓋兵非聖人之得已也必不得已而用惟欲其畏威而來服耳豈嘗有窮黷之意哉及其懷惡不悛怙終不服則天誅不可以留而肆伐有不容已者矣後世潛師掩襲逼其遷善之心窮兵黷武竭其誅戮之暴視文王之師為何如哉　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此則懷之以仁而天下無不畏服及其終不服也則縱兵以滅之是則斷之以義而天下無不順從也緩於前而急於後文王豈有私於其間哉無非順帝之則而已　主意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聖人建遊觀之地而民樂效其力聖人寓遊觀之地而物各遂其情聖人有所興創而出於民心之樂爲雖欲不速成而成功自速矣此所以民亦樂其樂而鳥獸蟲魚皆自得於遊觀之際也此二章傳總斷謂斯民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似不可分輕重然畢竟民心樂於方作臺沼之時所以能樂其樂於遊觀之頃若作臺沼之初强民使效其力他日見其君寓於臺沼之上雖有可樂不能樂其樂矣此乃詩人述民樂之詞所以朱子斷章只平說　矜式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望氣祲察災祥憂民之憂也時觀游節勞佚樂民之樂也臺而謂之靈神之也曷爲其神之以其不終日而成也不終日而成果文王之心乎非然也文王之心固戒以勿亟而斯民之心則自如子來也然則勿亟者聖人愛民之仁而子來者斯民事上之忠也　解頤

上是美文王建臺而得民之力下是推文王建臺而得民之心皆詩人述民樂之詞如此　聖人方有所興創而民之成其功者速此聖人心乎愛民雖無欲速之心而斯民自有樂爲之志蓋能念其煩勞而民之愛夫上者深矣　速成之意出於民則爲愛君君雖不欲其速民自樂爲之矣　矜式

此題祖孟子集註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此說自正大文王之臺方其經營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此庶民以文王之心爲心也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此文王以庶民之心爲心也文王之心愛民之心也庶民之心愛上之心也上下交相愛也詩人述民樂之詞如此朱子既加以美名正是述民樂之詞之意　斷法

上言文王用民力而民樂於趨事赴功下則推言文王之心惟恐煩民而民自無不至蓋文王視民如傷豈欲煩民之力然惟其有是心故民樂之而成功速也　旨要

聖人有所建而民之成功者爲甚速聖人推所愛而民之趨事者爲甚親夫聖人之所爲非自爲遊觀之計皆所以爲民也聖人以愛民之心爲心則斯民亦以愛聖人之心爲心矣　發揮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聖人之感乎人心者固於斯民競趨於事者觀之聖人豈欲舉事以病吾民哉而有所興作不日而成乃若神靈之所爲者自非聖德之深入於人心其何以得民如此哉　主意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臺下有囿則從而謂之靈囿囿中有沼則從而謂之靈沼王而時在靈囿也則見其麀之攸伏言其性之適也見其麀之濯濯言其體之充也見其鳥之翯翯言其色之潔也此飛走者樂其爲飛走也王而時在靈沼也則既見其魚之牣而其多可知也復見其魚之躍而其適可知也此鱗介者樂其爲鱗介也　解頤

斯民以樂意觀聖人所以鳥獸蟲魚莫非樂意之所寓而隨處皆樂境也　不分上下股只渾融說去　矜式

此詩皆述民樂之詞文王之在靈囿麀與鳥皆安馴而不驚

在靈沼魚滿而躍此其仁恩所被驗於物亦同其樂矣世豈無苑囿池沼之奉與鳥獸蟲魚之育獨文王之在囿在沼隨其所寓而物各遂其所焉則文王之仁徼於外而根於中漸於民而流於物民之樂之舉苑囿池沼鳥獸蟲魚皆樂意之所形也不然雖有此樂其孰與其樂耶濯濯翯翯見於物皆民樂而詩美之詞樂意之所形也　旨要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有樂之器有樂之理樂之器森然於制度文爲之間樂之理必悠然於禮遜雍容之地觀其器者要不可不究其理也彼其虡而業焉業而樅焉以賁鼓大鏞而陳之焉樂之器可謂備矣抑樂之爲樂所患者莫患於八音之奪倫而所貴者莫貴於衆心之和樂辟廱之地鼓鐘作焉奏之者得其倫聞之者以爲樂聲嗟氣嘆不能自已信乎觀樂之器者不容不究夫樂之理　聖人之化天下也非徒以樂也而有教存焉樂以和人心教以淑人心苟無其教而徒恃乎整飭之器鏗鏘之音爲足以化天下抑末矣　主意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聖人之樂設於施教之地而作於審音之人則樂之盡善盡美可知矣蓋施教之地必不以奏哇淫之音而審音之人必不失其疾徐之節今鼓鐘陳於辟廱而鼉鼓奏於矇瞍聞文王之樂聲嗟氣嘆其有倫豈不美哉　旨要

總論　前二章言靈臺之遊觀後二章言辟廱之教育遊觀而必言其物之盛者以見涵育長養之有其素也教育而必言其樂之和者以見鼓舞作興之有其術也然則臺池鳥獸之樂固與百姓共之而鐘鼓之樂又將與賢者共之也　解頤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此詩三章一意相貫謂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者在乎德而脩德以法天下之民者又在乎孝德者繼先王之本也而孝者又德之本也非德不足以繼先王非孝不足以爲天下法永言配命見武王之一念不忘乎天理永言孝思見武王之一念不忘乎先王　主意

此三章歸宿王配于京一句上永言配命成王之孚言其所以能配于京也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言其所以能成王之孚也是則武王對三后于周之京者豈徒能繼其位而足以爲對哉德合於天理而天下共信之孝孚于人心而天下共法之茲其一代之王業得以成歷代之統緒得所託克對乎三后之尊而無愧也　矜式

此題三章當以首章爲一股下二章爲一股上股是無愧於前王下股是有合於人心合於人心即有合於前王之心矣聖人與王業以繼乎先者足以對乎前王聖人對前王以其行于己者有以合乎人心大抵孝者百行之原也永言孝思即求世德而長合於天理者也孝思維則即天下之所由信者也盡孝而天下法之求德配命而天下信之是即配三后於京師而無愧者也配三后而無愧則其造周室而與一代之王業者豈偶然之故哉中間鋪叙講透却從而貫合之則善矣　發揮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

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首章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二章言武王繼先王之德而長言合於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也若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則不足以成其信矣蓋聖人與王業以能繼世統而正位以對乎前王聖人對前王以能求世德而順理以信乎天下聖人出而君有天下非徒正位而無愧於前王正以所為而有合乎人心耳有以合乎天下人心即有以合乎前王之心矣蓋武王非徒與王業以能繼世統正天位而無愧於三后也非徒無愧於三后以能求世德合天理而成其信於天下也　發揮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聖人興王之業非先后固無以基之於前而先后在天之神非聖人無以配之於下蓋一代興王之業必世德之相承有以基之於其始而後聖德之受命有以成之於其終也周之王業自文王而始著自武王而始成是文王武王實造周矣然推原其始則文王之前固有王季也王季之前又有大王也謂王業之所基不在於是而可乎夫惟大王王季文王既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是以武王繼之實能配彼在天之靈於鎬京焉則武王之繼三后謂非王業之所成而可乎詩人於此原其始而歸美於三后要其終而歸功於武王則夫任繼述之責者其必知所法矣　解頤

一代之興固有以為之前必有以為之後莫為之前雖美不彰莫為之後雖盛不傳周之興也既世世有明哲之王矣而哲王之中又莫過於三后之盛令武王成三后未成之業配

三后在天之靈視先世而有光居鎬京而無愧周之王業豈偶然哉　一代王業之興要非一聖人之所致人徒見周之興文王武王為之也而不知周之未興世世已有哲王矣文王與大王王季見之於在天之靈而武王配三后於在京之日則周之所以興不獨在於文武而已在大王王季之世積累之既厚則基址之益宏培植之既深則根本之益固觀文武之興周當觀武王于京而配三后則知王業益本於世德而非可以旦暮致也　世哲三后即世德者在上世配德者在武王前此哲德周之業所以開武王配此哲德周之業所以成　旨要

聖人相繼而興一代之業必其相傳而有以契前王之心夫周之世有哲王而三后之在天也武王繼文王而興周乃能於鎬京之地配三后在天之靈則無愧於前王即所以興王業也　發式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此章二配字不同王配于京是以下而對乎上之辭永言配命是以人而合乎天之辭有以配對于下而已之德既與先王而為一有以配合乎天而已之心復與天理而為一此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為天下之法也然則王者之信豈可以他求哉亦在乎求世德配天命而已蓋世德皆實心之形著而天命即實理之流行既有以配對於先王復有以配合乎天命則王者之德著於下而天下之心應乎上上下交孚而其為信也成矣　解頤

理也者人心之所同有而世德之所由寓也武王配三后於

鎬京求三后之世德武王之求之也畀乎人之求之也惟求於日用之間一循乎天理之正不使是理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而所以爲世德之求者不外是矣噫世德此理也人心亦此理也故配命者武王之所盡心而豈徒以配于京者爲足以慰三后與天下之心哉

王者之有天下惟能繼前王之德以常合於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以黙契於人心世德此理也王者之信此理也此理著在吾心不暫合而遽離不暫得而遽失則所以繼前王而孚天下豈不有餘裕哉故觀武王配三后於鎬京惟於其天理渾融於一心久而不息者觀之也　旨要

王者惟能常合於天理則上足以繼前人之德而下足以成王者之信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息而不合於天理則無以成吾信以契於人何以繼祖德而稱其位哉武王配三后於鎬京惟深求乎世德求世德亦惟求合於天理而已何也德即理也是理所在通古今而爲一達上下而無間惟長言合於天理則求世德者在是成王孚者亦在是若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則不足以成王者之信亦將何以嗣前王之位與德乎　主意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王者之所以信服於天下者莫大於孝孝愈久而愈不忘故天下之所同法也孝者人心之所不能自已上之人既有以倡之則下之人必從而法之　王者之信要不出於孝之外而天下之所法者又豈出於孝之外哉此孝有時而或忘之則所謂孝者亦僞焉耳何足法哉　主意

求世德配天命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其信之可法正以其孝之可法也長言孝思而不忘者一飲食之頃而如見於羹一坐作之頃而如見於牆一陟降之頃而如見於庭無一處之不然亦無一時之不然也若有時而忘之則是勉强矯僞之所爲也而豈足爲天下之法哉　解題

人心信聖人而取以爲法者正以聖心無窮之孝可以爲法耳武王成王者之信而下土之衆皆以武王爲式所謂式者何也武王一念之孝思愈永而愈無窮此孝思足以爲則故人信而式之耳則與式皆法也聖人之孝與常人之孝不同常人之孝出於暫焉之思聖人之孝本於無窮之思惟其孝思之永真有可法故天下亦信其可以爲法舉從而法之也

旨要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繩祖武者欲後人繼武王之迹也武王之道惟信與孝而已然武王之信乃王者之大信固非暫焉作輟之所能武王之孝乃天下之達孝尤非暫焉勉强之所能也然則如之何亦曰法武王之信在乎天命之永配法武王之孝在乎世德之是求如是而不受天之祜者未之有也　解題

此詩六章上三章相承下三章相承此題上言天下媚愛武王而所以應之者維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嗣事矣下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蓋人心歸而聖人盡孝之道爲甚明聖道明而後人善繼之福爲甚久聖人以孝治天下行之於今則有以得

人心而盡繼世之道傳之於後則有以格天心而行來世之
福大哉孝乎觀之今世而人心之愛戴不能遺推之於後世
則天心之眷顧者不能已如中庸稱武王達孝可引用 發揮
人心興於善而聖人之孝爲甚著聖道繼於後而上天之眷
爲無窮大哉聖人之孝其興起斯民而纘承之無愧者此孝
也其詒示後世而福祿之永膺者亦此孝也聖人至孝之道
貫徹乎前後協乎於天人故上而纘前人之事下而垂後人
之規通而感人心之相乎遠而膺天祿之不替孝道之著於
斯爲盛矣此無他前後同一理天人同一機豈有出於孝之
外哉 發式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四方來賀
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昭茲者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承上昭哉而言也來世能繼
其迹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下章言受天之祜而四方來朝
賀萬年之久豈不佐助也聖道明而繼之者得無窮之天眷
天眷至而受之者得無窮之人心夫聖人之道天眷人心之
所係屬者也一世能繼其迹則一世天眷人心之所歸萬世
能繼其迹則萬世天眷人心之所歸特在乎能繼與不能繼
耳 主意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前王之道明以垂無窮之世後人繼此道以享無窮之福夫
福不在道之外聖道之昭然者百世以俟而不惑則來世有
能繼其祖之迹者豈不足以受天祜於萬年哉以是知明白
正大之道即所以爲悠久深長之福道在是而福亦在是矣

主意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國家膺天命之重不惟得一統相尊之人心尤有以得萬年
相助之人心夫人心未易以強合也尤未易以固結也地愈
遠而相尊之無間時愈久而相助之不渝自非有得於皇天
之眷命其何以得人心若是哉以是知天命者人心之本天
與之則人與之矣 主意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文王惟有安天下之心故能成安天下之功惟有安天下之
功故能有高天下之譽即其聲之大而知其功之盛即其功
之盛而知其心之勤此文王之所以爲克君也 解順
詳味朱傳謂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則是上四句

皆是說文王之德有安天下之德乃能爲天下之君人君孰
不欲致天下之治安哉而率不覩其功之底乎成者德不足
以爲致治之本耳治功一成名譽遠著即是德之宣播也聖
人之德如此則其能君臨天下詎不信哉詩人所以推本之
而後贊詠之也 聖人名譽之盛由其治功之成此詩人所
以贊其君也
此詩集傳謂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然則前四章言文
王後四章言武王此章言文王之有聲也甚大乎其有聲也
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
克君也聖人非徒有至大之令名而有安民之成功此克君
之道不容以言盡也烝哉二字有不可名言之妙至好發明
此句如堯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

成功故曰大哉堯之爲君舜之元德升聞以至五典克從百揆時叙故曰君哉舜也蓋所可得而名者其功業耳若夫盡克君之道則不容以言盡者矣此哉之一字所以寓不可名言之妙於言詞者也如此發之庶幾得詩意　主意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

聖人有天下之大名者正以其有安天下之大功耳夫有其功而後有其名而聖人之所謂功者要不出於安民之外民安而功成焉則天下之大名舍聖人其誰歸哉　主意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旣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大命自文王而始集故武功自文王而始成伐崇所以除天下之暴作豐所以立天下之本有以除天下之暴則人心服有以立天下之本則人心歸此文王之所以克君也　解斷

聖人順天命以有爲斯足以君天下矣聖人之有爲無往而非天也伐崇以誅殘吾民者固天意也至於作豐以容吾民者亦天意也聖人之奉將天命若此豈不足以君臨天下哉　矜式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遹追來孝文王之孝也永言孝思武王之孝也文王之孝有以追先人之志武王之孝有以成文王之功此周之王業所以盛也　解斷

首章文王烝哉有明釋以下皆不復出則其旨亦同皆是推本其德而復稱歎之是章言聖人始建都而舉適其宜不徇已而遂致其孝此詩人所以贊其克君也　矜式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上章言文王遷豐之事下章言武王遷鎬之事上言文王之功所以著明者以其能築豐之垣故爾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爲楨榦信乎文王之克君也下言豐水之東注由大禹之功故四方得以來同於此而以武王爲君信乎武王之克君也夫維翰者有所依賴之謂維辟者以之爲君也王后言有君天下之德皇王則有天下之號而實爲之君矣此等皆須分別要發明透徹蓋前王功著於一國而天下有所依其克君之道爲已盡後王功因於往聖而天下有所尊其克君之道爲尤盡破意如此其中引文王武王事實發明之烝哉二字仍須發其不可名言之妙如文王居豐武王居鎬以人歸者衆地不能容故不得不遷耳皆可說　主意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文王之功著於築豐之日四方於是來歸而以爲楨榦功之所著德之所由著也　當時民被殷之虐而無所歸文王伐密作豐邑功已畧著再伐崇而築豐功業濯濯然大著見矣天下無所依歸之人始翕然信其出而爲民父母也　斷法

聖人功著作邑而斯民有所依此詩人所以贊其克君也國都者天下之所仰望而依歸也都邑旣建而聖人之功業著矣民生之倚賴固矣其能君臨乎民於是乎信矣詩人所以推其本而深致乎贊美之詞聖人之功業旣以都邑之建而益著民心之倚賴又以都邑之建而同歸非聖德何以能致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所以說得作豐甚重　矜式

文王伐崇之後即崇國之地以作豐邑故文王之功濯濯然

明著者以其能作豐邑之垣也伐崇以爲文王征伐之終事崇既伐而豐邑作文王之功著矣故天下皆有所依歸而贊文王之克君也此雖詩人之詞即天下之人心也猶牆之楨幹四方皆以文王爲楨幹此是得所依四方攸同是人得所歸不作豐邑不見文王伐崇之功既見其功業之著則知文王之出而有爲矣皆歸之依之而仰之爲君矣　旨要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四方攸同皇王維辟見武王之盡君道也鎬京辟廱無思不服見武王之盡師道也君以治之而四方無不於此乎攸同師以教之而四方無不於此乎心服則其尚德而不尚力於此亦可見矣　解頤

上章言武王未作鎬京時而人心以之爲君下章言武王既遷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此聖人克君之道爲兩盡也夫武王未遷鎬京時詩人以爲豐水東注維禹之績特舉禹功言之者見武王之所爲無愧於禹也此人心咸尊戴之以爲君追其遷鎬京首建辟廱之學講學行禮化服人心所以東西南北無有不服也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劉居豳大王邑岐文王遷豐武王遷鎬所以然者當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故不得不遷耳此章及後章皆可引用　發揮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豐水東注言其水勢之順也四方攸同言其人心之合也即水勢之順而有以見神禹之功即人心之合而有以見武王之德武王因人心之合而益有以盡其君道之隆則不惟近無愧於文王而且遠無愧於神禹矣　解頤

豐水東注水之流也四方攸同民之歸也水之流者因前聖有治水之功民之歸者由後聖有爲君之德是時武王未遷鎬故以豐水之禹功爲言蓋即其地以美武王可以繼前聖之功若美韓侯之受命而推本於禹功也　主意

水勢之順者前聖平天下之功人心之合者後聖君天下之道興王之地豈偶然哉因前聖所治之地建國君民於其間而天下翕然頌其君道之盡是必非偶然者矣豐水東入於渭而注於河者禹之績也故四方得以來同於此而以武王爲君焉此一豐也禹治之文王遷之武王遂有天下而居之武王功不在禹下此君道之所以可頌因美武王而推美禹功　此題本易作但患以皇王維辟連下皇王烝哉說了皇王維辟乃推本武王君天下之德皇王烝哉乃稱贊武王能君天下　旨要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學校建於遷國之始而人心盡其尊君之誠此詩人所以贊聖人之克君也得天下之心服者乃足王天下而致人心盡其歸往之誠者則自學校始　武王當遷國之初首惟學校之是建蓋講學行禮有其地則教化明而天下之尊君親上自有出於此心之所同然者初不必強也以此爲天下君孰不信其能君天下哉詩人所以深致其嘆咏之詞也　古今天下惟教化足以結人心故當建國作邑之初而即新講學行禮之地則教化既明人心丕應四方雖大而同一思之心此其君道之盡正以其師道之盡耳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

師能盡君道則盡君道矣　矜式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王化首明於邦畿之重則人心無間於邦國之殊矣王畿者天下之所瞻依而王化者人心之所慕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方鎬京之初定而辟廱之已成則王化昭宣自近而遠四方雖殊安得不翕然而思服哉然則武王之興固將設至教以化民非徒據重地以臨民也　主意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上章言武王考其占卜而宅是鎬京蓋維正之於龜以成遷國之事如周召之卜洛大王之爰契我龜而遷岐衛文公之卜云其吉而遷國皆古人重其國事而不敢輕不以一己之見而決之此見武王之審決於神而遷鎬信乎其克君也故下章又以豐芑起興曰豐水猶有芑武王豈無所事乎貽謀燕翼乃武王之事也此則託興於物以明遷國之事蓋取決於神以定遷國之謀復托興於物以明遷國之事此君道之兩盡也　主意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武王之遷鎬非以徇一己之私也必考之於卜以定其宅焉惟龜為能致其決惟武王為能成其事則武王之遷國固將上以承天意下以順民心前以成先王之志後以開無窮之基信乎其克君也哉　解頤

　聖人建國之功稽之於神而成之於己此其所以能盡君道也王者之舉事未有不順天意者而況於邦國大事豈可以自用哉故必得龜卜之順從而後功業之成就正之者天成之者已武王之不徇己私若此豈不見其君道之盡哉　旨要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豐水則有芑矣而武王豈無所事乎水之流不窮則其生物亦無窮也聖人之德無窮則其善後亦無窮也於孫謀曰詒則所以遺之者至矣於翼子曰燕則所以安之者至矣苟一時之安而不為悠久之計者又惡足以語此　解頤

　聖人非無所事也其深謀遠慮必及子孫非但為一朝一夕之計而已故不惟及其子而又必及其孫則子可以安矣必如是而後君人之道盡矣故詩人以豐水有芑興之言豐水尚有生物之功武王豈無創業垂統之功乎　主意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牛羊之腓護之以足肚也鳥之覆護之以其翼也人之會伐平林則又收而置之懷抱也人同類者也物異類者也而無不有愛護之意以見天之所生固非人之所能棄也實覃實訏言其形之大也厥聲載路言其聲之大也此稷之所以異於人也於是始收而養之則亦知其受命於天而不可以常兒待之矣　解頤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后稷之生蓋上天托之教稼穡之事以養天下之民故其能稼穡皆出天性能然非學而后能者也夫匍匐岐嶷以至其就口食則纔六七歲耳而能蓺荏菽則旆旆禾役則穟穟麻

參則幪幪水穟則唪唪此非出於天性能然乎哉蓋聖人當
幼小之時而能與至大之利則其出於天性也可知矣如孔
子少以知禮聞所以能正樂典禮刪詩定書繫周易脩春秋
萬古綱常由是而正孟子爲兒時而陳俎豆禮樂所以能闢
楊墨爲聖道也　發揮
后稷能食時已有種植之志矣及其種植之間而嘉種各遂
其性則所稟之異可知矣前乎聖人之生固未被嘉種之利
也聖人既生隨其所蓺而無不成於是其利遂及於無窮焉
豈非聖人之天性固自有異者乎　旨要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
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后稷之穡其種雖降於天其相之實在於已苟不能致其人
力之助則豐草之不茀嘉穀必不能與之而並生矣實方實
苞自其清種時言之也實種實褎自其始苗時言之也實發
實秀自其始穟時言之也實堅實好自其始實時言之也實
穎實栗自其實熟而收成時言之也自種而苗自苗而秀自
秀而實無所往而不致其人力之助此稷之播種所以大有
功於斯民而有邰之封所以享無窮之報也　解㕑
后稷之穡所以有相助之道者言盡人力之助所謂人力之
助者亦豈揠苗助長之道哉即下文茀除豐草種之黃茂使
嘉穀自方苞以至穎栗是也稷之穡如此故堯以其有功於
民而封於邰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奉姜嫄之祀使我周一
代之基業自此而始先儒所謂周家以農事開國蓋謂是也
聖人惟能盡人力以興養民之利故能受封爵以肇興王之

業洪荒之世聖人出而任繼天立極之事則天下何事不始
於聖人哉草茹毛飲血之俗而享粒食之美固自聖人始使
千百世之下皆得以蒙一王之化者亦自聖人而始也　發揮
詩人述古人稼穡之功以推原一代受封之始后稷爲農師
教民稼穡因此有國所以開周家八百年之基業實始於此
故詩人備述其稼穡之功自始播種至於收成其有序而成
功如此以見其有國之由也　主意
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
聖人之於穡事自生以至於成蓋無一而不遂其天也生物
固難自生以至於成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乃今由始及終隨
其大而遂之使卒得以極其盛且美焉何莫非聖人有大造
於嘉穀者乎　主意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
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稷之降種其名不一而此獨以秬秠穈芑言者自其種之嘉
而可以供祭祀者言之也秬秠可以供鬱鬯穈芑可以供粢
盛故降之於民使得以徧種之種焉而成成焉而穫穫焉而
任負以歸於是爲鬯酒以降神爲粢盛以享神此自其始封
時言之也　觧㕑
言降嘉種者是稷降是種於民也所謂稷降播種是也謂之
降者言教之辨嘉穀之種知稼穡之道使知如是而爲秬如
是而爲秠赤粱粟爲穈白粱粟爲芑恒之而爲稼穡之而爲
穡稷始教之是即所爲降也稷始受國而爲祭主故曰以歸
肇祀也聖人惟能與萬世養民之大利故能與一代祀先王

之大禮下文亦以上篇之意以發之從降字及肇字上發明 發揮

農事徧而美利興故農事成而祀事舉聖人以農事教民種藝之品類甚繁也其美利收成之餘正祀事創始之日以務農之事教其民者既自后稷而興則以務農之利祀其先者亦自后稷而始矣 矜式

聖人降播種於民其類固無不善也指其類而言之則善之中又有善者焉則秬秠穈芑是已此四類者不特可以供民食而且可以為神明豈非穀之尤善者乎徧其利而不忘乎民收其利而不忘乎祖嘉穀之初登而祀事之肇舉則不特養民之利始於后稷而周之祭禮亦始於后稷矣 旨要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下章曰我祀蓋承上章而言后稷之祀也如是則兩章可合為一題耳大槩謂稷降嘉種於農者將欲備物以歸肇祀也又問稷之事如此者非徒如是而已也蓋欲備物以興嗣歲也夫興來歲以祈年與新年之祀也繼往歲以報功繼舊年之祀也舉聖人之穡惟欲備物以肇祭祀之事問聖人之事尤欲備物以申祈報之禮却從降字肇字如何字與嗣字上詳悉發之 發揮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所舂揄簸蹂者即秬秠穈芑也浸而淅之其聲叟叟然盛而烝之其氣浮浮然將以釀鬱鬯之酒供簠簋之實備三酒五齊之獻也物既備矣於是而載謀則卜日擇士之無不善也於是而載惟則齊戒具脩之無不至也取蕭祭脂宗廟之祭也取羝以軷行道之祭也諸侯之祭莫大於宗廟有朝聘之事則軷祭焉上自宗廟下至軷祭悉舉之矣或取肉傳火而燔之或取肉貫之加火而烈之四者皆祭祀之事凡此者皆所以興來歲而繼往歲也 解頤

詳祀事之當為必推祀禮之由舉古人因農事而致祭凡事之當為者無不盡其誠惟以迓續乎豐年之慶耳朱子謂四者皆祭祀之事雖只是指取蕭以下四者而言然舂簸以及謀惟亦莫非祭祀時事特舂簸以及謀惟乃將祭時事取蕭以及燔烈則臨祭時事祭祀以農事而始興則亦以農事而迓舉今歲豐年而祭所以報也亦所以祈也於是豐年之祥無或間斷往歲之豐登可繼而來歲之豐登又興矣可以見后稷之謹祭祀而重農事也如此 矜式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上章言后稷之祀此章遂言今日尊祖配天之祭夫莫高於天莫尊於帝若不可得而感格也而香之始升上帝已安而饗之豈為其芳臭之薦得其時而已哉蓋自后稷之肇祀也載謀載惟之致其誠取蕭祭　之致其謹載燔載烈之致其戒固未嘗有一毫之罪悔由后稷而公劉公劉之心無以異於后稷也由公劉而大王大王之心無以異於公劉也由大

王而文武文王武王之心又無以異於大王也今至於後王之時矣而此心之敬畏猶前日也則上帝之饗之也豈徒以其物哉正以周人之用心同一敬畏之相傳也　解頤

上二章言后稷之祀此章言後世尊稷配天之祀也然曰卬盛于豆登則親執其勞而非委之他人也香始升而帝已歆言應之速也胡臭亶時又作一句言帝之降格如此之速也何但香臭之得其時哉蓋由后稷以來世世脩德無有罪悔以至于今所以能感格之速也王者尊祖配天之祭其感格之速者非惟備物之得其時以其誠心之無間也夫感通之道在於物况乎誠心相承歷數世而無間則帝之降格其有不疾也哉若心有悔愧則不足以感格矣　夫祭祀在誠而非徒以物者也徒知物之爲備而不知前後相承者在心焉

夫豈知感通之道哉　發揮

胡臭亶時一句乃承上接下之辭然屬之下文其意尤相發明祀事之感乎天者有其應正以誠心之寓於物者有其傳祭祀之道固以物而致感格于上天也然豈徒物之足尚哉誠心所傳遠矣上天降鑒之速若在於奉物之無遺實在於傳誠之有自此詩前數章皆是說后稷之奉祭如此至此章始言後人尊祖配天之祭而其誠之所傳自后稷始是蓋祭自后稷而興則誠亦自后稷而啓此誠寓於物而上天感格之速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發式

德者祭祀之本也豆登之薦方陳而帝之感格甚疾此豈但芳臭之足以感歆蓋自后稷以來世世脩德無有罪悔此則格天之本也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况周人世世用心如此則明德之馨祖傳久矣豈不足以格天乎周公尊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我將則言惟天其右之而不敢必此則言上帝居歆而甚疾言雖不同其誠敬之心一也我其夙夜畏天之威即庶無罪悔之心也　主意

總論　首章述姜嫄禋祀之祥二章述后稷降生之易三章述其生而有見棄之事四章述其幼而有種植之志五章述其教稼穡而受封六章述其降嘉種而肇祀七章備言后稷祭祀之誠八章備言周人尊祖配天之義以終前章之意　解頤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物不害物則生意感親必相親則禮意隆人非不欲篤天倫之恩也一或相疏則親親之禮無所施矣詩人於物理之相

害者因致其戒焉禁止之切感發之深也要就人情上推發明得慇懃篤厚之意透徹爲佳作於託興之中而致禁止之意且既言莫遠又言具爾既言肆筵又言授几此即見其開燕設席之初有慇懃篤厚之意於勿字莫字上發得有情尤佳　發式

物未嘗無生意也惟無以害其生斯有以遂其生矣人未嘗無親親之情也惟不疏其情則有以盡其情矣國君之有父兄者老皆其所當親者親之以情則必厚之以禮苟不知當親而疏之又豈知盡其情於肆筵授几哉　旨要

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故以上四句興下四句蓋曰敦彼行葦苟無牛羊踐履之害則方苞方體而葉泥泥矣戚戚兄弟苟不相遠而具爾則或肆筵授几以成歡洽之樂矣方

開燕設席之初而慇懃篤厚之意藹然見於言語之外非盛德能有是哉蓋植物無以害其生則有以致於繁茂至親無以踈其情則有以至於歡洽矣夫至親相與之樂人情之所難得也觀諸物理而知不可使之踈遠而盡夫燕樂之情此興之有意義者耳　物之無或害者有以遂其生親之無或遺者有以成其禮蓋物之不害物而後生意之可全親於其所親而後禮意之無盡使於吾親而不能盡吾情則禮爲虛文物性之不若矣　發揮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侍御之盛言其人之不乏也獻酬之盛言其禮之無闕也飲食之盛言其物之豐也歌樂之盛言其聲之和也　解順

王者之親親尊賢其情無所不至也奉之以禮安之以器事之以人而又申之以美味之備樂之以歌樂之盛此豈有一毫之不盡其情者哉蓋其尊奉敬愛之誠藹然出於飲食燕樂之外此盛時王者之事也　此是四件事不分輕重侍御獻酬飲食歌咢莫不極其盛以見慇懃篤厚之意親親之恩其不容已者如此　旨要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古人之燕射始以必勝爲期終以能敬爲美蓋射所以觀德也始焉之利弓矢審法度由中否之相形而期於雋者人之情也至於弓矢張法度審則中否之相異而勝負決矣於斯時也惰慢之意乘之而勝者易以驕負者易以抗君子毋於此而觀德焉此既燕而射以爲樂故尤以不侮爲賢緣既燕則飲酒縱情不侮而能敬實人之所難藹然有雍容謹飭之風無倨慢驕戾之失　斷法

射所以觀德故所以尚者不在力而在德也弓堅矢鈞而舍矢又均者力也而所以序賓則以其賢也弓句矢挾而四鍭如樹者力也而所以序賓者則以其有不侮之德也使徒以力而不以德則極其力之所至亦以藝之能爾豈足尚哉　旨要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

古者射以觀德觀其從容中禮而德可知也以其持必中之器而發於既燕之餘中者無矜心不中者無慍色以賢序賓秩然有序其爭也君子豈不足以觀德乎　主意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此祭畢燕飲之後爲頌禱之詞也曾孫主祭者之稱周之王者也何則既醉所以答行葦也曰公尸嘉告集傳謂周稱王而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可見也此言與燕者飲此酒而得老壽又相與引導輔翼以享壽祺介景福也此詩人頌禱之詞非主祭者之自言也　發揮

總論　前二章未射而飲燕之始也故備言其禮樂之盛後二章既射而飲燕之終也故維致其頌禱之誠言之固有序也　解順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上章言介爾景福此章言介爾昭明則昭明者亦指福之高

明光大而言耳　解頤
昭明朱傳謂光大也是指福而言有福者自然光明盛大二
章同是一意維其所感之德既厚故其致願之辭益加謂之
景福指其亨嘉和順者言之謂之昭明則極其光明盛大者
言之如天保臣子之報答其君燕飲之際所感既深則祝頌
之間累言不足　矜式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感吾君之厚恩者固無以效其報也所謂效報之厚者庶幾
久遠之福何也已之所能者有限而天之所與無窮故以已
而爲報要不若顧諸天以爲報也吾君之厚我不特醉之以
酒而且飽之以德有君如此何以報之維幸其享國之日長
而厚福之益大不報之以已而報之以天斯其爲效報之至

情歟　主意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
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禮意厚而期壽福之隆以致其報壽福隆而美保身之善以
託乎神大凡有感於禮遇之厚者未有不以福壽爲之祝也
然福以極其盛壽以極其久非能保其身而使之善始善終
則所願亦孤矣此其不特以願望之出於已者爲已足而尤
以願望之媺於神者爲可徵也　矜式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昭明高朗言其福之光大令終言其福之悠久若以德言而
實以福言也　解頤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

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問尸所告之辭若何則曰祭祀籩豆之薦既靜嘉矣而助祭
相攝佐者又皆有威儀者焉然不維助祭之人威儀甚得其
宜而君子又有嗣子於祭終而舉奠其孝誠源源而不竭則
固宜永錫爾君以善也　籩豆靜嘉德之寓於物攝以威儀
德之寓於人維其有不竭之孝是以有不竭之善　旨要
此皆述尸告之辭也夫尸所以象神尸之言如此即神之言
如此述尸告而問之者固欲其助祭之皆賢舉德容而美之
者尤欲其繼世之有德夫助祭之賢一時之善繼世之德百
世之善此詩人既述尸告而問之又舉其事以實之所以見
朋友之賢見於今日助祭之閒而子孫之賢期於後世奉祭
之遠其在今日如此其在後世者又如彼孰非臣子祝君之

至願哉　發揮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王者之祀事其足以當神之意者非維物足以寓其誠亦維
人有以同其誠耳　主意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孝莫難於有繼王者之孝得人以爲之繼則有道之長可知
矣敬之著乎外神之所以美者既盡善敬之垂乎後神之所
以予者尤盡善　旨要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允
王者之所謂善者固貴乎家之齊尤貴乎福之遠　主意
其允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天欲福其國家子孫必先自福其身始　主意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天命之附屬於人君亦維在於一家之皆賢也夫以一家之間內而有賢助焉下而有賢子孫焉自非天命之附屬其何以至是哉　主意

總論　籩豆靜嘉孝誠之著於物也朋友攸攝孝誠之寓於人也孝子不匱孝誠之傳於後嗣也室家之壼孝誠之形於內助也錫爾以祚所以厚其身也錫爾以允所以昌厥後也釐爾女士則室家之深遠而嚴肅者非止於一世從以孫子則嗣子之孝誠不竭者非止於一人也此皆述尸告之辭也

解頤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上是託物以咏其所寓之安下是述主人將意之勤而賓尸致報之美來成言福祿日來成就也　大要與題只要守朱傳口氣發明得委曲不直截便好　斷法

凡來成來崇之類皆指令日言至卒章則顧其後日永無艱難也夫人之享福懼不保其後至於無有後艱則福積而高大者可以常保矣此乃繹祭而以賓禮燕尸之樂故不及其他但重疊言之以極其尊敬頌禱之誠耳　旨要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王者干祿得福而子孫皆賢此即上天反覆眷顧不厭之實美君德之應而知天眷爲無已復推天眷之致而知後嗣爲皆賢　美盛德而驗於天人交相與之際則德之盛可見矣必驗於後嗣衆多而皆無愧於前人則君之求於天者既遠而天之眷乎君者信無窮也　非盛德不足以致上天之厚眷非天眷不能致後嗣之俱賢　格式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假樂言其德之可嘉可樂顯明也令善也明則光輝而不昧令則純粹而無瑕此其德之所以爲美也宜民宜庶民也宜人宜官人也受祿受天百祿也此自其已然者言之也保如天保之保謂有以安之也右如左右之右謂有以助之也命如命令之命謂有以付畀之也申重也既保之而又保之既右之而又右之既命之而又命之所謂申之也此自其無窮者言之也　解頤

此詩集傳謂疑即公尸所以答鳧鷖者也假當依中庸作嘉美也嘉樂君子見詩人美而樂之也言王者之德可嘉美而可悅樂既宜於民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佑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詩人美王者之明德既得人心天眷之歸又得天心眷顧之久夫王者而爲天人之主而德者又所以爲之主者也何也德者人心所同得之理而天心之所眷佑者也吾德既明則吾之德即人心同得之德人心豈有不順哉吾德既明吾之心即上天之心天心豈有不順哉此其非特眷佑於一時而反覆申重之不厭也　發揮

賢君之盛德既足以得人而得天宜上天所以眷佑之者反覆而不厭矣人君之德有以愜乎人心而足以當[illegible]眷則其德盛矣此上天眷顧之休自有不能已者中庸引[illegible]以證

天之生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之意蓋天之眷佑人君亦示其足以膺受與否使其德下不足以慊人心之歸而上不足以當天心之眷則其容受之基甚淺上天未必反覆眷顧之不厭舜旹為天子則宜乎人民矣富有四海則受祿于天矣由其德為聖人也而天之於舜方且使之得其名得其壽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眷佑之休有加而無已也　拎式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穆穆皇皇總言其德之美也抑抑秩秩詳言其德之善也不愆不忘言其心之敬有以修諸已也無怨無惡言其心之廣有以容乎人也率由舊章言其能循用先王之法率由舊章言其能盡用天下之賢皆自王者之子孫言之也然上章千祿百福子孫千億則言王者之福本乎天而有以及後世有以為祝頌之辭也下章受福無疆四方之綱則言子孫之福本乎德而有以及天下又所以為稱願之辭也　解頤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國家之所謂福祿莫大乎子孫之衆尤莫大乎子孫之賢天將福人之國必先福其國之子孫子孫之衆難能也衆而皆賢愈難能也子孫極千億之衆而其德皆足以稱君王之位其心皆能遵祖宗之法國家福祿之盛孰有過於此哉噫觀國家之福祿亦維觀諸國家子孫之衆且賢斯可矣　主意

王者之所干者祿也而可以得百福焉祿指其一端言之福指其全體言之也子孫千億言其多也穆穆皇皇以下言其賢也多而能賢所以能保天命於無窮也穆穆皇皇以德言也宜君宜王以位言也不愆不忘以其心言也率由舊章以其法言也必有穆穆皇皇之德而後可以宜君王之位必有不愆不忘之心而後可以遵先王之法　解頤

自其享於一身者言之謂之祿自其流行於無窮謂之福王者干祿于天而天以百福畀之不維使其子孫之衆多而且使其子孫之皆賢則天休滋至流衍無窮其得於天者百世猶一日也子孫之衆固所以為福然衆而不能皆賢亦非所以為福矣　拎式

詩人祝王者之福既願其子孫之多尤願其子孫之賢王者之福祿孰有大於此哉　發揮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此二章朱子定為稱願子孫之辭則是以當然之事為將然之期故上章既極其稱願之意矣下章乃又於稱願之中而寓規警焉威儀抑抑德音秩秩以其德之著於外者言無怨無惡率由羣匹以其公於任賢者言由是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則又以其獲福居尊者言也然稱願其在已者固公尸之至情而稱願其及人者尤公尸之深意人君居天下之尊而使治效及於臣下信可稱也如或為之臣者但知已之得其安而所以愛君者不知致勉而使民生之舉安是豈公尸之所願哉此其規警之意有默寓焉耳　拎式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威儀德音皆德之著於外也此可見其有諸已矣又能無怨無惡以任賢則取諸人者可見矣既有諸已又取諸人宜其

膺大福統天下矣此與下章皆稱願其子孫之辭 主意

王者維能脩身而尊賢則福有餘而治畢舉矣凡爲天下國家者必以脩身尊賢爲之本王者威儀則抑抑乎其容德音則秩秩乎其有常威儀聲譽之美如此可謂能脩其身矣而又悉泯其怨惡之私盡獲乎羣賢之用既脩身而又尊賢由是一人優游於其上而萬事振舉於其下其受無疆之福而爲四方之綱也豈不宜哉 主意

王者盡其道以脩於己公其心以任夫人則福有餘而治有統矣夫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身不脩則私意起而賢者未必樂爲之用又安能統天下哉詩人稱願夫王者之子孫以言其脩己則抑抑其威儀也秩秩其德音也以言其用人則無私怨惡而率由羣匹也若是則一人端拱於上衆賢分理於

下其受福無疆而統理天下宜矣 旨要

人君盛德著而任使公自足以膺多福而總大權矣人君之在天下其所享御者維福祿與權綱而已使其威儀聲譽之未盡其善任賢使能或徇於私則何以爲膺受福祉之基總攬權綱之本哉此與下章皆稱願其子孫之辭以事理當然者稱願之而已篇中須發明此意 發式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之綱之紀以事言也不解于位以心言也燕及朋友自羣臣言之也民之攸塈自庶民言之也人君能綱紀四方則有以安其臣矣而臣子愛君之心又欲其不解而有以安乎民焉厚之至也不解于位即周公所其無逸之意此稱願其子孫之辭也 解願

君爲臣綱人君能綱紀四方而安及於羣臣則君道盡矣如是則爲臣下者安得不愛之而勉以安民之政乎蓋安民在於不解不解于位則綱常張而不弛人臣既賴君之綱紀以自安則其愛君之心無所不至尤欲其不弛乎綱紀以安乎民也 主意

君統治而臣賴以安臣同愛以勉夫君者而欲斯民之同其安蓋君臣之相安不若天下之舉安也此周之詩人稱願王者子孫之辭以當然之事爲將然之期極君臣相愛之情君民相依之理也 發揮

人臣之不安皆原於綱紀之不立綱紀既振人臣自然賴之以享燕安之福所以外之百辟內之卿士職雖不同而愛君之心則同無不致其媚愛以忠於天子非阿諛便辟以爲媚

也實欲吾君不解于位以致斯民之攸塈焉爾噫君以有爲而致羣臣之安臣欲其君以無逸而致萬民之舉安若是者豈復有怠荒之失哉 君經世以成政則其臣安臣愛君以勤政則其民安夫上下交而爲泰者君臣之盛也君燕其臣而以有爲倡之臣媚其君而以無逸勉之慶會之方深而規警之已至誠以交泰之時乃怠荒之所易起而踈遠之民尤休戚之所難及民苟不安則臣得以獨安者乎 治有大小幸吾君能兼總以安其臣職有內外勉吾君常無怠以安其民古昔盛時所可喜者交泰之治所可憂者怠荒之心君能總治固足以安其臣矣臣不勉君以勤於其位則民容有安者焉則臣亦豈能以獨安哉故臣之安固在君之總理而民之安尤在君之勤勞君有以安其臣臣有以勉其君有交泰

之盛而無怠荒之失此其所以為盛時也歟　旨要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匪居匪康言其心之勤也迺埸迺疆言其事之理也田疇既治然後居者可以有積倉行者可以有餱糧所以匪居匪康者為思輯和其民人不欲安於西戎之陋為思光顯其國家維欲復乎后稷之業於是以其弓矢斧鉞之備啓行而遷都于豳遷都必用武備者一以壯國容一以防外患也　解闡

公劉以厚存心亦未嘗有自安之心即所以推其忠厚之心也所以於足食足兵用心無不極其至　旨要

古人之厚於民既足食而為利民鞏國之圖尤必足兵而為遷國立都之事夫遷國重事也其遷必在於足食足兵之後而所以為遷者乃為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家而非有他也此其所以為厚於民也蓋公劉之在西戎民歸者衆而地僻不能容若苟焉自安而不思為遷國之計則非思戢用光之道也然既定遷國之計矣苟兵食不足而輕于遷焉則亦豈思輯用光以厚於民哉成王聞此言得不思祖宗創業垂裕之艱難而保守之不易也此召公告戒之深意焉　作者

當以篤公劉作一股以下皆篤厚之事　發揮

先公之厚於民者既足食以為遷國之謀又足兵以為遷國之舉蓋國以民為本若民食之不足則民無所資武備之不脩則民無所賴況遷國之始尤必以是為急故公劉始謀之際而勤勞於國必以二事為重蓋必如是然後民無阻飢之患亦無外侮之虞此所以為厚於民也

賢君之厚於民者勤勵富強之實已見於在國之時故其拓充備禦之圖遂見於遷國之際國都之遷皆所以為民也使行者之食足而國家有顯大之基兵威之戒嚴而行者有衛禦之備維汲汲以致富強者能之下股兩節一節是未遷時事一節是將遷時事先自脩於內而後求擴大於外　格式

此題難分上下股只是說兵食足而後可以謀遷匪居匪康為足食之計貫在埸疆積倉上輯民人光國家為遷都而言民之生聚日衆不遷不足以安輯之邦國日見昌大不遷不足以光顯國家所以難分上下股輕重只是以前一句貫了中間發明要照顧題目　斷法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

古人以忠厚之心而盡力於民事無非欲以和其民而顯其國耳夫欲國家之光顯者莫先於斯民之和輯然民亦豈易和輯哉田疇之不治非所以和其民也日用之不給非所以和其民也維公劉之在西戎本之以篤厚行之以勤勞迺治其疆埸迺治其倉廪迺裹其餱糧以實其橐囊則斯民相安於日用飲食之間自得於仰事俯育之際民之和輯者國之所以光大也自非公劉篤厚之心其安能思及此哉　主意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賢君之厚於民者既相土以居而生聚遂其情由任勞於已而佩服忘其美賢君以佩服之美而親相土之勞是宜居者衆而且安矣非用心之厚者何以能此懷土之心人皆有之

維人君於遷國之初有以遂其從遷之情則生意日盛而斯
民不至於有愁嘆思舊之情也然遷國之初亦勞矣陟巘降
原以相其土地之宜者殆非貴者之所能堪也則以佩服之
美而親予相土之勞非愛民一念至深至厚幾何不至於憚
煩耶斯民得遂其安居之樂由賢君能親夫相土之勞　矜式
此言公劉至幽相土以居而帶此劒佩以上下乎山原也方
其至幽于胥斯原而居者巳庶且繁安而居之且徧且無永
嘆則無懷舊之思矣而公劉方且陟降山原親任其勞而所
佩者雖玉瑤鞞琫容刀之貴而不愛惜也以如是之佩服而
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於民也蓋古人之厚於民者
以民方新遷而巳絶乎懷舊之思也巳親勞苦而無愛於佩
服之貴也夫新遷而使不思舊非厚於民者不能以佩服之
美而親勞苦之事尤非厚於民者不能即是章所言觀之其
厚民之實可知矣　發揮
古人之厚民也既相地而喜夫民居之安故勤勞而忘其佩
服之美蓋公劉之心心乎愛民而已故於遷國之際拳拳斯
民維恐其或不安也令民之安居者無嘆息愁恨之聲則公
劉之心愈不自知其勞苦矣又何愛佩服之美乎　主意
重遷者人之情也苟非爲人上者存篤厚之心則遷於下者
無以慰其愁嘆之意篤厚如公劉其度地而居民也居之者
雖衆而所以撫慰之莫不安順而周徧焉斯民之得其所若
此豈復有愁嘆哉然以國君之尊非不可以安逸也而於遷
國之際陟而在巘降而在原國人固有以見其勞矣觀之於
其所佩則有玉焉有瑤焉有鞞琫容刀焉觀其陟降之勞苦
而忘其華美之服飾其厚於民者何如哉　旨要
既順廼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
國君能使新遷之民得其所而不念舊者正以其能勤於民
事耳　主意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廼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
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此章言營度邑居之事夫當經營審度之初逝百泉而瞻溥
原陟南岡而覯于京其審度也詳矣乃立國于京師之野於
是而處其所處於是廬其賓旅於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
語無不於斯焉蓋古人之厚於民者於度地之事爲甚詳而
居民之制爲甚周也皆篤厚之心有所不能自已者也　旨要
未定居之先則瞻望以相原野無不盡其詳既定居之後則
居處而見於人事者無不得其所逝彼百泉則自下而望上
乃陟南岡則自上而望下古人相地之詳如此既審其可居
則定居於此而一言一動之微亦無不得其所而安也四言
于時見無不於斯而安乎此之意猶所謂歌於斯哭於斯聚
國族於斯者也　主意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廼陟南岡乃覯于京
國君之營建都邑而周視於上下之詳則其厚於民者可知
矣　主意
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遷國者必據其要會之地苟地大而足以容衆則云爲無不
於斯焉　主意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

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于京斯依言其即京師以爲安也蹌蹌濟濟言其會羣臣而有儀也俾筵則或肆之筵也俾几則或授之几也登則登斯筵羣臣之所同也依則依斯几者老之所獨也執豕於牢非必牛羊之厚也酌之用匏非必金玉之華也遷國之初崇簡儉也　解顒

於臣下有禮以燕樂之於民庶又有法以整屬之於禮則儉質爲先於法則經制之有定先公之厚於民者如此上下之間情意既諧然而相孚法制又秩然而不紊矣　主意

賢君之厚於民者方落成而極其禮制之盛既燕飲而盡其經制之宜大臣追述先公厚民之事以戒君言其落成而有懃懇儉質之意者燕飲其臣而盡一時慰勞之誠也言其燕飲而定綱維統繫之規者整屬其民而爲後世悠久之計也其厚於爲民也爲何如使君臣雖懽洽於居室既安之餘而民生未親附於上下相承之日殆非所以爲愛民之厚者矣　矜式

古人之厚於民者方新遷國之後既爲燕饗而使臣盡其歡必立法制而使民有所統夫國之新遷非燕樂無以盡歡洽而慰其心非法制無以統攝而定其志方新遷之初而爲經久之制如此非公劉厚民之深者不能也　旨要

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國君於新遷之後所以收合人心者蓋無不至也有臣焉則爲之飲食燕饗以樂之有民焉則立之君道宗法以統之若是者則何患民心之不一而國勢之不固也哉　主意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國之始遷莫先於奠民居其次莫如定軍賦正稅法既溥既長言其芟夷墾辟之廣而長也既景迺岡以下言其望景觀視之詳而備也其軍三單言軍制雖不可以不定而非悉民以爲兵也徹田爲糧言田制雖不可以不定而非竭民以奉上也大王之自西徂東則自水之西而往乎東言其治之遍也公劉之度其夕陽則自山之東而至乎西言其居之大也皆以見民之歸者日以衆而田之闢者日以廣也　解顒

賢君之厚於民者既治地以授民而定賦稅之宜復廣土以益民而致盛大之效夫辨土授民而致其勤因地取民而定其制以土地墾辟之餘也至于經界日盛土地日宏則疆宇恢拓之田而芟夷墾辟之功愈大矣非愛民之厚何以能此始因土地之墾辟而辨其宜以授於民定其制以取於民遷國之基於此而立矣迨夫山西之田日增民生之居處日辟則向之廣者益以廣長者益以長而國之基信乎其昌大矣　旨要

此章言辨地理以授民與夫制軍賦定稅法之事既溥既長至觀其流泉辨地理以授民之事也其軍三單定軍賦也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定稅法也度其夕陽而豳居允荒則言民居益衆也夫古人之厚於民者安民之事爲甚詳而取民之制爲甚約此地益廣而民益衆也夫安民有其法取民有定制此其厚於民之道爲何如哉蓋擇地居民一時之制立制而不厚取於民尤久遠之制也　發揮

此詩皆詠公劉厚民之事故每章各以篤公劉啓之此詩全章命題皆當上一句分截成王將涖政而康公告之曰昔者公劉之厚於民既治草萊以開其地復測日景以正其方相其向背之宜觀其灌漑之利其愛於民者如此由是酌其地而定軍賦均其地而定稅法其取於民者如此厚民若是而民之歸者將不足以容乃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幽民之居益大其得於民者又如此甚矣其厚民之勤也言之諄切而有序公劉之心可想見而康公之意拳拳矣　斷法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鍜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于豳斯館爲客舍以居也涉渭爲亂爲舟以濟也取厲爲斤斧之用取鍜爲宮室之脩本其始而言也止基言其居室之治也迺理言其田疇之治也衆者人之多有者財之足即止基迺理之效也夾澗而居則或處其東或處其西也遡澗而居則前依乎水後依乎山也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芮鞫而居之要其終之盛而言也非公劉之厚於民其何以致是哉　解題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微物取於遠猶足以養夫民盛德成於君宜有以子其民此詩雖是興體然只是一意究轉說下來感發之機在於語意之相形挹行潦於彼而注於此至遠也而猶足以爲民之餴饎乎此以遠近相形而感發乎成王也行潦之水至微賤也而其餴饎之用猶若是其大豈弟之德至貴重也豈不足以爲民父母而使民尊之親之乎此以貴賤相形而感發乎成王也召公規戒之意不迫而切如此　格式

此興之妙而切者物之微猶可以爲民之用豈有德之厚而乃不足以爲民之歸此物之微而遠取諸彼者如此況德之厚而近取諸身者何如即其辭旣其理康公之所以爲戒者妙在言外餴饎者民養之所急父母者民生之所資酌之於彼而注之於此民猶不憚其煩取之於巳而推之於民君其容以自巳行潦之水朝滿而夕除豈弟之德常存而不竭其可不知所以爲父母之道乎　斷法

物之遠者尚可以致其用德之盛者豈不爲民之所歸豈弟君子有父母斯民之德宜民尊之親之無不致也　主意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義莫尊於君也恩莫切於親也以君之貴而有親之慈則君德之和易可知矣人倫之大有主於恩者有主於義者故以君而臨民以至貴而臨至賤尊卑之遼絶而勢分之凋踈安能使情意若一家而慈愛若一體也哉成王之爲君子也豈以强教之弟以說安之不以民視民而以子視民民之親之同於父母何莫非豈弟之所致邪噫不恃其崇高之勢而益充其豈弟之仁斯其爲康公戒成王之意也歟　主意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有卷者阿則可以游歌之地也飄風自南則可以游歌之時也來游來歌君以和平之音唱也以矢其音臣以和平之音和也此所謂總序以發端也天下之可樂者莫如泰和盛治之時而所可慮者亦莫如泰和盛治之時曷爲其可樂而又可慮也蓋泰和盛治之時以三光則得其明以四時則得其

序以庶類則得其所萬國有咸寧之效而黎民有丕變之風是誠可樂也然治極而不戒則亂亦於此乎兆天地盈虧與時消息而謂治可保其常不亂乎此其所可慮也夫惟慮之於極治之時此有虞所以有皋陶之賡歌有周所以有召公之卷阿也　解頤

地勢美而天氣和正君心自適之際而臣言易入之機也大臣之愛君固無往而不效其忠而君心舒適之餘則其效忠也尤易康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而適遇夫飄然南來之風以斯地也際斯時也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同一自得之意平日有懷而不盡者於此而矢其音焉則君心之感悟深矣康公其善於告君也哉□以卷阿而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乃游歌於其上康公矢音以進戒何也豈弟成德之名

成王幼冲而全豈弟之德一旦游歌於順適之地若不進戒恐王心或溺於宴安而虧豈弟之德不知求賢用士也□人君適意之時正人臣納諫之日登卷阿而遇飄風地勢既美天氣又和以豈弟之德遂游歌之樂宜有欣然聽納而何拂戾之有哉　旨要

或有以矢其音爲成王者非是緣此章朱傳以爲總序以發端總序者總一詩而序之也發端者發賡歌之端下三句見成王詠歌之終乃召公賡歌之始一詩之旨皆係於此所以謂之總序發端也中間發明成王當此之時其胸次直與天地同流所以召公繼其詠歌而以規戒之言進之也　矜式

成王歌之召公矢其音以和之自此以下皆公所矢之音也　疏義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賢君既得以享治安而自適於一已大臣尤欲其全壽命而無異於前人寬閒豫暇之樂此賢君已致者也全其壽命而充繼乎前人始終之美又大臣所期於賢君者也既即治安之已致者咏美之復即壽命之能致者期望之大臣之所以廣王心而歆動之者亦惟欲其慨慕之餘而深察乎致此之本耳末後却深一步說人情於安樂逸豫之時每不能保全其壽命有愧於前人善始善終者多矣召公於致其歆動之中而深寓乎規警之意使成王能全其天之所賦而無異於前人則能享安樂逸豫之休而無危亡短折之患矣豈弟君子乃呼而告之之詞所以啓其聽也　矜式

伴奐以游優游以休則是當閒暇之時享和平之福此其已

然者也又當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則所以保之於無窮也成王以持盈守成之主而欲似先公之善始善終則所以致此者必有其道矣此所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也　解頤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此召康公所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之詞人多把豈弟君子做德看并下文彌性差說了更不詳玩上下傳釋蓋卷阿一詩自二章至四章皆廣王心而歆動之之詞下章乃告之以致此之由豈弟君子呼而告之之詞此章既言其極享有之盛故呼而告之又使之極宰制之盛也彌性者終身之謂極言者是也如此作方是朱傳本旨　斷法

賢君既有以統疆域之盛大臣尤欲其常爲神明之依御天

下之盛大者固可美宰神明於悠久者尤可期此大臣之所以呼其君告之者拳拳也　發明經旨與上章同末後深一步說幽不能爲百神之主則明不能爲萬民之主疆域之廣大非所有矣此大臣每欲其保全天之所賦而常能主乎百神則主萬民而統御乎天下所以歆動之者非徒然也　旨要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天之眷吾君者甚厚則吾君脩德以全其天者固不容於不厚矣天於人君常欲扶持而全安之特患吾君脩德之未至耳康公之告成王謂爾之昭受天命未嘗不長也天之茀祿未嘗不於爾而安康也惟使吾君以豈弟之德保全性命之正則純嘏之常在爾者宜也蓋在天爲命在君爲性在天爲茀祿在君爲純嘏彌爾性則有以全其受命之長常爾純嘏則有以全其福祿之康要在吾君自脩其豈弟之德而已　格式

人君福祿之盛既足以安其身又使之當常久而不變不惟言其已然之福而又期其將然之福此周公所以歆動成王之意也蓋享福祿之盛必思致福祿之由歌咏之間意在言外成王得無所思乎三章之意皆同　主意

大臣之告君固願其以一身爲諸福之會尤願其以一德爲諸福之本何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受命於爾乎長茀祿於爾乎康亦可以爲福之備矣而大臣愛君之心則未已也必欲其以豈弟之德成君子之名庶幾一德格天而性命之彌純嘏之常爾皆有之而無愧矣始願其得福之降終願其有以爲得福之實大臣之愛君何其至哉　旨要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容容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此詩下章言承上章言得馮翼孝德之助則能如此而四方以爲綱矣上章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德日脩而四方以爲則矣此可合一題蓋用賢進德而天下以爲法則德無不備而天下有所統矣夫君爲臣綱而爲天下之所觀法者也而德者又所以爲之綱而足法者也茍非賢才並用則無以進其德將何以爲天下之法而繫天下之心哉此康公因成王伴奐優游而進戒者如此所謂引君當道豈後世阿徇爲容逢迎爲悅者哉其中馮翼孝德容卬圭璋聞望須詳細分而爲則爲綱亦須分別淺深　發揮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以引以翼引如引君以當道之引翼如予欲有爲汝翼之翼呂氏所謂慈祥者能孝之人也所謂篤實者有德之人也得如是之人以引翼之則王德無愆王德無愆則四方以爲法則四方以爲法則則可以居大位而無忝受天祿而無窮矣

童子問

人君有馮翼孝德之助而用之以引翼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於內者也非有矯矯亢亢之行爲天下之標的者然德蘊於內而人自仰之自可以表率天下故豈樂弟易之君子雍容順適不表不暴而四方自然以之爲則焉　斷法

容容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王者惟能備天下之德而後足以繫天下之心天下之心非可以力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故君爲臣綱者分之常而天下以爲綱者德之備欲天下以之而爲綱惟豈

弟君子能之夫謂之豈弟君子雖一言而有餘而所以爲是
豈弟君子則累言之不足外貌之容印也內行之純潔也遠
之而有令聞也近之而有令望也表裏相符名實俱美必如
是而後可以爲豈弟之君子必如是而後四方以爲綱噫四
方以爲綱者以德不以力也康公承上章言得賢之助則其
德脩而其效益大矣王而聞斯言也其可不盡禮賢之道乎
旨要
勝天下之大任者有天下之大德者也成天下之大德者備
天下之衆美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而備天下之衆美則天下
之大德可以成而天下之大任可以勝矣是故德莫貴於表
裏之相符而尤難於名實之相副令外貌尊嚴內行純潔則
表裏無異致令譽可稱令儀可望則名實無異觀矣夫如是
則德威仁熟足以爲豈弟之君子焉四方雖遠豈不以之爲
綱哉苟或輕乎外而內有不純有其名而實或不稱則身不
具夫衆美而能有天下之大德者未之有也不有大德而能
勝大任者亦未之有也　主意
容容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
王者外有尊嚴之容而內有純潔之行則聞望之孚於遠近
者善矣大抵感人之道在於脩身脩於身者莫難於內外之
一致而感於人者莫難於遠近之一心苟徒矯飾於容貌之
間而不能磬磬於德行之實則近之且無所法而何以聞於
遠哉成王一德渾全衆善兼備外貌極於容印內行粹於圭
璋由是播而爲令聞則遠之者可以聞而知也著而爲令望
則近之者可以望而法也內外無異致而遠近無異心其脩

身也至則其感人也深成王之盛德至善蓋如此　主意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
天子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
媚于庶人
此二章本難合爲一題然強合之亦可作夫鳳凰之飛而集
於所止以興賢才見用則能媚于天子鳳之飛而傅于天以
興賢才見用而能媚于庶人夫賢者在朝而媚愛其君爰止
之義也賢者之在四方天下觀仰而被其澤傅天之義也觀
嘉瑞得所止則知賢才見用而有愛君之功觀嘉瑞其迹高
則知賢才見用而有愛民之效夫賢才豈無致君澤民之心
哉維在人君用之耳康公即鳳凰起興見得鳳凰必翽翽其
羽而後能集於所止亦傅于天賢才必君之任用而後能媚
于天子媚于庶人興之取義蓋如此鳳凰非翽翽則不能集
止而傅天賢才非任使則不能媚于君民　發揮
即瑞物之自適以興賢才效用而愛其君復即瑞物之自適
以興賢才效用而愛其民致君澤民賢才之能事惟在乎人
君用之而已大臣覩瑞物飛翔自適而託以起興者而見爲
亦惟感發乎賢君使有以遂賢才愛君愛民之心也言媚于
天子則以鳳凰集所止先之言媚于庶人則以鳳皇之傅于
天言之莫非歌詠其性情之自得取其音韻之諧叶爾　稽式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
天子
靈物之衆者以明時而安其所賢人之衆者爲明主而效其
忠人之賢者猶物之靈也靈物不輕於出而賢人亦豈輕於

用哉有太平之世而後靈物顯其瑞世之資有太平之君而後賢人得以致其愛君之意鳳凰之羽翽翽也適際夫成王之時則集於其所止矣王士之吉藹藹也見使於成王之君則皆媚于天子矣鳳凰非其時則不見吉士非其君則不事即物起興而康公告戒之意深矣　主意

觀靈物之得其所可以知賢士之效其忠也鳳不輕出也遭遇太平之世則集於其所止矣吉士不輕爲世用也見用於君子之君則媚于天子矣即靈物之隱見以驗賢者之出處則賢者豈苟焉以事君爲容悅者哉　鳳凰治世則見而今有見其飛者且聞其有翽翽之羽聲焉是固可喜也然人情於罕見之瑞豈但以其適然之飛爲幸哉亦欲其於是而集且於是而止庶幾可以深慰其望耳不然飛而不集止則人

情缺然矣大賢之瑞世者國家常患其少今王之得士藹藹其多又皆吉德之士可謂盛矣然必遇君子之君以使之則君臣合德皆盡其所以忠愛天子之心若使雖有此吉士而君非有此君子之德則不足盡其用矣又安能使之同心以效忠愛之用哉　旨要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靈物有瑞世之資善類有濟世之澤使翽翽之鳳而不傳于天孰得而見其瑞彼藹藹之士而不命于君亦孰得而蒙其澤哉康公以是爲成王告成王於此可不汲汲於求賢乎　主意

此興題似比而非比凡託興之詩皆只是兩股必守朱傳口氣　斷法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上章通下章言之則爲興就上章言之則爲比如以爲比則鳳凰者賢才之喻高岡者朝廷之喻梧桐者賢君之喻朝陽者明時之喻也鳳凰之鳴高岡猶賢者之在朝廷也梧桐之生朝陽猶賢君之馭明時也鳳凰非梧桐不棲猶賢者非遇明君則不仕也非朝陽不鳴猶賢者非遇明時則不出也維其有菶菶萋萋之盛是以有雝雝喈喈之和則其一時感會之機蓋可想矣　高岡非潛伏之地朝陽乃明盛之處賢者出而逢明君致治之時也其相遇之盛既如此必君盡其禮猶梧桐之菶菶萋萋臣得展其所蘊猶鳳鳴之雝雝喈喈其相與之盛當如此今而賢者集於王朝矣禮意之隆則有望

於成王也　解題

鳳凰非梧桐不棲猶賢者非明君不仕也今鳳凰鳴于高岡值梧桐之生于朝陽以鳳凰而得梧桐以梧桐而棲鳳凰一時遭遇之盛如此故梧桐之生者菶菶萋萋賢君之禮意似之鳳凰之鳴者雝雝喈喈賢臣之得展所蘊似之有高岡朝陽之相值遇則有菶萋雝喈之契合矣康公以是告戒成王者蓋欲成王益知所以盡求賢之道也　上是君臣之相遇下是君臣之相與皆是歌詠形容一時之盛如此　斷法

物有以動相感之機又有以極相得之意明乎此者可以論盛時君臣之遇合矣何也鳳凰非梧桐不棲賢者非禮聘不至以朝陽之梧而來高岡之鳳亦猶以明君之禮而致高世

之賢相感則亦有然者矣使梧生不能以極菶菶萋萋之盛則鳳鳴亦安得以極其雝雝喈喈之和吾君茍欲衆賢之極其和亦必使禮意之極其盛庶幾向之相感者至是而愈相得焉斯其爲泰和之氣象也歟　主意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人君之富足以待天下之賢詩人之辭無以盡賡歌之意蓋必有待賢之禮而後能致賢才之用令君車馬之富如此固足以爲待賢之禮矣爲臣者復何言哉故矢詩之辭不多維以繼王之聲而遂歌之耳　主意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言民之勞苦甚矣庶幾其少安乎京師者諸夏之本維當惠

此中國以綏安乎四方也也小人爲惡内則詭隨以悦其君外則寇虐以害乎民皆所謂無良也非詭隨無以媚上而爲寇虐之本非寇虐無以威下而遂詭隨之志詭隨者柔惡之所爲寇虐者剛惡之所發茍不禁而絶之則是不畏天之明命也而可乎柔遠即綏四方之謂能邇即惠中國之謂遠者懷而安之邇者順而習之即有以定王室矣　解頤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敬慎威儀欲其脩身也以近有德欲其尊賢也脩身以爲之本親賢以爲之輔則必不至於縱詭隨而爲寇虐矣　解頤

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輯者和也言於天理無所逆也此民之所以洽也懌者悦也言於人情無所咈也此民之所以定也　解頤

先民有言詢於芻蕘

古人所以詢及芻蕘者誠以淺近之言至理存焉不可以其人之賤而忽之也況於僚友之言其可忽而不聽乎　解頤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

天之開民如壎篪之相和壎唱而篪和言必應也如璋圭之相合合二璋以成圭言必同也如往取物之必得如手攜物之必從也攜而必從非别立一道以增益之也因其所固有耳牖民之道其易如此上之化下其道獨不然乎　解頤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大德之人所以爲君之藩籬也萬民之衆所以爲君之垣牆也國之强大者所以爲君之屏蔽也族之强盛者所以爲君

之楨幹也同姓之宗子又所以爲君之城也五者皆君之所恃以爲安也而德其本焉人君能維德之懷則得是五者之助而安矣不能維德之懷則失是五者之助而不安矣不安則同姓先有離心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蔽皆壞而獨居獨居而禍亂之作斯無日矣豈不可畏之甚哉　解頤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王者多助之至要在有德而已君能有德則助之者何患其不多哉德不足以服人則親戚叛之而何以得助於人哉故藩也垣也屏翰之與城也皆王者之所宜有然吾君之所恃以爲安者有德以爲之本彼五者特君之助耳噫王者其可以不務德乎　主意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

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天之怒不可不敬也汝其敢戲豫乎天之變不可不敬也汝其敢馳驅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言一出入之際而天必與之俱也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一動息之頃而天必與之同也此所謂陟降厥士日監在茲也此君子之學所以必戒懼慎獨之爲貴也 解順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天者理而已矣遏人欲者即所以存天理理在則所以敬天者亦在是矣天怒不可以不敬也吾則無敢戲豫焉天變不可以不敬也吾則無敢馳驅焉遏其欲而理自存天下安有外理而求所謂敬天者哉 主意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

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愚人之所以益愚者以其有稟賦之偏而又無學問之力也哲人之所以不愚者以其所稟既異於人而又有省察克治之功也今而曰靡哲不愚曰亦維斯戾則是既不能省察於幾微之際復不能克治於著見之後其爲反常也大矣 解順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
古之君子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觀其外者可以知其中也德之在心者固隱微而難知威儀之在身者常顯著而易見故威儀者德之隅也密審於威儀者其德必嚴正也譬之宮室之制外之有廉隅者豈不足見其內之有繩直也哉欲知君子之德維於君子之威儀觀之 主意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

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人知維知乎道德有自然之應則所以致警於施設容貌之間而使之可以爲天下法者不容已矣人心之所同者理而已故能盡至貴之人道則四方皆以爲訓有直大之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此理之感應初不必強也知人之師慕道德者一出於自然則夫居於斯民之上而欲可以爲斯民之法又安得不大其謀謨定其命令而爲久遠之規以時播告且敬慎其威儀以爲視效之實哉蓋謀謨命令與夫容貌威儀是乃人道之當然而德行之至著者也使在人有取法之情而在己無可法之實其何以爲民上哉此武公所以孳孳自警也 矜式

盡人道脩德行則四方皆訓從之四國皆歸順之此是泛言

大凡人能如此則其效如此謀謨命令容貌威儀乃是詳言爲君之道當如此故必如此而後無愧於天下之法也 斷法

君子脩於己者爲兩盡而天下之應大當知施於事者非一端而斯民之法同於是見古人自警之意深矣是故天地之性人爲貴人能盡人道則四方以爲則有覺德行則四方順從之脩於內者兩盡而天下之應大矣知乎此必當大其謀謨定其命令遠圖時告敬慎威儀然後可以爲法於天下也豈非施於外者非一端而斯民之法同乎 發揮

君子脩身理國之道何其詳且盡如是也始而及道德之效中而詳理治之方而復以盡夫臨位之道者終之君道治己既參錯並言而各要其極非嚴於自脩者能如是乎 旨要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天地之性人爲貴故莫強於人道人道者何君臣父子夫婦
兄弟朋友之道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有盡人道者則四方
以爲訓蓋人道天下之所共由也此且是泛言見得人道爲
天下所同法卻說吾君若能行道有得充積至於直大直大
只如盛大之意則四方之國烏得而不順從哉無他以此理
爲天下所同故耳　斷法
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以謀謨號令播告於下此以言教者也敬慎威儀而可以爲
法於民此以身教者也爲國君者固當以播告於民尤不可
不以吾身爲下民之準則然以言教者其事實繁謀謨當大
而不可小當遠而不可近命令當審定而不可易播告必以
其時有一不謹皆非所以示民以身教者其道甚簡只存一

敬心而威儀不至僭差民自仰望而則效此武公自警之辭
既欲其求之於政令之間而復維反之於身心之爲切且要
也求之政令者不可廢反之身心者乃政令之本也　斷法
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
用逷蠻方
夙興夜寐脩身之事也洒埽廷內齊家之事也身者民之主
家者國之則身脩而家齊是豈不足以爲民之章乎車馬所
以安身也固不可以不脩弓矢戎兵所以防患也尤不可以
不戒在我者既不至於妄動則在彼者亦不敢以輕侮此又
治國之要也詳於內而不遺乎外謹乎大而不忽乎細地有
遠近之不同而慮之無不周事有常變之不同而備之無不
飭此所以爲訏謨定命遠猶辰告之實也歟　解晒

古人先內而後外其所以謹飭內治而表率百姓者不敢不
勤至於禦外患則維車馬器械以致其警戒預備之意求以
遏遠之使不可相犯而已　夙興夜寐猶言念茲在茲無一
日不務乎此無一時不在乎此蓋治內之道不可有所怠弛
當常以爲務也治外兵戎之具則維不敢不備恐不虞之患
至蠻方之當遏遠而已上股是無不勤下股是無不謹要祖
朱傳慮無不周備無不飭然有先後輕重焉　斷法
致勤以率民脩武以服遠內外之政兼脩巨細之事畢舉慮
無不周備無不飭所謂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者於此見矣　主意
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
國君所以係斯民之觀瞻者要不可忽其小者也事之小者
人情之所易忽而不知莫顯乎微乃斯民觀瞻之所深係武

公於寢興洒埽能致其謹焉則爲民之章也宜哉　主意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賢君於治國脩身之事既知所以自警而警言之戒尤嚴也
夫治民守法而爲外患之防此治國之事也謹言飭行以求
盡善之美此脩身之事也然人之一身言與行固皆爲盛德
之符而言語尤易過差欲脩身者尤不可不加謹焉此武公
自警之作所以詞丁寧而意深切始言治國之事欲施於外
者無不謹也繼言脩身之事欲施於已者無不謹也末復深
喻言語之失難救則所以自治愈密矣此題不必串合只就
武公自警上逐節發明　拎式
治民守法而預防意外之患慎言正行而尤戒失言之愆夫

爲治之道有本有末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亦未有守身無法而能用法度者也故言行能謹己之身正矣則推之治民而民治謹侯度而法度自有不違既謹於人民法度之間又謹於動靜語默之際庶可以少過矣其中如言行君子之樞機南容三復白圭皆可引用　治民守法防意外之患比治國之事謹言語敬威儀此治身之事然治國本於脩身脩身之道尤莫切於謹言故特申言謹言之事而拳拳於白圭之戒也脩身切於治國謹言切於威儀故立言之間一節深一節　主意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

君子於治國脩身之際蓋無所不用其誠也諸侯之有國莫大於治民守法尤莫大於行脩言謹凡是數者豈可有一之

不誠哉武公之自警也人民則欲其質侯度則欲其謹而且有以防意外之患矣又謹其出話敬其威儀使之無不柔嘉焉質不足以盡之而曰謹謹不足以盡之而曰敬曰慎其於治國脩身之際所以盡其誠者若此斯其爲睿聖武公歟武矜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言行皆君子之所當謹而言尤所當謹也何則言之發也常易故其失也常多能謹其言則必能謹其行矣故武公之自警也始則謂爾之出話當慎爾之威儀當敬一言一行要當使之無不柔嘉可也又曰玉之玷缺尚可磨之言語一失莫能救之是則言之當謹又有甚於行之當謹者也口無擇言則身無擇行矣君子可不知所自謹哉　主意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天下之不可不慎者言而已至貴者莫如玉易發者莫如言然玉而有缺猶可以使之全言而有缺則無以救其失豈可以不慎乎況玉之爲白圭者其爲寶也大矣然其玷缺而不磨則亦何係於天下之利害哉言而有缺則身之安危民之休戚無不係焉豈不甚於白圭之爲寶也哉況玉之玷者可磨而言之玷者不可救君子而有悟乎此其謹於言者當何如哉　旨要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於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言之不可輕也以舌之不可捫也言之不可苟也以其易致差失也不可放也且天下之理孰有言而不讎者乎孰有德

而不報者乎朋友輔我者也庶民則傚我者也小子師法我者也而皆有以順之則子孫繩繩謂後有以繼乎前也萬民靡不承謂下有以承乎上也此皆謹言之效也　解腼

此承上章慎言之意而戒其言不可輕出而章末又言謹言之效以歆動之無易由言者戒其不可輕易也無曰苟矣者戒其不可苟發也至於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其言愈切而其戒愈至且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讎無有德而不報者惠順也承奉也一至順之理此感則彼應朋友者同德之人固當惠順之庶民小子亦當惠順之則人之承於我不惟承於我之身雖至於子孫繩繩之久而萬民靡有一之不奉承者矣皆謹言之效也　旨要

舉事之當然以明謹言之要必舉理之必然以明謹言之效

夫言語之發吉凶禍福之所繫也苟言語一失禍患隨之故不可以不謹也如易中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如南容三復白圭能謹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程子之箴皆可發明　大抵言語之閒易於發而不可苟其言已切矣至於莫捫朕舌言不可逝則其意愈切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理之必然者也苟能謹其言而惠於朋友卿大夫及庶民小子之衆遠而言之則子孫繩繩大而言之則萬民靡不承皆極言其效之大也　發揮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輯柔爾顏以下言脩飭於顯明之處也相在爾室以下言戒懼於幽隱之時也神之格思以下又言神之體物而不遺也

夫維神之體物而不遺此所以雖人所不睹不聞之處尤當戒謹恐懼而不可忽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此自君子之戒懼言之也微之顯誠之不可揜此自鬼神之體物言之也至此則不特無愧於人亦且無愧於天矣　解頤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君子之自脩者尤戒懼於幽隱之時也人之常情脩飭於顯明之地者易而戒懼於幽隱之間者難方其與君子爲友亦能使顏色之和不至有過失之慮而暗室屋漏則有不然者矣故君子必加存養之功也　主意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言爾爲人君之德當使無一事之不善無一事之不嘉容止之不可以不慎威儀之不可以不謹不僭則於事無所差不賊則於理無所害夫如是鮮不爲民之則矣投桃報李言理之必有者以勉之也彼童而角言理之必無者以戒之也夫昧之以理之所無者將以濇亂汝也而豈可以莫之察乎　解頤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

辟君也自他人而呼之也言君之爲德必當使之臧善而嘉美然其用力之處必於一身之動而防閑之君於容止之間淑善而謹慎使威儀無所愆過可也若動止不慎儀容有愆則其德之不善可知矣制其外所以養其中也夫子告顏子爲仁亦曰非禮勿動　斷法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彼荏染柔木則可以緡之絲矣此溫溫恭人則亦可以爲德之基矣基者堂宇之所由以立溫恭者亦德之所以成也彼明哲之人告之以善言則順而行之此愚昧之人告之以善言則反謂我爲不信人心之不同如此吁可嘆哉　解頤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武公老矣而使人謂其小子未知臧否可謂不自盈滿矣只此便見其溫柔之意言示之事諭之明也言提其耳告之切也告之者既明且切則宜其有警矣而猶不之覺何哉借曰未有知識則亦既抱子矣況耄期之年乎則是宜有警也末而曉之曰凡民苟不自盈滿而能受教戒則豈有早知而反莫成者乎其所以自厲者深矣　童子問

慨嘆以啓其聽既備言其敎不倦之詳卽遲莫以警其心復欲其知謙受益之效　旨要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四嶽之佐唐虞不惟總方嶽之諸侯抑且奉嶽神之祭祀則其有功於神人大矣故嶽神享之愈久而不替其在於周則其神靈和氣之所鍾既生甫侯於前復生申伯於後甫侯之生有以佐穆王於耄期之時申伯之生有以佐宣王於中興之日甫侯之訓刑申伯之番番要皆足以爲周之楨榦四國其有不賴之而屏蔽者乎四方之人其有不賴之而宣布天子之德澤者乎　解頤

地勢足爲天下鎭而靈之鍾於人者遂賢臣同爲國之重而才之見於用者周賢才繼出而皆足以固王國而宣德澤由地極崇高之勢而生賢無間於古今也詩人推本親臣之生而必於其同孕神靈之美同任事業之隆者致意焉所以見言之者有徵耳中間亦只是其生也有自來其出也有所爲之意但於甫與申上須提掇明白　矜式

宣王之舅申伯出封於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故推本申伯之生以爲嶽降神而生之且倂昔穆王時作呂刑之甫侯言之此申明申伯之生也與甫侯同生於嶽之降神其出也皆有功於周室所以深著其美也夫山之尊者生賢無間於古今人之賢者成功無間於內外推之於古而驗之於今生於古者既以非常之人而建非常之功則生於後者其賢可知矣申伯之爲周翰內而四國于蕃外而四方于宣如此分說然後有條理而不紊　主意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國之所以爲國者人也觀地之靈者可以知人之傑矣天將昌其國之氣運必先昌其國之人才人才之傑然者相繼而出夫豈偶然之故哉是必有以參天地之化鍾山嶽之秀其生也有自來則其出也有所爲理固然也　主意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王者命賢臣繼先世之緒而示法於一方故大臣任封建之制而肇基於後世夫賢臣勉其德則足以繼前人之事而爲侯國之儀刑矣此封建之命必專任於大臣而成功欲以持守於悠久者不可以苟完也申伯之先蓋嘗爲諸侯而諸侯之所取法也則欲纘其先世之事者亦惟使之爲法於諸侯耳然諸侯之取法者何法其德之勉勉者也申伯之德其足以立國者如此則宣王命召伯以成其封邑自不容不以垂於遠大者責之召伯封建之功無窮宣王封建之恩不泯矣其待親臣之厚如此　旨要

申伯以元舅之親世德之懿而卽封于謝宜也召伯王朝之大臣乃任版築之責而不以爲勞也蓋大封之禮召公實世掌之則其上承天子之命下慰羣黎之心亦其責之不得辭也申伯之宅既定則不惟一世之安而申伯之子孫亦得以世執其功矣　解頤

實君命大臣以繼先世之業欲其爲法於一方俾命其同列以成封國之功欲其可傳於後世申伯有佐成中興之功宣

王命以出封于謝固欲其爲法於諸侯然後繼其先世者亦以廣召伯任封國之寄當往營城邑之際宣王命之也尤欲其可傳於後世而不可爲苟且之謀此可見其待申伯之厚也　主意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王者之待其臣何其期之者遠也所謂故國者以其有世臣之謂也而所謂世臣者豈一朝一夕之功哉宣王之封申伯也命召伯以定其宅此亦一時之事耳乃因召伯之登是南邦也而期之以世執其功焉則其望之之遠可知矣　旨要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徹土田王者之大法故以命之大臣遷私人王者之私恩故以命之傳御土田徹而國制定私恩遷而家道成則王之所以待申伯者厚矣　解頤

君命專有所託而開大臣封國之基必各致其命以任大臣就國之務王者之封建親臣蓋以儀刑諸臣託之耳則其就國也又安得不各命夫臣以制其田而遷其私人乎此章凡三言王命見得宣王之待申伯恩意備至所以吉甫歷述以爲贈行之詞　矜式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大臣藉同列以致其城邑宗廟之成賢君命大臣而賜以車馬服御之美蓋車馬之賜所以美大臣就國之儀也故必同列成其城邑宗廟之制而後賜焉詩人歷紀以爲贈行之辭所以表賢君禮遇之厚而立言固有序也　旨要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

王者之待大臣何其厚也凡其所居之國必命重臣以營之作邑之未幾而作廟之已成則不徒襃之以功而且教之以孝其所以待大臣之厚於此可見矣　旨要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寳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即儀衛以爲賜而必表夫封國之美即瑞玉以爲賜而俟期夫保國之長此賢君寵異乎大臣者然也　両股平作中間却謂宣王封申伯于謝其擇之審矣所以愿其保障於無窮庶幾不失分封之初意車馬之賜一時之榮耳介圭之賜則歷世之寳也　矜式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此言申伯啓行之時方行則有餞送之誠在道則有供億之備送行之禮盡矣謝于誠歸者誠歸于謝也語倒如此　上言徹土田是井其田以授民人此言徹土疆則取井田十一之賦以爲餱糧而供一時之用耳　疏義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番番者言其才德之武勇嘽嘽者言其儀衛之衆盛才德之武勇固足以爲國之榦儀衛之衆盛亦所以爲國之光豈不顯哉此申伯乎以親則天子之元舅以賢則百辟之是法則其位望之隆重而名譽之彰著亦可想矣　解頤

大臣有武勇之才而人心樂於得所依大臣備德望之美而賢才皆知有所法人心之倚賴乎大臣者初無彼此之間故申伯以番番之武勇徒御入于謝而周人皆以爲慶其才力之足恃也如此然才力未足以爲申伯美也以不顯之德而又爲元舅之尊不特武士法之而文士亦法之才全德備申伯其賢乎哉人心樂得所依者大臣才力之勇賢才皆有所法者大臣德望之隆　矜式

番番武勇貌申伯之才力如此嘽嘽衆盛貌申伯之儀衛如此翰之爲言榦也依之以爲安也不顯者申伯之德甚顯也周人見申伯之入于謝其才力儀衛之壯盛如此乃喜而相謂曰汝今有此良翰矣然申伯之才力豈徒爲是番番然者其盛德之顯也是我周王之元舅而文武之士皆以之爲法也

蓋觀其才力儀衛之盛而致其賀者謝人之所喜而周人同之也必原其位望儀刑之盛而著其美者正周人之所以爲謝人喜也申伯出封于謝吉甫作詩送之而言及乎此所以見才德之全而謝邑之封內外之所以悅也　斷法

申德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古人之所謂贈送者非誇多鬬靡爲諛佞之說也既稱其德又稱其才又稱其名惟如此而後作詩贈送且自稱其文之美焉夫所以自稱其文之美者豈非以其所言之稱情而非溢美過實之謂哉蓋大臣旣有美德以治天下而成其名詩人當有嘉言以贈大臣而申其美夫仁者贈人以言然自稱其言之美者以其所頌詠皆稱情之言也非申伯之德盛而

才美無以得吉甫之詩非吉甫之詩碩而風好無以發申伯之令德此所以非獨稱申伯之德而且自稱著其名而稱其詩也　發揮

大臣備和正之德而治效足以彰於天下此同列自信其歌詠之美而贈乎大臣者無愧也夫德以和正爲貴而治效之遠聞者是德之致也同列贈行而歌詠作焉亦是德之發揚耳此所以自信歌詠之美而贈遺之得其人也　大凡無實之言雖鋪張宏麗未敢自以爲美惟大臣之德蘊於己者無偏勝之患敷於治者有遠及之功則既有可美之實而美之者非溢美矣詩章之作不求其美而自美擧以爲贈非虛言也　矜式

他人之柔順者或流於邪媚申伯不然所以功名著於天下故吉甫贈之以詩皆因四國之聞紀其實而非過譽自稱爲吉甫是蓋自負爲作者非申伯不足以當之也柔惠柔德之善也直剛德之善也其德剛柔相濟故能揉治萬邦而名聞著於四方之國此吉甫之詩所以不容不作也其詩之事則甚碩大其風之聲則甚美好蓋同列之相知已深申伯足以當此誦故以此贈之也須發明以贈申伯之意　旨要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

古者大臣脩諸已者有全德故治乎人者有廣譽至難全者己德也至難叶者公論也今申伯之德既柔惠矣而且直焉以其脩己之功施諸治人之政萬邦悉歸於揉治而四國皆歸以令名噫全德之所在者公論之所歸也吾於中興之申伯見之　旨要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天監有周謂上天之明命有以視於下也昭假于下謂宣王之明德有以格于天也惟天子有昭明之德故上天有保祐之命惟上天有保祐之命故賢佐鍾粹美之德則其天性之本善者雖賢愚之所同而其氣稟之獨厚者乃賢哲之所以異於人也　解頤

上天均此法而斯民性情之善無不同上天祐予德而賢佐氣稟之鍾為特異以凡民之生而上天所以賦予之者猶若是其均且厚也況其君德之所感而上天特為國家以生賢其稟賦又豈與凡民之生例論哉斯民性情之皆善者上天賦予之常賢佐氣稟之特異者上天眷祐之至人君能以昭明之德感格于上天則鍾其秀氣於賢佐始生之初全其美德於賢佐已生之後莫非上天眷祐之隆而貴賤賢愚之稟於是乎有間矣　移式

天之生衆人也物則均賦故性既善而情亦善衆人之生如此而況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德感格于下特為保茲天子而生仲山甫為則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蓋天生衆民其性情之善無不同其生大賢也其眷命之厚為獨異孟子性善之說以至孔子之贊皆可引結　發揮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形色天性也天生此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形具是性故也民秉是彝常之性故其情無不好懿德者性發為情故也情有善有不善然就其發於性者言之則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故但好懿德而他無所好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先儒政以此解　斷法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令儀令色者輝光之著於外小心翼翼者嚴敬之存乎中古訓是式者學問以致其知威儀是力者進脩以力於行四者體之所以立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用之所以行也蓋備舉仲山甫之德也　解順

大臣能盡學問進脩之道故能展致君澤民之效仲山甫之德柔嘉不過於其則表裏克盡於柔嘉於古訓則式之於威儀則力之所以脩其身者無不用其極以之致君則祗若王休而不違以之澤民則布宣王命而不匿本諸操脩者既如彼措之事業者又如此非山甫其孰能之　旨要

所貴乎大臣之全德者始於脩身極於平天下而誠意致知之功密矣大臣佐天子以理天下非全德備美何可勝其任哉令觀仲山甫之德雖極柔嘉而不過於其則可謂德之全美者矣夫其成德之全必其用功之至也儀色之俱善其脩身為何如也小心而翼翼其誠意為何如也式古訓而力威儀則所以致其知者又恐無以為脩身之本也山甫之德若是則順君布令以平治乎天下者要皆是德之發而措之事業者也若山甫者其殆明德新民而止於至善也歟　主意

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有表裏柔嘉之德有學問進脩之功則致君澤民之事業特

舉而措之耳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古之大臣惟能盡脩己之功而後盡事君之道　主意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
有學問之益而又深致其進脩之功則大臣之德盛矣世之欲力行者固不可不先之以致知然致知而不知所以力行則學問之博者亦徒博矣曾何益於進脩哉　主意
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大臣之致君正將以澤民也人君號令之得失生民休戚之所關爲大臣者固不可不竭其奉命之誠尤不可不謹於布命之際命非明命則天下有不被其澤者矣而顧可輕於賦哉仲山甫固能天子之是若然使賦之命必明命而後賦焉於將順之中未嘗無違救之意斯其爲致君澤民之大臣也歟　主意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式百辟而侯國有所法保王躬而君德賴以成司政本而王命有所寄此皆自其已然者言之也至於賦政於外則正指築城於齊之事而言故曰四方爰發兼以其敷言之則所以期望之者至矣　解順
此章備舉仲山甫之職夫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而式是百辟內則輔養君德而王躬是保入則典司政本而爲之喉舌出則經營四方而賦政於外是以一人之身而內外出入無所不兼也時之人長於此者或不足於彼專其一者或遺乎二鮮有能兼內外出入之任者然山甫之所以能如此者亦豈徒然哉首章言天監有周而生山甫次章備舉其德此章備舉其職職之無不盡者以德之無不全也只此意發去自可成文矣　發揮
詩人欲表人君責任之專是以備舉大臣職任之重人君任使之際付託得其人則以一人兼數事而有餘苟失其人則一事任一人而不克此宣王之於仲山甫不以職任之繁而專命之也詩人揭王命仲山甫一言於先而備仲山甫之職於後所以見宣王之命非仲山甫莫能勝也　矜式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
大臣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總領諸侯者所以致君命輔養君德者所以繼先事也　總領諸侯而輔養君德者大臣之職也能稱其職則所以奉王命而繼祖功者在是矣　主意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此肅肅然威嚴之命惟仲山甫爲能將而行之邦國之有臧否亦惟仲山甫能明之明哲保身者保身之智夙夜匪解者事君之忠惟其有保身之智所以能明邦國惟其有事君之忠所以能將王命未有不能保身而可以事君者也未有不能事君而可以治民者也此明哲保身所以爲事君治人之本也　解順
奉王命而察民情者大臣之能事要必知足以守身而後勤有以忠君也忠君之事莫大於奉行其號令審察其民情之

臧否耳然非知之盡而不失其身則何以爲忠君之本哉
就中提出明哲保身作則有精采而上下意脉亦貫通　衿式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奉君命者固大臣之職審國計者尤大臣之心大臣一身天
下之所倚賴上而君命之從違下而國計之得失皆於大臣
觀焉苟能奉承君命而於國計曾不加審則亦何取其爲大
臣哉仲山甫於肅肅之王命固奉將而不違矣然非徒奉命
而已必念夫君之所以命我正欲爲邦家計耳凡邦國之若
否有以瞭然明之庶幾無負於君命焉耳不然君命我以定
國我乃不能體君命而有益於國則所謂奉承君命者不過
事是君爲容悅耳豈大臣以道事君之謂哉　主意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
以王者制命之嚴重之以大臣奉命之謹則功之成也易矣
王者當中微之後將以立一代宏偉之功此豈志氣頹惰者
所能哉要必有激昂振起之規形之於發號施令之際肅肅
其嚴不可玩視則固自有足以竦動人心興起世道者矣而
況大臣又有以奉宣於其下者乎噫上有制命之英主則下
有承命之重臣其易於成功者宜矣　主意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知以守身忠以事上大臣之道備矣苟知不足以守身而忠
不足以事君豈大臣之道哉　主意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明於理而察於事則大臣之所以守身至矣守孰爲大守身
爲大而大臣之所謂守其身者要必非偷以全軀之謂也理

無不明而是非不至於乖謬事無不察而設施不至於過差
若然者豈不足以保其身哉以是知吾身乃理事之統會而
理之與事又皆吾身之所發揮心有所見則身無所失矣　主意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常人之情因物有遷而惟君子之守則不以物情之異而或
變上章言仲山甫明哲保身明者明於理體之所以立也哲
者察於事用之所以行也既能明於理又能察於事則其賦
政于外也亦惟視事理之可否何如耳柔者豈得而茹剛者
豈得而吐哉惟不茹柔故不侮矜寡則可以惠鮮之固所以
行吾仁也惟不吐剛故不畏彊禦則可以遏絶之亦所以示
吾勇也然則山甫之保身豈枉道徇人之謂哉　解題
即衆論以美大臣不徇於強弱之勢故指其實以見大臣不
徇於強弱之人徇於強弱者衆人之通論不徇於強弱者大
臣之獨能也詩人即彼形此之餘而尤必指其可驗之實所
以稱賛大臣者深矣　此題只從剛則吐之分截則必遺了
不侮矜寡兩句故今自剛亦不吐分截乃發明朱傳不茹柔
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畏彊禦之意明白　人惟守於中
者一以正而無所偏故知交於外者一以正而無所徇參諸
人言之常固足表大臣之異驗於行事之實尤足以見大臣
之獨能者非虚也　衿式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常人有所役於物而大臣無所徇於物則其全德可知矣　主意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仁義之用大矣而君子必於其實觀之也斯人之在天下有強有弱弱者人情之所侮強者人情之所畏今觀大臣弱者則有以施吾之仁而強者則有以施吾之義焉人固謂大臣之不可及者若此而豈知其固有以驗其實乎物之柔者不茹物之剛者不吐不侮矜寡即其所以不茹柔也不畏彊禦即其所以不吐剛也即其實以觀之而大臣仁義之用爲可知矣　主意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儀度圖謀而後言者所以爲知德之至愛而恨其不能助者所以爲好德之深斯德也固人所同得也然得之於天者衆人之所同而舉之於己者仲山甫之所獨何以見其獨也人莫不有是儀色也而仲山甫獨能令焉人莫不有是心也而仲山甫獨能翼翼其敬焉人孰無古訓也而仲山甫則是式焉人孰無威儀也而仲山甫則是力焉此即其舉德之實也觀鮮克舉之之詞衆人惟致其不足於人觀愛莫助之之詞詩人惟致其不足於己則山甫之舉德固可謂賢而詩人之知德好德亦可謂賢矣舉己之德者所以立本補君之闕者所以致用即上章所謂能保身而後能事君者也　解頤

因論德而推其獨能者同列之至情故事君而致全德者大臣之能事觀大臣能舉其德而知衆人常徇於言論之易同列徒致仰慕之深則其全君之德亦豈他人之所能與者哉舉此德者大臣之獨能全君德者亦大臣之獨能也非同列相知之至安能及此　以常情而論德凡民固不能舉以尹吉甫而觀德則知惟山甫能舉而已不能助之所以王職有闕亦惟山甫能補而他人有不能此山甫之所以異於凡民也　旨要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

人孰不以爲德之輕也如毛而能舉者惟仲山甫一人而已雖有愛之之心而莫致其助之之力愛德者秉彝好德之良心而莫能助之者山甫無待於助而亦豈人所能助哉噫言之非艱行之惟艱人能言之山甫獨能舉之此山甫所以異於人而人之所以不能有助於山甫也歟　德者人之所同得是豈果難舉哉言之以爲易者每見其難於舉而舉之不以爲難者正無待於人之助故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也　旨要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

論德固衆人之所同舉德實大臣之所獨此知德之君子所以深致抑揚於其間也天下之理言之非艱而行之惟艱彼惟輕於此德故能言而不能舉者在衆人而皆然此惟深於知德故能舉而不待助者在大臣惟獨然然則大臣之所爲豈衆人所可能哉　旨要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觀儀衛之盛而不欲大臣行役之跡久於外表詠歌之美而惟欲大臣愛君之思得所安大臣以愛君爲心行役而久於外豈其心之所安哉此同列詠歌之作所以釋其心之所存而安之雖自訖其詩之美可也　孫式

因車馬之盛見大臣之行而不欲其久於外故必極詠歌之美以慰大臣之遠思大臣受命以出雖其所職然保王躬補王闕豈能忘於懷邪故吉甫不欲其久於外者此也山甫之永懷者此也於是以此慰其心焉大臣非特同功一體又同心同德故其相知之深相勉之至其篤棐之心見於詩者如此　主意

四牡騤騤其盛八鸞喈喈而和此山甫徂齊之時也其速於歸而無深長耶吉甫於其行而作詩以送之穆如清風鼓舞動盪亦使披拂於清風之微而少致其懷思之意故以此而慰其心耳蓋遠於君而憂思之深者大臣愛君之心也探其心而告語之切者又君子愛人之心也大臣愛君之心不忘於車服出使之時君子愛人之心每發於歌詠相歡之際

斷法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大臣之心專在王室同列固不容無以慰其心也　主意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受命者臣事君之忠親命者君待臣之厚纘戎祖考欲其無愧於親也無廢朕命欲其無愧於君也夙夜匪解勉之以勤也虔共爾位戒之以敬也朕命不易示之以信也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又欲其有以敵王之愾也　解題

梁山韓之鎮也美韓侯而言維禹甸之因地域而推前聖之功也其下則述王命而致丁寧之戒也詩人反覆於王命之重不一其辭者所以美韓侯之職業爲甚重也韓侯苟能無愧於王命則亦可以無愧於禹功矣　主意

上股封之使繼其世官下股戒之使脩其職業首稱梁山爲禹之所治則所封之地蓋非尋常之所而榦不庭方以佐戎辟亦爾職之所當爲　要提出三箇命字分曉重在王親命之夫韓侯者武王之後也方其卽位之初而受命於天子雖委他人以命之亦可也宣王特從而親命之何其不憚煩也哉蓋韓侯爲同姓之親庶幾其能纘祖考之業而移孝於忠不至於廢棄王命焉爾使其受命之初而不蒙親命之寵則必將以踈外爲嫌且將忘其祖父之業而今日之命他日亦怠而廢之矣故宣王申戒之辭若曰汝當無廢朕命夙夜之間匪解怠以敬恭爾之職位若夫朕之所以命爾者則確然一定而不可改矣爾可不榦正不庭之方以佐爾之君乎此汝職業之當脩者也　旨要

舉前聖所治之地以美諸侯既欲奉王命以盡繼世之孝尤欲敬王命以盡事君之忠也夫爲諸侯之道豈有出於忠孝之外哉苟有慊於忠孝卽有慊於禹矣　主意

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

諸侯之欲盡其忠孝者亦惟自勉於職分而已忠孝者臣子之大節而勤勞者臣子之至情盡其忠孝於君親而惟致其勤勉於職分焉耳　主意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元衮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韓侯盛其車馬而入覲其以封圭合瑞於王可謂能守其世寶則王賜以儀衛之盛以見其恩寵之厚也　旨要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
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提出上四句表餞者爲顯父則知非凡人稱酒爲百壺則知
非薄禮其燕者既盛其贈者又盛當籩豆具陳之際韓侯可
謂榮矣其有以得此亦必韓侯有以取之矣　旨要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
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
羆
彼韓城之廣而大者乃召伯康公之所營也昔先祖之受命
既因百蠻以爲之長今韓侯之受命復因追貊以爲之伯則
其城池之不可以不脩田畝之不可以不治稅法之不可以
不正土物之不可以不貢皆脩其職業之謂所以終首章之
意也　解順
言韓城之大乃召康公奉王命而以燕國之衆築而城之而
又命韓侯之先因時百蠻而長之則王室之視韓侯亦重矣
今又錫韓侯以夷狄追貊之國使爲之伯焉然則韓侯固當
上體此意而實脩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以其國之
所有時貢於王也　旨要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
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即其地以見水勢之順因其衆以見人心之齊夫順流征伐
而人心皆莫敢安徐則其成功也必矣此總序其事而言之
者也　主意
首章但言師衆之行皆莫敢安徐而曰我之來也惟淮夷是

求是伐耳其志專其氣銳有不戰戰必勝矣　旨要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
地勢得其險者固可以是用兵之威兵勢戒其玩者乃可以
施制敵之威淮南之夷在江漢之北召虎伐淮之師因浮浮
之江漢用滔滔之武夫兵力甚盛而彼之淮水亦不足恃矣
然有玩敵之心則敵不可得而制召虎用心匪敢以自安匪
敢以自遊其來也惟求淮夷之罪而討之所以不負於此來
也若有此重地以用兵而爲翱翔逍遥之役則淮夷之患終
不可平矣　旨要
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兵之銳於出者其備當有以整於己兵之戒於安者其患乃
可以制其敵伐淮夷之師方行我之車既出我之旟既設兵
正戒而備亦整矣然制敵者當先則不徒來矣不然車出而
旟設翱翔之師豈足以制淮夷哉　旨要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
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經營者召虎之職告成者召虎之功四方之既平則時靡有
爭矣王國之庶定則王心載寧矣天下之所以未平者以爭
心之未息而爭心之所以未息者以王化之未孚也彼見利
則奪見便則乘者固夷狄之常情而轉逆以爲順轉危而爲
安者乃王者之盛心故必使天下無爭心而後大臣之功成
而王者之心亦安矣　解順
江漢湯湯即其地也即其地美武功之成可見上下相安之
至也蓋外患息而後中國安人心協而後君心悅宣王伐淮

夷而成功穆公以師衆之盛經營四方告厥成功為宣王賴之以安其氣象可見矣　主意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

江漢有湯湯之勢武夫有洸洸之勇地與兵俱重矣然穆公平淮南而曰經營四方者必使大勢皆入於經營然後大功之成告於王而無愧矣　旨要

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四方者王國之衛也王國者四方之本也四方之患既平自令以往王國庶幾可以底於定矣然未也平者固可喜而爭未盡者猶可慮惟能使一時之俗皆恊於一無復有爭競之萌則王心始可以安寧不然未可以為安王國之安危係於四方四方平則王國安矣王心之寧否係於當時靡爭時靡爭則王心寧矣然必四方平王國定而後時靡爭王心則寧矣　天下之勢合於一固可為王國之安天下之俗恊於一乃可致王心之安四方既平而後王國定亦必時靡有爭而後王心寧也　旨要

若哀上三句似無分曉今折開作兩句斷王國以天下為安危故四方既平則王國庶幾其安定矣王心以天下為休戚故一時皆無有爭競則王心亦始得少寧矣　京師統天下之廣故安危與天下相關王心運天下之大故安危與人心相通天下之治王國之所以治也人心之和王心之所以安寧也　王國視天下為安危王心視天下為休戚　方四方之未平也王國亦安得而定及四方既平然後王國庶幾其僅定方一時之人皆有爭競王心安得而寧及天下之人心和同一時靡有爭然後王心為之載寧蓋京師為天下之本安危實相關係故王國倚天下以為安王者以一心運天下休戚同之故王心因天下之無事以為寧　斷法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封建井田二者皆先王之良法中興之所當復也故江漢既平宣王即命召虎闢四方之侵地將以復封建之舊也徹四方之疆土將以復井田之舊也復封建之舊所以息四方之爭而固小國之利也復井田之舊所以戢四國之暴而固小民之利也凡若此者非以病之也非以急之也惟欲其取正於王國而已於是而疆之所以畫其大界也於是而理之所以別其條理也疆之理之盡南海而止則雖海濱之國無不復乎舊封也濱海之民無不安於什一也此所以為中興之盛也　解順

因四方之既平而命大臣以闢地既欲徹法之行於中國尤欲徹法之行於遠方也然宣王之所以為此者豈徒好大喜功闢土地以自富哉惟欲仁政之周於天下也夫一徹而百度舉矣厚民之道孰有先於此者然王政之行固欲法立於王國而四方皆於此取法尤欲推而極之於南海而後止也此宣王之心也　遠人服而命大臣以正域四方之事故闢四方之侵地而井其田野治其經界豈以病之急之哉不過欲其來取正於王國則王極立於內矣於是又疆理之盡南海而止則治極於外矣王者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況淮夷始平王制初復其經界先務不得不詳者如此　主意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則召公者實文武之楨幹也我之命虎以來旬來宣也豈惟一人之爲亦惟先人之功業是繼果能以繼先人之業爲心則淮夷之未服豈惟虎之責抑亦虎之恥也汝能開敏汝功則我固當錫汝以祉福矣勉之以先人之業期之以後日之報宣王眞得待世臣之體也哉　解順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兩章合題上章是王賜召穆公策命之詞下章是召穆公勤王策命之詞最要如此分別上章言君賜賞於臣臣祝君以壽下章言臣既祝君以壽又勉君以德蓋祝君之壽者雖臣子之至情勉君以德者乃臣子之深意召穆公之報謝至此方爲極至更要發明君臣各盡報施之意平淮夷者召虎之大功故稱此大恩　旨要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所以厚其禮也告于文人錫山土田所以廣其封也于周受命自召祖命君臣期望於無窮也宣王之意若曰我之祖有若文王焉則創業之聖君也爾之祖有若康公焉則佐命之元臣也此其同心同德爲可知也今我之伐淮夷非以黷武也將以復先王之境土也爾之受命而往非以邀功也將以嗣先人之功業也然則爾之告成非特無愧於爾祖固亦無愧於先王也我之報功非特無愧於先王也固亦無愧於爾祖也昔也爾祖既於此乎受命則功非爾之功即爾祖之功也賞非吾之賞即先王之賞也且佐命之臣固有於此乎受命者矣而其子孫未必能繼之於今日也中興之臣固有於我乎受賞者矣而其先祖未必能開之於昔日也則是自先王創造以來祖孫相繼而受命於茲者惟爾而已此所以爲寵異之至也若虎之受賜則如之何亦惟曰虎拜稽首以致其敬天子萬年以致其祝而已　解順

君之賚臣既有以祀其先祖又有以廣其封邑而寵異之無不至非特足以尊榮其一身又尊榮其先世爲人臣者受君賜之厚何以報之乎惟以祝其壽考而已蓋崇高富貴之已極無以加之矣服勞盡忠又人臣之分所當然皆非所以爲報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　主意

君錫臣以非常之恩臣祝君以非常之福君臣非所以論報施也君厚禮以待臣而以無忝其祖者念之臣致恭以祝君豈不以久享其國者厚之哉　此雖是詩人述叙之辭然可見一時君臣之間慇懃篤厚氣象　旨要

詩人美宣王命召穆公之詩而中叙其策命之詞君之錫賚乎臣既示其無自專之心又表其有特異之寵則臣之所以報稱乎君者非徒厚矣蓋策命之辭乃君之所以褒乎臣而臣之所以感乎君者故必叙之詳焉一以彰人君待臣之厚一以著人臣愛君之隆　斷法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

宣王嘗召虎之功既賜之圭瓚秬鬯又錫之以山川土田然圭瓚秬鬯只以君錫之山川土田必告於前人而後錫之蓋瓚鬯之器物不過增其禮秩寵之以禮而已至於山川土田受之先人雖人君有不得私者故告之先王而後錫之 斷法

恩之有常者自天子而與恩之非常者必告於先王而後可以與而不敢以自專也宣王之命召虎既賜之以圭瓚又錫之以秬鬯一卣使之爲祭祀之用謂之釐爾者恩自君出也然常賜可以專非常之賜則不敢以專故告于文王之廟而後賜之以山賜之以土田以廣其所封之邑蓋地者先王之地非可以輕畀人也非禀命於祖廟則不敢輕畀也圭瓚秬鬯則自以釐之若山土田則告于文王而後錫之宣王之用恩其審如此 旨要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上四句爲祝頌之辭下四句乃勸勉之語祝頌者所以答君之賜勸勉者所以進君於道夫淮夷之服王則有令聞矣然猶願其令聞之不已焉四方之平王則有武功矣然猶願其文德之洽焉武功可以撥禍亂於一時文德可以致太平於悠久則武功者誠非聖人之得已而文德者誠今日之急務也若召穆公可謂愛君之至矣 解頤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

此題本不可截斷但詳傳意虎拜稽首是拜受君之賜遂答稱天子之休命勒其辭於召公之廟器且祝天子以萬壽也天子萬壽如古器銘例便是刻此於廟器虎拜稽首一時之敬以休命勒之廟器而曰天子萬壽是感恩愛戴之意無窮

又曰此四句皆廟器所勒者提出廟器爲主謂人臣作廟器以考成功非惟盡敬以答揚休命且盡忠愛以祝君萬壽也 斷法

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臣子之祝君固美其以英明致無窮之譽尤願其以文德廣無間之澤何也振中興之運者固當有英睿之姿而撫久困之民者要必有渾厚之德故明明者宣王資禀之英明而文德者我周一代之素尚以明明之天子致不已之令聞固臣子之願也又能矢其文德之素以浹洽於四國之遠豈非臣子之至願乎噫振蕩奮發之餘而有優柔浸潤之澤是則中興賢王之所當務者耳 旨要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天子親命大師以三公出將又使内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皆所以重其事也大將則總其綱副將則總其目兵以速爲上久則毒民而傷財矣 旨要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赫赫言其聲勢之盛明明言其威靈之顯此中興之氣象也王之所命者以正官則卿士以兼官則大師言其世則南仲以爲祖言其人則皇父以爲字是當時之大將也是時天子親征故親命皇父以整六師謂統其士衆也以脩我戎謂備

其器械也軍事以敬戒爲主敬則無一念之或怠戒則無一事之敢忽即南仲所謂憂心悄悄也爾祖南仲既以敬戒而服玁狁平昆夷於前矣爾其可不以敬戒而惠此南國於後乎 解頤

詩人美王者兵威之盛其命世臣以治六軍之事蓋欲致敬戒以惠一方之民也夫兵事以敬爲主而所尚則威非威重無以服人心非敬戒無以加遠我此詩人所以稱美中興之盛也 發揮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言王詔尹士策命程伯休父爲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列循淮浦而省徐州之土然宣王之兵不得已而後用故戒之以不留戒之以不處欲其速於成功則三農之功可以就緒矣 旨要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宣王嘗命吉甫北伐矣又嘗命方叔南征矣獨於淮夷之叛則赫然自將何也蓋淮夷徐戎近居中國中國之土地則先王之土地也而夷狄侵之中國之人民則先王之人民也而夷狄暴之果安得不以吾之仁伐彼之不仁以吾之義討彼之不義也赫赫業業言其威靈之顯盛也匪紹匪遊言其師行之節制也如雷如霆言其聲勢之磅礴也用兵之法攻心爲上徐方驛騷徐方震驚雖未即順從而已先服其心矣 解頤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震天之怒也怒人之怒也虓虎之怒也王之怒則如震而如怒士之武則闞焉而如虎於以進師於淮浦鋪則其衆之徧也敦則其陣之厚也仍執則其力之勇也此淮浦之地所以截然而不可犯者以其爲王師之所也 解頤

君臣各奮其怒厚集其陳於淮濆就其不服之虜而執之然王師在淮浦之上自有截然不可犯之勢不怒無以作士氣也 旨要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言王旅之盛如此而兵法厲焉如飛如翰疾也言其果如江如漢衆也言其盛如山不可動也言其靜如川不可禦也言其強緜緜不可絕也言其屬翼翼不可亂也言其整不測不可知也言其深不克不可勝也言其無敗之形如此大征徐夷焉得而不服乎 旨要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首章言敬戒卒章言允塞蓋不言敬戒無以見軍律之嚴不言允塞無以見王道之大惟其軍律之嚴所以戰而必勝惟其王道之大所以不戰而自服也始而來來而同人以爲天子之功也而不知宣王初未嘗以兵力服之也終而曰不回則王道之大信有以服其心矣宣王於此夫何爲哉可以班師振旅而歸矣斯時也其即武王戢干戈而橐弓矢求懿德而肆時夏之時乎故曰因以爲戒者戒其武功之不可黷而

勉其文德之不可以不脩也 解頤

宣王之功皆自王道中來耳不然安能使遠人之來無異心乎令徐方之夷其來庭者不復有回邪之意則宣王於此將何事乎還歸之言舉不敢有窮兵之念此可見宣王仁義之師而因以爲戒者亦在是矣 旨要

新編詩義集說卷之三

新編詩義集說卷之四

廬陵後學孫鼎編
門人華亭徐觀校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於穆哉此清靜之廟所以祀文王也文王遠矣不可得而見矣今助我而祭文王者尊而爲公侯則肅雝顯相而肅雝即文德之謂也卑而爲多士則秉文之德而文德即肅雝之謂也文王之神雖在天而文王之主則在廟對越其在天之神即所以事其在廟之主也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即所以事其在天之神也主之在廟者一於廟而已而神之在天者則固無不之也無不在也其於昭于天則豈不顯乎其使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則豈不承乎惟其不顯不承此所以不可得而厭射也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自其平居之時言之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自其祭祀之時言之也神之無在無不在雖平居之時且不可得而厭也况文王之神與天同體而謂祭祀之時可得而厭射乎

解頤

惟聖有不可名之德斯人有不能忘之心德之可名者其入人也常淺文王之德民無得而名焉其在於清靜之廟也穆然深遠惟付之聲嗟氣嘆而無所措其形容是宜奉祭者上下同一心始終同一敬而未嘗厭射於人也 觀聖德於奉祭之地言之則清靜之廟穆然深遠聲嗟氣嘆若無以稱聖人之德者自助祭之人言之則執行其德尊奉其神合上下

而一心始終而一敬乃足以見聖德之至是以周公作頌言其奉祭之地助祭之人既有以行先王之德由聖人之盛德常有以在人耳　旨要

始言於穆者以文王盛德之在人而嗟嘆之以發其端也終言不顯不承者以文王之德之盛非直詞俓語之可形容必委曲以致其詠也方祭祀之初而升歌之辭如此周之君臣其思慕乎文王者深矣　斷法

觀宗廟之祭祀上下各盡其職則知先王盛德之入人者深矣蓋惟盛德之至足以致人心之向慕故文王雖沒而人心向慕者如一日上而助祭之諸侯下而與祭之多士各盡其誠若此則文王德之顯而為人之所尊奉者可得而見矣　主意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甚哉聖人之德其入人者深也夫以助祭之諸侯而肅敬雍和則猶以其平日嘗親乎聖人也至若多士則踈遠甚矣而與祭之頃亦莫不秉執文王之德焉自非聖人之德入人者深其何能感通上下而翕然尊之也哉　主意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惟其德之不已故其福澤之及於後人者亦不已凡神之所以恤我我之所以受之者皆其德之不已者為之也我既有以受之則必有以順之曰駿惠曰篤皆自其德之不已者而推言之也　解題

聖德與天為一不可以幾及也自非藉前人眷佑之休則何以能體其道於吾身永其傳於後嗣哉此其祀事之際所以冀望之深切也文王之子孫始則贊聖德之脗合於上天終則期聖道流行於後世所以冀望於文王者惟欲其眷佑而有以為體道之基是則道在我而無終窮我後人之所以祀文王者亦無終窮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亦是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意　矜式

上是嘆天道之妙而贊先王之德與天為一下是仰先王之眷顧而欲後嗣之心與先王為一蓋先王有配天之德故能福我後人徼福於先王則尤當世以繼世不忘先王而已不已者天道之誠純者聖人之誠順而篤者又後王之誠也可以一誠字貫之　主意

上股只言天與聖人為一下股却要挑剔聖德既如此若能佑我後人則我當大順文王之道而後王又當篤厚而不忘承乎前而戒乎後以明文王之道子子孫孫當遵而守之天與文王之道皆難於言所以詩人嘆美之而不容言也然賢君仰而求於己固思所以順聖人之道俯而求於後人尤幸其常有以厚聖人之道　天命穆然深遠而運行不已詩人無以形容其深遠也復即於之一辭以嘆之文德顯明者見其純亦不已詩人無以形容其著見也復即於乎之辭以嘆之文王之道即天之道也故言天與文王者皆莫得其所以言而嗟嘆咏歌之不足也然得其所謂明顯則深穆者固不外是矣　旨要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此詩本有闕文不可融貫今以此五句言之意蓋重文王之典一句言後人所當緝熙者文王之典也蓋自始祀至今有

成此典章也乃所以開吾一代之禎祥者也其可忽之而不清明緝熙者乎 前人之家法一代之國祚繫焉遡而求之於前則不容不繼於後尋思周自始祀至有天下之時積累至今而後典章法度具備可以遵守周家之禎祥實在是焉 斷法

王者盡心以遵先王之法故能舉以開一代之祥法之所在即禮之所在清明緝熙於文王之典者所以求其法也禋祀肇舉而有成者所以行其禮也法不違於文王則禎祥孰能外於我周也哉 拎式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諸侯助祭致福而有無窮之功固宜王者崇德報功而有無窮之思要知道德之效通乎古今其入乎人者尤無窮也

助祭致福而使上下相維於悠久者固爾諸侯之能事盡道備德而使人心相慕於悠久者尤爾諸侯之當為此王者既示以崇德報功之盛意而又致戒飭勸勉之詞也 拎式

上是歸德於諸侯之詞下是戒勉諸侯之詞然錫福之功既及乎我之子孫則報功之意安得不及乎汝之子孫乎彼此皆及於子孫則君臣上下相與保守於無窮豈不美歟 主意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諸侯助祭致福於無窮故王者崇德報功亦無窮君臣上下每欲後世相傳繼於悠久也故諸侯以助祭而致福則其所以惠我者無窮之澤矣然報功者雖人君之本心而恃功敢德者亦人情之通患使諸侯能以公勤為德則人君所以尊崇其身者固不怠又念其錫福之功則人君所以昌大其後者尤無窮所施者及乎悠久而不忘是宜報之者及乎悠久而不替矣 旨要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祭則受福者此諸侯助祭之功也諸侯助祭以得福不止於一身且遠及乎後世則諸侯之賢其可忘哉諸侯以烈文稱則諸侯之賢可知矣分治則散見於諸侯之遠助祭則聚處於宗廟之中錫我以祭祀之福由一身而至於後世非有光烈文章之德其何以致此宜其於樂歌而以是美諸侯也賢君因助祭之誠而獲無窮之福所以歸德於諸侯也祭而

得福既推功于其臣尤欲其有以及乎後也 旨要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無私欲者諸侯所以得天子之心有大功者諸侯所以廣後人之業古之為諸侯者莫難于獲上之有道尤莫難于傳後之有人王者告助祭之諸侯謂爾能無封靡于爾邦則王其尊崇之念爾有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爾子孫繼序而皇大之噫私情悉泯於利國而公道志著於佐王諸侯所以獲乎上而傳乎後者其在是乎 旨要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言道德儀刑之盛而又嘆盛德懷思之深所以戒飭而勸勉之也蓋道德足以儀刑于人而後盛德足以懷思於人此先王之所以行爾諸侯之所當勉其嗟嘆以言乎先王者正所

以啓諸侯之聽而戒飭勸勉之意形於言辭之表也夫以燕助祭諸侯而歌及乎此其致望乎諸侯也深矣　道之與德人心所同非惟使人效慕於一時且使人不忘於悠久周天子告戒諸侯勉之以盡人道而明君德不惟以人心之同然者勸之且以前王之已然者感動之蓋君道之盡而四方訓式君德之明而百辟刑法古今上下皆然也此心同此理同也但以四方百辟之訓法爲言諸侯未必信從今又於乎致嘆以感動之而以前王已然之效證之彼烏得不有所感發興起而爲人道君德之盡也此周天子所以爲善勸戒諸侯也　晳法

總論　烈文美其德也錫福美其功也無封靡所以致其戒也崇之皇之所以厚其報也諸侯助祭而有以及王者之子

孫王者報功而有以及諸侯之後嗣此所以爲忠厚之至也莫强於人能盡人道則四方其訓之矣莫顯於德能顯明其德則百辟其刑之矣道者天下所共由德者人心所同得千萬人同此心此理也故施諸當世而人心無不服千萬世亦同此心此理也故傳諸後世而人心不能忘先王既以此道德而感人心則後人當以此道德而事先王使助祭之諸侯而皆惟先王之是法則人道無不盡德行無不顯而國內之民莫不是訓而是從矣其子孫豈不能與王者之子孫相保守於無窮乎上言子孫保之繼序皇之故此言道德乃告所以致此之由也　輔廣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彼高者山天實作之也然天能作之而不能有以治之所以荒而治之者實有待於大王焉大王能作之而不能安之所以安而定之者尤有待於文王焉夫惟大王創造於前文王安定於後是以昔焉之險阻今焉之平易則以昔王之相繼而人之歸附者衆也我子孫是以得奉其祭祀於此則繼今以往世世相承其可不思所以保守而勿失乎　輔廣

此祭大王之詩首言天作高山而下文大王荒之之下言彼作矣亦以作言者見大王之功與天同也天之作此岐山豈徒然哉蓋將以開我周一代興王之業而非偶然也故睠此岐山作之者天荒之者大王大王既作則其功與天同故同謂之作焉大王之功如此其後文王康之而人歸之者益衆於是險僻之岐山一旦有平夷之道路王業之興歷大王文

王而後成夫豈易哉此爲子孫者當世世保守而不失也夫興王之地天命人心之所在也一代保此岐山則一代得人心天命天作高山所以俟大王之興文王康之所以纘大王之緒皆歸重大王作方好　創業垂統之君未有不本於天者也詩人既言天作高山於荒之之前又言康之保之於彼作之後則周之王業其所由來也遠矣　發揮

大王於岐山上以承上天之肇造下以開文王之康安於是易險阻而爲平夷皆大王之功所致後世蒙已成之業者固當盡所以持守之責也天作之大王治之而後文王得以安之人徒見人心之歸由文王康安之功而不知實大王荒治之力大王之功上與天配此其繼世以膺大業者追慕之既深則持守之必謹矣　玲式

岐山者周家興王業之地也周人祀大王而反覆歌詠之示不忘本也岐山之豐峙豈非天作之乎大王作之功與天一文王安之功與大王一則後人保之之功又豈容不與前人一哉　旨要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

國家之興有以肇於前者要必有以繼于後莫爲之前雖美不彰莫爲之後雖盛不傳周之興也始於岐山是山也作之者天也然則前有大王以荒之後有文王以康之則王業之成有由來矣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不敢康以心言宥密以德言宥者宏深密者靜密宏則不可

量深則不可測靜則不可撓密則不可間其德之宏深而靜密固非一日之積也惟其積累於下而君德益以隆是以承藉於上而天命益以固以不敢康寧之心成宏深靜密之德以宏深靜密之德成繼續光明之業則所以基上天之命者在是所以繼先王之業者在是而皆不外乎此心故又以單厥心終焉我今日所以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者是又成王之賜也噫昊天有成命而文武受之於前成王能基命而子孫保之於後則周之王業其有窮乎　解頤

朱子以爲祭成王之詩合歸重成王作　成王上承天命與前人付託之重下開後世安靖天下之休其積德以承命盡心以光業者亦在乎勤而已成王不敢康是總說成王基業光明之功蓋王業乃天命之所在而積德非盡心者不能宥密緝熙即不敢康之實此其所以成命之在文武者惟成王能承藉而繼明之而後世之致太平以保成命維成王有以啓之成王之盛德成功如此頌者所以形容之也　矜式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將曰我將則所以將而奉之者必躬必親也享曰我享則所以享而獻之者必敬必戒也羊曰維羊謂於羊之外不敢有加禮也牛曰維牛謂於牛之外不敢有加物也此貴誠之義也而不知天之果降而在此之右乎不敢必也承上文而言雖不敢必於天而實可必於文王文王之典安靖天下之典也我維當於文王之典是以爲儀是以爲式且是以爲刑焉以是典也而日安靖乎四方則所以感格之者有其素矣今

而將是羊也獻是牛也此能錫福之文王豈不降而右享我乎其者辭之疑既者辭之決所以疑者尊之而不敢必也所以決者親之而或可必也畏者戒懼之誠保者奉持之意畏天之威即所以畏文王之威也保天之命即所以保文王之命也　解頤

王者之奉祭期天與前人之降鑒者若不同保天與前人降鑒之意者實無異夫天至尊也豈徒物之所能格哉前人至親也能遵乎法以安乎民則有以格乎神矣此所以期天與前人之降鑒者若不同也然前人之降鑒即天之降鑒矣天固可畏也而文王容可褻乎此所以保天與前人降鑒之意者實無異也始焉不敢必天之降鑒而於文王之降鑒若見其必然者矣天至尊而文王至親尊尊親親之分不侔也終

焉畏天而知天與文王降鑒之意皆所當保文王與天爲一知降鑒之後能推其所以敬乎天而敬文王則知降鑒之先必能推所以感乎前王者而感乎天矣天與文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衿式

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以程子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之義推之則此詩當作於武王之世蓋致敬盡禮以格於上天取法安民以格乎前聖尤必常盡敬以保天與前王之眷也夫感格之道必各盡其誠而保守之心必常盡其敬此其奉牛羊以祭而將之必曰我享之亦曰我而曰維天其右之蓋不敢必也至于文王則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則此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以

享我祭若有以見其必然矣此各盡其誠也又言天與文王既右享矣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降鑒之意此常盡其敬也短章程子及陳氏呂氏之說皆可融會講論　發揮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

此武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謂之我將享必獻牛羊備其所以祀天也天其降而在此之右乎蓋不敢必也吾維儀式刑文王之典章以安靖四方則此能錫福之文王既右而享之矣天不敢必而文王有可必其者疑辭既者決辭蓋不敢取必於無聲無臭之間而維致力於前人家法之懿後却說文王所以配天文王在是而天亦在是矣文王

可必則在天者亦未始不可必也所以末言保天與文王降鑒之意　旨要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王者之奉祭所以自盡者我也所不敢必者天也奉祭祀之物則所以自盡者固至矣而天之降與否則非所敢必也盡其在物而不敢必其在天王者奉祭之誠其至矣乎　旨要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

王者惟能法祖以安乎民斯能尊祖而獲乎福蓋前人之典乃前人之所以爲福也使不遵法於前人而致其治於天下則治之替即所以爲福之虧而非前人之所望於後人矣何以知其眷佑之已至而無愧於報本反始之祀哉　主意

後人遵先王之法以安其民則先王錫後人以福而享其祭

安民者文王之心也法之以安民者文王之典也後人苟能盡儀式刑之功而使四方蒙日靖之休是足以慰文王之心矣則此錫福之文王安得不降於右以享其祭乎噫守前聖之法以安天下則足以祀前聖而獲福矣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王者夙夜畏天則天在是文王亦在是而所以監我之心庶幾可保矣　旨要

王者無一息而不敬乎天則天與前王所以降鑒之意可得而保矣王者之祭得前王之降鑒者固難得上天之降鑒者尤難常存敬畏之心則敬天者即所以敬前王也是豈不足以保天與前王降鑒之意哉　主意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

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
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以首一節作一股以下二節作二股允王維后是信其爲天
下君允王保之是信其能保天命於悠久是皆得昊天子之
之意自薄言震之至及河喬嶽即巡守而祭告之事乃上天
尊序有周之驗式序在位至肆于時夏乃因巡守而示天下
以治體之所尚即有周之所以明昭也昊天其子之不敢必
之辭也所以形容武王不敢有必天下之心也允王維后允
王保之深可信之辭也所以形容武王君天下而永天命之
有其道也　旨要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
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巡守周於侯國而不敢必上天眷愛之隆天意驗於人神而
深可信一代君臨之盛上是聖人不敢有天下之心下是聖
人所以君天下之道時邁其邦泛言巡守而已薄言震之至
及河喬嶽則朝會祭告指巡守之事而言方是奉天以行巡
守之禮天之眷愛有不敢必也及巡守之禮行而人神交應
則天意誠尊乎一代而王者誠爲天下君矣始爲疑詞終爲
決詞見武王雖無得天下之心實有君天下之道　發式
此武王既有天下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夫巡守省方此
天意也今雖有以奉天意而行其禮而天之所以子我者則
不敢必也然居尊御極實天命也巡守之禮行而神人協應
則周之爲天下君也信矣武王之有天下惟其不自必於前
是以深可信於後　斷法

王者盡其禮而不敢必於天眷及人心歸而神意格然後天
之眷我而我之君天下者果可必矣故上言其者不敢必之
意疑詞也下言實允者可必之意決辭也君者人神之主也
人君巡守之禮不過盡吾當爲之責而已至於天之子我則
罔敢必也然欲觀天意則驗於人神而可見矣人無不服神
無不格則天人之眷我者蓋可必矣　主意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
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
夏允王保之
實右序有周所以見天眷之隆也維天眷之隆故使之治人
而人無不治使之事神而神無不懷益有以見其盡君道之
可信明昭有周所以見王道之大也維王道之大故慶讓黜

陟而刑賞行偃武脩文而好尚定益有以見其保天命之可
信　解頤
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聖人之有天下既有以得乎人心之畏又有以得乎人心之
安斯可見聖德之至矣有天下者要必得神人之交歸武王
之興不特諸侯畏其震動之威又能使河嶽監其懷柔之念
此其德之至爲何如哉　旨要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允王保之
詩人美一代維新之治維能行王政之當然斯能保天眷之
必然也夫王政豈有出於信賞必罰偃武脩文之外哉王者
既盡其當然則天眷之保有必然者矣詩人安得不頌美一

代之盛治哉是故詩人頌武王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言
明昭乎有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而又
偃武脩文焉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然則詩人頌武王之
行王政則明昭之實可見及信其能保天命則明昭之實愈
可見一代維新之治此其所以爲可美也　發揮
以禮御諸侯以仁治天下信乎聖人之能保天命矣賞功而
罰過者一代顯然之禮也偃武而用德者一念藹然之仁也
旨要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
斤斤其明鍾鼓喤喤磬管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
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此昭王以後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首四句言武王持自強

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能競豈不顯哉成康之德亦上
帝之所君也此四句主武王而言下三句主成康而言末言
樂和而致福之多威儀謹重而致福之久所以致此者皆由
武王自強不息成康之斤斤其明故也斤斤即不顯之明著
者也前王至誠無息而功愈隆後王明德格天而德愈著此
樂和禮恭而福愈久也　發揮
聖功有以啓賢德而涖其業者爲俱盛音樂足以感神休而
佑乎敬者尤無窮後王奉祭而神休來萃於音樂協和之餘
益厚於禮容莊敬之際皆前王豐功盛德之相繼者致之也
下股要提掇得音樂與禮容意思出不可以禮樂字總合緣
威儀是人身自己之容貌而已禮樂二字相粘則禮之所包
者大　矜式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
斤斤其明

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功烈之盛天下莫與之敵繼以
成王康王德之光明顯著亦上帝之所命以爲君以賢德繼
聖功宜其辭之不容不並致其美也然自成康之繼有天下
觀之其德容而又明則庶乎聖功之可繼而實上帝之所君
矣始言豈不顯哉對執競而並言之姑婉其辭以尊武王也
終言斤斤其明自成康而申言之乃專其辭以尊成康也此
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故歌詠所以各致其尊美者如此　旨要
朱傳分截已定不可以便於作文改易其說緣此詩乃祭三
王之詩所以頌者各致其頌美如此始以武王成康對說見
武王之功業無競於天下則成康以德王者亦足以繼天命

之傳武王無競之功所以致武王之所以爲盛也其下復專
言成康則二君之繼齊大業盛德光輝前後同一盛也　矜式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大功建於前明德嗣於後則天命之在一代可知矣天下未
有功德之不足而可以得乎天者今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
心而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成康繼之又有顯明之德前
後並隆功德兼備則成康爲上帝之所君也宜哉大功無敵
於天下明德見佑於上天斯可以觀一代之盛矣　矜式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

天下惟能自強不息者而後可以有大功功之大者必非巽
懦之所能文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而功烈之盛天下莫
與之競焉信乎剛德之足以有爲也　主意

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王者之所以得天人之交歸者要不外一德之明而已上天以之而爲君者此德之明也天下同歸於奄有者亦此德之明也詩人言成康之得乎天人始之以不顯終之以斤斤其明則成康之明德可謂能和同天人者已　格式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祭祀之時衆樂畢奏鐘鼓喤喤而和磬筦將將而集可謂盛矣然奏樂非以爲求福計也今祖宗眷我後人非徒福之多而且福之大福而爲之降者皆不求而自至然福雖多矣而所關繫者未大未足以爲福之盛也今福之所降者既穰穰其多且簡簡其大是舉天下無一民一物而不在此福之中矣今既受此穰穰簡簡之福而不失其反反之威儀則福之集於身也寧有已哉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有動作威儀之則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以見福不在於吾身之外吾能致謹於威儀則所以自求多福者在是矣　旨要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昔者周公制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我將之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也生民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詩此詩集傳中不言所用疑即郊祀尊稷配天之詩生民斷章曰疑郊祀之後亦有受釐頒胙之禮也斁則二詩所用可知矣此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然所謂文德之所以配天豈徒然哉蓋使烝民之得以粒食莫非其德之至文德配天之實可見者也以至貽來牟以率育而無遠近之殊得以陳常道於中國者孰非文德配天之實哉上言參天之德下言贊天之功　發揮
此美后稷有配天之德而推原其有繼天之功夫以后稷之德而言其足以配天何哉蓋天能生民而不能使之得所養天能賦人以仁義之性而不能使之全其天維后稷奉天命而率育於是有恒產者有恒心而常行之道賴以不墜此其所以配天也　主意
上是養民之事下是教民之事實皆后稷之文德重在文字上生養遂則倫理明衣食足而後禮義興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旨要
粒我者雖稷之功而貽我者實帝之命維其命之出於帝是以其功真可配乎天也然稷之功養民而已乃以爲陳常時夏則是果嘗教民而侵契之職也邪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爲燕享之禮以通上下之情制爲祭祀之禮以盡孝誠之感制冠昏之禮以明陰陽配合之義長幼嗣續之節至於日用常食之間尤必老者豐美而少者儉約則是人倫之所以厚固本於飲食之豐而飲食之所以豐實本於后稷之教夫如是則陳常時夏之功稷亦豈得而辭哉　解順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
觀聖人養民之德尤當觀聖人體天之心天之於民維恐其一日而失其所養也夫使斯民得以粒食固莫非聖德之至矣然使無以續食則民亦何以生哉故來牟之種所以續食也天命之所徧養乎斯民稷貽之以爲斯民之養故粒食固

足以見聖人養民之德而貽來牟以續食者尤聖人體天之
心噫此后稷所以配天也歟　旨要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聖人之所以配天者以其有文德也聖人以農事教天下而
詩人以文德頌聖人何哉蓋斯民有以養其生而後有以淑
其心稼穡之事既興而後綱常之道有立則聖人雖以農事
興國而萬世之文實肇於此矣德莫大於養民尤莫大於教
民生民者天而教民養民者在聖人不謂其有文德以配天
可乎　主意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聖人有以遂民之生則其德之至極可知矣天能使民之生
而不能使民之遂其生聖人者作教以農事使烝民粒食而

後有以遂其生斯民皆賴聖人以遂其生何莫非盛德之至
極哉　主意
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天下維人道之常者可以無間於地勢之異何也常道者人
心之所同有者也茍其爲人之所同有則同生於諸夏者莫
不有是心也而何分於疆界彼此之殊哉　主意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
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此詩兩言嗟嗟臣工謂凡百官之事皆不可以不敬也
嗟嗟保介謂爾農官之事尤不可以不敬也先王之於百官
皆有成法以賜之有官守者固當來咨來度也況我周家以

農事開國其法尤爲詳備爾農官其可不來咨而來度乎孟
春躬耕帝籍此正咨度之時也於是戒之曰時至於莫春則
當治其新畬矣爾毋謂其田之難治其效之難見也況來年
將熟既可以受明賜於已然即來年以爲嘉穀之占又可以
徯豐年於後日爾農官固不可不致其勸相之勤而爲甸徒
者亦不可不致其耕治之力也當知錢鎛之用雖在於春暮
之時而銍艾之收已在於孟秋之際特奄忽之間耳豈可以
爲久而難待哉言豐穰之必然以勸勉之也　解題
命羣臣而勉其敬者以成法爲當求命農官而勉其力者以
美利爲可必王者以力之當求而利之可期者戒農官顧先
致戒於羣臣焉亦以國家之法度而臣職之共守者莫大於
務農也周家以農事開國此所以將戒飭乎農官必先戒飭

乎羣臣百官所謂成法即勸農之法也　上股先陳所戒之
意下股乃言所戒之事　格式
此戒農官之詩前一節通戒羣臣百官蓋兼衆職而言也後
一節戒農官之副蓋專農事巡行農畝之間如所謂保介者
也所以各嗟嗟以戒之蓋其所職有尊卑故其所告有詳畧
蓋嗟嗟以戒羣臣固欲知王法之不可專重嘆以戒農官尤
欲知農事之不可緩也　發揮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事之在於王者不可忽法之出於王者不可專臣子之事君
所貴者在乎敬所戒者在乎專茍欲任國之事而無恭敬之
心受王之法而有專擅之意此豈人主所望於羣臣哉　主意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

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命農官而欲及時以治地者既即天意以明豐登之可期必勉人力以遂收成之易致蓋常人之情非見利不勤而農事非用力不成也此王者之戒農官既以利之將然者誘之復以力之當爲者勉之維欲務農者耕作之及時耳 徐式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上是勉之以人事之當爲下是誘之以天意之可必人君之戒農官即天意以曉人事謂人事之當爲則婉其詞於所戒謂天意之可必則致其美於所占保介農官之副人事勤惰之所關也來牟五穀之先熟者天意著見之所在也婉其詞則聽必專致其美則其意益至蓋戒之因所以勉之也 主意

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王者之戒農官致其謹於人力之勤必指其效於天意之顯何也人情有所利賴始有所激勸苟辭之所發固欲治其地而利之所在不能以必諸天吾恐務農之效既茫昧而難知則勸農之言雖懇切而何益此成王之於保介不徒勉之以言而必動之以利不徒責之以人事之當然而必示之以天意之顯然成王可謂善於勸農者矣 旨意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此詩舉成王之謚則成王以後之詩也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後王復遵其法而重戒之率時農夫農官之職也播厥百穀農夫之事也終三十里欲其地之無遺利也十千維耦欲其人之無遺力也地無遺利人無遺力此豐穰之所以可必也 解題

王者之戒農官戒之以農事之不可不盡力必告之以已事之不可不并力也夫倡氏力者莫如私所爲出於天下之公彼視之爲不急惟能使視爲一已之私事則其齊心并力有不期然而然矣成王嗟嘆以明勅田官謂爾當率比農夫穀之有百者皆不可以不播則於農事固盡力矣然此豈爲人也哉萬夫之田爲三十里者皆爾之私也大發爾之私田盡力爾之耕事萬夫畢出如一耦焉其齊心并力若此者所以成其私也 旨要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即物情之自適以美賢侯容貌之美即人心之相安以期賢侯名譽之全夫名譽之全者固不出於人心相安之外而容儀無可觀之美者又未必非相與之有間所致也 徐式

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卻不是正祭之歌乃是獻助祭之臣前一節即鷺之飛於西雝鷺潔白而水清上下相暎其美可知矣而我客之來助祭其容貌整肅亦如鷺之飛潔白焉觀物之美而知君子容貌之潔脩因人之德則知君子聲譽之永久蓋容貌聲名皆德之符也觀外貌之潔聲譽之著而知其有德之士擬之於物觀之於人審之於容貌之間要之於名譽之久其人之賢可知矣 主意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君子無怨惡於内外然後可保聲譽於悠久甚哉令名之難

保也凡其彼此之相愛而有令名之可保者要非苟焉求媚
之謂是必有其故矣彼之無惡者何無惡於我也是必吾無
取惡之道也此之無斁者何無斁於我也是必吾無取斁之
道也而猶豈敢自以爲足哉庶幾夙焉以興夜焉以寐以保
其終譽也然後知天下之最難得而最難保者莫如名譽必
彼此之相愛夙夜之盡心而後令名爲可保也　孫式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
百禮降福孔皆
收入之多而祭禮之無不備祭禮之備而福祿之無不徧此
方社田祖先農之貺也秋而報焉則方社之謂也冬而報焉
則蜡祭百神之謂也以其同謂之報祭故同歌是詩也　謝順
時和之利爲有餘其積之盛而用之周者神之所錫甚厚也

蓋報賽田事之有樂所以荅神之惠也凡其利之充足而周
於用者何莫非神之錫我以福哉　斷法
天下之福莫大於獲天時之和故凡其蓄積之厚而致用之
周者即所以爲福而神明陰相默佑於冥冥之中非細故也
緣此詩是報賽田事之樂歌故備言收成之利禮物之供蓋
非神所降之福此福字不可與他言福者例看　孫式
豐年之福大矣貯於國家者所以爲生民之福祀於宗廟者
所以集吾身之福使當豐盈而不爲積貯之謀卒有水旱凶
荒下無以濟衆庶上無以供粢盛雖豐何福之有　旨要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
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
永觀厥成

此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言始作樂而合奏於祖廟也首言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者作樂有其人重言之見其非一人也
周之庭盛王之廟也第二節言樂之器大小無不具堂上堂
下樂無不備也第三節言喤喤厥聲肅雝和鳴聲之和也先
祖是聽幽有以感乎神也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明有以感乎
人也蓋樂官備於盛王之廟而樂之聲無不和也器備而聲
和神格而人感則樂工之職盡而作於周之庭也爲無愧矣
其中樂器則大小始終上下皆分別言之　發揮
即司樂之人而紀奏樂之地故知其器合大小而無遺音感
神人而無間矣作樂乃一代之重事也頌者叙其始作之盛
既以其器陳列之備者美之必以聲音感通之久者期之是
則始作極其盛而傳於無窮必矣　此詩乃周人始作樂而

合乎祖之詩末言永觀厥成者由其始而要其終也明而助
祭之人既永觀斯樂之成則幽而先祖之靈信其聽是樂於
冥冥之中無終窮也　孫式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
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即樂工以叙一代作樂之始即樂器以美衆音成樂之全夫
作樂一代之重事也故因樂之所寓以叙其始作之盛則其
器備而音全從可美矣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樂前乎周者
爲虞夏商莫不以樂爲重所以頌者於作樂始成之日既叙
其事以表一代之制遂詳其器以紀衆音之成　孫式
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鼓周制也鞉如鼓而小磬石磬也柷
以起樂圉以止樂是七物者皆樂器也圉必既備而後樂奏

也簫編小竹管爲之管如遂併兩而吹之者也苟七者備而二者不備則尤未可以爲備也此詩人所以必詳言之而兩以備言也　樂器皆予備樂聲皆予和　旨要

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樂足以格先祖之神尤足以悅先代之後則樂之盛可知矣夫子孫作樂以格乎先祖者非難也乃若先代之子孫受當代之客禮方其助祭之周旋寧免感慨於今昔而喤喤厥聲肅雝和鳴不特先祖聽之而我客亦永觀其成焉自非樂之甚盛其何以至是哉　旨要　愚按肅雝二字是詩傳註未詳其義樂記引此詩而曰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長樂陳氏釋之曰樂之發肅肅乎其敬雝雝乎其和用之祭祀而先祖不是聽耶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即地利之美而致品物之盛則得以奉祭而獲福矣魚之薦非爲徼福也頌者嘆美乎地利有以致其盛焉其獲福必有在矣　漆沮乃周人興王之地即此地而爲潛以蓄多魚則報本追遠之心無時無處而不在是以魚之爲薦雖微而福之爲賜甚大　吉日之詩謂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則漆沮地利之美不特爲潛蓄魚者必於是雖從禽以爲乾豆之供者亦必於是可見其地利之美後世繼承王業者所當知也頌者所以歎美之　發式

古者季冬薦魚季春薦鮪於寢廟此其樂歌也然凡水皆有魚取魚皆可祭而必深嗟重嘆取於漆沮之水者其故何哉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周人之生始於漆沮王業之興起於漆沮二水之在邠大王由是開我周一代興王之業於我周所繫爲甚重者也此所以深嗟重嘆而取魚於此水以祭也蓋詩人深嗟興王之地而取物以奉祭此所以受福之大也蓋歷世奉祭而禮無遺皆漆沮之本大而末盛者也祭而受福漆沮之源深而流長者也此意自有餘味　主意

獻物於其先而以物之美者獻焉則深有感於開國之初矣漆沮者大王興周之地也今取物以獻其先而必於是取焉其反本之意爲何如哉宜其享祀之餘而景福集於身矣　旨要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君臣之德容並著而祀禮感乎前王者其孝深前王之道德兼全而治效格於上天者其慶遠　聖人道隆德盛既有以統和天人而垂裕後昆矣是宜後王能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其先王而無愧乎爲子之責也諸侯盡其和敬以助祭而天子有穆穆之容則君臣之禮著矣和敬之諸侯奉廣牡以薦而文王享之有以安孝子之心則父子之感深矣一時之盛何如哉要知皆大王昌厥後之致也文王之道德敷於人而通乎天後嗣之昌大文王何容心焉　發式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

雝雝肅肅者助祭之容穆穆者主祭之容也此言助祭之誠見容貌之間而主祭者與之同敬也下則言助祭之禮格於文王之神而主祭者又賴以安其心也文王之所以感格豈專在於廣牡之薦哉君臣同敬者有以格之耳　主意

諸侯盡誠以助祭而人君著其容儀之美故諸侯奉物以助祭而前王慰乎感慕之情夫君臣之德容並著則父子之孝感潛孚矣是知助祭惟在乎誠而非徒在於物也中間就天子與孝子上點綴意以君臣之分言之則曰天子以父子之分言之則曰孝子武王尊爲天子而有以得諸侯助祭之誠親爲孝子而有以致先王享祭之應奉祀禮者固貴乎人心之同格先王者尤貴乎孝心之至　衿式

諸侯盡和敬之美而人君有深遠之容故其奉禮以祭也前王有以安乎後嗣矣此言祭祀之時上下一於和敬而後前聖降鑒乎此若上下無和敬之意諸侯雖薦廣牡以助祭而大哉皇考果能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乎大抵前聖之降鑒本末易致後王所以致其享者亦惟君臣同一和敬之意豈徒在於物邪君臣奉祭而和敬之意同有以達於外故臣之助祭而感通之效庶有以安乎君凡人之於祭祀未有不勉强於始而怠惰於終者周人之祀文王也廢徹不遲之時而肅雝穆穆之意猶且形於歌咏焉則其上下協一者又將始終如一矣自是而祭祀之禮每用以徹所以訓也後世乃用於三家之堂可勝嘆哉　旨要

此武王祭文王之詩首言辟公助祭有雝雝肅肅之美而武王之主祭也有穆穆深遠之容也次言諸侯奉大牲以助我之祭而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蓋獻德著於君臣而容儀爲俱美祀禮格於前王而孝子之心得以安夫祭必本於德容著於君臣對越之間德之盛可知矣此奉牲以薦而皇考降格有以安我孝子之心也若德有不足而徒恃物以感格焉則豈能有所感乎而降格哉禮不足以感格則祭爲徒祭其心慊然如未嘗祭矣將何以安其心哉　發揮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諸侯之助祭要當盡和敬之心也爲人臣固患乎有矯亢之迹又患乎有怠忽之萌故來而雝和可知也至而肅敬可知也和而且敬斯其助祭之諸侯乎　旨要

助祭者無間於和敬之美而主祭者得遂其深遠之容蓋祀事有資於諸侯之助祭也然助祭者不能以皆敬且和則主祭者亦豈能以自安而遂其容哉　斷法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上一節美文王之德言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道全德備則能安人以及於天而克昌其後嗣也下一節則承克昌厥後說言文王克昌厥後而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享右祭祀乎烈考文母也蓋道全德備本也安人以及於天以至克昌厥後效也綏我眉壽以下皆昌厥後之事也前王道德安乎天而衍垂裕之休故福壽及於後而得以奉祭祀之禮蓋道德之盛所安者至遠而所及者無窮則後王之所爲孰非前王道德之源深流長膏沃光煜者哉夫國之大事在祀舉其大者故言右于烈考文母也　主意

前王道德全而治效足以啓裕後之休故後王福壽全而祀事足以嚴尊親之禮夫後王尊親之嚴由於前王錫福之盛要知前王道德格天之效乃啓佑我後人之本也綏我眉壽

以下即昌厥後之實　發式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聖人維能盡人道而備君德則能安天人而啓後嗣矣聖人
者天人之所依子孫之所賴令文王宣哲盡人之道文武備
君之德天且因之以安矣而況天下後世乎噫道德之美在
一身而天人之福及百世此武王之祀文王所以推本而言
之歟　旨要
聖人道大而德備故能安天人而福後嗣也天之高也後人
之遠也豈能外於聖人之道德哉維能宣哲以盡人道文武
以備君德故能安人以及皇天而克昌於其後道德之功大
矣哉　主意
此一節專美文王之德祭祀之由與正在於此　發式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前王有以備啓後之福後人得以盡奉先之孝夫奉先思孝
者人子之常也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親親而尊尊亦禮之常
也令武王之祭文王也既以眉壽繁祉備言於先復以烈考
文母並言於後蓋以降年之永則奉先之日長得福之多則
奉先之禮備而我周一代之王業實成於烈考文母所以奉
其祭祀者皆二聖之德也可不盡奉先之孝焉　旨要
總論　來而雝雝至而肅肅此諸侯助祭之容也薦其廣牡
相其肆祀此諸侯助祭之職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謂諸侯
助祭而天子得以遂其深遠之容也假哉皇考綏予孝子謂
諸侯助祭而皇考有以安我孝子之心也莫强於人也而文
王之宣哲則有以盡人之道莫顯於德也而文王之文武則
有以備君之德其道德之效下有以安乎人上有以及乎天
遠有以昌厥後則文王之所被者廣矣故能安我以眉壽介
我以繁祉使我得以享右乎烈考文母愈久而不替即綏予
孝子克昌厥後之實也　解題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
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首爲稱美之詞次爲歸德之詞
首言諸侯來朝禀受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次言率諸侯以
見武王廟而以孝以享介我眉壽而受多福是皆諸侯助祭
有以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致於純嘏也蓋諸侯禀王法
而車服之盛爲可美則諸侯助王祭而福禄之盛爲甚大也

夫知尊王之義者而後能助祭而致福苟用心自專而不知
王法之當守則車服之盛無足美矣況能助祭致福之大哉
此雖爲稱美福德之詞而有規警箴戒之意此所以爲盛時
之詩　主意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
諸侯之來所以朝王而禀受法度也其車服之備如此豈非
盛美之所由以光顯乎於是率之見于昭考以致其孝敬之
誠以奉其享獻之禮蓋祀事之行非徒以合人心之和也正
所以一人心之敬也是則一代之典章寓焉諸侯朝覲而求
遵守之規王者致祭而示忠敬之意亦由其躬行之際而率
先耳蓋法度不越於君臣孝享之中而孝享每行於車服旂

輯之日商頌約軝錯衡八鸞鶬鶬龍旂十乘大糦是承皆是諸侯助祭而車服之盛如此　斷法

諸侯來朝稟受法度其儀盛矣我率之以祭於武王之廟焉載見者諸侯之來見朝於君也率見者我率之以見於武王也諸侯既盡事君之禮我則率之以盡事先之禮而已　主意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

朝於君者惟法度之求備於己者極車服之美是可以觀諸侯之敬矣夫為人臣止於敬使知朝覲之為重而不知法度之當求固非所以為敬也然使於朝覲之際或惟簡略之是尚而無儀衛之可觀亦豈所以為敬哉然則諸侯之盛其車服以見君者示敬也非直為觀美也諸侯之見於辟王惟曰典章之是求舉無一毫私己之意故交龍為旂得於所見者

陽陽而鮮明和鈴鞗革得於所聞者央央有鶬而聲和詩人贊以休有烈光則一時車服之盛為何如哉　旨要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會諸侯以奉祭者其祭嚴因諸侯而獲福者其福盛諸侯助祭而主祭者無愧於為子之責焉則祭而獲福雖曰前人之休而使之得以永其休者實諸侯之德也　矜式

王者率諸侯以祭於先王之廟福固得於先王享祭之餘而實得於諸侯助祭之力故眉壽之介多祜之保必孝享於先王而後得也然多福之綏純嘏之緝熙非烈文辟公何以致之哉此王者歸德於助祭諸侯之辭也　旨要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知孝享致福之盛當知由諸侯助祭之功孝固足以致福然非有助祭之功亦豈能自致其福哉此歸德於諸侯之辭也　主意

總論　諸侯之來朝將以稟受法度也而我乃率之以祀武王何也蓋先王者法度之所從出而宗廟者又禮法之所由施也諸侯之助祭於此也夫獨無所感乎先王之神洋洋乎在上孝子之誠穆穆乎在下昭穆之各以其位內外之各以其官長幼之各從其事貴賤之各守其職祼獻之有其禮升歌之有其樂將享之有其物酬酢之有其儀凜乎其不可踰秩乎其不可紊則所謂法度即此而在矣奚必他求哉故章末但美其助祭之功而不及乎戒勑之事者豈非以率見之

際所以教示之者已深而無所事於戒勑也歟　解頤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此微子來見祖廟之詩美君子之方至而及從行之人留君子於將去而致乎盛大之福商人一代尚敬令微子之來其如此固為可美而其卿大夫之從行者亦皆追琢選擇而非常人焉尤為可美者也此其愛之深於其信宿而欲縶其馬追之而又綏之既有淫威而庥其降福孔夷也三節只作兩節也　發揮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追琢其旅

古之君子惟能不改其一代之所尚宜足以為當代之所尊夫以先代之後而使當代以客禮尊之豈偶然以得此於人

哉是必有可尊者矣商家一代之所尚以言其色則尚白也以言其德則尚敬也微子仍其所尚之色則雖所乘之馬亦白其色焉仍其所尚之敬則其所選之徒亦致其敬焉其賢如此安得不爲當代之所尊崇者乎　主意

君子所尚乃一代之舊所選皆一時之賢宜以作賓於王家也商之所尚以言乎色則尚白以言乎俗則尚敬微子以商之後爲周家之客於馬則不改其白也萋且則不改其敬也而徒衆之相從者又追琢之不泛也雖見禮於當朝愈不忘於先代其盛德爲何如哉　旨要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

君子足以得人之愛觀其留之之久當觀其留之之力也世之愛其人者有欲爲留行者矣往往徒見於一言辭之間而不發於情意之實則君子有不可虛拘者矣今客之留也由宿而信可謂久矣然至於授之縶以縶其馬則其留之力又豈不見其發於真情實意而有不能自已者哉　主意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國家尊先代之後要不徒以虛文爲尚也留之而惟恐無以安之者是固足以見吾尊敬之心矣然非使之用天子之禮樂而降之以大福焉吾恐實意之不足而虛文之有餘亦豈所以爲尊敬哉　主意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武王之功所以天下莫强者以文王開之於前而武王受之於後也於文王曰允文則其開於前者初非不足於武也於武王曰無競則其受於後者亦非以力取之也於勝殷以見其伐暴之義於遏劉以見其止殺之仁仁義之師王者之師也此大功之所由定而大業之所由成也　解順

須後王有莫大之功者實由前王開之而後王繼之以成功耳此詩人推本之詞言武王之武功蓋由於文王之文德也文德開於前武功繼於後故論武王之功無以加當知武王之功有所自也　主意

知後王之武功實本於前王之文德則繼其德者亦惟不黷武以成其功也須聖人者不以用武頌武功惟以文德視武功則知所以肇功者有其原而成功者有其實蓋用武固後王之績而黷武非前王之心故不黷乎武乃所以爲能用其武父子一心文武一道其於成功何有哉　旨要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

於者嘆之之辭允者信之之辭武王之大功莫强於天下故有形容之不能盡者然豈無所自哉信矣文王之德能有以開之故其後之發而爲功者如此其美也　旨要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未免喪以前居梁闇之時也惟思慕而已既免喪以後臨朝廷之時也則有家國天下之責焉皇考之遺孝不可無以繼之也皇王之大業不可無以承之也然所以繼皇考之孝固不外乎敬所以繼皇王之業亦不外乎敬而已孝也敬也一理也自繼述而言謂之孝自存主而言謂之敬敬其身即所以孝於親孝於親未有不敬其身者也此所以能就文武之

業而崇大化之本也　解顯
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此成王朝廟之樂歌謂前人之孝於先者常若見之則後人
之敬乎先者豈不常懷所以善繼之也蓋成王以幼冲嗣位
慊焉於繼序之思既嘆夫皇考之終身能孝而常若見皇祖
陟降於庭娶後自盡其敬德於夙夜之間而又嘆夫皇王之
統莫之能繼也惕然而思不忘於懷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
化之本者在是成王其賢矣哉　旨要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
忘
皇祖文王也皇王文王武王也武王繼文王而有天下孝思

一念在在不忘若見文王之陟降於庭者予小子之嗣茲大
位敢不夙夜以敬乎然敬者思之本也蓋人君嗣位之初正
思念前人之日武王之所以思文王者如此則我之所以思
文武者何如知一念之思觸於目者皆前王之似則知一念
之敬感於心者若前王之真合前王而思之殆與前王同一
思矣用是而繼其序則一念之相承將何時而已耶　斷法
成王欲存孝道於武王却言武王能盡孝道於文王只此一
意便見成王之心乎父心乎祖持其敬而無或間則繼其序
而無或遺矣　思前王之孝而自勉以存其誠嘆前王之聖
德而深求以繼其統　旨要
武王之孝思念先祖而不忘則我後嗣之主敬者兼思祖父
而不敢忘也此成王始朝於先王之廟而作此所以就文武

之業崇大化之本而所謂大化之本者何也亦曰孝而已矣
武王永世克孝念文王而不忘則我之繼其孝可不兼文武
而思之乎　主意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前王之念乎先者常若有見故後王之敬乎先者常不敢忽
前王以聖繼聖猶若有見於家庭者也況後王以眇躬而繼
二聖其可忽之而不敬乎　旨要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
其身
居梁闇之時未可以言也既免喪以後可以言矣可以言而
不言則無以見求助之意無以見繼述之志訪予落止求助

之誠也率時昭考繼述之孝也於乎悠哉嘆其遠也繼猶判
渙嘆其難也然豈可畏其遠而不進畏其難而不勉哉惟當
繼其上下於庭者欲其無一時之不敬也繼其陟降於家者
欲其無一事之不敬也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保其身焉則
無危亡之患也有以明其身焉則無昏昧之患也　解顯
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吾心不忘乎先王則吾身有賴於先王矣吾之孝思無所不
存常若先王之在家庭焉夫心不忘乎先王則事必法乎先
王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豈不賴先王之保明吾身
也哉　叅式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
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

肩示我顯德行
敬者戒懼慎獨之事所以誠身也明者學問講習之事所以
明善也羣臣以敬而進戒欲成王之誠之也成王以明而自
勉謂必先有以明之而後可以誠之也既有以致其明之之
功復有以致其誠之之力則聖賢之事業可以馴致矣而又
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則欲羣臣教示之無已也　解順
臣戒君以盡乎敬欲其嚴於天而不敢忽於己君荅臣以未
能敬惟欲進于學而有以資於人夫學而盡乎進脩之功則
能敬於天而無怠忽之意矣大抵人君莫大於敬天而持敬
之功莫大於進學進于學則進乎敬此聖學之本源而成王
知之賢矣哉　發揮
羣臣進不可不敬之戒故言天而著其可畏之㡬賢君推未

能持敬之由故論學而致交脩之力夫人君惟能知天之去
留無常而鑒臨甚邇則自不容於不敬矣然必務學之篤而
內勉於己外資於人而後有以變化氣質而至於能敬也惟
知天乃能有所畏而持敬惟務學乃能知其敬而知天賢君
所以既述羣臣之戒而又必自言其務學之方也　賢君爲
學苟自知積累之勤而有以復其本明之天則天在於我而
初無彼此之間矣人之顯德行又皆躬行心得而已明之天
也羣臣輔助之餘而又能以此開導之則無一時一事而不
知所以嚴其天矣學而至此則主一無適之功無少間斷尚
何氣質昏蔽之足慮哉　矜式
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
在兹

敬者歷代帝王之心法人君所以不能敬者非有所恃則有
所忽自恃者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自忽者謂天人相遠
絕我之所爲天豈能知之故欲勉人君以敬者先去其自恃
自忽之心二者既去病根盡除然後不患其不敬故詩人曰
敬之敬之反覆言之非不諄切也然未能除其病根空言無
益故推原人君所以不敬之由而以二者繼言之　不可欺
者天之天不可忽者己之天在天之天保之爲甚難在己之
天求之爲甚易蓋在天者勢也在己者理也勢超於溟漠之
外而理運於方寸之中知其不可忽則知其不可欺矣成王
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如此蓋知天道之微而知所以用力
之地也　斷法
賢君述羣臣主敬之戒尤必述羣臣言天之詞善言天者必

言其道甚明而眷命不可恃也其勢雖遠而監臨不可忽也
人君苟知天之不可恃又知天之不可忽則所以持其敬者
自不容已矣　敬之一字惟畏爲近之人君果何所畏哉亦
天而已矣是宜羣臣以敬爲責戒者言天必致其詳焉　矜式
告君以敬天之當然必詳告君以敬天之所以然人君豈不
知天之當敬哉特不深明其所以當敬之理則未必不以汎
汎視之令羣臣進戒於王既以敬之敬之申言於其先復以
天之所以當敬詳言於其後蓋謂天甚顯也而眷命不易天
雖高也而降監之不遠人君知此則敬天之誠自有所不能
已者矣　旨要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
人臣欲啓君心之敬要必示之以天命之難何也勢莫尊於

君而理莫尊於天人臣之所以忠愛者君也君心之所尊畏者天也苟欲啓吾君之敬而不告以天道之顯天命之重此豈善於告君也哉　主意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賢君知未能敬者由於氣稟之偏故自勉於積累之功復有資於輔導之益夫學所以變化氣質也然非内勉於已而有以復其本明之善外資於人而有以陳其已明之實則何以去其昏而能敬哉以光明與顯貫不聰意此成王自爲答羣臣之言如此　格式

賢君之持敬之爲難能也爲及時以復明德之初必資人以求明德之助明德者性之所固有持敬之功未至則必交盡

於人已之間庶幾性之本明者有以復其明耳復性之功莫先於持敬成王自言予小子不聰而未能敬則明德之具於天性者或有時而昏惟日月就將緝熙以至於光明則所以自脩者矣然自脩於已者尤不可不交脩於人爾羣臣輔我重任而示我以德之顯明則是德也既日就月將以明之復資輔弼之賢以助之向之昏者其有不明乎　旨要

上是閔其質之庸而功必勉於已下是憂其任之重而德必資於人人君承前人之付託一身之負荷非輕若非人臣示以顯明之德行而輔助之則一心憂懼之不釋何暇於爲學佛時仔肩正是分減他擔杖之意如此方得盡力於學庶幾其有成效　上是羣臣進戒專以敬爲言成王之答却知未能敬之病原在於不聰故專爲聰明之工夫又賴羣臣之輔弼陳善納誨必人已交盡庶幾其能敬也　斷法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

賢君因事而謹未然之幾尤必即物以慮將然之理蓋天下之事物其幾微之前惟切於懲創者知之懲創之既深則戒謹之益至防微杜漸不待其極而後覺焉有忽其事之小而聽其爲患之大也哉　旨要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

除其害而興其利盡乎已而資乎人凡其饁婦耕夫相與慰勞者無非欲協力利器以務農事　旨要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古之農夫用力以除害者所以美其地齊力以除害者尤必

盡其地天下之理害不除則利不興而況農之爲利草木易以痡吾之沃壤稂莠易以傷吾之良苗故必用力以芟柞其草木而所耕之地澤澤解散則地之美固至矣又必千耦齊力耘去惡草而曰隰曰畛無不徂焉豈非所以盡其地而不使其荒而不治者乎夫如是則害除利興而農之爲利得矣

旨要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

天下之理欲興其利者必先有以除其害而況農事乎　主意

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農事之在天下在已有以盡其力在物始有以遂其生　主意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農事之始種藝非一類農功之成積累非一日農事固當用力於其始而成功則非可以遽至也自活而至於達自達而傑而苗而麃然後至於穫而積成功可謂艱難矣 旨要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

農事之在天下人力既盡則物之生意自有所不可遏者矣 主意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物之遂其生者固人力之當然亦天機之自然也 主意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

振古如茲

農功之利收入之多所以供祭祀行百禮享賓養老無不備

然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而其利博矣非獨今時有此豐年之慶而其來遠矣 旨要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農功之成收入之多不特有以為養生之備而實有以備奉先之禮矣 旨要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

振古如茲

豐年之象其驗非一端豐年之祥其應非一世蓋有稼穡之事即有豐年之祥有豐年之祥必有和氣之象一時之氣象驗之邦家而燕享為之光顯驗之耆老而供養為之安寧凡飶之香椒之馨非可以一端盡舉邦家胡考可概見矣緣此稼穡之事非特此處有之豐登之慶非獨今時有之極自古

以來稼穡之事脩而豐登之祥應矣則凡其氣象之顯著皆此和氣之徵也 旨要

品物美而尊賢養老其用大正以農事廣而由今遡古其慶同務農之事通天下豐年之慶亘古今凡用之尊賢養老而獲其利者皆和氣之應也 天下之用何莫非資於農苟地利之或遺而豐登之或間即無以效其用而弗覩夫和氣之薰蒸融液矣中間須要發得豐年氣象出 拎式

此章豐年之效可以奉賓可以養老無所不宜矣然匪且有且又可見其豐年之遠匪今斯今振古如茲又可見其豐年之久也此見有周之盛其力於農事之效而為奉賓養老之禮者正非止於一時一處也 主意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蒸禮之盛固當以享賓為榮尤當以養老為貴尊賢養老之禮備斯可見豐年之樂矣 旨要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古之所謂盛時者固以其無一地之不豐尤以其無一時之不豐也 主意

總論　墾闢之時芟以除其草柞以除其木然後耕之則其土氣蒸達澤澤然解散矣專言新墾之田者以其用力尤難故也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言耕夫遍野無曠土也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言眾力競勸無游民也思媚其婦有依其士言其家道和平無乖戾也有略其耜言其器之利也俶載南畝播厥百穀言其事之時也實函斯活言其苗之初生也驛驛其達有厭其傑言其苗之既長也緜緜其麃言耘者

之詳而容也載穫濟濟言穫者之衆而整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言其積之富也烝畀祖妣以洽百禮言其用之廣也有飶其香有椒其馨皆酒醴芬芳之氣也燕享賓客所以致敬也而邦家以之光顯供養耆老所以致愛也而胡考以之安寧匪且有且則豐穰之慶非止於一處也匪今斯今則豐穰之慶非止於一日也蓋自極古而已然則自后稷耕稼而至於今其所從來者遠矣　解頤

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

古人之盡力於農事何其至也外而農夫勤於耕內而婦子勤於饁力之協而情之和不特見其勤力於農而盛時氣象於此亦可見矣　主意

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

古人之敏於農事蓋於一器一服之間亦可見矣農之有其器服亦其常也而於其用之之際皆有以見其敏於事之意焉則古人之務農事可知矣笠之與鎛農之所皆有也而笠則見其糾然而輕舉鎛則見其趙然而入地其器服常與人異者以此而耕耘何慮夫害之不去而利之不興哉　主意

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致收成之利者人心協而其時同享收成之效者祀事舉而其慶遠　同時入穀之多者由人力之相濟而祀事遠繼乎前人者物阜人安之所致也　周家以農事開國故生民之詩言后稷以農事而肇祀任負穫畝是即收成之事特彼時乃農務始興故不必言其所穫之利此詩則以言後世以農事而續古之祀後世務農者日勤日衆所以家家富庶家家康安　孫式

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古人之於樂歲固足以見地利之盛尤足以見民俗之和自地利之盛而言之則崇墉比櫛者皆豐登之象也自民俗之和而言之則百室盈止者皆親睦之風也平日輩作相助之人皆相與優游於一族之間者夫孰非有年之賜也哉　主意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樂生之餘而行報本之禮要皆人心之所不能自已者矣

主意

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古人之奉祭祀無往而不盡其誠也祭之所重者牲牲之所重者角犉牡之殺其角捄然則吾之誠既寓於牲矣一誠所格豈不足以續先祖而奉祭祀哉　主意

總論　自有人民而有稼穡自有稼穡而有祭祀春而祈焉秋而報焉皆人情之所不能已也載芟良耜皆言春而致其耕種之勤夏而極其耘耔之勞秋而穫夫收成之富男盡力於外女盡力於內使我得燕享以致其敬祭祀以致其孝者是果誰之賜哉以爲田祖先農之功而固有方社也以爲方社之功而固有田祖先農也此所以不得不並致其祭報也

解頤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絲衣其紑言其潔齊也載弁俅俅言其恭順也自堂徂基自內而之外也自羊徂牛自小而之大也鼐鼎及鼒自大而之小也告濯告潔見其器之整飭也告充見其牲之肥碩也此未祭以前事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則既祭以後事夫祭畢以燕而兕觥罰爵觩然上曲徒設而不用既不吳而失之讙譁則其敬靜爲何如也復不敖而失之倨慢則其謹飭爲何如也宜其得壽考之福也　解順

此祭而飲酒之詩言爲士者服其服而既審視乎禮之備矣尤必謹其威儀而後足以享乎福之長也使徒謂祭則受福而不知靜重是雖服士之服以盡審視之責而動之不以禮亦未可以爲善壽考之休何自而至乎　斷法

士服其服而祭能循禮之序飲能謹禮之容斯有以獲永年之福矣夫爲士者與祭於王而且飲焉則其所以致福者固在乎循禮而不失其序尤在乎謹禮而不惡其容也中間以敬字串人情於祭祀之時敬心存焉所以執事之際循循然而不少紊至於燕飲之時敬心少肆安能保其不至於側弁屢舞哉故觀人之以敬受福者每於此而求焉　拎式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時之未可聖人不先時而有爲時之既可聖人不後時而不爲夫聖人亦何心哉惟視夫時之可與未可耳方其遵養時晦聖人非忘天下也及其是用大介聖人非利天下也聖人無忘天下之心亦無利天下之心此所以爲聖人之武也後人受武王之功嗣武王之業則當法武王之事果能法武王之所以治天下者而治天下則天下又豈不以其事武王者而事我後之人哉　解順

前王有師衆之盛必待時以成用武之功後王受先王之功必即事以致法先王之道前王固不能違天意以成功後王亦不可違先王之事以取法前王之待時後王之當取法者也　主意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

時之未至聖人雖有武而不用時之既至聖人始用武以有爲聖人固不能以先乎時亦不能以違乎時矣　拎式

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方時晦也非無於鑠之師而惟退乎循養之志及時既大明則一戎衣而定天下聖人始有不得以辭其責者聖人何心哉亦隨時而已爾　旨要

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有天下之大勇而後足以成天下之大功勇不足者不能以有爲也武王蹻蹻武勇大有所爲我後人既寵受其功矣則亦惟爾武王之事用而嗣之信而師之庶幾繼志述事之善者爾不然前王成之以武勇而後王嗣之以柔懦其何以光於前哉　旨要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武王之綏萬邦所謂一戎衣而天下定也其屢獲豐年之祥則以人心和於下天時應於上也所以然者由上天有匪懈之命故武王有桓桓之德由武王有桓桓之德故多士有濟濟之盛而武王之於多士不惟保而有之尤必任而用之不

惟用之於朝廷尤必用之於四方蓋天子以天下爲家者也必有以安定乎四方而後有以克定乎厥家此其德所以上昭於天而遂君天下以代商也詩言於昭于天者二大雅所謂於昭以文王之神言也此所謂於昭以武王之德言也維文王之神昭於天也故周有維新之命維武王之德昭於天也故周有代商之命其實武王之德即文王之德而武王之命即文王之命也　解題

此詩亦頌武王之功當分作三節看武王綏萬邦而天降以豐年之祥天之應乎武王也天命之於周久而不解而武王保有厥士用之於四方以定其家武王之應乎上天也然曰安天下曰以定其家則豈嘗有代商之意哉迨其德上昭于天而君天下以代商焉此豈武王之得已哉童子問每說詩多晦昧獨此詩解近之蓋要見得武王非有代商之心其所以除害以安天下保厥士以定其家皆不得已而爲所當爲未嘗有君天下之念及其德著於天而皇以間之則天眷之來雖欲辭之而不可得想武王於此蓋亦有甚不得已者如此立說庶幾見武王之心而詩人之意所以反覆以天與武王交相與者言之以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之意未嘗有一毫之私皆憫天命而悲人窮不得已而爲之耳及代商爲君實以德著於天而不可揜天命之歸而不可辭故不得已而伐商焉只此意說得武王之事脫洒而詩人之意正如此此詩必周公所作如文王開厥後定爾功之類皆是如此

聖人安天下而時和之應爲有常由聖人得天人而君臨之德爲甚著蓋德者天命人心之所繫屬者也徒知豐年之祥應乎聖人而不知聖人用賢以君天下皆不得已而應乎上天者也昔周之詩人言武王克商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此天之應乎武王者也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此桓桓之武王保有其士用之四方以定其家及其德著于天而君天下以代商也又豈非武王之應乎上天也哉吁詩人頌武王既言夫時和之應由於天復言夫天命之歸本於德要皆非人之所能爲也　發揮

上言武王功安天下而獲豐年之祥天命于周又久而匪懈此其功之格於天也故此桓桓武王保有厥士而用之四方以定其家此武王之定天下也又嘆其德上昭于天故能君天下以代商此則武王之昭于天也定天下以功君天下以德功格於天足以定天下德昭于天足以君天下　主意

聖人固以安民而得天眷之厚尤以用賢而居天位之尊天心之愛民甚矣禁暴除害所以安民也用賢定國亦所以安民也聖人安民之德有以合上天愛民之心則得天眷而居天位何往而非天心所屬望哉武王之興也天時屢獲豐登之祥天命靡有懈怠之意其德上昭于天相與無間正以其能綏萬邦而民舉安保厥士而民常安則其君天下以代商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旨要

夫聖人安天下而獲天休其祥已非一矣然上天之眷則久而無替也聖人任賢以致治其德動天而爲君焉至是而益盛耳　斷法

綏萬邦屢豐年

民心舉世而皆和則天道無時而不和矣夫以和召和惟聖

者能之人孰不以爲世道之平治固聖人之所能爲而天道之豐盈豈聖人之所可必乃令武王有作伐暴除害萬邦既咸底於綏靖而年穀亦屢見於豐穰豈非聖人以和召和之明效也歟　主意

此詩乃頌武王之功夫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令也武王之克商蓋除害以安天下也故屢獲夫豐年之詳謂之屢者不止於一年所謂自古有年也惟有以措天下於至安故有以獲天時之至和蓋以聖人一身之和氣斯民既和則天地之和自至此感應自然之理也豐年而至於屢是武王能遹續天休祈天永命故能屢焉通篇要見得屢字之意商之季世斯民之氣久鬱而武王一旦有以發舒之則固有以挽回天地之和氣而使之不替矣此武王之功也頌者美盛德而告成

功首以爲言蓋以其功之至大也　要發明所以綏萬邦屢豐年者皆武王之和氣有以致之也所謂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　斷法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文王之勤勞於前固以遺我後之人也則子孫受之於後者亦豈敢以自專哉且後人之所當尋繹而思念者文王之德也而文王之德所以能使人尋繹而思念者以有諸臣之功也知文德之不可忘則知功臣之不可忘矣於是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賚有功使各建都邑於禹所治之地新與舊之相間親與疎之相錯小與大之相承遠與邇之相聯使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順從而無

不安其分之意則其大封功臣固所以求天下之安定也凡若此者蓋皆有周之命非復商之舊矣於是復嘆美之使功臣之受封賞者無不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焉上言敷時繹思將以布其可繹思者於人也下言於繹思欲其存此可繹思者於己也敷時繹思固所以求天下之安定而於繹思則又欲其共保安定於悠久也　解題

聖人勤勞天下之功千萬世所不可忘者而況其子孫諸臣乎聖人之所以可思者惟在於勤天下諸臣之所當思者亦惟在於安天下布此可思者子孫之責也知此皆周之命而致其思者諸臣之責也我周一代之天下聖人勤之於其前子孫諸臣受之於其後即聖人之可思者而深思之則一念經營運量之中無非聖人憂勤天下之意子孫之受天下諸

臣之受封賞豈復有一毫愧怍於心哉　旨要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

安天下者前聖之心也後人受前人之天下亦當求如前聖之安天下然所以安天下者豈有他哉陳前聖功德之在人而可以繹思者以賚有功焉則得人以共天下斯可以安天下無愧於前人矣　主意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美王者之巡守備言其所歷而神人之情以孚復明言其所自而天下之情以讋夫王者肇有天下則神人皆主於我故會合神人而不敢遷者正以一其志慮而使不敢異者也

巡邦國者一代之盛美禮神人者一代之新命國家與豈徒

以天下奉一人而已哉幽而爲神無往而不致其敬明而爲人無往而不答其心此其爲一代之新命而一代之盛美在焉武王之巡守蓋如此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命而王者之祭神如在未有不躬致其誠者也王者之巡守豈直爲觀美哉明以覲省於民風幽以昭答於神眖山嶽既躬陟之大河亦躬道之敷天之下莫不裒聚而對答之王意蓋謂不躬致其如在之誠則此心缺然如未嘗祭非所以答神眖而慰民心也噫武王之巡守若此此所以爲於皇時周也歟此所以爲時周之命也歟　旨要

美一代之興而巡守所以慰天下必表一代之興而命令足以警天下當國家肇造之初正人心仰望之日故因巡守而慰答之是即命令之一新也頌者安得不始歎其盛而終復

表其所以盛哉　此詩凡兩言時周始焉歎美之末提起一箇命字是知頌者之意即是就巡守上說來蓋巡守祭告之時正發號施令之際如舜之脩五禮同律度如五器所以詔示天下者莫不於巡守見之　矜式

周王巡守之禮既有以格山川之神又有以慰人心之望詩人始之以於皇時周終之以時周之命反復而歸之於君蓋君者人神之主幽而有以格山川之神明而有以慰人心之望非有周之盛孰能若是哉　主意

魯頌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　問國之富數馬以對泛而言其同者固足以見其力之强指而言其異者尤足以見其用之大馬之爲用莫大於駕車稱其强有力者正以其可以駕車也駉駉在野此特泛而言之耳孰爲驈孰爲皇孰爲驪孰爲黃則指而言之矣始稱其力終究其用觀僖公之牧馬則魯國之富爲何如也　主意

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賢侯正心之功固可於物產之盛見之矣物產之與君心宜若無與焉者然充一不忍之心則思足以及物而況問國之富數馬以對馬之類既多馬之用皆善謂非出於人君一心之妙用可乎　主意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知蓄產盛而其材爲有用當知立心正而其盛爲可嘉賢君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正此詩既推其由而復繼以贊美之

詞也　此題傳意自明但思於斯馬斯徂一句道了合於思無邪之下斡出爲佳　矜式

思無邪思馬斯徂

反之於我既有以正其心驗之於物斯得以安其力天下之事事物物無不關於人主之一心故詩人於一物動息之微亦反而係諸心焉　主意

總論　言駉則每章同詞見其充實之如一也言有則每章異詞見其名色之不一也言坰亦每章同詞見其地有常所官有常職初不病民居而妨民田也於車曰彭彭言其盛也伾伾則盛而有力繹繹則盛而不絕祛祛則盛而彊健皆自夫彭彭而推言之也於馬曰斯臧言其善也斯才則材之良而非駑斯作則氣之盛而方壯斯徂則力之健而致遠皆自

夫斯臧而推言之也於思曰無疆言其立心之遠也無期則遠之無窮無斁則遠之不已無邪則遠而能正皆自夫無疆而推言之也然則夫子何以獨有取於無邪之一語曰自詩人之意言之則魯侯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以無疆爲先自聖人之意言之則君子脩身以道由其立心之正故以無邪爲切果能無一事而不思無一思而不正則爲子而思孝爲臣而思忠爲學而思所以爲賢爲聖將無所施而不可奚獨牧馬一事而已哉噫聖人教人之意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學者誠不可以不勉也　解頤

有駜有駜駜彼乘黄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詩人於燕飲之際而即物以起興焉謂强力而任重夫物則亦有然者矣魯之賢臣自夙而夜無非在公之時可謂自强而能勤矣勤而不明則何益之有今其在公所以勤事者其明明然辨治無一事不得其理然其非徒常在公而已實有益於在公者也故魯侯備燕飲之禮以通其情舞者所持之鷺羽如振振而羣飛其或坐或伏又如鷺之羣下擊鼓之咽咽而深長於是醉而起舞君臣之間以相樂也　旨要

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

事君以忠者臣之道使臣以禮者君之道魯之君子無一息之不勤勞無一事之不辨治臣事君者然矣燕飲以洽其意樂舞以致其懽豈非君使臣以禮然哉君盡君道臣盡臣道此其爲君臣之道也歟　主意

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詩人觀於樂舞之間而必極其形容之美則當時君臣之相樂者其必有道矣夫尊卑之分既嚴而上下之情易隔古人制爲燕禮所以通其情也然非有道以爲之本則樂舞之盛或不免荒湛之失而何足以稱美也哉今詩人於僖公之燕所以詠其樂舞者其辭繁而不殺正以僖公之於是燕所以見于樂舞者其情樂而不荒此其所謂君臣相悅之樂也而豈過爲是頌美哉　主意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

頌者因魯之臣子夙夜在公盡力以勤君事乃以馬之强力足以任重者興焉此臣盡臣道者然矣而臣子之在公也又與之飲酒焉畧勢分而篤歡愛又豈非君盡君道者哉　主意

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

情洽而身退是可謂以禮事君矣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使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是以置爲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然或和而至於流樂而不知止又豈臣子之所以事君者哉今也臣侍君燕起舞以相樂既醉而言歸則是嚴而泰和而節豈非君臣之有道乎　主意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夫燕飲之禮所以通上下和樂之情然樂非其樂未必以爲美也故既願其有年則獲乎時和者爲可樂又願其有穀則於以善後者爲可樂以此爲樂非沉湎之比而燕飲得其宜矣觀自今以始之詞則可以知其祝頌而且有深意也　訛

與於所御者燕飲之時其儀衛之盛如此　務式

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燕飲之禮方行祝望之意已遠此可見臣子之愛君矣國家之所可樂者莫大於有年尤莫大於有後有年而屢見於自今有後而克傳於善道則又可樂之尤者也魯之臣子方當燕禮之行而即以二者爲祝其愛君之意爲何如哉　稌式

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

　感君恩於既洽之餘祝天道有屢豐之象斯可見臣子愛君之至矣人事之可爲者皆制於君而歲事之不可必者君又制於天焉臣子之於君被其恩禮無以爲報不祝之以其所可能之事而祝之以其所不可必之事使吾君而得其所不可必則天之所以厚吾君者至矣豈不足以見臣子報上之

情哉　主意

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天時之和始於今君德之美傳於後斯其所以爲可樂也蓋國家之樂莫大於有年尤莫大於有後民物之既富而子孫之皆賢其爲樂之未易得也有年既始於斯今有善後詒於孫子是君民同豐登之慶而國家享悠久之休安得不胥樂於此哉有駜之頌僖公而以此歌之於卒章其旨深矣　主意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國之有學固所以爲淑人心之地而賢君之視學又所以爲感人心之機此詩美魯侯在泮而篇首三章皆深寓其意於樂之一詞一章樂其來而至二章樂其至而教三章樂其教畢而又燕來而至則其儀足以感人而國人之見之者無不樂至而教則其言足以感人而學士之聞之者無不樂教畢而燕則其禮足以優賢而羣賢之與燕者無不樂國人樂而民俗之丕變學士樂而學業之益進賢者樂則又將樂告以善道而內治之益修遠人之自服斯所以爲頌禱之意歟　解題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即其地而賦其事以起興者既有以見其君之至而儀之盛尤有以見人心悅而從之者衆也民心之樂於泮水者樂其君之至而喜見其鸞旂之美又樂於相從而不厭其與見羽

旄之美而疾首蹙頞者有間矣故詩人首以思樂而其下皆樂之之意此所謂善教得民心者歟　主意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詩人賦其事以起興既言賢君服御之盛必言賢君誘誨之善夫游泳於學校之間孰無興起悅懌之心所患者君師之道未盡不得覩其誘掖訓廸之方於親炙之際耳方賢侯未戾學之先人之所樂者在於采藻而已及賢侯既戾學之後則其所樂者在於賢侯之善教此其歡忻之情不能不形於觀瞻之頃而詠歌所由作也　稌式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以國君之尊而戾于學校則其教固不肅而成也夫國君之

於人也惟和易則能以達其教何也勢之嚴者每足以使人
心之憚也僖公之泮學也載色載笑藹然氣象之可親溫乎
和氣之可掬宜其教之易乎也　主意
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國君之燕於學也斯人不徒祝之以福而必祝之以道則所
以愛君者至矣夫燕禮之行固足樂也而賢侯之所謂樂則
有出於燕禮之外也何也樂莫樂於壽之長尤莫樂於道之
大賢侯壽有以享於已而道足以服乎人此其為樂又豈徒
在乎旨酒之飲哉　旨要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格烈祖
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敬明其德德之存於中者無不敬也敬慎威儀儀之著於外

者無不敬也合內外而無不敬此所以為民之法也允文允
武欲其君德之備也靡有不孝欲其子道之盡也惟其文武
之備故有以昭格乎烈祖惟其靡有不孝故有以自求乎多
福孝也敬也文武也其實一理也　解頤
賢君敬德交脩於內外則民有法君德無愧於繼述則福自
歸此詩人頌禱之意也斯民之取法必其主敬之功積於中
而形於外者也多福之來歸必其君德之備而克承乎前人
之緒者也國人之願望豈淺淺哉　二股雙關各有本致旨
非魯侯實能如此乃頌禱之詞也　矜式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
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
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泮水之詩魯侯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詞也所言非實事詩人
願其有是功耳上章言魯侯能明其德作泮宮而淮夷服虎
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而在泮獻囚主魯侯而言也下章
言濟濟多士能廣善意征狄東南而避讓不爭功則主羣臣
而言也賢君以德教服遠人而獻功於學者無所愧羣臣以
德讓服遠人而獻功於學者亦無愧夫學校者禮義之所自
出者也執人不當罪不敢於此而獻其俘成功不以禮不敢
於此而獻其績魯之君臣皆能以德禮信讓服淮夷而皆於
學校而獻俘馘論功績定勲庸焉此所以為可美也此所以
頌願其有是功也　主意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
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

克明其德所以淑其身也既作泮宮所以淑諸人也既有以
淑其身又有以淑諸人則不期於遠人之服而遠人自無不
服矣如是而猶有不服者則命虎臣以伐之而又願其於此
乎獻馘於此乎獻囚且欲其訊問之審無愧於古人焉則遠
人之不服者鮮矣　解頤
賢君能明其德則文教脩而遠人自服又有賢臣各盡其職
能於文教之地以獻其外治之功此詩人因魯侯在泮而願
其有是功也　旨要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天下惟脩身者可以服人身既脩矣則其施之於教未有不
順而服之者苟不先脩其身而徒脩文以使斯民之化則遠
人豈遽服哉何則身不行道不能施於一家而況責諸遠人

予故必先自治而後治人也　主意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羣臣能擴充其善以盡夫服遠之方故能致其和敬以成獻功之效下文烝烝皇皇之盛即上文濟濟之衆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即廣德心之事在泮所獻功即于征之功詩人言之不足尤詳言之於以見人臣立功以善意為本也　主意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既頋其器械脩整而卒乘競勸尤頋其力有以致遠人之服謀有以得遠人之歸也好謀而成乃行兵之要故知懐遠之道有不徒在於力而在於謀僖公其知之　旨要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懐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此上四句興下四句如行葦之類言翩彼飛鴞惡聲之鳥也今集于泮林而食桑黮乃能變化其性而懐我以好音焉物性無不可變者然也淮夷素傲狠而不服者也今服魯侯之教化憬然覺悟而來獻其琛以至元龜象齒大賂南金焉人心之無不可變者然也異類化於所養而能和其聲遠夷化於所教而能貢其寶世豈有不可變化之物哉觀物有化惡為善之機則知人有改過歸善之理詩人託興以頌禱之其意深矣　發揮

觀物類之惡者得所止而變其聲則知人類之異者學所責而歸於義夫有所感而化其惡者物亦有然者矣而況於遠

人乎　旨要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宮廟所以安神其侐然而清淨則深嚴而不褻也實實而鞏固則安重而不傾也枚枚而礱密則綢直而有序也此述其脩閟宮之詞也其德不回言己德之無疵也上帝是依言天命之攸眷也此后稷之所由以生也降之百福天降之也天以是福而降之稷稷以是福而敷之民則民之福即稷之福也此所以奄有乎一國也俾民稼穡稷使之也稷降是種以教乎民民顧是種以養其生則民之有皆稷之有也是即奄有此下土也禹以平水土為功稷以播百穀為功由水土之

既平而後百穀之可播則稷之教稼穡固所以繼禹之緒也

解頤

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天生聖人而厚其福者固使之以農事肇封國而興利於斯民尤使之以美利及天下而繼功於同列　后稷為農官而開一國之封此固足以見上天賜之以福而其生非偶然也及夫民共享其力農之利而天下同歸於養育之中則同列平成之功有所繼而上天所以生后稷而百福降之尤可驗矣　上二句總下二股封之以國所以使之教民也若纘禹之功則非利及天下者不能至此方見得后稷之福非特國家之福實天下之福　魯人頌其君而推其源流如此見魯

國之爲魯亦后稷之餘福也　矜式

此詩因僖公脩閟宮而爲頌禱之詞推本后稷之生以及於僖公故言天生后稷而降之百福者豈無其故哉蓋於教民稼穡使民辨黍稷重穋稙穉菽麥之利以至奄有下國而封於邰俾民得以享稼穡之利也且非特此也使民種稷而實有其稷種黍而實有其黍種稻秬而實有稻有秬以至奄有下土而纘繼神禹之緒業者分作三節後二節奄有下國俾民稼穡對奄有下土纘禹之緒下國與下土當分別俾民稼穡開養民之利也纘禹之緒繼前聖之功也如此作庶幾見天降百福於后稷之意俾民稼穡以一人之福爲天下之福也纘禹之緒以今日之福爲百世之福也　天生聖人而降之福者既欲其播種以開養民之大利復欲其興利以繼前

聖之大功　發揮

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

天之生聖人政以其能興養民之利君之封聖人亦以其能興養民之功　主意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金履祥曰按詩稱大王實始翦商不過謂周家翦商之業自大王始基之爾而後世稱大王有翦商之志不惟誤認詩意其失大王本意甚矣且大王遷岐在小乙之世至丁巳而高宗立殷道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甲祖甲二十八祀而生文王其時商未衰也大王亦安得有翦商之志哉況大王前日猶能棄國於狄人侵幽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大王之心决不如此其悖也愚按金氏之說足以補朱子之所不及故著之　解頤

此推本后稷之生及於文武克商之事而周公同有其功下言成王封伯禽於魯之意所以見僖公之於魯其來遠也如此夫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而民心歸之蓋有翦商之漸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命之極至陳兵牧野無貳而無虞真若上帝臨之在上者豈得有所退避哉所以敦商之旅而輔佐之臣同其功而周公亦與焉周之有天下也其事蓋如此於是成王言叔父周公有大勲勞故封伯禽於魯也魯之有國也其事蓋如此聖賢相繼以順天人故有同功之臣以建大業聖賢相傳以受封爵尤欲有輔君之忠以開大國

大槩如此但須融化使簡徑不煩爾　前王繼世以定天下既能有同功之臣後王分封以建諸侯尤必勉輔君之績夫繼世以定大業者在前王而分封以開大國者在後王前王既得大臣以同其功則後王可不勉大臣以進其忠哉　發揮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

聖人得民心以開王業而繼志者非一世聖人膺天命以行王師而同德者非一臣　旨要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上股是推原先公受封立國而疆域之盛如此下股乃稱願僖公奉祭盡誠而福祉之盛如此　魯之邦非他國之所比也惟僖公能致其誠敬而皇天后稷既降之福周公羣公亦皆以福與之則可無愧先公封域之盛亦無愧於爲子孫之責矣　旨要

上四句言伯禽受封於王室者其土地之廣也下言僖公匪解而享祀不忒者致謹於宗廟之祭也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者致謹於郊祀之祭也郊祀而降福既多廟祭而周公皇祖亦其福女上各言其所以行之之祭下各言其所致之福詩人之意有條而不紊如此此則言其致敬於郊廟者其福祉之盛也以言其前日之受封而土地之廣以言其今日之祭祀而福祉之盛此所以爲可美也爲諸

侯而上得乎君主祭祀而得乎天爲子孫而得乎祖宗僖公之賢可知詩人以是而稱願之也至矣　發揮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國家報功之典何其厚也夫功之大者則其報也必不薄聖人有大功於王室而當時所以報其後人者既胙之土復益以封焉則國家報功之厚爲何如哉　主意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

僖公爲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詩人累言之者以其遠無愧於周公近無愧於莊公也蓋爲人之孫爲人之子不過奉承祭祀而已僖公盛龍旂六轡之儀以承祭祀且非惟一時爲然春秋享祀無有解怠無有差忒蓋常常如此也此其所以盡子孫之道而無愧於聖人之後也與　斷法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惟能夙戒以備牲而禮樂爲俱盛故能致孝以奉先而福壽爲並隆詩人以祭必受福者願其君既極言其誠存於未祀之先而著於臨祀之際故復極言其統御之久而福壽之徵至大也孝孫有慶一語正足以見詩人稱願之意惟其能孝所以有慶上文所言即孝下文所言即慶自其致敬於廟而稱願之也　矜式

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

臣子祝君願其福之盛者正欲其國之長爾人君之有國者與之者天傳之者祖宗而守之者吾身也使非吾身有盛大

久遠之福則無以致吾國綿延鞏固之基以此見臣子之祝君非徒爲一身計也非徒爲一時計也蓋將爲千萬世之計也　主意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以車之數則千乘而車之所載必有弓與矛焉以人之數則三萬而人之所戴必有冑焉以是衆也而西伐戎北伐狄南伐荆舒孰得而禦之哉故又願其如此而且祝其昌大壽考焉　解題

此詩雖皆頌禱然此章則因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

美之上股言其車徒盛美而有以成服遠人之功也下股則
祝其昌大而壽考也此皆頌願之詞非必真有此類也上是
美詞下是祝詞　發揮
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
祝君以備天下之福正望其君以用天下之才　主意
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臣子之愛君不徒祝以福之極其盛尤必祝其壽之安其常
蓋福之盛於一時者每難以安其常於悠久令人君之福盛
而且安焉豈非臣子之至願哉　主意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
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泰山魯之望也龜蒙魯之有也以如是之土地如是之人民

苟善用之則可以荒大東可以服海邦可以來淮夷旨祝願
之辭也　解頤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
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純嘏言其福之盛大眉壽言其福之悠久曰眉壽保魯則願
其壽考而常享茲富貴也曰復周公之宇則又以土地人民
受之先王傳之先君凡諸侯之所侵者皆欲其自今日而復
之也而魯人願望之心猶未已也閨門之內有令妻焉則願
其常有以為之綱也有壽母焉則願其常有以為之子也朝
廷之上有大夫庶士焉則願其常有以為之君也邦國之大
有土地人民焉則願其常有以為之主也據天位之尊而樂
之在外者無不備處天倫之常而樂之在內者無不有此所

謂多受祉也多祉即純嘏之謂黃髮兒齒即眉壽之謂章末
二句正所以終章首二句之義也　解頤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
所貴乎福之純者不特能常守其固有之地而必有以復其
始封之地也　主意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材有以效於用而廟祀隆由得人以成其美而民情愜賢君
脩宗廟而嚴奉先之地斯民之所屬望也苟非得賢臣以董
治之則材用何以適其宜廟祀何以致其盛斯民何以愜其
望哉　旨要
凡功役之興無不賴於教護臨涖之得其人而後裁度結構

靡不相稱況宗廟之制又斯民觀瞻之所在乎大王作廟而
召司空司徒所以既成奕奕雖百世之下猶仰望之也　格式
商頌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
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
樂之始陳而音之達乎前人者其感深樂有所主而心之契
乎前人者其音美作樂所以慰前人之靈也而致樂音之美
則有奉先思孝之後人在焉　說烈祖與湯孫上生意方其
陳樂之初固期於樂作而前人慰悅於冥冥之中矣然非主
祭者孝思之至則徒音樂而以致其美殆未知其足以慰悅
乎前人否也前人之心慰悅於樂音始作之初正由後人之
孝發於樂音盡美之時商人尚聲者也故於作樂一事而幸

烈祖之有孫矣　矜式
商人尚聲故祀成湯之樂歌專以樂爲主上一節言作樂而欲以衎我烈祖之心下一節言奏樂以格乎祖而遂其思成之心者以樂聲有和平之妙而有穆穆之美也夫思成之義集傳盡之王者作樂而嘆其多者欲其聲之有以格乎幽奏樂而遂其思者以其聲之有以極其美作樂固欲其幽無不格也然非聲音有以極和平之美焉則亦安能感格而綏我以思成哉蓋樂以和爲主非有極其聲音之和則亦何以感格而安我所思而成此人之在此也哉　主意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商人尚聲祭祀之際直以爲作樂足以感動乎鬼神故於置鞉鼓一事而盛言之猗與歎之也那與多之也皆極其稱美之義夫以鞉鼓之置而嘆美如此誠以爲吾之奏樂將可以衎樂烈祖也烈祖在廟之靈非樂聲無以感之故作樂在先而作詩亦首美之也　斷法
嘆聲樂之始盛而有以感通乎前人者無非一誠達而已宗廟作樂器備而和宜其有以樂乎神也　主意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
既述其樂之格乎祖考尤美其樂之本乎後王上但言其奏樂以格乎祖考下則極美其樂聲之和而又歸美於後王一則曰湯孫二則曰湯孫皆言樂之本於人也商人尚聲祭祀以樂爲主而作樂又以人爲主非湯孫之誠敬則不能以人心之和爲樂聲之和此歸重湯孫之誠意協於樂而主祭之遂其心樂和其聲而主祭之有其美　主意
一代之祀乎其先者惟前人之鑒在乎誠而樂之所由協故重嘆乎聖人之有後而樂之所由美也大抵祀必有主感必以誠而樂協其美皆在乎此也商頌之作所以祀烈祖也今也湯孫時當主祀樂奏而神降一誠流通安我以所思而成於見聞之際鞉鼓管籥作於堂下淵淵嘒嘒和平如一且相依於堂上之玉磬得以協諧其聲矣然豈徒尚乎聲哉蓋有赫赫然之湯孫盛德明著所以著夫聲之美而神之來享者也是頌也一則曰湯孫二則曰湯孫於以致其嗟嘆又申之以穆穆而莫盡其盛美焉正以主祀之代不乏人耳　至哉聲樂感通之妙乎始焉人以樂而達其誠終焉樂以人而致其美聲音協合於中自有神明感通之理而樂音之所以美是有湯孫奉先思孝之誠在焉　斷法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
甚哉祖考之格非徒以樂而以誠也蓋誠者内也樂者外也心有不誠則雖有其樂亦將如祖考之格何哉　主意

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
上股是鞉鼓管籥之聲以玉磬爲主下股是衆樂之聲以湯孫爲主湯孫者主祀之時王也詩中不曰商王殷王之類而曰湯孫者蓋以其無愧於爲湯之子孫赫赫然盛矣而樂聲之美也所謂穆穆者不出於和平之外有於赫之湯孫主此樂則所謂和平而相依者自覺其穆穆矣　斷法
商人尚聲每祭祀以樂爲重商人之祀成湯也其堂下之樂鞉鼓則淵淵然深遠管聲則嘒嘒然清亮其所以既和且平

者依堂上玉磬之聲也於赫赫然之湯孫實主此祭以其無愧於湯足以爲湯之孫故奉先思孝之誠發而播於樂聲者穆穆其美如此　主意

鞉鼓者擊而成聲管者吹而成聲聽其鞉則淵淵然深遠聽其管則嘒嘒然清亮而其聲初不相奪倫焉蓋其所以和而且平者皆依於堂上玉磬之聲以爲節而非汎然之擊汎然之吹也磬以爲和平之主而鞉管以爲和平之應此樂之所以有條理也　旨要

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以堂下之樂而與堂上之樂合則樂之盛也可知矣革與竹堂下之樂也玉磬堂上之樂也衆音之作求其與玉合也甚難何也玉也者條理之終所以收衆音而詘然者也今以淵淵之鼓嘒嘒之管莫不依於玉磬焉則其和平爲何如哉　主意

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樂作於祀先王之終而樂足以悅先代之後則樂之盛可知矣夫祭祀之將終則誠意之浸怠今以九獻之後樂舞交作而先代之爲嘉賓者無不悅懌焉則誠之存而樂之美爲何如哉商人尚敬而尚聲於斯見之矣　旨要

以當代之樂而足以悅先代之後則樂之盛也可知矣大抵習熟於見聞者不可以僞欺閱歷於代謝者易至於多感以先代之後習於先代之樂有一毫之未盡不足以得其懽心也況於世代之異寧無感傷之思者乎今湯孫之陳其樂舞也致使嘉客之助祭亦有夷懌之歡心則其樂可爲盛矣　矜式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敬者古人之所行以敬奉祭庶足以格乎前人矣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苟敬心之不至即禮文之徒設而又何以格乎前人哉商人尚敬故謂敬恪者古昔先民之所作也吾欲前人之享吾祭亦惟效古人之行吾敬斯可矣　矜式

人之持敬苟惟專用一巳之力而不深求往哲之規則其敬亦淺淺耳蓋恭敬之道古人所行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況我今日之所行豈容自專而忽忘之哉又言我之所以奉祭祀者亦惟盡其子孫之責焉耳湯其尚顧我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將者致其丁寧之意庶幾其顧之蓋不敢必也　爲人子孫不過奉祭祀而已祭則莫先於敬也持敬而不自專則敬之深致敬而不自必則敬之至此湯孫所以遠不違乎古人之傳近不愧於前人之責也持其敬而不自專是以致其敬而不自必　斷法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甚哉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人之常情有所檢束必有所不堪而欲其身之不放肆也必其惕然有敬於中者也故言恭敬者必以古昔先民言焉誠思夫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者古昔先民皆然也吾何爲獨不然乎惕然古人之長思則恭敬之心自有所不能巳者商人尚敬夫豈無所自哉稽古者既驗於前人之巳行主敬者必施於今日之常行夫敬者君心之主宰也古先之行事且以恭恪爲本則今日之執事又可舍而他求哉宜商王反覆推本而言之也人之常情喜放肆而憚檢束惟思夫恭恪者古昔先民之所行則惕

烝朝夕之溫恭凜然執事之有恪其心自有所不能已者矣
商人尚敬豈一日之故哉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其流傳固甚
遠也後王安得而忽諸　矜式
總論　猗與嘆其美也那與嘆其多也置我鞉鼓謂有人以
設之也奏鼓簡簡謂有人以奏之也奏之而聞其聲之簡簡
則可以衎我之烈祖矣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始焉人因因樂
以致其感格之效也於赫湯孫穆穆厥聲終焉樂復因人而
成其和聲之美也至於鏞鼓之斁斁然而盛也萬舞之奕奕
然有次序也則不特幽有以感乎神而嘉賓在位亦無不夷
懌者矣獨言嘉賓者尊之也古昔以世言先民以人言溫恭
朝夕敬之存於中者無一時之或息也執事有恪敬之見於
外者無一事之或慢也聲樂之感通既如彼恭敬之奉持復
如此則湯其尚顧我烝嘗哉此乃湯孫之所奉也則其拳拳
思慕之意藹然見於言外亦可想矣　解題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
有流衍深長之慶是以有祭祀感通之休後王之奉祀物備
而誠孚則感於前人而獲福矣要知前人之眷佑無時不流
衍於後人之身其感通於臨祀之時乃其綿延於未祀之先
者致之也　下股兩疊意合作一股要見賚我綏我不同載
清酤與進和羹而肅敬有分別　矜式
先王有無窮之福可以及於後人故後人之祭祀茍能循序
而加以誠敬之心則必有獲福之理矣蓋有已然之福有未
然之福已然之福及於後人故得以脩其祭祀後人能加之
以敬則未然之福豈不至也哉上言及爾爾者自前王言之
也下言賚我綏我我者自後王言之也　主意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天下有非常之功而後有非常之福功之肇於祖者深可美
則福之垂於後者非可窮也商人之祀成湯謂夫嗟嗟我祖
其功烈可謂盛矣有是功者則宜有是福也故申錫無疆而
及於爾今王之所焉然則後王之受福者其亦盍思爾祖之
功歟　主意
尚論一代之洪休衍之既有其源則受之必有其地成湯開
一代之王業以有常之福衍無疆之休傳至於今脩其祭祀
顧爾今王之所皆福之所及也此正源深流長之意將言祭
祀之盛而首發明之見商祀之所以綿延無窮者皆成湯深
長之慶也故言之不足而嗟嘆以先之　斷法
成湯以盛德而受天命凡商一代之福所以盛大而悠久者
已基於烈祖受命之日矣故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
無疆爾者指今王而言所者指其處而言爾後人所以能入
烈祖之廟以奉烈祖之祭者是即其福之所及也言此以起
下文之意　解題
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
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
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
此亦祭成湯之樂上一節言王者既載清酤以祭而有賚我
所思而成此人之降格矣及進和羹而肅敬之至則又綏我
眉壽黃耇之福也下一節言諸侯乘車馬以助祭而有以得

乎天而致豐年之祥及我祖來格來享而降福無疆也蓋王者備物奉祭以格乎先而誠敬有以致一巳之福諸侯威儀助祭以得乎天而感格有以致天下之福夫王者之祭非徒備乎物而必有以盡其敬非徒資於一身而必資於助祭之人故其感格也非徒格乎祖而必有以得乎天非徒有以致福壽於一巳而必有以致福於天下蓋如此分豁則庶乎有條而不紊矣　發揮

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

載酒於羹乃未祭時羹定則行禮矣賚我以所思而成之此精神之昏契安我以悠長之福則眷佑之無窮矣如此分了卻歸重無言無爭串合上下物備於未祀之先此固足以致前人眷顧之靈誠達於行禮之際此尤足以致前人眷佑之福然誠豈待於行禮而後存哉奉祀之先誠固存矣行禮之際誠尤著也　孫式

既載酒酤是誠存於未祀之始亦有和羹既戒既平時靡有爭是誠達於臨祀之時惟其誠存於未祀之始故神既有以遂其心惟其誠達於臨祀之時故神必有以安其福始也猶藉物以將其誠終也誠之至而加於物故始也神既有以遂之終也神必有以安之商孫之誠愈加於未祀之先則商王之祐必加於巳祀之後　斷法

王者備物以奉祀亦惟人巳兼致其誠而巳方其誠盡於巳若有以見所祭之人及其誠同於人遂有以獲既祭之福誠在是則神在是而豈徒在於物哉　旨要

既載清酤行禮之始也酒酤既載而在尊是禮始行之時而既賚我以思成則巳格乎神矣及進和羹則禮之既行矣而尤能盡其誠敬無言無爭則宜安我以眉壽黃耇之福蓋祭祀以誠敬為主商人之祭祀不敢以神之既格而益致其肅敬齊一焉此獲福之本也　主意

酒之清者方載而在尊則未獻之時也而烈祖之神巳與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言應之疾也至於羹定則薦孰之時也既戒既平誠意之寓於物也無言無爭誠意之存乎人也無言則肅敬之至無爭則齊一之至故烈祖之神復安我以眉壽黃耇之福焉　解頤

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諸侯供其助祭之職而上天錫以奉祭之儀則感通而獲福矣然猶致其丁寧之意者亦幸乎前人之感格而無愧於繼承之責也祭而受福者固在於天人協和之餘若夫子孫得以自致於前人者則有丁寧冀幸之情在焉　祭祀感通之道固有在乎子孫感慕之情為無窮既有以得萬國之歡心又有以膺上天之厚眷所以脩其祭祀者盛矣神明肸蠁之際福澤流通之應遠矣而為子孫正不敢偃然自謂亦足以感大前人也追念之心方丁寧而不少替則感通之機蓋有在此而不在彼者　孫式

車馬盛者諸侯之至也諸侯而助祭之儀盛矣豐年黍稷者天眷之厚也而祭祀之福多矣人心天眷如此庶乎先王之享我祭祀矣　主意

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

溥將之命舉其福之全體言之也豐穰之慶舉其福之一事言之也由有溥將之命是以有豐穰之慶由有豐穰之慶是以有祭禮之備由有祭禮之備是以有福祿之報諸侯之助祭既有以致其假饗之誠天命之眷顧復有以致夫假饗之效則福祿之報其有窮乎 解頤

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

天下惟得於天者自可以得乎祖天尊也祖親也尊者既福於我則親者之福於我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主意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

惟上天眷乎一代者相繼而盛故當時人心歸服之無違已足以驗得天之澤及後嗣繼承之無愧宜有以合助祭之誠方命厥后是湯初有天下時諸侯歸服也龍旂十乘大糦是承乃武丁孫子時諸侯歸服也商之諸侯其歸服之誠無今昔之異者由上天申其眷而聖人發揮創業之繼盛故也元鳥降祥而興王有其兆表正萬邦之託有所屬而王業成上天所以肇開一代之基者非一日之積也故驗於當時侯邦之聽順則其得天之休固子孫之所憑藉者及其子孫克紹名位之尊而無愧君臨之實則昔之聽命於先王者今皆相祀於先王非慶源之深者能之乎 矜式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上殷兩言天命見一代之興以聖繼聖而由國以有天下者皆天也下殷方命厥后之命是商王之命受命不殆是總上兩箇天命既言王命而又言天命者由諸侯之奉承王命是以念商王得天之深固故其福澤且及乎後嗣也惟上天興一代之王業而其眷相繼而盛故驗於人心之歸服而知前王得天之澤無窮矣 中間只是源深流長之意却說方命厥后上串合來 矜式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上是言立國之初下是言有天下之始宅殷土芒芒可見立國規模之大正域彼四方可見其有天下疆理之遠然一則曰天命二則曰帝命則見契之與湯皆出於天之所命非偶然之故也 主意

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

惟上天命聖人以正天下故聖人命諸侯以有天下天不能自正其天下而託之於聖人聖人不能獨有其天下而分之於諸侯惟其正之是以有之也 主意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

侯邦歸於統御而前人得天之澤為無窮故後王繼其威武而侯邦助祭之儀又甚盛後王武德類其祖則諸侯之奉承畏敬者無所違戾要知前王之有天下人心服而天命固乃後王之所深賴者也大糦是承之諸侯即前日無不受命之侯國也商之先王福澤及乎後嗣所以後嗣能續襲其武德

而諸侯之歸服於今日者無異於歸服先王之時矣在之一
字見得先王之澤所及者遠　旨要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
知先王有大命以永後世之傳當知後世有大勇以任天下
之重夫一代之天命必非無力量者所能任方先后之興商
受天命而不殆謂之不殆則其力量固足以有所受矣宜其
傳之久遠而在武丁之孫子猶未艾也然武丁孫子亦豈委
靡不振以殆厥先之命哉襲湯而稱武王則其勇可知也以
天下之大勇勝天下之大任其於負荷天命豈不綽綽有餘
裕哉　旨要
一代之天命愈傳而愈遠皆仁義之勇爲之也　惟前王之
得天眷者有餘休故後王之任天下者有餘力　一代之天

命前王固有傳於後而後王必當無愧於前王可也　主意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
王者惟能襲前王之武則天下莫不惟前王之思　中興之
君惟能襲前王之武而後足以服天下之心夫武者所以威
天下亦所以安天下苟委靡而流於弱則人必有玩視者矣
而何以一之哉商室中微人心之玩甚矣而武丁孫子之襲
湯號者其武無所不勝焉則諸侯安得不聳然於此擁龍旂
十乘爲大糦之是承要非威武足以屈之也發強剛毅之餘
自有以起玩常習故之俗而況武者湯之所以服天下以服
天下者服之則人心無不服矣　主意
在上者既自嚴於武德則在下者必自謹於禮文夫承王之
甚業而強於自治則有尊君之儀者孰無助祭之心乎元鳥

之詩祭祀宗廟之樂歌謂商自武丁以來其子子孫孫綿綿
不絕至於武王又且以武威自奮無所不勝是以諸侯之來
交龍之旂至於十乘大糦黍稷承而奉之惟知祭之是助職
之是共也吁相與周旋揖遜之間而不忘其恭敬則前日之
武可弛而不張矣　斷法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
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
王都有定制而統御極夫天下之廣則居重馭輕之道得矣
是以人心內向而一代得天之休可驗也京師乃天下之標
準不過欲有以居其民耳王都之制定於內則天下之勢一
於外此王者所以大一統也由是侯邦環拱歸向無違豈惟
其形勢之美爲可尚哉天眷之所歸是乃天休之所萃於此

此可以驗其膺受之者無愧矣　體式
王者之有天下人心天命而已矣今商王之有天下也以言
乎人心則王畿不過千里而封域極乎四海之廣也近民安
而遠人無不化也以言乎天眷則非特四海來假之祁祁而
殷之受命咸得其宜而百福是何人心歸於下而天眷歸於
上也蓋近民安而遠人無不化人心歸而天眷無所違此一
代之盛治也人心之歸極於至遠天眷之至極於至盛此所
以告於神明而無慊也　王都之民安而外之封域極其廣
天下之心歸而內之地勢極其美宜乎得於天者無不至也
民之安者由內而達於外人之歸者由外而至於內　主意
受與何皆能任之意命之受者無愧則祿之何者亦無愧殷
自成湯至於武丁孫子賢聖之君多矣天命在殷而受命者

天下皆以爲宜故祿雖有百其多而何此祿者若不見其多使其受命或有未宜則無以何此祿矣　旨要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

王者以民爲本王國有定制則下國無異心矣夫王國者下國之所瞻依近民者遠民之所尊慕故王國之地既定其制則四海必無寸地之能間矣王國之民既極其安則四海必無一民之自外矣是以王者之治必先內而後外也　主意

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天下之相率而朝者覩國都之不改其舊可以知天命之有在也夫王畿者天下之所瞻依而天命者國家之所倚賴自非天命常歸於吾國則山河之固有不能以長存者矣而何以係屬人心哉景山之地四周皆河昔我成湯肇邦於此武

丁孫子之去湯甚遠也中更多故遷徙者甚數也乃今合四方以來朝撫山河之如昔謂非殷家受眷命之大福祿之多而能至是乎噫天命之來有加而無已則地勢之盛愈久而長存有人心者安得不慨然於殷家有道之長　觀一統人心之會可以知一代天眷之隆　主意

殷王之所以能來假諸侯使四海皆至祁祁其衆者固以其得地利抑以其有天命也蓋商之爲邦四周皆河水地利之險固如此故居重馭輕之勢所以控御諸侯也然使天命不在殷百祿已去則雖有地勢不足恃也故論商之所以得人心服侯國者固當以地利論尤當以天命論　斷法

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國家之興有天命焉有天祿焉命所以開有國之祥而祿所以享有國之福世固有得天命而有天下然而福或不足於其身猶未可以爲盛也惟殷之一代天命則受之而咸宜百祿則何之而無不足一代之盛爲何如哉　一代之興受天命者非難何天祿者爲難蓋受者本出於無容心何者要在於有定力天命之大有私心以覬覦之者非也天祿之厚無定力以負何者亦非也惟殷王既能以受天命又能以何天祿此所以形於詠歌也　主意

總論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推契之所以生固本於天命也古帝命武湯原湯之所以興亦本於天命也宅殷土芒芒言契之受天命而奄有乎一國也正域彼四方言湯之受天命而奄有乎天下也非有契以開之於前無以爲有商受命之基非有湯以繼之於後無以成有商興王之業此詩人於契

與湯所以必並致其尊美而無異辭也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則諸侯之受命於商王者固非止於一國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則商王之受命於天者亦非止於一世也惟其歷世受命而不危殆故至於武丁孫子之世猶得以賴其福焉是何也以其武德之相繼也昔者湯有武德而武丁繼之其武德無以異於湯也武丁有武德而武丁孫子繼之其武德無以異於武丁也夫惟武丁孫子襲湯號而有天下者其武無所不勝故諸侯莫不乘其車馬奉是黍稷以來助祭於商焉以見人心之同也人心之同本乎天命之隆天命之隆本乎君德之盛此詩人所以反覆歎詠而歸之商王之武德也王者之都雖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以見王化之行必自內而達之外也王者之地雖遠極於海隅而其來假

則皆萃於輦轂之下以見人心之合必自外而向乎內也憲此殷之受命所以咸宜而皆有以負何乎百祿也　解頤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有商受命之祥雖在於濬哲相繼之時而有商受命之基實定於有娀生商之日夫有娀之生商此何時也乃禹治洪水之時也是故其曰禹敷下土方則有以見其濬哲之勞也其曰幅隕既長則有以見其疆理之大也以氣化則方盛以人事則方理於斯時也而有娀氏始大是固上帝之所眷也故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焉必言有娀者以契固商人之所由生而有娀又商人之所自出猶云稷固周人之所由生而有邰又周人之所自出也故詩人將言商之受命則不惟本之

契又必推契之所以生而歸之有娀將言周之受命則不惟本之稷又必推稷之所以生而歸之姜嫄以其受命之基實在此也　解頤

序以爲大禘之詩集傳以爲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爲祫祭之詩故首章推言有商世有濬哲之君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然孰從而明之哉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爲中國之境而幅隕廣大之時有娀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受命之祥實基於此蓋推世德以原一代受命之祥必即聖功以證一代受命之始夫國家受命遠而難知即一事以證之則事雖遠可得而見上二句作一截下六句作一截下六句只是證上二句只此意推之自得詩人之意矣　論世德之盛以明其受命之久必引禹之事以明其受命之時推其世德者所以見其致受命之祥者非一人言其時之遠者所以見其致受命之祥者非一日蓋契之興與禹同時故特引禹之事爲說然重不在於禹不過見其同時耳　主意

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契爲司徒敷五教言文德則有之未見其武德也而詩人以桓撥言之何也蓋舜之命契也百姓不親者欲其治之而使親五品不遜者欲其治之而使遜是即撥亂以爲治撥不正而反之正也此非有武德而何能若是哉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受小國大國亦非謂受小大諸侯之國也蓋契始封於商後乃徙封於殷始封之國小故先言受小國是達是德孚於商土之民而政教之行於商土者無所窒礙也

徙封之國大故後言受大國是達則文德孚於殷土之民而政教之行於殷土者亦無所窒礙矣率履不越自已之躬行者言之所以爲敷教之本也遂視既發自民之丕應者言之所以爲敷教之效也是即受小國大國是達之實也元王以桓撥而肇造於前相土以烈烈繼承於後則必其當方伯之任掌征伐之權故諸侯畏之截然整齊是亦天命之所不違也　解頤

始生之君其全德既足以得國而化民繼世之君其盛德又有以廣土而服衆聖人出而肇興大業非武德不足以致統馭之甚盛非文德不足以致感化之甚遠也若夫賢君出而繼膺大業則其德之光明盛大者亦有以廣封域而封諸侯矣此章正是承上章長發其祥啓下章帝命不違意叙元王

與相土之德如此所以見商世世有濬哲之君其有天下之
由來遠矣兩股平說　格式
前王以武爲治又能以禮化民故後嗣之承其業者亦廣矣
契未嘗稱王謂之王者追尊之也其以桓武撥治而受小國
大國無所不宜是善治民矣而又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既
皆發以應之則又善化民也其治化如此則其德入人之深
宜其傳於後嗣也遠故至相土而其業愈盛　主意
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
桓撥者威武足以爲治也率履者動必由禮而不過越也契
以桓桓之武而治小大之國以率循之禮而係屬人心蓋契
始受小國而終受大國以其武勇足以撥治故受之而無不
達受小國亦宜受大國亦宜也然武可以統治邦國而不可

以化服人心契以禮自持無所過越由是在下之人皆歸於
禮而感發以應之蓋治國在乎武而服民在乎禮也　契以
武爲治故受小國大國無不通達言其致治無分於國之大
小然契豈專尚武爲治哉尤率禮而行無所過越於是起視
其民皆已感發而丕應矣蓋武所以治國而禮所以感民也
斷法
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
沉潛之有餘者或剛克之不足此德之所以難乎其適中也
契也以幽深之德而濟之武勇之治剛柔適中可謂至德也
已矣德足乎已則又豈有所待於外哉故受小國是達受大
國是達達者德乎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是則契之所重者
德而已國之小大固不足以累其心也　主意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
帝命式于九圍
聖敬日躋脩己之敬也上帝是祗事天之敬也惟其有脩己
之敬故能昭假于天久而不息惟其有事天之敬故帝又命
之使式于九圍焉大明稱文王之德曰小心翼翼即脩己之
敬也曰昭事上帝即事天之敬也孔子曰脩己以安百姓中
庸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皆此意也　解題
上箇天命是生商之命下箇天命是湯有天下之命成湯不
以主商之命萃於己而必以天德之方新者任諸己此爲法
之命視前日爲有加焉　斷法
上是天命會於聖人中是聖人篤敬以事天下是天心人極
歸於聖人湯豈敢以天命在我而不敬哉雖天命在我而愈

篤於敬此所謂帝命之爲法於九州　主意
上天久於眷德而興王之道有所待聖德純乎敬天而示法
之任有所歸聖人生而適際興王之會者世德之所鍾大命
集而遂使示法於民者敬德之所致一天而已　上箇
帝命是自先祖鍾來所以湯之生適際其興王之會其帝固
有所待也下箇帝命是湯之敬德純至與天無間所以使之
爲法於九州其視昔爲有光矣　格式
原上天眷顧之專而聖人適當其時極聖人感格之誠而上
天遂啓其會蓋天命之大而不違者至此益大也　旨要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一代之天命必至於大聖人而後一焉則天命之不輕可知
矣　主意

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
聖人事上天以一念之敬而上天以聖人爲一世之法於是可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矣心莫貴於敬敬莫大於敬天成湯存吾敬於日躋之餘保吾敬於遲遲之久其作聖者此敬其敬天者亦此敬成湯之始終一敬者亦惟自盡其心耳而豈嘗有儌福於天之心哉然而理氣胥通天人胥契天知天下不可以無聖人於是命聖人而法乎天下成湯畏天命而惆人窮殆有不得不順乎天而應乎人者噫聖人之敬上天也至上天之愛下民也深　旨要
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
聖人之敬固常足以格天而聖人之心惟常存乎敬天甚哉聖人存心之敬也亦甚哉聖人敬天之心也自其存心而言

之則其敬固與天爲一矣自其敬天而言之則其心惟上帝之是敬焉此成湯所以爲日躋之敬也歟　旨要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受大共小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此承前章湯惟聖敬日躋而天命之使之爲法於九州故能受小球大球小共大共言四方小大之國莫不恪共厥職以來朝於商也爲下國綴旒者譬之於旗旗之旒必附於縿天下之諸侯必附于有德也既爲諸侯之所附則有以何天之休矣爲下國駿厖者譬之於馬馬之任重必以力聖人任天下之重亦必以武德也既能任天下之重則有以何天之寵矣不競不絿者强與緩迭施初不偏於强而亦不偏於緩也

不剛不柔者剛與柔相濟初不偏於剛而亦不偏於柔也此所謂中道也故能敷政優優而百祿是遒焉不震不動者有離之文明故處大變而不疑不戁不竦者有乾之剛健故臨大事而不懼此所謂武德也故能敷奏其勇而百祿是總焉敷政優優本上章聖敬而言敷奏其勇則又以爲下章征伐張本也　順釋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
以一人而集天下之奉必其能以一人而係天下之心　主意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聖人既能合人心而膺天眷之榮故必進武功而致天休之盛人心之歸仰是即天眷之寵榮也然非威武進用而力量之宏毅者何以致天休之來集哉百祿亦不必求之於人心

天眷之外既能受之又能何之即所以爲總也　成湯以武得天下所以頌武功者如此不震動不戁竦是湯能把持得定擔當得起只連在武功上說　矜式
聖人負人與天之重寄也故其師直而壯足以集天下之大順也昔長發頌成湯之所由興謂王在諸侯雖有大小受而執之與之會同爲下國負重致遠之君豈人力之至此哉是皆負何乎上天之寵天命之不可辭者人與天之託重矣是以大進其勇而震動戁竦之不作一征無敵百祿之盛總歸之無他成湯之師本以應天順人而已初何足爲此心之累哉固足以爲從順之集也　斷法
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有天下之大勇斯足以獲天下之大福凡其俯不怍於人即

其仰不愧於天者也且以天祿之重夫豈巽懦者所能勝其任哉天下之事而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福必不能集其身矣湯也大進其勇浩然無足以動其心則其上當乎天心總聚乎百福要皆力量之所能勝非念慮之所能得也夫豈以任大責重有所疑懼於心哉　旨要

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

勇足以定天下惟浩然無愧者能之有非常之功要必有至大至剛之氣行有不慊於心則氣且爲之餒矣又安能大進其勇以悅服天下哉　主意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之畏心聖人豈欲□□□□□□□□□□□□□□□□□□也故必恭行天□□□□□□□□□□□□□□□□武若非聖人之得□□□□□□□□□□□□□□　旨要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此詩前章言湯降不遲是湯之生不先不後而適當乎五百年之期乃天實立之以爲興王之君也此章言降于卿士是尹之生亦不先不後而適當夏商革命之際乃天實賜之以爲興王之佐也使生湯而不生尹則是有君無臣而何以成興王之業惟有湯以爲之君而又有尹以爲之佐此天命之所以集而王業之所以成也孟子又言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則湯之不競絿剛柔固自伊尹聖學中來其不震動戁竦亦維有尹之任故湯得以大進其武功然則韋顧昆吾與夫夏桀之伐豈湯一人之獨任哉實維阿衡有以左右之耳已上四章皆頌成湯功烈至此乃以左右商王一語歸之阿衡則湯固爲百世不遷之烈祖而商之子孫凡有大享於先王則伊尹以佐命元臣得與於享無疑矣　解頤

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有非常之君天必錫之以非常之臣皆非偶然之故也湯之興也誠足以爲天之子天之降卿士也誠足以爲湯之佐故詩人於湯則以允言之於伊尹則以實言之則成湯之臣主□□□□□□□□□□□□□□□□□□爲天之子天□□有以得天之□□□□□□□□□□□□□□□□人之所能爲也天□□□□□□□□□□

詩義集說四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王者之於叛國始則征伐之以致其用武之功終則告戒之而示以朝覲之常典蓋於其未克也不可不臨之以威其既克也不可不示之以禮　王者用武於遠人者爲能繼前聖之大功故其告諭於遠人者必欲明先世之常禮　主意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自古中興之君未有不以武德勝者蓋繼衰亂之後內之則

法度之既弛紀綱之既壞外之則諸侯之既叛四夷之既起自非以武德勝之則安能舉王綱於已墜合人心於已離撥亂而復反於正哉若殷之高宗是已方其撻然用武以伐荆楚也罙入其阻則彼雖有山川之險而不足恃也裒荆之旅則彼雖有人民之衆而不足賴也是何也以王者之無敵也於是荆楚之地截然齊一則信乎其無愧於湯之孫矣　解頤

自古王者之中興惟欲以仁義服天下故雖有不可勝用之威而未嘗盡用其威也其所以用兵者亦惟仁之至義之盡以俟其歸服而已是故觀其威之不可勝用者固足以見王□□□□□□□□□□□□□□□□見王者之仁心且□□□□□□□□□□□□□□□□高宗撻然用武以□□□□□□□□□□□□□□□□□□可畏也及觀

□□□□□□□□□□□□□□□□□平其地使截其□□□□□□□□□□□□□□□□□□於振勵奮發之中有慈愛公正之□□□□□□□□□信可謂仁義之師旨高宗之功也　旨要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商自盤庚遷殷在河之南去荆楚爲近去氐羌爲遠故告之曰爾荆楚之雖遠亦吾國之南鄉耳昔成湯之世雖遠而氐羌且莫敢不來享謂獻其方物也莫敢不來王謂共其臣職也夫以臣事君以子事父以外夷事中國此天地之常經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故雖遠而氐羌猶不敢以不來則近而荆楚又曷敢以不至哉　解頤

王者伐叛而告戒之辭言遠人之歸聖人者無異心蓋以遠人之尊中國者有常禮耳夫聖人在位天下雖遠者無不來庭旨以爲常典非以爲異也况女荆楚視氐羌猶爲近於中國曷敢不至哉王者之告戒必示之以常典使其知爲禮之常而不以爲異則其尊事之心自不能已矣　主意

高宗之於荆楚待之甚恕責之甚嚴方其始告之也則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其辭有涵容不暴氣象至引有商先世之事告之則曰雖氐羌之遠猶莫敢不來且曰此商之常禮也直有以彼較此以遠比近意謂氐羌猶知此禮爲事商之常豈有爾荆楚而□□□□□□□□□之不若也待之□□□□□□□□□□□□□□□□□而仁義兼備高□□□□□□□□□□□□□□□□□□□□□□□

□□□□□□□□□□□□□□□□□□商之常□□□□□□□□□□□□□□□□□□□□者始以遠人□□□□□□□□□□□□□□□□□□以時來庭蓋常理耳而豈足以爲異哉　主意

湯之時氐羌之遠人莫敢不來朝享者蓋其心以爲此商家之常禮不可廢也夫人於天下之事視之以爲常行則無敢違越視之以爲異事則從違去就不能皆齊蓋以下奉上以遠人尊中國此常事也非異事也知其爲常不可廢之事則不期而集不約而同又豈敢有不至者若以爲可駭可愕則人有不能强同者先儒謂惟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　斷法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諸侯之立國其始雖本於天命而歲事之共尤不可不奉乎

下闕

新編詩義集說卷之四

詩義集說四　七

光緒庚辰歲開雕
板藏拜經館

甯郡述古堂刊

讀風臆補

川西周雲章題

序

氣无眹乎芒乎而脅脅爾俄飄忽也觸乎籟不自遏也[illegible]
淒以厲焉天之風也心无動乎眇乎而寂寂爾若抽首也綿乎物
不自知也或怡悒焉或鬱以勃焉詩之風也善矣哉明荆南戴忠
甫之讀風乎詠歎之淫泆之味其辭則低徊之往復之尋其旨則
優柔之饜飫之浹其心始也導窾而入入沕穆也憮憮乎迎也繼
也引緒而出出緜紆也怳怳乎揭也今所傳讀風臆評是也目意
逆志是爲得之戴君其得之矣陳子舵巖取戴君所臆者臆補之
引伸其所未達廣其所未詳即名其書曰臆補余爲之序焉序曰

子惟臆戴君之臆以臆風人之臆乎倏焉而愉焉蕩往焉咀其芳
悅而鮮不臧攓支擷鄂惟矜佩之惟若恐萎之碧天寥寥蒯隙其
予要蓋有迆靡然與以思者倏焉而款款焉而回牾焉若失若不
失繫之不得馳而往往而不可以控從乎靡曼之屆荏弱不我勝
也抑瞑焉而不能置也蓋有僾僾然與以慕者思以存慕以永其
端无始其末无竟若昞夕嵐之遠不煙雲而翠濟淡若立靜夜之
月露霏於衣而不知其涼復倏焉而糾僾而慅以悄若亭宕者我
誘胡茗邈焉而不我就幽蘭空山微雲掕曖之蓋有蜂攣攣然與
以怨者復倏焉而水瀾瀾而漫以逝而激之昂界不可以自持連

犿焉而罔守其所居林丱乎之相捉瞪乎山乎之相崛礨乎蓋又有因軋然與以憤者未也復倏焉而嗒焉而心如喪焉苶而不振也頹而沈也若絲之紛幡纚不於我乎理也日之杲杲雎葩鮮禽昡沄瞑皙而失其欣蓋又有遻之愀愀然與為悲者之五者風人之為忠臣為孝子為賢夫婦為羈旅士為淫佚女為饕詖憒眊伎佷靡蕩之人其臆之篤顧而燕婉而悁勞而淒咽而騷肆紊亂靡有遺陳子綜括之抵厥窔靡有闕靡有背一百六十篇無餘臆焉違大小序者誣墨守箋疏者膠不膠不誣其遊之也虛其循而依也有除風人之臆或有不能自明陳子皆臆之抑漢魏三唐有韻之詞半為風之餘迭流以相變陳子挹其流肩列於篇次以證其原所自出世之學者卽求作詩之法於陳子之所臆者臆之曰猶盭戾乎猶相轇葛而莫窺其端倪乎而曰否乎

咸豐十年庚申秋大某姚燮序於息游園

讀風臆補敘

溫柔敦厚詩教也而詩之失愚詩豈能愚人哉溺其志而失於自用人自愚耳夫詩本性情每什每章各有其性情所在然若雅正體節頌告成功毛公訓詁既傳馬注鄭箋紛紛繼作其義類既衷一定讀者可無二三其間惟國風多里巷謳謠男女贈答其中貞淫美刺反覆纏緜有不可以一端泥者藉非深於情者以己之情推詩之情旁見側出以達其欲達難達之情安得千載上下愾息如聞而神明遙浹也乎陳子舵巖深於情者也深於情故深於詩而尤深於詩之風平日讀風恆有得於聲音微眇之閒欲於箋疏會其意而迄不得其意偶獲前明戴忠甫臆評一書恍若自其意之所出於教學之暇加評於戴評之後或註以經或取之史或採漢魏六朝及唐宋以下諸家詩以疏通證明之孟子曰以意逆志是謂得之戴君逆詩以意而詩意明陳子補臆評之評而戴評之意尤明而風人作詩之志愈益明豈第不失之愚亦覺溫柔敦厚之旨盎然於字裏行間焉誠足大快人意也屬弁簡端爰敘其槩如此

咸豐三年良月中浣桐江芝田徐發仁書於飽閒散齋

讀風臆評原敘

戊午蜀闈予受事簾以外多暇然予性故紛馳不耐暇闈中束於禁旣鮮縹緗之攜可以醒發心眼而樗蒲六博之務又所弗習卒何以消此淸晝爰檢衣篋得國風半部展而玩之哦之唫之楮之翰之嗟夫此非天地自然之籟顏成子游之所不得聞南郭子綦之所不能喻而歸之其誰者耶彼其芒乎忽乎俄而有情俄而有景俄而景與情會醞涵鬱勃而謌歗形焉當其形之爲歗歌也景有所必詣不極其致焉不休情有所必宣不竭其才焉不已或類而觸或寓而伸或變幻而離奇莫自而計夫聲於五莫自而計夫

正於六而長短疾徐抑揚高下無弗諧焉使之者其誰耶非器非聲非非器非非聲以不聞聞或閧閧或否以不解解或解解或否何乎哉紫陽氏竅與竹焉當之也謌謌刁刁嗚嗚翏翏者之日接吾前而吾且失之乎劍首乃曰吾於解詩無恨詩如有知甯不揶揄竹素間耶凡吾耳目見聞大率依傍物耳纔有依傍卽有制縛譬如臧獲受約束三尺尺寸寸傳習維謹何暇出乎域中惟臆也不受制縛時潛天時潛地時超象罔時入溟涬夫欲破習而遊於天也則莫如臆矣是故蔑舍紫陽以臆讀以臆評以臆點涴斷畫冊而呈之直指吳公攝臬閩公爰進不慧而語之曰善夫子輿氏不云乎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昔也子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非其身能御之亦意御焉耳意也者臆也子能如是吾且與子相御而遊乎十五國之間萬曆戊午八月之望巴令荊南戴君恩忠甫敘於蜀闈之西署

例言

一原本於別句處用點兼用圈文章妙處用密點密圈今原本所密加圈點者不敢損其末圈點而別有可賞者則增圈點之非敢逞私貲詠歎也若別句則用單圈而已

一原本於詩旨所在及字法精妙處俱用●今字法精妙者改用8 8以別之大旨所存則仍舊也分段用𠃊亦照原本但亦有增無減耳

一尾評眉批俱照原評低一字旁批不妄參者恐貽混珠之誚也惟豳風七月戴公不贊一詞故旁批亦爲之補綴焉

然戴公原評所不及者通國風中亦有六十六篇之多另列風次逐一註明

一引用書籍自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外如讀詩記詩總聞詩集傳詩緝續讀詩記詩說詩經義疏詩經疑問詩義通釋毛詩稽古編世本古義詩所朱子詩義補正詩類考毛詩寫官記初學辨體毛詩日箋詩正解毛詩名物圖說詩序廣義瑯嬛體註詩經精華毛詩序說詩緝補義等書凡數十種皆經學也祇採其引證詩賦及有關文妙者稍涉訓詁不敢羼入故鄭箋孔疏尠所取焉外此若騷經易林文心雕龍昭明文選通志困學紀聞升庵外集詩法火傳詩學指南藝苑卮言藝林粹言顧氏日知錄選詩論定宋元來各家詩話及漢魏六朝唐宋元明迄 國朝諸家詩偶得一二卽爲引證最後得鄞邑前輩陳餘山大令僅詩誦一書乃未刊本也頗多採入以爲是書之一助云

一引用俱詳姓氏惟眉批槪從省文其總批之略姓氏者因有參數家言爲一条并有非原書本旨而第借用其語者更有得之耳聞目見時久或忘其出自何人何書者掠人之美則蒙豈敢

一評語用圈點取醒目也其有關詩學源流及開後人作詩法門者則用△以別之

風次

卷一周南十一篇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無原評 螽斯 桃夭無原評 兔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無原評

卷二召南十四篇

鵲巢無原評 采蘩 草蟲無原評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靁無原評 摽有梅無原評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何彼襛矣無原評 騶虞無原評

卷三邶十九篇

柏舟 綠衣無原評 燕燕 日月無原評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無原評 匏有苦葉 谷風無原評 式微
旄邱無原評 簡兮 泉水 北門無原評 北風無原評 靜女無原評 新臺無原評 二子乘舟

卷四鄘十篇

柏舟無原評 牆有茨無原評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無原評 定之方中 蝃蝀 相鼠無原評 干旄 載馳

卷五衛十篇

淇奧無原評 考槃 碩人 氓 竹竿無原評 芄蘭
河廣 伯兮無原評 有狐無原評 木瓜無原評

卷六王十篇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無原評 揚之水 中谷有蓷 兔爰 葛藟 采葛無原評 大車 丘中有麻無原評

卷七鄭二十一篇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無原評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無原評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無原評 山

有扶蘇 蘀兮無原評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墠無原評 風雨 子衿無原評 揚之水無原評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無原評 溱洧

卷八齊十一篇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無原評 東方未明無原評 南山無原評 甫田 盧令無原評 敝笱 載驅 猗嗟

卷九魏七篇

葛屨無原評 汾沮洳無原評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卷十唐十二篇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原無評　綢繆　杕杜原無評　羔裘原無評　鴇羽　無衣原無評　有杕之杜　葛生原無評　采苓

卷十一秦十篇

車鄰　駟驖原無評　小戎原無評　蒹葭　終南原無評　黃鳥　晨風原無評　無衣　渭陽　權輿原無評

卷十二陳十篇

宛丘　東門之枌原無評　衡門　東門之池原無評　東門之楊原無評　墓門　防有鵲巢原無評　月出　株林　澤陂原無評

卷十三檜四篇

羔裘原無評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卷十四曹四篇

蜉蝣原無評　候人原無評　鳲鳩　下泉

卷十五豳七篇

七月原無評　鴟鴞　東山　破斧原無評　伐柯原無評　九罭　狼跋原無評

右國風每風爲一卷得詩一十五卷都一百六十篇眉批旁批總批統計二萬數千言出自戴評者五千餘言耳撰所補不啻四倍焉鈔錄既竣因識數言於簡端曰詩之爲經夫人知之矣然而以經讀詩不若以詩讀詩之感人尤捷也象山姜白巖先生云詩之爲道其旨遠其發諸己也根之於性情其感於人也乃在聲音微眇之間故詩可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何則傳之於言箋疏愈煩性情愈晦會之於意性情既通箋疏可廢而固者獨竊竊然疑之此不可與讀詩而尤不可與讀風者也請卽以風諭之夫風動於天者也動於天者而欲捉其影此必不可得之數也然而人御之而機爲之嘒物被之而質爲之化以天遇天自有相動於不自知者本此意以讀詩則與風人同遊於天也亦何患遠在千百載上者不能會晤於一時散處十五國間者不能嘯歌於一室也哉善哉臆評一書戴公眞先得我心也戴公之於詩以臆讀以臆評排空而不摭實觀詈而不害志而丹黃點涴使興觀之旨暸然於紙上撰向有志於詩引經据典徒費苦心得此讀之風人如詔我也長夏無事取其冊而補綴焉點涴略增一二援引多出古人參己意者十之三四耳雖續貂之誚誠所不

免然以此爲消夏計已不啻薰風南來披襟當之矣時咸豐三年歲在癸丑夏六月既望後也

偰矣之極以窈窕二字目之千古詩人一時頫首

描寫幽思當是既得後追想及之者恐未得時說不出此種情致也

讀風臆補卷一

明荆南戴君恩原本　鎭海陳繼揆舜百補輯

（藏書印）

周南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詩眼）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大奇）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詩之妙全在翻空見奇此詩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便盡了卻翻出未得時一段寫個牢騷憂受的光景又翻出已得時一段寫個歡欣鼓舞的光景無非描寫君子好逑一句耳若認做實境便是夢中說夢

局陣絕妙分明指點後人作賦法

宮詞之權輿也

詩道性情本無所謂景也三百篇中之興如此詩之關雎流荇有似乎景後人因以成風雲月露之詞景遂與情並言而興義以微然唐詩猶

是有興宋詩鮮焉後乎此者景尚不成何況於
興故學詩當從國風始
古詩之四言猶後人之五言七言其定體也然
有不拘拘每句四言者漢人爲之則一字不敢
增減矣唐人惟杜甫不爲四言李白一流宗漢
道元結一流宗三百篇然有合有不合亦唐之
四言耳總而論之有三百篇而四言之能已極
漢以後其餘波也試觀此詩描寫曲至處後人
更能學步否

一章起二句連用韻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
之首句用韻者源於此二三章四句一轉凡古
詩轉韻之法源於此顧亭林曰三百篇之詩句
多則必轉韻魏晉以上亦然宋齊以下韻學漸
興文人趨巧於是有強用一韻到底者然終不
及古人之變化自然也
詩不論近體古風皆要知起承轉合之法以三
百篇論之卽如此詩則第一章首二句是起三
四句是承第二章是轉第三章是合以後凡一

分明當作兩扇讀
秀色映人
字字生動如在耳目之前
一篇之主
奇絕不顧世有肉眼

篇有起承轉合一章有起承轉合并一句亦有
起承轉合者可從此類推矣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
其鳴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
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
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甯父母
詩題故伏中章爲絺爲綌服之無斁二句是也卻
用退一步法描寫中谷始生時景物點綴如畫三
章忽設歸甯一段空中搆想無中生有奇奇怪怪

極意描寫從來認歸甯爲實境不但詩趣索然更
於事理可笑蓋國君夫人無歸甯禮設有之亦何
至浣洗煩擱若里媼村婦爲耶故曰說詩者不以
辭害意
清麗奇崛其清麗可能也其奇崛不可能也
首章上三句爲一段下三句爲一段秩然賓主
實爲唐律先聲兮萋飛喈六句四韻而間以谷
木兩韻亦是詩家一進一退格
末章否字作十成解似呆作揣問解則喚起下

妙絕千古

由云懷人又云不永懷討疊入妙

想是借以抽寫嗟我懷人一句大奇大奇

何歸胥得催促之神似活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奇之又奇

情中之景景中之情宛轉關生摹寫曲至故是古今閨思之祖

詩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唐人詩裊裊城邊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采葉昨夜夢漁陽亦猶是卷耳四句意耳試取以相較遠近濃淡孰當擅場

懷人二句唐人詩無端嫁得金龜壻辜負香衾事早朝意本此後數章託言登高不遂其願亦是從思念中虛設一番景象者猶云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父艱計程應說到涼州計程應說到常山耳又唐詩夢裏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徽即後三章意也杜子美鐵堂峽詩徒旅慘不悅我馬骨正折則猶是僕痡馬瘏矣

首章嗟字末章吁字詩家前後照應法

首章隔句用韻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不用韻者源於此後三章自首至末句句用韻凡漢以下詩若魏文帝燕歌行之類源於此

張子詩閨閫忧難與國防默嗟徒御困高岡觥罍欲解痡瘏恨采耳元因備酒漿嚴華谷引之謂卷耳可爲麴糵后妃主酒漿之事故見采耳而念使臣在途之苦思酌酒以慰勞之也是亦足備一說者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一章中兩字有呼應三章中六字有層折故讀重歌疊詠之詩知風人妙境字法迥異尋常耳

輔氏曰其美也無夸詞其禱也無侈說又可見衆妾性情之正

儼山陸氏曰此詩以聲詩言三疊之類也以聲樂言三闋之類也而古調從可識矣

丰神秀逸音節鏗鏘此種情境當讓風人獨步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比意不但在生育之衆全在宜字詵詵等字見得勿論其他只細玩詵詵薨薨字面自是螽斯寫生妙手

螽斯羽三言詩也後世練時日天馬徠等篇源出於此

通篇是比別無餘文今詩家或詠花以比美人而又自曰美人之美何以異此則不如無比矣尙可謂有詩乎

人面桃花相映紅灼火光也爲九妙謂桃花紅豔望之如火故曰灼灼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美后妃曰宜爾子孫詩人宜之也宜字虛美之子曰宜其家室之子宜之也宜字實一虛一實各極簡妙

眉睫之間如相告語曰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兔

季之讓卻缺郭林宗之識茅容皆類此

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只誇武夫而人才之多自見然作詩者亦自有眼詩故雄偉奇崛

古人寄身一業皆以全體精神運之此詩關鍵全在肅肅兩字上

詩有轉韻而轉韻之始亦有連用隔用之別錯綜變化不可以一體拘也此篇首句與第三句韻二句與第四句韻即隔句用韻者唐末章碣有隔句用韻七律一首自號變體人亦傳以爲怪不知其自古有之矣韓昌黎作張徹墓銘上下韻腳平仄迭用亦效此體

[illegible]作[illegible]如是而帝力何有何[illegible]說破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通體言樂更不露一樂字

看他由采而有而掇而捋而袺而襭從容閒適之意可想

葛覃

楚楚茗華能得有此景象否

序言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蔡文姬悲憤詩云兒前抱母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歸時觀此之悲則知芣苢之樂爲之歡歔

前評云言樂不露一樂字其實未嘗言樂也閒閒淡淡敘述數語正見太平無事此樂本非婦人所及知耳然其妙處亦正在不知知則反淺矣

芣苢似無事矣無事近古薄言采似寡慾矣寡慾近道諷詠此詩恍若身逢懷葛焉尤妙在詞句重複止換六字而敘情委曲從事終始與夫道途儔侶招邀容與之意藹然可掬儼山陸氏所以歎爲天下之至文也試取而誦之三百篇中有能若斯之春風太和獨爽自得者乎

跌宕縱橫波瀾層出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

澹蕩翩然

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詩詞之妙全在反覆詠歎此篇正意只不可求思自了卻生出漢之廣矣四句來比擬詠歎便覺精神百倍情致無窮

只形容不可求而女之貞俗之美可想矣若註更添非復前日等語脣不蛇足

朱子以江漢之俗好游引大堤曲以證詩大堤曲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豔驚郎目後世綺靡之習豈果文王時所有耶

薛君章句以游女爲漢神則又未免爲高唐洛神之所祖矣

漢之廣矣四句宋之問明河篇祖此古詩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亦佳鄭邑陳僅曰數語極詠歎淫佚之致與麟趾于嗟麟兮同一機軸于嗟句簡永得妙此四句反覆得妙贊文王耶贊游女耶明眼人正當於此着想

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永叔云猶古人言雖爲執

鞭所忻慕焉者也朱子悅之深意亦同唐人香
匳詩云自憐輸廄吏餘煖在香韉此卽歐朱意
也孰謂周南正風乃豔情之濫觴哉

雪山王氏曰欲求游女卒有所畏抑而止陶氏
所謂激淸音以感余願接膝以交言欲自往而
結誓懼冒禮之爲諐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遵彼汝
墳伐其條肄旣見君子不我遐棄　魴魚赬尾王室
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作詩精神全在此以上都是客位

不是婦人憫其夫也是詩人美文王也當是時文
王德澤入人之深雖婦人女子無不傾信詩人特
借汝墳婦人以寫其愛戴瞻依之思未見旣見是
丹靑家布景處耳傳神寫照故應在阿堵中此詩
如此讀乃奇絕

惄如調飢後來閨怨不能出此四字韓詩調飢
作朝飢薛君章句所謂朝飢最難忍也焦氏易
林云㑩如旦飢晉郭遐周詩言別在斯須惄焉
如朝飢漢晉去古未遠當得其實耳

讀至末章其願卽寸草春暉之願其心卽天王
聖明之心後世遊子吟拘幽操於此兼之矣則
謂父母爲指文王可卽謂不指文王也亦無不
可

王伯厚謂新安吏僕射如父兄與雖則如燬父
母孔邇句相近山谷所謂論詩未覺國風遠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
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于嗟句不更著一字妙妙

指公子曰麟兮猶稱孔子曰鳳兮也

寂寥簡短三歎而有餘音者連說六個麟字龍

之種鳳之雛不必麟而無非麟也區區符瑞陋
矣

杭世駿本孔仲達之說謂詩有上二句爲韻而
下單句不趁韻者爲騰句蓋詠歎之淫泆之也
或曰卽樂章之歎曲家之和聲耳不當以韻例
之

首一句至理情此省得多少心思

覯密於見何有淺深

讀風臆補卷二

明荆南戴君恩原本　鎮海陳繼揆舜百補輯

召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詩意猶周南之有關雎然周南止以鳩興后妃而此詩並以鵲比諸侯是興中更兼比意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連用四于以字分明寫出疾趨不甯之意僮僮在公何等竦敬祁祁還歸何等閒飾眞傳神手也

四于以字一氣讀之是古詩之排調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一篇章法大奇

忽作問答語結束奇絕妙絕

思人愛物覩物思人兩意都有後世峴山碑雷陽竹正祖此

采薇蕨而傷心正所謂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壻覓封侯也若杜審言詩獨有宦游人偏驚物候新則與詩意相對照矣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前面連用五于以字奔放迅快莫可遏禦而末忽接以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如萬壑飛流突然一注大奇大奇

前面是虛衍是鋪敘法末句是實點是關鎖法

詩本美季女若俗筆定從季女說起此恰先敘事後點季女是倒法且敘事處滔滔絮絮極其詳悉至點季女只用二語便了尤是奇絕

嚴華谷引退之盤谷歌云盤谷之泉可濯可湘即用此二章湘字可知古人字法之妙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只說召伯所茇德澤已在言表此外更設一語佛
頭着糞矣
其神淡其意遠後人多許去思記便覺無味
少陵送賈閣老出汝州詩西掖梧桐樹空留一
院陰蓋亦從召公甘棠脫來者
三句成章之詩如著十畝之間素冠三篇皆連
句用韻也有中句無韻者采葛無衣兩篇是也
後人如楊貴妃春詞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
人春夢中綉簾斜捲千條入詩體本此有首句

無韻者此篇是也後人如楊叛兒闘歡遠行去
送歡至新亭津邏無儂名詩體本此

何等風致

妙在用反若正說便索然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誰謂雀無角何以
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
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
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先鳴其守為下張本氣象從容不突不急下文正
意只雖速我獄二語便了卻先反振誰謂雀無角
四語遂覺精神聳動筆力遒整乃知文章家唯反

則不板唯反則不死
首章如游魚銜鉤而出淵二三如翰鳥披雲而下
墜
易林厭浥晨夜道多湛露濺衣濡襦重不可步
正用此首章意
首章起用露字末用露字古人不忌重韻也凡
漢以下亦然如陌上桑焦仲卿妻作等篇其重
韻有不可枚舉者顧亭林謂初唐詩最嚴整而
盧照鄰長安古意云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

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
亦用二相字若必字同義異方可重用則此詩
之二相固無異義也即二露亦何異哉
詩中疊句疊韻二種體裁各異不可以一律論
此詩後二章疊韻老杜花卿歌人稱花卿絕世
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東都句法從
此出
五言之作此篇已有濫觴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

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分明畫出朝廷無事光景猶唐詩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也宋人從羔羊素絲見佗節儉遂執定節儉正直對看不知羔羊二句但指其人耳眞皮相可笑

合觀芣苢想見二南朝野氣象

退食二句隨意變化妙絕奇絕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敢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上歸哉冀其歸下歸哉不敢決其歸一句中兼兩意恰仍從違字生來文家縱索之精無踰於此

違字與在字相呼應歸字與違字相呼應一步緊一步也何斯違斯遠行他所無敢或暇古詩云去年離別日只道往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南書正是此意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頃筐墍之求

我庶士迨其謂之

此詩三個求字急忙中甚有分寸不曰我求而曰求我意義亦自凜然

嘒彼小星（情中景）三五在東肅肅宵征（景中情）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寔命不同豎畫可願安其名分何至小曦大毀坊貴

情景逼眞讀之如在昭陽長信間

唐詩紫禁香如霧青天月似霜雲韶何處奏只是在昭陽又監宮引出暫開門隨例趨朝不是恩銀鑰卻收金鎖合月明花落又黃昏景物不殊恩怨自別

五句成章之詩有連句隔句用韻者後世七言如晉并州歌唐田使君歌體本此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三句起一句耳跌一句妙

無望之恩無望之慶故自倍至

曼音急節拍度可想

三句興一句　包物以茅護門以犬宛然村落間氣象小家之女其自守尙如此

鷹鸇自在車上看出徵其

小星怨不勝感江汜怨不勝喜

每章以跌筆作收筆句法神品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讀至末章語妙甚於厲詞矣無使尨吠即漢樂府雞鳴狗吠兄嫂當知之之意也杜詩云青鳥飛去銜紅巾不幾乎感帨耶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通篇俱在詩人觀望中着想曷不二字宛然道路聚觀企踵盱眙相顧歎賞之語

前後上下分配成類是詩家合錦體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此記蒐田之時曹子桓所謂勾芒司節和風扇物草淺獸肥之時也彼後世蒐楚興悲黃鳥致怨當時之民雖欲爲盛世之一木一獸亦不可得矣故曰猛虎之政起騶虞之仁熄

一篇長門賦本自隱憂翻云如有更覺淒然

逢怒句所謂謂己婞直而遭戾此女嬃申申詈予也

兩言靜思多少惓結

如匪澣衣形容最妙

讀風臆補卷三

明荆南戴君恩原本　鎭海陳繼揆舜百補輯

邶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言外可想）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緊接）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緊接）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緊接）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布局極寬結搆極緊

通篇反覆思量不解其故一段隱憂千載猶恨

此詩以離騷例之則作仁人不遇看較有味仁和龔鑑曰離騷云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非郝氏所謂託賢女以自鳴者之一證乎閻百詩云朱慶餘作閨思一篇獻水部郎中張籍云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壻畫眉深淺入時無此若掩其

題豈知是以生平就正於人之作實粲賓以才藻見賞進士盧東美東美及第爲喜詩云曉妝初罷眼猶瞤小玉驚人踏破裙手把紅箋書一帋上頭名字有郞君此若掩其姓名有不以爲婦喜夫登第之作乎詩有難辨如此吾欲誦以質晦翁

易林汎汎柏舟流行不休耿耿寤寐心懷大憂仁不逢時復隱窮居正與序同

覯閔既多受侮不少實後來駢驪之祖無心屬對而對極流利古詩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工切語亦甚自然六朝惟淵明得之芳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是也

楊文公云已擠溝壑猶下石而不休方困蒺藜尙彎弓而未已卽覯閔二句意

無訧句妙矣憲人不求他好但求無過而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讀詩不可一字放過嚴華谷曰讀綠兮衣兮當玩兩兮字詩有黃鳥白華不言黃兮鳥兮白兮華兮惟此云綠兮衣兮蓋綠以喻妾衣以喻上僭故以兩兮字點綴而丁甯之

與眼前人爭黃角綠只見他不是怎得開懷日子拋卻眼前境界將身與古人齊等省多少罪過生多少快活

回黃倒綠無定期世情反覆君所知言之殊爲慨然至絺綌淒風則又想見樸素情懷冷淡景況矣班婕妤團扇歌亦有此意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燕燕篇作一篇連呼燕字神妙

不須顯言情自酸楚

無數委託祇可默會然目斷行塵無淚可灑矣

追憶生平無限淒婉

瞻望追憶之情千載讀之猶爲欲泣

一二三都虛敘四纔實點亦是倒法與采蘋章顛同

身弑國危之痛毫不露出

燕鴻往來靡定別離者多以此起興如魏文帝燕歌行羣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謝宣城送孔令詩巢幕無留燕老杜詩秋燕已如客是也其曰燕燕者古人重言之亦猶漢書童謠云燕燕尾涎涎耳

燕燕二語深婉可誦後人多許詠燕詩無有能及之者山陽潘德輿曰六一詩話謂謝景伯池館無人燕學飛不如空梁落燕泥也予謂不然薛道衡句誠天然風韻矣然宋詩如景伯語又何少也必取佳句而排擠之則薛句能如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否耶

讀頡之頏之句覺無數蜻蜓飛上下便是老杜拙句

瞻望弗及佇立以泣送別情景二語盡之是眞可泣鬼神矣張子野短長句云眼力不如人遠上溪橋去東坡子由詩云登高回首坡隴隔惟見烏帽出復沒皆遠紹其意

勤曰古人古處便見他一肚皮不合時宜

飛鳥依人人自憐之煢煢兩髮頻郊門訣別形影相弔那不動老臣故舊之心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甯不我顧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甯不我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畜我不卒句癡絕秀絕逼眞婦人語也女無不嫁而曰畜我不卒者深悲極痛之詞

如畫

非身歷其境者斷不能道此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曀曀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莊公昏昧狂蕩之態分明畫出

怨慕也

上篇呼日月以訴其情此篇託風雷以寫其態然上篇曰甯不我顧此篇曰顧我則笑顧亦猶

能使阻兵安忍之徒[illegible]然紙上起法之妙無踰此者

心情悲惻之形描寫如畫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

之不顧耳眞令人輒喚奈何也

（只此二語忽悵可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怨甚）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愁甚）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悵甚）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危甚）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老杜垂老別諸作便可不讀

格法極鬆卻極緊是一片文字

陳僅曰起語極豪下文乃步步怨恨聲聲訣絕可以知其故矣老杜兵車行全篇體格從此脫胎

王仲宣詩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卽二章首句意爰喪其馬唐人所謂去時鞍馬別人騎也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更令人不堪卒讀矣

唐人詩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卽不我活意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卽不我信意

棘心棘薪易一字而意各入妙

通篇精神在此二句母氏勞苦說慰母心正以見其無令人也

玩両于嗟句鼓聲高亮人聲酸楚矣　奇評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天王聖明臣罪當誅千載同心亦復同調

通體一味自責有舜耕歷山號泣冂天氣象

方望溪曰一則曰母氏劬勞再則曰母氏勞苦非徒念母亦使其母念育子之艱而不忍去室也一則曰有子七人再則曰有子七人非徒自責亦使其母覺年歲已長而顧借名義也

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孟東野遊子吟誰言寸草心報答三春暉意出於此

巾幗中有賢智氣象忠恕平旅之間可以濟者其唯仁恕乎千載有兩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古詩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亦得雄雉于飛之義者我之懷矣自詒伊阻但願在家相對貧不向天涯金繞身躍然言外

忮求二字世路風波人情雲雨皆由此起思媍念征人之切故於閨闈中想出一段居身涉世道理立言何等深婉

滿紙紛紛雲霧情淵

抵首掉頭不肯住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跌一句妙

一但虛提常度禮義為全章立案兩則字何等精神二反呼三四正應但三之應濟盈句四之應雉鳴句格法微妙人未易測

此詩第二章上二句瀰鷕盈鳴下二句盈鳴軌牡兩句中具四韻交互為叶千古創格也

總評全篇

出門便是路人此正寸步千里時也遲遲二字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

可想

無限辛勤百端交集

毒字慘極同心同死今竟何如詠至末句其恨刺骨與孳上訴天應泣

以我御窮爲薄弓恥千古同慨

昏如兄如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卓女之所以有白頭吟也行道遲遲二句思致微遠紫玉歌所謂身遠心邇洛神賦所謂足往

神留皆祖此中間說甘苦二字香山詩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正是此詩註腳

觀此三章知顧況棄婦詞不足讀矣顧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扶床今日君棄妾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忿恨決絕豈若谷風婦人雖見棄而猶顧家事哉惟東漢竇元妻古怨歌煢煢白兎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四語音長節短直可上接風詩耳又唐詩云覆舟再收豈滿懷棄妾已去難重回亦遑恤我後之旨而意彌決絕去風人已遠矣

詩中疊言新昏老杜佳人一篇新人美如玉但見新人笑疊言新人意本此

陳僅曰結語不念昔者伊余來塈人生到此眞是不堪回首然猶望其夫垂念舊情回心於舊一明皇王皇后寵衰泣曰三郎獨記不得阿忠脫紫半臂換一斗麪爲生日湯餅耶千古棄婦逐臣當同此一哭

揆向讀趙秋谷棄婦詞記其中數語云出門拜

姑嫜十步一廻顧心傷雙履迹一一來時路留妾明月珠新人爲耳璫不恨奪妍寵猶得依君傍寶鏡守故奩上有君王塵持將不忍拂舊意託相親亦頗得國風遺意者

凡民二句或謂不合婦人口吻故谷風一詩當爲香草美人之張本

慷慨激昂中有中夜起舞之意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胡不二字有翻然振作意晉人所謂戮力王室

第二句突兀値得一驚
代爲解説語氣難堪
亦超亦雋然此二句卻是倒裝法
讀尾流離淒涼輒余爲怨難勝

克復神州者豈作楚囚相對泣耶
每章四句兩換韻此促句換韻法也漢武帝瓠
水歌梁武帝東飛伯勞歌體本此
列女傳謂上二句黎莊夫人之傅母作下二句
夫人所作宋方勺因据爲聯句之祖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何
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
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瑣兮尾兮流離之
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謔浪笑傲旁若無人
犖卓之筆
不覺透出本懷來

言婉而多諷
曲折以體其情終乃質言以責之忠厚之至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可憐）碩人俁
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説自可憐）左手執籥右手
秉翟赫如渥赭（欲泣矣）公言錫爵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
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淒涼處不獨在末章
慨今望古緜邈低徊後一章兩兮字忽作變調
亦與首章首句神韻相應然牢騷感慨之中每

思明聖獻伎傾觴而外自寫懷來倘使明良可
作則上處亦西方也正以美人望我公耳不當
作詼諧滑稽傲睨王侯看
秋風詞云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
與末章起興例同然舉頭天外知一部離騷實
從此化出矣
西方美人倒轉兩字而意自遠然末章六句三
四讀斷五六須另起方有意味若云誰四句作
一氣滚説便不成文字矣

絕大手筆絕妙奇篇
借聊與之謀生出二章意
思波瀾橫生筆態歷可
謂千古奇觀
幻境中又生一幻境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
聊與之謀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
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妙妙）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
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妙在不説出）　我思肥泉
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有懷於衛靡日不思詩題也以下俱藉之以描寫
有懷之極思耳蜃樓海氣出有入無詩人作怪如
此若認做實與諸姬謀之謀之不可而出遊以寫
其憂則詩爲拙手作詩者爲癡漢矣故知宋人發

乎情止乎義之說大可軒渠

全詩皆虛景也因想成幻構出許多問答許多路途又想到出遊寫憂其實未出中門半步也東野征婦怨漁陽千里道近如中門限中門踰有時漁陽常在眼即此意亦猶杜工部所謂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也

一說出遊寫憂猶班超所云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之意亦通

泉水竹竿載馳皆衛女已嫁時作非本國詩而繫之衛者豈其詩有衛聲歟沈歸愚本朱子鄘音係鄘邶音係邶之說謂如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娀謠於飛燕始爲北音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之例也

蘇子由曰猶莊舄之病而越吟也

已焉哉句從終字生來人窮呼天天實爲之句又從已字生來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偏摧我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陳僅曰小星寔命不同寔字知命而安之也其辭泰北門天實爲之實字知天而聽之也其辭慼所遇不同而皆不失爲賢

龔鑑曰室人交讁較之仕路崎嶇爲尤甚賢達之士以此違其素願者多矣陶靖節與子書曰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韓文公董生行曰父母不慼慼妻子不咨咨未有室無同志而能成其介節者也

入字北風圖

有狐類觸觸烏合爲孤之意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以風雪形愁慘之狀則日月不發其光華以狐烏著危亂之徵則麟鳳孰呈其祥瑞觸目驚心都非景象總是曲摹亟字不必當時眞有此事也

杜甫九日寄岑參詩中段亦悲天憫人者其詩

如繪

歸荑如饋纂貽椒之類

云大明韜日月曠野號禽獸即雨雪狐烏之意
也君子强逶迤小人困馳驟即同車同行之詞
也杜詩之所以上繼國風乎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
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自牧歸荑洵
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通詩以愛字爲主管與荑無所謂美曰有煒曰
且異以所愛及所不愛也皆從一愛字生出然
其傳神處尤在搔首踟躕四字耳

姜白巖曰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詞婉意微不迫
不露國風之所以可貴也古詩云馨香盈懷袖
路遠莫致之李太白云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
持皆無媿於國風矣杜牧之云多情卻似總無
情惟覺尊前笑不成意非不佳然而詞意淺露
略無餘蘊元白張籍其病正在此

一說城隅乃後宮幽閒之地謂貞靜之女處幽
閒而待進御也張子云後宮西北遂城隅俟我
幽閒念彼姝是亦足備一解者

求燕婉而得此醜聚醉有人心自當吐棄

奇事

舟影波光相上下

不忍言乃深於言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新臺有
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魚網之設鴻則
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人道既絕詩亦怒罵矣讀末章魚網二句覺鳥
萃萍中嘗施木上皆從此化出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
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明知遇害但云不瑕悲傷之情更覺淒絕

李郭同舟號爲僊侶今乃如一陣黑風吹向羅
剎鬼國何也

不曰形而曰影已有顧影堪憐之意不曰行而
曰逝一去不返影亦不復覩矣眞令人不堪卒
讀也

髧彼二句眼中意中

不說父而說母正見老嫗念子常情往往爲之計長久而轉逆其貞烈耳

讀風臆補卷四

明荆南戴君恩原本　鎮海陳繼揆舜百補輯

鄘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髦鬄胎髮爲之者兩髦時即爲我匹猶古詩所云結髮爲夫婦耳實維二字有斬釘截鐵毅然不事二夫之義周方人曰衞之淫亂極矣錄柏舟於諸淫詞之間亦狂瀾砥柱也孔子序詩微意也

遺臭萬年歷劫不洗

字法有層次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帷薄不修牆茨生焉會見鐘簴在荆棘中矣

中冓之言至隱也然飛燕情志之詞明皇貴妃比翼連理之誓類皆見諸詩歌深宮無人之密固無不暴白於天下後世也安溪戴氏曰當時必有以中冓之事形於詠言如後世俚語歌行者故詩人曰不可道不可詳不可讀也怨其上而猶有掩覆之意也

一篇主意特地提出下皆承此描寫也

寫出妖艷

全是形容辭詠如云恍惚天仙帝女下臨人世也

逈稱造化用韻有忽變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緐促作陰作陽之妙

零零星星不捨一物綺密迴環變眩百怪洛神高唐不足爲麗矣

另一格法

開口着偕老二字一語刺骨詩中之史筆也呂氏曰一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云誰之思一篇幾系
四篇從衞無已之意揣測
篇

美白巖曰谷齋隨筆謂元微之連昌宮詞有諷
規勝白居易長恨歌然樂天深沒壽邸一段蓋
得孔子答陳司敗意詩人刺宣姜終未嘗直言
其事是篇諷刺尤婉此其所以爲忠厚之至
陳僅曰此篇與碩人兩詩均形容君夫人服飾
儀容之盛碩人詩典重莊嚴除大夫夙退無使
君勞二句外不着一語此詩迷離吞吐除子之
不淑云如之何二句外亦不着一語而莊姜之
賢而可閔宣姜之淫而可刺也已是全身活現
讀者於言外得之化工在手豈周昉士女圖所
能仿彿耶
後兩章逸豔絕倫若除去也字都作七字讀郎
爲七言之祖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
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麥矣沫之
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
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
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

矣
須識期我乎桑中三句皆思中想像其如此耳若
無此三句便覺光景蕭然
備極醜態風俗如此國於何立
此詩上四句爲一韻五六句爲一韻末句則以
後章韻前章也又是一體陳僅曰風神搖漾音
節靡曼正所謂亡國之音也比於慢矣
唐菜名本訓蒙而釋草又訓蒙爲女蘿女蘿爲
菟絲則二物誤爲一物矣吳中徐鼎曰女蘿菟
絲是二物詩乃菟絲耳埤雅云在草爲菟絲在
木爲女蘿二物殊別也古樂府云南山羃羃菟
絲花北陵青青女蘿樹由來花葉同一心今日
枝條分兩處蓋延蔓樹上故曰女蘿樹也李白
樂府云菟絲故無情隨風任顛倒誰使女蘿枝
而來強縈抱則明是二物無疑或菟絲蔓延上
施於木故有同心縈抱之說耳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鵲之彊
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語似兩開辭實直下

只說與琴瑟在俗筆定及籩豆矣

四字對上四句伸縮之妙

忽撑入馬政大奇

提出兄字君字頑與姜不可勝誅矣朱子謂其人類無異於禽獸而實則禽獸之不如耳蓋奔奔彊彊鶉鵲固尚有常匹也

定之方中作於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綜理之周計畫之遠中興氣象煥乎改觀

詩本和平此恰怒罵惡惡之詞固應爾爾

章法句法字法錯綜伸縮各極妙境

靈雨即杜詩好雨知時節也靈字似更佳劉帝臣謂即尸子所云神雨耳

末章秉心句一篇之主恰點得如許超忽可悟文家以撇爲補之法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一二爲三章立案也何等步驟乃如四句語意森

凜

劉亮如欲覺晨鐘令人深省

蝃蝀虹也陰來交陽非天地之正氣也即所謂朝朝暮暮陽臺雨者李青蓮詩漢祖呂氏食其在旁秦皇父后毐亦淫荒蝃蝀作昏遂掩太陽田家五行詩云朝日黨不到晝謂朝日之升有不崇朝而雨必至者莊忌哀絕命辭云虹霓紛其朝霞兮夕淫淫而淋雨夫夕尚淫淫則且終朝而雨不止者朱子何反謂虹能截雨耶

相字直貫到人身上遂頭著此一字暗室神明大廷指視使無禮人絕無躲閃處

昔人謂蝃蝀在東與鴛鴦在梁是雙聲疊韻之始楊升庵曰此乃偶合之妙詩人初無意也若文選宋玉風賦之炫煥燦爛張衡西京賦之睢盱薑芥上林賦之玢豳文鱗左思吳都賦之檀欒嬋娟則詞人好奇之始耳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風人之旨無有徑直如此者姜白巖曰細按當

數十年無此鏇槊令人眼界一新

在郊在都在城觸處有入據不但疊文以叶韻也

無中生有大奇大奇

日時勢乃知此及前篇同出敗亡之後其創巨其痛深故其詞簡直而峻厲所謂傷弓之鳥飛徐鳴悲聞弦聲而頓墜者也

嚴華谷曰人亦天地一物耳飢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禽獸安鬚眉卽此意也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創見驚喜之意溢於言表彼姝者子何以畀之非望賢者正美大夫也

清儁

國家當起廢之交山林草澤中定有抱天人之略如諸葛孔明者當局不如旁觀之識明肉食不如藿食之謀遠浚郊之三章卽草廬之三顧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遥下）我心則憂　既不我嘉（緊接上）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

精神發拔

描寫必不容已之意最是

末收句此更遒勁

末句激語然目中無人矣

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字法）視爾不臧我思不閟（遥下）　陟彼（緊接上）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總是託以寫其悲思迫切之意非實事也開口卽說載馳載驅已奇無端更說大夫跋涉又奇涉邱行野抑又奇大略與泉水章情緒既同章法亦似但泉水以委婉勝此以英邁勝

控於大邦誰因誰極是何等識見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是何等抱負許大夫均當媿死周容曰以一婦人而有申包胥哭秦庭之意衛安得終亡後周千金公主宇文氏不媿此詩

古今進修之方盡此二語

以寬綽戲謔寫道學此訣無人曉得饒人多少聰明

讀風臆補卷五

明荆南戴君恩原本　鎮海陳繼揆舜百補輯

衛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有道氣象千古如見

陳僅曰赫咺瑟僩金錫圭璧如許莊嚴而結以善戲謔兮不為虐兮於極瑣屑事指出令德詩人其知道乎不然便是一首德政碑

綠竹如簀毛云簀積也平子東京賦芳草如積正用斯語

須識得樂不在考槃

永矢勿過如龐德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

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人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每章精神都在第二句下兩句都從箇裏拈出細讀一過居然覺山月窺人澗芳襲袂那得不作人外想

烟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碩人之境也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碩人之心也

陶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是首句意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是次句意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即三四句意唐人詩縱聽世人權似火不能燒得臥雲心亦得永矢之義者

昌黎云終吾生以徜徉終字即永字義又陶辭策扶老而流憩時矯首而游觀景依依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即軸字意太白詩但得醉中趣勿與醒者傳亦即勿告意也

起得輕便

何等地步何等氣象

一幅美人圖并其性情亦出

始來光景如在目前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

亦正亦諧故自有致

敘得竟大鋪張體固不厭如是

夙退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
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詩美鋪張備極其致

更不及莊公一語適諷刺自在言外

莊姜自言我思古人又曰古處所以益不合也

詩人另換世情之言皆以常情望君深得告庸
主之法學詩能言可以悟出

文章洛神藍本也倩盼二語尤精所謂四體妍
媸無關妙處傳神寫照在阿堵中也

沈歸愚曰漢人羽林郎篇頭上藍田玉耳後大
秦珠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陌上桑篇頭上
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
焦仲卿妻篇腰若流紈素耳着明月璫指如削
葱根口如含珠丹何工於賦美人也而其原出
於此

庶姜孽孽庶士有朅唐詩所謂侍兒堪感路旁
人也

詩用疊字最難顧亭林曰此詩連用六疊字可
謂複而不厭賾而不亂矣古詩青青河畔草鬱
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
妝纖纖出素手連用六疊字亦極自然下此即
無人可繼

詩有全篇連句韻而中間忽有一二句不入韻
者如此詩東宮之妹大夫夙退等語是也東坡
芙蓉城七古長篇一句一韻獨以俗緣千古磨
不盡忽然而去不可執兩句無韻其法正從此
出

文勢來得極遠

又推又戀情緒宛然業鐵案前自寫供招何等鮮活

蓋此二段境更活筆更舒若俗筆便徑接以五章矣

此章大是淒婉淇水猶是悲歡迥別女也二句即今人所謂癡心女子負心漢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
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
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
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
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
說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
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
三其德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

憂喜悲前事支離笑此身運用數矣字俱妙

總角結髮爲之癡子卿詩結髮爲夫妻

末二句忽換韻君收氣絕心灰大徹大悟恰是悔恨神理

言既遂矣至於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悔極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恨極

疏宕清活後乎此者子輿子瞻

詩文之妙多是以客代主此殆有託而鳴者耳勿作棄婦詞看

淫婦到狼狽時偏看出許多正理說到許多正論與烈婦貞女只爭事前事後之別耳故讀此并可諷失節之士戴評謂勿作棄婦詞看者是也詹熊子曰文人守己如女子守貞漢班固才矣一失身於竇憲取譏士林揚子雲才矣一失身於王莽不齒有道蔡中郎才矣一失身於董卓哆口靑史況柔脆閨閫之巾櫛稍不自檢必爲所擯安能如初之少艾迷欲而終寵眷耶嘵嘵悔恨奚益耶士君子於氓詩三致意焉

觀詩中以爾賄遷氓非徒貪色直利其多金耳

讀至桑之落矣色衰金盡說不盡者皆於四字

中託出矣

昔以爾車來後復漸車去何等逞風光何等殺風景

詩人寫物如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本殆不可以當此林和靖梅花詩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皮襲美白蓮花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斯皆詩人寫物之工也沃若二字尤見形容之簡妙

在左在右俱從思境中幻出不得呆認顧影自憐

結出憂字詩所由作也

妙在以實欵爲嘲誚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古詩釣竿何珊珊魚尾何簁簁籊籊珊珊皆釣竿聲也

抑鬱之情以風調寫之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

悁悁無極

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詩意殆別有刺也若直作刺童子索然無味矣
紈袴子弟大都如是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誰謂河
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盈盈一水開脈脈不得語
四誰謂字何等情緒
不說歸不得卻說歸得不說歸難卻說歸易煞
有深情

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

大雨淫淫日出當心與此二句略同

諼草二句奇思妙緒起滅無端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自伯之
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其雨其雨杲杲
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
言思伯使我心痗
此詩語意即樓頭少婦鳴箏坐遙見飛塵入建
章也杜子美新婚別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
亦得風人之旨者然言外要各有悔教夫壻覓
封侯之意
秦嘉婦與夫書云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

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即誰適為容意唐人閨
怨詩欲妝臨鏡慵正思之切而無聊處也若承
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則未免有怨意矣張壯
來曰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
肯相為言此甘心首疾之旨
首章促句換韻後三章皆四句兩韻正格杜老
元都壇歌醉時歌起法本此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
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
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兩不相干而代為之憂千古奇情
首言有狐而不言其人此藏頭語也末言無裳
而不言願為縫裳此蓋腳語也尚見亂離所迫
廉恥仍存

跌進一層想見銘入肺腑之情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
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
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千古交情盡此數語覺施報二字淺俗不能出

口矣華谷曰感救患之恩設不等之喻所謂木瓜猶言蕪蔞亭豆粥嘑沱河麥飯也

詩有每章略易一二字詠歎淫泆使人於言外領取其神味如芣苢麟趾諸篇尚有淺深層次之可尋若此詩及叔于田汾沮洳等篇但反復引申以盡其一唱三歎之致後世惟張平子四愁詩得其遺意

末二句不更一字今傳奇合唱猶本諸此

大朝知夢鳥空啼何如二語淒絕

中間知我末句何人俱含意無窮

反復重說不是詠歎須會無限深情

讀風臆補卷六

明荊南戴君恩原本　鎭海陳繼揆舜百補評

王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只傷今更不及古乃思古之意自是淒絕

感慨沈痛細讀之有不欷歔欲泣者其爲人臣可知矣

有請劍上方之意

箕子麥秀歌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與詩意略同然麥秀作於商紂已死故直斥曰彼狡童兮黍離作於平王尚在故婉諷曰此何人哉其一種說不出的光景更爲淒咽矣

開口着一彼字見他淒涼滿目結尾着一此字

長相思點綴如畫

括闕也謝康樂詩朝遊牛羊下暮坐括揭鳴

見他怨恨滿懷中間着四我字亦與彼此二字緊相呼應者

讀此詩當得言外之旨唐人尚有此意潮打空城寂寞回不言興亡而興亡之感自在言外矣又哀江頭詩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月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亦是此詩語意

黍離十篇東遷以後詩也王迹熄而詩亡次王於國風風存而雅亡耳東西異聲無怪風雅別調也亦猶樂府之不明於唐歌詩之不復於宋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栖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一詩豁然）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情景俱絕

顧況日晚行無此澹遠

鍾伯敬曰不知德行深得妙苟無飢渴淺得妙

君子二字一頓見中興事業全還舊者

陶陶自樂貌劉伶酒德頌其樂陶陶

然愈淺愈深

日之夕矣猶唐人云月明花落又黃昏有無限感慨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序云閔周當與黍離篇參看也黍離寫憂字此卻重在樂字所謂樂者君子沈抑賤官將宗社絕大愁煩一齊放下而黍離麥秀一副血淚轉而付諸執簧執翿上也榮辱何與重輕顯晦寶關與廢豈第為感士不遇賦哉亦勿誤作小山招隱讀

一曲伊川淚萬行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不言戍申之失適戍申之失自在言表

篇中戍申戍甫戍許等字俱下得有精神

安邊自合有長策何必流離中國人

作賞音讀乃知此詩之佳甚勿糊塗作目也

淒然

王伯厚曰鶯謝成申其篤於母家一也一美爲一刺焉宣王親親平王忘讎也

詩本興體朱子謂只取之不二字者蓋興體中別是一例也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歎矣嘅其歎矣遇人之艱難矣　中谷有蓷暵其修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蓷暵其溼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黍離而後周無君矣中谷之嘅其離騷美人之悲

翻弄

乎註卻實認凶年饑饉室家相棄之作是當與追蠡尚禹聲者同一姍笑

其音節亦似離騷

啜其泣矣啜其泣矣雙淚落君前眞令人淒然欲絕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有兎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有兎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

結句一肚皮不合時宜

葛藟施於山谷今在何滸河涘河漘矣離彼本生地播遷而依何處是尋只得月來

寐無聰

有兎二語正意已盡從有生之初翻出一段逼出無聊之語何等筆力詆乃云爲此詩者猶及見西周之盛云云令人噴飯

極沈痛刻酷之作

安得中山千日酒酩然醉到太平時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

古語一日不朝其間容刀

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謂他人父固已困矣謂他人父亦莫我顧抑又困矣須得其進層意

依人之難千古同慨如云自家骨月尚如此何況區區陌路人也若杜少陵哀王孫云但道困苦乞爲奴又不止謂他人父矣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屈原離騷云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

如菼如璊大夫之威嚴乎可畏

備嘗苦楚

佩又云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皆
以蕭艾喻小人則此詩其懼讒而作乎唐人詩
莫道兩京無遠別春明門外即天涯其即此一
日三秋之感也讒口中人朝不保暮千古同慨
矣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啍
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死則
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畏子不敢甚於敢矣畏子不奔甚於奔矣謂予不
信二句作總結一章尤妙
朱克升曰哀痛如黍離可謂悲矣以刑政治民
如大車亦可謂有能者矣變雖云變而東都之
大夫則寥寥乎僅見者也　子夜諸曲之音

疊句傳神

子嗟子國兩賢名字畱字不必依毛傳作姓

通詩以此句爲精穴所以望其來而食之也

丘中有麻彼畱子嗟彼畱子嗟將其來施施　丘中
有麥彼畱子國彼畱子國將其來食　丘中有李彼
畱之子彼畱之子貽我佩玖

此篇作思賢之詩看其精神全注在貽我佩玖
句蓋欲其勿懷寶以迷邦也張平子四愁詩美

人贈我青瑯玕何以報之雙玉盤其序云屈原
以珍寶爲仁義騷人之詞源出於此
詩意與白駒同惟縶簡爲異首句即在彼空谷
意彼畱子嗟即縶之維之數語惟白駒爲已畱
此則思之不見以爲山中實畱之耳將其來施
施即賁然來施將其來食即食我場苗食我場
藿貽我佩玖即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也此餘
山詩誦之說也如此讀詩不必匡鼎復生已足
令人頤解
兩句一韻常格也此詩與淸人月出等篇皆全
篇連句韻者魏文帝燕歌行黃龍標箜篌引本
此

上卷終男養賢保甫校字

讀風臆補卷七

明荆南戴君恩原本　鎮海陳繼揆舜□

[印]

鄭

句法宛折 疊字轉折猶妙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改衣適館授粲都是借以寫其無已之意不必有其事理

一句一轉一轉一意

音節神韻之間別有悱惻纏緜之意連用四兮字兩予字兩子字一段親賢之神如見

敝字一句還字一句詩家折腰句之祖顧亭林曰向作三章章四句則敝予還予言之不順矣且何必一言之不可爲詩也吳志歷陽山石文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楚字一句吳字一句亦是一言詩

踰里折杞下字之妙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鐵○一句○妙

發說二句有致有情

說到畏人之多言周匝到家

善翻

似張緒當年

中章畏我諸兄漢詩雞鳴狗吠兄嫂當知之亦是此意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巷無二字見秀若無人氣概

翩翩公子略可想見

巷無居人奇巷無飲酒更奇巷無服馬則更奇

每章以豈無二字作跌句抑更奇而又奇者詩人作怪如此

嬉遊里巷狎比小人走馬擊劍已露後日敗闕公乃置之不論寵之所以陷之賦失教之譏隱然言外

第80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版 反內

身無禮義交無正人那得不死然服馬飲酒之儔足以死叔段狗盜雞鳴之輩反以生孟嘗固在各人身分

亦是長楊賦亦是古游俠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

自畢而揚

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他組織穿插之工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雁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自揚而阜

句句暗應上章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炳烺雄駿縱之則錦繡齊鋪按之則金鍼密度又如淮陰將兵雖復多多紀律不爽

其精光注射處全在叔在藪一段愛之甚故誇之詳此祭仲子呂輩所以欲蚤爲之所也

曹嘿雷曰段一馳馬試劍公子耳美叔者卽媚子狎客也不然且爲曲沃武公矣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及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氣象大小深淺何如

獵獵有風雲氣看其磬控縱送處亦覺六轡在

手一塵不驚

駟介句勿作尋常點綴看

清人在彭駟介彭彭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全篇注意亦全篇結局

兵凶器也矧精銳如此那得使其逍遙閒曠危哉其以國之大事戲也

刺意在言表

寫高克周章情狀全注在中軍作好句前路絕不提及直追到左旋右抽已是全軍解體始以一語兜轉收納通篇詩人之技往往如此然用兵何事曰翱翔曰逍遙而中軍且曰作好焉令人絕倒令人寒心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後章用三兮字作變調尤覺神致翩翩然必合上二章讀乃知文章從眞氣節出也

相逢方一笑相送遂成泣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遵

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明是有情語耳孟郊欲別牽郎衣郎今到何處不恨歸來遲莫向臨卭去正此意也註乃以爲棄婦之詩覺直遂無味矣

劉公蓮曰宋玉賦遵大路兮攬子袪贈以芳華詞甚妙集傳援此爲證者宋玉去詩時未遠其引用當得本旨也

晉樂府憂思出門倚逢郎前溪渡莫作流水心引新都舍故意亦髣髴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雁　泳泳不逸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須識得勤業親賢皆雞鳴時商量語耳若但就兩項看鄭夫婦是看仙人手中扇者

朱子曰此詩意思甚好讀之使人有不知手舞足蹈者

何等識見何等胸期有婦如此儼然良友明師

通篇精神全在起四句

韻致可想

何其殷勤無已也

相期遠大不欲以鉛華事君子矣讀末章知求師取友皆本婦人殷勤中來否則室有藏金之聲不且門無嘉客乎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翺翔句寫盡體態輕盈迎風飄舉之貌神女賦婉若游龍乘雲翔又曰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語意本此

上林賦妖冶閑都亦用此都字

古讀車爲居華爲敷顏如舜華佩玉瓊琚毛西河謂與楚詞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同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喜極

此詩大有所指借喜以言其不喜耳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吹女漂女有淒然歲寒搖落之感

奇語

維子之故比豈無他人更謔得妙

吹女之女指蘀而言杜老詩秋疏擁霜露豈敢惜凋殘暮景數枝葉天風吹汝寒疏以汝稱語本於此王子猷云何可一日無此君則竹且稱君矣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白頭吟長門賦

維子之故勿如註看註蓋誤維作微也

若忿若憾若謔若眞情之至也

末又撩他一句以勾其心此女正善嬲人者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有情癡

多情之語翻似無情

與山有扶蘇篇同一戲謔

意是旣從之後追思彼之俟我而更以未送爲悔耳勿如註看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思極而願歸之矣

不言思而言悔深於思矣註乃云已有異志旣則悔之駕予與歸卽歸於所悔之人耳註乃云然豈無駕車迎我而借歸者乎叔兮伯兮卽所謂父母兄弟也註卻認作所私之人千載瞶瞶今爲拈出當令平子絕倒

陳僅曰鄭之丰男親迎而女不行齊之著女行而男不親迎其事正相反詩則俟我於堂地相同也褧衣褧裳女子初嫁在途之服充耳尙瓊男子初婚攝盛之儀人相同也丰章三句三兮字著三章三平而丰兩俟我著三俟我章法句法調法無不相同國非一國時非一時人非一人不圖天壤間乃有此等印板文章眞奇事也必欲釋丰爲淫詩冤哉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卽

楊維斗曰秦風所謂伊人六句意象飄緲極矣此恰以其室則邇二語盡之坐以淫奔冤甚

晉酒泉太守馬岌求見宋纖不得銘曰丹崖百

空館相思夜孤燈照雨聲

尺青壁千尋室邇人遠實勞我心是古人直以此詩與杕杜緇衣並用矣不必作女憶男之詞也

非山非林若近若遠野景可掬道味翛然無論此中人脫盡塵氛作詩人胸中着些俗情寫此數語不出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一字一折

如此景如此情那得無如此作

最難風雨故人來

從兄駿孫纖聰謂風雨如晦二句明是歲寒不改既見君子二句明是朝聞夕死亦是確有見地者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甯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甯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白鹿洞賦廣青衿之疑問是朱子亦從序說矣

此中大有情力

若作淫詞讀則青衿之子當是年少書生自命爲風流佳士者聖人亦何所取耶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讀至維予與女維予二人情極矣無信人言正恐讒箭見搆貝錦中作耳此鍾情時婉致衷曲之詞也勿作有他志而急自解看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聊字下得妙

二聊字中俯靜游泊識得破等得定

破得此關當以出世男子許之矣

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正以著如雲之女匪我思存耳不然又是何妻苟惑

陳僅謂此詩包涵甚廣在君臣則庶子春華不及家丞秋實也在朋友則樓閣五侯不及羊求三徑也得素心一二人與共晨夕覺世上悠悠碌碌徵逐聲氣無足供吾盼睞矣如此讀詩妙

溱洧句別是一調

此是實在供招

草寫流蕩無已之意真生花筆也

絕奇絕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有良友班荊氣象若作男女相遇看則蔓草露零殺風景矣

婉如清揚是倒句亦是妙句毛西河曰如郎而樂府艾如張是艾而張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綺密瓌妍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罔使人賞玩不已

安章頓句之妙巧奪天孫

士女以修禊會水濱山陰曲水之鼻祖渙渙春水盛貌王伯厚所謂三月桃花水下時也

始用方字下轉一既字繼轉一且字而復溥一

洵訏且樂字伊其字詩家轉折之妙無踰於此者上章曰相謔下章曰將謔後世詞家相將語本此

龔鑑曰女之與男則非游侶謔而且贈尤玷女箴有人焉述其事而歌之此何異子美麗人行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乎但彼隱而此顯耳豈得云隱者為諷而顯者為勸乎

突然而起突然而止奇筆

後來寫豔閨情詩曾有此種端莊流利否

讀風臆補卷八

明荆南戴君恩原本　鎮海陳繼揆舜百補輯

齊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奇）蒼蠅之聲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奇而正）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雞鳴之與蠅聲日出之與月光豈不昭然易辨臣工朝會何至俟而且歸耶三告話言亦不必有之事直是詩人好奇設出此段光景以描寫賢妃不敢即安之意耳然非有絕人之筆絕人之膽必不能作

騷賦之祖

三句一易其調奕奕有神

玩篇中既字矣字眞有目甫交睫忽然驚覺光景然警戒語恰寫得如許風流香匳疑雨曾有此種芳豔否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語最溫厚若其不知出者

句法奇怪從所未有

宛轉關生巧於自譬

豪爽駿快讀之猶覺有控弦鳴鏑鼻端出火耳後生風之氣

呂氏曰當是時齊以游畋成俗馳驅相遇意氣飛動鬱鬱見於眉睫之間染其神者深矣

但言獵者之自譽而諷意已在言外若直說田獵之非便是一篇諫獵書矣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尙之以瓊華乎而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尙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尙之以瓊英乎而

俯仰奇句

履卽發卽所謂一步不離緊跟着走

譏刺全在言外

借新婦之言寫詩人之意所謂客代主也若作新婦自言寧無庸矣

上篇並驅從兩肩兮二句此篇俟我於著乎而二句皆後人六言詩體所仿始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男女相奔不夙則莫兩章首句皆因時起興之語也宋玉神女賦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曹植洛神賦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又云皎若太陽升朝霞皆與此同薛君章句謂東方之日兮悅其顏色之美盛也日出城南隅行淑貌耀朝日秋胡詩明豔侔朝日正襲此意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一篇之旨全在不夙則莫前二章須合併看直注到末一句人臣辨色入朝早矣而公又召之而又欲令之以事一步緊一步使人跟蹌入朝不可從容一刻尚何容觀玉聲之有及其莫也則又不然所謂無節也莫字一眉不用明寫只從末句一點而意自含蓄後人詩古文家多寓此法

齊子二字筆法森嚴　其章用既曰曷又語脈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標緊

兩如之何深思之詞體法二字穆然深然

四無字俱有精神

叠精亦易

全用詰問法令其難以置對的是妙文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前二章說得何等鄭重末章說得何等便易適知聖賢垂訓不獨命意即其詞氣亦是不同

兩反一正挽強持滿一發中堅

田甫田思遠人總是欲速念頭末章以一突字破之正見躐等無益循序自成愈醒出四無字精神來

陳僅曰蝃蝀卒章連韻四也字此詩卒章連韻五兮字皆刺詩也一莊一諷警動之至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盧重

字字無虛設

鋂其人美且偲

還是自譽此是譽人故註曰略同各章首一句

輕輕遞過之筆

詩三字句賦物最工如殷其雷及盧令令等句使人如見如聞千載以下讀之猶覺其容滿目其音滿耳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淫狐晝見

其顏厚其心喪

只說其從之如雲如雨不能防閑意已自躍躍

其魚其從字兩相呼應

如雲頗習見如雨新如水更新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車騶如是其盛魯道如是其顯行人如是其多而齊子尚豈弟耶翱翔耶遊敖耶

開口嗟歎其意已自可概見

五句威儀一句技藝

三句威儀二句技藝

一句威儀四句技藝

合觀前篇羞恥喪盡有是子有是母有是母有是子

魯夫人而言齊子詩人微詞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稱美之也實歎惜之也若俗筆未免露出矣

看他敘威儀技藝處長短間出極參差錯綜之妙

味之可破拂仗陋習

通詩極口贊揚意在語外只章首各加猗嗟二字神妙欲到秋毫顛矣華谷謂變風之體有全篇首尾託諸他詞乍讀之茫然不覺所謂但中間洽下一二語自然使人默會者再諷詠之方見得自猗嗟而下句句稱美處節節是歎息不滿處辭不迫急而意益深切矣

通篇三則字下得尖酷如此用虛字何異虐使草木

摻摻女手之狀古詩纖纖出素手兩可以字觀約有味

讀風臆補卷九

明荊南戴君恩原本　鎮海陳繼揆舜百補輯

魏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風人未有說出所以刺之之故惟此明言之是風詩中之別立一格者通篇最喫緊在好人二字蓋不提好人而刺褊之意不醒

白香山謂詩有隱一字而意自見者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言不可也海水知天寒言不知也皆隱一不字在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彼其之子美無度徑接殊異乎公路則韻致索然矣複三字殊妙

長歌當哭一轉又生一境

多少含蓄曲折盡致有嶺斷岡連之妙

我歌且謠聊以行國如屈原行吟澤畔之類

采莫之無度即食黍之戒民也儉勤不中禮貪忍皆從此出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他人於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意無餘矣此卻借不知我者轉出一段光景而結以蓋亦勿思有波瀾有頓挫有吞吐有含蓄

美白巖曰是篇一氣六折自己心事全在一憂字喚醒羣迷全在一思字至其所憂之事所思之故則俱在筆墨之外託興之中

作詩須聲韻和諧曲應金石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者如北風之其虛其徐既亟只且谷風之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與此詩之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之類是也此孔仲達之論詩韻也陳僅曰小學經之輔韻學詩之本漢重小

借父母口詞寫自己心事
是投胎奪舍手大奇
上慎旃哉非守心養志
者不能道
俱從望字中想像出來
如此便了更不轉到自己
身邊妙絕

學故多經生膚重韻學故多詩人雖經生如仲
達其於韻學亦分明如此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
慎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
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
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
來無死」
思父母而曲體其念己之心眞孝子也乃其作筆
絕奇

遊子生還高堂重聚全在一愼字自古忠臣孝
子無不以謹愼立身者陳僅曰愼之一字是家
人臨別丁甯口角是孝子在途保重心腸詩人
可謂體會入微者
白香山詩料得家中深夜坐也應說着遠行人
是以此詩爲藍本者摩詰詩遙知兄弟登高處
徧插茱萸少一人亦是此詩卒章意也杜詩遙
憐少兒女未解憶長安明知其憶而反言未解
更進一層是推陳出新法

言行無而意無窮非身在
箇境者不知此詩之眞

黃文煥曰後世急天下者棄親於鼎俎之上志
功名者遺毋於絕裾之忍視此愧甚矣若庾黔
婁棄孱陵之令狄仁傑望太山之雲其聞陟岵
之風而興起者乎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
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讀此覺後人招隱詞爲煩
雅淡似陶歸去來兮亦以此爲粉本
桑園可樂風政尚佳後世戈矛加於鷗鳥征徭

著句
身擬想像設此二段文字
家代字訣也
直結

及於雞犬并野亦不可居矣至日閑閑日泄泄
往來固自得也亦實有黜陟不知理亂不聞意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若此句便冷然）不稼不
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
（亦是倒法）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
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
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
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
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

耗殘之人未嘗不畏人比之以鼠良切樂土而反上無食黍之番乃妙

子兮不素飧兮』
以如此境有如此志那得素飽
忽而敘事忽而推情忽而斷制羚羊掛角無迹可尋後人更能效步否
人生無益於世即巖居家食誰非素餐故西山之薇非可遽食空谷之芻亦難虛受不必推到仕不苟祿上
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入言之祖亦如李長吉詩酒不到劉伶墳上土之類不過一二句而已並不用長句成篇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只拈碩鼠更不粘着時事
通篇皆永號之音故以自結
呼鼠而女之實呼女而鼠之也怨毒之深有如此者周方人曰女即指鼠與甯戚牛兮努力食細草吾將舍女適齊國同一調耳

聶夷中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即食我苗之謂也不言穀而言黍麥者額外之征也不言實而言苗者請貸之益也
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向生處樂即適彼樂土意誰之永號姚承庵謂即哀哀寡婦誅求盡痛哭郊原何處村也

倒轉絕妙

讀風臆補卷十

明荆南戴君恩原本　鎮海陳繼揆舜百補輯

唐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笑一句覺）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樹聊發動）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正意只好樂無荒四字耳御從今我不樂二句倒翻來而急以無已太康一句喝醒何等抑揚何等轉折註乃云方宴樂而遽相戒擬贅矣掉尾一語大是韻致

齊樂府淥水曲云斗酒千金輕寸陰百年促何用盡歡娛王度式如玉蓋庶幾與唐風良士媲美者矣

其氣大是迫促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語意甚厲）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

兩且以有餘日不足之意

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本以遣愁翻令愁劇

似達似呆晉代風流陳隋極欲此其濫觴

徐退山曰行樂之詞乃以斥苦之音出之開後來詩人許多憂生惜日之感末語促節可當一部輓歌

古詩云生不滿百年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是祖述此意者又云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青蓮句且樂生前一杯酒郎子有衣裳酒食意將進酒篇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尊空對月亦同

細玩此詩不勸及時修政而轉勸其行樂詞愈譎意愈苦矣宛其死矣它人入室危言苦語骨竦神驚如其念此人非陷煬未有不皇然改圖者向何行樂之有黃金費盡教歌舞留與它人樂少年唐人諷刺亦有此意魏咸陽王以叛誅

巧於告衛者深心哉

不敢以告人則已告人矣

宮人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踏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其歌流傳江表北人在南者聞之莫不悲傷篇中云云其早有金牀玉几不能眠之歎歟古詩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蘇武詩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思深憂遠者正當如此耳若但勸及時行樂則人生在世如白駒之過隙不幾若趙高之誤二世耶詩人之意深矣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說得妙）既見君子云（更說）何不樂（得妙）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若作喜從桓叔看大可訾議素衣朱襮何等服物我聞有命何等密謀而明明見之篇什且不敢告人一語直同兒戲不慮敗乃公事耶謬意此詩陽雖為沃陰實聳晉猶厮養卒所謂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也惜哉晉主孱庸辜負此老一片深心耳

良如此景多少情緒

[illegible]筆卻生於感慨

邂逅在中章便不板[illegible]手必在末章矣

原是一時描寫語耳不必泥定夫婦相語等意

語甚隱妙不但晉主不悟即桓叔亦不知

戴評最得詩意若說喜從桓叔則是一篇勸進表文矣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實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語語為沃贊歎卻語語為昭悲涼末二句忽用變調重疊言之俱以且字作歎危昭公實欲醒昭公也若與揚水篇均作晉人愛桓叔看則非子雲美新之賦即袁宏九錫之文耳故讀詩不可以含序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乍見綢繆參）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此等語處幸不足以形容之）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淡淡語卻無限情境

神品之文

怨曠有年喜來望外故人間樂事翻驚為天上

豈無它人句不振卒讀

奇緣也其注意當在中章邂逅句陳僅曰讀今
夕何夕四語宛聞兒女子新婚之夕喁喁私語
口吻吾不知詩人既摹寫到極眞處又何其言
之大雅若是唐人本事諸詩其亦奉教於此詩
否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
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有杕
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
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居居究究字法俱新

縮此一句如流波激石響玉撒珠

呼號望救何等悲涼深玩味之豈尚有尺布而
謠七步而詩者乎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
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較攜手同行逝將去女等語風俗厚薄何如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
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
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

有所有極有常俱打轉上文看乃妙

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亦平平敷敘耳中間縮父母何怙一句咏悠悠蒼
天二句而音響節奏俱妙矣故知詩文全在吞吐
伸縮中得趣

長歌可以當哭

一呼父母再呼蒼天愈質愈悲讀之令人酸痛
摧肝

燠字更進一層不唯久假不歸直居之不疑矣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
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沖虛謙懷敬自可想

齊末二句兩之字自爲韻

寫得絕妙卻被註子一筆抹殺了

借天子之賜以脅服人心曹操所以終身不廢
漢獻帝也唐藩鎮戕其主帥而代之以坐邀旌
節者亦無以畏聖人錄此其以著世變之窮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
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
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看他詞氣何等委婉眞有遑遑焉如不我就之意
漢帝詔曰有能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嗟乎腐鼠
可以嚇周耶

首二句卽江淹所謂蔓草縈骨拱木斂魂者
撫枕獨歎歎慨焉心內傷
獨旦猶王仲宣詩言獨夜
在戚怨宵長

有此襟期不可無此手筆
卽緇衣適館授粲意
申培謂晉文好賢而失之負繼介推此毋乃爲龍蛇之怨而志過乎緜山餓隱授粲無從詞旨頗合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葛生蒙楚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天下無其夫尚存而遽言塋域者華谷以爲嫠婦悼亡之作是也世說云袁羊眘詣劉恢恢在內未起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大不平劉孝標亦引小序以爲哀以死嘲劉故主不平耳則其爲悼亡之詩舊矣劉帝臣引潘岳寡婦賦曰睎形影於几筵馳精爽於邱墓靜闔門以窮居塊煢獨而靡依卽首二章意也歸空館而自憐撫衾裯以歎息夜漫漫以悠悠寒淒淒以凜凜卽第三

章意也要吾君兮同穴之死矢兮靡他卽末章意也是直可作此詩之注腳矣
誰與獨處三語人多作寡婦自傷解陳餘山謂當屬夫一邊誰字乃隱然自指耳若作寡婦自傷獨處則是劉三嫂詩誰能對角枕長夜半邊空一申說便成笑柄矣
范淯夫謂枕粲衾爛其嫁未久則是嫠婦之悲死別者非垂老別也其猶是新婚別與
陳僅曰此詩五章前二章爲一調後二章爲一調中一章承上章而變之以作轉紐獨旦二字爲下日夜百歲之引端篇法於諸詩中別出一格

起得極奇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四語直而迅）（轉得有力）（二語婉而駿）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各章上四句如春水池塘籠烟浣月汪汪有致下

四句乃如風起浪生龍驚鳥瀾莫可控御細味其
語氣當自得也
采苓采苦采葑晉風比之以止讒猶之采葛采
艾采蕭王風詠之以懼讒也惟通篇皆以輭語
喚醒人實其無限苦心

創見悲涼之意如在目前

畢孔太小

讀風臆補卷十一

明　荊南戴君恩原本　鎮海陳繼揆舜百補輯

秦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
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
其亡

寺人之令爾朕之嚆矢也及時爲樂阿房之濫觴
也秦之不祚豈必降王既組之日乎

煬帝迷樓極欲則曰世豈有萬年天子秦人車鄰
得意則曰今者不樂逝者其耋從來覆亡之路如
出一轍

開口着兩有字有凌躐一時氣概

秦先世以牧馬起家子孫以有馬開國及指鹿
爲馬又以不辨馬亡天下詩言馬又言寺人亡
秦之讖已兆於此

沈仲容曰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嗚嗚快
耳目者眞秦聲也今鼓瑟鼓簧非其舊聲徇見

可知

桑之爲言喪也白楊墓上所種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故興下逝者其亡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是一幅校獵圖

張壯來謂遊于北園句最重北園爲天子之御王人所守孰得而馳騁於其中惟襄公有岐豐八百里之地此爲六王畢四海一之根脚如金人得燕雲十六州而宋室遂亡自是一大關係也

風詩之體每多句調重複者惟此篇句句不同亦風詩中別立一格也

校獵賦

筆致撩人頗耐尋味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游環脅驅陰靷鋈續與鉤膺鏤錫鞹鞃淺幭同一艱澀深奇殆不可讀韓柳五言往往有法此者

定海厲志曰秦代周而興觀小戎之勇悍蒹葭之蕭條大不如二南魏代漢而興觀武帝之激烈文帝之靡曼遠不如西京是皆以亂繼治其著於音律者審矣若吹律而知楚敗聞音而知隋亡則又消曠之聰審於一時者也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宛中之人當中之宛）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蒹葭只是淒其作此四句乃覺波瀾疊出情致無窮

慷慨低徊千古絕調其章節亦是流商綴徵

遡洄遡游既無其事在水一方亦無其人讀人感

時撫景忽焉有懷而託言於一方以寫其牢騷抑鬱之意宋玉賦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即此意也

宛轉數言烟波萬里秋興賦山鬼伎倆耳

起二語畫筆詩情雞聲茅店一聯得此神化意境空曠寄託元淡秦川咫尺宛然有三山雲氣竹影仙風故此詩在國風爲第一篇縹緲文字宜以恍惚迷離讀之

春田葭苗繁生之象也故周樂官備而周之基乃翦長秋水葭蒼肅殺之機也故秦嗟道阻而秦之旂卒不永賢之所以爲國本歟陳餘山謂溯洄溯游馳神於低徊悵望之中所謂伊人其賢王乎其賢人乎不可得而知也而秦則已不復周矣哀哉

所謂伊人二語與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同心同調陳臥子謂此詩爲追懷西周而作大爲有見

終南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

神情洋溢

其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終南秦鎮一經提出便有囊括全雍尺地不可與人意下數語亦得極力形容之妙

平子西京賦云於前則終南太乙孟堅西都賦云表以太華終南之山是九州之險以終南爲最即所謂土賦奧區也終南入秦周欲不亡得乎鄒氏忠允曰千年堂構一旦瓦解周人方悲其離黍而秦人且侈其條梅代興之兆於是見矣

字字是血

戰慄之狀如在目前

痛恨無極

三呼誰從若爲不知之詞悲甚

交交黃鳥止于棘（呼得存精神）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見呼得存）百夫之特（精神）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千古遺恨非獨惜三良也正責康公也

自有此詩三良復生

邑前輩劉爍引漢樂府長歌行黃鳥飛相追咬咬弄音聲訓交與咬通夏侯湛春可樂賦鶯交交以弄音翠翮以輕翔亦用此詩交交字

東坡和陶詠三良詩云此生實太山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此本應劭之說而設之者若據左史以讀詩方知穆命於前康迫於後臨穴惴惴正是使之自殺而恐懼也故此二語是詩人極力形容三良處亦是詩人極力表白三良處

惻愴悲號哀辭之祖

似怨似訴意悵含蓄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秦風後半多我字

百里奚貴顯棄其妻妻援琴而歌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爲

朱子引之蓋以爲秦俗也

酬恩青玉劍何處有屈膝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同仇等字俱相死意非和恤也

語肖慷慨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有此死士秦安得不霸

少年行出塞曲

開口便有吞吐六國之氣其筆鋒淩厲亦正如岳將軍直搗黃龍

曰至渭陽代行深心不獨路車乘黃爲贈意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悠悠我思多少情緒

寥寥數言興衰撥亂之思生死存亡之感無不備具

獵獵有風雲之氣

悠悠我思思母非思舅也讀者須知此詩爲孝子不是賢甥

此詩爲後人贈言之始顧亭林曰渭陽秦世子送舅詩也而晉公子無一言猶之尹吉甫作崧高以贈申伯作烝民以贈仲山甫作韓奕以贈韓侯而三人者不聞有是答也是古人不以無

和答爲嫌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今也二字大有感慨若視爲斤斤於居食則是彈鋏無魚之類矣
秦上首功簡賢棄士權輿一詩其逐客坑儒之漸歟楚穆生因醴酒不設而去唐明皇時薛令之爲東宮詩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澀匙難綰羹稀箸易寬遂去兩賢其得詩人權輿之旨者
方望溪曰秦之所以亡天下以親奄幸疾師儒故也聖人編詩始於車鄰終於權輿蓋早見之矣

讀風臆補卷十二
明荆南戴君恩原本　鎭海陳繼揆舜百補輯
有情無望可作四字絕變調

陳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値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値其鷺翿
宛丘蕩子殆指在上之人乎上好下甚於是乎有東門之枌之婆娑有東門之池之晤歌有東門之楊之期會鵲巢隱慮於侜張月出勞心於不見其極至於株林宣淫蕩然無復上下之分而陳之俗烈矣知風之自能無凜凜
望字極妙卽所謂民具爾瞻也惟情足以損望愼之哉
一之聲曼二三之響切眞是流商變徵
陳僅曰首章四兮字用變調入手使遊蕩輕薄之人神情態度脫口如生眞傳神妙手　自宛丘之上而下而道無地不熱鬧無冬無夏無時不熱鬧直揭出一國若狂景象恰與株林詩情

通篇只如一句

不須下一轉語

隨手拈來極淺近極風致

境相照上行下效言之凜然

擊鼓擊缶猶楚詞所謂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也值羽值翿猶楚詞所謂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也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提出子仲之子見貴族猶然亂自上先也是此詩着眼處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可以字與豈其字緊相呼應

關河放溜瞬息無聲

可以者無不可也非必欲如是也豈其必者不必也非必不也下語甚活

人能於境中無不足想便於境外無有餘想此不惟終南寄徑者不能卽伐檀志士尚覺帶一

託興其處亦惡之之詞

不徒譏刺而已

兮矜激氣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興無取義只以可以可與相呼應耳三晤字亦耐人尋味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

騷經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九章云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它志則此卽作孤臣被棄借事言情之作亦無不可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顚倒思予

追言其始永思其終刺之者其微之乎

鴞惡鳥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墓門凶地多生荆棘梅雖美木生此陰僻荒蕪之處無怪惡鳥之

豈無終夕會惜此花間月
月下美人不勝清怨

萃聚也人有亘心而與不善人居則惡亦歸之
矣讀末句顛倒思予尤覺畫出狼狽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中唐有
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鄭氏以予美爲指宣公何楷云古者目君皆曰
美人既爲人所侜分而猶呼之曰予美忠愛之
至也朱子謂是男女有私而憂或間之詞郝敬
駁之云以予美爲男子則簡兮爲怨女矣以予
美爲婦人則離騷爲曠夫矣從序則詩爲忠憤
從朱則詩爲閨怨聖人刪詩之義宜何從乎京
山之言是也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月出皓
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
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靜夜思玉階怨殊不如也
宋玉神女賦云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正
用此詩月出之語又云步裔裔兮曜後堂又云
動霧縠以徐步卽舒窈糾兮之義

呼吸有神妙不容說
又一變調

李白長相思捲簾望月空長歎美人如花隔雲
端意相髣髴　每章以首句與第二句又一體
東萊謂此詩用字聱牙殆方言歟鄒氏曰陳與
楚近其音節隱然具騷人之致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駕我乘馬
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夕于株
以複弄奇以疊呈妙龍文蜃氣豈復容人着議
若疑若信似羞似隱極得立言之體
首章兩株林兩夏南轉換七箇閒字將當時車
馬簇擁雞犬聚觀囁嚅附耳道旁指摘無不一
一勾出然不言夏姬言夏南至次章并不言夏
南言于株皆忠厚之至也
姜白巖曰古今三大奇淫齊襄文姜兄妹淫也
子頑宣姜母子淫也靈公夏姬君臣淫也倚欲
一波五常蕩然夫子刪詩存此揭六人之獸行
殺萬世之人心其警世也深矣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
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蕳有美一人碩大且

淨盡心悒

昏疲已甚情不能禁心且無力矣

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韓詩於鄭風溱洧篇訓蕑爲蓮雪山王氏本鄭說此詩蕑字亦訓蓮以與荷同時同類也末章菡萏袁文以爲荷花未發之狀借證於宋之問秋蓮賦序玉池淸冷紅蕖菡萏太白詩鏡湖三百里菡萏開荷花庶幾總結兩章章法渾成耳若作蘭解則雜矣

張還白日有關雎之風則蕭爲桃李之正而麟趾應之有宛邱之俗則流爲株林之淫而澤陂應之微之著也如此夫

八字使盡

遙思歸想如隔世事

讀風臆補卷十三

明荆南戴君恩原本　鎭海陳繼揆舜百補輯

檜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切切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此必賢臣去國詩也如不去則豈不爾思句便無着落至不能自强意詩人並不說出只就逍遙翱翔上寫之而燕雀處堂之慮已隱然在不言中矣

日出句形凝入微此詩家着色描寫法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此中大有關係非爲一冠服已也

玩味三庶字九兮字一段目擊澆風望古悲涕之意曲曲傳出

三句成章連句用韻後人大風歌以下皆出於

全從三樂字寫出昔來已之不如卻在言外

天之沃沃四字可想

亡國之音讀不得

寫得自家情緒出

有曉日不諳之恨

一腔熱血

此五古如華山巉不能久長離中夜憶歡時抱被空中帝七言如岑之敬當爐曲明月二八照花新當爐十五晚留賓回眸百萬橫自陳謝皐羽送鄧牧心三句詩體皆是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鏡花水月可玩不可着

宋婉詩云寄與武陵仙吏道莫將征稅及桃花又是一意及詠桑柘廢時猶納稅田園荒盡尚征徭之句更不禁凄然歎息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誰能亨魚漑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匪風二語卽唐詩所謂繫得王孫歸意切不關春草綠萋萋註乃云常時風發而車偈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多少含蓄註更補傷王室之陵遲無端續貂添足致詩人一段別趣盡行抹搬亦祖龍烈焰

後一厄也

簡兮思西方匪風懷西歸然曰美人曰好音而皆以誰思誰將作懸慨之詞者當時致思西周固如此之無限傷心也

讀風臆補卷十四

明荆南戴君恩原本　鎮海陳繼揆舜百補輯

曹

危語[illegible]諦殆所謂寄蜉蝣於天地耳那得不爲之深省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掘閲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説

歸處歸息歸説皆從心之憂矣來所謂一片老婆心也

鄙之之詞

刺○大家婢爲夫人擧止羞態耳

三章均就近小人上一氣趕到南山朝隮句末乃以季女結出乃字之遠然寄託詩恰極融[illegible]

彼侯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世人喜媿毋而鄙婉孌婉孌即飢餓矣西家施不遇鴟夷終以浣紗老耳上文不稱不遂正在此處生情

薈蔚八字米元章書京本華海賦薈蔚雲霧正用此詩語

華谷謂南山朝隮乃樵者朝升於南山上而采草木也似乎創解然張子有詩云林木南山薈蔚時工斤樵斧共朝隮舉知趨利青冥上不念幽居季女飢乃知此說由來舊矣附之以備一解

儀一之本

儀一之徵

儀一之功化

三四章均承上章而遞衍之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儀一之受享

層層相遞節節相生不可得其斷續

曹之不競有君子如是哉詩非贊君子也曰正是四國曰胡不萬年有千旄之望乎

姜白巖曰詩無既稱君子復稱淑人者惟此詩與小雅鼓鐘篇皆望古遙集極思慕之致也詩自有陳古刺今一體此篇更信其不誣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

由虛入實

國有王郇伯勞之

上三章虛涵末章實點風中每多此體

昔時苗黍今則芃稂昔時陰雨今則冽泉感時追憶無限傷心妙在前路絕不說出讀末章正如唐天寶亂後說到貞觀盛時豈似天上人令人神馳而不覺言之津津也

召棠郇黍千古輝映

讀風臆補卷十五

明荊南戴君恩原本　鎮海陳繼揆舜百補輯

豳

首章衣食兩項為全篇提綱

倉庚句是詩家點景法懿筐云云亦是妝點語若說煞便呆

各章敘月分顛倒錯綜莫可端倪是非聖手不能

蠶事備而後織績之事起

專言獲禽獻豣乃其餘事然亦足見豳民忠愛無已之心

但言物候及塗塞之事便覺寒氣逼人並未用一正筆寫寒

等是點綴如家長數家事一蔬一果逐事關心敘愈瑣細愈見王道闊大處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謀衣處止計其終從反面寫出）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謀食處止計其始從正面寫出）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豣于公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自七月句起至入我牀下止五句當作一句讀）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以上是終首章前段之意）

（以下是終首章後段之意）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

與王右丞田家詩氣象自别

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字法　字法）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君臣閒如家人婦子其禮甚野其情甚眞與後人徒以頌揚爲得體者不同

陳僅曰通詩八十八句一句一事如化工之範物如列星之麗天讀者但覺其醰古淵永而不見繁重瑣碎之迹中閒有誥誡有問答有民情有閑思波瀾頓挫如風行水面純任自然非制作官禮大手筆誰其能之噫觀止矣

以時令爲經以衣食爲緯以民風景物爲絢染諷誦之下覺占天察地明倫定制備器築室染采爲裘實是一部周禮骨子

畫家之巧山水人物翎毛花卉各擅一奇氣候行乎其中此詩無一不備直是化工非畫所到

觱羌人吹角也楊升庵曰其聲悲慘冬日寒風驟發往往似之莊子所謂地籟宋玉所謂土囊般仲文詩爽籟驚幽律哀壑叩虛牝是也總不

如諺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與詩意合觱發今俗名頭管樂書名風管又可證焉杜肅翁云萬象唯風難畫莊子地籟一段筆端能畫風掩卷而坐猶覺翏翏之在耳然觀詩云觱發二字簡妙含蓄又非子畫風之祖也

文格極妙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此三句恨既取我　予未以下皆無毀我室意也）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不作語　正是徹彼桑土事）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不任雨）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

本是愛室只說愛子動之以至情鐵人下淚矣

此下有天馬騰空之勢

連用十予字而身任其責獨當其苦之意可想

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總收）

有起收有賓主有呼應有逗接有錯綜有操縱有頓挫章法句法字法各極其妙

今女下民二句與予室翹翹二句暗相呼應言如此庶其莫予侮乎乃予之辛苦如此予之室家如彼安在其莫予侮也

通篇哀痛迫切眞嘵嘵之鳴故末直以予維音嘵嘵結之

託鳥言以自訴長沙鵩鳥之祖後人禽言諸詠

東歸西悲寫心翻倒極嗚咽泪沾巾

忽轉入西悲情其無窮矣

本字下得妙有生還偶然之感

之激觴也應場詩孤雁鳴雲中亦宗此意

陳僅曰小雅蓼莪連下九我字一字一呼一聲一哭直不知是血是淚幽風鴟鴞連下十予字絮絮叨叨涕泣而道如聞家庭諾誡聲皆能以至性爲至文者也天地間若無此種文字便不成天地人心中若無此種文字便沒了人心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摘寫荒廢光景觸目動心寫過段光景翻說可懷也註卻費轉折矣

此際又轉一關然轉接恰無痕迹

無中生有多少感慨

補其將行下韻況住情復周至

結局惟漢魏樂府尚能有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感中款數我中）

（摩擬）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此人情最難寫者故摩）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寫獨至）

篇中無限情緒次第井井非大聖人不能體悉非大手筆不能描寫

細玩篇中脈理恰分兩枝自制彼裳衣至婦歎于室是我心西悲光景自有敦瓜苦至其舊如之何是我征聿至光景但格法微妙人不易識

有敦瓜苦四句老杜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差堪伯仲若王建家人見月望我歸正是道上思家時以視鸛鳴于垤婦歎于室二語更露傖父面孔

東山一詩乃後來從軍行出塞曲之祖如王涯黃龍戍卒幾時歸卽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意也杜少陵青春作伴好還鄉劉長卿報國劍已折

歸鄉身幸全卽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意也高達夫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筯應啼別離後沈佺期可憐閨裏月長在漢家營賀朝玉筯應啼紅粉顏卽婦歎于室意也達夫鄉心正鬱陶少陵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後山住遠猶相忘歸近不可忍卽我東曰歸我心西悲意也薛能游子新從絕塞回卽我征聿至意也又獨憐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陰待我歸卽有敦瓜苦四句意也白樂天料得家中深夜坐也應說着

遠行人卽自我不見意也老杜夜闌更秉燭相
對如夢寐卽其舊如之何意也若木蘭詞朔氣
傳金柝寒光照鐵衣于鵠空山朱戟影寒磧鐵
衣聲視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夷險不侔矣李太
白玉關殊未入少婦莫長嗟劉長卿白日還家
有幾人視我征聿至者欣戚異感矣張仲素萬
里猶防塞三年不見家視瓜苦係於栗薪悲喜
頓殊矣王烈沙磧年年臥鐵衣太白曉戰隨金
鼓宵眠抱玉鞍視獨宿車下安危異轍矣然後

來千百首從軍行出塞曲終不敵東山一篇曲
盡人情也卽令歸士自抒其情恐未能到此耳
故越瑣屑越眞至越平易越彌綸卽以詩論那
得不推元公爲聖手耶至其用韻處或連句韻
或隔句韻或促句換韻參差錯綜無規矩方圓
之可尋尤爲妙絕千古
次章乃廢宅賦也鮑照蕪城較此便多鄙言累
句那得託云韜晦
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唐人所謂遠將歸勝未

別離時在家相見翻新歸歡不足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
亦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
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
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輔氏曰東山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詩
歸士能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
者也
每章用一哀字古人用兵之愼不宜草草讀過

何等曠佈

何等安慰

妙在純是一片私情

不作實語看乃知此語之妙

而當下心事亦復形容得出矣
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
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居東如天上謫僊不以爲悲而但慶其得見一
派糊塗渾然入妙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鴻飛遵渚公
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信處信宿明知公之必歸明知公歸之爲大義御

曳縷折展以利害爲言懼也觀此赤舃几几者何如

說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正詩之巧於寫其愛處眞奇眞奇

無以我公歸兮詩人言語之妙如此不學詩無以言信夫

章法句法字法俱妙

中二章飛字歸字句腰亦用韻又是一體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舃几几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德音不瑕作詩者以一語括元聖之生平編詩者亦以一語收豳風之全局也

下卷終男教賢修甫校字

讀風臆補總評

鎭海陳繼揆舜百補輯
男 養賢保甫 教賢修甫 仝校字

孔子以思無邪一言蔽全詩教人讀詩之法也而此法尤善於讀風蓋雅與頌本無邪卽變雅之刺亦非邪惟國風多男女之辭讀之者須知刺淫非誨淫自然懲其逸志耳故思無邪爲讀風之第一法

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千古之善誦詩者莫如孟子厥後明道談詩亦不曾下一字訓詁也

朱子讀詩謂只是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鄭漁仲曰橫渠有詩云置身平易始知詩楊中立見之謂知此詩者可以讀三百篇矣信哉言乎

動物莫如風動人莫如詩詩以風名自須諷詠以得之上蔡謝氏曰古詩卽今之歌曲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卻無感動興起處只爲泥章句故也

何元子曰風之體輕揚和緩託物而不著於物指事而不滯於事義雖寓於音律之間意常超於言詞之表

正言若反美言若懟怨言若慕誨言若怨諷言若譽此朱子之論全詩也而於風爲尤顯

詩之四始以風爲先風之用以賦比興爲辭委曲悠揚各有意外不傳之妙郝京山謂後世騷賦大仿風人遺意迫近體興而古意盡廢矣

誦詩難誦風詩尤難陳餘山謂風詩一路旁說泛說反說譬說借說直趕到末句輕輕一拍令人自悟後人詠史感遇諸詩法皆從此出并有只以一字點睛者草草讀過直不知其命意所在矣

風土之音曰風風何以始二南也鄭漁仲曰周爲河洛召爲岐雍河洛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於此屈宋以來騷人墨客多生江漢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爲作詩之始

章楓山曰二南所以歌文王之化也而其詩多述閨門之事與夫村謠野誦之聲其詞曾無及於文王者豈文王之德無足稱耶舉一世咸囿於文王大造之仁鼓之舞之而莫測其用譬猶乾元默運太虛無爲而花木飛走羣生之物發育長養於春風和氣之中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其形諸咏歌亦不過如春鳥秋蛩感時令而自鳴其樂耳何有於文王之德而詠歌之哉

詩歌聲律體用相輔故詩被管絃皆古樂章也沈歸愚曰漢時詩樂始分乃立樂府安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製而清調平調瑟調

皆其遺音此南與風之變也

劉彥和曰詩爲樂心聲爲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伊其相謔鄭國所以云亡

風始以南終以豳可以見周德矣沈休文謂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公之化濱豳風樂而不淫知風之自蓋遠矣哉

馮時可謂風詩之中如七月甫田篇有事語而不俚卷耳喬木篇有情語而不淫揆更謂衞風淇奧篇有理語而不腐

桑中溱洧刺淫之詩非淫者所自作也馬貴與曰後世詞人墨客跌蕩於禮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源輩作爲樂府備極狹斜妖冶之趣其詞非不豔麗可喜也而賢人君子深斥之口不道其詞家不蓄其書懼其爲誠意正心之累也而詩中若是者二十餘篇夫子錄之於經則是通書西銘與小山詞選之屬兼看並讀而後可以爲學也且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今市井小人有能道其宣淫之狀指其行淫之地未有不憖且諱者則知禁之使不爲不若愧之使自知其不可之爲愈此鋪張揄揚之詞所以爲閔惜懲創之至也此詩之訓也

唐荊川讀秦風謂使人翹然自喜有躍馬賈勇之氣因其慷慨而

入於猛也雖未止乎中聲猶不失其固然其陳之也可觀風其歌之也可頁俗矣而凡爲風者可類推矣

緇衣伐檀等篇短長雜奏爲後世雜言之祖

楊升庵曰春秋有例詩亦有諸子夏大序衞宏小序詩話祖於此

古人之詩先有詩而後有題其實十五國風並無一題也但詩成之後取其中之一字二字三四字以名篇耳顧亭林曰十九首並無題郊祀歌鐃歌曲各以篇首字爲題至唐人以詩取士始有命題分韻之法而詩學衰矣

讀詩不可不知韻陳餘山曰古音考云毛詩之韻不可以一律齊

蓋觸物以攄思本情以敷詞從容音節之中婉轉宮商之外如清谿浮雲隨風聚散蒙山流水依坎轉移此數語深得用韻三昧

陳餘山曰古人語緩不煩改字亦不煩改音古之字音有宮商角徵羽無平上去入至沈約定四聲始嚴其畛今人之叶音以沈韻而分耳故凡平上去之間經者依古音皆不須用叶惟入聲分明觀之可也再考十五國疆域均在直隸山東西河南陝西數省內西北土音無入聲雖不知古音何如大抵當不甚相遠似可略得其概今之北曲亦不分上去入可以相證

又曰周秦詩篇皆入樂歌其音韻故自有定律但不若後人之斤斤四聲瑣列部分郎以今韻證之平水韻部分寬於唐韻洪武正韻部分又寬於平水自沈韻以來且已代殊今學者作詩一以陰氏一百六部之韻爲宗未嘗以入樂也入樂者詞曲兩種而詞韻與詩韻不同曲韻與詞韻又不同是今人於沈韻亦未嘗盡遵明知沈韻之隘不足以盡音律之變也詞韻與九宮譜曲歌多不分四聲是即古韻無四聲之一證古人詩歌合一故無異韻今人分詩詞歌曲爲三種其韻譜實有不可混同者乃欲以今人不合詞曲之詩韻繩周秦以上人之詩歌多見其聱詰而不通矣況所謂叶者又多望文取音五色無主後之學者將何所適從哉

題後

讀風臆補者從弟舜百孝廉取明荆南戴忠甫之臆評而補之者也書既成徐芝田姚復莊兩先生爲之序徐序明而簡姚序紆而妍凡補評之旨已抉發靡遺又何俟庸鄙人之贅而弟顧索之再因以韻語綴其後曰

葩經三百風冠其首兩京六州詩人之藪蘊結於心吐之於口君臣羈緜託諸夫婦無意不深無情不厚俗儒紛紜積塵爲垢妄者武斷固者墨守揆諸風人其果然否觥觥戴君湘中之英埽去常解創爲臆評善以意逆能繪其聲如列禦寇御風而行家有惠連秀而多慧覽其遺書默與之契空山獨居風雨門閉有琴何情有花何麗彼美人兮窈窕來睇豔擒芙蓉香薰荃蕙管翠欲流墨潤無滯搜羅百家爲我臣隸曲證旁通蔚矣美製蒙也讀之谿音之疑天籟之發備於風詩後有作者皆其分支漢魏樂府宋元歌詞在心變化與世轉移窮源溯委異轍同達度以金鍼合乎璇規矱緒玲瓏足解人頤浣露微誦尚有餘思

同治戊辰仲冬之月兄繼聰駿孫甫撰

毛詩原解

京山郝敬著　男千秋千石校刻

讀詩

六經惟誦詩多明法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故子貢論學知詩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子夏論詩知禮子曰商也始可與言詩此孔子說詩之明法也孟子亦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故高子問小弁小人之詩孟子曰固矣夫高叟之

爲詩咸丘蒙問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舜爲天子瞽瞍非臣如何孟子曰非此之謂也如以辭而已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周無遺民也此孟子說詩之明法也學者通乎此意而學詩無餘術矣

三百篇所以高絕千古惟其寄興悠遠不讀古序不達作者之志與聖人刪定之旨後人疑序與詩不似不似處正宜理會詩所難言正在此自朱元晦不通古序學者謬承師說淺陋枯索無復興致可風

詩序相傳爲子夏與毛公合作今按各序首一句爲各詩根柢下文皆申明首句之意故先儒謂首序作自子夏餘皆毛公增補今觀首序簡當精約非自巧可撰古人有詩即有題或國史標注或掌故記識曾經聖人刪正決非苟作而毛公發明微顯詳畧曲盡爲千餘年詩家領袖至宋儒師心薄古一切詆爲妄作祇據詩中文字斷以己意創爲新說今用之予未敢信其然也

古人作詩先有題而後有詩未有詩成後以題強肖者箴銘記贊之類題闕或可據辭標補至于詩義微婉雖事有所本而常託興象外據辭撰題決無此理

朱子改序皆先有詩而後有題也

詩序首句函括精約法戒凜然須經聖裁乃克有此其下毛公申說乍讀似濶畧尋思極得深永之味後人不解詆爲淺陋千古寸心得失自知此言詩所以難也或謂毛公有大小非出一手其父子兄弟轉相發明故傳與序閒有不合大抵箋不如傳傳不如序毛公補序又不如序首一語讀詩惟當以首序爲宗今于首句增古序曰三字下以毛公曰別之後附朱說參以愚見不敢辭其妄也

序者遂也作者有未達之志序以遂之故古序即是

詩人之志詩辭明顯則序不及但道詩所未言後人所不知者故序不可廢也朱子必責詩中語爲徵正與古序相反苟詩辭已直又焉用序爲如朱說依樣葫蘆都似重複語書序所以孟浪正坐此雖不用亦無傷也若詩無古序則似夜行烏可少乎

詩別有齊魯韓三家失傳矣然三家未見古序其學亦可知毛公根據古序與經傳合而能變通遊演曲暢作者之情千載獨行諒非偶爾朱子一切詆爲鑿空妄說今虛心檢閱自覺古是今非有識者何敢諛今而背古乎

古序全體春秋之義于凡美剌各舉大綱而不盡之意寄于言外當時作詩詳委具在國史今不可考矣毛公序說有所受之亦猶左傳于春秋雖精旨未暢而大畧可據朱欲廢毛已爲不可直欲併古序廢之予河漢而不信也

讀詩本古序義理周匝完備雅頌各得其所聖人刪詩于澤如新朱子謂序不可信須併三百篇亦不信始得如以三百篇爲古而序爲非古改從今說則其錯亂不可勝道矣國風尚有十五國爲別至于雅皆朝廷獻替頌爲宗廟登歌如小雅沔水改爲憂亂非規宣王白駒改爲留賢非大夫刺王黃鳥我行其野改爲民適異國非刺宣王谷風改爲朋友相怨非刺幽王蓼莪改爲孝子不得終養四月改爲遭亂自傷非刺幽王無將大車改爲行役非大夫悔用小人車舝改爲新婚非刺幽王采綠改爲思夫非刺怨曠隰桑改爲喜見君子非刺幽王綿蠻改爲微賤勞苦非刺亂以上皆如朱說則小雅與國風何以別乎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非刺幽王大雅生民非尊祖旣醉非太平鳧鷖非守成假樂非嘉成王以上盡改從朱說則雅與頌又何以別乎民勞板改爲同列相戒

非刺厲王抑改爲衛武公自作非刺幽王崧高烝民韓奕皆改爲贈行非美中興如此則與風又何別乎周頌臣工非諸侯助祭噫嘻非祈穀皆改爲戒農官訪落敬之小毖皆改爲成王自作如此則與雅又何別乎魯頌四篇駉但爲牧馬有駜但爲燕飲泮水但爲脩泮宮閟宮但爲脩祖廟如此則與風何別乎若是則三經紛如亂絲必尼父再生重加刪正乃可通也

朱元晦詆小序世代名氏皆爲妄語凡序云美某人刺某事必責詩中有某名某事徵不然卽斥爲鑿空

若辭類他人他事即以他人他事代惟以切直爲主作詩如此但可謂之記事文字而其淺率甚矣何稱爲主文譎諫乎如二南文王詩也未嘗一字及文王關雎葛覃大姒詩也未嘗一字及大姒若盡責名與事爲徵則雖二南諸詩亦鑿空矣按辭徵事以校他書考制度則可言詩則不可

二南雅頌所載文武諸詩皆作于王業既成之後故序以文事爲文王詩武事爲武王詩非謂其詩即作于其時也朱子據詩中有文武成康字輒以生前稱謚爲疑他凡詠其事者謂即作于其時凡美刺代言者謂即其人自作皆犯高叟之癖

朱子詆前人師說爲鑿空抑不知已之改作又何所據則猶之鑿空耳第如朱說淺率其鑿空易如古序深遠其鑿空難今試使人暗索爲朱說者十常八九如古序者百無一二古人鑿空何不就其明且易者而爲其遠且難者乎毛公距夫子刪詩所四百年既爲鑿空朱子又後于五百年詹然自以爲某詩非某事實因某事作此何異李少君遇九十歲翁紿云我識爾曾王父而孔知者誑而不信也

朱子改古序秖據文辭疑似懸斷大抵淺俗如叔于田刺鄭莊公不教養其弟辭似美叔段遂改爲美叔段將仲子兮刺莊公與祭仲謀殺弟辭似婦人與男子語遂改爲淫奔如序何其悠遠如朱則委巷之曲耳詳見各篇

朱元晦專以史傳質序序自與史傳合然序古而史傳後出以史傳徵序是以黃小徵老人也如曹風三百赤芾序謂刺共公是也朱謂序附會左傳晉文公數曹乘軒三百之事此左傳牽詩屬辭耳豈眞曹有三百大夫之多乎又如吳札觀魯樂先孔子刪詩所五十有九年而傳所述皆因三百篇次第今不謂左傳附會詩而反謂序附會左傳豈不倒見意在排古序求勝而已孔子曰信而好古好而不信則如無好

又曰多聞闕疑疑而改作無寧闕諸

朱子謂序無據而揣摩也夫君子善善長而惡惡短就使無據寧揣摩古人之似入于善無寧揣摩不似而入于惡入于善者成人美入于不善者成人惡故曰過疑從輕況本無疑乎木瓜爲感齊桓公作何疑也青青子衿爲學校不脩作又何疑也今不擬以報德之辭學校之咏而改從淫奔豈惟瀆亂聖經亦好成古人之惡矣餘難枚舉附見各篇

不徹不婉徑情直發不可爲詩一覽而盡言外無餘不可爲詩美謂之美刺謂之刺拘執繩墨不可爲詩意盡乎此不通于彼膠柱則合觸類則滯不可爲詩朱說皆犯此數病

子貢論貧富與詩何干而以切磋琢磨解子夏論素絢與禮何干而以禮後解顧仲尼極加歎賞謂其始可與言詩此意二千年來無人會但作穎悟上伎倆實是三百五篇証盟公案蓋詩人託興深遠言語寬厚抑揚反覆不可爲典要理有切合而辭若矛盾語有疑似而志相背戾是故言詩難也善解者通其志而冥合不達者執其似而反遠子貢論學知詩離而能合也子夏論詩知禮入而能出也離而不殊合而不泥入而不執出而不遠兩端用中乃可言詩世儒于詩以切磋解切磋以素絢釋素絢見關雎則以爲鳥鬧燕辛則以爲獸讀狡童則以爲蕩子目靜女則以爲淫婦膠柱鼓瑟無一可通乃有如高叟以怨慕父母爲小人如咸丘蒙以普天率土爲臣父乃至執辭生疑如朱元晦以古序爲牽强牽意師心爲易簡直訣若是則易簡直訣孰如高叟咸丘蒙而賜商二賢亦烏能免于牽强之誚也故于貢子夏之後善言

詩者莫如孟子孟子之後知其解者莫如毛公或曰孔子以思無邪一言蔽詩三百何也曰此即孟子所謂不以辭害志也詩者志也詩多男女之辭志不專爲男女發聽其聲靡靡而逆其志甚正故端冕而聽鄭衛皆雅樂也苟佚欲念邪凡歌舞皆足以喪志故樂記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君子反情以和志反情和志者思無邪之謂也又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樂盈而反減而能進盈而能反者思無邪之謂也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敬主乎中而和爲終始也世儒不達謂詩多淫辭必無邪思乃可誦詩夫使聖人删詩盡淫辭禁學者邪思是建幽表而責直影也蓋凡聲音之道和動爲本過和則流過動則蕩苟弛而不張雖關雎鵲巢桃夭摽梅其無男女之思耶而奚必淫奔之詩也然則詩多男女之詠何也曰夫婦人道之始也故情欲莫甚于男女廉恥莫大于中閨禮義養于閨門者最深而聲音發于男女者易感故凡詩託興男女者和動之音性情之始非盡男女之事也

讀他書依憑文字不中不遠讀詩守文字不惟害辭

且乖本旨如君子偕老猗嗟本刺也而其辭頌楚茨本傷今也而其辭道古小戎東山美之而無一語讚揚氓谷風刺之而無一語譏貶此類甚多朱子于東山改爲周公自作于氓谷風小戎改爲婦人自作又如周頌噫嘻據成王二字改爲戒農官執競據成康二字改爲祭成王康王按古序以繹今旨殊覺不然

○詩有詠古而意在傷時者如七月信南山采菽之類是也有言乙而意在刺甲者如叔于田椒聊之類是也有託爲其人之言寓意者如卷耳江有汜采綠之類是也有不明言其失但叙其人之事其失自見者如氓之類是也有篇首見意後皆託爲其人之言者如雲漢之類是也有通章託言全不露正意者如鴟鴞之類是也有露一二泠語可思者如碩人猗嗟之類是也有前數章全不露直至末章方明說者如載馳有頍者弁之類是也有首露一二語後全不露者如楚茨之類是也有辭初緩而漸迫者如旄丘四月之類是也有言輕而意實重者如凱風之類是也有首章辭意已盡後數章但變文疊韻者如樛木螽斯黃鳥無衣綿蠻之類是也有前敘事後託爲其人之言者如野有死麕大車小戎之類是也有首章見

意後數章皆託他人言者如蕩之類是也有前數章又言至末始見正意者如都人士隰桑之類是也餘可例推雖或即事直陳而皆有悠揚委曲之趣言外不盡之旨都未有徑情直發者後世騷賦大彷風人遺意至近體與而古意盡廢朱元晦以近體解三百篇宜其不達耳

詩意深厚正不貴明淺或借古以諷今或反言以明正或託其人口吻以發意中事或漫無可否述事以見意體裁不一要未有直發者朱子謂詩本性情辭無緋綴夫聲音之道自與性情通歌詠所以養性情歌雅者溫良歌頌者柔直故曰詩可以興此性情之說也非謂其人自作即見其人之性情云爾也人雖暴厲其爲詩亦必溫厚不溫厚則非詩故曰不以人廢言言不可以信人詩其可以信性情乎以此論性情失其解矣

朱元晦云讀書從眼前說出底便好從崎嶇說出底便不好此非至當之論言近指遠眼前固好牽強造作崎嶇固不好若以皮膚爲眼前以深求爲崎嶇所喪適多如讀詩與讀易欲一味眼前胡可得詩比與易象欲不崎嶇胡可得朱子解詩易所以兩失惟其

怕崎嶇將六經許多義理割與二氏自守皮膚譬如用兵奇正相生宋襄公怕崎嶇戰死于泓成安君怕崎嶇爲虜于漢鄧艾不崎嶇則不能入蜀李愬不崎嶇則不能平蔡天下事非疏淺迂濶可辦聖人不爲險亦不失險乾不爲險自能知險諸子百家與六經爭峙儒者迂濶養成之非六經道不廣也

詩言寬裕含容本詠一事而悠游委蛇可以旁通諸經語不可節取惟詩斷章割句甲乙皆合正以其辭不拘一隅也是烏可與硜硜之士道乎故自古稱言詩難也

凡詩之比鳥獸草木皆取諸目前至近貴使人易曉必無異方奇怪之物如雎鳩之爲布穀也鳲鳩之爲鸛鵠也皆愚夫所習見聞取以爲比世儒不解妄事猜度轉入奇僻傷詩人和平之旨失託興曉喻之意

○賦比興非判然三體也詩始于興興者動也故曰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夫子亦曰詩可以興凡詩未有離興者矣興者詩之情情動于中發于言爲賦賦者事之辭辭不欲顯託于物爲比比者意之象故夫鋪敘括綜曰賦意象附合曰比感動觸發曰興非但歡娛爲興喜怒哀樂皆本于興故詩者性情之道和人神協上下移風易俗莫非興也毛傳誤以關雎葛覃之類爲興而朱子附會其說謂興者先言他物以興起所詠之事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不思先言他物與彼物比此物有何差別自知難通乃謂比有取義興不取義而不知其所謂興者其實皆比也如關雎本比而其所興之情與所賦之事已寓于雎鳩二語中今但謂先言雎鳩興起所詠之事及下二句又不明言所事而但贊淑女爲好逑然則淑女所以好逑之故已寓于首二句中明矣安得謂首二句但爲興起所詠而已也豈惟失比之體亦錯會興之義蓋借物爲比不言正意而意已宛然卽比也如樛木首二句比后妃逮下衆妾上附之意宛然故下文不復

及正意但詠后妃福履而已又如鴛鴦在梁首二句比古明王愛養萬物意宛然故下文不復及正意但頌君子萬年而已風雨雞鳴喻世亂君子不變意宛然下文更不及正意但言已顧見而已餘可類推今皆以爲興起所詠之事而所詠事終不及焉卽其所謂興者義亦不成矣朱子又以賦比興分配各篇恐

按三義原非離析如黍離清廟緇衣閟宮之類本直賦其事而託黍稷衣服宮室亦卽是比臣子忠孝誠

敬之情卽是興又如鴟鴞全篇借鳥言是比陳說武庚事卽是賦感動成王卽是興若裁爲三體豈成義理且如後世上林子虛之辭直名爲賦豈得謂其中遂無比興耶

比者寓託之義非獨兩物切譬爲比也但不直斥此事而託言于彼皆是比如關雎鵲巢鳳凰麟趾黃鳥鴟鴞狼跋鹿鳴桃李唐棣黍稷葛藟之類此其親切譬喻者也其他或文字音響物象情景假借附合如采葛以喻讒言蔓引采蕭以喻其薰灼采艾以喻其爍膚此類比之取義者也如載馳之阿丘采蝱蝱一

名貝母借作背母思歸之喻中谷有蓷蓷一名充蔚一名益母借作豐年得養其妻之喻此類比之爲隱語者也如殷其靁之殷借作殷商以靁喻商紂之威虐也采唐刺淫唐之言湯也兎爰閔周兎之言妻也雉之言癡也終南之條言理也梅言謀也他如棣之言弟也桑之言喪也棘之言急也栩之言虎也如新臺有泚借作頮泚之泚君子偕老之玼兮亦借作泚言可愧也瑳兮之瑳借作巧笑之瑳言可笑也此類比之切響者也如清人在彭在消在軸未必河上實有是地桑中孟庸孟弋未必上宮實有是女彭盤也消散也軸旋也皆遊嬉之喻庸言戕也弋言引也皆誨淫之喻此類比之會意者也至如周頌之絲衣因緣于祭蠶小雅之鴛鴦取義于交物此類無序幾不可解故凡託物皆比而朱子于此類一切以爲發端之語無所取義其疏莽可勝言哉

詩之有比猶易之有象易義難言以象像之詩志難言以比譬之漢魏諸家言易象過于穿鑿及言詩比全沒理會朱元晦所以誤比爲興其疎謬從來遠矣

○言詩殊關氣質元晦性地質直氣鮮圓通故言詩殊非所長詩多託興必認以爲直詩多婉言必改使

從直詩多深遠必牽使就淺所以三百古序無一能解順者

朱元晦于國風諸篇語稍涉情致卽改爲淫奔遂使聖人經世之典雜以諧謔初學血氣未定披卷生邪思環席聽講則掩口而笑至使蒙師塾講父兄不以授其子弟甚違聖人雅言之意其關係豈淺淺哉

男女生人至情怪人心緒牢騷則託詠男女而爲女子語常多蓋男子陽剛躁擾女子陰柔幽靜性情之秘鍾于女子最深而辭切婦女最悠柔可風故聖人録其辭被諸管弦協之音律以平其躁釋其欲宣其

壅窒其淫因人情而利導之也後之爲詩者不達此旨一逞爲淫哇之曲去本遂遠而說詩者併詆聖人刪正之辭爲淫詩亦豈知性情之道者乎

或曰夫子刪詩旣不錄淫詩而曰鄭聲淫何也夫聲與詩異鄭聲淫非鄭詩盡淫也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音律爲聲篇章爲詩聲生于響詩成于志故古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此聲與詩之辨也今據古序以繹志鄭衛之詩其何者爲淫詩與雖桑中溱洧志在刺淫而詩本非淫也豈得以辭而累志苟不逆其志惟辭之似雖二南之行露死麕其誰不可

爲淫詩者與鄭之將仲子刺莊公狡童褰裳刺昭公其志皆正其聲靡靡皆似婦人語蓋土風化氣習氣化響豈惟鄭衛宋音燕女溺志齊音傲僻驕志以至五行莫不有淫氣八方莫不有淫聲而惟鄭衛爲甚故凡靡麗之聲稱鄭衛猶今人云楚歌趙舞云爾豈獨楚有歌而趙有舞與若謂鄭音卽鄭詩衛音卽衛詩齊音卽齊詩十五國未有宋詩也則所謂燕女溺志者是何詩與以鄭衛之聲獨罪二國非也又以聲罪詩豈不誤乎樂記子貢問于師乙曰賜聞聲歌各有宜敢問賜宜何歌所謂歌卽詩也歌有辭而聲惟響故師乙舉雅頌言詩舉商齊五帝三王之遺言聲謂以商齊之聲歌風雅頌之詩猶今人以南北腔唱樂府辭此聲與詩之徵也鄭康成解禮不達因記有錯簡疑商齊與風雅頌并列爲歌則是以齊爲齊風商爲商頌矣據本文云商爲五帝之聲商人傳之齊爲三代之聲齊人識之與雅頌何涉混聲歌爲一類世儒遂指二風爲淫詩所由誤矣夫聲淫而詩亦淫者二國宜有之然旣經刪正焉得復在三百十一篇之內不然夫子所刪者獨何等詩乎

詩三百聖人所以鑒往懲來未有事無所指者若事

無所指何以分十五國與大小雅之正變古序犁然如指掌而朱元晦一切詆爲附會依辭泛解全失刪定之意

六經所爲重以道非以辭也世多良史而春秋爲宗非春秋能富于史漢也世多騷雅而三百篇爲宗非三百篇能攻于屈宋也則其所重可知已是非不足以訓美刺不足以風三百篇猶之夫詩耳如古序言詩靈龜寶鑑萬世常新如朱子言詩不必美刺則揚葩摛藻嘲風弄月而已聖人奚取焉

詩皆古賢達閒人感事託興勸善遏惡而作苟不關

法戒。則聖人不録。三百篇皆治亂興衰之蹟。不獨爲歌舞之節而已。朱子拘于論語正樂雅頌得所之說。尊以樂歌論詩。徧改古序。然則詩之爲經。只如後世樂府俳唱之用。焉能爲有

詩三百皆可弦歌。如關雎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皆先王盛世徽音。義正辭雅。故借作樂歌。通諸朝廷邦國射鄉食饗皆用之者。爲詩不足也。若詩本爲樂作。卽宜各自爲章。何至互相借用。詩本不爲樂作。而言詩者定以爲樂章。拘矣

古人文章深厚。但據事鋪陳。是非美惡在不言之表。三百篇多用此體。二雅獻納時有明諍顯諫。雖頌告宗廟。如訪落敬之小毖諸篇。亦是代口鋪揚。夫子作春秋。全用此體。故自謂無毀譽。後世以鋪敘爲記事。外加譏讚。自是三代以後淺薄文字

詩自文武成王下至幽厲。十五國諸侯之事。正變俱載。美刺并存。以爲萬世法戒。不徒範藻而已。王迹熄。霸圖張。東遷以後朝廷無制作。國史無紀録。善惡不彰。臧否混淆。五霸之事。無詩可觀。夫子乃作春秋。故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千古知詩無如孟氏。宋元腐謂古序所記世代興衰時政美刺。一切皆妄。然則

詩豈無關世教者與

天下古今治亂與理之是非。事之得失。一定不可易。然執理據事。言出興戎。何也。氣悍而辭倨。則無言不讐。惟詩之爲言也。委蛇從容。主文而譎諫。言者無罪。而聽者足以興。是以士君子立言取法焉。夫子教伯魚曰。不學詩無以言。其作春秋。皆本風人美刺之意。其刪詩也。明好惡。辨邪正。稽理亂。與春秋相終始。幽厲以前美刺在詩。平王以後是非在春秋。春秋記諸侯之亂。詩紀諸侯治亂之跡。春秋記天下無王。詩紀文武幽厲爲王之事。春秋記禮樂僭亂。詩考正朝廷宗廟禮樂。凡詩之所存者。皆史之所遺。如節彼南山則知幽王用尹氏。十月之交則知其任皇父。鼓鍾淮水則知其有東遊。楚茨大田則知田野荒。年穀饑。裳裳者華則知絕功臣之祿。桑扈則知君臣飲酒喪儀。得失班班可考。言雖怨而無訕謗不平之氣。與春秋無毀譽正同。詩微而顯。春秋顯而微。詩善言而春秋言善也。世儒不達。謂詩不皆美刺。試古序爲鑿空。豈不誤哉

近代說詩。主朱而絀毛。其說春秋。主胡而絀左公穀。謂左公穀附會。不謂胡之附會尤甚。謂毛爲鑿空。不

謂朱之鑿空愈遠蓋春秋易簡而胡轉求之深詩深而朱反求之淺二家之癖正相左耳愚謂移其深者曲以繹詩而易其淺者平以觀春秋則兩得之矣苟春秋不盡剪其繁蕪則鬱蔽而不明詩不深求其本初則枯索而無味故說春秋宜更新而說詩宜反古愚所以直解春秋而原解詩也

胡康侯之言春秋也鑿朱元晦之言詩也固康侯不執褒貶之例不識聖人之是非元晦不據譏讚之辭不信詩人之美刺夫春秋以無是非爲是非所以妙于法詩以無美刺爲美刺所以妙于情

風雅頌皆周人一代詩耳虞夏以來非無詩而當世大師掌記惟昭代制作緣周家祖孫父子兄弟多聖哲其子弟師父兄自有餘故周道尚親纘緒承先而夏商之禮廢而不傳其所適逢然也夫子每歎二代無徵刪詩之末繫以商頌亦覺周道之未廣矣

二南諸詩古序皆不指文王大姒但言后妃與諸侯夫人大夫妻可知作者之志託與以風非獨爲紀大姒事蹟而作是詩也先儒謂王者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得之矣事不必問有無但領畧其情境意象自然可風如卷耳草蟲之類事愈近而義愈遠芣苢之類辭愈淡而境愈眞甘棠摽梅之類情愈迫而言愈緩如鏡中看花水中觀月谷中傳響可冥合不可迹尋凡詩皆然風爲甚風皆然二南爲甚通于二南詩思過半矣朱元晦解詩逐篇責問某人爲某事全失之矣

二南可爲而不可讀也讀則誦其辭而辭不可執讀則論其世而世不可考讀則質其事而事難定拘故夫子教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爲也者得其意體諸身心之間而已也

詩有正變以稽治亂也正風雅未嘗無變變風雅未

嘗無正寧獨風雅有正變頌亦有之鄭之緇衣衛之淇奧容非正乎周南之于豳其地同其世未遠君明臣良而有豳容非二南之變乎頌之有魯也非頌之變乎故詩不可執一觀也

二南以下多變風何也五方風氣有偏沴習尚有漸染惟聖人爲能轉移故風多變而有正者文王之化也雅宜正而有變者幽厲之失也頌無不正而有變者叔季之僭也故三百篇皆明憲大戒與春秋相終始也

三百篇次第間有參差如載馳衛懿公詩乃在文公

後淸人鄭文公詩乃在忽突前萬鬲平王詩乃在桓王後皇皇者華遣使臣詩乃在四牡勞使臣後周頌酌賚桓般武王詩乃在成王訪落敬之小毖後然風雅頌各得所無傷也若一一檢校曲生異說失之愈遠

十五國次第自秦以前質諸舊聞參以管見不中不遠或謂聖人未必有深意如二南首風王次衛下豳居篇末曾不附列國豈得謂無意

國風止十五國何也周衰詩亡掌故所存刪定所留止此而以槩方內諸國皆可知已國大而無風者唯魯宋楚魯禮樂僭王故削其風而存其頌宋禮樂仍先代故存其頌而闕其風楚自春秋幅隕半天下不可定以爲一國而二南屬文王故南國無楚風矣三五以降東南有王氣詩亡而騷作者楚材也三戶存而眞人出者楚產也聖人前知如神刪詩與脩春秋之意同也

三詩始風中雅終頌何也凡詩皆風也尹吉甫作雅曰其風肆好頌亦可知矣故風首六義風敎成俗化成雅雅者正也以維風也雅化則從容和平動天地感鬼神而詩斯至矣故終之以頌也

六義首風何也風者動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風先王所以化民成俗也風之爲物有聲無形可披拂而不可把捉其入人微婉故聖人巽以行權風也學者通乎風卽雅頌易入矣雅頌可爲典要而風周游六虛者也

詩自有不須題者如後世十九首之類比物託興婉轉不定而以題擬之亦莫不肖亦有有題而詩不似題者如屈平之楚辭唐人之感遇雜興引喻泛濫不可指據或泥文生解而實不必解故說詩非必執題

賦比與興合文辭與志合卽妙達風人之旨矣

或謂予解詩大畧而予惟原夫作者之志耳詩志也志明則辭易曉子云興于詩詩有興猶易有象象在辭外興亦在辭外興者情之動如哭死者而數其事可哀不在事而在哭泣之情詩可以興亦猶此也後儒以託物爲興苟不託物其無興乎禮云溫柔敦厚詩之敎也其失也愚高叟咸丘蒙執辭遺興所以愚也古人引詩不必本事不必泥辭貴興而已不得其興辭雖詳與性情無涉故無興不可爲詩得志斯得興矣孟子曰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古之詩皆志也後世之詩皆辭也詩所以爲絕學矣

第八五册　續修四庫全書

或問三百篇與今詩同異曰三百篇雅也今詩鄭也溫柔敦厚為雅悄蕩凌厲為鄭天全自得為雅推緻俳比為鄭五音合和為雅四聲切響為鄭古言四五為雅近體六七言以至縱横馳騁如唐人歌行豪宕不羈皆鄭之屬也雅平也鄭重也鄭者畿内之國五方人萃而語咙沓雜而成鄭聲非獨土風也凡聲音壯麗淒苦揺拽叫噪迭宕不平皆謂鄭自漢以來風雅久湮漢始作俑武帝好文一時辭賦諸臣如司馬相如輩好奇弔詭而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其郊廟樂歌創爲新聲用三言繁促沓渺類方士符呪語無復

平雅之致如鼓吹鐃歌多教坊俚語方言雜演成曲正乃所謂鄭聲淫而好事者詫爲新奇附和謂爲古樂府體風雅之義于茲斬然矣迨乎六朝以後郊廟之歌頗有佳篇足追風雅者而反自遜以漢爲不可及千古耳食智愚同病其若之何蓋天地之數成于五而漢樂三言轉覺急促彈歌二言後人僞作魏以後用五言無復可加矣經用四言所謂樂盈而反貴雅而賤鄭也至于五音天成後人截爲四韻以求切響亦惟鄭聲爲然耳

詩本性情溫柔敦厚聖人教人以言而和順于道德之自然也三百十一篇皆經夫子删正協之管絃是謂雅樂逮乎騷與雅變而忠貞發于天性今樂猶古也漢擬爲辭賦競趨奇瑰雅意寖微下訖魏晉五七言步驟古而多風韻六朝加婉麗諭者詆爲卑弱故唐人興專主氣格近體作而古意荒矣夫性情之道罔象則得謀野則獲如澤中之雉不蘄畜之樊中詩與騷皆非有所規倣而作也自唐人以詩招士士以詩射擬以題目律以對偶限以聲韻局局蹐蹐然性情之音離矣其放也叫號譁譟否則悽楚悲怨雄心傲氣馳逞飛揚悉由近體生故詩盛于唐而廢于唐

可與知者道耳宋元小辭柔情艷麗靡曼斯極至于今家稱作者蹈襲雷同而皆以任放爲大雅浮淫爲才情同聲者許爲我輩木訥者詆爲俗人侮世釣名相訹以利士風大敗而世道隨之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亦不足觀而況雕蟲瑣瑣者與故古之明道在學詩今之學詩貴聞道也

詩者聲音之道八方不同語聖人作爲文字以同天下之聲字有定形而聲多旁溢拘文字難齊聲音文字有限而聲音轉注微茫無字可用或數音互換一字或數字合切一音學究之家分別甚細而方音人

詛口喬猴古輕重疾徐終于難齊要在識聲音之志與文字之理而已明其理文字可隨意變通逆其志聲音可罔象求也古人諧聲用字自我作古非如字書之拘拘然也讀詩不逆志不通理執點畫形象以求字執四聲平仄以齊聲夫點畫形象既不能盡考古人之文而四聲平仄未必盡合古人之韻諧聲應律存乎知音通方難爲典要也如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芼讀莫樂讀洛叶又芼讀冒樂讀鬧叶亦可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華讀花與家叶又華讀敷家讀姑叶亦可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天讀

汀與人叶又人讀然與天叶亦可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霾讀離來讀釐思讀西又霾讀埋思讀鰓與來叶亦可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鏜讀湯兵讀邦行讀杭又鏜讀撐兵行各如字叶亦可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怛讀迭與桀叶又桀讀甲與怛叶亦可民亦勞止第四章偈讀器泄讀異敗讀備大讀第又愒讀跌泄讀洩厲讀拉敗讀北大讀德亦可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陶讀由叶囚又讀異叶陶亦可餘可類推古詩韻叶但彷彿不必切合如思樂泮水言采其藻

一章四聲兼叶藻上聲蹻入聲昭平聲笑教皆去聲谷風第五章不我能慉德鞫育毒皆入聲售覆皆去聲讐平聲泯第五章勞朝平聲暴笑悼皆去聲猗嗟末章變平聲婉選反皆上聲貫亂皆去聲鵠爲首章前三句入聲後二句平聲之類至于用韻之法四句二韻隔句叶者爲多如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星與征叶東與公叶之類有一章五句首尾四句隔叶中一句不叶如卷阿首章之類有一章六句二韻隔叶如瞻彼中林之類一章八句二韻隔叶如桑柔第三章國步蔑資之類有全篇皆四句

二韻隔叶如周頌雝之類首尾叶中二句自相叶如決拾旣佽弓矢旣調射夫旣同助我舉柴（恣）柴與佽叶調與同叶有首尾叶中間三句自相叶如生民末章于豆于登之類有一章八句六韻第一句與第三句叶第二句與第六句叶第四句與八句叶如人有土田（延）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叶與田）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音守與有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音脫與奪叶）之有一章六句第二句與五句叶第三句四句與六句叶如葛覃首章之類有全篇首二句分二韻前半篇叶第一句後半篇叶第二句如周頌有瞽設業設虡以

下六句叶聲喤喤厥聲以下五句叶庭有句讀不叶
但中間數字順挃相叶如生民第三章誕寘之隘巷
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
覆翼之但取寘之字之平林寒冰數字相叶耳有兩
字連叶如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饑
魚網之設鴻則離麗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皎皎白
駒賁然來力思條枚調饑離之戚施白駒來思皆二
字連叶也至于文字聲音假借尤多除一字四聲相
通者不論其餘以旁音借讀如釆讀取友讀以左右
釆之琴瑟友之之類服讀北寤寐思服輾轉反側之
類夜讀逝豈不夙夜畏行多露之類老讀魯與子偕
老執子之手之類下讀虎宗室牖下有齊季女之類
南讀林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之類驅讀丘載馳載驅
歸唁衛侯之類哉讀貲已焉哉天實爲之之類母讀
米畏我父母無折我樹杞之類兄讀香畏我諸兄無
折我樹桑之類馬讀母巷無服馬洵美且武之類英
讀央尚之以瓊英充耳以黃之類夕讀削齊子發夕
簟茀朱鞹各之類華讀敷顏如舜華有女同車之類
雙讀松冠緌雙止曷又庸止之類干讀千出宿于干
飲餞于言之類逝讀慚歲聿其逝日月其邁之類慆

讀丟日月其慆職思其憂之類繡讀肖素衣朱繡白
石皓皓之類者讀渚見此粲者綢繆束楚之類好讀
厚維予之好羔裘豹褎之類風讀分鴥彼晨風鬱彼
北林之類野讀汝七月在野八月在戶之類稼讀故
十月納禾稼九月築場圃之類沖讀稱鑿冰沖沖納
于凌陰之類嘉讀戈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之類斯
讀羲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之類家讀姑曰予未有
室家予所蓄租之類年讀林于今三年烝在栗薪之
類儀讀俄樂且有儀在彼中阿之類殆讀底式夷式
已勿小人殆之類翩讀彬緝緝翩翩謀欲譖人之類
丘讀欹猗于畝丘作爲此詩之類艱讀勤其心孔艱
不入我門之類怨讀月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之類東
讀當空讀匡小東大東杼柚其空可以履霜行彼周
行之類賢讀形我從事獨賢大夫不均之類稺讀拃
勿害我田稺秉畀炎火之類殄讀帖瑕讀紇肆戎疾
不殄烈假不瑕之類疚讀其來讀離憂心孔疚我行
不來之類偕讀己近讀豈邇讀以下並借止會言近
止征夫邇止之類男讀林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之
類國讀亦聊以行國士也罔極之類牧讀力于彼牧
矣維其棘矣之類息讀體勿俾大息不醉反恥之類

又讀怡至人入又以奏俯將之類此類甚夥皆臨文
變通隨聲轉注不為典要自沈韻出近體興而古意
漸然今之字書大抵拘泥沈韻牽强附會未可全憑
篇內音釋聊舉其似不求盡合讀者變而通之可也
□人皆以義求音不知以音會義音發無心聲出義
存如一為音由意生也不昔脣齒氣出成響手應心
畫是為數始轉錯則二散則成三施則成四合則成
五文字隨聲音義理妙合故三四五為鈸曲天然節
奏由此推之凡聲音皆含義理非離聲音別生義理
也先儒謂華人詳于義梵人詳于音離音求義未為

知音知音之義者始可與識字可與言詩矣
詩有一字為句者生民首章之歆是也有二字為句
者小雅魚麗之鱨鯊鰋鯉魴鱧周頌維清之肇禋是
也有三字為句者摽有梅江有汜之類是也有五字
為句者誰謂女無家之類是也有六字為句者政事
一埤益我之類是也有七字為句者父曰嗟予子行
役之類是也有八字為句者我不敢傚我友自逸是
也有九字為句者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是也而皆
以四言為準所以為雅樂

毛詩目錄

第一卷
周南十一篇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第二卷
召南十四篇
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靁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何彼襛矣　騶虞
第三卷
邶國風十九篇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第四卷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第五卷

鄘國風十篇

柏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蝃蝀 相鼠 干旄
載馳

第六卷

衛國風十篇

淇澳 考槃 碩人
氓 竹竿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木瓜

第七卷

王國風十篇

黍離 君子行役 君子揚揚
揚之水 中谷有蓷 兔爰
葛藟 采葛 大車
丘中有麻

第八卷

鄭國風二十一篇

緇衣 叔于田 大叔于田
將仲子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第九卷

齊國風十一篇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第十卷

魏國風七篇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第十一卷

唐國風十二篇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杕杜
羔裘　鴇羽　無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苓

第十二卷

秦國風十篇

車鄰　駟驖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第十三卷

陳國風十篇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第十四卷

檜國風四篇

羔裘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第十五卷

曹國風四篇

蜉蝣　候人　鳲鳩
下泉

第十六卷

豳國風七篇

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第十七卷

小雅八十篇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魚麗　南陔　白華
華黍

第十八卷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由庚
崇丘　由儀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第十九卷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第二十卷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第二十一卷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第二十二卷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鍾　楚茨
信南山
第二十三卷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賓之初筵
第二十四卷
魚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隰桑　白華
緜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第二十五卷
大雅三十一篇
文王　大明　緜
棫樸　旱麓
第二十六卷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第二十七卷

生民　行葦　旣醉

鳧鷖　假樂

第二十八卷

公劉　泂酌　卷阿

民勞　板

第二十九卷

蕩　抑　桑柔

雲漢

第三十卷

崧高　烝民　韓奕

第三十一卷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旻

第三十二卷

周頌三十一篇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第三十三卷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　載見　有客

武

第三十四卷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第三十五卷

魯頌四篇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第三十六卷

商頌五篇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右詩三百十一篇內逸六篇

毛詩原解卷一

郝敬習

國風

風者有聲無形而能動物故以名詩國風周列國詩古之王者采詩以觀民風故家國之詩謂之風風之爲體飄姚和動雅之爲體詳允端愨頌之爲體湛靜莊嚴若夫關雎麟趾之類則風雅頌之義備雅頌未有無風而能動者故六義首風然僅十五國何也周衰詩亡刪訂止此以十五國槩方內風俗大畧可覩矣

周南

周岐豐也岐在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豐在西安府鄠縣周家王業始造之地故以首風文王以聖德治岐豐而化行梁荆梁荆在岐豐東南故曰南不言北者紂都在北文王三分有二正東南之間也言周召者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畿內曰周畿外曰召言南者指政教所及皆周有天下後追誦其事令世世師文王也然古序不言文王言后妃何也化始宮幃后妃皆文王也如言四時百物皆天也朱子執此短序誤矣

關關雎（雖）鳩在河之洲窈（杳）窕（挑上聲）淑女君子好逑（求）○參（初林反）差（厲平聲）荇（杏）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誤）寐（謎）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叶北）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叶此上聲）之窈窕淑女琴瑟友（叶以）之參差荇菜左右芼（冒）之窈窕淑女鐘鼓樂（叶勞）之

古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毛公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何）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

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illegible]

按鄭玄以詩三百本事為小序謂子夏與毛公合作蓋首句本古序不詳作者姓氏相傳子夏受詩遂疑為子夏作是未可知也下為毛公申說古序則是矣又謂自風風也以下至關雎之義為大序亦子夏作非也毛公序說多游演旁通而關雎首三百故於此總論全經大旨未仍歸關雎本處一篇而朱子割取詩者志之所之以下至詩之至也別為大序令依古本合之皆毛公作各篇古序惟首一句耳此篇云后妃之德何也女德無極不妒為本妒生于淫淫妒則衆惡皆歸關雎好逑言其不妒也荇菜思服言其內

官備職淑女同心共承宗廟仁孝和敬之至也禮王者一娶十二女六宮之屬百有二十人祭統曰官備則具備蠶繅衣服酒醴粢盛薦豆和羹之事皆后妃主之而內官左右相之也恆情女入宮見妒惟賢妃能窮搜求賢恐宗廟乏人中饋闕事君寵偏惟而亂嗣不廣所謂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者此也故曰后妃之德然周南為文王之詩而文王之妃則大姒也古序不言大姒言后妃何也曰二南之作凡為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脩身齊家之法以文王風之非專為美文王大姒作也其

曰后妃之德者言凡為王后妃者當如是也故鵲巢亦曰夫人之德言凡為君夫人者當如是也大抵二南皆作于王業成後揚祖德訓後嗣而朱子謂此篇為王季宮人喜文王得大姒非也果爾宮人好德與后妃何預三百篇好德之詩不少樂不淫哀不傷何獨一關雎也關雎化行文王三分有二矣不應大姒初歸來便有關雎也其詠雎鳩何也六義所謂比也雎鳩鳥名月令布穀似鷹月令仲春鷹化為鳩季秋鳩化為鷹夏小正云二月化鳩五月化鷹則[illegible]云鷹之為鶻鳩之為布穀布穀久復化為鷹其目雎

然故名雎鳩其鳴勸耕故名布穀布穀鳴農務興天子耕籍以供粢盛王后蠶繅以爲衣服禮仲春王后率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率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獻于王以勸王籍凡宗廟祭祀男女昏姻皆于仲春故以雎鳩比然鳥類多矣獨取雎鳩何也鳩之言聚也鳥惟鳩多族而雎鳩乘陽氣變化與他鳩異故以爲王后妃之比在河洲何也幽鳥不集廛市古國有公桑蠶室近水爲之下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于川二南皆作于周公制禮之時中都旣建大河當其北即公桑之北郊蠶室也雎鳩鳴春

冰泮河水方生德莫平于水量莫廣于河河洲平曠羣鳥飛集飲啄其中所謂不爭之地不妒之喻也文言荇菜何也荇蘋藻之屬宗廟之禮有釋菜有豆菹有和羹皆用菜荇水草明潔可薦春秋傳云蘋蘩薀藻之菜可羞于鬼神祭則后妃薦豆故以荇菜比也謂之比何也詩言微婉託物爲比陳辭爲賦感動爲興三義合而成詩朱子斷以某詩爲賦某詩爲興某詩爲比非也詩有無比者未有無賦與興者興不離比比與不離賦古註未達而朱子以興爲先言他物興起所詠之事則與比何別子云詩可以興豈謂其可以先言他物興姓誤雖通各章皆分賦比興今講側之學者自以義求耳〇一章仲春鷹化爲鳩其鳴關關然于北郊之河洲河水正泮春水方生蠶始可浴正昏姻祭祀之期也窈窕然幽居之淑女生于下國庶姓皆可以相粢盛助蠶繅非河洲之雎鳩與以待后妃君子好合逑聚而爲左右之耦侶也〇二章荇菜清潔可以薦宗廟生水之濱參差不齊左右乘流可待取也賢女育于庶姓內官之人則寤寐不忘求之求而未得則寤寐思念蠶繅無人衣服不備悠悠然輾轉反側輾席不忘也〇三章荇菜旣得隨在或左或

右多方采取淑女旣得內事備官禮行樂作鼓琴瑟以共事矣荇菜旣采或左或右相助烹芼之淑女旣得率我好逑行禮奏樂鐘鼓娛樂之矣〇關關雎鳩鳴其聲如云開倉撒穀聽之關關然也一名鳴鳩月令季春鳴鳩拂其羽雌雄以羽相拂本草云布穀食之佩其骨令夫妻相愛故以爲比目怒視曰雎布穀鷹化目雎然如鷹世說新語云陽春布德鷹化爲鳩識者猶悲其眼春秋傳云雎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爾雅註說以鳲鳩爲布穀遐按布穀鷹化故以名司馬取鷹揚摯擊之義鳲鳩即鶻鵃首有花冠又

名戴勝其鳴秸鞠又名鵖鴔不能爲巢而穴居故以名司空空與孔通取穴居之義楊雄許愼郭璞皆稱博物遠引誤猜好奇蔽之也又按雎與鵻通蒼色鳥有鵻小雅翩翩者鵻卽雎鳩是也馬亦有騅魯頌有騅有駓是也草亦有鵻王風中谷有蓷是也皆蒼色雎鳥鷹化故其色蒼如鷹也河洲河上沙洲平坦之地窈窕深閨幽潛之意淑善也女指嬪御未嫁姪娣待年于國者皆中閨之女故曰窈窕君子指后妃猶言小君內子也好溫惠也逑聚也參差不齊也荇菜水草可爲菜也左右人衆徧取也卽淑女之爲好逑者供事非一人采取非一處也服祭服思服思纖纖爲王祭服也輾轉反側卧不安席也友同志共事也菜和羹曰芼琴瑟鐘鼓皆祭祀行禮之樂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愚按詩逼關雎二南思過半矣本詠后妃之德而渾然不露託雎鳩荇菜爲比而內官嬪御粢盛籩豆祭祀禮樂無所不備勤儉之節溫厚之性仁孝誠敬之思藹然可想衽席易溺能寤寐思賢反側不安不淫不妒尤爲女德之先風教之本夫子贊其樂不淫哀不傷以此朱子謂宮人哀樂於后妃何預雖然不自后妃始也王者有卜夢求賢之思而後后妃有關雎之德王者有卑服康功之志而後后妃有葛覃之本故曰身不行道不能行於妻子觀后妃而王道窺其深矣此夫子定二南之意也

葛之覃兮施（異）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叶與谷）其鳴喈喈（叶雞）○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叶忽）爲絺（癡）爲綌（隙）服之無斁（亦）○言告師氏（叶謝）言告言歸（叶雞）薄汙我私薄澣（緩）我衣害（曷）澣害否歸寧父母（叶米）

古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毛公曰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朱子改爲后妃治葛既成而自賦其事非也按關雎母儀之事葛覃處女之事未嫁爲賢女則既嫁爲賢婦故葛覃爲本大明云文王嘉止大邦有子俔天之妹女少曰妹此章所謂俔天之妹也關雎兼言蠶事此章專言績事蠶絲以供禮服葛麻以供常服恆居無離紈不厭布縷嫁時無靡麗不棄澣濯采葛刈濩紡績縫洗不辭親執言語服飾必諮師保歸事舅姑無異父母勤儉之節恭順之性仁孝之心備有女如此爲婦可以

安舅姑爲后可以母天下教婦順序說是也朱子因無贊美之辭遂謂爲后妃自作夫二南皆先王所以垂訓齊家治國之道非爲贊頌作也有贊謂之美無贊謂之自作朱子說詩如此○章一葛之始生也覃然而長蔓施于山谷之中其葉萋萋然茂盛黃鳥于飛集于叢木之上其鳴喈喈然遠聞莫春谿山之景物也崎嶇林莽之間惕然有艱難之思乎○章二葛之繼長也覃然而長施于谷中維葉莫莫時可采矣于是刈于是濩而績以爲布精者爲絺麤者爲綌不敢暴棄也製爲衣服愛惜之不敢厭薄也○章三女子德言

功容誨有師保嘉禮既備乃告師氏言將歸矣治我衣裳私服禮服無事新麗或污或澣或不必澣將歸事君子宜其家室以安父母也○葛草名蔓生可緝以爲布覃長也施延也黃鳥鶯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遠聞也莫莫葉茂密貌刈斬也濩煑也葛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師氏女師也古者女必有師以教婦德婦言婦容婦工也污煩撋輭平聲之以去其污也私褻服也褻服多垢故言污澣濯也衣禮服也禮服垢少故言澣歸嫁也寧安也父母夫之父母相夫子養舅姑婦人之事也男有室女有家父母之願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愚按詩與傳記異事不必據語不必詳而情景躍然風人之致也葛覃僅七十餘字而賢女勤儉孝敬之性悠然可想朱子以爲文王后妃自敘計二南成時大姒老且髦矣所稱中谷刈濩黃鳥灌木聞聲見色一一覈實豈非高叟之爲詩與

采采卷捲耳不盈頃傾筐嗟我懷人寘至彼周行杭叶○陟彼崔摧嵬危我馬虺灰隤頹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回叶○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史觥光叶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疽矣我馬瘏屠矣我僕痡敷矣云何吁矣

古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毛公曰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愚按婦人以縫衣裳羃酒漿爲事葛覃衣裳也卷耳酒漿也卷耳之草可爲麴蘖[redacted]因酒漿而念及使臣有進賢之志也我馬陟彼皆使臣之事后妃而酌使臣酒何也禮王者獻賓則后妃亞獻小雅之四牡皇華采薇杕杜道勞使臣皆王者所以饗諸臣于外廷也卷耳則后妃所以相王于中饋也卷耳之志是采薇杕杜之治所由出也志在箴規義取卷耳以諷其聽也陳風東門

之枌曰彼美淑姬可與晤歌則莫如卷耳之歌矣小
雅間關曰展彼碩女令德來教若卷耳者可謂德教
矣凡爲天子后妃者志當如是故曰后妃之志朱子
改爲后妃思念君子而作謂婦人思念君子爲貞靜
專一之至非也婦人不念其夫而誰念乎婦人念其
夫者多矣孰能爲卷耳者乎升高望夫馳馬登山飲
酒銷憂幾乎蕩矣縱謂託詠亦何以異于鄭衛之聲
乎或者謂婦人勿預外事然則雞鳴之解佩十亂之
邑姜胥宇之太姜非乎婦稱內助不此之助而安所
取助乎不越酒食不及爵賞借中饋以效箴故謂之

志而已豈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之謂哉○一章采卷耳
以爲麴蘖婦人酒漿之事易得也采之又采竟不盈
傾欹之筐其艱且勞尚如此我念諸臣經營四方周
道倭遲勞苦而功高外延之上得無棄置如遺乎○
二章諸臣在外升高歷險馬且疲矣何以勞之我姑酌
金罍之酒以釋其永懷而已○三章諸臣在外升高歷
險馬且病矣何以勞之我姑酌酒兕觥慰其永傷而
已○四章諸臣在外勞且久矣升高歷險豈但馬病僕
亦瘏矣婦無公事將若之何唯有吁歎而已○采采
非一采也卷耳一名蒼耳中麴蘖之用頃筐筐形偏

欹也懷憂憫也人指行役諸臣周行猶言長道寘置
通遺棄也崔嵬土山戴石也砠石山戴土也虺隤山
高不能升也今蜀道有名蛇倒退者即此意罍酒尊
刻畫雲靁之紋象天澤溥施也玄黃馬病色兕野牛
觥巨爵刻爲兕角之象以戒觸罰醉失禮者也瘏病
也痡亦病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關雎備厚載之德葛覃脩內政
之本卷耳懷進賢之志后妃所以相君子者至矣詩
人託興徽娩懿範徽音千古如在正使大姒自道不
能有加而朱子據篇內我字遂以爲大姒自敘固矣

南有樛(鳩)木葛藟(壘)纍(雷)之樂只(止)君子福履綏(雖)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
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古序曰樛木后妃逮下也毛公曰言能逮下而無嫉
妒之心焉○此詩人詠歌之辭朱子改爲衆妾稱願
而作非也南有樛木何也南方陽明故美多比南北
方幽暗故刺多比北木枝下垂曰樛樛木下接葛藟
上附象后妃逮下衆妾親上二語賦比興三義具矣
朱子謂先言他物興起所詠之事然則樛木二語先
言他物而所詠之事安在他篇可類推○一章木莫盛

于南土南方之木有樛然下曲者葛與藟纍纍其上后妃以仁逮下衆妾以禮事上恩誼聯屬何以異此可樂哉君子和氣交鍾福隨素履而綏安之矣○二章南方之木曲垂于下葛藟荒奄其上上下親睦和氣致祥樂只君子福履將扶矣○三章南木曲垂于下葛藟縈旋其上尊卑綢繆其旋元吉樂只君子福履成就矣○南方卑濕厥木惟喬故稱南有藟葛屬纍繫也只語辭君子指后妃福履動而獲吉也荒奄覆也將扶助也縈旋繞也成完備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關雎以下三篇曰德曰志曰本

皆言后妃之賢此篇言其福履下篇遂及其所生漸被國人致與王之瑞達化之序也

螽終斯羽詵詵辛兮宜爾子孫振振真兮○螽斯羽薨薨訇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緝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古序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毛公曰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此亦詩人詠歌之辭朱子以爲卽衆妾自作非也其以螽斯比何也螽斯蝗屬生子最多凡血氣之類羣處則蕃息不和則不能羣善羣莫如螽斯故族多亦莫如螽斯后妃慈和以撫衆衆而多子故以螽斯比然辭旨隱約于螽斯詠其羣不言和而其和可知于后妃詠其子孫多不言羣而其羣可知不直稱君子而借螽斯感歎微婉深厚悠然可想朱子謂爲比是也然以螽斯比卽是以螽斯興借物爲比感物爲興義雖有二其致則一○一章凡物羣則妒惟螽斯之爲羽詵詵善羣故種類蕃息物理如此人亦宜然爾后妃子孫振振衆盛和氣所鍾諒非偶矣○二章螽斯之羽其飛也薨薨然羣飛后妃子孫繩繩不絕固所宜爾○三章螽斯之羽其集也揖揖然和輯后妃子孫蟄蟄類聚固所宜爾○螽斯一

名蚝作蜢猛一名蚣松蝑壻生子最多信宿羣飛因羽而見其多故曰羽詵詵衆也爾指后妃振振盛貌薨薨羣飛聲繩繩不絕也揖作緝和集也蟄蟄聚貌○螽斯三章章四句○詠螽斯而后妃之德徵于所生矣樛木逮下進御者衆故生子多編詩者以義相承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花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焚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古序曰桃夭后妃之所致也毛公曰不妒忌則男女

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后妃不妒忌之德刑于下國凡男女之有室家者皆有樛木螽斯之風故曰后妃所致桃多子其花有色家園常植故以比婦女先王令民仲春大會男女是月也桃始華即時物爲比也○一章桃之始華婚姻之時夭夭之桃方少灼灼之華甚美之子年少美好其歸以時其會以禮賢可知也豈有賢女而不宜室家者與○二章桃之夭夭有華必有實之子年少有德宜其家室可知也○三章桃之夭夭實繁則葉茂之子德儀兼隆宜其家人可知也○古者自秋至春氷未泮以前皆可婚姻而仲

春尤大會凡男子二十至三十女子十五至二十婚者皆謂以正以時夭夭少好貌灼灼鮮明貌之子指女子婦人內夫家故嫁曰歸于往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蕡實繁貌

桃夭三章章四句○誦桃夭而后妃之化徵于國矣雖庶民之家未有閨範不淑而能齊其家者

肅肅兔罝嗟椓捉之丁丁爭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則○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古序曰兔罝后妃之化也毛公曰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按邦國多士文王之作人也然有后妃之助則王教基始故當其寤寐淑女友樂不忘賢賢易色之風始于閨門而達諸朝廷邦國士類興起以至深山窮谷芻蕘雉兔之輩皆懷才抱德足以待明主寤寐之求所謂存神過化遷善不知王民之皞皞也而自宮壼始故曰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惟薄不脩而能化家邦者未之有故曰后妃之化○一章肅肅然整飭之兔罝椓杙弋以張之其聲丁丁然此張罝者赳赳然草野之武夫耳然其材智勇畧可以折衝禦侮殆公侯之干城與○二章肅肅然設此

兔罝當彼九逵之道此赳赳之武夫其行誼道德足以配公侯爲之好仇也○三章肅肅然設此兔罝在彼中林此赳赳之武夫其運籌畫策克當公侯足以爲之腹心也○兔罝捕兔之網肅肅網整飭貌椓椓杙也椓杙所以張網丁丁椓杙聲赳赳武貌武夫猶言野人干盾也所以禦石矢城所以衛內也逵九達之道中逵逵中也好仇善匹也

兔罝三章章四句○誦此詩者想見當世山林草莽之士皆有肅恭之德而無播棄之憂下能脩之上能知之四友十亂奕世用之不盡者皆關雎之達化也

後王豔妻煽處羣小敝賢周宗以滅聖人刪詩首二
南有以夫
采采芣浮苢以薄言采叶䢸之采采芣苢薄言有叶以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叶都之采采芣苢薄言捋叶勒之○采采
芣苢薄言袺叶結之采采芣苢薄言襭叶捩之
古序曰芣苢后妃之美也毛公曰和平則婦人樂有
子矣○愚按兔罝詠功故曰化芣苢詠俗故曰美女
衆曰美國語云女三爲粲粲者美之物美者吉善之
名后妃不妒忌而宜子孫婦人以和平而繼螽斯室
家驩慶庶女胥悅故曰美也以芣苢比何也芣苢之

實宜妊婦人所需也閭閻安樂男服事乎罝罷女服
事乎蓄聚室家無仳傷之憂而皆以生子爲願詩人
託詠芣苢見王民皞皞而古序惟以一美字括之極
精約非毛說未易會也事不必求徵而太平景象悠
然詩可以興其斯之類朱註必以爲采芣苢婦人自
作則拘泥淺率甚矣○章一芣苢婦人所需也室家無
事庶女偕行采此芣苢非一人也求而未得薄言采
之采采旣得隨地行處薄言有之○章二采采旣有所
取在穗拾其穗而薄言掇之采采旣掇所用在實取
其實而薄言捋之○章三采采旣捋盛之以衽薄言袺
之采采愈多扱叶抑其衽于帶間薄言襭之○采采非
一采也芣苢車前草好生道上牛跡中故名本草云
子宜妊治產難薄言聊且隨意之辭袺執衣衽也裳
下曰袺襭謂扱其衽于腰帶間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此詩本詠上者化國之日不言
朝野士庶而言婦人不及織紝女工而託詠采芣苢
総緇變換纔六字一唱三歎恍然如見庶女于原野
之間而聞其謳歌之聲者詩所以善于言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讀葉與永
叶矣不可泳叶樣思江之永叶影矣不可方叶放思○翹翹叶喬

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叶末其馬叶毋漢之廣矣不
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叶閭
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
可方思
古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毛公曰文王之道被于南
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按諸詩自關雎以下古序皆因首句爲目此篇首目
爲南有喬木如摘詩中語宜目爲江漢而云漢廣者
取廣字之義以表德也六經文字惟詩可斷取如曾
風匪風大雅蕩烝民序皆然故毛公卽廣字義釋之始

自宮壼而遠及江漢可不謂廣與朱子詆其謬過也
此序獨不言后妃者廣及江漢非內官之職統諸王
者焉○一章茂木可休南方有木上竦無枝不可休也
游女可犯漢上有女貞潔自守不可求也如水小可
泳漢之廣其可泳乎水近可方江之長其可方乎○
二章薪之錯雜而生也擇翹然高出之楚刈之此之子
女中翹楚行將以禮歸人而自以粟秣其馬矣豈刈
楚之可飼邪如彼江漢斷乎不可犯已○三章薪錯雜
而生擇彼蔞蒿之最長者刈之此之子女中之蔞也
將以禮適人自秣其駒矣豈食吾之蔞乎如漢如江

不可踰越已○木上竦無枝曰喬漢水出今陝西漢
中府寧羌州嶓冢山東南流入于江泳潛行水底也
江水出今四川成都府茂州岷山東流與漢水合入
于海方讀作放簰牌筏伐也木曰簰竹曰筏又大者
筏小者桴翹特出貌錯薪雜薪也楚荊條秣穀飼馬
也蔞白蒿也高者丈餘馬五尺以上為駒
漢廣三章章八句○愚按江漢楚地其先鬻熊事文
王受封先諸姬是為聖教首善地漢廣汝墳正當其
時國風不列楚二南可以觀矣夫子師文王刪詩錄
漢廣有心哉齊魯不競徘徊陳蔡之間者數年意在

楚耳昭王之不祿天也儒者論春秋夷楚何居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愛如調飢○遵彼汝
墳伐其條肄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魚赬稱尾王
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古序曰汝墳道化行也毛公曰文王之化行乎汝墳
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朱傳謂文
王三分天下有二率商之叛國事紂故汝墳之人猶
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作此詩勞
之註疏亦謂行役大夫之婦人作或然而亦不必然
也詩多託興非必皆其人自作或曰若是何以為風

曰因是事為是詩以鼓舞是人故謂之風近世學士
傳貞女節婦亦曰以俟採風豈盡貞女節婦自作邪
世儒言風動稱里巷之歌拘也此篇首二章勞苦飢
困不忘君子見其勤而貞後一章閔其君子勞苦勸
以義見其正而烈行役者有此婦人即其閨家可知
故曰文王之化也○一章汝水之墳有木生焉可以為
薪君子久役于外而使婦人躬採樵力不任重伐其
小條與枝而已當是時君子未歸惄焉憂戚如調理
飢病形神困憊強餐而未能也○二章遵彼汝墳今年
所伐之條又是往年舊伐之肄歲既改矣君子始歸

生得相見喜其不我遠棄也○三章魴魚本白勞于網則尾變而赤矣虐政如火努力自効誰無父母食土之毛能遠去乎○汝水名出河南汝寧府上蔡縣流入淮墳隄坊也墓封亦謂之墳檀弓曰見若坊者言墳起如隄坊也條枚皆小枝周禮有銜枚氏註云枚狀如箸言小也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惄饑通憂思貌調養也飢病不能食也魴鯿也赬赤色魚勞則尾赤燬火也父母從役者之父母孔邇言桑梓丘隴在無所逃也小雅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孝婦之言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振振真公子于吁嗟麟兮○麟之定丁振振公姓生于嗟麟兮○麟之角六叶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古序曰麟之趾關雎之應也毛公曰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按周南以關雎始以麟趾終召南以鵲巢始以騶虞終編詩者取德脩瑞應之義皆王道之成也道化至此太平有象與古四靈畢至之世無異故曰如麟趾之時無犯非禮何也禮風教之本無禮則近于禽獸麒麟之異于走獸者以其行中規矩音中鍾呂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故曰聖瑞服虔曰視明禮脩則麒麟至故麟者禮之應商紂之末俗奢壞禮關雎化行若桃夭之子兔罝野人芣苢漢廣汝墳之士女皆知守禮其貴家世族子姓少而愿謹步武頭角振振有端厚之風故詩人託麟趾表聖瑞見文王脩齊之化成而周道大興也朱註以公子為文王后妃之子孫以麟比文王后妃趾比公子於義牽強周南十一篇皆以次自近及遠江漢汝墳之後及家庭編次亦乖矣序說不可改也○一章聖王作麒麟至麟之趾步趨中度不妄踐履貴族公子不驕不奢忠信仁厚振振如

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吁嗟公子其即麟乎○二章麟之額端正不觝公孫守禮振振愿慤其真麟乎○三章麟之角周正不觸公族守禮振振醇厚其真麟乎○麟瑞獸麕君身牛尾馬蹄色黃一角牡曰麒牝曰麟凡獸有蹄者踶有額者觝有角者觸惟麟不然定額也公姓猶公孫子生曰姓公族共太祖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其子弟飛揚跋扈蛇冠而虎翼由來漸矣此詠公子之賢歸于振振命之曰麟稱其趾其定其角藹然端莊令儀令色膽之在前辭約而旨遠妙于形容矣　卷一終

毛詩原解卷二

召南

召岐周地名召公奭之采邑風名召南而詩非召詩皆王教也周南首善岐豐王者之風召南教行南國諸侯之風也周南亦有南國詩如江漢汝墳化由周達召南無周詩專言化之及遠也周南醇懿粹美覺宇內雍熙召南轉移變動氣運方新皆始于閨門而達于邦國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據叶之之子于歸百兩亮御之○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古序曰鵲巢夫人之德也毛公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朱子改爲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詩人美其嫁娶而作非也序但言夫人之德不言爲某諸侯夫人則凡爲諸侯夫人者皆當有是德也德何如王后妃之德序哉以承天故關雎思賢君夫人之德靜專以守成故鵲巢無爲然則何以首召南召南者諸侯之風諸侯教國先教家召南先夫人之德猶周南先后妃之德也然則非文王之事與曰是也而不必當文王時求有君夫人如此者文王教之則皆欲其如此也若朱傳云南國諸侯能正心脩身以齊家其女子有專靜純一之德則是紂時有二文王兩大姒也豈其然乎故毛公謂國君積功累行意以文王當之而亦不專指文王又云夫人起家居而有之意以大姒當之而亦不專指大姒見詩人所以詠歌聖人所以編次二南皆風後世人主齊家治國之道非按事指據也然則謂爲文王之化何也文王爲天子教天下則后妃之德關雎也文王爲諸侯教國人則夫人之德鵲巢也蓋教于王畿必始關雎教于列國必始鵲巢

其比鵲巢何也春鳥巢居正婚姻之時鵲爲巢木杪最高大不取墮枝有尊貴之義自冬至春始成有積功累行之義戶牖背歲向太陰有下女之義鳲鳩一名鴶鵴南方之鳥不自爲巢遇鵲巢則託之鵲亦安之他鳥未有若是者故爲受成之比鳥唯鳩多族天子諸侯之配皆以鳩比而雎鳩變化以比王后鳲鳩守成以比君夫人君夫人比鳲鳩何也王者開創諸侯纂承封國故周公作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邦君無爲受成而其夫人可知矣大雅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小雅曰無非

無儀無父母貽罹君夫人而欲有爲毁巢之道也故曰鵲巢夫人之德○一章鵲之有巢積累勤矣鳩以專一之性不勞而來居之我公侯奄（掩）有國家得之子之賢以居中治内百兩親迎豈曰不宜○二章鵲之有巢鳩來方之之子來歸宗廟有主百兩相送不亦宜乎○三章鵲之有巢鳩來盈之之子來歸内官充牣百兩成禮不亦宜乎○鳲鳩南方之鳥故召南首以爲比考工記云鸜鵒不踰濟濟北地水名春秋書鸜鵒來巢以魯地先無鸜鵒而來巢尤反常鸜鵒不自巢也之子指夫人百兩車百乘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御古迓通迎也方所也將送也盈滿也言生子衆也成成禮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同）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旋）歸

古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職也毛公曰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朱子攺爲南國諸侯夫人被文王之化家人敘其事以美之非也夫人猶前鵲巢夫人不必定求其人而詩皆文王所以脩身齊家教南國者也序謂不失職何也諸侯冕而親迎以重宗廟故脩籩豆奉祭祀君夫人之職也然必有鵲巢之德有親操之勤有齋莊之容然後可以奉祭祀若采蘩夫人斯可矣惟文王大姒足以當之苟南國諸侯夫人有若此者亦大姒之教文王之化而詩非必實有其人也朱子謂美其君夫人而作固矣○一章禮公侯祭祀則夫人薦豆蘩可實豆也采于沼沚之濱欲何用之以供公侯祭祀之事也○二章蘩生于水采之必于山澗之中祭行于廟用之必于公侯之宮○三章將祭之夙夜夫人在廟視其首飾僮僮然竦立而敬也旣祭而退視其首飾祁祁然舒遲而歸也○蘩白蒿春月始生香美可爲菹及秋爲蒿青蒿蒿白蒿蘩葉粗于青蒿俗謂之蓬蒿沼池也小洲曰渚小渚曰沚事祭祀之事宮宗廟也山夾水曰澗被首飾也取刑人或賤者之髮被婦人之紒（計）而爲首飾其制有副編次三等詳見周禮其服則翟衣也夙夜昧爽之交也僮僮竦敬也祁祁舒遲也將去不遽去敬未忘也故不可見觀首飾之容可知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

喓喓（夭）草蟲趯趯（剔）阜（甫）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充）亦

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烘叶○陟彼南山言采其蕨
決未見君子憂心惙惙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
說悅○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
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宜

古序曰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朱子改爲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思夫而作非也毛傳謂大夫妻初嫁來能以禮自防是矣稱妻者自嫁後既覯君子而言草蟲阜螽皆螽斯之屬性奢羣故以爲比蕨一名鼈腳可以茹薇細豆苗可以和羹皆中饋之事草蟲躍蕨薇生仲春之會也蕨之言別也女子遠父母之喻薇之言微也女子寡小自謙之喻知爲大夫妻者據編詩首鵲巢君夫人初嫁也次采蘩卽君夫人之職此章大夫妻初嫁也次采蘋卽大夫妻之職女子之嫁父母命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新婦入門良人未習私懷憂慮不以新昏爲喜一則曰憂心忡忡再則曰憂心惙惙三則曰我心傷悲未見君子憂不釋既見不覯憂猶不釋必其既見既覯憂心始平如此自防可不謂知禮者乎然詩亦非必其新婦自作蓋詩人詠王化所從來見文王所以教南國莫非以禮齊家之事也○一章草蟲阜螽兩物而其

類同草蟲鳴則阜螽躍倡隨之義也昔者之來君子未覯惟無德與汝或忝厥配憂心忡忡不寧也未見君子此憂不降見而未覯憂猶不降及今既見既覯心乃降耳○二章視彼登山者所求在蕨昔者之來恐遠父母憂心惙惙既見既覯然後心悅耳○三章彼登山者所需在薇昔者之來遠我父母憂心傷悲既覯君子心始平耳○草蟲阜螽皆蝗屬同類而異種喓喓鳴也趯趯躍也見相視也謂同牢以前覯相親也謂成昏以後見疏而覯密也忡忡猶衝衝降下也蕨山菜名鼈腳者初生無葉似之薇亦山菜卽今野豌豆苗可爲羹毛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愚按是詩謂初嫁之女自防則爲守禮謂獨居之妻思夫則爲鍾情小雅以勞歸士體其情也召南以詠賢妻貴其禮也是故序確而正

于以采蘋平南澗之濱于以采藻早于彼行潦老○于以盛成之維筐及筥舉于以湘之維錡以及釜府○于以奠之宗室牖有下虎誰其尸之有齊齋季女

古序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毛公曰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序于諸侯妻奉祭言不失職于大夫妻奉祭言能循法度何也君脩法度臣

奉法度者也故君不祭爲失職臣不祭爲廢法度凡祭備物行禮主婦職中饋薦豆採取烹芼器皿奠獻莫不各有法度大夫三廟宗子繼嫡世爲大夫其廟爲宗室非宗子而爲大夫其廟亦建于宗子之家祭則夫婦往宗子家親之此皆所謂法度也詩詠季女大夫妻也主人非宗故其妻稱季猶言少婦以別于宗婦也箋因季女之文遂謂大夫妻之未嫁者教于宗室三月告成于祖之祭然序旣言妻非未嫁之女女未嫁而出采蘋藻非法度也未嫁而親主祭于宗室尤非法度也箋說附會詩辭與序不合朱子改爲

南國大夫妻被文王之化家人敘事美之尤拘也所謂大夫妻者言凡爲大夫妻皆當如是言妻而大夫可知亦猶諸侯妻之有采蘩云爾○一章蘋可薦也于何采之生彼澗濱藻可薦也于何采之生彼行潦○二章何器以盛之筐與筥也何器以烹之錡與釜也○三章奠之何處太宗廟室之牖下也何人主之齊莊之少婦也○蘋萍之大者皆屬浮生水面藻聚生水底皆可爲菹爲羹芼也南南山也山夾水曰澗水邊曰濱行路也潦積水也古者井田路在井上其傍溝洫積水古人五祀祭井亦謂之祭行也盛之盛蘋藻也湘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奠置于地也宗室宗子家廟也世嫡謂之宗堂後謂之室大夫祭于室無堂事也牖下室之西南牖下齊莊敬也季女庶子爲大夫者之妻猶言婦婦庶婦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蔽芾蔽甘棠勿翦勿伐召邵伯所茇跋○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叶備召伯所憩器○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叶備召伯所說稅

古序曰甘棠美召伯也毛公曰召伯之教明於南國○甘棠常棣也其實甘曰棠仁者之澤似之故以爲

比召公爲西伯大夫敷教南國嘗舍止棠下後人思之託樹以致遺愛焉棠梨屬梨言離也去思之比夫召伯之教皆文王之教也人服召伯之教愛召伯而不知教所自來此謂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觀民思召伯而文王之化可知也按召公當文王時未稱伯亦足以徵二南之詩不作于文王之世明矣○一章蔽芾然茂盛之甘棠凡我南人勿翦伐之昔者召伯嘗于此草舍焉○二章蔽芾甘棠勿翦壞之昔者召伯于此憩息焉○三章蔽芾甘棠勿翦折之昔者召伯于此說止焉○蔽芾蔭翳盛貌甘者曰棠澀者曰杜皆

剝屬草舍曰茇憩息也拜屈其枝至地如人拜也說
作稅舍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是詩語緩而情切辭約而旨深
不言召伯之仁有言所不能盡者千古去思此爲首
唱
厭業浥邑行露豈不夙夜[illegible]叶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
六叶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谷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
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與牙
叶何以速我訟松叶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古序曰行露召伯聽訟也毛公曰衰亂之俗微貞信

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霜化爲露仲
春之會也女子幽貞爲强暴所攝而辱在泥淦自覩
不勝沾濡故以厭浥行露爲比雀鼠比小人角牙比
爭辯雀有角鼠有牙比無情皆詩人賦貞女之辭貞
女守禮男子强求故訟守禮者文王之教而訟則紂
之餘風也朱子改爲貞女自述己志豈以聖人使民
無訟序言聽訟非邪虞芮質成亦訟也羑里之獄文
王身不得免焉孔子無訟之說爲不知本者言耳非
謂聖人有訟弗聽也舜爲天子皐陶爲士夫非聽訟
者邪○一章春草方生霜化爲露正嘉禮之期厭浥然

道上之露方降矣儐通媒妁備六禮旭旦奠鴈昏夜
親迎我豈不往令無禮而亂以相干則厭浥之道成
泥中矣吾豈肯行乎○二章汝謂雀有角故穿我屋屋
則穿矣雀實無角汝未嘗有室家之禮而乃致我于
獄獄雖成矣禮實不足使我往汝則雀生角矣○三章
汝謂鼠有牙故能穿墉墉則穿矣鼠實無牙汝未嘗
有室家之禮而致我于訟訟卽攝矣我終不從欲我
從汝則鼠生牙矣○厭浥濕貌行路也牙大齒墉牆
也速猶召也家謂女受男聘以男爲家也此訟者之
辭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誦此詩者想見
貞淑之氣如疾風勁草挺然孤秀女有壯節非婉孌
柔質而已者召伯聽斷明允使幽貞之情得伸雪于
濁世文王之教遠矣詩人亦善于占誦矣
羔羊之皮叶婆素絲五紽拖退食自公委威蛇蛇委蛇○
羔羊之革叶棘素絲五緎叶洫委蛇委蛇自公退食叶𫝩○羔
羊之縫素絲五總叶縱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古序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毛公曰召南之國化文
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羔羊云鵲
巢之功猶[illegible]上云后妃之化也始于宮帷達于朝廷

宮幃有專靜均一之德故朝廷有節儉正直之風節儉故衣服有常正直故進退有度羔裘者大夫之法服羊性柔順能羣逆牽之則不進故易象牽羊以比正直裘皮界方有正直之象而縫之以絲羔小裘美用皮多紽之以絲亦多羊大皮少絲止用五色又素故曰節儉其儀度安重難進易退故曰德如羔羊也○一章大夫朝服以羔裘紽之以組色惟素而數止五退朝而食出自公門禮度雍容委蛇如也○二章羔裘之革素絲飾緎其數惟五彼服此者氣象委蛇自公所而退食也○三章羔羊之縫素絲飾總其數惟五彼

服此者氣象委蛇退食自公所也○羊小曰羔諸侯大夫皆羔裘而緣飾異耳紽拖通猶加也以組拖其皮界聯合之也緎域通縫總皆聯合之名合皮成裘其界非一纖素絲為組掖其縫際曰紽組絛也綬類今世綬如繩不可以紽古綬織絲如今鸞帶然尚書顧命席用紛純是也退食退朝食于家也自公自公門出也委蛇與君子偕老之委佗同或讀作威儀韻不叶意相通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隱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典君子歸哉歸哉洲叶○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恤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下虎叶何斯違斯莫或遑處上聲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古序曰殷其靁勸以義也毛公曰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此詩猶周南之有汝墳大夫有此妻是鵲巢之化行而大夫克家亦可知已其託詠殷靁亦猶汝墳之王室如燬也西伯率南國大夫以服事殷故婦人以天威比王命殷靁聲比殷商也南國至朝歌千有餘里而紂虐遠及故曰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儆之以思

也莫敢或遑勉之以勤也振振美之也歸哉憂之也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親愛而不忘公義如此婦人豈非鵲巢之流亞與然詩亦不必即其婦人自作朱子改為婦人思夫則降而為變風亦可何貴為二南○一章殷其靁乎在彼南山之陽天威無弗届也人孰無家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暇得非分無所逃邪振振君子久勞于外尚其歸哉○二章殷其靁乎在南山之側天威不測也君子去此不遑豈非義不敢息乎振振君子尚其圖歸可也○三章殷其靁乎在南山之下天怒且及矣君子去此不遑豈非義不敢安處

乎振振君子尚及生還可矣○靁與雷同山南曰陽
大夫以西伯之命供紂之役不敢質言故曰何斯斯
指君子違斯去家也振振猶眞眞仁厚貌君子指其
夫行役者蓋諸侯之大夫西伯率以事紂者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殍)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
實三(卅叶)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筐塈(叶係)之
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古序曰摽有梅男女及時也毛公曰召南之國被文
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朱子改爲女子以貞信

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强暴之汙非也爲詩辭嫌
于女求男故周旋其說愚謂男女居室人情耳葛覃
之告歸非后妃自告邪商紂之季王室如燬男女失
時文王化行而閭閻安樂故女子感時思歸猶豳風
采桑之女殆及公子同歸王民皞皞之象王道本人
情摽梅人情之至也顧其詩非必卽出其女之口而
當世民情有家之願宛然情雖切而不苟且遷就往
必待求求必以時文王之教也託詠于摽梅何也梅
之言媒也孟春梅始華華落則實實漸多則華漸少
仲春至婚姻之期矣而詩託詠不于男于女何也詠
于女子而後見性情之至二南之化皆自中閨始也
○(一章)梅花落而成實在樹者十之七耳春將半矣衆
士以禮求我其及此吉日乎過此非其時矣○(二章)梅
花落爲實存者十之三耳時漸迫矣求我庶士其及
今日可乎○(三章)梅花落而盡矣未幾實熟而傾筐日
至矣求我庶士其惟及今日通媒妁之言乎○摽落
也梅梅花實梅子七三以十爲率皆言花也實三則
花七實七則花三求徵聘也迨及也吉吉日也傾欹
也筐形偏欹塈塈通言將及也實熟摘之盛以筐也
謂通辭也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嘒(彗)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森)與昴(叶酉)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儔)寔
命不猶

古序曰小星惠及下也毛公曰夫人無妒忌之行惠
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小
星夫人猶鵲巢采蘩之夫人也朱子謂能不妒忌以
惠下是也謂南國夫人被文王之化衆妾美之而作
則拘矣詩人歌此爲凡君夫人者皆當如是妒忌女
惡之大者不妒忌女德之大者后妃之關雎亦惟思

窈窕無傷善之心而已君夫人而使其衆妾皆得進御安其分而無怨言則亦有關雎之風矣其以小星比何也不敢自同于大明也猶諺云衆星不敵月之意衆妾進御昏入晨出昏入則星見于東晨出則星見于西即往來所見爲比然詩亦非必其進御之妾自作也○一章嘒然小明之星稀疏三五在天之東日入初昏時也此時整齊宵行適彼公所雖云勤勞貴者當逸賤者當勞所賦之命寔與夫人不同敢憚勞乎○二章嘒彼小星維參與昴將旦時也肅肅宵行抱持衾帳自公所而退往來雖勤貴賤之命寔不相猶

耳○嘒小明也三五稀疏也參與昴西方二宿名參一名伐昴作栁栁者畱也物至西成而畱也栁與參連體成六星故旂綴于繆者爲旒以像伐也宵征夜行也晨昏未明皆謂之宵寔與實同裯與幬通一作惆不猶不相若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史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毀○江有渚處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沱跎之子歸不我過戈不我過其嘯也歌

古序曰江有汜美媵印也毛公曰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禮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夫人與媵各有姪有娣爲九夫人進御君所則媵從嫡初歸不以媵備進御之數或至勞使之媵亦不怨嫡感而悔詩人作此美媵見媵之賢而嫡所以能悔皆關雎之化也其以江有汜比何也物無情莫如水而江以納衆流故能大物大則小者從媵之從嫡亦猶是耳支流分而復合比媵始棄而終見收也然何以明其不爲美嫡詩代爲媵言則爲美媵也以汜自比以江比嫡賢女恭順之辭小星自託以日月之

光比夫人江汜自況以洪流之量比正嫡知命守分所以爲賢女而朱子改爲媵待年于國嫡不與偕行後嫡悔而迎之媵作此詩非也蓋惑于鄭箋獨畱不行之語彼所謂不行者不同宮中進御之行非謂在母家不同嫁也如待年不行豈得怨嫡嫡亦何從而勞使之○一章江水大矣支流小分旋復會合之子初歸獨棄我不用將謂終焉矣何幸其後之能悔也○二章江有渚尚相容之子初歸屏我不與然亦暫耳至于今我得安處矣○三章江有沱尚相隨之子始歸止我而不過我是用嘯令我暢然而歌矣○水洪出復

入曰汜以用也渚小洲也江之分流者爲沱沱之言
他也過猶往也嘯舒憤聲與歗同王風條其歗矣
江有沱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君與春叶)白茅包(訓叶)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
有樸(卜)樕(速)野有死鹿白茅純(豚)束有女如玉○舒而
脫脫(兌)兮無感我帨(稅)兮無使尨(旁)也吠(廢)
古序曰野有死麕惡無禮也毛公曰天下大亂彊暴
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是詩朱子改爲女子自守不爲彊暴所汚詩人因
所見以美之近似而古序必曰惡無禮何也蓋紂時

淫昏成俗而羞惡之心人所自有文王化行皆知無
禮之可惡故詩不貴其貞潔而貴其知恥知恥自不
屑不潔此導民之本格心之化也序言及此非經聖
哉未易苟作麕鹿比奔也死麕死鹿如惡惡臭醜詆
之辭也末章述女子羞惡之情言尨吠則狗彘惡之
矣如朱說因所見是必詩人眞適野見死麕死鹿士
以茅包苴遺女女罵于室犬吠于門因賦此詩則何
以異于說夢凡朱子言詩類此○(章)一麕性淫而善奔
野有既死之麕穢物也以白茅之潔包取之淨垢失
其倫矣女子仲春䌌懷嘉禮良士以禮徵聘可也何

乃無禮而誘之乎○(二章)樸樕然小林之野有死鹿焉
以白茅之潔褁之汙斯茅矣彼女淸潔如玉可以不
潔累之乎○(三章)女拒之辭曰爾勿恃其彊暴尚舒然
而脫脫循理安詳可也男女有別勿感動吾之帨
感帨則近吾身矣彼此素無往來勿使吾之犬吠犬
吠則近吾家矣其惡而遠之如此可謂別嫌明微之
至者矣○麕麞也似鹿而小白茅茅華潔白周禮仲
春大會男女故求婚謂之懷春吉士良士也樸樕小
林也純與屯通純束包之也舒從容也脫脫舒貌帨
拭物巾女所佩也尨犬之多毛者暴客至則犬吠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穠(叶與雝)矣唐棣(弟)之華(花)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叉)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釣維
何維絲伊緡(民)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古序曰何彼穠矣美王姬也毛公曰雖則王姬亦下
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
成肅雝之德也○召南有此王姬猶周南有公子皆
王教所漸也王姬雖嫁諸侯而其儀衛較諸侯尤貴
能不以貴驕其夫車馬僕從謙恭和順是以可美朱
子謂爲武王以後詩是矣疑平王爲東遷之宜臼齊

侯爲齊襄公諸兒非也二南皆追誦文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化所謂平王齊侯云者如書大誥稱武王寧王酒誥稱爲成王商頌稱契爲玄王易云康侯周禮云寧侯皆非定謚也平正也齊一也如均平蕩平齊聖猶齊云爾皆美其祖父之德見男女家教有本即文王之孫下嫁諸侯者也若謂東遷以後之王詩當入王風宜曰諸兒名字何足辱簡策而廁諸二南乎比唐棣何也唐棣之華併蔕攢簇有類聚親睦之象故以比兄弟昏姻桃李多子釣絲牽連故比男女也○一章何彼襛然而盛者乃唐棣之華開而能合

猶二姓之好也今此肅肅雝雝氣象謙冲者乃王姬之車殊無驕貴之容也○二章何彼襛然而盛桃與李之華交相輝暎也今者之婚女以治平之王爲祖男以脩齊之侯爲父其賢其貴皆相稱也○三章相彼釣者求魚合絲以爲緡乃可引也齊侯之子求妻而得平王之孫得其所求矣○襛濃盛也曷何通肅敬也雝和也車往送之車王姬車制下王后一等即周禮所謂厭翟也諸侯夫人則翟車耳詳見周禮春官巾車之職緡綸也合絲爲之釣以絲綸繫鈎以餌魚也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彼茁拙者葭加壹發五豝巴于吁嗟乎騶虞牙○彼茁者蓬壹發五豵宗于嗟乎騶虞叶

古序曰騶虞鵲巢之應也毛公曰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周南終麟趾而國族張故爲關雎之應召南終騶虞而品物遂故爲鵲巢之應蓋好德者其子孫必賢安靜者其發生必盛化始宮幃近乎遠應非襲取也朱註以爲文王之化是矣云美南國諸侯非也蓋召南雖諸侯之詩非必諸侯能爲召南言文王所以教南國者仁及鳥獸草

木功贊化育非聖人不能而于召南言之者以終之也南方卑濕多生蘆葦野獸成羣故以爲比非謂鵲巢獨能致騶虞關雎獨能致麟趾也以麟應鳩以騶應鵲比類屬辭非專主鳥獸也毛云仁如騶虞則是眞以騶虞爲獸配麟後儒因謂騶虞白虎黑文或謂騶虞尾長于軀引漢武帝獲異獸騶牙爲徵蓋因虞叶作牙而附會之不足信也騶虞本二官名月令田獵命僕及七騶春秋傳晉悼公使程鄭爲御六騶屬焉蓋騶乘御掌馬之官書舜命益作虞周禮有山澤之虞掌禽獸之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備官

也田獵備官而所取不多五豕而殺一其仁也如此
故歎美之不敢斥君而呼騶虞騶虞之仁君之仁也
○一章我侯于田彼茁然而長者吾見諸葭焉草木之
蕃可知一發矢而遇五豝焉禽獸之多可知前禽五
而僅殺一取之不盡吁嗟仁乎我公之騶虞也○二章
彼茁然而長者有蓬焉一發矢而遇五豵獸雖多而
不殺吁嗟仁乎我公之騶虞也○茁出土貌葭蘆也
豕牡曰豝蓬草名華如柳絮豕一歲曰豵
騶虞二章章三句○誦騶虞而王者仁賛化育矣始
于閨門施于朝廷邦國達于天下以至天地泰和品

物咸亨脩齊之效蔑以復加故夫子謂伯魚曰人而
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蓋王道以誠意爲本
誠意以刑家爲先夫婦至暱也閨閫至隱也倡隨至
便也其切近至不可離也是故君子慎獨勿欺必自
此始于此眞能如見賓如承祭無惰行無逸志然後
可以事父母對兄弟家人而無怍色然後可以處朋
友事君使民而無愧心然後可以格鬼神孚豚魚之
夷狄蠻貊可行文王純一敬止又得大姒之助故其
存神過化風行草偃民日遷善而不知皆脩身齊家
刑于寡妻之積效也士君子進德脩業內有賢配則
事半功倍苟不幸而帷薄不淑則牀笫受羞并君落
齡外可以誘而棄之也其事瑣于米鹽其幾密于嚬
笑耳目心志錮其中無適可離必刻厲于衾影以求
底于正然後家可齊國可治未有道不行于妻子而
能放諸遠者矣正牆而立豈不信然或曰二南之詩
皆里巷之謡此拘說也周有天下追思當時流風舍
政潤色歌詠以詒式穀皆周公之制作而孔子删定
于周衰之季以教來學苟文王時民謡有此焉用周
公孔子爲令誦二南不必按事求徵但據古序繹作
者之志脩身齊家治國規模具在明辟王以洪化理

士君子以賚進脩洋洋美德乎待文王而後興者凡
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周公曰文王我師孔
子曰文王旣沒文在茲此之謂也

毛詩原解卷二終

毛詩原解卷三

邶(佩)

邶鄘(容)衛，皆商畿内之地，今河南衛輝府淇縣即古朝(昭)歌，紂都也。武王滅紂，分朝歌以北爲邶，南爲鄘，東爲衛。邶鄘不詳所封，衛以封康叔，其後邶鄘皆併于衛，各因其地所得詩分爲三國，其實皆衛詩也。以首變風何也？二南成而周王，朝歌侈而殷墟(區)，關雎基治，綠衣兆亡，紂覆于前，衛滅于後，所以明戒也

汎(泛)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孺)。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捲)也。威儀棣棣(弟)，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愀)，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闢)有摽(殍)。○日居月諸，胡迭(垤)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緩)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古序曰：柏舟言仁而不遇也。毛公曰：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朱子改爲婦人不得于其夫而作，非也。蓋忠臣不得于君，與賢女不得于夫，情相似，故忠臣帶託賢女自鳴，怨而不怒，不遇而不忍去，序所以目爲仁人，而以辭害志，則似婦人語耳。舟以比濟世，柏木芳香後彫，以比君子。柏舟泛流，比仁人不遇也。○一章，以柏爲舟而無維楫，泛然中流，國無仁賢亦猶此矣。我心耿耿不寐，如有隱痛，是憂也，非飲酒遨遊可以解也。○二章，鑒能明而不能擇，妍媸并納，我則不能矣。賢否原不相謀，好惡出于天性，如之何并茹之？共事兄弟不與我同心，聊往告愬，反以不能含容爲我罪也。○三章，兄弟雖怒，我心堅如石，平如席，不可變也。威儀自盛，豈能選擇以隨人乎？○四章，悄悄然心懷隱憂，思我見怒于羣小，遭其病，受其侮，亦已多矣。靜思無聊，忽忽驚寤，闢然如有所失落也。○五章，日乎月乎，何迭相虧也？君乎臣乎，何其并昏也？處此昏亂之朝，如垢衣被體，思遁去而義無所逃耳。○汎，泛同。柏舟，柏木爲舟，猶言楊舟、松舟也。隱憂，沈痛而憂也。鑒，鏡也。茹，受也，鏡之受影，不擇美惡。兄弟，僚友也。愬與訴通。棣棣，美盛也，棠棣之華最盛。選與算通，擇也。辟闢通，開也。摽，落也，如有遺落也，恍惚驚悸之狀。居諸，助語辭。迭，更也。微，虧缺不明也。月有微，日無微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兮，女(汝)所治

（平聲）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叶移）兮○絺兮綌兮淒（妻）其以風（叶分）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古序曰綠衣衛莊姜傷已也毛公曰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衛莊公惑于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其以綠衣比何也婦人衣夫者也夫人位中宮黃者中央土之正色雜以青則為綠青木氣也木克土中宮所以見逼于旁糵也衣為上裳為下表為貴裏為賤比嫡妾失所也此詩莊姜自作故序云傷已與載馳竹竿之類凡婦人自作者序各分曉朱傳于他詩一切謂為自作非也○一章綠間色而

以為衣黃正色而以為裏妾之蔽嫡亦猶是也多憂方來何時已邪○二章綠為衣而居上黃為裳而反下妾之上僭亦猶是也憂繫于心何能去之○三章綠本絲耳惟汝治以為綠愛而衣之古人制禮使貴賤得所豈皆今人之過乎○四章絺綌宜著涼風淒然則捐棄宜也今我見棄將若何思古人遭此有善處之道先得我心可以自慰矣○亡去也淒涼也其語辭以風用當風也訧過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按正風雅而後為閨怨者多矣綠衣之怨婉嬺而不直其事憂嫡妾失所而不及私情淳厚端莊不激不怒所謂可以怨者矣

燕燕于飛差（叶次平聲）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叶汝）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燕燕于飛頡（絜）之頏（杭）之之子于歸遠送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燕燕于飛下（去聲）上（上聲）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叶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仲氏任只（止）其心塞淵（叶因）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旭）寡人

古序曰燕燕莊姜送歸妾也○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規）之子完為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弒之故戴嬀大歸于陳莊姜送之而作此詩其以燕

燕比何也燕雀春來秋去以比別離燕雀依人為孚子也故玄鳥為祈子之祥莊姜於嬀以子相依子亡相失故用為比不言夫死子弒國破人亡而託與燕燕關山寥落隻影孤飛淒然有流離之感至曲終奏雅未亡人之志有如皦日千古離情此為絕唱○一章人世聚散何異燕雀吾與子如燕燕相依差池其羽子今歸矣後會不再能無遠送望而不見泣涕如雨○二章燕燕于飛上下追隨子今歸矣予遠送之望而不見獨立揮泣○三章燕燕于飛同聲相應子行南還予遠送之望而不見實勞我心○四章維爾仲氏與人

以任存心以實秉性和順行已端淑每以先君偕老之誼勉我孰有愛人以德如仲氏者乎○燕燕二燕也差池不齊貌無聲出涕曰泣涕淚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將送也南衛在河北陳在河南也仲氏戴嬀字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也淵深也先君莊公也勗勉也寡人莊姜自謂無夫曰寡亦謂未亡人也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上聲胡能有定寧不我顧叶古○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

不相好去聲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古序曰日月衛莊姜傷已也毛公曰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朱子改爲莊姜不見答於莊公呼日月而訴之非也州吁之禍莊公卒矣夫人傷國難之不定非不見答也呼日月者詩之情境爲夫婦之比非專爲告訴日月也○一章日乎月乎并照下國夫婦相須古之大倫也乃如之人往昔不以古道相處今禍貽宗社何自能定乎死者而有知寧不我顧也○二章日居月諸共冒下土夫婦同心亦猶是也乃如之人往時不與我相好今禍延國家何自能定乎死者有知寧不我報也○三章日居月諸出自東方常相偕也乃如之人惡聲相加曾無好音今日之禍其何能定是則可憂也若夫無良之音使我可忘矣○四章日居月諸東方自出始相偕而終相失也父母養我不終遺此禍亂其何能定乎至于報我之薄可無述矣○居諸皆語辭乃如之人猶云乃有如此之人指莊公也逝往日也古處古道相處也寧願辭定安定也謂州吁之亂國不安定也顧

念也德音謂言語無良暴厲也俾也可忘使我忘之不忍慭也述稱也言昔之所以待我者無用稱述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香入聲浪笑敖傲中心是悼導○終風且霾埋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叶顋○終風且曀叶翳不日有又曀叶懿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帝○曀曀其陰虺虺毀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古序曰終風衛莊姜傷已也毛公曰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終風且暴比賊子飛揚跋扈所以爲州吁作也朱子改爲莊姜傷莊公而作非也誦綠

衣日月而莊姜蓋溫惠婦人無恚忿過甚之辭可知此詩謂母憂子則爲賢母謂婦怨夫則傷于忿矣毛說是也○一章狂風終日不休子之狂暴亦猶此矣有時見我則嬉笑傲慢無人子禮將若之何中心自悼傷而已○二章終日風霾不開子之昏惑亦猶是也有時來見有時絶跡不往來使我悠長而思慮也○三章終風陰曀不旋日又陰曀此子何時開寤乎憂不成寐惟願彼自噴嚏而已○四章陰曀曀而不開靁虺虺而不止此子何時改圖乎憂不能寐惟願彼自懷思而已○終風終日風也謔浪狂蕩貌州吁在母前無

禮之狀霾風揚塵也陰而風曰曀有又通嚏噴嚏俗云人道我則噴嚏虺虺靁聲懷悔思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其鏜湯踊躍用兵叶邦土國城漕叶曹我獨南行叶杭○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充○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叶虎○死生契挈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叶魯○于吁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叶心兮

古序曰擊鼓怨州吁也毛公曰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擊鼓踊躍輕佻之狀輕佻者無謀易師之象曰師貞丈人吉以兵爲戲未有不亡者州吁所以死也故曰詩可以觀謂興爲無義則所失多矣○一章鼓以進兵伐鼓鏜然有聲踊躍矜喜以凶器爲樂事也今國有土工漕有城工非不勞矣我獨從軍南行苦尤甚焉○二章今者之役非不得已從孫子仲結好陳宋與之伐鄭無故犯難生還未卜憂心忡忡然也○三章是行也隨其所往於居則居於處則處兵敗陣亡必喪其馬家人索我馬於林之下耳○四章昔許室家死生隔別不相忘棄成此誓說執子之手期與同老是疇昔

之願也○五章事至今日吁嗟隔別不得生活矣吁嗟信誓不得伸遂矣○鏜鼓聲土國與土工于國也城築城也漕衛邑在河南南行伐鄭也事見春秋傳孫子仲此時軍帥也爰於也喪馬人死馬亡也唐人詩云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本此林下曠野之處所謂尸膏草野也契闊猶言分別也成說踐言也洵信也即偕老之信也信與伸同遂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愷風自南叶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瞿勞叶聊○凱風自南叶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爰有寒

泉在浚峻之下户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睍顯睆婉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古序曰凱風美孝子也毛公曰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耳○朱子改爲七子自作非也凡詩人美刺代爲其人之言非盡出其人之口然則謂之道性情何也聲音之道自與性情通詠其事而可興可觀卽是性情之理非以其人之詩觀其人性情之謂也此詩以凱風棘心比何也美其子之孝則不忍斥其母之惡故若爲幾諫以達孝子和氣之衷

凱風以比和氣棘小棗叢生以比七子也爲孝子言則凱風似母棘心似子爲詩人言則凱風棘心皆諷其母之微辭也凱樂也物通淫曰風棘之言急也心花蘂俗云棗花多心婦不貞之比棘性晚發夏始生心東風吹桃李則男女及時炎風至桃李實落而棘生心非桃夭之時矣母生七子猶有淫行詩人不忍言母老而但言子晚成勞凱風之吹讒諷諭也棘雖非大材叢生爲籬中亦而外多刺比七子衛護一母也二章比薪三章比水子雖無用亦足供薪水豈其悅母不如黃鳥乎黃鳥應節又爲審時之比也○章一

凱和之風夏自南來時已晚矣而棘始生心吹而養之夭夭如也母生七子幼而鞠育其劬病勞苦當何如乎○章二凱風吹棘長而無用猶可以薪七子雖壯無令善之嗣辜負聖善之母矣○章三泉水寒涼在浚邑之卑地灌溉無用猶可供邑人之汲令以七男事一母不能供涓滴而使母勞苦曾寒泉不如矣○章四黃鳥之羽睍睆可觀載好其音猶能悅人以七男奉一母不能婉容愉色以悅母心曾禽鳥不如矣○凱愷通樂也南風溫和故曰凱棘小棗也難長而心又初生稚弱未成薪則成矣而無用直可薪耳聖通明

也善賢淑也浚衛邑下卑地凡泉高則利灌溉下則無用睍睆羽好貌猶熠燿也大東云睆彼牽牛檀弓云華而睆皆明也字从目朱謂鳥聲誤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于飛泄泄異其羽我之懷矣自詒貽伊阻○雄雉于飛下去聲上上聲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叶釐○百爾君子不知德行叶杭不忮至不求何用不臧

古序曰雄雉刺衛宣公也毛公曰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朱子改爲婦人以夫從役于外思念而作非也詩人託閨怨以刺宣公意不主閨怨也後世詩多擬閨怨者何必盡婦人自作篇名雄雉猶齊風之雄狐也雄雉喬雊小弁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泄泄其羽狎雌之狀雉之言恥也若以爲婦人思夫意象不類〇（一章）雄雉于飛泄泄然鼓翼曰求其雌君不恤國事惟婦人是好猶雄雉也嗟我懷人始不能見幾引去今日之行自詒阻隔耳〇（二章）雄雉之飛下上追鳴以媚其雌人之好內亦猶是也國事至此誠哉可憂言念君子實勞我心也〇（三章）日往月來時序屢更悠悠然我

之所思道路長遠何能致其來乎〇（四章）凡爾君子雖我婦人焉知德行竊意人處世無所忮害無所貪求何往不善今之征役爲忮求耳其何能善乎〇泄泄鼓翅舒散貌雄雉見雌而振羽也我之懷指其夫自詒阻言不能引去也展誠也君子告愬之辭指宣公也勞心憂國事也悠悠我思思夫也云語辭百爾君子呼在位者以儆君也忮害也求貪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袍）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叶列）淺則揭〇有瀰（米）濟盈有鷕（杳）雉鳴濟盈不濡軌（叶九）雉鳴求其牡〇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〇招招舟子（叶[illegible]）人涉卬（昂）否（叶鄙）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叶以）

古序曰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毛公曰公與夫人並爲淫亂〇朱子謂是詩未見其爲刺宣公夫人也然亦何知其不爲刺宣公夫人乎序有所受之以匏比者匏剖爲瓢有配合義昏禮合巹匏也故以比男女之合匏未剖可佩以渡水匏之渡水潛行者用之非利涉之正禮故以比男女之私匏尚有葉無作合之具水深比防閑之嚴雉雊喬淫鴈飛有序匏以行險舟以利涉各有取義也〇（一章）匏可涉水今尚有苦葉

未可用也濟涉之處其水方深欲濟者深則有厲淺則褰裳量度而行斯爲知禮矣〇（二章）濟之水瀰其盈矣雉之雊鷕其音矣水盈必濡其軌今曰不濡雉鳴雄求其雌今反求牡人之背禮如此〇（三章）古者婚姻禮因時舉贄用和鳴之鴈貴從陽也行禮以旭日始旦貴正始也妻歸及霜降之後冰泮之前陽往則陰來也非禮非時豈容苟合邪〇（四章）水盈而匏難用我其招舟子而後濟乎人皆徒涉我獨不敢須同心之友乘舟以共濟耳〇匏瓠之苦者長頸曰瓠大腹曰匏濟過渡處厲列石水中履以渡也厲與列通周禮

厲禁謂遮列爲禁也或曰水沒膝下爲涉過心上爲厲以衣涉曰厲褰衣涉曰揭瀰水滿貌鷕雉聲軌車輪牡雄雉猶雞言牝猶言雄也鴈隨陽氣南北用鴈取隨陽義六禮惟納徵用幣納采納吉問名請期親迎皆用鴈惟親迎用昏餘禮皆用旦手曰招口曰召[上聲]卬我也須待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毛詩原解卷三終

毛詩原解卷四

習習谷風[叶分]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叶弩]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祈]誰謂荼[徒]苦其甘如薺[叶泚]宴爾新昏如兄如弟[上聲]○涇以渭濁湜湜[殖]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薛]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上聲]○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蒲]匐[迫]救之○不我能慉[畜]反以我爲讎旣阻我德[叶篤]賈[古]用不售[叶酬]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旣生旣育比予于毒○我有旨蓄亦以

御[語]冬宴爾新昏以我御[語]窮有洸[光]有潰旣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戲]

古序曰谷風刺夫婦失道也毛公曰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谷風東風也東爲君方帝出乎震故曰君子之德風習習不斷也谷之言俗也俗成于習谷風習而成陰雨君德習而成民俗故以爲比朱子謂詩中不見化其上之意改爲棄婦自作非也風人美刺鮮有直陳者設身處其人之地代爲其人之言心曲隱微皆肖其人所以爲妙于性情而可風若謂棄婦自作則微婉之

致全失矣○一章東皇布令而谷風生習習不斷則陰雨降矣民風所從來人情變態亦猶是也凡夫婦相與小有參差當勉強含容不宜暴怒譬彼葑非采其葉且留其根若倡隨之間言語和悅莫相違背則可以偕老矣奚至變態如風雨乎○二章相彼行路之人遲遲不進心必有違況我與爾夫婦之親咫尺決絕門內相送遂成路人如荼雖稱苦其實味甘如薺蓋舊婦既爲路人則新婦樂如兄弟豈非我之所謂荼者彼之所謂薺乎○三章涇濁渭清其辨甚明今涇反謂渭濁渭實非濁也試觀其沚其清見底惟樂彼新

昏故不屑我耳身雖見棄心豈遽絕後人勿往我之梁發我取魚之笱雖然我身已不見容何服恤去後之事乎○四章思我昔治家如濟水者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論有無勉強圖濟雖鄉鄰有喪無不周救況于夫婦之間敢處其薄乎○五章爾今不我養反以我爲讐惟其有心阻我雖善不錄如賈百貨其陳終不見售矣思昔與爾治生惟恐生理窮鞫同至顛覆今既遂生矣乃比我于毒而棄之耶○六章昔我畜聚美菜以備冬月乏時之需亦猶爾宴樂新昏以我備窮窮之時耳故今洸然其武潰然其怒無復溫惠之容

貽我以事肄習勞苦曾不念昔者我之初至矣○習習風吹不斷貌黽勉容忍也葑卽蔓菁非似葍一名土瓜根葉皆可食下體根也葉根并採則立盡矣俗語云凡事留不盡卽無以下體之意德音好言也畿門內也荼苦菜似苦苣而葉細花如韭若故謂之荼薺甘菜宴樂也湜湜水清見底也沚小渚也梁以石障水而空其下如梁非橋梁也笱竹器承梁之空取魚者也梁笱皆閨政之喻如四章所言是也閱容也方筏也所以渡水潛行曰泳浮水曰游匍以手行也匍伏地也慉與畜同養也賈商賈售賣出也育養也

鞫窮也旨蓄美菜也御禦通當也洸武貌潰怒色肄習也勤勞之意塈至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十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古序曰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朱子疑詩中無黎侯字忠謂有黎侯字則不成詩矣○一章衰微乎衰微乎何久依人不歸乎君之縱故亦大矣彼衛人視之若無有耳君胡爲久暴此露中乎○二章衰微乎衰微乎何久不歸乎君之親來亦迫矣彼衛人

視君之躬甚微渺耳君胡為自辱此泥塗乎○式發
語聲微輕忽意中露言不見芘也泥中言不見拯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毛丘之葛兮何誕但之節兮叔兮伯叶讀剝兮何多日叶熱
也○何其處叶上聲也必有與也何其久叶己也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米所與同○瑣兮
尾叶以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又如充耳
古序曰旄丘責衛伯也毛公曰狄人迫逐黎侯黎侯
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
衛也○朱子謂序見詩有伯兮二字遂以為責衛伯

毛詩原解　卷四　四　邶

詆其誤非也蓋衛之先本牧伯武王封康叔誥曰外
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此衛為伯之始也司
馬遷作世家衛自頃侯以前七世皆稱伯黎侯以狄
難來告正望其脩先業故詩曰與曰同皆連率之事
以旄丘葛比何也前高後下曰旄丘丘之不斷截者
葛亦不斷之物俗稱狐疑為葛藤毛遂云從之利害
兩言而決日出而言日中不決即此意也朱傳謂久
寓于衛時物變而登丘見葛起興豈其然乎○一章相
彼旄丘葛之生者其節何誕然而長所處平夷故其
生延蔓以我遭此危急望叔伯諸臣救患恤鄰可一

言決耳今何其多日而不定也○二章何其安處不動
乎意必約與國而後發乎何其遲久不決乎意必有
他故相羈絆乎○三章今我久客狐裘且敝矣豈我不
以車東來控告而叔伯諸臣不能約與國同與連率
之師我雖來告亦徒然耳○四章我國家零替瑣然細
矣尾然末矣微命殘喘不絕如綫漂流離散之子也
爾衛叔伯端拱坐視褎然峩冠不動充耳無聞豈有
人心者哉○誕疏闊也節葛生節也叔伯指衛諸臣
不敢斥其君也蒙戎裘敝也褎盛服貌充耳冠下兩
旁懸瑱所以塞聽褎如充耳土木偶人之狀

毛詩原解　卷四　五　邶

旄丘四章章四句○旄丘之恉從容不迫雖當流離
之秋缺望之至而其言委蛇有序篇終乃曰褎如充
耳諷刺微婉氣象雍容詩所以善言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叶上聲碩人俁
俁語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祖左手執籥業
右手秉翟叶署赫如渥赭叶者公言錫爵○山有榛隰夕有
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古序曰簡兮刺不用賢也毛公曰衛之賢者仕於伶靈
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朱子改為賢者不得志
而仕于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若自譽而實自嘲惡

誚輕世肆志豈風人之度譽而自嘲則訴諸矣六經
無此體蓋求其人不得遂以爲賢者自作又疑碩人
美人自誇遂以美人爲君以碩人爲自譽自嘲其實
非也序云刺不用賢蓋當時有賢人不用而仕爲伶
官者詩人刺不能用者耳○一章伶人賤役中有高賢
厠于其間簡擇之簡擇之令者舞萬當日中居前列
之上其人形貌魁梧舞于公庭而人莫之知也○二章
是碩人材勇有力如虎技藝御馬如組令執籥秉羽
顏色赫然沃丹君獻工而賚之以酒者是也○三章山
有榛隰有苓各生有所士生不逢辰寄思甚遠昔西

周盛時有美人者明良一堂遐想高風西方之人乎
今不得而見之矣○萬者舞之總名日中上處言甚
明顯易見也俁俁大貌組絛屬轡馬韁也執轡如組
言御馬調和也籥如笛長三尺六孔或曰三孔舞者
所執且吹且舞翟雉羽亦執以舞也渥沃通厚也赭
赤貌言顏色充盛也錫爵燕禮樂工主人有獻爵榛
實似栗而小宜山苓木耳蘭屬宜濕西方西周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古本三章朱傳分碩人俁俁以
下四句爲一章共四章今從舊
毖秘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

聊與之謀叶媒○出宿于泲上聲濟飲餞于禰你女子有行
遠父母兄弟上聲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出宿于干叶千飲
餞于言載脂載舝叶轄還車言邁遄船臻于衛不瑕有害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叶灘思須與漕叶愁我心悠悠駕言
出遊以寫我憂
古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毛公曰嫁於諸侯父母終
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毖泉泉水幽
閟不出也衛女懷歸不遂故以爲比百泉淇水皆衛
地比故國也○一章泉衛水也淇衛地也水無情而自
衛出者還歸于衛我爲衛女寧忘衛國變然美好之

姬孌昔與我俱來今欲歸衛畧與爾謀之○二章我若
歸衛出宿則于近郊之泲禮有飲餞則于近泲之禰
成行易矣但念女子既嫁遠離父母兄弟今父母終
兄弟無歸寧我有諸姑伯姊在歸而問之亦可乎○
三章我若歸衛干亦可宿言亦可餞載塗其脂以設其
舝旋車邁往速至于衛誠不難矣但是行也于禮無
瑕玷乎恐有害也○四章肥泉故鄉之水思此長歎須
漕故鄉之邑思之悠長歸既有害思將奈何惟乘車
出遊近郊以寫除我憂而已○毖幽閉也泉百泉在
今衛輝府輝縣蘇門山中淇亦衛水出今彰德府林

縣變好貌諸姬同姓之女餌姪娣也禮遠行夕出宿近郊設祖祭送者共飲曰餞泲禰干言皆在衛所經歷之地今北京順德府唐山縣有干言山相傳即衛女出宿飲餞處順德府有邢臺縣衛女疑即碩人所謂邢侯之姨者與父之姊妹曰姑伯姊女兄之長者牽車軸頭鐵一謂之釱（大）行則設之止則脫之脂以塗牽使滑利也遄速也泉同出異歸曰肥泉須漕衛之二邑出遊遊本國近郊也寫傾出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卑）且貧莫知我艱（叶斤）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叶賚）○王事適我政事一埤（毘）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責）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王事敦（叶堆）我政事一埤遺（叶催）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古序曰北門刺仕不得志也毛公曰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朱子改爲賢者不得其志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詩謂出自北門者如陟彼北山出其東門之類以爲實然則固矣詩人託爲仕者之辭以刺時非必仕者自言也北門背陽比昏主刺多比北美多比南○（一章）人情向明則喜投暗則悲我行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然念我窶陋家又貧之世無知已吾其已矣生不逢辰天實爲之夫復何言○（二章）王國有事既來適我本國政事又一切厚積加我我從外歸室人飢困交徧責我已矣哉天命如此復何言哉○（三章）王事既敦迫我政事又一切厚遺我我從外歸室人無聊交徧摧挫我已矣哉天命已定云如何哉○殷殷盛也貧而無以爲禮曰窶無財曰貧適之也政事本國之政事一專也埤厚也讁責也敦篤也守治之意孟子使虞敦匠事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其涼雨（叶隸）雪其雱（旁）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叶杭）其虛（舒）其邪（徐）既亟只（止）且（疽）○北風其喈（叶雞）雨雪其霏（非）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古序曰北風刺虐也毛公曰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朱子謂衛以淫亂亡國未聞有威虐者夫亡國之政誰無威虐鄭州吁弒君宣公殺子孰有如其威虐者而謂未聞非也○（一章）北風寒涼雨雪雱雱陰氣盛而肅殺慘也吾與患而好我者攜手同行遠害全身不俟終日其可舒乎其可徐

乎事勢甚亟矣○二章北風喈喈然聲之疾也雨雪霏
霏然落之盛也惠而好我者相與攜手同歸其可舒
徐乎時事已亟矣○三章狐妖獸也烏惡鳥也今所見
赤者莫非狐所見黑者莫非烏耳開目擊孰匪凶類
好我者與之攜手同車而去不可舒徐事甚亟矣○
自上而下曰雨雱雪盛貌惠以恩相與也虛邪通作
舒徐寬緩也亟急也且者甚之之辭喈風疾也霏雪
布散貌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其姝樞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騷首踟知躕池○

靜女其孌貽我彤同管彤管有煒偉說悅懌女汝美○
自牧歸荑啼洵美且異匪女汝之為美美人之貽
古序曰靜女刺時也毛公曰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愚按君無道故外無防閑夫人無德故內多醜行詩
人不欲直斥因借淫者期會贈貽而諷之以正賢賢
易色之意也靜女謂貞靜之女首章刺其君壞防故
以城隅比城四隅有敵臺最高峻大雅曰哲夫成城
哲婦傾城城者內外之閑以比禮義也國君以禮厚
防誰敢踰之所以為搔首踟躕也二章刺其夫人無
恥古后妃夫人有女史載彤管記過故動無非禮小

雅曰旣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詩人
所以悅古人之有彤管也三章詩人自比猶鄭風之
言縞衣綦巾也郊外曰牧茅秀曰荑賤而潔白比編
氓之婦守禮人皆美之況為人上者乎諷刺微婉緼
藉所謂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也朱子改為淫奔
之詩意索然矣○一章吾之所期者貞靜之女姝然美
好俟我于城隅居高而防峻雖其愛之末由致之惟
有搔首踟躕而已○二章靜女孌然美好動則女史自
隨彤管記過假以貽我其煒然令德之光有過則告
吾悅汝管之為美也豈徒以其贈貽而已邪○三章郊

外為牧非宮禁窈窕之地也有茅荑生焉美人持以
歸我雖質謝繁華而柔潔可美自與衆卉異豈荑之
為美以贈荑之人清潔如荑也美不擇賤存乎人耳
○靜幽貞也姝美色也踟躕猶躑躅不進貌孌好貌
彤赤色管筆管古后妃夫人有女史佩管記過其色
赤取赤心正人也禮內則男女皆佩管女汝通女美
指彤管匪女指荑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此河水瀰瀰米燕婉之求籧渠篨除不鮮叶洗
○新臺有洒叶選河水浼浼叶免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魚

網之設鴻則離（梩叶）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古序曰新臺刺衛宣公也毛公曰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一章人情羞媿汙泚則滌之以水此新臺甚有泚也而近河水之瀰滿挹彼洪流烏能滌此汙顏乎齊女之來求安好之匹乃得此籧篨不潔之人也○二章物不潔則洗新臺有洗累此河水浼浼然流涣濯之汙齊女燕婉是求乃得籧篨不絕之人乎○三章魚網求魚鴻反麗之齊女求燕婉反得戚施亦可醜也○泚汙下清流之狀孟子云其顙有泚燕婉安好指伋也籧篨以葦席

爲人形卽喪禮所設重以像死者臃腫之狀舊解籧篨粗葦席其用可仰而不可俯故以名不能俯者之疾鮮善也潔也洒與洗通浼浼濁流貌不殄瘉疾不瘳也離與麗同著也戚施不能仰之疾作顣頔痀僂之狀古它㐌字通其形顣駝然也皆以比宣公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汎汎（泛）其景（講叶）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脈叶）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古序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毛公曰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宣公納伋之妻是爲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譖伋于公公使伋之齊令賊先待于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爲賦此詩○一章二子自河適齊乘舟飄泊汎汎然其影是行也以義忘身禍機不測使我甘心思子中心瀁瀁然不定也○二章二子乘舟孤帆遠去汎汎往矣願言思子使我心疑能無瑕乎其有害也○景影同願言者冀其無害之辭養養猶瀁瀁不定貌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誦衛風至新臺二子乘舟

天理民彝斬然盡矣狄人乘之國遂以亡而其禍皆始于幃薄之間詩首二南繼以邶鄘戒豈不章哉

毛詩原解卷四終

毛詩原解卷五

鄘(容)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坦)彼兩髦(毛)實維我儀(俄叶)之死
矢靡它(拖)母也天(鐵叶)只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
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
只

古序曰柏舟共(恭)姜自誓也毛公曰衛世子共(恭)伯
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
詩以絶之○按共姜未嫁而共伯先死矣男子冠而
後娶女子笄而後嫁詩稱兩髦則共伯尚未冠而共

姜尚未笄也髦毛同髮也散之曰髮束之曰髦古者
幼學稱髦上猶今之垂髫也兩髦丱也分髮作雙髻
曰丱字取象形俗云丫髻童子之飾齊風甫田總角
丱兮是也共伯以總角亡故序曰蚤死父母共姜之
父母共姜在室父母欲以別嫁亦人情也蓋女子既
嫁夫死守節常禮未嫁誓死人所難故鄘風首錄之
漢儒解兩髦爲翦髮夾囟子事父母之飾按禮言髦
多矣其皆翦髮夾囟者邪禮經具在未聞子事父母
而翦髮者詩獨言母女子之嫁母命之也○(一章)汎彼
柏舟在河之中無所依泊我生無歸亦猶是也髧然
總角之兩髦六禮雖未終而盟言已定能實我匹生
死同歸誓不他適矣人生有此罹蓋如天獨不諒人
乎○(二章)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適得我所我與兩髦成
約爲特誓死不敢復爲邪慝矣母也如天不諒人乎
○中河河中也髧髮垂貌儀匹也矢誓也特亦匹也
不再之辭慝邪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慈)不可埽(數)也中冓(姤)之言不可道(斗叶)也所可
道也言之醜也○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
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

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古序曰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毛公曰公子頑通乎
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按公子頑宣公之長
庶伯昭伋之兄也宣公卒惠公朔立而幼伯昭烝于
朔母宣姜故詩人以牆茨爲比茅蓋牆曰茨牆以蔽
內覆之以茨揜蓋之比惡之深而思爲揜蓋忠厚之
至也○(一章)設牆以蔽內加茨以蔽牆惟恐牆壞人窺
其中也厚茨猶恐不密況可埽而去之中冓之事淫
惡不可言言則揚國醜有隱諱耳可終隱乎○(二章)牆
有茨不可襄而除也中冓之言欲詳之不勝其長也

○(三章)牆有茨不可束而去也中冓之言讀之不勝其辱也○茨茅茨也小雅云福祿如茨又云如茨如梁周禮圉師職云茨牆則翦闔史記茅茨不翦或以爲蒺藜非比義矣冓構通結架爲構室中隱處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副笄(雞)六珈(加)委委(威)佗佗(駝)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叶俄)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玼(泚)兮玼兮其之翟(叶第)也鬒(軫)髮如雲不屑髢(替)也玉之瑱(佃)也象之揥(替)也揚且(疽)之晳(叶制)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瑳(上聲)兮瑳兮其之展(叶禪)也蒙彼縐(皺)絺(痴)是紲(屑)袢(叶煩)也子

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叶爰)也

古序曰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毛公曰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此詩本刺而但亟稱其服飾容貌所以寓誨淫之意首言君子偕老諷以義也美之不能偕老甚矣次章云玼兮言泚也猶新臺有泚之泚汗顏之比三章云瑳兮笑而見齒曰瑳竹竿云巧笑之瑳言可笑也皆諷刺之微辭○(一章)邦君之妻與君偕老從一而終故其服飾在首有副副上衡笄加以六玉其容貌委委舒徐佗佗安重佗佗如山委委如河服此象服乃像耳今子不善如此象服何○(二章)玼然潤澤者其禮服之翟衣也髮鬒黑而多如雲不用假髮之髢也笄下懸瑱以玉爲之搔首有揥以象爲之額廣而而揚又白而晳如此容飾世所驚覩胡然自天降胡然帝神出乎○(三章)瑳然潔白者其禮服之展衣也外加素紗以示斂飭也其目清明其額揚起誠有如此之人是乃國色之女也○君子婦人謂其夫也副首飾編髮爲之笄簪也橫插于副上曰衡笄六珈以六玉加于笄上爲飾也象像也服以像德無德則不像翟雉也公侯夫人禮衣畫翟雉于上鬒髮黑如雲多

也髢假髮瑱塞耳也揥搔首卽今釵也揚眉上揚起也晳白也胡然驚意天帝天神上帝也瑳白也展作襢禮衣白色縐絺卽周禮六服之素紗加于衣上者所謂尚絅也古婦人盛服以薄綃蒙于外縐絺絺之蹙蹙然者凡繪薄細者皆稱絺卽今方目紗之類不獨葛也紲袢收斂也清目清明也顏額也媛美女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爰采唐矣沬(妹)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平聲)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亦)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

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古序曰桑中刺奔也毛公曰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朱子改爲淫者自作非也淫者犯禮法竊人妻妾惟恐人知詩人表暴其事指其所竊之女與其期會迎送之地事雖幽遠而蹤跡昭彰所謂如見肺肝也沬鄉衛朝歌故地紂所都也周公作酒誥云妹邦又云妹土變沬言妹者妹少女淫昏之稱易歸妹曰天地不交萬物不興君子以永終知敝妹之象

也唐菟絲無根而附于物苟合之象唐宕也荒淫曰宕麥秋不收冬不藏三時在外謂之宕麥有奔之象百物未長而先秋有淫之象葑蔓菁也義取下體賤其棄也對言風也馬牛通淫曰風孟姜指淫婦弋言引也庸言賤也皆微辭以爲刺○一章唐蒙不擇物而附生于沬上之鄉令行采之所思云誰美色之孟姜不惟其配惟其美也相期于桑林之中相要于上宮之館其別也相送于淇水之上此采唐之行也○二章麥宿于外于以采麥于彼沬北云誰之思色美而年茂者則弋取之矣桑中相期上宮相要淇上相送是采麥之行也○三章葑有下體于以采葑于彼沬東云誰之思其人美而稱孟者易與也桑中爲期上宮爲約淇上爲別是采葑之行也○上宮公館也世族相要故稱官舍孟子之滕館于上宮亦官舍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純之奔奔叶邦鵲之彊彊姜人之無良我以爲兄叶香○鵲之彊彊鶉之奔奔叶兵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古序曰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毛公曰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一章鶉無定居惡亂其匹常奔奔然鬪鵲傳枝受卵不淫其匹彊彊然剛也物尚如此

頑之不齒不如二鳥吾君乃以爲兄乎○二章鵲猶彊彊鶉猶奔奔姜之不齒國人乃以爲小君乎○鶉鴿鶉好鬪無常居而有常匹莊子曰聖人鶉居鵲性不淫傳枝受卵故曰乾鵲莊子曰烏鵲孺以少欲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衛風至此人道盡矣不再造不可以國故繼以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叶癸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依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叶許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叶姜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靈雨既零命彼倌官人星言夙駕說稅于桑田叶庭匪直也

人秉心塞淵叶圍騋來牝三千叶青

古序曰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毛公曰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章一仰觀室星十月之昏見于南中是時農畢可以興作矣乃揆度日影以正方向而新作楚丘之宮室創造之初即爲久遠之計樹之榛栗以備籩實及椅桐梓漆以待伐取爲琴瑟器用也○章二升彼故城以望楚丘及傍邑之堂與景大之山高丘之京以察其形勝降于平地觀桑以驗其土宜乃灼龜

而卜其繇紂曰吉終果獲善也○章三當春靈星見而雨降正農蠶之時也命主駕之倌人戴星早駕出舍桑田勸民耕織所以操心爲民人計者篤實淵深已能但于民然耳驗之物産七尺以上之牝馬亦多至三千非秉心塞淵能致此乎○定北方水宿室星也春秋傳云水昏正而栽植幹以築曰栽楚宮楚室楚丘之宮室也椅梓屬即楸也桐三種實小可食者曰梧桐實大可壓油者曰罌梧最大者可爲樁曰白桐漆樹有液可以飾器榛實似栗而小虛故城楚丘舊本邑也堂楚丘旁邑景山大山殷武陟彼景山以人力築者謂之京非人力自成者謂之丘靈靈星蒼龍之宿主田蠶三月見于東方靈雨靈星見而雨也倌人主駕者匪直不但也塞實也淵深也馬七尺以上曰騋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帝蝀東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去聲父母兄弟叶○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古序曰蝃蝀止奔也毛公曰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此詩朱子以爲刺序以爲

止奔女子有行不知命皆止之辭○章一二氣相干雨暘交而虹生則夕見于東方男女不正相奔亦猶此也有羞惡之心者若將浼已其敢指乎夫女子生而願有家父母兄弟之心人皆有之守正待聘則于歸有日豈父母兄弟所能留乎何亟欲若此也○章二蝃蝀朝升于西升則雨終朝止矣女子爲苟合之行安能久乎但能待聘以行遠其父母兄弟終身有歸願不吝與○章三乃有如此之人徒懷昏姻之欲大無貞信之守豈知天作有合賦分已定雖私奔何爲○蝃與蝀同螮蝀虹也朝旦也隮升也崇朝終朝也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鼠有皮叶婆人而無儀叶俄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叶譌〇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叶灼〇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傳死

古序曰相鼠刺無禮也毛公曰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〇刺羣臣無禮而託詠于相鼠何也喻相人也鼠之附人不可除而會盜爲人所共棄故生而無爲于世者惟鼠人欲其速死無所復俟者亦惟鼠故以爲戒相鼠相視死鼠也鼠以皮爲儀以齒爲止以四肢爲履借以爲比〇一章

物以汙賤取死者無如鼠視彼亦有皮但有皮而不恤其儀所以死耳人無威儀亦猶鼠也衣冠掃地不死何爲乎〇二章鼠至汙賤亦復有齒但有齒而好齧不惜容止人無容止亦猶鼠也不死何待乎〇三章鼠至微賤亦有四體但有四體而無禮人苟無禮亦猶鼠也宜其速死矣

相鼠三章章四句

孑孑結干旄在浚之郊叶高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樞者子何以畀之〇孑孑干旟于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叶上之〇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谷之

古序曰干旄美好善也毛公曰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〇按詩美好善而但言車旗何也衛自中衰國運萎矣諸大夫艱難再造改圖脩省以志于善是以文物一新夫國非善之難而無好善人之患書所以貴于一个臣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浚邑豈乏姝子而干旄在郊則自此大夫旟詩人不貴有姝子而貴有此大夫故盛稱其車旗所謂見羽旄之美聞車馬之音欣欣有喜色者也篇末更屬望姝子則大夫益增重矣詩所以善古頌也〇一章孑孑

然建干設旄大夫之等威也今在浚邑之郊旟上縿旄以素絲紕而縫之四馬駕車以載之此爲見賢而來也彼美賢士何以畀之答其來意乎〇二章孑然之干建鳥隼之旟在浚之都以素絲爲組而來者又非一車良馬五之矣彼美賢士何以予之乎〇三章孑然之干注羽爲旌在浚之城屬以素絲而來者非一輩良馬又六矣諸大夫接踵而至彼美賢士何以告之乎〇孑孑特出貌干旗竿凡旗竿首飾以旄牛尾曰旄以鳥羽曰旌旌下有帛曰縿衫綴于縿下者曰旒以絲聯之曰紕浚衛邑賢者所居四馬駕一車五六

馬不止一東矣言許大夫來見者衆序謂臣子多好
善此也視作屬亦聯也旄旟旌總之一旟而分言耳
姝美也者與這同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載驅叶丘歸唁彥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叶愁大夫
跋潑涉我心則憂○旣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
思不遠旣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秘○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叶萌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叶杭許人尤
之衆穉且狂○我行其野芃芃蓬其麥叶密控空去聲于大
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叶疑百爾所思不如我
所之

古序曰載馳許穆夫人作也毛公曰閔其宗國顛覆
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
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
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朱子改謂許穆夫
人將歸衛而許大夫有來止之者夫人憂之作此詩
蓋據首章之言爲實事非也若使夫人果啓行許大
夫果跋涉來追則詩中登山采蝱行野踏麥一一皆
實事矣豈比興之義然則云大夫跋涉何也禮諸侯
夫人父母終無歸寧惟使大夫問于兄弟所謂跋涉
之大夫據禮託言非真有旣行追留之事蓋衛之亡
也許以昏姻力不能救亦當爲請于大國而許人坐
視無一介之遣夫人所以爲憂也三章言采蝱蝱貝
母爲女子遠父母之喻四章言麥麥宿于外爲女子
適他邦之喻諷許君而但斥大夫與國人云不如我
所之隱然恨許國衆人無一男子耳慷慨有士風故
序曰許穆夫人作責之也○一章宗國破滅我將馳驅
歸而唁之兄侯越在漕邑驅馬悠悠親至于漕其本
願也今徒使一大夫跋涉往何濟于事是以我心則
憂也○二章凡爾許人旣以我婦人遠行爲不嘉則我

不能旋反矣以我視爾還人之願實爲不善我思終
何能遠也爾旣以我歸爲不嘉則我不能旋濟矣以
我視爾拂人之情實爲不善我思終不可閟也○三章
蝱生于阿丘陟而采之女子背母寧忘故丘我之所
思未爲不善蓋亦各有其道而許人以我爲過殆狂
少不諳事者耳○四章我行曠野麥生芃芃今我歸衛
行以亡國之苦特告于大邦誰爲我因誰爲我至故
不得已而親行耳爾大夫君子無徙以我行爲過雖
爾尋思百方不如我一女子所往耳○走馬謂之馳
策馬謂之驅弔死曰弔生曰唁草行曰跋水行曰

涉旋濟旋衛渡水也閟祕通止也丘之邊高者曰阿丘蝱藥草一名貝母芃芃盛貌控持而告也因因人先容也極至也至大國也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按舊本五章一章六句二章三章各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朱子合二三章爲一章以春秋傳曾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取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故改爲四章今從朱

毛詩原解卷五終

毛詩原解卷六

衛

瞻彼淇奧(郁)綠竹猗猗(叶阿)有匪君子如切如磋(搓)如琢如磨瑟兮僩兮(閒上聲)赫兮咺兮(喧上聲)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叶許)○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叶栝)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如簀(叶責)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倚)重(平聲)較(角)兮善戲謔(香入聲)兮不爲虐兮

古序曰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毛公曰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綠竹菉草也禮記大學篇引此詩作菉竹小雅云終朝采綠草似竹而澀礪一名木賊可以攪洗垢膩磨盪器具故比切磋琢磨也朱子謂淇水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愚按漢志武帝塞瓠子決河薪柴少下淇園之竹爲楗(虔)又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此皆誤于綠竹之文附會過耳竹性宜濕產南土北地高燥衛在河北豫州境禹貢竹材矢笴皆取諸荆揚揚州貢篠簜荆州貢箘簵皆竹也豫貢無竹材世稱渭水淇園以希貴見稱非其產也○淇去衛

武公時垂八百年苟淇竹如彼其盛不應地氣變今盡化爲烏有也傳註訛久卽眞多此類難與耳食士爭朱子于竹竿之詩亦以竹爲衛物恐未然耳○一章淇水之曲綠竹生焉可爲磨礪之用猗猗然柔弱得水茂也斐然文章之君子其學問工夫如治骨者切治象者磋治玉者琢治石者磨其精也如此故其德瑟然嚴密僩然武毅赫然光輝喧然聲聞有斐之君子人心愛慕終不可忘矣○二章淇水之曲綠竹青青得潤深也斐然君子冠之充耳用琇石而色瑩弁之會縫飾玉石而如星其德瑟僩其望赫咺有斐君子

民終不可忘也○三章淇水之曲綠竹密如織席培植久也有斐君子學問精純如金與錫涵養温潤如圭與璧在輿則寬舒豁綽倚立軾上之較而莊嚴自得與人則温良樂易善戲謔以偕而不至過差也○輿水曲也匪斐同文貌咺喧同頌聲也諼忘也青青竹色琇美石瑩光潔也琇瑩猶言瓊瑩會縫也弁皮弁天子飾弁縫以采玉十二謂之璂公侯伯以次降而雜用石蕡廝也縝密之意猗倚同車上扶手橫木曰較古者立乘以手憑較較下重横一木曰式有所敬則手下式而俯斅在式上故曰重較

淇奥三章章九句

考槃在澗叶肩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萱○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科獨寐寤歌永矢弗過戈○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谷

古序曰考槃刺莊公也毛公曰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此詩但道賢者巖居岑寂而莊公不能用賢之失自見朱子改爲美賢者隱處澗谷非也賢者隱處澗谷至于獨寐獨寤獨言寂寞無語是誰之咎詩所以諷刺也○一章考槃食器之槃在于澗谷之中其碩德之人心思寬廣雖深山荒僻無與爲

侶而當獨寢覺寤之時心口自言永誓不忘此樂也○二章考其槃于曲陵之阿碩人適然自得雖寂寥獨寐而惺寤之時常適意詠歌永誓不敢過望矣○三章考其槃于高平之陸碩人不得見用則軸卷而藏之雖寂寥獨寢寤宿之時永誓不以此告人求知也○考槃猶扣盆擊缶之類所以節歌貧而樂也山夾水曰澗薖寬大貌軸如機軸之軸卷藏之意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其頎祈衣去聲錦褧景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手如柔荑啼膚如凝脂領

如蝤(囚)蠐(齊)齒如瓠(互)犀(棲)螓(秦)首蛾眉巧笑倩(茜)兮美目盼(音攀去聲)兮○碩人敖敖說(稅)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墳)鑣鑣(標)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孤)濊濊(豁)鱣(蟬)鮪(委)發發(叶撥)葭菼(坦)揭揭(子)庶姜孽孽(孽)庶士有朅(孽)

古序曰碩人閔莊姜也毛公曰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按此詩本為閔莊姜作而無一語道其憂閔之情與莊公不答之事但極稱夫人族類之貴容貌之美來嫁之儀及齊國之富就恆情易曉者開諭而莊姜之賢

不足復為昏主道矣意媺辭厚所以善于諷刺首言自齊來嫁三章乃抵衛聚衣即景衣也士昏禮女登車姆為加景乃驅鄭之丰亦曰衣錦褧衣駕予與行是也○(一章)有貴碩之人頎然而長始嫁衣錦升車外加素紗為景衣是乃齊侯之女將往嫁衛侯為嫡妻與齊太子同母而碩人其妹邢侯呼之為姨其呼譚公為私族類可不謂貴乎○(二章)其手如荑之萬柔而白其肌膚如脂之凝白而膩其項領如蝤蠐之蟲白而長其齒如瓠中之棲瓣白而整其額如螓廣而方正其眉如蛾細而長曲其笑容之巧倩然口輔好也其目矓盼然黑白分明也容貌可不謂美乎○(三章)其來至衛也敖然從容止于國外之農郊整飭其車服四馬驕然強壯馬之銜鐵兩旁朱革幩然四馬皆幩鑣鑣然也車上蔽茀飾以翟羽夫人之等威也而乘之以入朝是時大夫相約早退勿使君勞與碩人相親也○(四章)大齊本名都會也大河洋洋當西北其流活活然施魚罛于水其聲濊濊然魚有鱣鮪其尾潑然葭蘆與菼荻其長揭然從嫁之庶姜其衆孽然媵臣之庶士其壯朅然此孰非勝地之產大國之儀從乎○

碩人尊貴之人指莊姜頎長貌褧景通明也以輕綃

為單衣也古婦人盛服必加景衣于外即周禮六衣之素紗君子偕老之蒙縐絺也太子所居曰東宮東震方長男之居也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公皆諸侯也茅始華曰荑凝脂凍膏也領頸也蝤蠐木中蛀蟲瓠犀瓠中瓣子也犀作棲螓似蟬而小其首方倩好口輔也朱幩朱革為飾也鑣馬銜外鐵也鑣鑣非一鑣也翟茀以雉羽飾車蔽也活活水流貌罛魚網濊濊網入水聲鱣魚似鱘即黃魚也鮪似鱣而色青黑即鱘也潑潑魚擲尾狀葭蘆也菼荻也夏小正云萑(完)未秀者為菼葦未秀者為蘆菼

一名亂（玩）似葦而小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萌）之蚩蚩（痴）抱布貿（戊）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叶媒）送
子涉淇至于頓丘（叶欺）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
以為期○乘彼垝（鬼）垣（袁）以望復關（叶涓）不見復關泣涕
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
來以我賄（悔）遷○桑之未落其葉沃（屋）若于（吁）嗟鳩兮
無食桑葚（叶深）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叶沈）士之耽兮猶可說
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叶雲）自我
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尖）車帷裳女也不爽（叶霜）士

貳其行（叶杭）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為婦靡室勞矣
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
（戲）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導）矣○及爾偕老老使我
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
不思其反（叶飯）反是不思（叶西）亦已焉哉（叶賫）
古序曰氓刺時也毛公曰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
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
困而自悔喪其妃（配）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
淫泆也○朱子改為淫婦為人所棄自序而作非也
風人美刺微婉而刺尤鮮有直者惟雅端慤有之若
民間謳歌較臣子忠諫之情自寬如必直指某人某
事善而後為美某人某事惡而後為刺亦不達于風
人之志矣此篇本刺而無一語譏訕但代棄婦自言
而風旨棱然不覺此詩之為刺者無羞惡之心者矣
故毛公曰美反正刺淫泆令以為棄婦自作豈肯詳
道其醜如此即使自道有何風旨而聖人錄之氓蚩
貿絲覺悟之辭無知曰氓蚩蚩無知貌男本狡猾貌
為忠實以欺婦人耳昏姻之道男下女布絲皆女功
布賤絲貴以絲易布女子自賤之比三四章言桑甚
也失節之比因首章貿絲及之至是始覺男子之狡

此婦先合後奔而終見棄者也○一章昔有氓蚩蚩然
若忠實者持布貿絲非真為絲也來就我謀邀我為
室家耳我送之涉淇至頓丘約曰匪我失期子不早
通良媒倉卒何及請子勿怒期以秋耳○二章秋期既
至登彼頹垣以望爾來爾來必由復關不見而悲既見
而喜則告我曰問之卜問之筮兆卦之體皆無咎言
當時爾車來我盡攜其從爾矣○三章桑葉易隕方其
未落其葉潤澤與子初狎何以異此如鳩食桑葚食
多則醉于嗟爾鳩勿食桑葚乎女貪士愛必有後悔
于嗟女兮勿與士耽乎士之耽兮彼有百行可自贖

縫女之耽兮一就籠絡不復自持矣○四章 桑既落矣
葉黃而隕色衰見棄亦猶是也自我往爾三年受貧
今又涉淇以歸淇水湯湯漸我車帷昔由此往今由
此還我爲婦人既有信矣爾男子行事難測二三無
常也○五章 三年爲爾婦不辭居室之勞早起夜卧無
日不然始而相約惟恐不遂今既遂矣乃以暴怒加
我兄弟不知知則咥然見笑矣靜言思之惟自悼傷
耳○六章 我初從爾思與偕老豈求偕老而反得怨乎
淇水尚有岸下濕尚有畔人心罔極何岸畔之有我
以總角之年與爾相好言笑歡樂設誓天日不思爾

毛詩原解　卷六　八　衛　文

心反復至此始既不思今將奈何亦已而已矣○氓
蚩民也蚩蚩愚貌蓋被棄而惡之之辭布幣也貿買
也土高曰丘爾雅一成曰頓丘漢書河決頓丘蓋衛
地也垝垣壞牆也乘升也復關關名男子往來所經
之地龜曰卜蓍曰筮體兆與卦吉凶之體賄貨財也
沃若潤澤貌葚桑實鳩鳲鳩鶻鵃也性喜食桑葚多
則醉食貧受貧苦也湯湯水盛貌爽差也漸漬也
車帷在上曰幄在旁曰帷裳罔極猶言不測二三反
復也咥笑貌泮與畔同總角垂髫也晏晏樂也旦旦
明也反復也

氓六章章十句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
左淇水在右叶以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叶體○淇水在右
泉源在左巧笑之瑳叶磋上聲 佩玉之儺叶那上聲○淇水滺滺叶由
檜觧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古序曰竹竿衛女思歸也毛公曰適異國而不見答
思而能以禮者也○朱子謂是詩未見不見答之意
改爲思歸寧不得而作非也使直言不見答則怨矣
不見答而憂憂而不直所以爲厚女子不得其夫其
情良苦而其言紓緩不激不露但末繫一憂字而所

毛詩原解　卷六　九　衛　文

憂之情室家相違之意皆寓于比釣用絲比夫婦相
屬也身在他國遠思釣淇淇雖有魚釣豈能及比夫
婦不相維繫也泉源淇水本同一地或左或右比室
家相違也獨笑獨行無儔侶也滺滺之水與盈涸者
異檜松之木與早彫者異比人不如物也其義微婉
三復可知豈必悲傷泣涕然後信其爲不見答乎○
一章 籊籊然竹竿非不長也以釣于衛之淇垂綸得魚
豈曰不思顧地隔一方竿之雖長遠不相及矣○二章
泉源與淇同衛水也泉水在左則淇水在右不與泉
源相得也水本無情人豈宜爾女子從人各有所合

已離其父母兄弟矣○三章淇水在右則泉源在左又不與淇水同處也水流何心人亦復爾巧笑瑳然而獨樂佩玉儺然而獨行顧影無儔自適其適耳○四章淇水滺滺其流不息檜楫松舟其木後彫物猶有常人何不然我心之憂惟駕言出遊以自舒寫耳○籊籊猶梟梟長貌瑳白色笑而見齒也儺緩行貌檜似柏而松身楫櫂也寫除也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丸)蘭之支童子佩觿(叶奚)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叶其)兮○芄蘭之葉童子佩韘(叶式)雖則佩韘能

不我甲(叶韘)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古序曰芄蘭刺惠公也毛公曰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按春秋傳云惠公之卽位也少芄蘭草柔以比童稚禮國君年十二以上治事成人與庶人童子異然有成人之度乃稱成人之服若驕蹇放肆猶之童子而已朱子謂此詩不可考當闕夫衛惠公之爲童子非不可考也而謂當闕則三百篇之著姓名者無之○一章芄蘭之草其枝柔脆童稚之子亦猶此也今佩成人解結之觿國君佩成人之觿非過然其材能未足知于我而乃雍容焉直遂焉垂帶此觿能無愧心而驚悸乎○二章芄蘭之葉蔓生不能自立如童子佩成人習射之韘其材能未必長于我乃容與直遂垂帶此韘能無驚愧乎○芄蘭一名蘿摩蔓生可食觿以象骨爲之末銳以解結成人之佩也容遂驕肆之狀悸慙愧而驚悸也韘之言沓也亦謂之韝既夕禮設依撻以韋爲之彄沓右手中三指以放弦也甲長也禮童子不垂帶走則擁之有事則收之

芄蘭二章章六句

誰謂河廣一葦(偉)杭之誰謂宋遠跂(企)予望(叶亡)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古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按此詩作于衛未遷國之先宋襄公爲世子時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至戴公遭狄難渡河文公營楚丘則衛宋皆在河南而襄公始爲諸侯耳按此詩慈母念子不爲不切而不可則止之義隱然言外詩之婉而不盡類此彼說詩者必欲直言而後信何與○一章誰謂河水廣乎以我欲往之情卽一葦可航而渡也誰謂宋國遠乎以我睠念之切卽一翹足望之可見也○二章誰謂河廣乎我視之曾不容小舟之刀誰謂宋遠乎我視之曾不過終朝之

程其所以易往而不往者出毋無返也○杭作航渡
也跂舉踵也小船曰刀與舠通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朅挈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殊爲王前驅○自伯
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的爲容○其雨其雨杲
杲槀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諼草言樹之背
願言思伯使我心痗妹

古序曰伯兮刺時也毛公曰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
過時而不反焉○朱子改爲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
作非也詩人託閨怨以刺時猶擊鼓雄雉之類非必

婦人自作也首章謂以國士執殳其刺曉然○一章伯
兮朅然武壯乃邦國之英傑也今以伯執殳爲王師
前驅與衆卒爲伍亦枉其材矣○二章自伯東行吾首
如亂飛之蓬豈無膏與沐伯旣不在誰爲主而我爲
容飾乎○三章其雨矣其雨矣又復杲杲然出日伯歸
矣伯歸矣又復不歸我願思之至于頭痛不以爲恨
耳○四章閨草有令人善忘者安得樹于堂北以忘我
憂乎然我于伯願言思之雖至心病終不欲忘也○
殳五兵之一長丈二而無刃蓬草名花如柳絮蓬蓬
然也膏油澤髮也沐米汁一名潘以滌垢也適主也

女子以色事人所事者爲主其雨望雨也杲日出貌
背與北通今人多于堂北牆下作花塢是也痗病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綏綏雖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有狐綏
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叶帝○有狐綏綏在彼
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叶迫

古序曰有狐刺時也毛公曰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
配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
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朱子改爲寡婦見鰥夫欲
嫁之而作眞以此詩爲二人偶語非也當世或有所

指亦不必遂爲寡婦自作未有心欲嫁其人又皆以
爲狐者狐妖物以比朋是刺語○一章有狐綏綏然垂
尾綏行在彼淇水之梁若有所求也欲涉則褰裳我
心憂子其未有裳乎爲求縫裳者耳○二章有狐綏綏
在彼淇水之厲振衣欲渡則必用帶心之憂矣子其
爲無帶乎○三章有狐綏綏然在彼淇水之側旣渡升
岸可以服矣心之憂矣子其爲無服乎○綏綏曳尾
遲行貌狐性猾而多疑善渡水厲列石水中以渡
也周禮有厲禁亦遮迥意

有狐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叶沽報之以瓊琚居匪報也永以爲好叶去聲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叶己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古序曰木瓜美齊桓公也毛公曰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此詩蓋作于齊桓公旣死之後衛文公忘齊人再造之恩乘五子之亂而伐其喪故詩人追思桓公以諷衛人之背德也夫子作春秋諸侯未有書名者衛文公滅邢書名刪詩存木瓜惡其不仁也桓公率諸侯城衛遺之車服六畜

繫馬三百所投良厚詩言瓜李者見往來之禮薄施猶厚報況如齊者衛無以報而奈何身死遂伐之事辭甚明朱子改爲男女贈答之辭此愚所謂好戊古人之惡者也儻謂序說無據男女贈答又何據乎○一章人情處困雖木瓜之賜重于鼎呂當致瓊琚之報非以瓊琚報一瓜也感激情深託玉示信以明不忘耳況所投不止瓜而敢忘乎○二章木桃雖微投我于患難之時卽瓊瑤不足言報豈以瓊瑤報一桃唯託此以致永好耳況不止木桃也○三章木李雖微投我于危急之秋卽瓊玖不足言報豈以瓊玖報一李唯求以爲好耳況不止木李也○木瓜似瓜而小木桃木李因木瓜變言疊詠非又有木桃如桃木李如李者也瓊赤玉琚佩玉名瑤玖皆玉類

木瓜三章章四句

毛詩原解卷六終

毛詩原解卷七

王

王王城周之東都今河南府是也初文武都豐鎬爲西周成王東營洛邑奠九鼎以時朝會而王仍居西京至幽王嬖褒姒黜申后逐太子宜臼奔申申侯率犬戎弒幽王西京遂亡晉文侯鄭武公共立宜臼于東都是爲平王號令不行地方僅六百里無以異于諸侯故東都之詩謂之王風其以次衛何也衛與東都皆故殷墟也紂亡于前幽厲踵于後故以東周繼衛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與離叶米平聲)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叶庭)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穗(叶歲)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叶一)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古序曰黍離閔宗周也毛公曰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顚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宗周謂鎬京平王東遷豐鎬丘墟大夫過而傷之以黍稷比卽其所見也○(一章)彼離離然垂者其黍邪彼方生而爲苗者其稷邪此地昔爲廟朝今爲畎畝使我足靡靡而難前中搖搖而不定道路之間誰知我心謂我徘徊不去若有所求而感慨之懷誰知之蒼天乎誰人使至此乎○(二章)彼黍離離彼稷成穗足靡靡不前心昏然如醉行道之人誰知我心悠悠蒼天何人顚覆至此乎○(三章)彼黍離離彼稷成實行靡靡而不進心結然其如噎道路之間誰知我心彼蒼者天何人敗壞至此乎○黍穀名春種暑收故名黍離離實垂貌稷粟也一名穄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叶資)雞棲(西)于塒(時)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叶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括)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饑渴

古序曰君子于役刺平王也毛公曰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按詩稱畜産卽匪兕匪虎之意刺平王不以人道使人也朱子改爲行役大夫之室家思念而作非也思夫而詠及牛羊雞棲尋常耕牧之家不似大夫妻若泥君子之稱僚友相呼亦然豈獨婦人得稱其夫乎詩人託諷非必其婦人

自作也○一章君子往役不知還期今何至哉雞之放也晩必歸棲羊牛之牧也日夕下來畜產且然況使其臣乎君子于役永無休息如之何不思也○二章君子久役不計日月何時可以來會羊牛在外尚知收恤況臣子久役曾不念其苦乎君子于役苟得免于饑渴否邪○曷至言遠不知所去也鑿牆而棲曰塒佸會也桀橛也雞喜宿高處括至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疽 ○君子陶陶左執翿桃右招我由敖翱其樂只且

古序曰君子陽陽閔周也毛公曰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此詩猶衛風之簡兮士不得大用弁求為抱關擊柝而亦不可得涸跡優人而且陽陽自以為樂豈非世亂時艱居高位者為難免乎故序曰全身遠害而周室之衰頹可知王者詔爵祿馭富貴士生王國而厄窮若此詩人所以閔之朱子改為婦人美其夫則辭旨淺陋甚矣又謂即前篇君子之婦尤為迂闊王國行役未必止前篇君子而婦人思夫未必止前篇君子之妻且何據而知此兩篇併出一手也如此言詩乃為鑿空○一章君子生不逢辰與伶人為伍視爾意氣陽陽自得也作樂于房中左手執笙右手招我由房道雖不遠全身遠害其樂甚矣○二章君子陶陶然左手執羽旄之翿右手招我由房之奥道雖不行韜光晦迹不已樂乎○簧笙中金葉房人君小寢之房房中作樂蓋俳優雜劇周禮大宗伯旄人所謂燕樂是也燕閒之樂非廟朝之雅故曰房中鄭康成謂天子用周南諸侯用召南按二南既與鹿鳴諸篇合作于堂上何得又以為房中之樂燕禮附之篇末其非正歌可知且者甚之之辭翿與纛通羽旄之屬舞者所執敖與奥通房中深處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記之子不與我戍庶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旋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叶普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古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毛公曰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按王室有難諸侯之師戍之侯國有難方伯連率救之天子者制命者耳未有徹畿內之兵下戍侯國者也申侯召犬戎弒幽王滅宗周窮凶極惡法所必討申有楚難平王反遣畿內

民爲戍忘殺父之怨而懷立己之恩民彝泯矣詩人不忍直斥託揚之水以比其衰微蓋是時周室播遷非有餘勇可賈特以受人施者畏人欲不爲之役不可得耳寄生之天子旣不能令于諸侯六百里之甸卒又無人可爲踐更故行者有不均之歎然必責六師同行雖盡發洛邑之老稚亦不足矣力本寡弱而使人又不以道人所以怨之苟師出有名討賊興復如夏少康一成一旅人誰敢謂爲揚之水哉夫子刪詩存此篇書錄文侯之命其作春秋始平王垂戒遠矣薪辛也楚愁也蒲逋也民辛苦愁思則有逋逃故

以爲比○一章水壯則其流勇悠揚之水力不能流一束之薪周室寡弱亦猶是也我以二三弱卒遠戍瓜期已過在國之衆不與我相代戍申久役懷思何月始得代而予乃還歸也○二章悠揚之水力不能流束楚在國之衆不與我更戍甫思歸甚亟何月乃代予使還也○三章悠揚之水雖蒲亦不能流彼在國衆人不與我戍許思歸甚切何月始得代而予乃還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退平聲)暵(罕)其乾(干)矣有女仳(丕)離嘅(慨去聲)其嘆(灘)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蓷暵其脩(叶)矣有女仳離條其歗(叶笑)(嘯)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拙)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古序曰中谷有蓷閔周也毛公曰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朱子改爲婦人自述其悲怨之辭非也凶年饑歲夫婦不相保婦見棄而不忍去詩人傷之故其辭曰有女仳離安在其爲婦人自作也中谷溝中也蓷之言推也推而納之溝中寓言夫棄婦也蓷草耐旱一名充蔚一名益母充裕益母寓言富歲多賴今歲凶多暴也○一章山谷之中有蓷草

焉至易生也恆暘亢暵蓷亦乾矣有女見棄別離其夫慨然而嘆嘅嘆伊何天災流行禍其夫之艱難也○二章中谷有蓷暵氣酷烈亦脩殺矣有女別離條然長歗長歗伊何遭其夫之不幸也○三章中谷本濕暵甚則濕亦燥矣有女別離啜然飲泣飲泣奈何事已至此雖嗟嘆無及矣○蓷通作萑鵻也炎亦名鵻色皆蒼青也暵燥也仳別也脩與翛通豳風予羽翛翛消殺之貌條長也歗口舒氣曰歗與嘯同不淑年凶荒也啜泣吞聲也無聲出涕曰泣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叶俄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叶羅尚寐無吪俄○有兔爰爰雉離于罦叶孚叶孝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叶要尚寐無覺叶教○有兔爰爰雉離于罿充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古序曰兔爰閔周也毛公曰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鄭莊公爲桓王卿士王奪之政鄭伯不朝王伐之鄭伯敗王師射王中肩天下遂以輕周故詩人閔之朱子改謂君子泛然憂亂而作非也兔走雉飛上下之比走者自得

飛者被羅比王師敗績于鄭也兔言毒也雉言癡也鄭伯寤生也反復詠嘆我生寐而無寤寓鄭伯倡亂五霸作而王綱墜詩人之志與春秋之義同也○一章兔走舒緩自得雉能飛而反罹網羅鄭人驕盈王師敗績猶是也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將如何唯有昏睡不動付世事不知尚可耳○二章有兔爰爰雉罹于覆車世事倒置如此我生當其時將如何庶幾寐寢付之罔覺而已○三章有兔爰爰雉罹于罿世道如此生逢斯時將如何唯有寐寢付之罔聞而已○百罹百憂也吪動也罦今之翻車施罥以捕鳥者罿即罦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按春秋傳鄭莊公敗王師于繻葛此霸者無王之始也自是以後桓文迭興諸侯相攻而天下大亂王霸升降之際故曰我生之後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憂王跡熄于五霸春秋始于詩亡以此後儒言春秋獎霸失兔爰之意矣

緜緜葛藟壘在河之滸虎終遠兄弟謂他人父甫謂他人父亦莫我顧叶古○緜緜葛藟在河之涘叶矣終遠兄弟謂他人母叶米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叶以○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純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古序曰葛藟王族刺平王也毛公曰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朱子改爲民去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自作蓋誤解謂他人父爲稱他人爲父非也詩以葛藟比兄弟綢繆葛藟生于山不生于河水在河不在于山以比兄弟望潤澤而不得也兄弟相親以父母同耳不顧兄弟是不顧父母而謂他人爲父母矣不直斥其薄而諷之以二本怨而不怒也如朱說流民適異國呼他人爲父母則其文義鹵莽亦甚矣○一章緜緜然葛藟延蔓猶同氣之相親也安得在河之涯沾彼洪潤乎今王終疏遠兄弟不思與我同父是彼

自謂他人爲父矣不與我同父何怪其不我顧邪○二章緜緜葛藟在河之涘思沾一滴之潤不相及也兄弟同母所以相親爾謂他人爲母故視我如無有耳○三章緜緜葛藟在河之漘今終遠兄弟而恩波不及爾惟謂他人爲兄故與我漠然不相聞耳○岸上曰滸涘水涯也漘岸邊也昆兄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彼采葛結叶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脩叶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寘叶兮

古序曰采葛懼讒也○朱子改爲淫奔者託以行指其人而思念之非也以一日三秋爲閨思是委巷之言耳讒口傷人乘其間隔韓愈氏謂日隔之疎加以忌者之說哲人憂讒每在去後故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君臣相與近則親而遠則疎君子日在君側精誠可以直通羣邪有所畏而不敢小人譖君子必伺其間隔蓋君子易退難進孟軻致王憂十寒于退後趙高竊秦使二世深居人不得見而後馬鹿之計行霍光出沐而後上官之譖入自古小人排君子權奸欺庸君未有不始于離間而終于陷害者詩人憂一日不見其慮深矣詩可以觀殆是類與如以爲淫奔之辭失之千里○一章人情疑生于不見故讒言每起于去後葛之爲物可以織也彼方采之讒言蔓引何以異葛一日不在恐乘間羅織不知其幾如三月之久矣○二章蕭之爲物可以爇彼將采之讒言熏灼何以異蕭一日不在乘間蔽明不知其幾殆如三秋矣○三章艾可以灸彼將采之讒言爍膚何以異艾一日不在乘間鍼骨不知其幾殆如三歲矣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檻檻銜上聲毳吹去聲衣如菼毯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大車啍啍吞毳衣如璊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叶入謂予不信有如皦皎日

古序曰大車刺周大夫也毛公曰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朱子改謂周衰大夫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非也當時若實有此大夫則此詩之作爲無謂矣謂爲刺之而非惡也謂爲美之而非賢也奚取而歌焉子云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聞聲而恐見服色而懼古之大夫猶能聽訟今之大夫聽訟之未能也是以爲刺○一章古大夫乘其大車檻檻然有聲絺毳于衣色青如

毛詩原解　卷七　十　王　良

炎其等威物色人所嚴憚故男女相戒曰豈不爾思
畏乘車衣毳者不敢耳○二章大車哼哼然其行遲重
毳衣色赤如玉之璊淫者相戒曰豈不爾思畏乘車
衣毳者不敢奔耳○三章彼一時也男女有禮生則異
居不敢相瀆死則同穴不敢有二志且曰謂予不信
有如白日其自誓守正如此○菼荻也亦謂之騅毳
柔毛也繡毛獸于衣于男之服天子之大夫四命服
祀子男也穀生也老子曰谷神不死穀與谷同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鏘）其來施施（叶賒）○丘
中有麥彼留子國（叶州）彼留子國將其來食○丘中有李
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叶巳）

古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毛公曰莊王不明賢人放
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朱子改為婦人望其所
與私者不來而疑之據詩中留字解非也按留人姓
古者因土錫姓中州有陸留漢有留侯通作劉晉士
會奔秦及而其子有留秦者為劉氏國策云處者為
劉春秋周大夫有劉子卽其族也今知作者以穢汙
之名傷聖人刪定之旨謂序說無據然又何據也謂
國人思賢望其來則悠然可風謂婦人思男子疑有
留之者則醜惡而不可道矣○一章敝丘之地有麻可
績野人之居也厥處側陋彼留氏子嗟乎其肯施施
然閒行而來乎○二章丘中有麥野人之食也彼留氏
子國鬱鬱處此將肯來就我而食乎○三章丘中有李
園林之居也彼留之子若其肯來貽我善道如佩玖
矣○留周大夫劉氏古劉與留通大雅桑柔篇云將
采其劉亦謂殘棄存留者也古人不欲盡物故殺曰
劉如遏劉虔劉之類子國其字也嗟嘆辭施施旁行
逶迤貌孟子云施施從外來佩玖猶言金玉喻善道
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毛詩原解卷七終

毛詩原解卷八

鄭

鄭本西周畿內之邑。即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宣王以封其弟友。爲鄭桓公。桓公爲幽王司徒。死于犬戎之難。其子掘突嗣。爲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于東都。亦爲司徒。遂併虢鄶之地。施舊名于新邑。是爲新鄭。即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畿內之國也。周室東遷。鄭爲輔。諸侯無王。鄭爲先。五霸迭興。鄭爲首。故鄭風次王。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叶上聲）兮。還予授子之粲（叶慘）兮。○緇衣之好（上聲）兮。敝予又改造（叶早）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蓆（庶）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古序曰。緇衣美武公也。毛公曰。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鄭武公以諸侯入爲天子大夫。繼父職。世濟其美。故曰善善。言以善繼善也。禮大夫祭服爵弁絲衣。色纁。朝服皮弁布衣。色緇。故以緇衣比。蓋上之取于下也。有布縷爲衣服。有力役爲宮室。有粟米爲飲食。上仁而下樂輸。則三者皆民之愛也。下不樂而上誅求。則三者皆民之怨也。武公善其職。故詩託言衣與館與粲。見民力所自竭于上者。惟此而情誼不勝懇懃矣。故曰好善莫如緇衣。○（一章）子爲王卿士。服緇衣甚宜也。衣久則敝。我爲子改爲之。願常居此職。服此服也。子有館舍。吾適館以親近周旋。子退朝而食于館。吾還家取粲以授子。凡吾民力所能致者。無不樂爲之供也。○（二章）子服緇衣何其好乎。敝則爲子改造。適子之館以就子。還而取粲以授子也。○（三章）子服緇衣其蓆而安乎。敝則爲子改作。適子之館問子。還而取粲以授子也。○粲（殘去聲）米之精者。爾雅云。餐（孫）也。通作飧。熟食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鏘）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叶米）。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叶科）。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叶衚）。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古序曰。將仲子。刺莊公也。毛公曰。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朱子改爲淫奔之辭。非也。詩爲言莊公

逆母殺弟之事詳春秋傳蓋莊公殺段之心切于祭
仲仲欲早圖而公欲養成故詩人因祭仲之諫托爲
莊公拒仲之辭仲子卽祭仲也畏父母諸兄國人云
者借莊公之口以誅其心辭若寬而心甚險千載讀
之如見肺肝詩所以善于諷也若朱子言詩必睚眦
怒罵而後謂之刺少涉情致卽斥爲淫奔矣杞木高
桑木韌檀木堅以比公室强而段無能爲也○一章請
仲子兮勿遽然踰我之居折我之杞非愛杞也踰里
折杞事跡顯著恐父母有言仲子雖可懷父母之言
亦不得不畏姑徐徐可也○二章請仲子兮無踰牆折

我桑豈敢愛桑踰牆折桑事涉造次恐諸兄有言不
得不畏從容圖之可也○三章請仲子兮無踰園折我
檀非敢愛檀事涉急遽恐國人多言仲雖可懷人言
不得不畏待時可也○將猶請也里居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延叶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守叶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吼叶
○叔適野汝叶巷無服馬母叶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
武

古序曰叔于田刺莊公也毛公曰叔處于京繕甲治
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毛說正明古序所以
刺莊公之故朱子因謂國人愛段而作非也莊公縱
弟遊蕩比昵羣小無賢父兄之教以陷于大逆春秋
傳所謂鄭志也詩若美段而志在諷公但極道其于
田飲酒服馬而公之棄其弟可知如以爲國人美段
意索然矣○一章叔時出而往田經行里巷與巷之人
比而巷若無有居人非無居人也雖有人不如叔之
信美而且仁耳○二章叔出狩與巷之人狎而飲酒飲
酒無有能過之者非無善飲不如叔之美而好耳○
三章叔遊野外與巷之人乘馬乘馬無有能過之者非

無乘馬不如叔之美且武耳○洵信也服猶乘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乘去聲乘馬母叶執轡如組祖兩驂如舞叔在藪火
烈具舉襢坦裼夕暴拇虎獻于公所將鏘叔無狃戒其
傷女汝○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杭叔在
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記又良御夜叶忌抑磬控空去聲忌
抑縱送忌○叔于田乘乘鴇保叶剖兩服齊首兩驂如手
叔在藪火烈具阜府叔馬慢上聲叶忌叔發罕忌抑釋掤
冰忌抑鬯暢弓棍叶忌

古序曰大叔于田刺莊公也毛公曰叔多才而好勇

不義而得衆也○朱子改爲鄭人愛叚而作非也序
意與前章同刺莊公無中才之敎陷其弟于惡也夫
温文恭儉人主之美節射獵馳騁狎邪之遊行叔叚
爲君母弟夫人愛子而無師保學問與羣小田獵飲
酒身親搏獸控𢇫馳馬以爲事何待鄙之役而知其
有將崩之患矣二詩亟道叚材藝武勇其繕甲治兵
不軌之志隱然言外莊公逆知其然而有意養成之
所以不仁也夫子刪詩存此戒人君父兄於子弟愛
之能勿勞乎若謂鄭人美叚而作何足以風○一章叔
之往田也駕車有四馬叔自執轡調和如組兩驂馬

在外應手如舞叔在澤藪縱火焚林四圍俱擧袒其
裼衣赤手搏虎獻于公所而其徒曰請叔勿輕易防
其傷汝也○二章叔于田四馬皆黃中兩服馬乃上駕
之良外兩驂馬稍後如鴈之行叔既善射又復善御
其御也磬以騁馬控以止馬疾徐如意也其射也放
弦而縱矢往而送開矢有力也○三章叔于田四馬皆
驪白之鴇兩服並首齊一兩驂稍後如兩手叔在藪
火烈阜盛獵事將終馬行慢矣矢發罕矣乃釋箙蓋
而納矢馬乃弢其弓于韔中焉○上襄上駕謂良馬
也一車四馬中二爲服外二爲驂驂稍次服後如飛

鴈斜行如人兩手也磬馭馬曲折如磬也控持馬使
止也鴇驪通驪白雜毛曰鴇阜盛也掤矢箙蓋也釋
蓋將以納矢也鬯弓囊也與韔通抑忌皆語辭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凡諷刺不在多言前章言
巷則與市井羣小狎可知此章言襢裼暴虎則粗豪
不撿可知二篇皆名叔于田此云大者前短章此大
篇也叚稱京城大叔

清人在彭叶邦駟介旁旁二矛重平聲英叶央河上乎翱翔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標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
人在軸叶與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叶耄

古序曰清人刺文公也毛公曰高克好利而不顧其
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
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
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
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按軍旅國之大命人臣有
罪不能伸法而以三軍之命羈勒一罪人苟擁衆作
亂則危國率衆出奔則亡師公子素所以惡而作是
詩也春秋書鄭棄其師與詩錄清人義正同清河上
邑彭消軸不必皆有是邑彭盤通樂也消散也軸旋
也皆遊嬉之名詩者聲音之道諧聲以爲比耳○一章

淸邑之兵從其將于河上之彭四馬被甲旁旁然不息車上建二矛矛上有重英武備雖設無所事事河上乎翱翔而已○二章淸人在河上之消駟介麃麃然武勇二矛喬聳于車上無所事事河上乎逍遥而已○三章淸人在河之軸駟介陶陶然舒遂車左執御者旋車以爲戲車右擊刺者抽戈以爲樂將軍居中脩其容好而已○矛兵器二矛酋矛夷矛也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喬高貌

淸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記)之子舍(赦)命不渝(叶由)○羔

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粲(粲去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叶岸)兮

古序曰羔裘刺朝也毛公曰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此詩刺大夫立朝不稱其服而朱子改爲美大夫蓋誤以彼其之子爲美辭按詩稱彼其者皆刺之辭王風揚之水衛風汾沮洳唐風椒聊曹風候人而此則託古諷今稱賢人刺不賢人也言古賢者德稱服彼其之子不能耳○一章古者爲臣立朝服必求稱此羔裘毛色潤澤信乎順直而且美也彼其之子服此服能安處天命始終不變乃爲有直侯之德而無忝如濡之美今其能然否邪○二章羔裘以豹皮飾袖其服色甚武有力彼其之子服此服能守正不阿爲邦國主張直道斯稱厥服矣○三章羔裘晏然鮮盛飾以三英粲然潔白彼其之子服此服爲邦國美士無媿于浚明之德斯可矣○羔羊之皮爲裘冬月之朝服也洵信也直順也侯美也彼其之子指所刺之大夫舍猶言安命渝變也豹飾以豹皮緣領袖也孔甚也司直主張直道也三英猶言五紽以絲飾裘之名也彦美士也各章末句皆責望之辭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兮摻(三上聲)執子之袪(區叶去)兮無我惡(去聲)兮不寁(簪上聲)故也○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丑)兮不寁好(叶吼)也

古序曰遵大路思君子也毛公曰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望思焉○按鄭莊公射王幽母身蒙大惡左右用事惟祭仲祝聃高渠彌之徒宜君子相率而去也國人追思桓武之烈援而止之欲其不以今惡棄舊好念先德而惠顧嗣君也遵大路者比率君子之道願留受教也其志本正其語音好濫朱子因改爲男女相悅之辭蓋據論語鄭聲淫以槩鄭風諸詩誤

也夫所謂淫者鄭之聲耳聲與詩有辨詩志也聲辭
也孟子云說詩者不以辭害志是詩志本思君子而
辭似婦人豈可以辭遂改爲淫詩乎朱傳未當然亦
足以明鄭聲之爲淫而初學諷誦焉能無惑故君子
立言崇雅聖人發無邪之旨嚴放鄭之戒有以也顧
其志本正其辭闕理亂烏容廢之所以放鄭聲而不
刪鄭詩存鄭詩而欲放鄭聲惟學者勿以辭害志可
矣〇(一章)遵彼大路攬執子之衣袪而留之子無惡我
不留故舊之情未可倉卒寁然而去也〇(二章)遵彼大
路攬執子之手子無䰩我而不留與爾舊好不可一

旦寁然相棄也〇摻擥(摰)持也子指君子之欲去者
袪袖口也寁速也故好指鄭先公之好賢者我惡我
䰩皆指莊公䰩醜陋也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
鳧(伴)與鴈〇弋言加(叶 戈)之與子宜(叶 俄)之宜言飲酒與子
偕老(叶 魯)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叶 吼)〇知子之來(叶 利)之雜佩
以贈(叶 則)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去聲)之雜
佩以報之

古序曰雞鳴刺不說德也毛公曰陳古義以刺今不
說德而好色也〇朱子改爲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辭
非也首二章自士曰以下爲夫語婦身勤職業親賓
客保室家不以宴安爲樂也末一章爲婦答夫相其
夫親賢取友尤不以射弋飲酒爲樂也古之賢夫婦
交儆如此今人不然所以爲刺然必先有賢夫而後
有賢婦士身行道而後行于妻子女曰雞鳴不過告
以寢興之常期士曰昧旦則憂其晩矣故士之志尤
敏于女也射獵在男子中饋在婦人士能勤業故以
中饋戒女士不說色而好德故女損服飾以相夫有
卷耳進賢之志不獨中饋之脩耳蓋惟有文王而後

有后妃有昧旦之士而後有雞鳴之女故序曰刺不
悅德刺男子也〇(一章)禮雞初鳴夫婦盥漱適父母舅
姑所故其婦曰雞旣鳴矣其夫曰昧旦不止雞鳴矣
子起視夜如何乎啓明之星爛然出矣事早則從容
我將翺翔以往弋取鳧鴈勤生治業男子之事也〇
(二章)射獵在男子而中饋在婦人子往以弋加鳧鴈歸
而與子譎其豆品與賓客所宜者與之飲酒賴仁賢
之助以保室家庶可與爾偕老矣君子無故不徹琴
瑟室家安樂則琴瑟在御亦安靜和好憂勤可以致
福豈以同樂爲樂乎〇(三章)婦答夫曰子有親賢之志

我何事于服飾之美孰是子所延納而來者我以雜佩贈送之孰是子莫逆而順者我以雜佩問遺之孰是子同心相好者我以雜佩報答之豈徒中饋飲食爲親賢之資而已邪○昧旦猶昧爽天色晦昧將旦也翱翔從容行貌室家無事早起故從容往弋鳧鴈一以習射一以供賓豆也弋以絲繫矢射飛鳥也鳥暮集晨飛故弋宜早矢著飛鳥曰加宜者謫其可也鳧鴈可實豆豆品不一賓貴擇人故謀其所宜也飲酒與賓客飲也與子偕老爲善之慶也凡器在前曰御靜好安和也雜佩佩玉也雜者非一之辭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敷）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叶杭）顏如舜英（叶央）將翱將翔佩玉將將（鏘）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古序曰有女同車刺忽也毛公曰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娶）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朱子改爲淫奔之辭非也謂忽辭昏非惡見逐無罪國人無爲刺之夫國人正以忽無罪見逐而突特以大國之助奪嫡苟忽亦有助何至于此此國人爲忽當者之見未服論昏之當辭與不當辭也豈得遂改爲淫詩乎○（一章）有女親迎與之同車其顏色之美如舜華其儀度翱翔雍容其服飾佩玉有瓊琚惜哉彼美孟姜信美而且閑雅也○（二章）有女與之同歸其顏如舜之英其手度翱翔佩玉和鳴惜哉孟姜美善之音至今不能忘也○舜華木槿花也都閑雅也德音言語之美也卽齊人請昏之音不忘者追悔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隰（胥）有荷華（叶敷）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疽）○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古序曰山有扶蘇刺忽也毛公曰所美非美然○刺忽之所謂君子者非君子也朱子改爲淫女戲其所私非也扶蘇橋松喻君子之孤危荷華游龍喻小人之榮寵詩人傷國事之非而恨世子之不可輔也故爲子都狂童之比○（一章）扶疎之木生于高山芙蕖之花生于下濕物理自然今君子沈淪而小人高張不得見子都之美而乃見此狂人賢否倒置國事可知矣○（二章）喬高之長松則宜在山游縱之龍草則宜在隰今賢否失宜不如草木不見子充之美而乃見此狡童也○扶蘇猶扶疎枝葉高張之貌子都美人也

狂童惡少也且甚之之辭橋高貌游枝葉放縱也龍
紅草也一名馬蓼生水澤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托)兮蘀兮風其吹女(汝)叔兮伯(剎叶)兮倡(去聲)予和(戶叶)女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天叶)女
古序曰蘀兮刺忽也毛公曰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朱子改爲淫女之辭非也誦其詩淒然有歲寒搖
落之感是時鄭忽初立外無重援內無良輔國人憂
孤危而勉其寮友共濟所謂倡和云者未知何事味
其辭似有去志所以忽終不振也○(一章)落葉辭樹風

其吹女矣今之孤立其能久乎叔伯諸臣汝其善倡
予將和汝焉○(二章)木葉將隕風其漂女叔伯諸臣汝
其善倡予將要汝焉○蘀槁將落曰蘀要成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孫)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不能息兮
古序曰狡童刺忽也毛公曰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
擅命也○朱子改爲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辭非也
謂忽以世子逐于權臣無大罪不宜國人數刺之蠢
按鄭忽初卽位之事無所考但突以庶子能致外援

得國豈獨祭仲之力抑亦忽有不滿于諸侯與國人
者故春秋不稱鄭伯而書名不成其爲君也與詩刺
忽意正同朱子疑狡童未可目君聖人未應與之愚
按刺忽者多突之黨忽以嗣君初立席未煖而見逐
故突黨狎之無異童子不童而人能擒其有乎箕子
麥秀之歌呼紂亦然人主使國人呼爲狡童其爲君
可知矣若以聖人不刪爲與之詩宜刪不刪者多矣
如唐風椒聊無衣皆簒賊之辭錄以志戒耳豈盡爲
與之乎○(一章)嗣君孤立無老成持重之才狡童而已
我欲効忠不與我言將若之何維子之故使我憂慮

不能餐也○(二章)彼狡猾無知之童不與我同食以子
之故使我憂不能安息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
且(疽)○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史)狂
童之狂也且
古序曰褰裳思見正也毛公曰狂童恣行國人思大
國之正己也○朱子改爲淫女語其所私者之辭非
也蓋鄭突以庶子奪嫡魯宋衛陳蔡助之以入于櫟
而終有鄭國忽孤立被弒以死當時爲突黨者不獨

一祭仲可知此則國人爲突望諸侯之辭人情媮㦮如此聖人皆存之以見垂統者貽謀爲先繼世者人心爲本鄭初有叔段後有子突皆背公植黨羽翼成而禍延累世其爲有國者殷鑒甚遠今不深惟其旨槩斥爲淫奔其可乎其可乎○一章狂童猖獗于大國能惠顧我則褰裳涉溱水以告子爲不徒矣子不我思大國亦多矣豈無他人而獨子乎今狂童之狂亂已甚亟救正之可也○二章子惠思我則褰裳涉洧以迎子子不我思鄰國多矣豈無他士而獨子是望乎狂童交亂其狂甚矣○子指大國君臣溱洧鄭二水名狂童指忽且者甚之之辭

褰裳二章章五句○按鄭風如蘀兮狡童褰裳諸篇慷慨傷時而其言皆似婦人艷語此所謂鄭聲好濫淫志者也故曰詩言志勿以辭害志如以辭而已凡鄭詩孰不可目爲淫奔乎朱傳所以偏執成誤也

子之丰叶風兮俟我乎巷叶紅去聲兮悔予不送兮○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衣錦褧景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叶杭○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古序曰丰刺亂也毛公曰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朱子改爲婦人與男子失期悔而作非也蓋昏禮不明壻親迎而婦不行後悔而望其復來女之有二志者詩人託言刺之坊記云壻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女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卽指此類若謂與男子失期是奔也豈有奔其人而盛服待車馬者乎按士昏禮壻親迎女登車姆爲加景乃驅景與褧通加褧衣于禮衣上避道路風塵也詩蓋援此禮諷失禮者男言容貌女言服飾誨淫之意葛覃歸寧衣澣濯之衣耳婦人從一而言叔伯者不貞之辭所以爲刺○一章子之姿貌丰然充美前日來親迎俟我于門外之巷悔我未得送子而去也○二章子昌然壯盛前日親迎俟我于堂悔我不將子同歸也○三章今我行計備矣衣錦之外加單衣裳錦之外加單裳服飾整齊但或叔或伯以車來駕我卽與之同行耳○四章錦裳外加褧裳錦衣外加褧衣服飾旣備俟伯叔車來駕我與之同歸耳○丰昌皆言容貌之美褧與景通明也卽周禮所謂素紗蒙于禮服上者叔伯不定其人之辭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叶坦茹如藘閭在阪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古序曰東門之墠刺亂也毛公曰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此詩託爲淫女自言東門城東門衆所經行也墠與壇通除地曰墠無防閑之比茹藘茜也賤之轉也茹藘之言如驢禽行之比指淫夫也阪山岡以比阻隔東門之栗生道旁人所易採踐之言淺也淺家室易窺也○一章城東門有平坦無翳之墠茹藘之生乃遠在山阪之上地本易達而自生阻隔豈非室則邇而人自遠邪○二章東門有栗行人皆得取之況我室家甚淺易窺豈不爾思爾不我就耳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叶飢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鳴膠膠叶交既見君子云胡不瘳叶獠○風雨如晦叶毀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古序曰風雨思君子也毛公曰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朱子謂詩辭輕佻狎暱非思賢之音改爲淫女風雨時見所期之人而心悅非也夫輕佻狎暱者鄭之聲也然其志本思君子焉得以辭害志風雨雞鳴亂世慘黷景象以爲心悅亦不倫○一章風雨淒淒然天氣陰曀時晷難測然雞自喈喈長鳴不失晨午之期君子生當亂世不改其度亦猶此耳我得見之則心平矣○二章風雨瀟瀟有聲雞聲膠膠亂鳴儻得見君子何憂不瘳乎○三章風雨雞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何不喜乎

風雨三章章四句

青青子衿叶今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叶離○挑兮達叶忒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古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毛公曰亂世則學校不脩焉○朱子謂辭意儇薄施之學校不似改爲淫奔非

也若使辭不儇薄何以爲鄭聲學子青衿古今皆然同學少年往來嗣音正朋徒久要之言如謂語儇薄鄭詩皆然若皆斥爲淫則舉鄭國君臣師弟朋友莫匪淫人所行莫匪淫事何以爲國自男女外豈遂無詩而夫子何獨盡取淫人淫事以實其所謂鄭聲淫之一語險且刻矣淫詩不刪所刪又何等詩乎○一章衣以青飾衿學子之服也昔嘗與子羣居今者離羣使我悠悠思之平生之言久要不忘縱我不往子寧不繼聲以相問乎○二章青青然子佩離居久矣使我悠悠思念縱我不往子寧不一來乎○三章廢學不講

遂縱佚遊挑然輕侮達然放肆閒行登眺在彼城闕之高闕學問之道爲間不用則荒一日不見念子如三月矣○衿衣領也嗣音音問不絕也佩佩玉士佩璠琚青組挑達放浪也城闕城樓也國學在城中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上聲兄弟維予與女汝無信人之言人實迂誑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叶伸

古序曰揚之水閔無臣也毛公曰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朱子改爲淫者相

謂非也爲此詩者鄭之君子懷忠良之志而傷忽之微弱也國風凡三揚之水皆微弱之比一王風比平王微弱不能令諸侯也一唐風比晉昭侯微弱不能制曲沃也此篇比鄭昭公微弱不能御突也鄭昭公見奪于突與晉昭侯見奪于沃其事同故其比同莊公之子四人忽突子儀子亹皆以兄弟相殘而忽以伯兄繼世同父解體竟死于高渠彌之手詩所以謂之終鮮兄弟傷忽之無助也朱子儻謂其真無兄弟而疑其非忽乎哉○一章清淺輕揚之水一束之楚尚不能流爾之微弱何以異此雖有兄弟竟爲寇讐唯

予與汝無相欺之意爾慎無信人之言人實欺迂汝耳○二章揚之水不能流束薪爾終鮮兄弟維予與汝二人相信而已爾無信人之言人實無信心與汝也○終鮮竟少也迂欺也予詩人自謂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杲衣綦其巾聊樂我員云○出其闉因闍都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疽縞衣茹藘聊可與娛叶虞

古序曰出其東門閔亂也毛公曰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朱子改爲人見

淫奔之女而作非也恆情窮則反本安則思淫鄭昭厲之際干戈不息人民離散室家以苟全爲幸雖有東門之遊女而無江漢之求思時使之然也故夫男女之際人之至情世治則懷春之女誘于吉士世亂則如雲之女所思匪存若使上無教化則野有死麕爲淫奔矣國無亂離則出其東門爲義士矣故誦其詩當論其世未可以其辭而已也○一章兵革離散室家相棄東門有女其盛如雲顧我思慮何暇及此亂世苟全性命縞衣綦巾之妻聊喜得助我免于孤曠足矣○二章出其闉闍有女潔白如荼我思何暇及此

我自有婦縞素其衣茹藘其巾聊得相保亦足自娱矣○如雲容飾盛多也縞薄白繒綦青黑色巾帨屬員益也猶小雅員于爾輻之員言內助也闉城門外曲城也闍城上臺也荼茅秀藘而白也且甚辭茹藘茜草可染紅娱樂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零露漙叶團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械逅厚相遇適我願叶遠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穰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古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毛公曰君之澤不下流

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朱子改爲男女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間而作非也果爾邪穢已甚聖人奚取則序宜與溱洧同云刺亂何云思遇時也蓋鄭國多難兵革不息室家流離故詩人借男女邂逅比君子遇主蔓草零露比君澤下流美一人比君家語夫子過程子欲贈之引此詩教子路豈淫辭而聖人以教人春秋傳鄭子大叔賦此享趙孟趙孟曰吾子之惠豈淫辭而大享賦之趙孟謝之必不然矣○一章野有蔓生之草尚被天澤之零漙然其濕也今民憔悴何至不如草安得有美者一人目清揚婉然婉好邂逅相遭以適我企望之願乎○二章野有蔓草露之零瀼瀼而多安得有美一人婉然清揚邂逅遭逢則與子俱臧矣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與洧偉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叶姦叶幹兮女曰觀叶貫乎士曰既且疽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虛且樂洛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芍藥○溱與洧瀏留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古序曰溱洧刺亂也毛公曰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

風大行莫之能救焉○朱子改爲淫奔者自敘之辭非也蓋詩人暴其事以刺如鄘之桑中云爾詳述士女相謔無羞惡之心所以爲刺豈待訶序而後謂之刺與○一章溱洧二水莫春冰解渙流國人士女采蕑水上女有挑士者曰盍往觀乎士曰予既往矣女又曰且往觀乎彼洧之外其地信寬大可樂也士從女往相戲謔贈女以芍藥致別離之意也○二章溱與洧瀏然深且清矣士與女殷然衆且盈矣女曰盍往觀乎士曰既觀矣女又曰且往觀乎洧外之地寬舒可樂士從女相謔臨別贈之以勺藥○溱洧二水名渙

渙冰釋貌秉執也蕑水草似蘭鄭俗三月上巳水上采蕑草以祓除不祥訏大也勺藥香草三月花開其根可爲藥一名將離故以贈別瀏深也殷衆也將當作相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毛詩原解卷八終

毛詩原解卷九

齊

齊太公望之封國古營丘臨菑之地今山東濟南府是也五霸始鄭而齊繼之故次齊蓋魯既升爲頌諸侯無先齊者矣齊風多魯事魯無風而于齊可以觀魯聖人蓋微之也

雞既鳴矣朝潮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叶芒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叶昏甘與子同夢叶門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叶曾

古序曰雞鳴思賢妃也毛公曰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朱子即以爲賢妃之辭非也齊自太公五傳而哀公荒淫紀侯譖于周懿王殺而烹之故齊變風自此始思古以刺今也○一章人君辨色視朝雞鳴則夫人鳴玉佩于房中告君曰雞鳴矣會朝諸臣盈矣其實雞尚未鳴乃蒼蠅之聲夫人心切而誤聽耳○二章既又告曰東方明矣會朝之臣既盛矣其實東方尚未明乃月出之光夫人心切而誤視耳○三章既又告曰天將旦矣百蟲飛聲薨薨矣豈不樂與子寢而同夢但朝會諸臣俟君久且歸矣無以我之故多與子以憎惡也古賢妃如

此兮何獨不然

雞鳴三章章四句

子之還(旋)兮遭我乎峱(鐃)之間(虔叶)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宣)兮○子之茂(卯叶)兮遭我乎峱之道(上聲)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吼叶)兮○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古序曰還刺荒也毛公曰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朱子改爲獵者交錯于道路相稱譽之辭非也蓋詩人述民間尚勇好勝之習見化之所從

來耳時雖霸業未興而功利誇詐已有其漸矣○一章子之周還便捷可謂儇利已遇我乎峱山之間並駕追兩豜子尚揖讓我而謂我爲儇利豈子猶謂未儇邪○二章子之茂然美盛可謂好已遇我于峱山之道並逐兩牡反揖我而謂我爲好豈我尤好于子邪○三章以子之昌然壯大可謂臧已遇我于峱山之陽並逐兩狼揖我謂我爲臧然則我與子偕臧邪○還便捷貌峱山名肩與豜通三歲獸也儇利巧也

還三章章四句

俟我於著(宁)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敷叶)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央叶)乎而

古序曰著刺時也毛公曰時不親迎也○禮惟天子不親迎諸侯冕而親迎下可知也壻往婦家奠鴈受女出升車御輪乃先歸俟于大門外婦至揖以入齊俗壻不親迎但俟婦于其家故詩人託爲新婦言以刺廢禮而隱約不露以俟之一字寓意苟無序不知其所謂矣○一章君子待我于門內之宁我始得見之其冠旁充耳懸瑱之紞(膽)以素絲爲之紞末加瓊華之美石以爲瑱焉○二章再進及庭又俟我于庭其充

耳以青絲爲紞尚之以瓊瑩焉○三章再進及堂又俟我于堂其充耳以黃絲爲紞尚之以瓊英焉盛衣冠而不親迎亦廢禮矣○門內屏外曰著與宁通宁立之處也俟于宁于庭于堂未至婦家也堂前曰庭冠傍懸瑱之繩曰紞紞下懸玉石曰瑱尚加也瓊美玉也瑩華英皆言石之光華瑩美似瓊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兮彼姝(樞)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撻)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古序曰東方之日刺衰也毛公曰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朱子改爲男女淫奔自作非也東方君方也日月比君臣也男女晨昏私奔君臣政教不立不能明微格姦防之以禮所以爲衰呼日月詩人矢志之辭彼姝者子指淫女也在我室爲淫夫自言以發其暗昧之私也履禮也男女各有正禮女求男賤也稱履所以賤之○一章東方之日照臨下土暗室之中日監在茲今彼美之女來在我室禮我而求卽獨不畏此日邪○二章東方之月鑒茲幽獨彼美之女來在我門禮我求發雖暮夜無知者獨不畏此月邪○子指淫婦我指淫夫履禮通卽就也闥門也發開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叶芒)顛倒衣裳顛之倒(導)之自公召(趙)之○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叶定)之自公令之○折(哲)柳樊圃(叶布)狂夫瞿瞿(句)不能晨夜(叶迓)不夙則莫(暮)

古序曰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毛公曰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結)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東方比君也未明比君昏也顛倒衣裳比政令錯亂也不必其有未明徵召之事比其君與居無節號令不時耳折柳樊圃比朝政不如農圃應節識時也興居號令非晨夜者所得司無所歸咎不敢斥君而求諸挈壺氏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也○一章辨色視朝有常期也今東方未明急起而顛倒其衣裳亦既早矣方顛倒衣裳之時已有自公所來召者君與尤早矣○二章東方未晞顛倒其裳衣已爲亟矣時有自公所傳令者猶以爲晚耳○三章折彼柔脆之柳以樊蔬菜之圃其限易踰也然雖狂暴之夫猶瞿瞿驚顧不敢越況晝夜之限甚明爲挈壺者不能晨夜非失之早則失之暮乎○顛倒衣裳急遽錯亂也樊藩也晨時也時夜猶司夜如掌門之謂晨門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雖)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叶灰)止○葛屨(句)五兩冠緌(叶平聲)雙(叶松)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蓺麻如之何衡(橫)從(宗)其畝取(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叶谷)止曷又鞠(菊)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古序曰南山刺襄公也毛公曰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魯桓公夫人文姜齊襄

公之女弟也未嫁而襄公私之旣嫁與桓公俱如齊
襄公使人殺桓公于車中事見春秋傳此詩齊大夫
刺襄公也南山雄狐比居高而行禽猶衛風之雄雉
也亟稱魯道者閫外通闤行人共見也亟稱齊女者
明其非齊婦也冠屨以比有別五兩雙緌以比亂倫
首足同體而冠屨異匹以比同父非配偶也屨兩而
用五比襄公有婦而亂倫冠一而緌雙比文姜未嫁
而有偶葛以比其薄俗云種麻夫妻同則易生以比
娶妻斧析薪有判合之義以比媒妁也○一章南山崔
巍有雄狐于上綏然垂尾居高位而邪淫何以異此

由齊適魯道路蕩平人皆見齊女由此歸魯矣曷得
又懷思之○二章以葛爲屨至凉薄也屨本兩而五兩
則亂爲奇冠惟一而緌雙則混爲偶同父亂匹亦猶
此也魯道蕩平人皆知齊女用此道歸魯矣曷又相
從與亂乎○三章樹麻者衡之縱之熟耕其田然後得
麻取妻者六禮全備告于父母然後得娶今旣得娶
矣何不防閑而使之窮其欲乎○四章析薪者離同爲
異非斧則不克娶妻者聯異爲同非媒何由得今旣
由媒得齊子矣何又使之極其惡乎○禮夏葛屨冬
皮屨複下曰舃襌丹下曰屨緌冠纓之餘而垂者麻

枲也衡橫通俗謂種麻之田縱橫耕七遍以上則麻
生無葉鞠窮也析薪者離其根本猶女嫁離其父母
喪服傳云夫妻牉合也故詩多以析薪比

南山四章章六句

無田甸甫田維莠酉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刀○無
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叶迭○婉兮孌叶緩
亂兮總角丱貫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叶變兮
古序曰甫田大夫刺襄公也毛公曰無禮義而求大
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朱子改爲戒時人厭小務大忽近圖遠是泛無所

指也夫風未有無指者無指何以別其爲各國乎又
曰未見其爲刺襄公夫襄公無禮義求大功事見春
秋傳卽位之四年師于首止殺鄭子亹轘高渠彌五
年遷紀八年滅紀九年伐衛納惠公十二年降郕是
年冬遂遇弑此其求大功與諸侯之實也何謂未見
末章指淫妹之事正未冠笄之時突弁指爲君以後
國君皮弁服犬自穴出曰突突而弁比衣冠而禽獸
也莠醜也草名一名狗尾與雄狐盧令皆匪人之比
甚矣詩人之惡淫也○一章農有餘力然後可甸大田
不然莠草盛矣地邇可致乃思其人不然憂勞無益

也○二章無田甫田而不治則莠桀桀然長矣無思遠人思而不至則心徒勞矣○三章童子婉孌幼小總髮爲丱其狀丱然曾相見未幾而突然戴弁強作成人蒙養未端可爲成人乎○無田猶無甸治田曰甸甫大也忉忉勞心貌丱總角貌字象形即柏舟所謂兩髦也突忽出貌弁冠之大者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令鄰平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叶懸其人美且鬈拳○盧重鋂梅其人美且偲腮

古序曰盧令刺荒也毛公曰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

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朱子改謂獵者相譽之詩非也齊襄公內荒于色外荒于禽詩人託田犬爲刺猶雄狐之義人類而行禽也或疑不當以禽獸刺君夫鳥獸草木詩所取材非獨刺也雖關雎鵲巢羔羊鹿鳴美亦用之所謂譎諫無罪正以此美且仁美其有人之德人者仁也美好也鬢好曰鬈鬚好曰偲美其有人之貌也有人之德則無愧于人之貌無德而有其貌走狗而已○一章古之獵者其盧犬領下有環其聲令令然牽犬之人貌美好而德且仁人好故犬亦好今犬則犬而人非也○二章盧犬領下有重環牽犬之人其貌美好其鬢毛鬈然有丈夫之表也○三章盧犬領下有一環貫二之重鋂其人貌美好且偲然多鬚有壯士之容也○盧田犬也令令環聲鋂一環貫二也偲鬚通頰毛也即春秋傳于思之思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叶昆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笱在梁其魚魴鱮徐上聲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在梁其魚唯唯偉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古序曰敝笱刺文姜也毛公曰齊人惡魯桓公微弱

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此詩作于桓公遇害之後故曰爲二國患朱子改謂刺魯莊公非也莊公于文姜則子耳桓公其夫也夫爲妻綱如笱可制魚子之於母猶曰弗克夫不能制其妻則同敝笱矣故敝敝笱刺夫而猗嗟以刺子序說各有當也笱狗也魴防也魚目不瞑曰鰥故無妻不寐者亦曰鰥鱮一名鰱首大身小魚之懦者唯唯從逐之稱笱之制魚可入不可出敝則魚出矣以比帷薄不脩水族多淫淫義生于水如雲如雨如水皆比淫也○一章笱所以制魚既敝則魴鰥之魚出入自由齊子無所

防閑故其歸齊從者如雲之多也○(二章)敝笱在梁其魚魴鱮笱不能制也故齊子歸齊其從者如雨之多焉○(三章)敝笱在梁其魚唯唯相隨而行得自由也故齊子歸齊從者如水之流焉○敝壞也梁積石障水以取魚者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薄薄(剥)簟茀朱鞹(各)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叶削)○四驪濟濟(上聲)垂轡瀰瀰魯道有蕩齊子豈弟(上聲)○汶(問)水湯湯行人彭彭(邦)魯道有蕩齊子翺翔○汶水滔滔行人儦儦(標)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古序曰載驅齊人刺襄公也毛公曰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朱子改爲刺文姜乘此車來會襄公蓋據詩中稱齊子不及襄公而稱齊子者明文姜本齊女耳國君而會婦人所以爲刺此魯桓公死後春秋書會孫(為)會祝丘之類君夫人車翟茀此云簟茀則襄公之車會文姜者甚明亟言魯道行人諷其無羞惡之心也○(一章)乘車疾驅薄薄有聲竹簟爲車蔽朱革爲車飾君乘此焉往魯國道路蕩平齊子啓行出宿往會之也○(二章)四馬皆黑色濟濟其美馭馬之轡瀰瀰其垂

魯道蕩平齊子來會豈弟以相樂也○(三章)二國往來道由汶上汶水湯湯其盛行人彭彭其多魯道有蕩齊子從容翺翔得無人共見邪○(四章)汶水滔滔其流行人儦儦其衆魯道有蕩齊子遊遨不愧于人邪○載始也始自齊啓行也薄薄車疾行聲簟竹簟茀車上障蔽也鞹皮去毛者朱色之鞹鞔飾其車以爲固也魯道適魯之路汶水在齊南魯北竟上儦儦行人往來貌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伊)嗟昌兮頎(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鏘)兮射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石)侯不出正(叶征)兮展我甥兮○猗嗟孌(緩)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古序曰猗嗟刺魯莊公也毛公曰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此詩刺魯莊公故辭較敝笱婉所以爲母及子也文姜淫而責夫其言易直母亂而責子其語難顯詩所以含言也每章猗嗟發嘆歷數莊公之美而其所不足自見人以爲齊侯子者春秋之義也當時疑莊公非桓公子春秋特書所生年月日以

折羣議故此詩亦云展我甥明其非我子也亦微諷之辭○一章猗嗟惜乎其昌而盛也觀其體貌頎然脩長觀其舉止抑揚中節其目之美揚起而清明又巧于趨而蹌然又習于射而蔵善也○二章猗嗟惜乎無一不可名者其目美而分明其儀成而齊備終日射侯發不失正誠哉無忝于我齊之甥也○三章猗嗟乎其孌好也眉目清揚而婉然舞則精而可選射則中而貫革每發四矢皆復中其故處足以制敵而禦亂也○抑若揚猶言謙尊而光退讓以明禮也行張足曰趨禮有徐趨疾趨爲之有巧拙蹌巧趨貌論語云趨翼如所謂巧趨也曲禮云士蹌蹌侯射椉也正侯心也姊妹之子曰甥反復也矢皆復中其故處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

毛詩原解卷九終

毛詩原解卷十

魏

魏國名在禹貢冀州舜禹之故都也今山西平陽府解州等地是南枕河曲北涉汾水首山當其北土隘民貧俗儉周初以封同姓未詳所始後爲晉獻公所滅以其地賜大夫畢萬晉始有魏氏魏唐之于晉猶邶鄘之于衛其實皆晉風也五霸晉繼齊故魏風次齊

糾糾九葛屨句可以履霜摻摻纖女手可以縫裳要天之襋棘之好人服通叶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避佩其象揥替維是褊心是以爲刺砌叶

古序曰葛屨刺褊也毛公曰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敦厚崇禮者下之美俗從容博大者君之美行魏地陿隘故其民機巧趨利而俗鮮禮其君儉嗇褊急而德不弘然下之風俗由于上之表率君無寬綽之度則民有纖嗇之風故詩專刺褊心序說甚明朱子改爲縫裳之女自作固矣○一章禮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禦寒之具況旣徹而縓纏之猶謂可以践霜禮女嫁三月廟見始執婦工今未嫁之女其手摻細謂可縫裳以取備者

其民俗趨利類此蘩成然後要衣成然後襋令縫裳
即欲要之縫衣即欲襋之貴人即欲服之其君德褊
急類此○二章擿節者多退讓彼貴人容止提提然安
舒與人媄然謙恭以右讓人而自避居左佩象骨之
搔首容飾非不可觀也維此褊急之心所以爲刺耳
○糾糾繚纏之貌摻摻猶纖纖女手好貌要裳腰襋
衣領好人猶言貴人指其君也提提安舒也象揥解
見君子偕老篇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彼汾焚沮去聲洳孺言采其莫暮彼其記之子美無度

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
美如英央叶美如英殊異乎公行杭叶○彼汾一曲言采其
藚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古序曰汾沮洳刺儉也毛公曰其君儉以能勤刺不
得禮也○勤儉美節也爲人君者不曠天工以爲勤
不奪民財以爲儉非勞手足茹蔬菜之謂人主而親
細民之事爲勤儉則有并耕而治數米而炊如沮洳
采莫之爲者矣沮洳泥塗也沾汙手足以求蔬菜非
大人之事居上纖嗇其狀類此不必眞有采莫采桑
之行亦不必卽是公路公行之官朱子改爲刺儉不
中禮則是而謂刺公路公行則拘矣○一章汾水下濕
有莫生焉采以爲蔬彼其之子勤儉如此其德美無
度量雖美無度量而采莫事細絕不似公路之貴人
公路不似而況其上焉者乎○二章彼汾一方有桑生
焉往采其桑將以飼蠶也彼其之子勤儉如此其德
美如英華但不似公行之貴人耳○三章彼汾水曲隈
有藚生焉往采其藚將以療饑也彼其之子勤儉如
此其德美如玉但不似公族之貴人耳○汾水名出
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水邊下濕之地莫葉似
柳有毛刺可以爲羹無度無限量也殊絕也公路掌

公之路車公行掌兵車之行列公族掌公之宗族皆
晉官爵大夫不敢斥君而但指大夫以諷也一方猶
一處也一曲水隈也藚一名澤舄本草云久食不飢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
士也驕彼人是哉齎叶子曰何其基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
以行國亦叶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
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古序曰園有桃刺時也毛公曰大夫憂其君國小而

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此詩之意謂國勢褊小而大國侵陵使其君勿見小自利恢弘政教鼓舞其民而用之猶可自立乃硜硜自守屯膏惜費以爲處貧寡當然斗筲之見何足與議大計乎故以桃棘比家語孔子云果屬有六而桃爲下棘似棗而小叢生孟子云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二物皆果實之賤者生于園其實幾何今欲以桃當肉以棘當穀則數米而炊之道也以此用民望其恢廓難矣詩人所以深憂也○一章園中有桃欲以其實充肉爲殺儉嗇如此安望能光大其國

家乎我心憂鬱歌謠自舒不知我者乃曰此士矜驕則豈食桃之人所爲是哉而子言我驕何也我心所憂人無知者不知由于不思思之卽知矣○二章園有棘以其實充食鄙吝如此我憂無聊出行于國不知我者曰此士遊蕩無極豈彼食棘者所爲是哉子言我罔極何也我心之憂誰知之人未思耳思之亦憂矣○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彼人指魏君臣子指謂我驕者行國散步城中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以上三詩朱傳皆以首二句爲興然所刺之故卽在其中若以興爲無義則三詩皆未言儉嗇以何爲刺他可類推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愼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愼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愼旃哉猶來無死

古序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毛公曰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朱子改爲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是矣謂登山望父母自言非也岵山多草木以比生我屺無草木以比鞠我

罔領也以比長我征夫何暇登臨孝子思親何待升眺託言以寓望鄉之情耳○一章陟彼岵山瞻望吾父憶行時父戒曰嗟我子此行早夜無息其上役也愼之哉爾去猶望爾來無止于彼不來也○二章陟彼屺山瞻望吾母思母戒我曰嗟予季此行早夜無寐其上役愼之哉季往猶望季歸無棄于彼而不歸也○三章陟彼山岡瞻望予兄兄戒我曰嗟予弟夙夜同衆趨事上役愼之哉弟往猶望弟還無遂死而不還也○山多草木曰岵山無草木曰屺山脊曰岡上以下供上役也七月云上入執宮功旃之也季少子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旋）兮○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異）兮行與子逝兮

古序曰十畝之間刺時也毛公曰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魏地迫隘其君褊急其民纖嗇加以大國侵削閭里蕭條民間愁居迫處覺生理日蹙故詩人託采桑無所以刺之朱子改爲賢者不樂仕而歸農圃其辭疑似然淺深厚薄之味相違遠矣讀者自別○（一章）郊野之地不過十畝地陋人稠采桑者無所得桒閑閑然空歸呼其同伴相與還家而已○（二章）郊野

之外地僅十畝采桑者泄泄然閒行呼其同伴相與他往而已○十畝甚言其偪側古者一夫授田百畝魏地隘不足耕墾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玄）貆（暄）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參）兮○坎坎伐輻（叶必）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亦）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純）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叶鈞）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純）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孫）兮

古序曰伐檀刺貪也毛公曰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朱子改爲美君子之不素餐非也所謂不稼穡而取禾不狩獵而縣貆此正無功受祿之比嘆君子之不素餐者乃所以刺小人取禾廛庭縣貆皆小人貪鄙之象亦不似美君子之辭○（一章）檀本堅忍車之美材也坎坎然用力伐之將以爲車而河上非行車之所寘此檀于水涯無所用之徒見河水清漣成文耳君子任重困窮而在位者不親稼

穡胡斂民三百之廛不習狩獵胡庭縣貉貆之肉是無功而素餐也若伐檀君子効用豈素餐者哉○（二章）坎坎然伐木爲車輻寘之河側水淸波直有輻無用也君子旣不得志而在位者不農有禾不田有肉豈非素食乎苟伐輻君子得用眞不肯素食者矣○（三章）坎坎然伐木爲輪寘之河漘水淸成淪安所用之君子旣不得志而在位者不耕有囷不獵有鶉豈非素飧乎彼伐輪君子見用眞不素飧者矣○檀木堅宜爲車寘與置同漣風行水成文也猗與兮同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廛謂一夫百畝之稅三百言多也冬曰

曰狩獵蹤逼追獸也貉鶴予曰貆豵懸同繫也素猶
空也餐吞食也輻車輪中直木也直波流直也十萬
曰億獸三歲曰特淪波文也囷圓倉也飧熟食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慣女汝莫我肯顧叶古逝將
去女適彼樂洛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〇碩鼠碩鼠無
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
樂國爰得我直叶折〇碩鼠碩鼠無食我苗叶毛三歲貫女
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平聲

古序曰碩鼠刺重斂也毛公曰國人刺其君重斂蠶

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〇朱子改爲
民困於貪殘之政託言大鼠害己而去之非也詩人
託民言爲刺耳非即其民自作也〇一章大鼠大鼠汝
貪而無厭勿更食我黍三歲與汝習汝無眷顧之意
今往去汝適彼安樂之土彼土緩征薄稅樂哉我其
得所矣〇二章大鼠大鼠汝勿食我麥三歲習汝無德
與我今往去汝適彼樂國彼國樂哉我得自遂矣〇
三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習汝莫肯慰勞今往去汝適
彼樂郊彼郊樂哉復爲誰而長號也〇周禮三年大
比民數改定版籍此時聽民遷徙故云三歲去汝重
言樂土歆羨之辭直遂生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毛詩原解卷十終

毛詩原解卷十一

唐

唐國名。本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大行恆山之西。周成王以封其弟叔虞。爲唐侯。因陶唐故地得名。南有晉水。其子燮因改國號晉。卽今山西平陽府絳州是。稱唐從始封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illegible]）今我不樂。日月其除。（[illegible]叶）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據叶）好樂無荒。良士瞿瞿。（句）○蟋蟀在堂。歲聿其逝。（蹶叶）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怪叶）○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

日月其慆。（刲叶）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古序曰。蟋蟀。刺晉僖公也。毛公曰。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按國奢濟之以儉。國儉濟之以禮。晉自僖公之世。俗尚固陋。儉不中禮。以蟋蟀比諷其終歲廢禮也。蟋蟀十月在堂。周以十一月爲歲首。十月歲畢。是大蜡之時。終歲禮樂不止十月而歲暮猶[illegible]。則禮壞樂崩矣。是詩不必卽作于十月。一歲之中。朝廷有饗燕。宗廟有獻酬。邦國有賓興。鄉有射。里有社。食以時。用以禮。烏可以無財廢禮。當時而廢樂也。禮樂。先王所以和上下。調人情。勞身焦思。以天下爲桎梏。是墨道也。故詩人借爲樂以廣其儉。卽致太康之戒。所謂禮減而能進。樂盈而能反。中和之道。忠臣納誨之語。里巷歌曲焉得有此。朱子改爲民間歲晚行樂。謂刺僖公無據。夫民間行樂無關於政教。則亦不足以爲風。列國變風所始。其來舊矣。孟子云王者迹熄而詩亡。國風多幽厲以前之作。其變風不始于各國中衰之諸侯。而誰始乎。今盡斥爲無據。不知又何所據也○一章蟋蟀在堂。時維十月。歲遂暮矣。今我不樂。日月去

矣。但不可過於求安。當思其職業所居。樂不廢事。則可謂良士瞿瞿然遠慮者矣○二章蟋蟀在堂。歲遂往矣。今我不樂。日月邁矣。但勿太安。思及職業外。好樂不至荒廢。則可謂良士蹶蹶然勤勵者矣○三章蟋蟀在堂。任載之役車休息矣。今我不樂。日月慆然往矣。但勿太康。然職事可憂。不至于荒。斯爲良士獲安靖之休矣○蟋蟀。蟲名。似蝗而小。色黑。一名促織。九月在堂。天氣寒而依人也。聿。遂也。歲莫。十月。農工甫畢也。職。業也。瞿瞿。却顧貌。外。意外也。蹶蹶。動而敏事也。役車。任載之車。慆。滔滔。逝不反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侈)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閭)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死)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叶口)隰有杻(朋)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叶蘇)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叶去)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叶訓)○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叶力)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古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毛公曰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朱子改為答前篇之意而解

其憂非也蓋是時桓叔伐晉之謀已成昭公齷齪自守所謂亡國之日迫以促詩人為放歌以諷之辭若舒而情實慘氣象危迫如朝露然以為解蟋蟀之憂豈不迂乎又謂此詩辭非臣子所施于君父夫風之作不知所起也作者隱其端而聞者忘其諱故曰言之者無罪若論臣子施于君父何但辭不可俉卽刺又豈可者蓋人有性情則不能無好惡有好惡則不能無美刺有美刺則其辭自不得不爾既不陳作者之名又不摘君父之過若為同儕自語影響比設何為不可故有雄狐碩鼠田盧之譬而非詈有狡童狂且爾汝之呼而非侮況云子有宛死何嫌之有必如朱說欲明忠厚之義反開世主惡謗之端則詩人之志幾乎窮矣○(一章)山有樞隰有榆有其材者貴能用今子有衣裳而不曳婁有車馬而不馳驅宛然坐見其死他人取以為樂矣○(二章)山有栲隰有杻有材而不用有庭內而不洒埽有鐘鼓而不鼓考宛然坐見其死他人保有之矣○(三章)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鼓瑟以喜樂延引此日一旦宛然死而他人入室矣○樞木如榆有刺葉可為茹榆種十餘葉皆相似而皮理異榆其總名白者曰枌曳披拂也婁亦曳

也走馬曰馳策馬曰驅宛坐見貌栲櫟屬杻檍也木多曲少直可為弓幹葉似杏而尖二月花開細蘂正白枝葉茂好一名萬歲故官園多種之考擊也永日延日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白石鑿鑿(作)素衣朱襮從子于沃(叶鬱)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洛)○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叶肖)從子于鵠(叶號)既見君子云何其憂(叶要)○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古序曰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毛公曰昭公分國以封

沃沃盛强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按晉昭侯分曲沃之地以封其叔父成師是爲桓叔桓叔彊而潘父弑昭公謀納之不克晉沃交攻再傳沃莊伯至武公遂併晉事見春秋傳此託爲國人從沃之辭刺昭公之失民也朱子改爲叛者自作豈有民叛其主旣云不敢告人又作詩以自明者乎有國家者使其民從敵以爲樂且爲之隱國欲不亡得乎自古亡國民心貳而後敵人乘之叚之叛鄭也國人先美之突之逐忽也國人先去之沃之叛晉也國人先從之詩皆以爲刺而聖人皆存之所以爲萬世長民者戒

遠矣○一章悠揚之水其流淸淺中有白石鑿鑿鮮明水弱而石壯也晉弱沃彊何以異此今將以素絲爲衣以朱爲領從爾往沃以見君子云何不樂乎○二章揚之水白石皓皓水微而石顯也今將以素衣朱繡從子往鵠以見君子吾何所憂乎○三章揚之水白石粼粼水落而石見也聞君子將有大擧之命幾事不密則害吾何敢告人乎○鑿鑿猶言齒齒石立貌素衣猶言純衣卽絲衣也諸侯禮服用絲或云中衣白色按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然則諸侯中衣色朱也襮衣領也從子民間自相謂也君子指桓叔鵠地名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記之子碩大無朋蒲叶椒聊且疽遠條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匊谷叶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古序曰椒聊刺晉昭公也毛公曰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一章椒之爲物小而芳烈聊且植之耳今其實蕃衍采之滿升彼其之子奄有邦國雖碩大而孤立無朋椒雖聊小乎其枝條日長遠矣○二章椒聊之實蕃衍滿兩手

之匊彼其之子空碩大而遲鈍不若椒雖聊小乎其條日長遠矣○彼其之子指昭公凡詩言彼其之子皆輕之之辭無朋寡助也篤馬不進貌淮南子云夏蟲不可與語冰篤于時也易有大過卽大且篤之象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紬繆由束薪三星在天汀叶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徂叶三星在隅偶叶今夕何夕見此邂械逅狗叶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上聲今夕何夕見此粲憯去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古序曰綢繆刺晉亂也毛公曰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朱子改爲男女失時而後得遂其婚姻詩人述其相喜之辭非也本爲不得婚而無可奈何之辭蓋晉沃搆亂民室家流離詩人託言男女相見無聊之情新言新也男女之初也夫婦牉合也斧析木束以成薪媒聯異合以爲耦匪斧不克匪媒不得也親迎以昏三星心星卽大火也上一下二其形如心東方蒼龍之宿又三參也參七星中三上下各二西方白虎之宿參以孟冬之昏始見于東方是曰在天季冬之昏見于東南是曰在隅正月昏見于南方是曰在戶古者自九月霜降至二月冰泮皆昏姻之期故舉參爲候至三月心星出矣昏見于東五月昏見于東南隅六月見于南方當戶七月以後西流九月之昏西伏戌位而參始東出心東出則參西退心出參退而昏禮終參出心退而昏禮始故以爲比芻言阻也楚言愁也皆失意之比○一章木析爲薪必纏縛而後成束女之于男必媒約而後成耦今仰見三星正昏禮之夕顧此何夕乃亂離之夕而安得見此良人乎女兮女兮無媒無禮如此良人何哉○二章芻綢繆而成束男女媒合而成配今雖三星在隅顧此夕何夕安得成邂逅之好乎男女兮男女兮如此邂逅何亦徒相遇而已○三章楚綢繆以成束男無媒何以得妻雖三星在戶顧今夕何夕安得此美人乎男兮男兮如此美人何欲親就無由矣○綢繆猶纏綿也親迎以昏故曰夕良人指男子邂逅暫相遇也猶言解覯不固之意粲者猶言美人國語女三爲粲

綢繆三章章六句

有杕弟之杜其葉湑須上聲湑獨行踽踽矩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叶甫嗟行之人胡不比避焉人無兄弟胡不佽次焉○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瓊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古序曰杕杜刺時也毛公曰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幷耳○朱子改爲人無兄弟者求助于人之辭非也晉自昭公被弒與沃五世相攻宗族離叛公室孤立故詩人以杕杜比杜棣類好生道旁以比疏屬棣之言悌也其華合聚以比同宗實甘者爲棠比兄弟相親酢者爲杜杜塞也比兄弟不相能杕杜孤立比晉椒聊蕃衍比沃一盛一衰比晉將折而入于沃也如王風葛藟鄭風揚之水皆親族畔之所以不振安得目爲泛泛行道之語

乎○一章杕然特生之杜其葉湑湑猶足自芘今兄弟叛離獨行踽踽曾杕杜不如矣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情相親也若他人可恃嗟彼行道皆人耳何不見輔乎人無兄弟何不見助乎情不相關是以不能也○二章杕然之杜尚菁菁其葉猶足芘本今獨行睘睘無兄弟雖有他人豈如我同姓若他人可依行路之人何不相比人無兄弟何不相佽乎○杕特生也比輔也佽助也睘睘獨行驚顧貌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豹袪區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平聲○羔裘豹褎袖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叶厚

古序曰羔裘刺時也毛公曰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一章羔裘以豹皮飾袪彼服此者是我民所由以安居者也以我懷居之切豈無他人可依惟念子故舊不忍遽去耳○二章彼羔裘豹褎者是我民情所待以究察也我有隱微之情豈無他人可赴愬惟念子舊好不忍遂忘耳○羔裘大夫之服袪袖口也自由也居居猶言處處即安之意究究體悉意

羔裘二章章四句

肅肅鴇保羽集于苞栩許王事靡盬古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虎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鴇行杭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古序曰鴇羽刺時也毛公曰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按晉自潘父弑昭侯納桓叔不克晉立孝侯曲沃莊伯弑之晉立鄂侯莊伯伐而逐之平王命虢侯伐曲沃立哀侯曲沃獲之晉立小子侯曲沃誘殺之王又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此所謂大亂五世而詩稱王事靡盬

者也鴇似鴈而大無後指爾雅云鴇鴈之醜其足蹼以比君子不任奔走也叢生曰苞集于苞其栖早矣以比君子勞則思集犬鳥集于叢木比失所也栩言虎也棘言急也桑言喪也皆以比時政○一章鴇之飛也其羽肅肅性不樹止而今下集于叢生之栩失其所矣君子以王事不可不堅固久役在外不得種蓺黍稷以養父母父母何所怙乎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所也○二章肅肅鴇羽集于叢生之棘失其性矣君子以王事久役不得蓺黍稷以養父母悠悠蒼天曷其有止極乎○三章肅肅鴇行集于叢生之桑君子以王事勤勞

不得蓺稻粱以養父母悠悠蒼天何時得復其常乎○栩櫟力也盬與蠱通凡器物壞曰蠱不堅固之意稻穀之宜濕者糯秫也秫一作粳黏連曰糯不黏曰秔米之精者曰粱良也穀之大者亦曰粱今高粱之類嘗食也

鴇羽三章章七句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郁兮

古序曰無衣美晉武公也毛公曰武公始併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晉武公

者曲沃桓叔之孫莊伯之子伐晉侯緡滅之使其大夫賂周釐王王使虢叔錫武公服爲諸侯其大夫因王使來作是詩美其君稱子者指王使也朱子改爲武公自述謂序言美爲奬亂夫序言美者非采風者美之非刪詩者美之武公之臣自美武公猶秦風之車鄰四驖云爾聖人刪詩豈可者存之不可者去之乎亂臣賊子事所當戒則存之以告來許若謂此詩奬亂不可爲教則自二南以下諸變風及春秋十二公所書亂跡亦多矣其皆可以爲教者與存無衣乃所以爲教矣○一章侯伯七命我豈不能製此七命之衣但不如子所齎來之衣借重王命安穩且吉祥耳○二章天子之卿視侯其服六命我豈無六命之衣但不如子所錫之衣久著而温燠耳○周禮典命職云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天子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公袞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大夫希冕士玄冕其衣裳九章之說鄭氏穿鑿附會未足據耳詳見春官司服之職此言七六者命數也非七章六章之謂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逝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紹叶之○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

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古序曰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毛公曰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朱子改爲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非也武公兼併晉國內與宗室爲讐賢人君子去之故詩人託孤杜爲刺尊賢親親禮之經也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未有不仁而能義不親其親而能尊賢者也○一章杕然特生之杜孤立路傍翦滅宗族得國何以異此彼賢人君子安肯共事而適我乎徒使我中心愛之無自而

飲食之也○二章有杕之杜生于道曲孤立無與彼君子兮其肯從我遊乎中心好之無由得飲食之也○晳豯語辭周曲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蒙楚蘞廉蔓于野叶次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參去聲兮錦衾爛濫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叶過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叶句○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古序曰葛生刺晉獻公也毛公曰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朱子改為婦人以夫久從征役作非也按晉獻公好戰如伐虞伐虢伐驪戎國人多死于戰詩託死者妻悼亡以刺之故其辭哀而傷葛生蘞蔓指死所也尸膏草野失其骸骨故曰亡此域塋域居室墓壙也陣亡不得殯葬百歲之後魂歸于居于室皆哭死飲恨之辭角枕錦衾斂襲之具周禮天官大府之職大喪供角枕儀禮斂用衾若謂夫婦宴寢之具則委巷之語矣○一章葛生蒙于楚蘞生蔓于野荒葬之地也予美從軍身死于此幽魂寂寞誰與獨處乎○二章葛生蒙于棘蘞生蔓于墓予美死于此誰與之獨息乎○三章死者夷尸以角枕雖有角枕空復粲然斂尸以衾雖有錦衾空復爛然予美身死草野無枕無衾悠悠長夜誰與獨旦乎○四章日莫永于夏夜莫永于冬年莫永于死後予美無生還之期矣惟百年之後相期同歸于九泉之居而已○五章冬之夜夏之日悠悠我思百歲之後歸于穴室而已○蘞草名似括樓蔓生葉盛而細予黑予美指夫也亡此死此地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叶丁人之為言苟亦無信叶心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陽之下叶虎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古序曰采苓刺晉獻公也毛公曰獻公好聽讒焉○朱子改為聽讒之詩謂未見其果作于獻公時非也事之可據孰有如晉獻公聽讒者乎如是猶謂不信則詩必有年月日時作者姓名乃可各章首二語比讒言倂張苓木耳也以比聽苦辨其味葑拔其根○一章采苓者曰我采此于首陽山之巔夫何地無苓焉知此苓必于首陽巔乎人言無稽且無輕信則將舍

乎亦無輕舍也必加察焉不信則無間可入不舍則其情立見人欲為讒不可得矣○二章采苦者自言采于首陽山下未可信也人之為言且無輕與然則舍之亦無遽舍也不信而又加察人欲為讒不可得矣○三章采葑者自言采于首陽山東人之為言且無輕從亦無遽舍如此而人欲為讒其可得乎○首陽即雷首山在山西蒲州東南三十里即夷齊隱處苦且也旃之也苦菜名月令苦菜秀似萵苣而葉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一名荼禮記內則濡豚包苦是也葑蔓菁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

毛詩原解卷十二

秦

秦國名在禹貢雍州之域伯益之後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有非子者周孝王時養馬于汧牽渭之間賜封邑于秦其曾孫秦仲為宣王大夫討西戎不克死平王東遷仲孫襄公以兵送王王以西周地盡委之秦始大即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等處是也君子曰觀于夫詩而知聖人之先見晉亡而秦興矣或曰唐堯風亡夷狄乘之夫秦地即岐豐之地秦民即岐豐之民何為夷之秦既夷矣陳檜曹諸夏反後夷狄乎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叶定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阪反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叶垤○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古序曰車鄰美秦仲也毛公曰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按秦自非子始封為附庸非子曾孫秦仲入為周宣王大夫禮天子之大夫視伯于是始有車馬寺人與諸侯同故秦人創見詫美朱子謂未見其必為秦仲之詩非也○一章君子有車鄰鄰然

桓拔之多有馬白額者皆備又有寺人為役未見君子寺人先為傳令非舊日之等威矣○二章山有漆可為器用隰有栗可供籩實今君有禮樂矣既見則相與並坐鼓瑟百年氣象始見今日失今不樂往而為耋矣○三章阪有桑可為弓隰有楊可為盾今君有武備矣既見則相與並坐鼓簧今者不樂往者不待而亡去矣○鄰鄰轃集也或云猶轔轔車聲也白顛馬額有白毛寺人閹宦也八十曰耋楊木輕宜為盾春秋傳宋樂祁犂獻楊盾六十于趙鞅是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鐵孔阜否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叶合○遊于北園四馬既閑叶賢輶由車鸞鑣載獫念歇驕

古序曰駟驖美襄公也毛公曰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朱子謂此亦前篇之意非也按史秦仲生莊公莊公生襄公犬戎殺幽王襄公將兵救之戰甚有功周亡東徙襄公以兵送之平王遂命為諸侯盡以西京地予焉前篇秦仲猶附庸故但誇其車馬禮樂侍御此則已為大國故美其園囿田獵序說各有攸當也○一章田獵必先車馬我公于田四馬皆黑色而甚肥大御馬者六轡在手控磬惟意公往狩則左右親幸之人無不從行其儀從何盛備也○二章虞人司獸因四時所宜奉其牡獸甚肥碩以待射公將射而命御者曰逐禽左矢方離弦而獸已見獲其射御何精好也○三章田事既畢乃休卒徒遊于北園四馬閒暇驅逆之輕車但聞鸞鑣之聲載其田犬休歇其驕騰之力其從事有節制也○驖黑色秦以水德勝火也四馬八轡驂馬兩轡在觼故手惟六轡耳時是也辰時也辰牡如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之類左之凡車逐禽從左射左膘標達右腢愚為

上殺舍放矢也拔矢括也輶輕也鈴在銜曰鸞在軾曰和鑣馬銜鐵獫田犬爾雅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按田犬多長喙歇驕謂休歇其驕騰之力爾雅多附會難盡據也

駟驖三章章四句○誦秦風多威猛壯厲之氣所以虎視諸侯吞併六國而亦竟以暴亡聲音之道可以知德聖人先覺非淺識可到耳

小戎俴慘收五楘木梁輈游環脅驅叶佉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竹叶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阜否六轡在手騏騮是中叶騧瓜驪是

驂(叶七)龍盾(叶毗上)之合(叶忽)鋈以觼(決)軜(叶六)言念君子溫其
在邑(叶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俴駟孔羣厹(求)矛鋈
錞(淳隊叶)蒙伐有苑(叶氳)虎韔(暢)鏤(漏)膺交韔二弓(叶)竹閉
緄(袞)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平)良人秩秩德音
古序曰小戎美襄公也毛公曰備其兵車以討西戎
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
其君子焉○朱子曰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
天之讐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
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其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
私情蓋以義興師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怨按此

論甚正然非夫子錄小戎本意其錄小戎非嘉之也
秦人好戰雖婦人女子見車馬旌旗而喜習尚固然
一時商鞅白起輩未生小戎已爲之兆矣聖人前知如
神序說所以爲確也若夫犬戎殺幽王與秦仲雖義
不共天而秦人好戰非待於此詩本託與婦人朱傳
遂以爲婦人自作皆非也○(一章)兵車利馳驅故其制
小車箱中空俴無所收載貴輕便也車轅曰輈上曲
如梁分爲五處用皮韔(暢)篆之駕車四馬兩服常居
中惟兩驂在外以皮爲環當兩服背游移不定引兩
驂外轡貫于環執之使驂馬不外逸也又以皮二條

前繫于衡後繫于軫欄兩服馬脅外以驅驂馬使勿
內入礙兩服也車下以板側掩曰陰以皮二條前繫
驂頸後繫陰板曰靷使驂引之行也陰板之上繫靷
有鋈曰續鋈之以金車上凭處有文彩之茵車輪當
心有轂以外持輻內受軸而小戎之轂長于大車欲
其穩也駕車之馬青黑曰騏左足白曰馵以此往伐
西戎征夫室家曰言念君子溫潤如玉今方在西戎
板屋之中思之亂我心曲也○(二章)四馬甚肥六轡在
手騏駵二馬居中爲服騧驪二馬在外爲驂盾以扞
衛畫龍于上合兩以備壞也驂馬內轡曰軜置鋈于

軾前曰觼以金鋈觼係軜于上大軍徂征征士室家
曰言念君子溫然在西戎之邑何時方是歸期胡爲
使我念之也○(三章)四馬俴空不被鞍甲甚羣而調和
車上建厹矛柄下有錞鋈之以金盾畫以蒙有苑其
文韔弓以韔虎皮爲之馬胸有帶刻金飾之韔中之
弓交二于中其未張者閉之以竹約之以緄大軍既
行征夫家人曰言念君子卧起爲之不安厭厭然安
靜之良人室家相與德音秩秩然不改其常也○小
戎諸將士之戎車非元戎也元戎先列小戎繼之俴
猶空也收車箱所以收載也戎車不載他物故曰俴

管子曰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又曰將徒人與俴者同實言甲不堅與赤身無甲者同徒卒無器械與空手同也周禮庶人乘棧車車無飾曰棧義與俴通俗謂無鞍者曰俴馬三章俴駟是也群蒙也冒也以革乘輈木也輈即轅也一木當車底中從後直至前軫曲而上以便服馬進退至末又曲向下橫一木爲衡以駕馬制如舟底故名輈恐其不堅分爲五節以皮束之也游環以皮爲環引兩驂外轡貫其中執之環在轡上游移不定也脅驅驅驂馬不內逼也鋈流金也茵褥也以虎皮覆軾也暢長也板屋以

板爲屋西戎之俗也赤馬黑鬣曰騮黃馬黑喙曰騧厹矛叴形矛也錞矛柄下鐵銳者曰錞平者曰鐏蒙厖通雜文也伐戟同盾也一名干一名櫓膺馬當胸也鏤刻金爲飾也韔弓囊也竹閉以竹爲弓檠景也緄繩也縢縛也厭厭厚意秩秩有當也德音善言也室家相與之德音邶風日月云德音無良谷風云德音莫違與此同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加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素洄回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苑在水中央○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賫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遲○蒹葭采采取叶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史遡洄從之道阻且右以叶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古序曰蒹葭刺襄公也毛公曰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朱子謂此詩未詳所謂以序說爲鑿非也周道親親尚賢平易忠厚黜詐力而畢武功自文武至宣幽國于岐豐民習先王禮教數百年矣平王東遷秦襄公據有其地始以攻戰爲事刑殺爲威其民愁居懾處思昔太和景象不復可見東望河洛有

游從宛在之思西視秦邦有艱難牽率之苦文武成康之澤維係民心而秦人慘礉之法束縛其手足自立國之初已然矣毛公所以謂之將無以固其國蓋周之興也詩歌茁葭是春和之明景也周禮行而忠厚篤祜開卜世有道之長秦之興也詩歌蒹葭是蕭殺之蕭晨也周禮廢而強梁腊毒兆二世撲滅之禍聖人刪定法戒昭然後儒不達詆爲鑿空豈不誤乎○一章蒹葭之生本蒼者也今色改爲蒼秋氣慘烈白露凝戾爲霜化國之日一變而爲肅殺之辰矣我所思伊人其在河洛之間水之一方乎將溯洄逆流往

從道阻且長若遡游順流而下宛在水中央可得而
卽也○二章蒹葭淒然荒涼露凝而白方未晞也我思
伊人其在水之湄乎遡洄以從道阻于上升也遡游
而從宛然在水中之高坻焉○三章蒹葭采采以爲薪
白露凝而未已所思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
出其右不相値也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可得而就
也○蒹荻也葭蘆也荻小而蘆大伊猶彼也坻水中
高地湄水草之交沚小渚也宛在中央言其近也自
秦望洛順流而東故曰游從宛在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叶斯顏如渥丹
其君也哉叶賫○終南何有有紀杞有堂常君子至止黻
充衣繡裳佩玉將將鏘壽考不忘

古序曰終南戒襄公也毛公曰能取周地始爲諸侯
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朱子改爲
秦人美其君之辭亦車鄰駟驖之意非也按此詩美
而寓戒稱其顏色而諷以其君須其佩服而教以不
忘非徒誇美之而已終南鎬京南山條言條理也梅
言謀也紀作杞堂作棠棣也杞言紀常言綱治理謀
謨陳紀立綱皆脩政之比所以爲戒勸也○一章終南
之山秦之巨鎭上有條焉有梅焉草木條茂秀氣所
鍾君子以王命作都其下服諸侯之服外錫錦衣內
著狐裘顏色充盛如厚漬之丹其君也與哉愼勿忝
此名邦也○二章終南何有有杞焉有常焉君子至此
開國承家脩明紀常其衣裳青黑之黻五色之繡佩
王之聲將然服此服居此地壽考長存勿忘王命也
○終南山名其君也哉規諷之疑辭條楢切也一名
檟一名楸卽今梓也杞如榜一名狗骨棠常棣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

之特臨其穴叶洫惴惴贅其慄彼蒼者天叶汀殲尖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
車仲行杭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
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
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語臨其
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古序曰黃鳥哀三良也毛公曰國人刺穆公以人從
死而作是詩也○秦近西戎惡俗輕生好殺君葬以
人殉武公之葬從者六十六人至穆公用百七十七
人子車氏之三良亦與焉然詩人不刺康公而刺穆

公何也三良之殉穆公之志也嗣君因先世遺風重以厥考之命自非賢哲焉能獨已使穆公有治命能革其故自可無此舉生平悔過作誓思以賢遺子孫身死而自殲其善類詩人所以惡之厥後始皇崩令後宮皆從死工匠皆生閉壙中遺謀不善子孫好暴遂以族滅聖人刪詩存黃鳥脩春秋不卒穆公誠惡之也黃鳥知時以比賢哲棘急也桑喪也楚愁也不當止而止亦以諷三子也使三子知幾可無及於難臨穴而懼雖百贖不可得已○一章交交然飛而往來之黃鳥良翁也爾何止于棘乎誰從穆公之死子車

氏名奄息者與焉此百夫之特出也思其臨壙使我惴然戰慄彼蒼者天盡殺我善人若其可贖吾民願以百身贖之矣○二章交交黃鳥爾何止于桑乎誰從穆公之死子車氏之仲行與焉此百夫之隄防想其臨穴使我惴慄天絕我良人如其可贖不惜百身矣○三章交交黃鳥爾何止于楚乎誰從穆公之死子車氏之鍼虎與焉此百夫之敵也想其臨穴使我戰慄天絕我良人若其可贖願百其身矣○殲盡也禦當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鴥聿彼晨風分叶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櫟歷叶隰有六駁剝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弟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古序曰晨風刺康公也毛公曰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朱子改為婦人念其君子之辭非也凡詩思念稱君子者如皆以為婦人則男子盡無思而君子獨婦得稱其夫乎亦固矣晨鷐同鸇也搏擊羣鳥其疾如風秦俗好戰士以猛鷙為賢故以為比臣擇君如鳥擇木不向陽者茂而北林蕭索鷹鸇在野則

鷙而遇林則阻櫟與棣皆大木而苞叢生樹大者其皮斑駁櫟在山者苞在隰者六駁則大木羅列矣棣在山者苞在隰者樹檖則喬林矣皆賢人失所之比○一章鴥然急疾之晨風歸彼鬱然之北林吾人際會先公望秦國來歸而今不得朝陽亦猶此君子嗣服使我不見憂心為之欽欽不寧是果如何哉如何哉多應忘我矣○二章山有苞櫟不得遂其高隰有六駁大木陳列在下士之失所亦猶此未見君子憂心為之不樂如何哉如何哉忘我必多矣○三章山有叢生之棣隰則成樹而上檖今秦之士亦猶此矣未見君

予憂心昏然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必多矣○鴥疾飛貌晨風鸇也櫟橡也馬雜毛曰駮櫟樹大者皮有鮮文似之故射禮謂馬爲皮樹或曰駮赤李也馬赤白曰駮檖木上遂也與禾穟通

晨風三章章六句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叶抔王于興師脩我戈矛叶謀與子同仇叶求○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叶鐸王于興師脩我戈戟叶腳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叶邦與子偕行

古序曰無衣刺用兵也毛公曰秦人刺其君好攻戰

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朱子改爲秦俗樂于戰鬬其人平居相謂之辭非也其君平居不能惠民假王命復讐以日從事于干戈語曰食人之食則事人之事樂人之樂則憂人之憂君不與民同欲而責其死力難矣所以刺之○一章維吾與子同在行伍之中豈曰子無衣君能解衣衣子而同袍乎平居未嘗衣汝也但王命興師則令我脩戈矛與子同仇伍耳○二章豈曰無衣與子同裏衣之澤乎但王命與師則使我脩矛戟與子偕作耳○三章豈曰無衣與子同裳乎但王命與師則使我脩甲兵與子偕行耳○戈柄短戟柄長戟三刃上出戈二刃旁一鉤矛即今之鎗仇匹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去聲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叶歸玉佩叶杯

古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毛公曰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朱子謂秦康公爲太子送舅渭陽而作非即位以後之

詩非也詩三百編次與尚書二十八篇世代先後并然此詩居黃鳥晨風後其爲康公即位以後詩甚明故古序不曰太子送舅而曰康公念母其旨自遠蓋子有母而後有舅念舅即所以念母其送舅也本因念母之情故其念母也追憶送舅之事若送舅則太子時作若念母則不應以念母詩爲送舅詩定知不作于渭陽送別而作于重耳旣卒之後康公即位重耳卒七年矣追思昔日見舅如母今母不見而舅亦亡不忍直言思母而但追憶送舅生死別離之感惻然言外渭陽所以千古含悲也苟無序說尋常餞別

語耳序所以爲詩根柢不可易也○一章人生親以及親莫如舅昔者舅氏過秦我送至渭水之北行必以賵何以贈之路車四黃所以資其行也○二章昔我送舅猶幸有舅在見舅如見生我我思何長也行必有賵何以贈之有瓊瑰之玉佩以象其德也○水北曰陽秦都雍在渭南東送至咸陽之地也人君之車曰路車路大也古者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路容三軌軌廣六尺故大曰路乘黃四馬色皆黃瓊美玉也瑰石似玉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吁嗟乎不承權輿○於我乎每食四簋叶軌今也每食不飽叶補于嗟乎不承權輿叶宇

古序曰權輿刺康公也毛公曰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一章始君於我處以大屋渠渠然深廣今也禮衰供薄每食無剩餘吁嗟乎不承繼其始矣○二章始於我乎每食四簋至豐盛也今者食不充飢吁嗟乎不承繼其始矣○夏屋離宮別館之類或曰高祖所謂大房也權輿始也造衡始權造車始輿簋盛稻粱容斗二升或瓦或木爲之內方外圓曰簋內圓外方曰簠

權輿二章章五句

毛詩原解卷十二終

毛詩原解卷十三

陳

陳太皥伏羲之墟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舜之後有虞閼(遏)父(甫)者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器用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于陳與黃帝之後封于薊堯之後封于祝者共稱三恪禮降于二客而尊于諸侯即今河南陳州地後爲楚所滅諸國自秦以上次第可推自陳而下三國最小先亡故附于後

子之湯(叶蕩)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叶像)兮而無望兮○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叶虎)無冬無夏(叶虎)值其鷺羽○坎其擊缶(叶否)宛丘之道(叶十)無冬無夏值其鷺翿(導叶丑)

古序曰宛丘刺幽公也毛公曰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朱子改爲國人見此人常遊于宛丘之上故序其事以刺之若是則民間自相刺耳夫風行自上始也國人遊蕩何關君德而以首風乎非也○一章欲不可縱樂不可極今子蕩而忘反日爲宛丘之遊恣已適意信乎有情矣而國人屬目無大觀之望焉○二章坎然擊鼓作樂于宛丘之下雖祁寒大暑漫無休期常見其植鷺羽而舞也○三章坎然擊缶作樂于宛丘之道無冬無夏植鷺翿而舞也○子指幽公湯與蕩同外高中下曰宛丘陳都宛丘側坎與侃通和意缶樂器史秦王擊缶翿與纛通舞者所持以自蔽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焚)宛丘之栩(許)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叶虎)○穀旦于差(叶磋)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叶[illegible])市也婆娑(梭)○穀旦于逝(叶晒)越以鬷(宗)邁視爾如荍(蕎)貽我握椒

古序曰東門之枌疾亂也毛公曰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于道路歌舞于市井爾○朱子改爲男女聚會賦其事以相樂非也男女淫樂必不自宣其醜不績其麻市也婆娑此疾亂之辭甚明東門國門也枌言紛衆也栩言許多也二章言市都市也三章言鬷人叢集也猶齊風言會道行人皆以羞惡諷之子仲女氏也南方女居也原女姓也穀旦良時也績麻女業也諷其失時廢業也婆娑放浪不檢非女之容也如荍貽椒記相謔之辭也荍蕎麥其子觚棱翹然不相合也椒子圓滑其芳易襲始若荍而終握椒比淫女始違而終見從也猶衛桑中之期送與鄭溱洧之贈謔皆詳暴其事以諷之所以爲刺○一章城之東門有枌城外宛丘有栩耳目紛然如

許子仲氏有女婆娑然遊樂于其下焉○章二選差良善之旦將會彼南方之原氏其女輟績麻之業出都市之中婆娑而遊焉○章三既及良晨而往於以總衆同遊視爾初會未習翹然如荍已乃貽我一握之椒望外之幸也○枌白榆也栩櫟也子仲陳大夫氏子女也原姓也春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貴族也穀旦善朝晴明之早也差擇也越於也鬷總也邁往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之下可以棲西遲泌秘之洋洋可以樂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

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泝叶

古序曰衡門誘僖公也毛公曰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朱子改爲隱居自樂無求者之辭又曰僖者小心畏忌之名序以爲愿無立志而配以此詩耳愚按謚法小心畏忌曰僖此詩殊無小心畏忌之意何緣强配僖公詩實似賢者隱居何不以秉政不任賢之謚配夷公尤明切乎夷去僖甚近也古人序詩不察源委但以謚法强配欺天下後世無是理矣朱子說詩極淺率其詆序極深刻類此盖陳本小國僖公愿謹無爲詩人遂就誘掖因器勸成如孟子云滕雖褊小猶可爲善國云爾詩人即其所自處以比故似隱者之辭○章一橫木爲門雖無往來然亦可以棲息而遲迴泌彼泉水雖不流通然望洋充滿亦可玩樂而忘饑君令愿謹自守亦何不可也○章二凡魚皆可食豈必河之魴凡女皆可妻豈必齊之姜隨分謹守皆可以爲國也○章三凡魚皆可食豈必河之鯉凡女可妻豈必宋之子君苟有志不在好大騖遠也○衡橫同橫木於門以止出入者泌與毖通水停積也洋洋充滿也齊姜宋子貴族女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魏地陿隘其民纖嗇而君褊急

故詩人望其君以恢弘陳地廣平其民游蕩而君愿謹故詩人誘其君以立志卒之晉强于諸侯而陳終不振故國不厭小俗不厭偷君不厭愿詩可以觀矣

東門之池可以漚鷗去麻叶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東門之池可以漚紵除上聲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干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古序曰東門之池刺時也毛公曰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朱子改爲男女會遇之辭非也水性流蕩而池水湛靖以比賢女幽貞麻紵菅比君德昏亂詩人惡淫女思淑姬猶小雅車舝之思季

女也晤相對不寐也歌以善道諷詠也語言以善道
相告語也君德不淑而致望于內助無俚之至所以
爲刺也○一章麻之爲物必漚而後脫東門池水停蓄
以漚麻則無漂流之患猶淫女不可配君子維彼美
德之淑姬乃可與悝然晤對歌詠相規不導君以淫
昏也○二章紵必漚而後可績東門池水清潔乃可漚
紵彼美善之女始可與晤對相告語耳○三章菅必漚
而後可絞東門池水蓄聚乃可漚菅彼美善之女始
可對晤相與言耳○東門城東門停水曰池漚水浸
物也紵麻屬可績以爲布菅茅莖可以絞索水浸乃

柔韌任可用姬女子之美稱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
姓之後最貴盛故婦女美者稱姬姜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臧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東門之
楊其葉肺肺沛昏以爲期明星晢晢制

古序曰東門之楊刺時也毛公曰婚姻失時男女多
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此詩與鄭之丰事類而
其刺同楊有葉冰泮後期也朱子改爲男女期會負
約之辭暮夜郊外林莽相期惟恐人知又自詩以傳
予非情也○一章霜降以後冰泮以前皆昏姻之期今

東門之楊葉牂然而盛則莫春矣親迎以昏爲期啟
明之星煌煌而猶不至豈貞信之女乎○二章東門之
楊其葉肺肺然過時矣親迎以昏爲期明星晢晢而
猶不至豈知禮者乎○柳枝揚起曰楊低垂曰柳牂
牂大也楊葉大則春暮矣肺肺猶沛沛與蔽芾同煌
煌晢晢皆明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
昔然矣○墓門有梅有鴞梟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叶碎
之訊予不顧叶古顛倒思予叶與

古序曰墓門刺陳佗也毛公曰陳佗無良師傅以至
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按春秋魯桓公五年陳文
公病庶子佗弒太子免而自立國人大亂佗奔蔡蔡
人殺之此詩刺佗無良由無賢師傅也自古貴戚驕
奢由羣小導之鄭段與國人狎而作亂陳佗與不良
處而弒君垂戒遠矣墓門凶僻之地棘言急也梅言
迷也鴞惡鳥也比凶人朱子謂序因陳國無事可紀
獨陳佗作亂以是詩與之非也夫事孰有大于弒君
者陳之有佗猶衛之有州吁鄭之有叔段皆國家大
故采風而無刺奚貴爲風故陳風墓門猶衛之終風

與鄭之叔于田耳○一章墓道之門有棘生焉非以斧斯析之不可除也猶人不材必以直諒之士輔之此夫不善不可爲輔國人所知衆惡之而不能去其根据株連疇昔已然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二章墓門有梅惡聲之鴞羣萃于其上凶人褁而作不祥猶是也此夫不善不堪作輔故爲歌以告之既告而不顧至于敗壞顚倒思予言無及矣○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夫指陳佗之黨已去也誰昔猶疇昔萃羣集也訊告也顚倒猶顚沛敗壞也

墓門三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邛窮有旨苕條誰侜舟予美心焉忉忉刀○中唐有甓必邛有旨鷊逆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古序曰防有鵲巢憂讒賊也毛公曰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讒賊者讒言賊害人也各章首二句比讒言防邛皆地名凡草殀曰苕堂下路曰唐鵲巢苕皆常有之物而遠指防邛猶采苓之言首陽也廟中路本砌甓爲之草有鷊鳥亦有鷊四者皆疑似侜張之言故比讒也朱子改爲男女有私而憂或間之非也以予美爲男子則簡兮爲怨女矣以予美爲婦人則離騷爲曠夫矣從序則此詩爲忠憤從朱則此詩爲閨思聖人删訂之義宜何從乎○一章或告君曰防[illegible]有鵲巢邛地有美苕讒言影響茫昧大都類此彼誰人者欺誑吾君使我憂之而心忉忉乎○二章或告君曰堂下路中有甎甓邛地有美鷊蓋堂路本砌甓爲之而鳥與草名相似讒言譸張疑惑類此彼誰人者欺誑吾君使我憂之而心惕惕乎○旨美也苕華高出貌猶葦苕之苕周禮桃茢注云苕帚令人以黍穗爲之侜與譸通欺誑也予美指君甓甎也鷊草雜色如綬鳥亦有鷊咽下有嗉垂一名吐綬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皎兮佼皎人僚了兮舒窈糾矯叶兮勞心悄七小反兮○月出皓州兮佼人懰柳叶老兮舒懮有受小叶兮勞心慅草叶兮○月出照兮佼人燎料兮舒夭紹兮勞心慘慥兮

古序曰月出刺好色也毛公曰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是詩本刺好色而毛公云在位不好德蓋人主之心所好在此則所輕在彼孟子云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子云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齊民好色亦職惟疾爲人上而無德何以先民下之淫風由于上之倡率故詩呼月出以警在上月主陰司婚俾晝作夜比女色也匪才匪德一佼人耳反覆思

念至于勞心輾轉不已所以為刺朱子改為男女相
悅相念之辭味索然矣○一章月之初升皎然光潔如
彼佼人僚然而姣好也行止舒徐其姿態窈糾勞心
思之靜默而悄然也○二章月之初出皓然明白如彼
佼人懰然美好形容安舒懮受而徐緩勞心思之慅
然而騷動也○三章月出初照如彼佼人之燎然而明
也儀容舒徐夭紹而柔弱也勞心思之懆然而愁悴
也○佼好也舒徐也窈糾舒之姿也懰好也懮受夭
紹皆舒貌燎明也慘作懆憂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叶林)匪適株林從夏南(叶林)○駕我乘
馬(叶母)說(稅)于株野(叶汝)乘(平聲)我乘駒(居)朝食于株

古序曰株林刺靈公也毛公曰淫乎夏姬驅馳而往
朝夕不休息焉○陳大夫夏御叔娶于鄭穆公女夏
姬生子徵舒南其字也御叔蚤死陳靈公與大夫孔
寧儀行父皆通于夏姬徵舒惡之弒靈公此詩託為
國人刺公而朱子因改為民間相語之辭非也株林
夏氏邑短木曰株易曰臀困于株木君臣聚淫所以
困也○一章君何事于株林乎是夏南之居君將往從
夏南也苟君欲見夏南召之可也何為往從之然則
非從夏南祇欲適株林而已○二章時見其駕一乘之
馬止舍于株邑之野時見其乘一乘之駒朝食于株
朝朝暮暮無休息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上曰駒

株林二章章四句

彼澤之陂(叶坡)有蒲與荷(何)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
為涕(替)泗滂沱○彼澤之陂有蒲與蕑(叶肩)有美一人碩
大且卷(拳)寤寐無為中心悁悁(涓)○彼澤之陂有蒲菡
(罕)萏(叶險)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叶展)

古序曰澤陂刺時也毛公曰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
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朱子直以為男女之辭非

也極道其相悅相念所以為刺淫義生于水故以澤
比蒲荷蕑菡萏皆柔弱浸淫之物水草相依比男女
相狎憂思至悲傷涕泗寤寐不忘化之所由來者漸
矣○一章蒲質柔弱荷華芳艷生彼澤水之畔男女相
悅亦若此有美一人不見悲傷如何或醒或寐不復
他事惟思此人至于涕泗滂沱交零也○二章彼澤之
畔有蒲與蕑有美一人其形碩大而髮卷曲寤寐無
為惟念此人中心悁然悒鬱也○三章彼澤之畔有蒲
與菡萏有美一人碩大而莊嚴寤寐無為惟念此輾
轉伏枕也○陂隄邊也蒲莞屬麤曰蒲細曰莞荷芙

蕖也莖曰茄（加）葉曰蕸（遐）本曰蔤（密）華曰菡萏實曰
蓮根曰藕子曰的的心曰薏汁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蕑當也或云當作蓮三章一物爲比卷猶鬈也𩕄好
貌悁悁猶悒悒

澤陂三章章六句

毛詩原解卷十三終

毛詩原解卷十四

檜

檜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妘姓子爵武王始封平王東遷鄭桓公滅之而併有其地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是也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叶潮）豈不爾思勞心忉忉（刀）○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叶去聲）日出有曜（叶要）豈不爾思中心是悼（導）

古序曰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毛公曰國小而迫

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朱子謂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故詩人憂之此又拘毛說過也古序云大夫以道去其君而已好潔衣服毛公解釋詩中文字詩不爲潔衣服作也檜君之過不在潔衣服大夫所爲去亦不以潔衣服特以逍遙不能自強故以衣服比言服飾之外都無所事云爾猶曹風之蜉蝣也○（一章）羔裘以朝居狐裘以視朝服飾非不美也然國小而君惰危亡將至豈不念爾忍於去乎道不可留勞心忉忉然也○（二章）羔裘狐裘儼然國君之服翱翔無事危亡

將至豈舍子不只道不可留徙然憂傷耳○三章 羔裘如膏日照之而生曜服飾雖美無憂勤之慮使我思之中心是悼也○如膏潤澤也曜光華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圑兮○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韠畢兮我心蘊尹結計兮聊與子如一兮

古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禮父母喪必三年始死疏衰苴絰杖期年外一月小祥以練熟麻布爲衣冠再期外一月大祥又間一月禫而服除實不計閏

二十七月上下同之周衰禮廢三年之喪不行如春秋諸侯居喪而親迎盟會征伐大夫以下可知故詩人刺之素冠卽練冠能練冠則能三年矣○一章 三年之喪十有三月而始練冠庶幾得見此守素冠之禮者其人急遽其容癯瘠乃爲守禮之孝子我思之不見勞心慱慱然爾○二章 庶幾見此服素衣者乎我思之傷悲儻得見之聊與子爲同歸之好矣○三章 庶幾見服素韠者乎我思之蘊結儻得見之聊與子爲如一之交矣○棘人凶急之人指孝子也欒欒瘠貌慱慱憂勞意韠蔽膝也亦謂之韍與芾通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長楚猗阿儺那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隰有萇楚猗儺其華花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古序曰隰有萇楚疾恣也毛公曰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朱子改爲政煩賦重民苦而作非也萇楚言長愁也凡人情慾生于有知成于有室苟常如童赤無知無室家則奚累之有萇楚始生自立盈尺以上則蔓延草上人壯而有室多累似此故以爲比○一章 萇楚始生無緣自立長則其枝柔弱

按延倚附不能自持回思少時沃沃然充盛淡泊無知良可樂也○二章 緣染生于柔情隰有萇楚猗儺其華不能自立人之多慾何以異此不如爾始生夭沃無家爲可樂也○三章 人心無慾則剛萇楚猗儺故不能挺立思子初生夭沃無室爲累人不如也○萇楚一名羊桃葉如桃子如棗核花實皆連理故以比淫猗儺柔貌夭小也沃沃幼而肥澤貌子指萇楚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是詩與唐風十畝之間朱說皆極似彼謂讀詩易簡直訣類此所以不及古序者風人之志深厚微婉則得而淺率直遂則失之故

夫善說詩者不以辭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叶孛)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叶迭)兮○匪風飄兮匪車嘌(漂)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叶刈)兮○誰能亨魚溉(蓋)之釜鬵(尋)誰將西歸(叶居)懷之好音

古序曰匪風思周道也毛公曰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朱子以周道爲適周之路謂序未達非也詩言顧瞻者雖適周之路而意之所託則周道盛時也王綱振肅故無侵陵之患比其衰也小國失恃故曰中心怛兮所以瞻行路而思王道也風發車偈亂世搶攘之象○一章狂風非常而暴發車行非常

而奔偈亂世景象何以異于驅車走風塵乎覩此周京之路中心爲之惻怛也○二章匪有風之飄迴若此者矣匪有車之嘌搖若此者矣世路洶洶不寧顧瞻周道中心弔憫耳○三章亨魚者煩之則碎治民者安之則理苟有亨魚者我爲之滌其器天下宗周則政出於一而小國安苟有西歸仕周者我以善言安慰之矣○匪風猶言非常之風偈疾驅貌回風謂之飄風嘌漂吹不安也鬵釜屬西歸謂仕西京者懷安也好音安民致治之言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卷十四終

毛詩原解卷十五

曹

曹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之野介于魯衛之間武王以封其弟振鐸後爲宋所滅今山東兗州府曹州是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叶必)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叶如字)

古序曰蜉蝣刺奢也毛公曰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蜉蝣之言浮游

也放浪不撿無法守之比蜉蝣小蟲朝生夕死國小而迫之比衣裳文采好奢之比羽翼任小人之比危亡將至故無所依朱子改爲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此刺之非也○一章蜉蝣小蟲雖有羽翼朝生夕死不能久長君臣不能自強惟靡麗是好雖衣裳濟楚其何能久我心憂慮國之將亡無所依惟於我歸處而已○二章蜉蝣雖有翼而不能久如人脩飾采采之衣服而不知禍之將至我心憂慮何所歸息乎○三章蜉蝣掘然而閱出何能久也今服飾整齊布衣鮮潔如雪而危亡將至我心憂慮何所歸稅也○蜉蝣

似蛣蟯俠而長朝生暮死楚楚鮮齊也采采華美也
掘閱掘地出見也猶閱人閱世之閱麻衣布衣也麻
布色白如雪說作稅舍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彼侯人兮何(火)戈與祋(叶述)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弗)○維
鵜(啼)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去聲)其服(叶必)○維鵜
在梁不濡其咮(晝)彼其之子不遂其媾○薈(穢)兮蔚(畏)
兮南山朝隮(賫)婉兮孌兮季女斯饑

古序曰侯人刺近小人也毛公曰共(恭)公遠君子而
好近小人焉○朱子謂序以三百赤芾附合春秋左

傳晉文公入曹之事遂以為共公非也按詩序本國
史舊目聖人因之删定其來遠矣左傳出後人手敘
重耳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乘軒者三百人襲此詩
三百赤芾語其實誤也蓋諸侯大夫不過五以曹之
蕞爾舉羣臣不能三百而況大夫言三百者極道其
濫耳故曰說詩不以辭害志若雲漢則周之民無孑
遺若侯人則曹之大夫有三百詩為可以辭徵也左
傳引此屬文非重耳真有此言朱子反疑序說為附
合左傳倒矣○(一章)賢者宜在高位今以為侯人荷戈
祋迎送賓客若此其賤也彼其之子何功德而服赤

芾為大夫者至三百人之多乎○(二章)鵜鶘水鳥貪汙
之物也在梁求魚未有不濕翼者小人竊祿何以異
此豈能稱其命服乎○(三章)維鵜在梁未有不濕其咮
者彼小人苟得君寵豈能稱其寵遇乎○(四章)南山薈
蔚然而草木茂盛其氣蒸騰朝旦上升少女婉孌美
好自守貞一而年穀不熟不免饑餓小人氣勢方盛
君子困餓何以異此○周禮夏官侯人上士六人下
士十二人徒百二十人掌道路迎送賓客何荷通祋
殳也芾韍逼蔽膝也以韋為之古者衣皮蔽前不忘
本也冕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其制同禮大夫以上

赤芾乘軒玉藻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
赤芾葱珩鵜鶘一名陶河其鳴自呼咮喙也遂稱也
媾與遘通遇也薈蔚蓊茂貌

侯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
如結(叶訖)兮○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
其帶伊絲其弁伊騏(叶其)○鳲鳩在桑其子在棘(叶几)淑人君
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鳲鳩在桑其子在
榛(叶秦)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叶寧)

古序曰鳲鳩刺不壹也毛公曰在位無君子用心之

不壹也○朱子改爲美君子用心均平專一非也詩
因美以見刺稱善人君子以警在位者之不然猶鄭
風之羔裘小雅菁莪之類民風不醇由上無身教而
下無表率也故君心至誠純一爲本天下不見君子
之心見君子之儀而卽儀可以徵心物性誠一無如
鳥哺子鳲鳩每生七八子哺之如一月令季春戴勝
降于桑鴶鵴首有幘名戴勝喜食桑葚初夏桑葚熟
則鴶鵴子飛舐之篇曰于嗟鳩兮無食桑葚是也以
鳲鳩比亦人不如鳥之意是以爲刺○一章鳲鳩之降
于桑也其子有七而鳲鳩哺之常如一人君有誠一

之德安養兆民亦猶是矣故善人君子其儀容安靜
有常儀者心之形儀之一由其心之貞固如結而不
變也○二章鳲鳩在桑其子或在梅子移而鳩不移居
一以待子也淑人君子其朝服大帶用絲在首之弁
色尚靑黑服有常卽儀有常而心可知已○三章鳲鳩
在桑子時在棘淑人君子儀有常而不差忒則可以
表正四方之國矣○四章鳲鳩在桑其子時或在榛淑
人君子本如結之心表正四國仁者宜在高位胡不
壽考萬年乎○鳲鳩鴶鵴也騏靑黑色古者冠弁皆
玄

鳲鳩四章章六句

冽冽彼下泉浸彼苞稂郎愾慨我寤嘆念彼周京叶姜○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叶脩愾我寤嘆念彼京周○冽彼下
泉浸彼苞蓍尸愾我寤嘆念彼京師○芃芃黍苗陰雨
膏叶去聲之四國有王郇伯勞叶去聲之
古序曰下泉思治也毛公曰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
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朱子謂曹無他事
可考序因侯人遂以爲共公此天下大勢非共公之
罪非也按詩先後自有定序此詩爲共公舊矣不卹
其民而使民憂思安得無罪事雖不獨曹而詩作自

曹卽爲曹風豈得以天下大勢諉之泉水寒冽不能
生物比國政侵刻也田無五穀惟稂與蕭比閭閻蓬
蒿無力供誅求也是以有明王賢伯之思焉○一章冽
然寒涼下流之泉本不能生物況今田無五穀但浸
彼叢生之稂民間荒涼苛政侵刻何以異此是以我
愾然不寐而嘆念周京之盛時也○二章冽然下流之
泉五穀不登浸彼叢生之蕭耳故我愾然寤嘆念昔
京周之盛焉○三章冽彼下泉浸彼叢生之蓍草耳我
是以愾然寤嘆念昔京師盛時焉○四章芃芃然茂盛
之黍苗非稂蕭之荒蕪也天又潤之以陰雨豈若寒

泉之浸漬乎念昔周京盛時四國旣有明王爲主故有郇伯勞來之今天下無王矣安所得賢伯乎○冽寒也水寒則損稻苞叢生也稂苗之不實者愾嘆聲蓍蒿也郇伯郇侯爲州伯文王子左傳富辰曰畢原酆郇文之昭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風至曹而王迹熄矣春秋所以作也故詩人念周京哀四國思明王與賢伯焉是時晉重耳始霸執曹君分曹地要王饗醴策命爲侯伯天下有天子而後有方伯無天子而方伯制命專征伐天下所以大亂故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無明王焉得有賢伯春秋書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與詩詠下泉刪詩終曹風義同惟知春秋者可與言詩故曰詩亡春秋作千載知言孟氏一人耳後儒奬霸尊晉烏足與言詩

毛詩原解卷十五終

毛詩原解卷十六

豳

豳周之始國也其地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今陜西西安府邠州等處是也周自后稷始封邰其子不窋失官不窋之子公劉始遷邠十世而古公亶父避狄遷岐文王遷豐武王遷鎬皆豳始也七月豳俗也始二南而終豳者豳周道之始二南周道之成也守成者原其始始則中變撥亂者反其終終則復始文王基始周公代終周道之全也變風而終以周公剥則思復也左傳吳季札觀魯樂豳次齊先秦及夫子刪詩以豳終思周公也然則周公之詩何不遂以屬魯周公未嘗一日居魯也成王尊周公而不以爲臣魯本臣而因周公自尊故聖人爲魯頌不列魯風魯僭而以風爲頌王降而以雅爲風一也然則豳何不遂爲雅蓋公劉草創區區爾未足比諸侯而況可爲天子乎稱風本舊也然則鴟鴞以下非豳亦屬豳何也皆西人之詩周公之事也周公老于周而魯無風可繫進不敢附于周南故退而繫之豳也後天下者周公之心不忘先業者周公之志也非聖人孰能定之

七月流火叶毀九月授衣叶以一之日觱必發叶匪二之日栗
烈叶例無衣無褐叶喜何以卒歲叶須三之日于耜史四之日
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叶米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
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叶岡女執懿筐遵彼微行抗
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
歸○七月流火八月萑完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鏘以
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菊八月載績漆載玄載黃
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鳴蜩條八月其
穫叶合十月隕蘀託一之日于貉莫取彼狐狸離爲公子
裘叶其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宗獻豜堅于公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梭雞振羽七月在野叶汝八月
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虎穹窒熏鼠塞向
墐覲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叶楷上入此室處○六月食
鬱及薁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撲棗十月穫稻叶楷上
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叶楷上七月食瓜孤八月斷壺九月
叔苴疽采荼薪樗虛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布十月
納禾稼叶故黍稷重穋六禾麻菽麥叶吅嗟我農夫我稼既
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桃亟其乘屋其始
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叶珊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
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叶紋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

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史觥光萬壽無疆
古序曰七月陳王業也毛公曰周公遭變故陳后稷
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朱子改爲周
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作此戒之非也若是則
朝廷獻納宜屬雅今與東山鴟鴞同繫風末則周南
之變也聖人遭兄弟之謗膺非變與人情艱則思危
勞則反本履泰則驕思先則懼晉者周先公之始造
豳也勤以力本儉以制用豫以趨時孝以養老忠以
奉君慈以育衆陰陽日月寒暑必按其節昆蟲草木
榮枯必審其時祭祀燕饗與作勞逸必謹其禮敬天

勤民教養休息數百年而後成文武之業若此其艱
難也二叔不類有忝式穀成王以嗣子大弗克恭不
寬綽厥心譸張于小人而疑忌師保是時紂子未殄
東方多難西土人不靜國家之事未可知故公陳先
世憂勤以告王使克念備祖勿忘艱難亦人情疾痛
呼父母之意與○章一我周勤儉開國忠厚傳世先公
之治豳其風可陳焉民生衣食爲先豳民爲衣不待
寒至也時方七月火星昏而西下暑氣退矣至九月
霜降始寒民家相授以衣過此十一月一陽生之日
風寒而觱發過此十二月二陽生之日氣寒而栗烈

若不桑麻則無衣不狩獵則無褐何以禦寒卒歲乎
豳民爲食亦不待饑至也正月三陽之日往脩耒耜
二月四陽之日舉足以耕民間婦子皆出餉于南畝
田畯之官見民之勤亦至而喜也○二章七月火星西
流九月將授衣不可不豫也春日始和倉庚鳴而蠶
桑初生女執深筐循小徑求穉桑之葉是時春日舒
長蠶生未齊采蘩以啖淡之者祁祁衆也此采桑采
蘩之女感仲春及時覯公子于歸念已亦將與同矣
君民之分雖異而遠父母兄弟之悲無貴賤一也○
三章令年七月流火已豫備來年之蠶桑故八月萑葦

成則蓄爲曲薄以待養蠶之用及蠶生之月折桑條
以取其葉執斧斨以伐遠枝揚起者其女桑低小采
其葉而留其猗然之條至七月秋至伯勞鳴八月麻
成則績爲布而布與帛皆染之或玄或黃其朱者甚
鮮明供爲公子之裳也○四章四月陽極陰萌葽草感
而秀五月陰生蜩感而鳴漸至八月四陰秋成穫稻
矣十月純陰草木落擇大寒至矣于十一月一陽之
日往祭貉取狐狸之皮獻爲公子之裘至十二月二
陽之日同衆繼獵以纘武功所獲小豕曰豵以爲已
用大豕曰豜獻之公家也○五章宮室所以蔽寒寒生

于陰五月陰生斯螽動其股而鳴六月二陰莎雞振
其羽而鳴七月蟋蟀猶在野八月寒至依人在于檐
下九月漸近在戶十月大寒入于牀下是時室中有
穴塞之有鼠熏之塞北向之牖塗荆竹之戶呼其妻
子曰歲改天寒可入此室居矣○六章六月鬱薁二李
新熟可食七月葵與菽可烹八月棗可撲十月稻可
穫釀春酒以助眉壽凡此養老不敢不豐也若我農
夫七月瓜猶可食八月壺猶可斷九月麻子可拾荼
可菜樗可薪凡食我農夫者從其儉而已○七章豳地
氣寒時維九月禾稼將熟始築種菜之圃爲納禾之

場至十月始穫有黍有稷有先種後熟之重有後種
先熟之穋凡禾麻菽麥無一不登矣乃相告曰田中
之稼旣聚可以上入都邑執公宮之功公事畢晝往
取茅夜則絞索亟升田中之廬補葺之來春將始事
播穀不暇爲此矣○八章藏冰發冰公家調燮之事亦
民事也十二月二陽方微隆陰固閉乃于深山窮谷
鑿取其冰以達陽氣沖沖然微也至正月三陽之日
陽氣蘊伏在下納冰于地藏之凌陰之室至二月四
陽方盛晨朝獻羔以告司寒之神取新生之韭以祭
寢廟薦冰所以爲公家役者禮無不備也九月氣肅

霜降十月農畢埽滌其場於時奉兩尊之酒以饗于
公殺羔羊升君堂舉兕觥酌獻公而祝萬年無疆界
之壽也○火心星也六月之昏見于南方午位至七
月之中漸移而西故曰流于往也耜以鐵起土也耒
耜上曲木一之日謂十一月之日二之日謂十二月
之日周以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二月故云一二
以別于夏正也或曰五月至九月六陰皆稱月月主
陰也一之日以下六陽皆稱日日主陽也載始也陽
和也懿筐美筐以盛桑葉微行小徑也柔桑稚桑也
蠶初生桑始發也蘩白蒿蠶小未能食桑以蒿啖之

也公子豳公之女子殆將也將如君女同時嫁也上
下親比之辭萑一名薍玩始生爲菼長爲薍成爲萑
也葦蘆也二物可爲曲薄以盛蠶也條桑拔條取其
葉也隋妥孔曰斧方孔曰斨斧同而以受柄之孔方
長異名也遠揚遠枝揚起者女桑桑低小者猶短牆
言女牆也鵙伯勞也五月鳴六月哺雛少鳴七月鳴
則將化矣通作鶪吾鄉人呼爲嫁郎似鸜鵒而尾長
純黑捷疾善搏烏鳶畏之故又名博勞一名伯趙趙
疾也良耜云其鎛斯趙故春秋傳曰伯趙司至楚辭
曰鵜鴂鳴而草木不芳陸佃云陽氣動倉庚鳴蠶之

候也陰氣動鵙鳴績之候也本草云鵜鴂即杜鵑也
孔陽甚鮮明也不榮而實曰秀葽遠志一名小草蜩
蟬也蘀落葉貉禡祭狸野猫同同衆纘繼也武功獵
也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斯螽蚱蜢也以股相切作
聲莎雞似螽而色斑振羽索索作聲一名促織聲如
急織也宇檐下也蟋蟀即促織穹與空通孔也窒塞
也向北窗也墐塗也庶人蓽戶故塗之鬱薁皆李屬
鬱實大如李而正赤與棣類一名雀李薁郁李與鬱
類葵有白紫二種可茹菽豆也剝撲通擊落也冬釀
春熟曰春酒瓜至七月瓠至八月過時而賤也瓠乾

可爲壺故曰壺叔拾也苴麻子場圃同地春種爲圃
秋築爲場禾穀之總名在野曰稼自田入邑曰上宮
功公家之役古者用民之力歲三日即此時也乘升
也屋田中之廬冲冲陽氣微也凌陰冰室滌埽也兩
尊曰朋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或問七月與篤公劉何風雅
之殊也七月民事篤公劉君事也然周禮春官籥章
云祈年吹豳雅蜡祭吹豳頌何也此詩歌于朝廷可
爲雅歌于祭祀可爲頌鄭康成謂如采桑之女感時
思歸是風春酒介眉壽是雅稱觴祝君是頌朱元晦

不然之而以楚茨諸詩當豳雅

鴟痴鴞叶囂鴟鴞既取我子叶仔無毀我室叶始恩斯勤斯叶詵
鬻育子之閔叶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
戶今女汝下民或敢侮予叶○予手拮据居予所捋荼
予所蓄租予口卒瘏徒曰予未有室家叶姑○予羽譙譙樵
予尾翛翛消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梟

古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毛公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為相使其兄管叔鮮監紂子武庚治殷管叔將以殷畔流言于國曰周公將不利于孺子王疑公

公告太公召公曰我弗避無以告我先王乃避位居東二年管叔叛王執而誅之猶疑公未釋也公乃自東作此詩貽王首章言鴟鴞呼武庚也取我子謂陷管叔于死也二章未雨綢繆比武庚尚在東方未寧勸王早圖也三章以後皆自明己志然序不言公自明而曰公救亂何也是時成王幼冲國家新造紂子未殄奄徐外叛故公作此詩悟王不知若謂公自明而知者謂公救王室與天下也大哉序言非知社稷之計諒聖人之深衷者孰能作之朱子謂以金縢為文有據而不知以金縢為文者毛氏解序之說序云周公救亂者雖金縢亦未之及也又謂此詩為周公東征二年誅管叔武庚作按書居東非東征也居東避位而東不黜殷也居東二年東征則三年也誅管叔者成王非周公也管叔雖誅而武庚尚在是詩作于成王殺管叔之日公居東未歸而東征則西歸之後矣朱子誤于漢儒周公殺兄之說漢儒又誤于孔書蔡仲之命孔書又誤于解金縢弗辟之語承訛相習使聖人蒙千古不白之冤以迄于今愚于書金縢大誥諸篇詳辨之矣○章一鳥之惡鴟鴞者呼而告曰鴟鴞乎鴟鴞乎爾今殺我子矣勿更壞我巢室也以

我如斯之恩愛如斯之勤苦育養此子如斯其可憐憫爾既取之更欲毀我室邪○章二我及天未陰雨之先剝取桑根以纏綿巢之牖戶預防風雨勤勞非一朝夕矣今此巢下之民或敢有侮慢思毀我室者乎抑不知其不可也○章三予之手拮据而操作予捋取萑苕以藉巢予蓄而積之租而聚之以至于予口盡病凡以我未有室家且嘗為爾斃乎○章四予之羽譙譙然減削矣予之尾翛翛然敝敗矣予之室方翹翹然顛危風雨又漂蕩搖動予維嘵嘵然叫呼而已○鴟鴞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託為鳥之哀予者呼鴟

鴞告之以鴟鴞比武庚以子比管叔也言武庚既陷管叔于死勿更與奄徐諸國謀亂王室也鬻與育通養也閔憐也牖戶巢之出入處也拮据操作勤勞之狀荼蘆花也白茅之屬

鴟鴞四章章五句○誦鴟鴞而知周公於是始有東征之志矣昔武王誅紂封其子罰弗及孥仁也及管叔以武庚叛奄徐諸國又叛則殷周不兩立者天下之定勢也況管叔誅矣武庚可獨免乎故以鴟鴞比之始視紂子為不祥之物歸而遂有東山之師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迷叶我東曰歸

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杭枚蜎蜎娟者蠋蜀烝在桑野汝叶敦堆彼獨宿亦在車下虎叶○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蕭梢在戶町挺畽短鹿場熠奕燿宵行杭叶不可畏灰叶也移叶可懷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迷叶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掃穹窒赤叶我征聿至質叶有敦堆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林叶○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五叶之子于歸皇駁其馬母叶親結其縭羅叶九十其儀俄叶其新孔嘉歌叶其舊如之何

古序曰東山周公東征也毛公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室家之望女汝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説也説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周公避謗居東二年成王誅管叔得鴟鴞之詩感風雷之變始悔悟迎公公歸大誥天下奉王東征武庚伐奄孟子所謂三年討其君滅國五十即此行也大亂既殄將卒生還閭閻安堵皆公所以振溺亨屯而躋之安全者故周大夫作是詩亟道其使民忘勞而公之忠勤盡

瘁神武不殺皆隱然言外可謂善頌而朱子謂爲公自作以勞歸士如采薇杕杜之類則仁人之言不待公而能之矣況可以風而亂爲雅乎○一章山東太亂王師徂征慆慆三年可謂久矣班師東歸零雨沾濛行旅載途又何勞也我自東山言歸心已西望家鄉而悲客久衣敝歸則更制裳衣勿復事行伍銜枚矣視彼蜎蜎然蝡動之蠋在此桑林之野如我敦然獨宿不移亦在此戎車之下相隨生還人與物咸亨也○二章我徂東山慆慆三年今我來歸陰雨載道久役于外田舍荒蕪括樓之實蔓延于簷宇伊威小蟲生

于室中蠨蛸結網當戶舍傍畦湍壠荒爲鹿場螢火
夜行景象淒涼雖畏勿畏故國故鄉伊可懷思耳○
三章我往東山三年不歸我來自東又窘陰雨鸛性好
水蟻性知雨蟻出爲垤而鸛鳴其側征夫遇雨于路
婦人悲歎于室乃洒埽其地塞其空隙而征夫遂已
至矣見彼敦然不動之苦瓜繫于栗薪之上比我匏
繫東山其苦同之不見室家于今三年矣○四章我往
東山慆慆不歸我自東歸零雨在途征士未有室家
者歸及仲春倉庚飛而羽鮮明親迎歸妻乘或皇或
駁之馬母送其女結帨告戒禮儀之多九十具備此

新昏者固甚美矣彼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
邪○周都豐鎬殷都中原故伐殷曰徂東東山猶言
山東中原在大行山之東也行陣也枚如箸銜之以
止諠蜎動貌蠋野蠶也字从蜀蜀國爲蠶叢烝衆也
謂養蠶采桑之衆古蠶室就桑野敦獨處不移貌古
者車戰止則爲營衛故戰士皆宿于車下果臝瓠細
腰似蜂者伊威小蟲似白魚生壁根甕底蠨蛸小蜘
蛛町疃舍傍畦壠也熠燿螢火垤蟻聚土也將雨水
泉上濕蟻穴畏濕銜土爲塚以防濕也敦不動也烝
升也栗薪栗樹可爲薪者楺屬熠燿其羽黃鳥羽鮮

明也黃白曰皇駁文如蘚青白色縭帨也母臨嫁戒
女縮結其帨使無忘也士昏禮母施衿結帨曰勉之
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申之曰夙夜無愆視諸衿
鞶是也九十其儀百禮皆備也九十極言數之多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旣破我斧又缺我斨槍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
亦孔之將○旣破我斧又缺我錡衙叶周公東征四國是
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歌叶○旣破我斧又缺我銶求周
公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囚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古序曰破斧美周公也毛公曰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朱子改爲征士答前篇周公勞己而作非也朱子
于凡詩義相似者輒以後爲答前斧斨似兵破缺似
戰故以破斧爲答東山然使東山之戰至于兵器破
缺則殺人多矣豈復美之辭詩言戎器惟車馬弓矢
戈矛而斧斨以析薪伐木王室有公勞解盤錯猶斧
斤也因以爲比司馬法輜車載一斧一斤一鑿一梩
一鋤二版二築皆軍中樵蘇築壘用之故文章銶錡
錡釜屬所以爨采蘋云于以湘之維錡及釜是也三
章缺銶鉥鎚鑿之屬皆任用之器朱傳訓爲征伐之
用則兵器誤矣○一章我公東征三年在外旣久破戕

析薪之斧欽我採樵之斯朝廷倚公猶薪木有斧斯雖至破缺敢辭勞乎周公東征務使四方下國一歸于正天地父母之心雖恐一人陷于反側哀憫我民豈不大乎○二章既破我析薪之斧又缺我炊爨之錡勞苦而功高如此惟使四方之國化化而已其哀憫我民豈不甚善乎○三章既破我斧又缺我錐鑿之銶勤勞甚矣周公東征使四方之國收斂安固耳其哀我民豈不甚美乎○四國四方之國或曰即管蔡商奄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娶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姤之子籩豆有踐淺叶

古序曰伐柯美周公也毛公曰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朱子改爲周公居東東人喜見公而作非也管叔既死鴟鴞既作公尚留滯東土成王感風雷之變乃執金縢之書泣曰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意欲親迎公未果者悔往事錯謬恐公意未釋而踟躕所以迎公之禮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耳不知聖人天地之量其見疑也奚以懟其既明也奚以喜既不以蒙難而失常豈以既明而求雪詩人諒公之深贊王親迎以伐柯娶妻比伐柯用斧娶妻用媒古有是語見而親迎重其事也故借以諷王而其言微婉苟無序必將以是詩爲婚禮而作矣○一章我公匡國定難王朝之斧斤也始而疑之今乃知之如人欲伐木爲斧柄仍須用斧雖欲舍斧不可得已安民附衆我公王國之媒妁也始而忌之今乃信之如人欲取妻必因原媒雖欲舍媒不可得已今王欲安天下而不迎公歸其可得乎○二章欲伐柯乎欲伐柯乎即手中所執之柯便是新柯之法今欲歸公但悔前日之誤即成今日之是豈有他哉亦惟設其

籩豆踐然陳列君臣相與燕笑一見而往事釋然矣聖人豈有成心乎○踐行列整齊貌古踐與斬通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域之魚鱒付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汝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古序曰九罭美周公也毛公曰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前篇諷成王以親迎公此篇諷王以冕服迎公朱子改爲周公居東東人喜之而作非也夫居東公之不幸也不以朝廷失公爲憂而以東人見公

為喜其于君子立言大義近兒女私情謂周大夫託東人愛公諷王則可謂東人喜之而作則謬矣九罭九囊大網物莫大於魚魚大則網恢九罭之言九域以比天子羅致大臣也鱒魴皆魚名鱒之言忖魴之言方忖度所以挽回公之方也蓋王悔始之失公而詩人諒公之忠順惟王還其舊服而已矣上公袞冕即冢宰之服鴻飛比公去位高蹈也遵渚遵陸比二年居東也一章諫所以迎公之禮二章三章揣公必歸而託為辭東人之語四章迎公西歸而託為東人留公之語是時公居東已二年矣信處信宿諷王之

速迎公也蓋王雖不諒公而公終未忘王往迎則必反故東人悲公歸而朝廷不恤公去詩所以歎其不知而表公之盛德精忠無絲毫怏怏懟主之情其辭義懇惻微婉矣○一章九罭之網設則魚無不得有鱒焉有魴焉今我西人欲覯公無他惟王以龍袞之衣絺繡之裳往迎還其舊服復其舊位而公可得而覯矣○二章王以禮往公必遄歸如鴻飛宜戾天今遵彼洲渚公之居東猶在渚也王欲公歸元宰虛席豈其無所乎今而後於汝東土不過信處而已○三章鴻飛宜高舉而乃遵彼平陸公之居東猶在陸也王欲

公歸公豈不復乎今而後於汝東土不過信宿而已○四章是以王之迎公也有袞冕之衣矣以公之忠順王命不宿留而君召豈俟駕在我西人喜公還在彼東人悲公去曰王無以我公歸無使我心悲聖德所在人心愛慕豈朝廷之上而無知公者乎○九罭九囊之網鱒魚似鯶音渾上聲細鱗而赤眼魴鯿也我西人也覯遇見也時公居東歸則西人得覯也袞衣刺龍於衣龍形卷音袞然故謂之袞繡裳繡五采於裳也鄭玄九章之說未可憑詳見周禮遵循也渚小洲汝謂東人再宿曰信高平曰陸是以有袞衣承上三章言

王果以袞衣繡裳往迎而公遂去東西歸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誦九罭而知聖人忠愛之無已也臣之事君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始以王見疑而去負罪引慝人臣自靖之分也苟君能諒臣之無他則懽然相與棄其舊而圖其新豈復有纖芥不釋之憾詩人所以深知公而託詠于九罭之魚也為人臣者師周公可矣

狼跋其胡載疐致其尾叶以公孫遜碩膚扶赤舄昔几几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叶何

古序曰狼跋美周公也毛公曰周公攝政遠則四

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狼跋美聖德而言跋狼者才良之寓言也狼行顧其後比公去國未忘王室也狼性怯走善還比公居東西歸也世稱顛連曰狼狽亢亂曰狼藉播棄曰狼戾放散曰狼宕皆患難之比也○一章狼之急走也進則躐其項下之胡退則自疐其尾其顛沛失所甚矣我公遭難去國豈讒口所能傷惟公自讓其大美耳覩其所著赤舄几几然安舒泰㦤無咎豈以顛沛而改其常度乎○二章狼退則疐其尾進則跋其胡公之遭讒猶是也雖讓大美不居而盛德徽音如王之完瑜

無有瑕玷也○跋躐也胡項下懸肉疐顛躓也孫遜同避也猶春秋公孫于齊之孫金縢曰我之弗避無以告我先王是也碩膚大美也赤舄朱履也複下曰舄單下曰履几几安舒也德音令聞也瑕玉病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誦狼跋而知世路巇嶮自古為然聖如周公猶不偶士宜何如以自處行大美而能讓焉其可矣孔子溫良恭儉讓故雖若於行而日尊以光使憂能傷人周公孔子何以免乎詩可以觀其斯之類與

毛詩原解卷十六國風終

毛詩原解卷十七

郝敬習

小雅

列國之詩謂之風王朝之詩謂之雅風俗也雅正也正者政也言小政者為小雅言大政者為大雅皆王朝之詩小雅多言政事而兼風大雅多言君德而兼頌故小雅之聲飄姚和動大雅之聲莊嚴典則小大之義盡此矣司馬遷謂國風好色不淫小雅怨誹不怒以國風小雅並言不及大雅亦此意雅有正變皆周未東以前西京之詩東遷而後無雅故曰詩亡

鹿鳴之什

雅無諸國之別毛氏以次列為什如軍法十人為什也自鹿鳴至魚麗十篇為鹿鳴之什外南陔白華華黍三詩有目無篇不與焉皆文武之雅朱子以亡詩配數改編而小雅舊什亂矣

呦呦鹿鳴叶芒食野之苹叶旁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叶桑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叶杭○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叶挑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沈我有旨酒

以燕樂嘉賓之心
古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毛公曰既飲食之又實
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朱子改爲燕饗賓客之詩據燕禮鄉飲酒禮工歌
用之遂以爲通用之樂然此詩初本天子燕羣臣嘉
賓作猶關雎本后妃之德雖鄉射燕禮用之未可遂
爲鄉射燕禮之樂歌也則此詩豈可遂目爲泛然燕
饗之詩乎鹿之言祿也明主祿養賢臣故臣僚有羣
鹿之象鹿陽物也生于山苹蒿芩皆草生于澤鹿食
澤中有山澤交之象易所謂咸者感也故曰山上有

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是爲明主求教之象天地感而
萬物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易以咸首下經
詩以鹿鳴冠雅其義同所以爲登歌之首也○一章鹿
生于山苹生于水鹿呦然和鳴食野之苹山澤交感
所以聲和我有嘉賓燕饗樂作鼓瑟而吹笙簧奉筐
以遺幣帛禮備情和庶幾嘉賓好我示以經國之大
道也○二章蒿生于藪鹿之和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
仁義之言形于旅語足以示民使不恌薄爲君子者
所當則傚故我有旨酒與嘉賓燕飲遨遊竊觀法之
益也○三章芩生于濕鹿之和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
燕飲樂作和樂且久豈口體之養將以安樂嘉賓之
心心契而後忠告可幾也○呦呦和聲苹浮萍莖以
竹爲十三管列植匏中施金葉於管端謂之簧吹之
鼓動其簧則鳴承奉也筐以竹爲器盛幣帛也周行
大道也德音善言也飲酒之禮于旅也語樂記曰於
是語於是道古也視與示同恌薄也芩草葉如竹莖
如釵股生下濕鹹地牛馬喜食之湛樂之甚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騑騑非周道倭威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古我心
傷悲○四牡騑騑嘽嘽灘駱洛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

不遑啓處○翩翩者鵻隹載飛載下虎叶集于苞栩王事
靡盬不遑將父斧叶○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
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駱載驟醋駸駸豈不懷歸
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審叶深

古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毛公曰有功而見知則
說矣○周先王遣使臣終事歸則歌此詩以燕之毛
傳謂爲文王之詩稱王事者西伯受商王之命以統
諸侯使臣往來皆王事也此因西伯未稱王而曲解
之非也後儒遂謂文王末年稱王尤非也蓋凡風雅
歌文王之事非即作于文王之世周道大行而後禮

樂與是成王周公之世矣故稱王事稱天子文武同焉四牡使臣之乘馬也馬行地無疆坤道也臣道也故以比雄曰牡男子經營四方故以四牡比鵻與鵻通即鵻鳩布穀也其鳴勸耕以比孝子耕田養父母也○一章我乘四馬騑騑然馳驅不息周道回遠豈不思歸王事不可不堅固必堅固而後言歸是以懷思而傷悲耳○二章四牡騑騑然不止駱馬嘽嘽然喘息勞亦甚矣豈不思歸王事不可不堅固不得從容啓居耳○三章翩翩然飛之鵻鳩勸耕之鳥也下集于叢生之栩而不能高飛失其所矣我爲人子以王事不

可不堅固不得耕田養父失所亦甚矣○四章翩翩者鵻飛而止于叢生之杞我以王事不可不堅固不暇養母亦猶此鵻矣○五章駕四駱馬駸駸前進豈不思歸爲君忘親作此詩以養母之情來告君也○白馬黑鬣曰駱啓與跽通跪也處居也古者坐以膝著地以股著腓有所敬則伸其股而跽所謂長跪也禮君子更端則起起即跪也論語云居吾語汝居即坐也苞叢生也杞枸杞將奉也諗告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叶敷）于彼原隰駪駪（辛）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居）六轡如濡（如）載馳載驅周爰咨諏（走）○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叶媒）○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布）○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古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毛公曰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按此文王之詩後王遣使臣皆用之使臣受命不同總之宣上德達下情耳人主深居清穆四方艱難疾苦無由周知故使臣以周諮爲先務燕以道之所謂送以禮也歌以樂之所謂送以樂也遠而有光華是皇華所取義也綸命寵被君以

華其臣奉使不辱臣以華其君朱子謂序不達詩意非也○一章皇皇然光明者草木之英華或原或隰輝映載路使臣銜王命而行光華亦如之其從行駪駪然衆多之征夫疾趨君命各懷不及之憂也○二章我馬維五尺以上之駒六轡鮮澤而如濡駕是車馬馳驅隨事隨處周徧不遺咨諏訪問助予一人耳目之所不及可也○三章我馬維青黑之騏六轡調直如絲乘此馳驅周徧咨謀其計畫可也○四章我馬維駱六轡潤澤而沃若乘此馳驅周徧咨度其機宜可也○五章我馬維陰白雜毛之駰六轡調齊而既均乘此馳

驅周徧咨詢於衆人可也○每者不一之辭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弟)之華鄂(萼)不韡韡(偉)凡今之人莫如兄弟(體)○死喪之威(叶隈)兄弟孔懷原隰裒(抔)矣兄弟求矣○脊令(婁)在原兄弟急難(叶鑾)每有良朋(叶盤)況也永歎(叶圖)○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叶蒙)每有良朋(叶旁)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並)爾籩豆飲酒之飫(叶過)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叶吸)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沈)○宜爾室家(叶姑)樂爾妻帑(奴)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古序曰常棣燕兄弟也毛公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按武王周公管蔡皆文之昭也武王崩周公相成王使管叔蔡叔監殷管叔將以殷叛流言毀公王疑公公遂避位去居東明年管叔叛成王執而殺之公不預聞不能救也鬱鬱飲恨情見乎鴟鴞大誥諸篇及天下既定制禮樂追傷而作此詩於凡合宗族燕飲則歌之首言兄弟至親二章言死喪即管叔見殺之事三章言急難即避位居東之事四章言閱牆禦侮即二叔流言武庚作亂之事五章言既安寧追惟往事極道悔恨之意既不忍叔之死而又不敢尤王長歌代泣自怨自艾使工瞽諷誦恕諸同父亟稱良朋者自恨為兄弟不如朋友耳情有難言故末章云是究是圖其衷曲甚苦千載之下猶堪揮涕而世儒曾不究圖誣公殺兄甚于書金縢辨之詳矣學者誦鴟鴞常棣讀大誥康誥而不諒公之心則千古猶面牆矣貴誦詩讀書乎○一章常棣之花衆蘂同萼萼之承花韡韡外見兄弟同本亦猶此也凡爾今人試念天顯有如兄弟者乎○二章居常無事則親疎不殊戚戚之情臨難倍切雖死喪可畏惟兄弟甚相懷恤也陳尸原隰裒而收之亦惟兄弟為相尋求耳

○三章脊令之鳥在彼原野首動尾舉一體相應兄弟急難如左右手可以人不如鳥乎每有善良之朋尚相憐而長歎況在同父能無悼痛邪○四章不令兄弟鬩很于家牆突有外侮何以禦之每有以良朋之衆相助而免于害者矣苟兄弟同心何憂外侮乎○五章今死喪禍亂平矣急難既安矣外侮且寧矣追傷往事生死升沈杳不相及雖有兄弟不如良朋之永歎無戎其于天顯民彝亦甚乖矣○六章既歷患難之苦益信兄弟之親今日之燕陳爾籩豆飲酒饜飫既和樂矣兄弟不在非真樂也惟兄弟既具而後相親如

孺子之貢愛耳○軏七妻子相好相和如鼓瑟琴生人
之慶也苟兄弟相猜則其樂鮮終必兄弟旣聚而後
妻子和樂可長久耳○軏八可知室家雖親得兄弟而
後安妻孥雖和得兄弟而後樂此情深切難可言喻
惟身親閱歷窮究其理圖謀其難始信誠然苟非身
遭艱危者其孰能知之○常棣猶棠棣棃也甘者曰
棠莩花蔕也韡與韡通花足有乎甲在外如人著韡
然韡韡外見貌不豈不也威畏通原隰野外也裒斂
尸也蓋指成王殺管叔之事禮公族有罪磬于甸人
不與國人慮兄弟故曰原隰也求尋覓也脊令鳥名

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狀每猶常也況也猶云尚
且也鬩很也務與侮通昏亂之象謂外侮也烝衆也
戎害也儐陳也孺小兒也湛久也帑子也
棠棣八章章四句○誦常棣而周公無殺管叔之事
愈明矣蓋二叔得罪王室與天下雖有可殺之罪而
公終無殺兄之心天下以討罪人爲大義而公終以
不能全兄爲不仁故于康誥曰弟弗克恭厥兄兄亦
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此詩亦云雖有兄弟不如
友生其自怨之情慘然蓋傷管叔之死而恨己之不
能救也豈其有殺兄之事而又爲此辭乎春秋左傳

亦惑于周公殺兄之說謂是詩爲召穆公作夫召穆
公則宣王之季矣序謂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安得
有幽宣變雅雜于其中左氏紕繆不止此一端至其
爲國語又謂爲周文公作其孤疑兩可本無足據然
周公之詩序云文武何也凡文武之詩非作于文武
之時蓋皆周公成文武之德作禮樂此其燕兄弟之
樂也朱子疑世次不類謂此序與魚麗之序相矛盾
可謂不達

伐木丁丁錚鳥鳴嚶嚶英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
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釃篩酒有藇序上聲旣
有肥羜竚上聲以速諸父上聲寧適不來叶里微我弗顧叶古於
粲洒埽叶嫂陳饋八簋叶究旣有肥牡以速諸舅叶九寧適不
來微我有咎叶九○伐木于阪反釃酒有衍叶眠籩豆有踐
淺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叶欽有酒湑叶所我無酒
酤古我坎坎鼓我蹲蹲存舞我迨我暇叶火矣飲此湑所
矣

古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毛公曰自天子至于庶
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
舊則民德歸厚矣○太平非一士之力明主求賢如

穉室求木故以伐木比語曰良禽擇木良臣擇主
明則士附林茂則鳥歸故以鳥鳴爲比山林有士幽
谷有鳥伐木聞鳥鳴比求賢得良朋丁丁用力以比
求治許許人衆以比朋友山阪野處伐木賤事以比
故舊王者貴不忘賤故屢詠伐木所以爲燕朋友故
舊之詩也○一章入山伐木斧聲丁丁然豈一手之力
于斯聞鳥聲嚶嚶然出谷遷喬以呼其朋偶而況于
人伐木者聞此當益堅同志之好矣人情變態鬼神
難欺苟能同聲相應神將聽之終當和好平康不至
于乖離矣○二章伐木者許許人衆釃酒以飲與然均

齊蓋同力則同飲也今者之燕既有肥羜以速諸父
或諸父適有故不來我不敢失禮不顧也於乎粲然
鮮潔灑埽其室陳設飯食盛以八簋殺有肥牡以召
諸舅或適有故不來我不敢有遺忘之咎也○三章伐
木于阪陀之阪釃酒以飲人衆而有衍蓋與之同勞
亦與之同樂也今者之燕籩豆有踐成列兄弟具在
無遠凡民失朋友之恩惟以餱脯糗糧之類吝而不
分遂致疎薄我今有酒沛其糈而湑之無酒則買之
坎坎然擊我鼓蹲蹲然起我舞及我閒暇之日飲此
所湑之酒矣○丁丁斧伐木聲嚶嚶和鳴也許許人

多也釃漉通酌之均也藇嶲蕪貌多而齊也羜未成
羊也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
姓皆曰舅微無也顧念也於歎辭粲鮮潔也阪陂陀
不平之地衍均而多也兄弟同儕之稱卽朋友也乾
果脯之屬餱乾糧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按舊作六章章六句朱子改
併三章以每章起伐木今從之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叶去 俾爾多
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剪穀罄無不宜受天
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

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涓爲饎熾
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神之弔的叶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
姓徧爲爾德○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
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古序曰天保下報上也毛公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
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朱子謂人君以鹿鳴以下
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古註意同
則是羣臣嘉賓使臣兄弟朋友凡受燕者皆歌此詩
則周臣之答上也不幾于雷同虛文乎非也文武盛

時上下交而泰道成人心和悅周公作是詩以鳴其
盛先有泰平之福忠愛之情而後樂歌興非預作是
詩徒使諸臣誇誦如後世辭臣矯飾以誣其君非天
保之情矣今觀其辭曰單厚諷以仁也曰多益諷以
損也曰戩穀諷以盡善也曰孝諷以承先也曰質諷
以治也終之曰爾德歸美之中責難之義備所以為
天保也朱傳單厚多益戩穀之類俱作福祿解文義
重沓而乏諷規與後世獻諛之辭何殊蓋祝君而以
曰不足神之弔日月之盈虛意微婉矣○一章天道無
親歸于有德今觀天之安定爾亦甚堅固矣使爾君

道盡厚何福不開除與君又使爾多益不損下以益
一人是以億兆繁阜莫不旣庶矣○二章天之安定爾
也使爾翦然盡歸善道宜君宜王宜人宜民盡無不
宜以承受天百祿天方降爾以久遠之福而爾能盈
滿是懼維日䀢損而不自足所以受天祿而無不宜
也○三章天保定爾無不興盛使爾宗社神器如山阜
岡陵之固使爾多福方來如川之始至無一不加增
引長也○四章爾身祖宗所依庇也擇吉蠲潔而為酒
食以仁孝享祀祖考夏禴春祠冬烝秋嘗于先公先
王之廟先公先王若曰期爾以萬壽無有疆界報其

孝享也○五章祖考之所閔爾也詒以多福使爾民風
醇厚習尚敦朴不識不知日用飲食風俗一而道德
同羣黎百姓之德徧為爾之德矣○六章爾之受福觀
象于天景運方新如月上弦而經如日初出而升觀
象于地四宇鞏固如南山之壽不騫虧崩裂觀象于
物如松柏之茂青青不改無不爾承繼也○保定猶
言安定也單盡也一作亶信也厚仁厚也除猶除官
之除開也開以予之也多益豐盛也損下益上曰益
損上益下曰多益庶眾民也戩翦通盡也穀善也養
也罄盡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吉善也謂

卜日擇士蠲潔也謂齊戒滌濯饎食也謂粢盛公謂
組紺以上先王謂大王以下君卽先公先王也卜期
也未然之辭弔恤也猶不弔昊天之弔春秋傳曰敢
告不弔君有道則神恤之恆作緪弦也月至初八九
為上弦將盈之漸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叶如字止靡室靡
家叶姑玁險狁允之故叶平聲不遑啓居玁狁之故叶平聲○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
饑載渴叶謁我戍叶樹未定靡使歸聘叶平○采薇采薇薇亦剛

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計我行不來叶力○彼爾維何維常之華花彼路斯何君子之車叶尺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葵君子所依小人所腓肥四牡翼翼象弭米魚服叶逼豈不日戒叶訖玁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叶衣

古序曰采薇遣戍役也毛公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去聲還杕杜以勤歸也○朱子謂此未必文王之詩夫文王雖未爲王其爲方伯以王命遣戍自有樂歌此詩居正雅之先非文王烏足以當之亦猶國風首二南雖不必盡文王后妃之事而皆以歌詠文王后妃之化爲世法程也故風者教也自家庭以達于邦國雅者正也自朝廷以達諸天下教以君爲主故二南之事不出家國政以天子爲宗故小雅之事及于天下周之政教由文王與風雅皆自文王始也然何知非武王乎蓋文武同而謨烈異武王之烈誓命也著之史冊文王之謨禮樂也被之聲歌功莫大于武而德莫高于

文夫子于書記武功而于詩歌文德二南小雅關雎鹿鳴諸詩所以誌文王之德之盛也當紂之末禮樂征伐雖奉商政而周家聲靈文物煥然維新采薇命將出師想見當世威德隆重而小心服事不肯改姓易物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文王既沒文在茲者此之謂也采薇比王師制敵之易薇之言微也四章言常棣比三軍和集也王者之師貴人和所以制敵如采薇也朱子論詩以代言爲上之厚三百篇中美刺多代言聖人佚道使民不在代言而在體恤之誠讀者當得之言外○一章今之往戍也方春薇生采而食之薇始作也念我歸期在歲之暮遠戍邊境去其室家惟玁狁之故耳豈上之人無故勞我邪○二章采薇采薇薇初生柔弱念我歸期憂心烈烈熱中遠行饑渴戍事不得安定同行無歸人誰爲問我室家也○三章采薇采薇薇長而堅剛念我歸期當在歲暮之陽月王事不堅固啓處無暇憂心甚病我行離家方始未得即歸來也○四章彼爾然茂盛者維何常棣之華也彼羽衛衆盛者伊何大將之路車也駕此戎路四馬業業不息豈敢安居當獎勵三軍一月之中三戰三捷以圖全勝也○五章駕車四馬騤

竪不息將帥依此車以戰守士卒隨此車以進退如
腓與足將卒既同心矣四牡翼翼行伍又整齊矣弓
弭之弭象骨爲之盛矢之服魚皮爲之器械又精好
矣然豈敢恃此而怠緩乎玁狁之難甚急無日不戒
備也○六章戍事既定班師有期因念昔者我行蒲柳
方生依依柔弱所謂采薇時也今我來歸遇雪霏霏
歲云暮矣行道長遠加以饑渴我心自哀傷耳其誰
知之者乎○薇野豌豆苗可爲羹芼葉甚細故謂薇
作始出土也柔稚也剛壯長也聘問也爾華盛貌常
棣也路與輅同車也周禮五路革路以即戎腓足肚

也足行則腓動魚水獸似猪其皮可爲弓鞬虔
采薇六章章八句○按薇作而柔而剛變文疊詠耳
舊註謂三輩遣戍非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叶莫矣自天子所叶許謂我來叶釐矣召彼僕
夫謂之載叶集矣王事多難叶去聲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
彼郊矣設此旐叶兆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
心悄悄僕夫況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
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昔
我往矣黍稷方華叶敷今我來思雨叶去聲雪載塗王事多難
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喓喓草蟲趯趯阜螽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叶工赫赫南仲
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叶雞采蘩祁
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旋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古序曰出車勞去聲還旋率帥也○前篇遣戍此與下
篇戍畢歸而燕以勞之此篇勞將帥也遣則將與卒
同軍旅同心也勞則將與卒異朝廷殊禮也禮賜君
子小人不同日勞將帥以出車君子之儀衛勞士卒
以杕杜小人之私情○一章昔我出車于郊外之牧自
天子之所謂我分閫而來王命不敢宿去聲留去聲遂召
僕夫駕車啓行王事多難不可以緩矣○二章昔我出

車在牧內之郊車上設龜蛇之旐以指揮後軍飾旐
以旄又設鳥隼之旟以指揮前軍彼旟此旐旆旆然
飛揚於車上此行任大責重憂心悄悄況駕車之僕
夫亦爲之憔悴矣○三章此行大將爲誰南仲是也王
命師師往城朔方出車彭彭壯盛旂旐央央鮮明傳
令三軍曰今日之事天子之命使我保障中夏非輕
舉徼功也赫赫南仲玁狁畏服孔棘之難忽已攘除
矣○四章玁狁既襄振旅而還思昔我至朔方正夏日
黍稷方華擬歲莫可歸而簡書復使西征遂及春矣
雨雪解凍道有泥塗王事多難啓處不遑豈不思歸

畀此簡書耳○五章當此春日室家思曰草蟲喓喓而鳴阜螽趯趯隨之倡隨之情蠢動皆同是以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始下赫赫南仲方往伐西戎未得歸也○六章南仲今歸矣春日遲遲然舒長草木萋萋然茂盛黃鳥喈喈然和鳴采蘩者祁祁然衆多當此景物熙和大將振旅執訊獲醜以歸威名赫赫之南仲玁狁平夷宇宙清寧功成凱旋豈不樂乎○我車謂大將之戎路也旟旐皆建于車上旐畫龜蛇以象玄武統後軍也旟畫鳥隼以象朱雀統前軍也玄武北方之宿北方色玄鱗甲曰武前軍屬南

朱雀南方鶉火之星也旆旆旟旐尾飛揚貌況猶且也彭彭壯盛貌黍稷方華盛夏時也塗凍釋而泥塗初春時也因伐西戎故踰年至春乃歸也簡書古以竹簡書命辭也訊問也敵之為魁首者獻于王而訊問之醜衆也降服之衆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有杕(音第)之杜有睆(音宛)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音闡)四牡痯痯(音管)征夫不遠○匪載匪來(叶)憂心孔疚(叶急)期逝不至(叶質)而多為恤卜筮偕(叶舉里反)止會言近(叶音己)止征夫邇止

古序曰杕杜勞還役也○出車以勞君子詳其事而美其功杕杜以勞小人敘室家私情而已杕杜孤樹也杜棣屬梨也實甘者為棠澀者為杜棠棣[illegible]而杜枝多刺其花皆合聚故棠棣比兄弟而杕杜比士卒花合而樹獨則孤卒合而軍還則散故為還卒之比北山幽方憂思之比枸杞甜菜味苦士卒甘苦之比○一章杕然特生之杜有睆然之實是秋冬之交也征夫遠戍以王事不可不堅固日復一日今歲已十

月猶不歸女心傷悲征夫可以暇矣○二章特生之杜萋萋其葉又復春矣征夫以王事出踰歲不歸我心傷悲覩此草木萋矣女心悲矣征夫亦可歸矣○三章陟彼北山采杞而食春忽莫矣征夫以王事不得供子職貽父母之憂何但妻子乎計時已久檀車雖堅今亦幝然敝矣四馬雖壯今亦痯然疲矣物猶如此人何以堪征夫或不遠矣○四章望其載而匪載望其來而匪來憂心甚病矣況歸期已過而不至我心疑慮多為之恤乃卜之龜乃筮之蓍二者偕占會云近矣然則征夫之至果不遠矣○睆實貌陽十月也女

征夫之妻檀車檀木之車幝幝敝貌痯痯疲貌載行
李裝載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先儒謂采薇以下爲文王之詩
諷之誠然武王命將誓師氣象自別而末年受命制
作未備周公承文謨作歌故篇中稱王稱天子舊註
以爲殷王非也

魚麗于罶(叶柳)鱨鯊(叶梭)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罶魴
鱧君子有酒多且旨○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
有(叶以)○物其多矣維其嘉(叶歌)矣○物其旨矣維其偕(叶豈)
矣○物其有(叶以)矣維其時(叶上聲)矣

古序曰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毛公曰文武以
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
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朱子改爲燕饗
通用之樂歌非也明王盛時品物蕃阜詩人作歌以
美豐亨富有之祥聖人刪詩正雅師文武崇王道而
說者但爲上下飲酒定樂歌道主人優賓之意則全
詩所言皆口腹敎餼而已執儀禮鄉飲工歌爲據則
雅頌秪爲儀禮外傳淺陋卑薄何以言詩○(一章)漁者
以葦薄爲罶而魚麗于其中者鱨有之鯊亦有之卽
一水族之多而萬物可知君子有酒既美而且多以
之行禮于何不備乎○(二章)魚之麗于罶者魴有之鱧
亦有之君子有酒既多又旨以之行禮無一不有矣
○(三章)魚麗于罶者鰋有之鯉亦有之君子有酒行禮
既旨又有則用無不周矣○(四章)凡物多則患其不嘉
今卽一魚之類推之既多而又嘉非以充數爲多也
○(五章)物旨則患其不齊今物既旨而又齊非以希少
爲旨也○(六章)物有則患其非時今物既有而又時非
以不時爲有也○麗猶著也罶以葦薄爲笱承梁之
空取魚也鱨魚頰黃善飛一名黃揚鯊魚皮有珠可
飾刀劍靶魴鯿也以形方得名鱧圓而長有斑點象

星文夜則仰首向北而拱故字从禮膽獨甘故从醴
一名鮦俗稱烏魚是也鰋無鱗闊口腹平著地故得
偃名卽鮎也以其多涎而黏(連)故名鮎鯉脊上有鱗
一道數至尾凡三十六有赤黃白三種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朱子謂魚麗
非文武之詩不在鹿鳴什內據儀禮鄉飲酒禮笙歌
相間謂歌有詩而笙無詩以南陔白華華黍間鹿鳴
以下三詩由庚間魚麗崇丘間南有嘉魚由儀間南
山有臺移舊章以合儀禮并古序改爲燕饗通用之
歌置周道文武之盛不講竊恐未然夫聖人刪詩非

删禮也笙歌相間自有禮儀在何得以有聲無辭之空名寄之雅中辭生于心聲託于器凡樂由心生聲由辭生有辭然後有聲聲無辭不成章若笙自爲笙歌自爲歌一歌間一笙風雅頌之歌三百即合有三百笙笙有三百簫管竽籥之類亦合各有三百奚獨南陔白華五六篇爾又謂儀禮於鹿鳴四牡以下曰歌於南陔白華華黍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以此爲有聲無辭之徵今按鄉射亦儀禮也云奏騶虞貍首而騶虞有辭亦云奏周禮有九夏國語稱金奏肆夏樊遏渠按肆夏即時邁樊遏爲韶夏即執競渠爲

納夏即思文皆有辭而皆云金奏則奏亦辭也南陔白華之名即九夏之類金奏九夏有辭笙奏南陔白華獨無辭乎又周禮籥章以籥吹豳詩豳詩即七月籥吹七月亦猶笙吹南陔白華華黍也豳有辭而南陔以下獨無辭乎又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即維清也謂管奏維清于堂下管有辭而笙獨無辭乎大抵歌即樂也未有有聲無辭之樂今分樂與歌爲二未見其可

南陔

白華

華黍

古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毛公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按此皆武王時詩萬物既多孝子得養其父母故次南陔南陔者取南風來陔隴之義孝子奉養清潔故次白華時和年豐故次華黍詩亡而古序合編故序得獨存朱子以爲此笙詩有聲無辭引儀禮鄉飲酒及燕禮鼓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謂歌有辭可

歌笙有腔譜無辭愚謂有腔譜則腔譜之音自成辭腔譜所以調辭也王者作樂頌功德未有有腔無辭之樂所謂鼓瑟而歌者手彈口和故曰歌口吹而辭奏乎其中故曰笙曰樂曰奏此序謂其辭亡者是也若謂本無是詩而序爲後人妄增是强誣之也但其所以亡之故不可考未知何獨亡笙奏諸篇耳朱子執謂笙詩無辭以此

毛詩原解卷十七終

毛詩原解卷十八

南有嘉魚之什

自南有嘉魚至吉日凡十篇而亡詩由庚崇丘由儀三篇不與焉內菁菁者莪以上六篇皆成王之詩六月以下四篇宣王之詩文武成王之詩謂之正小雅宣王以下詩謂之變小雅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兆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有嘉魚烝然汕汕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堪○南有樛木甘瓠互纍叶雷上聲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叶芮上聲之○翩翩者鵻隹烝然來叶釐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叶夷思

古序曰南有嘉魚樂與賢也毛公曰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成王盛時周公下士謁謁多吉人是詩可以觀焉朱子改爲燕饗通用之樂非也樂雖用詩而聖人刪詩不以樂如以樂刪詩則所謂新宮貍首采齊九夏宜皆存之而皆不錄可知詩爲觀風化俗明王道稽世變昭鑒戒不獨爲樂也惟頌樂歌附諸風雅後風雅非盡樂歌也故曰雅頌各得其所人情樂放縱而惡檢押聖人言樂必言禮禮有經而樂無專經以此奈何後儒專以樂言詩乎南明方也以比明主嘉魚以比良臣魚水君臣相得也罩罩網羅求賢也樛木甘瓠上下交也鵻鳩來思乘時變化也○一章魚深潛于水南方江漢之間有嘉善之魚衆人烝然罩之又罩之而後可得嘉賓抱道潛隱旁羅勤求而後可致也今旣作賓而來王有旨酒用與燕飲以相樂矣○二章南有嘉魚衆人以小罟撩之求賢之勤亦若此吾王有酒用以燕飲嘉賓而衎樂之矣○三章南方有下垂之樛木甘美之瓠因得上附朋良泰交亦猶此矣吾王有酒用燕飲以安嘉賓之心焉○四章翩翩然飛之鵻鳩變化之鳥也羣然來集

嘉賓乘時顯庸何以異此吾王有酒燕而又燕致慇懃之無已也○嘉魚魚之美者或曰似鯉出沔南丙穴罩編細竹爲之一名籗族以籠取魚也君子謂成王式用也罩者從上籠之汕者從下撩之衎樂也思語辭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叶題北山有萊叶離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叶米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叶巧北

山有杻紐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叶守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叶某〇南山有枸矩北山有楰庾樂只君子遐不黃耇耇
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叶上聲
古序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毛公曰得賢則能為邦
家立太平之基矣〇朱子改為燕饗通用之樂非也
夫雅者政也皆朝廷獻納之辭如鹿鳴魚麗嘉魚辭
云有酒猶似燕饗是詩無飲酒語惟據燕禮歌南山
有臺然非為燕禮作也其以草木比多材亟贊樂只
君子言得衆賢則君身君德名譽福祚邦家無窮之
慶所以為樂得賢也〇一章前視南山有可為蓑笠之

臺後視北山有可為疏菜之萊主國多士如此樂哉
君子邦家賴以鞏固而為之基曆數賴以綿長而萬
壽無期也〇二章南山有桑北山有楊何材不具樂哉
君子邦家賴以光顯壽命賴以延長〇三章南山有杞
北山有李樂哉君子于澤及生民而為父母名譽久遠
而德音不已〇四章南山有栲北山有杻多賢夾輔豈
不遐遠而眉壽乎道德音聞亦以是而茂盛矣〇五章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此多賢可以調養君身而為
黃老可以保養子孫而無後艱矣〇南山北山左右
前後之比臺莎草一名夫須萊葉香可茹只語辭
桑可蠶楊蒲柳可為箭笴葉為屋材為舟杞木一名
狗骨如樗栲山樗也可為車輻杻檍也可為弓弩幹
遐遠也枸木似白楊子長如指其如飴一名木蜜以
為柱室內酒皆少味楰似楸宮室良材一名鼠梓黃
老人髮白復黃也耇老人痀僂之狀艾養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
崇丘
由儀
古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

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毛公曰有其義而
亡其辭〇按六月之序此三篇原不相屬此以亡詩
為類耳朱傳據儀禮改由庚次魚麗崇丘次南有嘉
魚由儀次南山有臺說見前
蓼六彼蕭斯零露湑上聲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叶須上聲兮燕
笑語兮是以有譽處上聲兮〇蓼彼蕭斯零露瀼瀼穰既
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〇蓼彼蕭斯零
露泥泥你既見君子孔燕豈愷弟上聲宜兄宜弟令德壽
豈叶愷起〇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條革沖沖
充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古序曰蓼蕭澤及四海也○朱子改爲諸侯來朝天
子與之燕飲以示慈惠而歌此詩非也序義本謂天
子親萬國懷諸侯天下一家故曰澤及四海總括全
篇比零露之意朱子詆爲淺妄其實深約蓋周道方
盛泰交喜起之歌篇中言燕者安樂之意非飲酒也
據詩次第此篇朝諸侯下篇方與之燕飲蕭蓬蒿生
澤藪高不盈丈露自天零即易所謂上天下澤履君
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履帝位不疚者也履禮也上下
有禮則民志定而泰道成序謂澤加于四海禮之謂
也豈飲酒云乎○一章蓼生于下濕蓼然上遂露降自

天湑然下零天澤交而成禮亦猶此也君子來朝旣
見則我心傾寫相與燕樂雖笑言語是以有譽悅而
安處也○二章蓼然之蕭零露瀼瀼上下交也旣見君
子爲國家榮寵爲朝廷光華精忠不二之德無所爽
差宜久于位而壽考不忘也○三章蓼彼蕭斯零露泥
然沾濡旣見君子相與甚燕樂而情意豈弟其豈弟
之德藹然和氣足以宜爾兄弟而令德獲壽考之樂
也○四章蓼彼蕭斯零露濃厚君子來朝馬轡之鞗有
革下垂沖沖然柔順車馬之鈴雝雝然和鳴聞聲見
色皆康侯之儀衛也有臣如此宜爲萬福所聚矣○

蓼長貌蕭蒿也祭則爇熱之以升臭湑潤澤也君子
指諸侯寫傾也傾寫則舒快矣燕樂也譽豫通如韓
姞燕譽之譽譽處安意上下無猜忌則安樂矣龍寵
也爽差也孔甚樂也壽豈壽而樂也鞗馬轡之末
有革條縮之革謂餘而垂者沖沖順垂貌鈴在軾曰
和在鑣曰鸞或曰戎車在鑣乘車在衡也和鸞車行
疾則失音行舒則不鳴行有節則聲雝雝攸所也宜
也同聚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湛湛上聲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平聲夜飲不醉無歸○湛

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
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音其實離離
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古序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前篇來朝此篇賜燕
朝則禮嚴燕則情洽朝以朝旦禮主于辨也飲以昏
夜情主于合也故爲湛露陽晞之比首章夜飲之初
次章豐草有露露始降也三章杞棘樵邊小樹也杞
棘有露夜漸久矣杞棘叢生昏亂之象飲多易亂故
以顯允諷末章桐椅則高樹也見其實垂而離離然
終燕散歸天向明矣所謂醉歸陽晞也禮終易放醉

則驕亢傲則躁急故以豈弟者溫恭也○一章湛湛
露天澤也夜則雨日則晞湛湛然露盛而濕匪陽則
不乾吾與君子燕飲厭厭然恩意渥厚不于朝旦而
于昏夜歡洽之至也苟不盡醉則無歸焉○二章湛然
之露在彼豐草草茂則得露多厭厭夜飲在宗廟之
室考成其禮親親之地情最洽也○三章湛然之露在
彼杞棘夜久矣飲多易亂君子顯明允信皆有令德
不以醉而昏亂也○四章燕畢且歸矣見桐椅之實離
離分明君子清明之德亦猶此也豈以久而急遽醉
而傲惰乎豈弟樂易莫不有溫恭之善儀也○湛湛

濕貌陽日也晞乾也厭厭厚意豐草茂草也宗宗廟
也考成也成禮也杞枸杞也棘小棗顯不昏也允不
亂也桐梧也椅梓類實子也離離分明也豈溫和也
弟平易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朱子改升亡詩南陔白華華黍
于魚麗之前魚麗以下悉依儀禮又第雜亡詩由庚
崇丘由儀以足十篇之數至此改為白華之什

彤同弓弨超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叶平聲之鐘
鼓既設一朝饗叶平聲之○彤弓弨兮受言載叶祭之我有
嘉賓中心喜叶去聲之鐘鼓既設一朝右叶許之○彤弓弨
兮受言櫜叶羔之我有嘉賓中心好去聲之鐘鼓既設一朝
醻叶到之

古序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朱子改為天子
燕有功諸侯錫以弓矢之樂歌謂錫弓矢是也謂燕
非也燕與饗異饗用大牢爵盈而不飲所以示恭儉
也燕則盡醉爵行無算所以示慈惠也燕饗皆酒而
饗主于錫以酒行禮非行禮以飲酒也周語王饗有
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故燕或至夜而饗行
于朝成禮而罷故曰一朝饗之春秋傳鄭饗趙孟禮
終乃燕是饗終朝耳諸侯有四夷功天子錫彤弓以

表其武功鄭康成謂使之專征伐是植文之假託先
王未之有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諸侯而專征伐大
亂之道以此傳經誤天下後世可勝言哉○一章朱色
之彤弓新未受弦弨然而弛色異凡弓是昭代所貴
也今受以歸尚其寶藏之我有嘉賓功在社稷中心
誠敬欲以相貺故設鐘鼓之樂舉大饗之禮于一朝
即以予之矣○二章彤弓弨兮受之則以物承載之此
朝廷名器我以嘉賓有功中心喜悅故設鐘鼓于一
朝即右賓而授之矣○三章彤弓弨兮受之則以衣櫜
之我以嘉賓有功中心好樂故設鐘鼓于一朝即以

醻答之矣〇彤赤色周所尚也弨弓弛貌貺賜也載以器承之也右受弓者居右也曲禮主人受弓由客之左接下承弣向與客並然後受蓋客自外來西爲左主人于客西並立而受之或曰右侑通助也櫜以弓衣韜之醻報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精)者莪(峩)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洛)且有儀(叶俄)〇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〇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〇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古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毛公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〇朱子改爲燕飲賓客之詩非也按王制鄉子弟入學九年大成曰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升之大學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進于王曰進士司馬論定而後官之位定而後祿之此先王所以樂育材也是詩以菁莪比者莪蒿也蒿生澤藪香美可食以爲著通于神明以供𤋮升臭于郊廟百祀故比賢材蒿易長俄然而成故名莪小曰莪大曰蒿蔣云三月茵陳四月蒿言易長也故比育材莪本不生陵阿與水中言在彼者比培植之厚也錫百朋錫貝也貝文而澤比朋友相麗澤也楊舟楊木爲舟楊陽也以比君子舟利涉以比濟世沈浮野水虛舟待渡以比賢士待用也全詩取莪寓義無古序郎毛氏不知所由作豈惟毛氏雖仲尼亦不知所由作也雖降爲十五國風又降爲變風與青青子衿同改爲淫奔皆似耳讀序乃見作者之志亦可以知詩與聲辭與志之辨序烏可廢也朱子于古序斥爲無據于比義復不理會則以是詩爲燕飲賓客又何怪乎〇(一章)菁菁始生之蒿俄然易長在彼山阿之中物既美少得地又厚其茂盛宜也君子教化大行

草野之士得見樂其教育且觀國之光而有禮儀矣〇(二章)菁菁者莪在彼小渚之沚多士洒濯亦猶此也既見君子得蒙湔被我心則喜矣〇(三章)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浚以升矣既見君子羣賢麗澤所獲寔多何異百朋之錫乎〇(四章)楊木之舟則沈則浮虛以待用也人材國之舟楫既見君子論定而官任官而爵我心則安矣〇菁菁美盛貌古者以貝爲貨貝有五大貝牡貝幺貝小貝不成貝各二爲朋百朋百雙也休安定也明主論材則人情安定矣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棲棲西戎車既飭勑四牡騤騤載是常服叶逼玁狁孔熾叶滯赤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叶亦○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叶迫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脩廣叶拱其大有顒容薄伐玁狁以奏膚扶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叶逼共武之服以定王國叶亦○玁狁匪茹孺整居焦穫護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上聲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叶杭○戎車既安叶淵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叶賢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叶已飲御諸友叶以炰鼈膾鯉侯

誰在矣張仲孝友叶以

古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毛公曰鹿鳴廢則和樂洛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按毛公所云即孟子詩亡之意聖人刪詩稽王道之興廢垂法戒也故小雅鹿鳴以下諸詩皆文武成周之盛百度所以脩舉世運所以興隆而穆王以後周道浸衰典刑廢墜至于厲王頹敗極矣國人逐之而死于彘其子宣王復脩文武之政煥然中興故自此至無羊十四篇皆宣王之詩此篇則美其命將北伐之功皆所謂變小雅也毛公序說歷舉鹿鳴諸詩所由廢一以見世道興衰之由一以

明聖人刪詩正雅之義故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與春秋相終始非徒為聲樂而已毛公所以有功于詩也○一章盛夏不興師今六月盛暑棲棲不寧戎車脩飭四馬騤壯載是戎衣以出何為者也因玁狁倡熾中國急難王命出征所以攘夷而正中國也○二章戎馬比力不比色今四馬既比物齊力矣而色又皆驪其馳驅進退閑習法則非備之有素而能然乎當此六月即製戎服服成就道趨事敏速然日行不過三十里師出以律不倉皇失度王命出征使之敵愾而佐天子也○三章四馬長廣顒然壯大薄伐玁狁

以成美功戎事尚戒懼令將士皆能嚴畏敬慎以供武事自足以制敵而安定王國矣○四章玁狁不自茹度整齊醜類𤞤𤞤我焦穫之地分兵侵我邊地之鎬逼近朔方深入涇水之北我乃選鋒前進建赤幟畫鳥章綴白繒爲旆央央鮮明簡戎車之大者十乘開道啓行以爲先鋒焉○五章戎車既安而適調從前視之如輊從後視之如軒其畫制如此駕車四馬既佶壯而又閑習軍實非不足也然薄伐玁狁僅至大原而止夷夏有限不窮追也爲大將者乃能文能武之吉甫萬邦以爲師何難一玁狁乎此王國匡而天子

所以佐也○六章今吉甫成功歸矣王錫之燕飲喜樂多受祉福以其歸自邊地之鎬在外永久朋友情疎進諸僚友與之飲酒有炰鼈膾鯉以爲殺時維誰在有張仲者其人孝友也以此名賢陪彼勳臣功名始于孝友王所以嘉吉甫而率勵羣臣也○六月建未之六月棲棲不定也常服戎事之常服韋弁韋衣臨陳之服也在途則載之比物齊力也凡朝祭毛馬取毛色也凡軍事物馬取物力齊也今物與色皆齊馬多也閑習也則法也驅驅之法也三十里爲一舍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脩長也廣大也

顒昂壯貌奏成也膚公美功也共武服共武事也茹度也焦穫鎬方皆北地近玁狁者涇水在豐鎬西北水北曰陽織幟同赤旗也文幟上之文即鳥章也鳥隼曰旟畫朱雀以統前軍也凡旗幟以帛爲尾曰旆此白旆爲幟之旆也央央鮮明也元戎大兵車也凡軍前曰啓軍後曰殿啓開也行路也輊車覆而前也軒車却而後也凡車如輊如軒乃畫制也佶壯貌大原地名

六月六章章六句

薄言采芑起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米叶方叔涖止其車三

千師干之試矢叶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忌叶四騏翼翼路車有奭吸簟茀魚服通叶鉤膺鞗革急叶○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祈錯衡八鸞瑲瑲倉服其命服朱芾弗斯皇有瑲葱珩杭○鴥聿彼飛隼荀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征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田○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仇叶戎車嘽嘽灘嘽嘽焞焞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古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此宣王命將南征有功歸而詩人歌之朱子改爲軍行采芑而食賦其事以起興非也芑嘉穀也宣王中興田野墾闢于彼于此餘糧棲畝王師所過足食無轉運齎持勞頓之苦故以爲比朱傳以芑爲苦藚菜軍行采食按詩本託言耳軍法掠民間一草有禁豈眞有踐民田采芑之事乎善說詩者觀采芑六月軍旅之事思過半矣六月事勢張皇采芑氣象暇豫蓋吉甫承頹敗之後敵騎兵惰應變不得不斂及北虜旣平軍聲旣振方叔再出服命服乘命車從容運籌而南蠻奪氣矣故吉甫

薄伐才兼文武方叔元老賤戰貴謀著之篇什豈徒以其辭而已乎故曰詩可以觀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一章 中菑之後田野不治今薄言采芑于彼甫歲之新田于此初墾之菑畝王師所過嘉穀被野曠土闢而田野治矣今蠻荆背叛方叔以王命臨戎兵車三千師衆干盾素習率之以行駕車四馬青黑齊色翼翼然驂服整齊上公金路赤色奭然竹簟爲蔽魚皮爲矢服馬頷下有鉤懸樊纓九就當馬之膺馬轡首以皮爲鞗其餘革下垂也○二章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近郊之地無不有也方叔臨止

其車三千旂旐央央鮮明所乘路車之轂約束以皮車前衡木畫以雜文四馬八鸞其聲瑲瑲方叔身服爵命之服其朱韍皇然鮮明佩玉瑲然和鳴葱色之玉以爲佩首不事戎飾而應敵從容如此○三章 鴥然疾飛之隼其飛戾天而下集于所止王師鷹揚遠擣南蠻亦猶此也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衆干盾試習方叔率以臨陳三軍聞鉦靜而止聞鼓動而行鉦人司鉦鼓人伐鼓各有司存先陳師旅誓以約誓方叔紀律明而號令信進而戰也伐鼓淵淵然寂靜戰而退也振旅闐闐然駢集其整齊嚴肅如此○四章 蠢然

無知之蠻荆爲我王國之寇讐方叔大老深沈諳練算無遺策率師以進執其訊魁獲其羣醜戎車嘽嘽然衆焞焞然盛迅擊如霆發聲如雷其威也如此顯允方叔昔嘗與南仲征伐玁狁蠻荆聞名不待戰而來威服矣○芑白梁粟也凡墾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殺草木曰菑菑災通涖臨也車三千言多也師干猶言兵甲也試練習也奭赤色一作赩周禮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及上公之車也知此車爲金路者以鉤唯金路有之也鉤馬項下飾膺纓通樊纓當馬胸膺故以纓爲膺也樊作鞶馬胸前革帶也纓

染五色毛纓一匝為一就九匝為九就纓之鉤上也戎事乘革路此乘金路者初出師非臨敵也中鄉鄉中也天子六鄉六遂遂遠而鄉近也軝轂也約皮束也錯雜采也衡車前轅端横木也鈎在鏣曰鏤馬口兩旁也茀作紱蔽膝也皇鮮明也蔥蒼色也珩佩首横玉一命緼韍黝珩再命赤韍黝珩三命以至九命皆赤韍葱珩隼鷂屬急疾之鳥搏無不中故謂之隼言準也鉦鐃也似鈴柄居中貫上下一名鐲　鉦以靜之鼓以動之凡軍進退皆以鼓行鉦止鞠告也淵淵猶咽咽肅靜闐闐斷集也蠢動而無知貌元老

壯謀不似少年輕躁也威古畏同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世儒謂春秋夷楚據是詩蠻荆之語遂按為貢荆居九州第六其地迫近中原江漢汝潁二南所首善也焉得比之荒服蠻夷荒服環畿甸四面二千五百里外皆得稱之何獨南土也三代以前帝都居北故南土遠在今楚地正當四宇中央自衡岳五嶺南逃百粤閩廣西南夷古皆屬荆因稱荆蠻其地半天南王者南面失楚則如面牆顧江介險阻亂則先叛治則後附是以商周中興必先服楚若蠻夷先王荒之耳何以伐為商頌曰維女荆楚居國南鄉亦言近也此詩曰征伐玁狁蠻荆來威言玁狁遠而荆蠻近不得不討猶儒辭存執尊齊晉稱攘楚之說皆經無據準戎錯有何因罪有寧獨楚乎餘詳春秋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叶龍）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叶許厚）四牡孔阜（叶甫）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叶毛）選徒囂囂（叶敖）建旐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決拾既佽（叶與次同）弓矢既調（叶與同）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叶）（）四黃既駕（叶）兩驂不猗（阿）不失其馳（叶）舍矢如破（叶）（）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問）無聲允矣君

子展也大成

古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毛公曰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章在昔中衰百度廢隳今車謀御而堅攻馬擇良而齊同乘輿之四馬龐龐然肥壯駕車以往東都脩朝會之禮于久曠之後也（）二章朝會則必講武田獵之車既好四牡之馬甚大東都有廣大之草澤乘輿今往將遂行狩也（）三章欲行狩苗必先能選囂囂然其衆之多也建旐以

統人設旍以飾旐將往搏獸于敖山之陽甫草之地
也○四章乘輿旣東諸侯咸集駕四牡之馬奕奕然盛
大服赤色之芾著金飾之舄來會同者絡繹不絕也
○五章朝會旣畢狩獵斯行決以鉤弦著于右大指拾
以利弦著于左臂各與手相比次也弓矢均調適宜
諸侯同爲射夫協力助王共舉所獲之觜人心齊也
○六章四黃之馬旣駕兩驂鴈行不偏御者循其馳驅
之法不詭遇遷就射者發必中獸如破物然射御各
極其精也○七章狩事旣畢蕭蕭靜聞馬聲之嘶悠
悠徐緩見旆旌之閒徒衆車御寂無驚擾其頒禽也

所獲雖多惟擇取三十餘悉分賜君庖不求盈也○
八章是役也師徒不爲不衆矣車馬不爲不多矣然但
聞師行不聞人聲紀律嚴明人心整肅信矣其爲君
子之事誠哉其爲大成之業也○龐龐肥壯貌甫草
大藪也凡獵擇草野大地爲場迴迴芟草積以爲防
先誓士戒衆講武畢驅禽納于防內乃焚草就中射
之故曰草也冬獵曰狩之子指王夏獵曰苗詳周禮
夏官選與算通數也盤庚曰世選爾勞囂囂人衆聲
敖山名在鄭地奕奕大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
無常期有事則會也殷衆也十二歲王不巡守則六

服衆見也決以象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以鉤弦也
拾以皮爲之著於左臂收拾衣袖以遂弦也弓矢相
得曰調射夫卽來朝之諸侯柴當作觜次謂所獲禽
獸之肉說文作㧘積也大庖君廚不盈取禽止三十
也凡田獵所獲禽分三等凡逐禽從後左射中左脅
矢出右肩貫心速死者肉鮮潔爲上殺以充乾豆供
宗廟貫右耳本者未及心死緩肉微惡爲中殺以供
賓客中左股貫右脅死最遲爲下殺以充君庖每殺
止取十其餘盡以頒賜三殺外有從旁橫中者有當
面中者不取嫌殺降也有未成禽者不取惡殺夭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維戊叶某旣伯旣禱叶都田車旣好叶吼四牡孔阜否升
彼大阜從其羣醜○吉日庚午旣差我馬叶母獸之所同
麀鹿麌麌語漆沮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
有叶以儦儦牀俟俟或羣或友叶以悉率左右叶以以燕天子
○旣張我弓旣挾夾我矢發彼小豝殪意此大兕史以
御賓客且以酌醴

古序曰吉日美宣王田也毛公曰能愼微接下無不
自盡以奉其上焉○天子日萬幾而能留意于馬祖
是能謹微也田獵非適意獲禽享賓恩接于下也苑

狩以講武先王之大禮可以覘軍實可以觀人心可以驗君德之好尚可以察政事之綜理故詩人美而歌之○一章吾王再狩西都將用車馬先祭馬神外事用剛日以吉日戊辰祭馬祖而禱曰使我田車旣好四馬孔阜升彼大阜之上從禽獸之羣類也○二章越三日庚午選擇我馬于禽獸所聚麀鹿麌麌然衆多之處如漆沮二水之旁可爲天子大狩之所也○三章漆沮之間有平原焉其地祁然而大禽獸甚有而多或儦儦疾走或俟俟相待或三爲羣或二爲友盡率左右同心射獵以燕樂天子也○四章張弓在手挾矢

在弦小豕曰豝殪則必中大獸如兕一矢即死獲獸雖多非以自供也將以進御賓客爲燕飲之需且以酌醴齊行大饗之禮也○天干爲日地支爲辰日干五剛五柔甲丙戊庚壬五奇爲剛乙丁己辛癸五偶爲柔十二支六陰六陽子寅辰午申戌爲陽丑卯巳未酉亥爲陰戊辰庚午皆陽剛也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外事祀外神也馬祖亦外神伯即馬祖之神天駟星也一名房一名龍房爲龍馬也差擇也麀牝鹿也麌麌鹿多貌漆沮西都二水名祁大也挾夾同兩物夾一曰挾矢在弦上以大二指夾而引之也

殪一矢而死也醴酒之連糟者周官酒正五齊二曰醴齊用以祭享貴本初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毛詩原解卷十八終

毛詩原解卷十九

鴻鴈之什

自鴻鴈至無羊凡十篇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叶汝）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叶知）○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叶則）雖則劬勞其究安宅○鴻鴈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叶高）

古序曰鴻鴈美宣王也毛公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去聲）來（去聲）還定安集之至于矜（鰥）寡無不得其所焉○朱子改為流民喜之而作非也小雅自鹿鳴而下至此二十餘篇皆朝廷制作不應忽采民謡一篇雜入其中以鴻鴈比者鴻鴈來去無常民亦罔常故末章美而寓規以為流民自言誤矣○（一章）鴻鴈之飛春避暑而北秋避寒而南轉徙無常其羽聲肅肅然也民生聚散何以異此爾民初遭亂而往饑寒流離劬勞于野爰及同行之人皆可矜憐之人中有鰥寡無告者尤為可憐也○（二章）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得所止矣民散而復還脩其垣牆向之頹圮者今百堵皆作雖云劬勞究竟得安居矣○（三章）鴻鴈于飛哀鳴嗸嗸如有所愬新集之衆有居無食有食無衣何異嗸嗸之鴈維此明君謂我民劬病勞苦惠養安全自不容已維彼昏君謂我民宣縱驕恣觖望無厭嗸然不顧矣○之子指流民劬勞病苦也牆高廣一丈曰堵

鴻鴈三章章六句

夜如何其（忌）夜未央庭燎（料）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鏘）○夜如何其夜未艾（刈）庭燎晣晣（制）君子至止鸞聲噦噦（誨）○夜如何其夜鄉（向）晨庭燎有煇（熏）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叶斤）

古序曰庭燎美宣王也毛公曰因以箴之○朱子改為王將起視朝而問夜之辭非也宣王豈真有夜半而起視朝之事毛公所謂因以箴之云爾蓋夜未半而起太早非可繼之道進銳者退速始勤者終怠所以卒有姜后之諫詩人先見而毛說有據也○（一章）王勵精求治夜半不安于寢問曰今夜早晚何如乎乃夜尚未中央而王將起矣庭燎已明諸臣來朝者車馬鸞聲將將然衆矣○（二章）夜如何乎夜尚未盡庭燎久而光漸小晣晣然矣諸臣續至者鸞聲噦噦來者將盡其聲漸殺也○（三章）夜如何乎夜始向晨庭燎不見光而見煙氣天將明矣君子來朝見其旂而辨色矣夫

視朝必待辨色而問夜已始于未央無乃不可爲常乎○其語辭央中央庭燎地燭也束葦置階下然之艾與刈通艾老然後可刈故凡將盡稱艾晣晣小明也噦噦聲微也鄉晨向旦也煇火氣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免)彼流水朝宗于海(叶毀)鴥(聿)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叶以)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叶莫)○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叶杭)心之憂矣不可弭(米)忘○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古序曰沔水規宣王也○鄭氏曰以恩親正君曰規規者正圓之器五行東方爲規主仁恩故春秋傳曰近臣盡規王信讒遠諸侯不敢直諫而但呼其親戚朋友念亂以感動王故謂之規朱子據詩中邦人諸友改爲民間相語非也詩謂諸侯不朝飛揚跋扈不循道理一二守禮者畏讒言之及莫敢自必故諷王遠讒親諸侯以終大業也水無情之物流則不定隼急疾之鳥飛則不止皆諸侯不朝之比(一章)沔然而滿之流水必歸于海水猶知朝宗諸侯憑陵跋扈如急疾之鷹飛止不定天下萃渙之勢未可知嗟我兄

弟邦人諸友安當思危皆無肯遠慮者誰獨無父母乎亂將累及父母矣(二章)沔然之流水其流湯湯然盛也諸侯放恣如水橫流如隼飛揚念彼不循理者至于坐卧不安憂不可弭忘也○(三章)鴥然之隼雖或飛揚時亦循中陵而止諸侯豈無循理述職者則宜推誠懷撫而訛言復肆中傷不可不懲止也聞諸侯自相謂曰我友事王室可謂敬矣讒言其猶與也羣情危疑若此王可不懲乎○沔水流滿也諸侯見于天子曰朝宗蹟迹同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訛言虛僞之言卽讒言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于九皐聲聞(問)于野(叶汝)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洛)彼之園爰有樹檀(叶團)其下維蘀(託)他山之石可以爲錯○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叶殷)魚在于渚或潛在淵(叶圓)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古序曰鶴鳴誨宣王也　毛傳謂教王用賢是也鳥高飛善鳴者莫如鶴以比賢人淵魚園樹山石皆用賢之比○(一章)鶴艮禽也鳴于九皐深澤之中聲出聞于四野賢者脩德岩穴令聞遠播無異此王欲得之未易也如魚深潛于淵時或沬游于渚江湖自得未

肯出潛輕受人餌必也清明之朝貴德尊士如人稱
彼園之可樂有嘉樹之檀其下維落葉之擇有德者
上無德者下賢者始樂就耳得賢則可以切磋君德
砥礪治功如他山之石以為錯磨之用其受益可量
乎○二章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德之升聞亦猶是也
魚在于渚或潛在淵網羅何其難也樂彼園有樹檀
其下維惡木之穀人君用舍分明賢者始樂于仕其
朝如他山之石取以攻玉輔相之益不既多乎○鶴
長頸高足白身青翼赤頂長喙常夜半鳴聲聞數里
九皋深澤猶九泉九天極言其深也擇落葉錯磨石

穀惡木一名楮其皮可為布為紙其實可食攻治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按序庭燎美而因以箴箴針
也微刺之其辭隱沔水規規圓也情動之其辭悲鶴
鳴誨誨教也詳說之其辭核古序精確如此朱子必
欲改作何與自彤弓至此篇朱改為彤弓之什

祈父音祈予王之爪牙叶吾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
予王之爪士叶史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亶不聰
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古序曰祈父刺宣王也○朱子改為軍士怨久役而
作謂未見其必為宣王非也如必欲見為宣王則詩
明言敗績于姜戎然後可按國語宣王三十九年王
師敗績于姜戎料民于大原兵不足故發畿內之民
從征詩不敢斥王而呼司馬朱子遂以為軍士語耳
○一章祈父汝為司馬掌征伐與畿內之兵我輩為王
侍衛之爪牙以護腹心何為轉徙我于憂恤之地不
得安居乎○二章祈父予王畿內爪牙士也胡為轉徙
我于憂恤無所底止乎○三章祈父汝眞不聰不能察
人之隱我乃有母無兄弟爾何轉我于憂恤使我母
自主饔飧之事乎○祈父司馬也祈圻同酒誥曰圻
父薄違通作畿尸主也饔熟食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皎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
於焉逍遙○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
叶剏所謂伊人於焉嘉客叶各○皎皎白駒賁閟然來白例與叶
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皎皎白
駒在彼空谷生芻初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
遐心

古序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朱子改為留賢之詩
非也其留也以去其去也以不用鶴鳴之誨孤矣故
刺之猶王風之丘中有麻也馬五尺以上曰駒白駒

比賢士貞潔也苗藿比好爵也生芻比獨善自養也
○一章皎皎然白色之駒伊人所乘也我飼以場圃之
葉苗而縶絆之維繫之以延今朝焉在此則所謂乘
馬之人因緩其行而逍遥于此耳○二章皎然白駒我
食以場圃之荳葉縶維之以延今夕所謂乘馬之伊
人因以挽其去而爲嘉客于此矣○三章皎皎白駒尚
其賁然光寵而來將以爾爲公以爾爲侯逸樂無窮
期也山林孤寂慎哉爾勿優游長往勉哉爾勿隱遁
遐思也○四章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自以青芻一束飼
其馬雖我苗藿亦不屑矣令德令儀温然如玉身雖

不留猶願聆其德音勿遂貴重爾音如金玉不以貽
我而有遠棄之心也○場圃同地場即圃也苗葉苗
也禾苗無在場者藿荳葉縶維皆繫也永淹留也伊
人猶彼人生芻青草也金玉言希貴也音聲教也遐棄
遺忘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
言旋言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
此邦之人不可與明叶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香○黃鳥
黃鳥無集于栩許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
言歸復我諸父甫

古序曰黃鳥刺宣王也○朱子改爲民適異國不得
其所而作非也民不得所時政使然詩人託爲民言
以諷王也黃鳥好音人所悅也春陽始鳴應節趣時
故爲遷居擇處之比穀惡木桑言喪也栩言虎也皆
失所之比黃鳥性不穀食比己將不食此邦之食也
始以故鄉失所而來今又以此邦失所而歸故自託
于黃鳥非以黃鳥爲刺刺病黃鳥者耳與呼碩鼠異
○一章黃鳥識時好音悅人而胡爲集于此穀也粟非
黃鳥所食爾勿啄我此粟我昔棄邦族而來謂此邦

人善與耳今不肯以善道相與我將旋歸反我邦之
宗族矣○二章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我行歸
矣此邦無達人情識事理者言旋言歸依我諸兄耳
○三章黃鳥黃鳥勿集于栩勿啄我黍我將歸矣此邦
之人不可同處言旋言歸依我諸父耳

黃鳥三章章七句○按二雅皆朝廷獻納之詩而小
雅若此篇之類託民風以諷上故爲小雅大雅則專
言君德所以與小雅異

我行其野蔽芾沸其樗抯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
畜復我邦家姑叶○我行其野言采其蓫逐昏姻之故言

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蓄叶福
不思舊姻求我新特成不以富亦祇支以異叶業
古序曰我行其野刺宣王也○朱子改爲民適異國
依其昏姻而不見收卹作此詩非也民適異國則流
亂失所矣依其昏姻而不見收卹上所以教民睦婣
任卹之行安在不能養又不能教中興之業衰矣故
謂之刺凡詩刺多卽其人之事代言諷其詩知其政
而美刺寓焉春秋之法如此○一章我從故國來經行
其野見惡木之樗枝葉茂盛猶可休息今我漂泊無
依以昏姻之故來就爾居爾不我養是惡木不如也

將若之何反我邦家而已○二章我行其野采惡菜之
遂以療饑昏姻之故就爾止宿爾不我養歸反故鄉
而已○三章我行其野采惡菜之葍以食爾曾不念舊
親視我不如新匹爾之鄙吝欲以成富耳何能以此
成富忘親棄故但爲人所怪異耳○樗惡木卽今臭
椿遂俗名羊蹄似蘆服而華芝色赤葍一名蕽一名
藚根正白特匹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七句
秩秩斯干叶千幽幽南山叶仙如竹苞叶剖矣如松茂叶某矣兄
及弟上聲矣式相好叶吼矣無相猶叶友矣○似續妣祖築室
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椓之
橐橐風雨攸除叶去鳥鼠攸去君子攸芋于○如跂斯翼
如矢斯棘如鳥斯革急如翬斯飛君子攸躋賫○殖殖
其庭叶楨有覺其楹噲噲快其正噦噦誨其冥君子攸寧
○下莞官上簟叶定乃安斯寢叶去聲乃寢乃興叶㐲乃占我
夢叶閔吉夢維何維熊維羆叶碑維虺叶毀維蛇叶移○大人占
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
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叶弗斯
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叶替載弄
之瓦叶位無非無儀叶義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叶釐

古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朱子改謂築室成而燕
飲以落之不言誰室豈謂是詩亦通用乎非也禮廟
成則升屋刲羊洒血以釁之路寢成則設盛食考成
以落之落始也始新故多祝願之辭○一章鎬京王居
旁據鎬水長岸秩秩前對終南遠山幽幽築基盤固
如竹之叢苞結架稠密如松之隆茂願居此室者兄
弟親睦式相和好無相怨尤焉○二章我周妣祖開造
丕基中業圮壞而王似續之築室百堵之多或西其
戶或南其戶于是居處而安焉于是笑語而樂焉○
三章宮室先垣牆繩約其板閣閣然上下相乘椓之以

杵橐橐然土聲堅重牆成牢密風雨不能使鳥鼠不能入是君子所居以爲尊大者也○四章其爲堂也規模嚴正如人跂立而翼然恭也方隅整齊如矢行急而直也棟宇軒舉如鳥驚起而華也簷阿彩繪如翬雉飛而華美也是君子所升以居上臨下者也○五章其爲室也前庭殖然平正楹柱覺然直大向南正處噲噲明爽房奥冥處噦噦深邃是君子所居以安寧者也○六章君子寢于是室下設蒲席上加竹簟乃安寢焉既寢而興興而占夢吉夢維何夢熊與羆夢虺與蛇○七章乃以是夢問于老成博識之大人占之曰

熊羆剛毅雄壯之物是爲生男之祥虺蛇柔弱隱藏之物是爲生女之祥○八章由是生男邪則寢之以牀尊之也衣之以裳盛服也弄之以璋象德也聽其泣喤喤然大聲壯其長皆將服朱芾鮮明有室家爲君王者也○九章生女邪寢之地從其順也裹以卑衣示無加也弄以瓦器象其所事也願其長而貞靜無預外事之非亦無預外事之宜唯守中饋議酒食勿詒父母之憂可矣○猶當作尤愁也芋訏通大也革亟通如鳥亟驚而高舉也當戶外地曰庭莞蒲席簟竹席熊羆皆猛獸羆似熊而長首高脚多力虺蝮蛇小而毒故曰爲虺弗摧爲蛇奈何大人在位有才識爲人所尊信者也弄璋以玉爲戲具也半珪曰璋祭享之器袒而加衣曰裼瓦陶器紡塼酒壺之類令婦女緝麻加瓦膝上紡用塼鎮車是也非儀皆朝廷所議政事非不可也儀宜行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淳爾羊來思其角濈濈戢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叶陀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叶上聲何笠或負其餱叶侯三十維物爾牲則具叶局○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

以雄叶昏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國平聲畢來既升○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叶寧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古序曰無羊宣王考牧也○鄭氏曰厲王之世牧產彫耗牧人廢職宣王能興復故叙而歌之按周禮牧人掌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謂馬牛羊豕犬雞也此獨言牛羊舉祭享所常用者耳○一章誰謂離亂之後爾無羊乎計羣凡三百不知每羣凡幾也誰謂爾無牛乎舉犉牛一色者九十他色不可勝數也爾羊之來角多而聚濈濈然和集爾牛之來耳多而動濕濕

然汗澤也○二章牛羊在牧或自山降于阿或飲水于池或卧而寢或動而訛牧人隨牛羊來荷其蓑笠負其餱糧順其所往以適其性故生養蕃庶别其物色多至三十隨所用之牲無不備也○三章牧人之來閒暇樵採以薪以蒸或搏取禽鳥以雌以雄爾羊之來矜兢强壯無羸弱也不騫不崩無羣疾耗敗也但麾以手肱使之歸則畢來使之升牢則盡升也○四章自中業彫耗所望在富庶而佳兆已形于牧人之夢夢衆人相與捕魚又夢統後軍之旐與統前軍之旟以問大人占曰衆人捕魚是羣取之象其必豐年乎豐

年則衆所漁者多矣建旐與旟是師衆之象其必室家溱溱乎室家盛則統馭者衆矣既富且庶斯中興之業矣○三百九十極言多非定數也猶豳風九十其儀云爾黄牛黑脣曰犉濈濈角聚也濕濕耳潤也何荷通揭也三十維物别其色凡三十也薪之細者曰蒸雌雄禽也矜矜兢兢堅强貌騫虧也崩羣疾也皆羸敗之意羊病則盡羣而死肱臂也來自牧歸也升入牢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毛詩原解卷十九終

毛詩原解卷二十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至巷伯凡十篇

節（截）彼南山維石巖巖（顔）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談）不敢戲談國既卒斬（叶䟽）何用不監（平聲）○節彼南山有實其猗（阿）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搓）喪亂弘多民言無嘉（叶戈）憯（慘）莫懲嗟（叶搓）○尹氏大師維周之氐（叶其）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皮）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叶心）弗問弗仕（史）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叶臺）瑣瑣姻亞則無膴（武）

仕（叶史）○昊天不傭（冲）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叶雞）俾民心闋（叶缺）君子如夷惡（去聲）怒是違○不弔昊天（叶廳）亂靡有定（叶丁）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方茂爾惡相（像）爾矛（謀）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復）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叶卜平聲）

古序曰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朱子謂春秋魯桓公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是桓王之世上距幽王終

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同異序之時世不足信此說
非也按周制卿大夫世官尹氏家父皆世卿子孫氏
其先如虞仲之後亦稱虞仲之類若疑此家父卽七
十年後求車之家父則南山不平之尹氏亦卽常武
王謂之尹氏與○一章終南之山節然高峻積石巖巖
民所共仰尹氏位居太師赫赫之勢爲民具瞻何異
高山之仰今其所行不善使我憂心如火惔炎畏其
威而不敢戲言觀此國運亦旣終斬絕矣王何不察
乎○二章節彼南山草木之生皆猗然垂實何其均也
尹氏尊爲大師偏黨不平謂之何哉天方降重薦之

病喪亂弘多民有不嘉之言而尹氏曾不懲然懲嗟
也○三章尹氏官居太師以世臣爲國根柢執國之平
宜維持四方輔毗天子公道服人使民信而不惑可
也今旣不見信于民卽不見愍于天則不宜久塞賢
路空曠我太師之官也○四章尹氏爲政委託親戚羣
小不肯躬親王事忠勤報主庶民所以不信服也豈
世無君子乎惟爾弗肯訪問弗與仕進焉可誣罔君
子謂國無其人也式平夷其心不肯者則已而退之
勿使小人親近危殆瑣瑣幺麼之親戚勿高爵厚祿
以私之可也○五章天生小人以禍人國家是昊天不

均傭而降此窮極之訩亂也昊天不惠愛而降此乖
戾之大變也所以救之者唯在君子王若信用君子
而君子至則民之怨望闋息矣君子用事自平夷其
心而人悅服則惡怒亦違去矣○六章今旣不見愍于
天禍亂不定與月俱長使民不得安寧我心憂之如
酲不知誰執國之成法者不自爲政偏任羣小勞苦
我百姓也○七章吾欲駕彼四牡去此亂邦四牡項領
昂壯可用也然環視四方蹙蹙然出門卽礙何處可
容馳騁乎○八章宰天下事宜以和平方其盛爾凶惡
視爾矛戟如欲戰鬬由其心不和平故也苟能平夷

其心悅懌其氣往來順適如醻爵然人已諧和何入
不得邪○九章昊天乎何其不平也我王亦因是不得
安寧矣不肯懲創其非心反怨人之正己者焉○十章
家父作此歌誦以窮究王訩亂所由庶幾動王悔心
任賢求治以畜養萬邦耳○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
師尹太師尹氏也惔燔也斬絕也監察也有實其猗
草木垂實猗猗然也薦重也瘥病也憯與慘通氏本
也均平也毗輔也弔愍也不弔昊天不見愍于天也
空我師空曠我太師之官也罔君子誣賢人也式已
退小人也殆危也近也小人易親而陳子云佞人殆

姻亞私親也壻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兩壻相謂曰
亞膴仕猶言美官傭均也鞫窮也訩訩然亂意窮
極之亂也屆至也闋息也違去也酲病酒也國成國
法也項領壯貌訛動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政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
憂心京京叶疆哀我小心癙鼠憂以痒羊○父母生我胡
俾我瘉字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叶戶好言自口叶苟莠言酉
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憂心惸惸瓊念我無祿民
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

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叶門既
克有定靡人弗勝升有皇上帝伊誰云憎曾○謂山蓋
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叶門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叶○謂天蓋高不敢不局
叶亟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積維號叶斯言有倫有脊叶資哀今
之人胡爲虺毀蜴亦○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
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求亦不
我力○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爲厲叶列矣燎
叶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叶之○終其永
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叶鏘伯助
予叶與○無棄爾輔員云于爾輻叶逼屢顧爾僕不輸爾載
叶集終踰絕險曾是不意叶亦○魚在于沼叶灼亦匪克樂潛
雖伏矣亦孔之炤叶灼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彼有旨
酒又有嘉殽洽比避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
慇○佌佌此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
椓叶竹哿可矣富人哀此惸獨

古序曰正月大夫刺幽王也○一章四月正陽而繁霜
降天變于上我心爲之憂傷民之譌言其害甚大人
皆忘危我獨慮及宗社京京然憂之大也哀哉我小
心畏懼如鼠病在穴愁居慑處以至癢病也○二章父

母生我豈使我病乎遭逢世亂不先不後莫非命也
訛言之人巧肆中傷言人美好唯自口出言人莠醜
亦自口出憂心愈愈曰甚以致小人之侵侮也○三章
憂心惸惸國之將亡無所依歸念我不幸與此無罪
之民將并見囚虜爲人臣僕哀哉此民復從何人受
祿乎視烏之飛不知止于誰之屋耳○四章瞻彼中
林草木叢蕪然大者爲薪細者爲蒸區以別矣今民
皆危殆視天若夢夢不明者特尚未定耳天之既定
善必福惡必殃未有不能勝人者維皇上帝何心憎
人人自取之耳○五章山則高矣而彼謂之卑其實岡

陵也岡陵可謂卑乎訛言反覆如此寧莫有明斷之
人能辨止之者徒然召彼故老問彼占夢彼各自謂
聖人可否淆亂如烏烏雌雄誰能辨之○六章生斯世
也謂天高乎不敢不局其躬將恐壓也謂地厚乎不
敢不累其足將恐陷也身逢亂世禍機不測敢謂無
是事而不懼耶我所以長號此言有倫有理非妄語
也哀今小人胡爲肆毒害人如虺蜴乎○七章瞻彼崎
嶇之田甚瘠薄也尚有鬱然特生之苗豈以世亂而
無豪傑乎達衆則遭妒是天搖抏我也多方排擠如
恐不克始云求我爲法如恐不得今乃拘執堅固仇

仇不釋惟恐不力矣○八章我心之憂如有物結之當
今之政何其暴厲也火之燎原其勢方張寧或滅之
赫赫然顯盛之宗周一褒姒遂威之蓋婦人蠱惑王
心而讒人乘間敗壞之耳○九章國事如此思其究竟
示抱無窮之慮如彼行道又窘迫于陰雨其車既裝
載乃棄夾縛之輔輸墮爾所載之物然後請人助已
晚矣國步艱難不用賢而貽悔何異此○十章爾爲車
者勿棄夾縛之輔以員益爾持輪之輻又數數戒勑
爾御車之僕如是則自不輸墮爾所載矣今奈何終
踰絕險之地曾不以爲意乎則其覆敗宜爾○十一章

魚相忘于江湖今在池沼何樂之有君子之衰亂之
朝亦猶此也雖深自韜晦終將不免如魚雖潛伏爲
能逃網罟之患顧一身何足恤憂心慘慘念禍及宗
社耳○十二章君子雖憂小人則樂彼有旨酒又有嘉
殽和悅其鄰里與其昏姻甚相周旋我獨無侶而心
自慇慇然憂之痛也○十三章佌佌然之小人大廈安
居而有屋蔌蔌然單陋者厚祿奉養而有穀民獨不
幸一無居無食是天降天禍椓擊之也彼富民猶可
哀此惸獨無告者若之何哉○正月建巳之月純陽
用事正陽之月也訛僞也將大也京京大貌卽兢兢

意癙鼠病在穴也痒病也痛亦病也莠狗尾草醜貌
殽則善莠則醜也愈愈增益也無祿猶言不幸臣僕
亡國之虜古者以罪人爲臣僕中林林中侯語辭蓋
曰薪細曰蒸柴之名方等齊也殆危也蹐累足小
步也號哀呼也倫序也脊理也虺蜴蝮蛇也菀茂也
特苗之特出者猶周頌載芟篇云有厭其傑也抏搖
動不安也仇拘也卽寘載手仇之仇仇仇然盤執不
舍也燎野燒也威滅也輔縛杖夾輻防折壞也輸墮
也將請乞也伯呼所請乞之人也員益也輻輪轑也
輪中直木三十爲輻洽和也比親也云旋也佌佌小

貌赦赦陋貌夭妖通䕭也椓擊殺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叶柳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叶衣○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叶杭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爗爗叶業震電不寧不令叶零百川沸騰山冢崒叶促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尹膳夫聚叶鄒子內史蹶叶愧維趣叶楚馬叶母楀叶矩維師氏豔叶焰妻煽叶扇方處叶杵○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叶迷徹我牆屋

田卒汙萊叶泥曰予不戕禮則然矣叶移○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叶葬不憖叶印遺一老俾守我王叶旺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叶遨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叶汀噂叶尊上聲沓叶踏背憎叶佩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叶妹四方有羨叶涎去聲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古序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鄭康成以爲刺厲王非也豔妻褒姒與山川之崩竭皆幽王事也○一章十月建亥純陰之月朔日辛卯純陰之日日爲陽主而是時有食之者陰盛陽衰之象甚可醜也彼月有時虧缺而微常也此日亦虧缺而微陰陽失道今此下民災害並至亦甚可哀矣○二章日月之食雖有定次然陽尊陰卑月行自當避日今日食告凶是日月不用其行矣及觀此四國失政不用賢良亦豈得其行乎彼月見食則維常事此日見食何其不善也豈非小人盛而君子衰之徵與○三章爗爗然雷電閃爍動于十月不安寧不令善百川沸騰水湧爲災山之頂冢崒然高者今皆崩頹高岸陷而爲谷深谷塡而爲陵䕭變如此哀今君臣胡不慘怛而懲創

乎○四章天災之致由于小人有如皇父者爲王卿士兼總六官招致同類有番氏者爲司徒掌邦教有家伯者爲冢宰掌邦治有仲允者爲膳夫掌飲食有聚氏子爲內史掌策命有蹶氏爲趣馬掌馬政有楀氏爲師氏掌朝事此七子皆以諂媚王之美妻褒姒而分據津要氣燄煽熾方安處未可動也○五章抑此皇父小人之尤作事舉動不時自言不時胡爲動作我而不與我謀遂毀我牆屋以爲闕陷壞我田畝盡爲水草之區曰非我戕汝乃下奉上之常禮耳○六章皇父贅然甚自以爲聖人以向爲私邑擇用己三卿司

事之官皆訪眞富厚藏之人不肯勉强留一老成人
衛護天子惟擇富有車馬者以從己往居向爲私人
而已○乹七鞠朒盡瘁臣子之分何敢告勞但念無罪
辜而遭讒口之多雖勤勞亦不免矣下民災孽豈自
天降由此讒人面則噂然聚談沓然重複背則相憎
專主用力爲此皆由人耳可諉於天乎○乹八朝政昏
亂悠悠然思歸我里不可得亦甚病矣彼諸臣分任
四方尚得寬裕而我獨處憂愁之地民力食者莫不
安逸而我獨不敢休息天命不均如此亦惟黽勉從
事耳豈敢效我友爲身而自逸乎○交日月交會卽

朔日也日有食月食之也言有者不見也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有奇天旋地外一晝一夜行一周而又過
一度日月隨天行而較遲日一晝一夜退天一度一
歲退盡與天初度會月一晝一夜退天十三度有餘
二十九日有餘退盡與日會一歲日月凡十二會方
會則月光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交會
則日與月同度同道故日爲月掩而食或行有盈縮
參差則不食月之食日在交以形相掩也日之食月
在望以精相抗也辛天干之柔日卯地支之陰辰微
虧缺不明也爗爗閃爍貌山冢山頂也崒高也卿士

天子之卿執政者也維宰爲冢宰也煽熾也時是也
不時猶言不是當可謂之時作移動也猶射禮作上
耦射之作遣也汙萊澤藪也孔甚也孔聖恣己自是
卽豈曰不時之意向地名皇父私邑也作都侈大也
三有事三卿職內諸侯有卿大夫士也亶信也訪擇
之意侯語辭多藏富家也憖者心不欲而勉强之辭
遺留也一老一老成人也言所用皆新進附己者天
子孤立而已噂聚言也沓重復也小人面相親媚之
狀背憎背後憎毀也職專也競爭爲也瘼病也羨閒
也徹均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按天地之氣陽而已矣陽
氣之消歇卽陰也陽實有餘故日光常滿陰虛不足
故月形常缺月缺處必背日其光必受日陽光所不
及卽陰形之暗處也故月自十五以後下弦而至晦
漸近日則陰漸消而形漸缺自朔以後上弦至望漸
遠日則陰漸長而光漸生晦極近故月全望極遠故
月盈如諸侯覲天子則禮畢在本國專一君耳此陰
陽之分限也朔則日月之行同度同道日行高而月
行低內外異合日爲月揜如男女合而陽受其侵皆
也如臣子逼君父而犯其威權也以有餘成不足是

爲日食望則日月東西相對亦同度同道然日行速
而月行遲相望而或少參差不正相對則月光隨日
所偏處成虧蓋日低行地底陰反抗出其上如女弄
男權臣竊君柄以不足居有餘反受其殃是爲月食
日食陽光受蔽陽之不善也月食陰過則削陰之固
然耳故日食爲變而月食爲常詩以日食刺君春秋
不書月食書日食以此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
慮弗圖舍赦彼有罪既伏其辜孤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叶平聲
〇周宗既滅靡所止戾叶列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叶亦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叶亦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
覆出爲惡叶厄〇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叶心如彼行邁則靡
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叶汀〇戎
成不退饑成不遂叶碎曾我暬音薛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
莫肯用訊叶歲聽言則答譖言則退〇哀哉不能言匪舌
是出叶脉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〇維
曰于仕叶史孔棘且殆叶體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
使怨及朋友叶以〇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叶姑鼠
思泣血叶恤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古序曰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毛公曰雨自上下者

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〇朱子改爲饑饉之
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此詩以責去者非也王朝
設官遇饑年輒引去非必實有是事朱傳據二章正
大夫離居卒章謂爾遷于王都立說所謂靡有孑遺
是周無遺民者也當時或偶有棄官去者非必羣臣
離散也雨無正猶言天失常託天災以刺時天降饑
饉有罪無罪同死即雨失其正忠邪不分刑罰不中
政散人離零亂如雨也世儒疑不用詩辭命篇有如
巷伯常武酌賚般豈盡詩辭而意象悠然必求淺率
易見則高叟之癖矣〇一章浩浩然廣大之昊天不駿

大其德降此喪亂饑饉戕害四國之人天道是遽暴
疾作威曾不思慮不圖謀彼有罪者棄之不養則伏
其辜矣此無罪之人同遭饑餓相與淪陷鋪徧而死
何哉〇二章周之宗祀將盡滅矣人情洶洶靡所止定
正大夫爲六官之長今皆避禍離居莫有知我之勞
勩者三公及諸大夫莫肯夙夜在公邦君諸侯莫肯
朝夕勤王庶幾曰王用悔過爲善耳今反出于惡而
疾威不悛日甚一日若之何不滅乎〇三章如何乎昊
天也法度之言不肯見信如行道邁往漫無抵至凡
百君子爲臣止敬各求自盡何可不相畏不相儆是

不畏天也天可以不畏乎○（四章）令戎寇已成不可退
矣饑饉已成民不遂生矣王曾不悟而我近侍小臣
憂之憯憯日以困瘁凡爾諸臣莫肯用心訊問以求
忠益聽人之言荅之而已不尋思也一聞譖言全軀
而退國事將誰賴乎○（五章）哀哉朕介不能言之人非
但言出于舌禍且及身而受困瘁矣可哉利口能言
之人巧言如流而使身處休樂之地今時好佞惡直
如此○（六章）人維曰往仕耳不知今之仕甚急且危也
欲爲忠直見謂不可使而得罪于天子欲爲巧佞庶
幾可使而公議難容見惡于朋友仕不亦難乎○（七章）

我嘗謂大夫離居者曰爾還而遷居于王都乎彼對
我曰予無室家在王都也察其意如鼠之畏人呑聲
泣血未有言及時事不疾痛者此其畏禍之情而云
無室家者託辭耳不然昔爾去王都居外又誰爲爾
作室家乎○昊廣大也駿大也降喪猶降殃也斬伐
殺害也旻宜遐也疾威暴虐也舍棄也淪陷也胥相
也鋪徧也即塗有餓殍之意凡宗周之宗族既盡也
正六官之長勩勞也三事三公也大夫諸大夫也早
見曰朝莫見曰夕辟言法言也戎兵寇也會猶但也
暬御近侍也憯憯猶慘慘訊訪問也哿可也鼠思猶

言幽懷凡物之畏而隱者莫如鼠無聲曰泣血即淚
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毛詩原解卷二十終

毛詩原解卷二十一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聿)何日斯沮(上聲)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窮)○潝潝(吸)訿訿(子)亦孔之哀(叶衣)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叶平聲抵)○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叶由)謀夫孔多是用不集(叶卒)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叶渠)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叶斗)○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平聲)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國雖靡止或聖或否(叶俯)民雖靡膴(叶呼)或哲或謀(叶媒)或肅或艾(乂)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叶蔽)○不敢暴虎不敢馮(平)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叶因)如履薄冰

古序曰小旻大夫刺幽王也○朱子改為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非也詩人因王聽信羣小故發謀猶之說忠諫不用是非淆亂賢否倒置即不善謀也如未傳之言謀則運籌畫策之謂矣○一章天道冥邈暴怒作威敷布下土蓋王之鑑使謀猶邪僻漸趨于危亡何日而止忠言本臧則不從諂諛不臧反用之為謀若此以我視之必甚至窮病也○二章小人謀蠱君心讒害忠良潝潝相聚訿訿相詆反覆傾險甚可哀痛今王于嘉謀則皆違之于巧佞則皆依之我視王之為謀何所底止終歸于亂亡而已○三章治亂之理明者曉然無事于商量愚者不悟轉趨迷惑先知莫如卜龜龜既厭而不告矣謀夫雖多亦何所成發言滿庭恐事敗獲咎無敢任者如行遠者而但坐謀何得于道路乎王如從善一言興邦矣何事羣小之潝訿也○四章哀哉今之謀國者不以往哲為程式不以大道為經常維近習之言是聽維近習之言是爭眾口淆亂如彼築室道傍與行路之人謀是用不得遂成也○五章小人熒惑主聽非獨小人之罪王信任之過也今國雖不定有通明而為聖者有不皆聖而為否者民雖不多有明哲者有善謀者有恭肅者有乂治者王惟不用雖嘉謀安施如彼下流之泉相與淪陷至敗亡而已何救于國事乎○六章虎不敢空手而搏河不敢無舟而馮人知其一矣至于國所以敗天下所以亡甚于虎與河人不知也思及于此戰戰而危兢兢而懼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王曾不之念乎○旻冥邈也回遹邪僻也沮止也邛窮通病也潝潝和同也訿訿詆毀也具俱也底止也集成也執其咎事不成任其罪也行邁往

也道路也先民古聖賢也程法也經常也邇言羣小之言潰遂也靡止不定也靡膴不多也艾與乂通治也艾必刈而後用故謂乂曰艾徒搏曰暴徒涉曰馮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或謂小旻與小宛小弁小明皆以別其爲小雅得名也夫小雅詩多矣何獨別此四篇若然大東名小東正宜反以大名何也凡篇目皆作者自命或太史記之太師目之未有二雅先有篇目如前說是先有小雅而後以此詩從之非也若謂小旻小明爲別于大雅召旻大明則小宛小弁又何別乎或又曰大宛大弁夫子刪之然則頌有小毖又焉得有大毖乎皆猜說也

宛(遠)彼鳴鳩翰飛戾天(汀叶)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別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夷叶)○中原有菽庶民采(菜)之螟蛉有子蜾(果)蠃(裸)負(背叶)之教誨爾子式穀似(養叶)之○題(弟)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交交桑扈(戶)率場啄粟哀我塡(顛)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贅)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古序曰小宛大夫刺幽王也○朱子改爲大夫遭亂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非也按幽王宣王子宣王承厲考之亂發憤中興幽王嗣立忘先人幹蠱之功故其辭曰我心憂傷念昔先人夫婦所以共承先也宣王有姜后之賢納諫同心是以中興申后賢而幽王黜之禮妻子和則父母順子事父母雞初鳴適父母舅姑所而幽王夫婦乖離故其辭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廢太子宜臼而立伯服故其辭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宜臼奔申申侯挾太子召犬戎伐周故其辭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寵庶奪嫡兄弟亂倫故其辭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首章刺王無夫婦而忘先祀

二章刺酗酒喪儀而身不脩三章四章刺其無父子兄弟之法而家不齊五章刺其刑罰不中而天下不治六章刺其大亂將至而王不知懼也禍起于夫婦故以鳴鳩比鳴鳩即鵻鳩布穀也鳩族惟鵻鳩鶌鵃鳩雌雄以羽相拂他鳩則逐其婦故本草云食布穀佩其骨令夫婦和因以爲比苟幽王能如鶌鵻則無忝於先人矣三章言菽叔也比君嗣中原比見黜叔豆藿也豆言鬭藿言護爾雅大山宮小山霍太子在外之比螟蛉之言伶仃蜾蠃之爲毒螫皆禍亂之比

下篇以小弁繼之其爲刺幽王甚明〇一章宛小之鳴鳩關關拂羽高飛戾天人而無夫婦之誼不克自奮鳥之不如矣我心憂傷思昔先王與先后黽勉同心未央閒夜明發視朝所以幹蠱而中興也承先祀者獨無二人之懷乎〇二章敗德喪儀莫如酒人惟齊肅聖明者能以温恭制其暴戾彼昏昧不知者惟麴糵是好一於沉湎日以增盛當各敬爾威儀天命一去不復來矣〇三章菽生原中無所藩籬則庶民誰不采之桑蟲有子則蜾蠃遂負以歸令王屏黜其子將恐有挾之以去而爲不善者矣倘或不肖則當教誨以

善爲法奈何輕棄之乎〇四章嫡庶兄弟本同一體視彼脊令飛而且鳴其情甚急可以兄弟之閒漫不相關乎在我有事日斯邁矣在爾同心亦月斯征夙興夜寐急難相恤庶幾天倫攸敘無忝所生而令一黜之一愛之豈國之福與〇五章交交往來飛之桑扈食肉之鳥也今循場啄粟失其性矣哀我塡寡之民法所當宥不宜犴獄而今禁網煩苛亦宜犴獄矣刑罰濫加貧苦無措聊以一握之粟出問諸卜從何而能得吉乎〇六章温温然恭謹之人雖無取禍之道猶懷不免之憂如集于木上將恐顛也惴惴然小心如臨于深谷將恐墜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將恐陷也生乎今之世何自而得免邪〇宛小貌鳴鳩卽雎鳩善鳴而能高飛翰高貌先人指宣王明發將旦也二人父母也齊肅也聖通明也温克以温恭自勝也醉人多怒故不醉而怒曰𢍰酒誥曰厥心疾很不克畏死惟齊聖之人醉能温克也壹醉專務醉也富益也不又不復也菽豆也螟蛉桑蟲也蜾蠃細腰蜂也凡蟲細腰者無雌乎蟲化子爾雅云蜾蠃蒲盧也瓠之細腰者爲蒲盧蜂之細腰者亦名蒲盧猶綬草與綬鳥皆名鷊青色之㸌與青色之鳩皆名鵻也負古背

通背負以去也比申侯挾宜臼召犬戎伐周之事式穀用善也題視也脊令解見常棣交交飛貌桑扈竊脂食肉無肉故啄粟塡顛通危也岸作犴獄也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握把也握粟言貧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

弁（盤）彼鷽（豫）斯（叶斯）歸飛提提（叶匙）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叶羅）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〇踧踧（迪）周道（叶上）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叶倒）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趁）如疾首（叶州）〇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

我辰安在(叶沵)○菀(玉)彼柳斯鳴蜩(條)嘒嘒(恵)有漼(催)者
淵萑(丸)葦淠淠(畀)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叶計)心之憂矣不
遑假寐(入)○鹿斯之奔維足伎伎(祁)雉之朝(昭)雊(姤)尚求
其雌([illegible])彼壞(悔)本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
彼投兔尚或先(叶信)之行有死人尚或墐(覲)之君子秉心
維其忍(叶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運)之○君子信讒如或
醻(叶咒)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叶紀)(叶戈)矣析薪扡(叶侈)
(扡)矣舍彼有罪予之佗(叶拖)矣○莫高匪山(叶先)莫浚匪泉
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
閱遑恤我後(虬)

古序曰小弁刺幽王也毛公曰太子之傅作焉○朱
子改爲太子宜臼被廢而作非也凡刺詩託爲其人
之言不必眞出其人之口毛公獨于此詩明之者非
謂小弁獨託他詩皆眞也以明子之于父無刺而小
弁之親親非宜臼所及耳故篇首以鷽斯比鷽斯鴉
烏也烏孝鳥能反哺鷽似烏而不知反哺小而好羣
飛宜臼爲世子依母歸申以譬其父禮云知親而不
知尊者禽獸是也故託鷽斯諷之賢傅之言也愚幼
受朱傳竊疑平王與申侯殺父而棄祖宗累十世之
業孟子許以親親之仁何也謂詩可觀觀小弁則失
之平王謂詩道性情小弁爲詩則親而爲子則逆何
性情之與有晩讀毛傳此疑頓釋益信毛公之于詩
深也○(一章)鷽斯之鳥弁然捐翅提提羣飛歸于其林
曾無顧巢反哺之思人子忘親亦猶是也民莫不善
我獨憂罹不知何罪于天乎我罪伊何乎心之憂矣
將如之何哉○(二章)踧踧然往來之大道一旦窮塞化
爲茂草以我天倫無故父子一朝荆棘何以異此我
心憂傷惄焉不安有如舂擣不脫衣冠假寐長歎維
以憂故至于衰老心之憂矣病如首痛焉○(三章)里有
桑梓親所植也猶必恭敬況子於二親無瞻望而非

父無依託而非母敢不恭敬與今父母不我愛豈我
不係屬于父母之毛不附麗于父母之裏不知我生
辰安在若此其不祥也○(四章)菀茂之柳有蟬嘒然鳴
其上漼深之淵萑葦淠然生其側物各得所依也我
獨如不繫之舟漂流不知所至憂思假寐而亦不暇
矣○(五章)鹿之奔也其足尚伎伎然舒緩以待其羣雉
之晨鳴尚知求其雌今我見逐悖悖無侶如傷壞之
木憔悴無枝心獨憂而人莫知也○(六章)視彼兔之被
逐窮迫投人人尚哀之及逐者未至而先脫之路有
死人尚或收而墐埋之人皆有不忍之心爲君子(點)

妻屏子秉心何獨忍乎使我憂之涕淚隕落也○七章
王信讒言如受酬爵不以慈惠之心舒徐審究如伐
木者伐其前又縋掎其後如析薪者斧析其理骨肉
摧折皆讒人之罪今舍彼有罪之讒人而加我以意
外之禍也○八章世莫有如其高者非山乎莫有如其
深者非泉乎雖高亦可陟雖深亦可入也王勿謂宮
禁深遠放言自由人將附耳于牆壁媒孽而成禍端
也我今已矣顧念國家勿使人往我之梁發我之笱
儲位不可竊據神器不可黷干也雖然我身既不容
遑恤我之去後乎○弁拚然拊翼也一云與盤通樂

也鸒鴉烏也烏有三種純黑反哺者曰烏白項者曰
燕烏所謂白脰烏也似烏小而多羣腹下白不反哺
者曰鴉烏即鸒也提提羣飛安舒貌跛跛猶傒傒往
來疾貌鞫窮也路不行則窮而生草惄感通憂思也
假寐不脫衣冠寐也疢病也疾首頭痛也桑梓園樹
先世所植也屬連屬毛肌體之毫毛離麗也裏猶云
肝膈肺肘也辰時也菀茂也蜩蟬也嘒嘒聲也淮深
也淠淠衆也伎伎舒也雊雉鳴也朝早也壞瘣同木
病也投兔奔投之兔墐閉瘞也醻勸酒也惠愛也舒
究徐察也掎旁牽也左傳云諸戎掎之扡扯同離析

也佗他同意外非望之災也浚濬同深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疽無罪無辜孤亂如此憮呼昊天
已威叶畏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亂之初生僭
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叶女亂庶遄傳沮
叶上聲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叶芒亂是用長腸
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談匪其止共
恭維王之邛窮○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
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剔毚兔讒遇犬獲叶擭之
○荏忍染柔木君子樹叶暑之往來行言心焉數所之蛇

蛇移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叶吼矣○彼何人
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叶基既微且尰塚爾勇
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紀何

古序曰巧言刺幽王也毛公曰大夫傷於讒故作是
詩也○一章悠悠昊天下民之父母胡使人無罪無辜
遭亂如此其憮大也昊天甚可畏也予自審無罪也
昊天太甚也予自審無辜也○二章亂之所以初生者
由讒人以僭差之言嘗試王意王不覺而涵容之一
窺意指遂無忌憚所以亂漸至而又生皆信讒之致
也如君子聽言不為含容務使是非明白非者怒而

責之則讒言不敢至而亂庶幾遄沮矣是者喜而福之則忠言上達而亂庶幾遄已矣○三章讒言曖昧明王立斷若執狐疑之見屢與盟誓則小人得計亂是以日長也讒人如盜信為腹心則必有卒發之禍亂是用暴矣盜言諂諛使人易悅其味甚甘則亂是用餤矣凡此讒人浮浪無定不足供職秖為王邛病而已○四章奕奕然高大之寢廟維君子能經營小人無才不可與興制作也秩秩然有序之大道維聖人能定小人無行不可與議道德也彼其心懷欺罔侈談聖人君子以文其奸我得而忖度之其狡黠變詐如

躍躍善走之狡兔一遇疾犬則見獲而受禍烈矣○五章木維荏苒和柔者乃為良材君子宜培植而樹之言維往來共由者乃為嘉言宜中心數而識之彼小人者聽其言蛇蛇安徐但自口出無根心之實如笙中之簧隨氣轉動而彼初無赧色其顏亦厚矣豈有羞惡之心者乎○六章彼讒人者居河濱水草之處託身甚卑其骭有瘍其足又腫下流而有惡疾何拳何勇其造謀大而且多必有為之徒者然爾所居之徒能幾何王曾不能去之乎○憮大也已威甚畏也威與畏通慎審也泰憮太甚也僭始不信之端也涵容

也遄速也沮止也祉福也遄已速去也盟誓也暴凶急也餤進食也止共安靖供職也奕奕大也宮室前曰廟後曰寢秩秩序也大猷大道也莫定也忖默思也躍躍疾跳也毚兔狡兔也荏苒柔意數猶記也蛇蛇舒徐也碩大也麋湄通水草之交也拳力也職專也骭瘍曰微瘇足曰尰

巧言六章章八句○按小弁以下四篇皆信讒之害小弁害家巧言害國何人斯害朋友巷伯刺讒人編什之序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叶勤)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

(去聲)維暴之云○二人從(去聲)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彥)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叶汀)○彼何人斯其為飄風(叶紛)胡不自北胡不自南(叶林)胡逝我梁祇(支)攪(絞)我心○爾之安行亦不遑舍(叶舒)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吁)○爾還而入我心易(叶衣)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支)也○伯氏吹壎(音)仲氏吹篪(池)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奏)爾斯○為鬼為蜮(域)則不可得有靦(腆)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古序曰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毛公曰暴公爲卿士
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朱子疑詩中
言暴不言公爲無據非也詩言微婉未有刺其人而
直斥之者讒口害人蹤跡詭秘平生僚友一朝反顏
如路人故屢言彼何人斯爲窮詰之辭從行二人究
其推諉之奸逝梁不入發其忸怩之情飄風鬼蜮比
其曖昧之私辭婉而意切矣○一章彼行者何人其心
甚艱險胡爲過我之橋梁而不入我之門甚可疑也
問其從者乃云暴公也○二章暴公與從者同行不知
誰譖我而爲此禍今我既失位矣爾何過我梁而不

入乎我也爾初與我同僚分誼相親豈如今之不以
我爲可乎○三章彼何人斯逝我堂下之陳使我聞聲
不見其身蹤跡曖昧謂人可欺耳縱不愧人不畏于
天乎○四章彼何人斯飄忽若風南北無定也今胡不
自南不自北而逝我之梁顛狂倏忽祇攪亂我心而
已○五章爾終日奔走雖無事安行亦不暇止況今行
亟脂轄不遑其必有故矣豈肯顧我而留乎何不一
來使我盱目而望也○六章爾往乎猶望其還也苟還
而入我心平矣還而竟不入爾心之所不可者真難
測也但得爾一來乎我心安矣○七章初我與爾誼同

兄弟兄吹壎則弟吹篪情相親故聲相應也與爾如
索貫物肝膈相通豈誠不知我乎爾若謂不知我則
出犬豕雞三物詛呪之可矣○八章雖鬼作祟雖蜮射
影故受害者不見其形汝乃人耳靦然面目相看而
爲此罔極不測之事故作此好歌以窮究爾傾險之
心也○艱險也逝往過也梁橋也從同行者也二人
暴公與從者唁弔失位也陳堂下至門之逕攪擾亂
也安行緩行也舍止息也脂以膏塗車轄也盱張目
也還反也易平也祇安也壎篪皆樂器壎以土爲之
形如卵銳上平底六孔篪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

七孔又一孔上出橫吹也如貫如繩串物言相通也
諒信也三物犬豕雞也詛告神設誓也蜮蜮同妖蟲
一名短狐春秋莊公十八年有蜮是也能以氣射人
居水中射人影成病者名射工居山林射人成瘡疥
者名含沙說文云似鼈三足其即所謂能者與靦面
目之貌罔極猶園有桃青蠅之罔極皆不測意春秋
傳云命之罔極亦知亡矣言晉命無常不可測也反
側猶言翻覆即罔極意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愚讀是詩而益知性情之說
矣通篇非真有適梁過門之事蓋比其艱險反側欺

君賊友分誼己絕而其言周懇傷往望來有不忍遽絕之情何其厚也豈必蘇公實有處讒不動之養乎蓋詩之爲言長言之也言不如此不可以爲詩人能以詩之言養性則性定以詩之義操心則心安以詩之氣處人則人和以詩之性情處變則無所往而不自得故曰不學詩無以言非謂據其詩卽觀其人性情之謂也其人未必中和至其爲詩必無暴厲如執詩以信人則三百篇必皆周公之制作然後可孟子所謂高叟者矣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泰甚耆○哆扯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的與謀叶眉○緝緝翩翩叶褊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叶心○捷捷幡幡叶煩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叶廷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譖人者渚誰適的與謀叶母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叶紹投畀有昊叶浩○楊園之道猗倚于畝丘叶欺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古序曰巷伯刺幽王也毛公曰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按寺人卽巷伯宮中永巷之長也掌宮中之役或用奄人爲之然受讒之事不可考朱傳遂謂以

讒被宮刑固矣貝水蟲介五色如錦生而成文非造作也萋附麗也斐均錯也皆織造之象禹貢厥篚織貝比無是事而羅織如生成也箕東方蒼龍之宿秋夏見于南方凡占星皆于昏旦南中故曰南箕天官書箕爲敖客曰口舌凡四星東向橫張如口東二星大張如箕舌西二星微狹如箕踵哆口微張貌侈則大張矣比因人小過而以口舌張大之也貝自地星自天讒人罔極之比○一章貝文如錦本由自然今萋積均斐而飾成貝錦讒口巧于造作如此彼譖人者無端羅織亦太甚矣○二章南箕在天踵狹而舌廣其初哆然微張因而侈大之遂成此南箕讒口因人小過而張大其罪計亦譎矣彼譖人者誰爲主此謀乎○三章譖者之口緝緝不絕翩翩不定心所營謀惟譖人耳然未有言無實而不敗露者謹愼爾言勿以計售肆志恐聽者謂爾欺罔不見信也○四章捷捷便給幡幡反覆心所營謀惟欲爲譖言耳自非明主豈不誤聽但汝能譖人人亦能譖汝無言不讎亦終移及汝矣○五章譖人者得志而驕好好然適意被譖者遇禍而勞草草然愁悴物情不平如此蒼天蒼天其監視彼驕人乎矜憫此勞人乎○六章彼譖人者誰爲主

謀取彼譖人之人投棄與豺虎豺虎惡而不食投棄窮荒漠北不與同中國漠北之人亦惡而不受則將如之何哉付之昊天而已獲罪于天無所逃也○七章楊園下濕之地有路上倚于畝丘讒口加于卑賤漸及尊貴矣寺人字孟子者作爲此詩凡百公卿大夫其敬慎而聽之乎○貝錦貝文之錦適謀主謀也驕人讒人也勞人被讒之人楊園卑地也楊宜卑濕猗倚同自下而達上如倚立也畝丘丘之可耕者土高曰丘方百步曰畝寺人侍人即巷伯孟子其字也君子謂搢紳輩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毛詩原解卷二十一終

毛詩原解卷二十二

谷風之什

谷風至信南山凡十篇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汝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叶與○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至予于懷叶回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叶危○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叶魏無草不死無木不萎位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叶月

古序曰谷風刺幽王也毛公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朱子改爲朋友相怨之詩非也谷風東風東爲君方風自君始也習之言俗也風雨無常比朋友道乖衛風刺夫婦意與此同文武道隆伐木求友幽王失德谷風刺薄所以屬雅雅政也獻納之義如謂民間朋友相怨而作則當屬風邦國爲風王朝爲雅○一章東風習習不斷火之風必至于雨習薄成俗猶是也維予與汝昔在艱難同心共濟今處安樂遂轉棄予人情何異于風雨乎○二章谷風頹然自上而下習俗薄惡所自來也恐懼之時寘予于懷安樂之日棄予如遺其爲頹風不可振矣○三章習習谷風當山高崔嵬則風之所撼益疾矣故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上之率下亦猶是也今風俗頹敗朋友道絕忘弘

濟之大德思睚眦之小怨天下皆是也○頹焚輪風也焚輪謂之頹風自上而下也扶摇謂之猋風自下而上也寘置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按小雅短章疊詠如此篇之類猶是風體大雅皆莊嚴大篇是以有小大雅之别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長)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叶己)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美)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旭)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

極○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曷)○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古序曰蓼莪刺幽王也毛公曰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朱子改謂民人勞苦自作非也孝子行役親死不得見作此詩以諷王之不仁爲民父母使民至此所以爲刺幽王父子相賊釀成驪山之禍是詩爲之兆矣蓼莪解見菁菁者莪○(一章)莪之始生香美可食及其蓼然長大則變而爲蒿父母生子待養而不能養猶無子耳哀哀父母勤劬勞苦生我何爲乎○(二章)蓼蓼長大之莪非莪也特馬薪之蔚耳有子而不養其親不可以爲子(長)哀哀父母憔瘁勞苦生我何爲乎○(三章)缾汲水以注于罍罍貯水以資乎缾猶父母與子相依爲命也今父母旣亡子亦單獨之民偷生人世不如死之長久矣無父何所依賴無母何所倚仗出銜憂而誰愬入失路而焉往所以生不如死也○(四章)父兮以氣生我母兮以身鞠我摩㨾以拊我防護以畜我成就以長我馴化以育我回視以顧我再三以復我出往入來懐抱腹我劬勞如此思報其德如昊天渺漠不知窮極何能報也○(五章)南山本陽背北爲陰烈烈然慘切飄忽之風發發暴疾觸目皆

淒涼之境凡民父母相守莫不吉祥我何獨遭此害乎○(六章)南山律律然崒嵂飄風弗弗然奮疾觸境皆成悲傷凡民莫不吉善我何獨鮮終乎○莪香蒿可食俄然易長故曰莪蔚馬薪蒿葉似胡麻賤草也哀哀悲痛之辭缾罍皆酒器缾小罍大罄空也鮮民單獨之民鞠懐妊也拊手摩也畜防護也長漸成也育教養也顧左右盼也復反覆戀也出入腹擁抱之也罔極無窮也烈烈慘也律律高也不卒不終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有饛簋飧(孫)有捄(求)棘匕(比)周道如砥(止)其直如矢君

子所履小人所視(叶知)睠(去聲)言顧之潸(山)焉出涕(叶體)○小
東大東(叶當)杼柚其空(叶匡)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挑)公
子行彼周行(叶杭)既往既來(叶加)使我心疚(叶記)○有洌(列)沈
(軌)泉無浸穫薪契契(器)寤歎哀我憚(但)人薪是穫薪尚
可載(叶積)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
(叶力)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叶北)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叶其)私人
之子百僚是試(叶詩)○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泫)佩璲
(遂)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器)彼織女終日七
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緩)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
啓明(叶芒)西有長庚(叶岡)有捄天畢載施之行(叶杭)○維南有
箕不可以簸(波上聲)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
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挈)

古序曰大東刺亂也毛公曰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
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按此亦幽厲時詩故稱
西人西京之人也譚東方國名詩不及而序云譚大
夫作者皆有所受之○(一章)昔國家豐富百禮皆備簋
以盛黍稷有饛然而滿之飧七以取鼎肉有捄然而
曲之棘七彼一時也周道大明貢賦有制如砥之平
無厚薄也如矢之直無私賂也在上君子履之不(講)
在下小人視爲法守回顧往事今非昔比民窮財盡

爲之潸然出涕也○(二章)我東方之民勿論小國大邦
寸縷無遺杼柚空矣糾糾然纏縛其敝壞之葛屨猶
謂可以踐霜佻佻然不耐勞苦之公子奔走道路往
而復來使我見之心病也○(三章)洌然寒涼旁出之泉
勿浸已穫之薪薪穫已槁而又浸之則腐矣猶民已
憔悴而更虐用之其能堪乎是以我契契然憂苦不
寐而歎息惟哀此憚病之人耳司爨者欲薪是穫薪
尚其載之勿使受浸可也牧民者哀此病民尚其休
息之勿重勞之可也○(四章)我東國之人專主勞苦曾
不蒙慰來彼西京之人粲粲然鮮盛其衣服以至操
舟者亦著熊羆之裘私家厮卒亦用爲百僚之貴何
西人樂而東人獨苦也○(五章)西人之徵貨于我東也
我東人或以酒饋之彼視之曾不以爲水漿鞙鞙然
垂玉之佩璲厚贈之彼亦歉然不以爲長百求百供
而不滿志人力已竭必天降神輸躡虛空摘星辰乃
可滿西人之求而救我東人之困乎故維天有漢視
下光明庶以餘波及我跂然三星角立者織女也終
日駕更七次或能濟我杼柚之急耳○(六章)民苦窒嗟
天高難問織女雖七襄焉能織絍成章以答我睆然
而明者有牽牛之星亦不能駕我之箱日之未出東

方有啓明之星日之旣入西方有長庚之星羅禽用畢又有捄然而曲天畢之星皆徒施之行列耳啓明長庚不能助昏夜之明天畢不可爲狩獵之用則雖天亦窮矣○叶七 粟米之貢簸揚用箕南方空有箕而不可以簸揚酒漿之貢斟酌用斗北方空有斗而不可以挹酒漿南箕東向翕張其舌若吞噬我東人北斗柄揭向西亦若爲西人挹取而已雖顯天何益乎○饛滿貌盛黍稷曰簋飧熟食也捄長而曲也棘匕削棘木爲匙取鼎肉升于俎者也周道猶云王制砥磨石言平也小東大東東方大小之國也杼受經者

柚卷織者前曰杼後曰柚糾糾旣敝而纏束之也夏葛屨冬皮屨敝而糾之猶可以踐霜貧者之計也佻佻輕薄不耐勞苦之意洌寒意氿泉從旁出者曰氿穫刈也契契憂苦也憚癉通病也職勞專勞也來慰撫也西人西京之人舟人私人皆西人之微賤者試用也漿以米物和水即今湯茗之類周禮有酒人漿人漿薄酒厚也鞙鞙長貌璲佩玉也衣曰襚佩曰璲天漢天河也監視也跂三隅之狀織女三星跂立乘駕也日月所舍在天爲次在地爲辰織女星自卯至酉隨天行七次也牽牛六星服駕也捄車箱啓明長庚金星也一星二名以其先日而出曰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曰長庚天畢八星如掩兔之畢畢小網有柄者也行列也翕張也翕之言張猶治之言亂也箕舌解見巷伯揭立也斗北方之宿與箕近秋幷見南方其柄向西在箕北故曰北有斗非中宮北斗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維夏叶虎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叶與○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叶曷○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叶回○相彼泉水載淸載濁叶獨我日構

禍曷云能穀○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叶以○匪鶉團匪鳶沿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夷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叶衣

古序曰四月大夫刺幽王也毛公曰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朱子改爲遭亂自傷之辭非也爲若遭亂者自傷以刺王也讀此詩者想見四時愁慘山川寥落飛走動植彫零殀札之象何必斥王乃謂爲刺末云寧莫我有維以告哀刺義曉然○一章四月建巳時維初夏六月以往暑氣尤盛虐政煩酷何以異此先祖於我一氣相關匪他人比寧忍棄我而

不救乎○二章秋日淒淒然百草俱病蕭條之景尤難為懷當此離亂舉世皆病何所適歸乎○三章時維冬日烈烈苦寒發發飄風蕭殺尤慘民莫不善我何為獨遭此害乎○四章山有嘉卉維栗維梅皆卉木之美者猶亂世未嘗無君子今為殘賊小人所擯棄上無英主煬竈蔽明莫有能知其罪過者矣○五章相彼泉水有時濁亦有時清世道昏亂未無清明之期我構禍亂何時能善乎○六章滔滔下流江漢之水本無情也在南國襟帶包絡以為綱紀焉今我盡力勞瘁仕為王臣區區微忠棄而不有是流水之不若也○

七章我生匪鶉也匪鳶也若鶉鳶則將翰飛戾天而去矣我生匪鱣也匪鮪也若鱣鮪則將潛逃于淵而隱矣今何往而得免邪○八章山有蕨薇隰有杞桋深山窮谷草衣木食此亦天亦淵也身將隱矣焉用文之其作此歌維以訴哀傷之情而已○徂往也六月夏將終而甚暑故曰徂暑腓病也瘼亦病也嘉卉通言草木也侯惟也尤過也構禍遘禍也鶉作鷲鵰也大者為鶉似鷹鳶鴟也桋赤楝也叢生一本作荑草木始生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朱子改小旻至此章為小旻之什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史叶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溥天之下虎叶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形叶○四牡彭彭邦叶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選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域叶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杭○或不知叫號毫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養○或湛躭樂飲酒或慘慘畏咎久或出入風議宜叶或靡事不為

古序曰北山大夫刺幽王也毛公曰役使不均己勞

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朱子改為大夫行役而作非也為行役者之言以刺王耳說見孟子北山背陽之比杞苦菜食苦之比○一章陟彼北山采杞而食勞苦饑餓甚矣念我偕偕然旅行之士于朝夕從事不得休息以王事不可不堅固久于外而憂思父母也○二章溥天之下無處非王土循地之涯無人非王之臣彼當事大夫為政不平使我從事獨賢勞也○三章四牡彭彭不休王事傍傍不已王嘉我之年未老貴我之力方壯脊膂方剛可以經營四方是以我獨勞耳○四章均為王臣有燕燕然安居休息者有

盡瘁以從事邦國者有休息偃臥在牀者有奔走不已于行者○八章有深居不聞外人叫號者有慘慘劬病勞苦者有栖遲于家偃仰得意者有爲王事牽持鞅掌失容者○六章有湛樂飲酒爲驩者有慘然畏不免于罪者有出入優游閒譚風議者有諸務交責無事不爲者役使不均如此○偕偕旅行貌士子任事之稱率循也濱涯也盡四海邊岸也獨賢卽下章嘉我未老三句之意賢猶多也彭彭不息也傍傍不已也嘉猶善也鮮希有也方將方大也旅作膂與呂同脊骨也鞅掌牽持意鞅馬鞅也掌握持也偃仰貌迎

風曰偃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祇(支)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叶底)兮○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景)○無將大車維塵雝(勇)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叶直隴上)兮

古序曰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朱子改爲行役勞苦憂思者之作非也幽王之時小人衆多君子悔與共事故序借將車以釋之將猶駕馭也小車駕馬大車駕牛車行利輕而惡重貴馬而賤牛故以牛車爲小人負重之比始不察而誤用至于困憊不前誤國僨事所以可憂朱子因篇次北山小明閒改爲行役而作非也○一章駕車者勿將大車平車大而牛行遲祇揚塵自汙耳如小人無材君子誤爲推轂一據津要可憂多端追悔何及祇足自病而已○二章無將大車則塵起而昏冥矣小人誤爲汲引可憂百端強自排遣祇耿耿在鬱悶中不得出耳○三章無將大車維塵雝蔽之彼小人誤爲吹噓爲憂將多尋思無及祇自增累耳○大車任載之車祇但也疷病也通病也熲耿同小明也幽悶之意雝壅同蔽也重猶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求)野(叶汝)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昔我往矣日月方除(叶)曷云其還(旋)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但)我不暇(叶)念彼共人睠睠(眷)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昔我往矣日月方奧(郁)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叶促)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汝)○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叶力)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古序曰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朱子改爲大夫久役而作非也誦其辭悽惋流涕雖敘行役之苦實多悔恨之情各章念彼恭人思自全之策惟有恭慎庶幾化憂患爲景福處亂世而獲安全此其怨悔之意甚明若但以爲行役而作殊不盡作者之情○一章明明上天照臨下土其監憐我乎我行役西來遠至艽野自二月之朔至今寒暑載更我心之憂受毒極苦生逢亂世業已受職無可奈何惟念彼小心之恭人至于涕落如雨豈不思歸畏刑網而不敢耳○二章昔我之往舊歲方除何時言歸而歲已莫矣念我身

獨事衆心憂而病不暇念彼恭人睠睠然長慮却顧心雖思歸畏譴怒而不敢也○三章昔我以春和往未知何時可還政事迫蹙歲將莫而蕭菽可采穫矣中心憂傷自詒此戚惟念彼恭人不敢安寧而起宿于外心雖思歸畏時政之反覆耳○四章嗟爾在位君子生斯時也惟無常安居可乎靖靜恭敬爾之職位以正直之道自許是神默聽用吉祥與汝矣○五章嗟爾君子其無常安息乎靖恭爾位惟正直之道是悅是神默聽自助爾以大福矣○艽野西方地名初吉朔日也舉事尚早故凡朔日稱吉離歷也共與恭通我人恭敬之人除除陳生新謂方春也孔庶甚多也憚癉通病也奧煖也二月春和也興言出宿不敢宿內也反覆刑不中也靖共安靜恭敬也或云與供同是與自期許也穀福祿也以女與汝也介佐助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六句

鼓鐘將將鏘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鼓鐘喈喈皆淮水湝湝偕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鐘伐鼛叶幼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抽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叶林以籥不僭叶侵

古序曰鼓鐘刺幽王也○幽王東遊淮上爲流連之樂故詩人刺之天子非巡狩不行嘉樂不野合西京去淮上甚遠而久作樂于水濱非先王之觀也是役也未必無朝會而詩但言鼓鐘淮水以諷其荒樂遠遊無復先王節禮輯瑞柴望祭告之典與秦政隋煬先後一轍所以爲刺○一章鼓與鐘其聲將將淮之水其流湯湯王遠離西京爲流連之樂我心憂傷念古之賢王溫恭小心真善人君子思之信不能忘也○二章鼓鐘喈喈然遠聞淮水湝湝然盛流樂不可極憂心爲之傷悲念昔淑人君子以禮自持其德豈有回

邪乎○三章鼓鐘伐鼛坐見水落而三洲出爲時久矣
流連忘反憂心爲之妯動思昔淑人君子好樂無荒
其德豈有過尤乎○四章樂所以昭德也今鼓鐘欽欽
然音節可聽堂上鼓瑟琴堂下吹笙擊磬音律和同
以奏二雅以奏二南以籥起舞皆不僭差樂則古樂
而人非古人焉得無淑人君子之思乎○淮即今淮
安府淮水經焉湝湝衆流貌鼛大鼓洲水中涉洲妯
動也猶與尤通過也欽欽聲有度也籥解見簡兮文
舞也僭差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

楚楚者茨慈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以
叶沵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叶亦以爲酒食以饗以
祀叶夕以妥以侑叶一以介景福叶璧○濟濟蹌蹌斯絜爾牛
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叶鋪郎反或肆或將祝祭于祊叶邦祀
事孔明叶芒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叶香孝孫有慶叶羌報以介
福萬壽無疆○執爨踖踖叶七斫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叶灼
君婦莫莫爲豆孔庶叶碩爲賓爲客叶恪獻醻交錯禮儀卒
度叶杜笑語卒獲叶霍神保是格叶各報以介福萬壽攸酢叶作
○我孔熯上聲矣式禮莫愆叶欽工祝致告徂賚孝孫叶生
苾芬孝祀叶夕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叶逼如幾如式迥既齊

既稷既匡既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叶亦○禮儀既備叶北
鐘鼓既戒叶吉孝孫徂位叶立工祝致告叶國神具醉止皇尸
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
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
具慶叶羌既醉既飽叶剖小大稽啓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
叶口孔惠孔時維其盡叶井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古序曰楚茨刺幽王也毛公曰政煩賦重田萊多荒
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朱
子改爲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宗廟之祭
而作非也按詩辭莊嚴典則多贊頌語與下篇信南

山甫田大田皆諷幽王而惟此篇首四語思古傷今
餘皆極陳古時和年豐祭祀燕享宛然身逢其盛而
銜恨于生今之世意在言外豳風七月周公遭亂述
古以諷成王意與此類若以爲公卿奉祭之詩則七
月亦周公燕饗之詩矣蓋農事國之根本祭祀國之
大事洪範以農政繼五行周官以三農先九職洛誥
以明農序正父自后稷肇祀不窋失業公劉古公疆
理力田遂拓丕基子孫守先訓力農恭祀以此占國
運興衰故后稷配天而生民作文武功成而思文頌
二叔不才乃詠七月幽王死宗周滅乃有楚茨大田

平王東遷九廟隳乃歌黍離皆推本農事不忘先業也無逸一書極言稼穡艱難與先代勤民之主以戒成王楚茨諸詩歷序古曾孫稼穡祭祀禮樂壽考福祿以諷幽王詩書獻納正同今以為公卿力田奉祭與雅何涉雖降而為國風可也○一章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令四郊荒蕪楚楚然多蒺藜我抽除其棘此棘茨之地在昔何為者乎乃我蓺種黍稷之田也昔我所種之黍與與然茂盛其稷翼翼然整齊秋收我倉既滿露積于外而為庾者維億之多也年豐民樂然後致力于神以為酒食以獻享祭祀以迎尸

入室拜而安之以勸尸食飽而侑之以因祭而得大福也○二章王格有廟則助祭諸臣濟濟蹌蹌然容之盛也絜爾牛羊之牲烝嘗之祭或剝其皮而烹飪之或陳肆其體而將進之迎牲之始孝子使祝求神于廟門內西主人待賓之所若先祖來臨事死如生其禮甚明備也先祖皇然臨之尸為神保食而饗之孝孫因以蒙慶先祖答以大福萬壽無疆界也○三章諸臣有執爨者司鼎鑊以供炊爨踖踖然恭敬不寧俎以載熟其牲體甚肥碩或燔肉或炙肝從俎以獻也內而主婦莫莫清靜為二羞以薦豆品多而孔庶

異姓助祭有賓客獻尸之後主人飲福徧及合廟旅酬交錯而禮儀盡合法度笑語盡得時宜于是神保來格答以大福酢之以萬壽也○四章行禮既久筋力甚悴矣而用禮無失敬之至也故工祝致神意以嘏辭告孝孫弁神所予黍稷牢肉往賚之辭曰苾芬馨香汝之孝祀也神嗜爾飲食期爾以百福如先幾焉如程式焉其應不爽也爾祭既整齊既嚴肅既匡正既戒勑永錫爾以百福之聚時萬時億之多也○五章禮儀既備祀事終尸將起矣戒備鐘鼓以送之孝孫出往堂下西向之位工祝傳神意告利成于孝孫羣

廟之神皆醉皇尸則起所戒鐘鼓奏肆夏以送尸而神保遂歸矣膳夫乃徹去諸饌君婦徹去籩豆皆致疾供事無異行禮之初既歸賓客之俎而同姓之諸父與兄弟皆留燕于寢以盡其私恩焉○六章燕舉于廟後之寢則在廟之樂皆入奏于寢以安爾孝孫方來之福諸骨肉無間則福祿永保故爾殽既進諸父兄弟無有怨者皆驩慶醉飽大小長幼仝稽首祝曰神嗜爾飲食使君壽考矣而君祭祀甚順禮甚得時盡志盡物將使爾子又子孫又孫勿廢廟祀而引長之也○楚楚繁盛也茨蒺藜也抽拔去也棘小棗

茨言楚棘言抽互文也庾露積未入倉者十萬曰億
妥安也尸始入室拜之而安坐也侑勸也介因也春
秋傳云敢介大國是也古者賓主相見必以介因祝
致福猶因介見主也祝工祝也祊廟門內也凡主人
迎賓于大門內主由東客由西祝于此迎神之來也
廟門外亦謂之祊明日繹祭之所也神保卽尸也尸
所以保安神靈楚辭謂巫爲靈保是也爨竈也有二
廩爨以炊食饔爨以煑肉俎形如几案載牲體也爲
俎肉熟于鼎升于俎以薦也與前肆將異前爲腥此
爲熟也碩肥也肉曰燔肝曰炙君婦主婦也莫莫淸

毛詩原解　卷二十二　十八　小雅

靜也祭禮后夫人主供籩豆籩實果核糗餌之類皆
乾物豆實醓（以）糝（蔣三上）之類皆曰內羞鄭臕膮（音）菹
醢之類曰庶羞二羞皆濡物孔庶甚多也主人飮賓
曰獻賓飮主人曰酢主人又先酌自飮復酌飮賓曰
酬賓受之奠于席前而不飮至旅而後少長相酬交
錯以徧也東西曰交邪行曰錯笑語旅酬時相語也
卒盡也度法也獲得宜也熯與暵其乾矣之暵同憔
悴意言行禮久而勞悴也式禮用禮也工祝工于辭
說善祝神也致告尸命工祝傳嘏辭告主人也嘏福
也賚尸以黍稷牢肉賚主人也苾芬香也卜期也動

而應曰幾事如法曰式如幾如式言吉祥如意也稷
粟也粟言肅秋成氣嚴肅也匡不跛倚也勑戒備也
極中也五福之聚也孝孫徂位主人祭畢往堂下阼
階西向立也致告祝傳神意告利成也利養也成畢
也奉養禮畢也皇尸者尊稱之也載則也鼓鍾送尸
周禮大司樂尸出入奏肆夏也廢去也諸宰膳夫與
其屬不遲不以祭畢倦怠也私親也燕同姓以親骨
肉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按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
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

毛詩原解　卷二十二　十九　小雅　中

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大夫之嘏辭也朱
子謂此爲公卿之詩本此天子之嘏辭無考今觀苾
芬孝祀等語非王者之嘏辭與

信彼南山維禹甸（叶平聲）之畇畇（雲）原隰曾孫田之我疆
我理南東其畝（叶米）○上天同雲雨（去聲）雪雰雰益之以霡
（脈）霂（木）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疆場（亦）翼翼
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秘）我尸賓壽考萬年
（叶寧）○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叶孤）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
壽考（叶丣）受天之祜（虎）○祭以淸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
（叶苟）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聊）○是烝是享（叶香）苾

苾芬芬叶祀事孔明叶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古序曰信南山刺幽王也毛公曰不能脩成王之業
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〇朱子改爲公
卿力田奉祭之詩非也又曰曾孫古者事神之稱序
以爲成王陋矣亦非也蓋周以農事開國雖不始于
成王而疆理天下宅土中分九服盡東南之地爲則
壤實自成王始如詩書周公之七月無逸召公之篤
公劉皆以農事輔導成王故序以曾孫爲成王也雖
事神之通稱實莫大乎天子記曰稱曾孫謂國家也
故武王自稱有道曾孫在諸侯如貍首之曾孫侯氏

春秋傳之曾孫蒯聵周禮考工記之祝侯曰詒女曾
孫諸侯百福自諸侯以下禮卑名小分輕不足舉矣
其曰維禹甸之者思古傷今猶前篇自昔何爲之意
亦王者事詩凡四詠禹功豐水東注詠武王奕奕梁
山美宣王天命多辟美商王此篇諷幽王如以爲美
公卿其辭不倫其曰南東其畝者槩率土而言也周
京偏據西北天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其田之
膏沃與疆理之功莫遠于南而極于東文王化行亦
止南國王制云東田大雅江漢云于疆于理至于南
海成王時周公東征至于海隅奄徐淮揚之土始歸

版圖故曰南東其畝如以爲公卿之詩義不及此〇
一章人言禹功信乎此終南之山禹所甸治也其下有
昀昀然開墾之原隰昔我周王奉宗廟爲曾孫者耤
千畝爲田以供御廩充祭祀田雖始于畿甸疆域盡
乎四海周京據西北以至南國東土則壤成賦誰非
疆理之功與〇二章思昔曾孫時和年豐冬覩上天雲
氣一色雨雪雰雰然盛也及春有霢霂之細雨土壤
化爲膏澤優渥霑足而生我百穀其天時順序如此
〇三章田畔之疆場翼翼然整齊田中之黍稷彧彧然
美盛收而斂之皆曾孫之穡以爲酒爲食以祭祀畀

尸賓獲壽考萬年之福也〇四章我民田百畝中有廬
舍田畔種瓜瓜熟剝削淹漬以爲菹物雖微而民力
普存獻之皇祖祝我曾孫壽考受天之祜也〇五章祭
以清潔之酒從以赤色之牲親執有鈴之刀啓其牲
毛以告純又取其血以告殺取其脂膏焚之以升臭
也〇六章以是烝而進之饗而獻之苾苾芬芬然馨香
祀事之禮無不明備先祖皇然臨之工祝致告萬壽
無疆界也〇甸治田也昀昀墾辟貌畝田畝寬一步
長百步爲畝同雲雲一色將雪之候也霢霂小雨也
疆場田畔也彧彧猶郁郁盛貌在田曰稼在場曰穡

尸賓尸即賓也助祭諸臣亦賓也中田田中也廬在田之廬三時居之以便田事也鸞刀有鈴之刀啓毛以告色之純也膋腸間脂也和以黍稷實蕭而焫入頰聲之使臭氣上達求神于陽也灌酒于地以求神于陰也報猶告也介工祝也或曰介大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毛詩原解卷二十二終

毛詩原解卷二十三

甫田之什

甫田至賓之初筵凡十篇

倬卓彼甫田汀叶歲取十千青叶我取其陳食嗣我農人自古有年寧叶今適南畝美叶或耘或耔子叶黍稷薿薿以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史○以我齊明芒叶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羌叶琴瑟擊鼓以御迓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曾孫來止以其婦子泚叶饁葉彼南畝米叶田畯至喜攘其左右以叶嘗其旨否鄙叶禾易長畝美叶終善且有以叶曾孫不怒農夫克敏米叶○曾

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池如京姜叶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羌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古序曰甫田刺幽王也毛公曰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朱子改為祭方社田祖之詩非也首章傷今之意宛然思昔曾孫能繼古人傷今人不能繼曾孫也凡詩諷上微婉此篇與楚茨信南山皆見之首章大田見之三章使誦者罔覺所以為主文而譎諫也○一章

彼倬然公私章明之大田莫非王土王賦然田大而賦輕每歲百取十萬取千什一而稅上無橫征故我

農人有陳積取以自養自古先公教民力田有此豐登今曾孫紹先勤民適彼南畝農人或耘草或耔苗黍稷薿然茂盛於是卽田閒止息烝進我農人俊秀者而慰勞之也○章二每歲秋成禮有報賽以我明潔之粢盛與純色之犧羊祭土神之社及司四方之神不自歸美而云我田之臧皆諸神賜農人之福也每歲春耕禮有祈年奏琴瑟擊土鼓以迎始教農之田祖亦不自爲惟求甘和之雨助我稷黍以養我士女而已○章三及夏而耘曾孫親來田所農夫婦子餉耘農官至見而喜曾孫攘卻從者親嘗饁之旨否視田

中之禾皆已易治竟畝如一終當美善富有曾孫不怒而農夫克勤無事督責也○章四及其秋收公私遠近之入孰非曾孫之利在田未刈者民之稼皆曾孫之稼也密如屋茨高如屋梁在外未入倉者民之庾皆曾孫之庾也如水中之坻如高丘之京其斂而納之室也求千倉以貯之求萬車以載之凡此黍稷稻粱莫非農夫之慶而敢忘曾孫乎願方社田祖報之以介福使之萬壽無疆也○倬明貌甫田大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謂十稅一萬取千也舊穀曰陳所謂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也耘除草也耔壅苗也介閒也攸

介田閒也止停也烝進也髦士總角俊少之士凡力田者皆少壯古者士出於農進農士之少者慰勸之也齊與粢同飯也在器曰盛明潔也凡祭牲色純曰犧社后土之神方四方之神五官配五氣按五方土生物四方各司其氣成物也田臧謂收成之美也擊鼓擊土鼓周禮祈年歌豳雅擊土鼓以瓦爲匡以革鞔之曰土鼓田祖先嗇神農也曾孫來省耘也饁餉也田畯農官攘卻也左右曾孫之從者卻其從者親取饁嘗也禾易禾苗易治也長畝竟畝如一也不怒克敏不督責自勤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在野曰庾

或云水漕倉曰庾在邑曰倉茨茅蓋屋也梁屋梁坻水中高地京高丘箱車箱介福祝傳神意以嘏主人也尸之有祝猶賓之有介或曰介大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多稼既種上聲既戒叶駕既備乃事叶史以我覃剡耜叶史俶載南畝叶美播厥百穀叶各既庭且碩曾孫是若○既方既皁叶早既堅既好叶孔不稂不莠叶酉上聲去其螟螣叶特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叶杵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叶虎○有渰叶掩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叶祭彼有遺秉叶秘此有滯穗叶遂伊寡婦之利○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叶美)田畯至喜來方禋祀(叶史)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叶筆)

古序曰大田刺幽王也毛公曰言矜(鰥)寡不能自存焉○朱子改爲農夫答甫田非也公卿祭方社與農夫何預而詩以答之毛公矜寡之說正詩人刺王之志見第三章幽王時田野荒蕪人民離散犬戎蠶食漸逼豐鎬不數年而宗廟化爲黍離此大田諸詩所由作也哿矣富人哀此矜寡是謂不能自存焉爾○(一章)率土皆王田田大則稼多稼多則種多旣備其所宜之種又戒其所用之器二者備乃從事于田以覃

利之耜始耕南畝播其百穀苗之生者庭直碩大順曾孫之心也○(二章)苗齊秀而旣方匡甲成而旣皁實堅而旣滿形美而旣好無不實之稂無野草之莠又去其食心之螟食葉之螣食根之蟊食節之賊無害我田之苗田祖有神秉持四蟲付之炎火也○(三章)天渰然作雲其雲萋萋興然降雨其雨徐徐顧我小民焉能格天惟天眷曾孫而雨公田因便及我私田使公私遠邇無不豐登彼有不及刈之穉禾此有不及斂之穧穧彼有遺棄之禾把此有滯漏之遺穗使無告之寡婦拾取以爲利也○(四章)曾孫來省斂農夫婦子適來饁穡農官至而喜也民事旣成曾孫來報賽四方之神致精意之享以其方色之牲或騂或黑與黍稷爲粢盛以享祀四方之神而介致景大之福也

○大田猶言王田覃利也耜所以起土俶始也載事也庭直也碩大也若順也方並秀也齊等曰方殼斗曰皁與槽通故作實甲曰皁斗周禮山林植物宜皁物漢書牛驥同皁言穀始成匡甲未合如槽斗也秀而不實者曰稂莠狗尾草稂似稻莠似稷皆苗害也穉即苗也渰雲貌萋萋盛貌祁祁徐也雨暴不久且傷苗穧攝也禾已穫而未束者細分曰穧合束曰秉

滯漏也精意以享曰禋祀禋之言煙氣也合漠之意祭焚蕭脂升臭通神故曰禋令人香煙即其意也騂黑牲也南北二方之色舉以該餘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叶即合洛陽二字爲音)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疵)韎(脉)韐(各)有奭(盻)以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丙)琫(叶蚌上聲)有珌(必)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旣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叶蚌平聲)

古序曰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毛公曰思古明王能爵

命諸侯賞善罰惡焉○朱子改爲天子會諸侯于東都講武而諸侯美天子之詩非也按各章首二句悽然有河山今昔之感與淮水同其慨歎其爲刺幽王明也昔周公營洛都朝會巡狩以明賞罰故立政曰文子文孫其克詰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成康既沒周道寖衰久曠盛典宣王中興復古詩人有車攻之頌幽王嗣服荒于酒色嫡庶不正父子相傾賞罰僭濫武備不脩會同遂廢故詩人觀洛水而思先烈也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以周京密邇西戎故諷之以作六師慮其有夷狄之禍也

保家室諷太子申后之事也保家邦知西周之將亡也君子至止諷以朝會也福祿諷以賞善也戎服佩刀諷以罰惡也序說備矣自此以下四篇思古情迫言華而旨悴畏禍之深主文而譎諫故言之者無罪嗟夫聲音之道與政通矣秦風之將興也變而之雅周雅之將亡也變而似風誦者當自得之○一章自我先王營洛邑以朝諸侯瞻彼洛水泱泱然深廣猶夫故也思昔君子至此萬方之玉帛以奉天子一人之慶賞以序百辟福祿之盛如茅茨之積也天子躬擐甲冑服其韎韐赤色奭然以振作六師天下有道禮樂征伐皆自天子出也○二章瞻彼洛矣唯見其水之泱泱而已思昔君子至止七校星列武備森嚴佩刀盛以鞞鞞上飾琫鞞下飾珌御戎服以講武萬年之久折衝禦侮而保其家室也○三章瞻彼洛矣其水泱泱寧自今矣思昔君子至止福祿攸同馭富馭貴操之一人萬年之久懷綏方國而保其家邦也○洛東都水名泱泱深廣貌君子指先王茨厚積也韎茜染皮也韐合皮爲蔽膝卽韠也與韍制同韍用布帛韠用韋也奭艴通赤色作振也天子六師鞞與鞛同刀室也鞞上飾曰琫下曰珌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花）其葉湑（胥上聲）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叶徐上聲）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上聲）兮○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叶羌）矣○裳裳者華或黃或白（叶剝）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左（叶磋）之左之君子宜（叶俄）之右（叶以）之右之君子有（叶以）之維其有之是以似（叶使）之

古序曰裳裳者華刺幽王也毛公曰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朱子改爲天子美諸侯之辭以答瞻彼洛矣非也

按序謂勳舊子弟賢而王不能用耳昔者周公之訓
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子孫賢則世官不賢則世祿
周道也幽王之世女謁內壻皇父家伯羣小蔽賢而
耆舊如家父芮伯凡伯諸君子皆不得進用世家子
孫或有爲人所傾服而不得譽處有文章而不得福
慶有車馬而不得顯用小人在位奪功臣之祿棄賢
者之後故末章追頌先臣功德似穀其子孫而諷王
所用之非人也裳常棣其華同萼故比兄弟世族非
親非族鮮有以常棣比者其華先葉首章言葉湑則
華落矣故爲有賢無譽處之比華色白次言芸黃則

色變矣故爲有文章無福慶之比三言或黃或白華
有存者故爲有車馬無祿位之比世族彫謝所以謂
之葉類絶世也○一章裳裳然並帶之花其葉湑然潤
澤則花落盡矣世族零替何異此我見之子喜其象
賢而心爲輸寫夫能使人心輸寫則其享譽樂而處
爵位宜矣○二章裳裳者華芸然色黃將落之漸矣我
見之子文章英華無忝世冑既有文章則宜於祿襲
爵有福慶矣○三章裳裳者華或黃或白色半改矣我
見之子乘其四馬皆駱六轡御爲鮮澤而沃若猶然
世家之儀從也○四章爾先君子功在先朝才全德備
左之則無不宜右之則無不有朝廷賴以夾輔生民
藉以維持惟其有功德是以積厚慶長子孫似之而
克肖也○裳作常重言者非一之辭譽豫通樂也芸
通作秐與隕通氓之篇曰其黃而隕葉將落之色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朱子改北山至此十篇爲
北山之什

交交桑扈虎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虎○交交
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翰叶百
辟爲憲不戢不難叶儺受福不那羅○兕觥其觩音求旨酒思
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古序曰桑扈刺幽王也毛公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
焉○朱子改爲天子燕諸侯之詩非也幽王沈湎于
酒比昵羣小上下之間無復禮儀故詩人刺之桑扈
小鳥一名竊脂爲貪饕無行之比然其羽毛猶有文
章可觀人而無禮儀則穿窬不如桑扈言喪失扈從
也○一章交交然羣飛之桑扈猶有鶯然文彩之羽可
以人而不如鳥乎君子爲禮法之宗上下相悅和而
有禮則受天之祜矣○二章交交桑扈有鶯然之領君
子于上下之交有禮以相樂則萬邦自爲之屏蔽矣
○三章蕃邦爲屏以徼之爲翰以輔之百辟諸侯皆以

天子爲憲稟奉王章敬慎之致福也豈不自斂戢豈不自畏難其受福豈不多乎不然欲人屏翰爲憲何可得矣○四章兕角爲觥以戒爭也其形觩曲以訓恭也既飲旨酒當思柔順惟酒亂性惟酒喪儀君臣燕會匪有傲慢則禮法立體統尊不求福而福來求矣○桑扈青雀食肉一名竊脂鶯文貌君子指幽王屏所以蔽也翰榦也百辟諸侯也憲法也戢斂也難慎也那多也觩上曲貌柔和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儀叶）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筆叶）○乘馬在廄（救）摧（剉）之秣（叶木脉）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乂）之○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雖）之

古序曰鴛鴦刺幽王也毛公曰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朱子改爲諸侯答桑扈非也古先聖王仁民之餘澤及于萬物取之不傷其類用之不過其節飛鳥不覆羣廄馬不食粟騶虞所以歌王仁而魚麗所以美富有也幽王暴虐水陸飛潛無不盡取殺胎覆巢烏亂于上剝膚取之而刈宮用之民窮財盡是以大亂故詩人思古明王而託鳥獸以比也毛云交於萬物者釋鴛鴦之義鴛鴦交匹之鳥飛栖必雙聖王愛物不忍殘其偶故以爲比于飛不弋宿也畢羅小網不盡取也在梁戢翼若其性也廄馬秣摧食以時也取之有道則飛鳥不失羣用之有節則廄馬不妄費爲盛世之鳥獸猶得所而況於民乎萬年福祿頌古明王之辭所思者遠而所悲者深是以爲刺○一章鴛鴦交鳥也飛而自適設畢羅以待之不忍掩捕恐離其偶也君子仁恩及于飛鳥其萬年享此福祿不亦宜乎○二章鴛鴦在漁梁之上斂左翼以相依天全性得皆畢羅之所留也仁愛如君子

萬年遐福宜矣○三章天閑之馬宜其飼之厚也今其在廄無事則摧之以芻有事乃秣之以粟制用有節愛養有方君子萬年享四海之奉而福祿養之宜矣○四章乘馬在廄或秣之或摧之節用則用恆足惜福則福方來君子萬年福祿綏安之宜矣○鴛鴦鳥名畢小網有柄戢斂也凡鳥并栖一正一側戢左翼以相依舒右翼以防外左不用而右便也摧剉草飼馬也粟飼馬曰秣艾養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按風雅之序皆始於治中於亂終於思治故風終豳小雅終楚茨以下大雅終江漢

常武

有頍䂓上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叶戈豈伊異人兄弟匪他叶陁蔦了與女蘿施異于松柏叶必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叶釐蔦與女蘿施于松上叶辰未見君子憂心怲怲叶丼既見君子庶幾有臧叶菲○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叶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叶久如彼雨遇雪先集維霰綠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古序曰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毛公曰暴戾無親不能

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朱子改爲燕兄弟親戚之詩非也幽王驪山之禍將作矣日與羣小酗于酒親族疎遠無由得關其忠文武盛世鹿鳴樂嘉賓伐木宴朋友故忠言得上聞幽王以兄弟爲路人危亡已至而深宮之飲不休故詩人借飲酒以致願見之情而非爲酒也末動以危言曰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如後世敵兵四合而帳中夜飲亡國之慘千古一轍杜甫所謂東方漸高奈樂何者也長歌可以代泣其頍弁之謂乎○一章禮燕服皮弁弁頍然而覆首者何人乎王有旨酒有嘉殽此戴弁者豈異人乃同姓之兄弟非他也如蔦蘿施于松柏無松柏是無蔦蘿兄弟依王何以異此今不見王所憂甚大非爲飲食也儻得既見相與酬酢則忠言上達而我心庶幾說懌矣○二章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有旨酒又有嘉殽此戴弁者非他人乃兄弟也如蔦蘿與松柏相依爲命今不見王憂心怲怲儻既見而効其忠悃庶幾王能改圖爲善耳○三章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旨殽多此戴弁者皆兄弟甥舅情相關也今危亡已見如天將雨雪有細飛之霰先集則今夕何夕死喪近矣而君子維怡然宴樂長夜之驩不輟

來朝之事未可知矣○頍戴弁覆額貌蔦寄生也蘿兔絲附物而生奕奕大也君子指幽王何期猶伊何也期與忌通語辭時善也怲怲猶奕奕庶幾有臧猶言庶曰式臧也甥舅謂母姑姊妹妻之族霰雪之似粒而稀者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閒關車之舝叶瞎兮思孌季女逝叶設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叶各雖無好友叶以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鷮叶驕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叶交式燕且譽好爾無射叶于○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叶汝

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其柞薪（叶相）析其柞薪其葉湑（叶胥上聲）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叶須上聲）兮○高山仰（叶卬）止景行行（杭）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婚以慰我心

古序曰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朱子改爲燕樂其新婚之詩非也雅詩皆君德時政新婚之歌何緣得入其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明廷之法言非房中之艷曲也是時褒姒專寵忠諫無路詩人思得賢媛以爲內助猶陳風東門之池思淑姬也車舝以比民勞無好友無德

以諷幽王之不淑也禮王后車服飾以雉雉善雊曰鷸平林集鷸褒姒淫寵之比無旨酒無嘉殽宮中沈湎之比高岡柞新淫女據中宮之比高山景行淑女母儀天下之比○（一章）閒關然艱難行歷者車之舝也民之勞頻何以異此令思變好之少女駕此車往迎非飢非渴望其德音來會而心如飢渴也雖無好友爲配但得賢女勸相亦用燕安而喜樂矣○（二章）休然茂盛之平林有善雊之鷸宮壼之地豈可以處淫人乎惟彼及時之碩女以令德來教誨是用燕安譽悅愛爾未有厭射也○（三章）令者之樂沈酣歌舞而已若得碩女雖無旨酒飲亦樂也雖無嘉殽食亦樂也雖無德配汝樂汝之有德亦歌舞也○（四章）男女胖合如彼析薪柞爲惡木秖可爲薪而生彼高岡其葉湑然艷妻方煽猶是也惟彼碩女世所鮮有我得覯之易柞新而爲良木心憂亦傾寫矣○（五章）山高則可仰若彼㟝嶁有愧爲山矣大道則可行若彼邪徑不可爲道矣況微賤之女可母儀天下乎碩女令德可仰可行備法駕以親迎用新婚以易舊特斯慰安我心耳○閒關崎嶇勞碎之意舝車軸頭鐵德音善言也括會也燕安也平林林茂則平也鷸雉類辰時也燕安

也譽豫通悅也無德與女無德配汝也柞櫟也惡木景行大路也如琴猶如舞調和之意

車舝五章章六句

營營青蠅（叶盈）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叶忽）○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古序曰青蠅大夫刺幽王也○（一章）營營然往來微逐之青蠅貪味遺毒無不朽敗讒人何異此今止于樊籬將伺隙入几席也苟遇英斷之主自畏而遂去君子豈弟何以防姦其必勿信讒言可乎○（二章）營營青

蠅止于棘棘所以爲防而有讒人窺伺乎外機詐叵測煽惑人心而四國受交亂之害矣○註營營青蠅止于榛榛可以爲藩而有讒人附入其內陰險不測將離間我君臣成搆結之禍矣○豈弟優柔意猶齊子豈弟之豈弟微諷之辭二人謂聽讒與被讒者君臣父子朋友皆是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叶祀 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叶己 鐘鼓既設叶失 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叶康 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叶灼 以祈爾爵○籥

舞笙鼓樂既和奏叶祖上聲 烝衎叶看 烈祖以洽百禮叶呂 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叶沉 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叶救 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叶討○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叶必 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號載呶叶奴 亂我籩豆屢舞僛僛叶欺 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叶[illegible] 側弁之俄屢舞傞傞叶[illegible] 既醉而出並受其福叶逼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叶居 維其令儀叶俄○凡此飲酒或醉或否叶鄙 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叶泰 怠叶腿 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叶古 三爵不識矧敢多又叶亦

古序曰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毛公曰幽王荒廢媟叶褻 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朱子改爲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非也王朝有雅侯國有風諸侯飲酒自悔宜與衛風淇奧伍今在雅則王朝獻納之辭矣昔康叔封衛周公述武王之意作酒誥此詩亦以申揚祖訓欲幽王念武王思周公而孔子刪詩存此與書存酒誥正同所以爲雅序云刺時者武公之時即幽王

之時武公爲王卿士不敢斥言刺王諷諫之義也○一章古人射則飲酒賓初即席左右成序籩豆濟楚殽在豆核在籩陳設維旅酒既和美飲者共齊鐘鼓既縣于楹宿賓主舉酬于將射爵行往來逸逸有序乃抗大侯張弓矢射夫比耦呈獻發矢之功各思中的以飲同耦此燕射飲酒有禮也○二章古人祭祀用酒方其祭也執籥以舞有笙有鼓樂既和奏進而樂乎烈祖樂與百禮合作大禮有壬小禮有林烈祖感格錫以純嘏也主人受嘏則旅酬交錯同姓子孫湛然和樂各奏勸酬之能異姓[illegible]手自酌酒其子弟入

而更酌康和之爵互相勸酹以助時祭此祭祀飲酒有禮也○三章令人飲酒則不然初莚溫溫謙恭未醉之威儀反反却顧既醉則幡幡輕數矣離坐遷徙頻數起舞僊僊然軒舉未醉猶抑抑謹慎既醉則怭怭媟慢是曰既醉矣焉知秩序乎○四章賓既醉矣長號讙呶亂我籩豆屢舞傲傾是曰既醉不知愆郵矣俄側其在首之弁屢舞傞傞不止醉至于此退則與燕者共幸不退則啟爭招禍是謂伐德耳飲酒所以甚善唯其有令儀令若此其何能善乎○五章凡此飲酒有醉者或有未醉者立之監以正其禮立之史以記

其過彼醉者醉矣使不醉者視醉者之狀以自恥勿從醉者之所謂勿使皆然如醉者之太慢也不當言者勿言不可由者勿語醉而妄言罰使出童羖羖豈有童顛倒錯亂亦惟酒之故飲至三爵已無知識矣況敢更多乎監史以此為訓明者以醉為鑒庶乎知儆耳○天子諸侯選士而射謂之大射賓客燕飲而射謂之賓射亦謂之燕射大射張皮侯而棲鵠賓射張布侯而畫正大侯君侯也天子與大臣射將射三侯以尊卑為遠近射夫兩人為一耦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大夫三耦多者為幾耦於正鵠也祈爾爵求爵

爾也不勝則罰以酒也百禮猶言衆禮祭祀自迎神至送尸禮多至百也洽合也作樂合禮也禮大節曰壬細目曰林奏爾能即旅酬逮賤之意仇作斠构抯取酒也室人賓子弟也又復酌也康[illegible]也時時祭也郵尤通過也俄傾也傞傞不正也伐[illegible]害也伐德猶言惡德羖牡羊之大者童未成羊也羖有角而童尚未角童而羖即大雅抑之篇云彼童而角實虹小子必無之物醉語謬也因醉者語以難之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毛詩原解卷二十三終

毛詩原解卷二十四

魚藻之什

此什終篇故十有四

魚在在藻有頒焚其首王在在鎬豈凱樂洛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叶已○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羅其居

古序曰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朱子改爲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非也不刺幽王逸樂不恤其民而毛云思武王者以詩有鎬京云

爾此類朱子詆爲陋而毛之得解正惟此蓋既云在鎬則難謂之思武王也不亦可乎○一章水深則魚樂今魚何在方在藻中水淺故見藻魚困淺水露其頒然之大首民生窮蹙何以異此王今何在方在鎬京豈樂飲酒民既困矣君能獨樂乎今之在鎬京者非昔之在鎬京者矣○二章魚在在藻見其莘然長尾民生日蹙何異此而王方在鎬京飲酒樂豈昔之在鎬者其然乎○三章魚之在藻猶在中也今依于其蒲蒲生岸邊依蒲則水愈淺生愈蹙矣王今在鎬那然安居容知民之失所乎○頒大首貌莘尾長貌那安貌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與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叶牡又何予之玄袞及黼○觱必沸弗檻濫泉叶芹言采其芹勤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叶芹其旂淠淠譬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叶計○赤芾弗在股邪幅在下叶戶彼交匪紓叶杵天子所予與樂只君子天子命叶明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叶華平聲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汎汎楊舟紼弗纚離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皮之優哉游哉亦是戾叶尼矣

古序曰采菽刺幽王也毛公曰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朱子改爲天子答魚藻非也蓼蕭湛露先王所以親諸侯雅之正也采菽菀柳幽王所以失諸侯雅之變也如朱說則正變淆亂矣菽蘋藿之言護也故大山宮小山藿爲諸侯藩王室之比泉水悲流則安觱沸者陵暴之比排突而出曰檻水激則不生物芹言勤也勤王之比赤芾在股不蔽其足也邪幅在下露其行縢也無委佩之度傲慢之比也柞惡木可薪非棟隆之材也蓬蓬葉亂比無禮也楊木輕舟

浮維之以繩比流散也各章詠古諷今天子所與共
奠天下惟諸侯先王爲侑饗以賓之爲朝覲以會之
衣服車馬以庸之諸侯親則屛翰固而天子尊故首
章思先王錫予之隆二章思先世來朝之儀三章思
來朝者之恭敬四章思從行者之有禮五章思昔人
心驩悅今幽王恩禮衰薄諸侯不朝朝者亦憤懣不
平無勤王之思爲豔后一笑而舉烽火戲諸侯末年
犬戎之難諸侯不赴西周遂亡詩人先見故序謂見
微思古也○一章菽可爲羹藿采之而盛以筐筥猶不
敢棄也思昔先王之世諸侯來朝則有錫予錫予維

何路車四馬猶以爲微而又以玄色之衮黼斧之裳
加賜也○二章觱沸然噴湧正出之檻泉非安流也水
激則物不生言采其芹芹可得乎思昔諸侯來朝旂
建于車淠淠然飛動四馬有鸞嘒嘒然淸和見驂駟
之馬則知君子之駕至矣○三章朝服有赤芾垂在其
股足有行縢邪束其下芾不掩脛豈垂紳委佩之度
乎思昔諸侯晉接不敢紓緩爲天子所嘉予故天子
錫命之福祿重申之也○四章柞之爲木非萑葦之材
其葉蓬蓬蘩亂人臣傲僻喪儀亦猶是也有和樂之
君子作屛王家鎭安天子之邦明良際會萬福攸同

下逮從行之左右亦便便習禮辨事相率以從也○
五章楊木爲舟汎汎漂流大纚繫之猶恐不固先王以
恩信親萬國樂只君子天子度其忠貞福祿厚其錫
予皆優游喜悅戾止王庭不繫而自固矣○玄衮玄
衣畫龍也衮之言卷龍形卷然諸侯衮玄天子衮纁
赤白黑雜文曰黼觱沸騰湧貌正出曰檻泉淠淠猶
旆旆飛揚也嘒嘒和聲馬駕車三曰驂四曰駟屆至
也芾韍通蔽膝也邪幅卽今行纏邪束至膝在股之
下柞櫟屬惡木殿鎭通定也平平猶便便辨治也堯
典平章史作便章古字通用左右陪臣從行者紼纚

大索也葵揆同膍厚也

采菽五章章八句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
民胥然叶染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此令兄弟綽綽湯
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叶預○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
爵不讓叶平聲至于已斯亡○老馬反爲駒叶句不顧其後叶戶
如食宜饇叶於去聲如酌孔取叶娶○毋教猱叶平聲升木如塗
塗附叶冊君子有徽猷叶玉小人與屬○雨雪瀌瀌見晛曰
消莫肯下遺式居婁叶慮去聲驕○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
蠻如髦叶牟我是用憂

古序曰角弓父兄刺幽王也毛公曰不親九族而好
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按詠親親而以角弓
比所以爲刺騂赤色形弓周人所尚以比貴戚也角
觸也以比不睦弓屈彊之物以比幽王驕亢也○一章
騂騂然色赤之角弓其末張也翩然反而外向張之
則來弛之則去兄弟昏姻親則附而疎則離亦猶此
也豈可使之相遠不相附乎○二章王疎薄親族故親
族亦薄之王以此教之人焉得不效之○三章兄弟之
中亦有令善而賢者王雖偷薄彼綽綽有餘自處常
厚也其不善者傚王之薄亦以薄報交相爲瘉耳○

毛詩原解　卷二十四　五　小雅　上

四章不善之兄弟亦不足校蓋人情兩相怨望此執一
偏彼亦執一偏非有積怨深讐但一爵之酒受之不
讓遂至亡身遺者任情不通方類此亦可原也○五章
相彼老馬不盡其力老猶悖之所以有儆惟之思況
父兄遺親王不加優恤是老馬而反視爲駒也曾不
顧後日老亦將至邪老者之欲不難償如食則宜飽
而已如酌則多取而已所費幾何而王吝于施乎○
六章王勿聽讒讒人心本薄王以薄信之猶教猱升木
也猱之升木何待於教讒言所以日至而九族所以
日離矣然骨肉之情臘屬亦[illegible]泥塗之中附以泥

塗本相合也惟上之君子有媚睦之美道以貴下賤
則賤者自喜于上附矣何胥遠之有○七章雨雪瀌瀌
其盛矣然而見日則消明主有親睦之誼則九族之
疑滯盡釋今王恩禮不肯下遺而居之不疑屢見其
驕亢而已矣○八章雨雪雖浮見晛則流今王不能銷
九族之怨殘忍刻薄如蠻髦之無親衆叛親離我是
以用憂焉耳○騂騂赤貌翩反貌凡弓張之則內向
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兄弟同姓昏姻異姓禮內外
小功以下皆稱兄弟令兄弟賢兄弟也綽綽有裕言
不偷也朝不及夕則偷瘉病也無良不相善也一方

毛詩原解　卷二十四　六　小雅　上

一偏也爵巵酒也坊記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
犯齒即不讓爵之意饇飫通飽也孔取多取也猱獮
猴一云沐猴母猴也塗水土和爲泥也附合也徽猷
美道孝弟姻睦任卹是也君子小人以分而言即君
子德風小人德草之意屬即附也瀌瀌盛也晛日色
遺于也婁屢同驕傲也蠻髦猶言胡越無恩誼也西
夷曰髦書作髳

弓角八章章四句

有菀王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
後予極焉○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

叶祭焉俾予靖之後予邁叶厲焉○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叶汀
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古序曰菀柳刺幽王也毛公曰暴虐無親而刑罰不
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揚之垂
者曰柳柳僂也柔脆之木喪車亦曰柳日酉亦曰柳
昧谷謂之柳谷蓋頹敗喪亡之比鳥飛雖高不能附
天易之小過彖曰剛失位而不中不可以大事有飛
鳥之象亦謂君子行不可過乎恭也○一章有菀然茂
盛之柳豈不庶幾就以休息猶王者覆冒天下人豈
不樂求芘但上帝方甚舞蹈勿自暱就之可也使我

往朝以求安靖後將責我窮極雖欲休息不可得已
○二章有菀者柳不尚可愒止乎上帝甚蹈厲無自瘵
其病可也使我往求安靖後將責我過邁雖欲愒止
不可得矣○三章鳥之高飛且傅于天而不肯下況人
心恣縱何所不至我今朝王焉能自靖徒取凶禍為
世所矜憐而已○上帝託天呼王以自愬也蹈猶樂
記發揚蹈厲之蹈謂頓足怒厲不安靖之貌俾使也
靖安也極至也愒與憩通亦息也瘵病也邁過也居
徒也凶矜凶禍可哀矜言刑罰暴虐也
菀柳三章章六句○朱傳以桑扈至此為桑扈之什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
民所望叶亡○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叶揔彼君子女綢直如
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月○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
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叶鬱結○彼都人士垂
帶而厲叶賴彼君子女卷拳髮如蠆瘥我不見兮言從之
邁○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於我不
見兮云何盱吁矣
古序曰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毛公叶翁曰古者長
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
不復見古人也○朱子改為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

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非也衣服者身之
章先王所以齊民俗辨等威莫先于衣服王京八方
人萃習尚易雜明主端好惡嚴則邦畿首善貴家大
族不敢競浮華以傷雅道四方所以取正也幽厲奢
侈都人化之士女游冶胥首袨服如後世高髻大袖
之謂服妖詩人所以興刺也夫帝王不易民而化上
好則下甚文武之豐鎬既有周南幽厲之豐鎬焉可
無此篇所以存都人士也○一章王都為四方之極章
服為齊民之要思昔周京人士狐裘黃黃然禮法之
服也容止有常言不妄出舉動歸于忠信四方之民

誰不御望之○二章彼都人士戴于首者以臺草爲笠撮髮以緇布小冠從其儉也彼貴家君子之女在首之髮綢密順直如其髮而止無增飾也今不得見我心爲之不悅焉○三章彼都人士冠旁充耳用美石爲瑱以實之從古制也彼君子女淑愼守禮是謂尹氏姞氏閑家教也今不得見我心爲之苑積鬱結焉○四章男子服飾重腰彼都人士腰帶厲然下垂服有常也婦人容飾重首彼君子女髮鬢卷然如蠆容有制也苟今得見之願從之行矣○五章思昔人士之帶非矯飾而垂也帶自有餘耳君子女之髮非脩飾而卷

也髮自揚起耳今士好奇服女好冶容大雅之風不可見矣云何不盱目而望乎○彼彼時也都周西都人士猶言士人指男子也忠信曰周臺笠以莎草爲笠禦暑雨也君子女貴家之女綢直髮多而美也如髮不屑髢也尹吉皆貴姓吉作姞節南山云尹氏韓奕云韓姞猶後世言王謝也苑蘊也而如通厲帶垂貌左傳云鞶厲游纓厲與裂通帶裂帛爲之也周禮厲禁亦謂分列界限也蠆蝎也尾末卷曲女鬢毛似之旟揚起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終朝采藍不盈一襜叶諸平聲五日爲期六日不詹占○之子于狩叶受言韔其弓叶袞平聲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其釣維何維魴及鱮叶上聲維魴及鱮薄言觀者叶渚

古序曰采綠刺怨曠也毛公曰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朱子改爲婦人思其君子之詩非也幽王使人不以道詩人託閨怨以刺之人情者聖王之田男女居室人之大欲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新昏三月不從政恤其私也今使其室家睽離匹婦銜怨故聖人錄是詩以明王道本乎人情爾綠與藍皆色也

爲女子事人之比綠菉通其草盪礪可滌笄櫛藍可染布帛皆婦人所用五月刈藍紀時也○一章綠可以洗滌采之終朝不盈一匊心有所思也念予久廢膏沐髮曲局而不理今且歸沐誰適爲容邪○二章藍可以染采之終朝不滿襜褵心不專也五月刈藍之子期以五月之日歸今六月之日矣尚不至邪○三章之子在外何所事其狩邪狩必以弓誰爲韔其弓其釣邪釣必以繩誰爲綸其繩獨居無侶同也○四章射爲男子之事釣則婦人可與綸繩而釣得魚維何魴邪鱮邪聊得覩者庶免孤寂耳○兩手曰匊局卷也襜

裳前帷幅䩞今裙也詹至也省也或云與瞻通見也
韔弓室也綸合絲爲繩也

采綠四章章四句

芃芃黍苗陰雨膏去聲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去聲之○我任
我輦我車我牛叶疑我行既集蓋云歸哉叶賫○我徒我御
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肅肅謝功召伯營之
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
王心則寧

古序曰黍苗刺幽王也毛公曰不能膏潤天下卿士
不能行召伯之職焉○朱子改爲宣王封申伯于謝

命召穆公往營城邑將徒役南行行者作此詩非也
按詩任輦車牛營繕之事徒御師旅則征戰之事也
肅肅謝功營謝之功烈烈征師則平淮之師也此詩
兼營謝與伐淮二役追思宣王召虎君臣以刺幽王
不能繼先業也獨謂營謝之卒自作誤矣○一章民所
資以養者黍苗也黍苗芃芃然盛天有陰雨以膏澤
之是黍苗之幸也猶南行之師道里悠遠賴有明主
擇賢帥如召伯者撫循之雖勞不怨也○二章方其南
行營謝也召伯曰凡我負任者我挽輦者我將車者
我牽牛者是行也營謝事成蓋云歸哉不久勞汝也

○三章方其南行征淮也召伯曰凡我步卒之徒我兵
車之御我五旅之師我五卒之旅是行也淮夷功成
蓋云歸哉不久勞汝也○四章肅肅然整齊之謝功城
郭宮室召伯營之不勞而營也烈烈然武勇之征師
經營疆理召伯成之不勞而成也○五章謝邑既成徹
田峙糧江淮既定疆理來極土地治而高原下隰無
不平也水利脩而泉流灌漑無不清也召伯一一有
成功宣王之心安矣今日君臣寧有此邪○召穆公
營謝見大雅崧高篇平淮夷見大雅江漢篇土治曰
平水治曰清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叶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
阿其葉有沃叶鬱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
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叶樛○心乎愛矣遐不謂叶外矣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古序曰隰桑刺幽王也毛公曰小人在位君子在野
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朱子改爲喜見君子之詩
非也又曰辭意大槩與菁菁莪相類尤非也詩苟不逆
其志但據文辭相類卽二南之辭有類鄭衛者矣奈
何不以此詩爲喜見君子之詩乎末章未見之情宛

然何爲喜見幽王無道君子在野故以桑爲此桑喪也桑可爲衣喪其衣德也隰下濕比賢者處側陋也○一章桑之爲木可資以衣今生于下濕其柔條阿然其葉垂難然君子處窮約英華發越何以異此苟得見之其樂如何乎○二章隰桑有阿其葉沃然而光澤君子在野亦猶是也我得見之如何不樂乎○三章隰桑有阿其葉幽然而色黝既見君子則仁賢在位名譽播宣而德音甚堅固矣○四章我心誠愛慕君子但山林朝市遐遠不得面相告語此情雖有中心藏之相見無日何能忘之乎○阿柔貌難那通葉垂貌那

也幽茂密也孔膠甚固也遐遠也謂面談也

隰桑五章章四句

白華(花)菅(姦)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叶謨)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滮(皮幽反)池北流浸彼稻田(叶廷)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卬(仰)烘于煁(忱)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鐘于宮聲聞(問)于外念子懆懆(造)視我邁邁○有鶖(秋)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褊)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叶支)兮

古序曰白華周人刺幽后也毛公曰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朱子改爲申后被黜而作猶以小弁爲宜臼自作皆非也周人代爲申后言以刺幽王耳愚幼受朱傳疑申后能爲白華之忠厚胡不能戢父兄之逆謀宜臼能爲小弁之親愛胡乃預驪山之大惡讀古序始知二詩託刺故序不可易也然不曰刺幽王而曰刺幽后何也幽后褒姒也幽王之黜申后也以褒姒故刺幽后卽刺幽王王爲幽王則姒爲幽后言約而該矣朱子謂

幽后字誤亦非也菅茅白華喪祭用之比嫡后清潔共承先祀也雲無心水無情桑衣所出鼓鐘風聲也鶖鶴嫡妾貴賤也鴛鴦夫婦也扁石爲卑也皆所以比○一章茅生清潔其莖爲菅其秀爲白華采其華菅則以其葉束之夫婦並體相依猶此也王乃遠我使之孤獨草菅之不若矣○二章菅茅柔韌耐久白雲無心英英之氣降而爲露尚能及彼菅茅我以天運艱難適遭其窮於王無怨尤也○三章水之滮急流而爲池背陽向北是寒涼之水也下有稻田尚掌浸灌王澤不下流使我嘯歌傷懷而不忘也○四章桑木所自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8　版反内

出令樵以爲薪仰給烘燎之煁美材而賤用之嫡妻見棄何以異此維彼碩人使我念之而心勞也○五章宮中擊鐘則聲聞于外閨壼失德天下將無效尤乎念此憂心懆懆而王視我邁邁不顧雖欲救正不可得已○六章鶖與鶴皆水鳥然鶖之汙非鶴比也今鶖在梁得魚而鶴乃放棄山林失所甚矣王之爲此實勞我心也○七章鴛鴦匹鳥也求魚在梁則戢左翼以相依物猶如此王之不善夫婦之間二三其德禽鳥不如矣○八章王之升車必以乘石踐踏之而已然石扁則履者亦卑嬖褻微賤何以異此今王遠我而進

彼所以使我病也○之子碩人皆指幽王英英雲氣白而浮也天步猶時運也猶尤通怨也滮滮流貌卬仰同望給也猶漢書卬給縣官之卬烘焚也煁無釜之竈火爐也懆懆憂貌邁邁行不顧貌鶖禿鶖水鳥性貪汙似鶴色青扁卑貌石乘石也王乘車履石周禮夏官隸僕王行則洗乘石猶今門外上馬石也疷病不翅也與祇通亦通作疧

白華八章章四句

綿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綿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綿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古序曰綿蠻微臣刺亂也毛公曰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朱子改爲微賤勞苦者託爲鳥言非也謂詩中未有刺大臣意愚按行有後車能飲人食人非大臣而何又謂序言褊狹無溫柔敦厚之意夫溫柔敦厚以求詩非以求序也詩不可盡言序則不可以不盡言也詩不敢直怨而自託于鳥不敢辭勞而但告哀于人黃鳥睍睆

應節趣時人所喜悅故以爲比志苦而辭卑乃所以爲溫柔敦厚之至也又謂全詩皆鳥言綿蠻二字爲鳥聲直貫全篇尤不成文理○一章綿蠻然哀鳴之黃鳥止于丘之阿夫鳥栖求木何爲止于土丘之曲乎倦飛欲息不暇擇處也今我跋涉遠道勞苦所望有力者接引念其飢渴而飲食之開其愚蒙而教誨之憐其困憊而命從者以有餘之後車一載之耳○二章綿蠻然黃鳥止于丘之角倦急求安也以我微賤之分豈敢憚行但畏力疲不能趨庶幾貴顯者一假援而飲食教誨之以後車載之而已○三章綿蠻黃鳥止

于丘之側勞極思休也以我卑賤之分豈辭奔走但畏力盡不能至庶幾有力者一存卹而飲食教誨命後車以載之耳○綿蠻猶綿聯鶯聲流轉不斷意後車副車也丘隅山尖也

綿蠻三章章八句

幡幡（翻）瓠（互）葉采之亨（鋪郎反）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兔斯首炮之燔（叶煩番）之君子有酒酌言獻（叶軒）之○有兔斯首燔之炙（叶隻灼）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有兔斯首燔之炮（叶裒）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古序曰瓠葉大夫刺幽王也毛公曰上棄禮而不能

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朱子改爲燕飲之詩非也古明王親賢好士日與羣臣嘉賓接慇勤之驩物薄而禮勤會數而情厚士君子日親則深宮長夜之娛自損觀頍弁賓筵魚藻諸詩而知幽王日荒于酒也羣臣宗族罕得進見故詩人託興瓠葉以訓恭儉瓠賤而葉兔小而首至薄也牲牢饔餼不用而取其至薄善誘之意而王且不能行所以廢禮也變雅至此周室將亡朱子猶以爲燕飲之詩則三百篇次第皆錯亂不可讀矣○（一章）幡幡然甘瓠之葉物雖至微采之亨之亦可以薦君子有酒何況牲牢即瓠葉以爲蔬而酌酒以嘗情眞事簡豈厭其薄邪○（二章）有兔斯首雖非盛饌炮其毛燔其肉爲殽而以酌酒亦可獻賓何況乎牲牢之備也○（三章）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以此爲殽而酢主人亦可矣○（四章）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以此爲殽而酬賓客亦可矣○幡幡葉飄貌斯首纔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去毛曰炮加火曰燔近火曰炙主酌賓曰獻賓酌主曰酢主再酌賓曰醻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斬）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

不遑朝（昭）矣○漸漸之石維其卒（叶促）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有豕白蹢（隻）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拖）矣

古序曰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毛公曰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朱子改爲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用序之義而不本其事則作者之志茫無棲泊豈刪定之義漸石危險之比周在西荊舒在東故曰悠遠豕烝涉波東南江海之景豕江猪易中孚所謂豚魚風至則羣起波面蹢躅然見其腹白故曰白蹢風徵也

月離畢雨徵也畢北方玄武之宿八星形如有柄小
網故曰畢主邊兵亦謂雨師月陰精主水行畢度則
多雨風雨則失天時險遠則失地利久役則失人和
君不仁而好戰亡可立待矣漸漸之石以下三詩悽
愴衰颯亡國之音也○一章漸漸險峻之石維其高矣
山川悠遠經歷跋涉維其勞矣我輩將士自西東征
久勞在外無朝旦之暇矣○二章漸漸之石卒然崔巍
山川悠遠孤軍深入敵境武人東征陷沒而不暇復
出矣○三章東南江海卑濕有豕魚白腹蹢躅涉波則
風將至矣仰觀天象月次于畢陰主遇雨師則雨又

將滂沱矣武人東征遭此天時遑及他事乎○漸漸
猶斬斬峻絕貌武人將帥也朝早也不遑朝猶言靡
有朝也卒崒同高也沒深入也豕豚魚也有者乍見
出沒之貌蹢躅跳躍貌易姤初六羸豕蹢躅烝衆
也離麗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條)之華(花)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苕之華
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牂(臧)羊墳首三星在
罶(柳)人可以食鮮(上聲)可以飽(叶剖)

古序曰苕之華大夫閔時也毛公曰幽王之時西戎
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
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陵苕一名陵霄夔
生附木其花赤周所尚色也花將落則變而黃以爲
周亡之比○一章陵苕之華生附喬木君子倚賴王室
猶此花色本赤而今芸然其黃將落之候矣心之憂
矣生計日蹙惟有哀傷耳○二章苕之華零落已盡祇
見青青之葉早知我生如此何如不生之爲愈邪○
三章觀諸陸產牝羊無孕見墳然之大首而已觀諸水
族澤梁無魚罶中水靜見三星之影而已山童澤竭
閭里蕭條人民饑餓得食亦可矣安望其飽乎○芸

黃隕落也通作抎與隕同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物瘠
則首大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叶杭)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
玄何人不矜(鰥)哀我征夫獨爲匪民(叶眠)○匪兕匪虎率
彼曠野(叶汝)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叶虎)○有芃(朋)者狐(叶呼)率
彼幽草有棧(漸)之車行彼周道(上聲)

古序曰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毛公曰四夷交侵
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
詩也○子云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此詩與漸漸之

石序皆云下國與刺則舉世非之矣怨悱悽惋辭窮志竭無復含容之意與大雅瞻卬召旻同其迫促所以終二雅爲亡國之情也據古序聖人刪定之義幷然若朱傳紛紛則錯亂甚矣天地閉物之至微易生莫如草無草則不毛之地故以草玄黃比花華色赤周所尚也玄黃赤之變也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坤之六五地道窮也小雅始于咸亨終于道窮故詩義在比與興非有二也○(一章)天地生物莫微于草無草不黃則閉塞之秋矣民生今之世無一日不奔走道路無一人不將送往來以經營四方者亂離極矣

○(二章)草黃未已也腐爛則色變而爲玄今此征夫無一人不棄其室家鰥居于外者哀哉獨非人民乎○(三章)虎邪兕邪則曠野已耳我征夫乃人也有室有家何乃使之久役在外朝夕不暇乎○(四章)芃然而大尾者狐也率彼幽草之中尚得止息征夫乘無飾之棧車行彼周道曾狐之不若矣○玄腐黑色矜鰥通無妻之稱率由也芃尾長貌棧車載任器供役之車無飾曰棧禮士乘棧車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按朱傳都人士以下至此十篇爲都人士之什

卷二十四小雅終

毛詩原解卷二十五

郝敬習

大雅

文王之什

自文王至文王有聲凡十篇內文王至靈臺八篇爲文王詩下武文王有聲二篇爲武王詩

文王在上於(烏)昭于天(叶鐵)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叶告)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亹亹文王令聞(問)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

此王國(叶利)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上聲)多士文王以寧○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亦)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叶筆)○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叶剛)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許)王之藎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叶北)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叶禪)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叶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叶紂)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叶浮去聲)

古序曰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朱子改謂周公追述文王之德以戒成王按古序文王以下諸詩俱未

言何人作惟呂氏春秋引此以爲周公之詩今味其
辭旨精融醇粹奉揚先德以示後人而夫子刪定以
首大雅眞周公之制作也大抵二雅皆朝廷之事小
雅多言政事諷規主和大雅多言君德粥直主敬故
小雅未遠于風而大雅寖近于頌要其所言皆朝廷
得失君道盛衰非爲聲音而已朱子于鹿鳴以下諸
詩改爲樂歌于文王等篇無以易之而國語以文王
大明緜爲兩君相見之樂然三詩實非爲兩君相見
作也夫子豈爲兩君相見首錄是詩乎凡詩之作各
有所本用之歌樂則存乎人知三詩不可爲兩君相

見之樂則鹿鳴諸詩亦不可改爲通用之歌矣○一章
我周一代王業始自文王文王往矣其神赫然臨之
在上於哉昭明于天周自后稷以來舊爲侯邦其受
天命新自文王始今子孫奄有天下周道豈不光顯
乎天命豈不及時乎文王之神一陟一降今在上帝
左右後王不可不念也○二章亹亹然純一之文王其
令聞不已功德敷施始造周邦維孫與子並受其福
宗子支庶百世相承凡爲周臣士者亦莫不光顯世
世同休皆文王所陳錫也○三章周之臣士傳世豈不
光顯乎其先世事我文王謀國之猶翼翼忠敬美哉

諸臣生此文王之國文王之國能生此諸臣宣忠效
力實爲楨幹濟濟多士是文王所託重恃力而獲安
寧者也世顯不亦宜乎○四章文王至德淵微穆然深
遠無迹可窺於哉緝續熙明主于敬而已是以大哉
天命畀文王以商家之子孫彼其附麗之衆何止十
萬上帝既命文王皆于我周臣服矣○五章商之孫子
侯服于周可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殷之臣士膚美
敏疾者今皆奉祼獻于周京其奉祼者身服黼衣首
猶殷冠彼何以至此王臣有忠藎之心者當念興亡
之故勿忘爾祖文王可也○六章欲念爾祖在於脩德

脩德在於敬天苟能長存敬畏合於天道即是自求
多福昔殷未失衆德亦配天子孫不然故至于斯宜
以爲鏡自知大命不易保矣○七章天命不易爾勿自
忞自用遏絕乃身當宣布昭明博訪義理謫問名賢
虞度殷興亡之故於天所以承天求命者自不敢怠
矣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度也惟儀刑文王即
所以法天萬邦自起而信之矣○文王商西伯追稱
王也陳錫布德施惠也哉載通始也侯語辭本適子
支庶子本爲天子支爲諸侯士臣庶也厥猶其謀也
皇美也王國文王之國楨幹也築牆者楨兩木夾板

曰幹一曰翰三名一物也穆穆深遠也假極也大尚歎辭楚語駿則稱假假是也麗附也十萬曰億不億不止億言無算也服事也膚美也敏便疾也祼灌鬯也祭祀之始以圭瓚酌鬯酒獻尸尸受灌于地以求神也既祼然後迎牲將奉也哻殷冠夏曰收周曰冕先代之後仍舊服示不臣且明戒也白黑雜繡曰黼蓋進也忠愛進進不已也喪師失衆也駿大也遏絶也自用之意宣昭布明也義問以義理相詢問也虞度也儀刑法也

文王七章章八句○先儒謂文王末年受命稱王與

謂周公殺管叔同謬今觀大雅諸詩頌文德無以復加敬止緝熙小心翼翼不已不回純之至也能人所不能故孔子稱其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與泰伯三讓同歸至德苟文王先稱王則武王何以獨未盡善也故曰文王之德之純周公謂文王我師孔子謂文王沒文在茲删書首堯舜而删詩首文王孟子謂舜文先後同揆觀詩書垂訓聖人之意微乎遠矣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沈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的使不挾四方○摯至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貧于京姜叶乃及王季維德之行杭叶太任有身商叶生此

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亦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必叶厥德不回以受方國郁叶○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宰天作之合翕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俟叶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欠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姜叶纘女維莘相叶長子維行杭叶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汝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邦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芒叶

古序曰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按此詩二章三章言文王有明德而天命之四章以後言武王有明德而天復命之父子相繼二聖濟美功高德顯故曰大明序於文王言明德不言天命於武王言天命不言明德互見也蓋周之命文王以至德凝結之而武王纘承之文王宜王而不王天與周讓所以爲至德而天眷愈篤施及武王豈能終辭此周有天下非驟致而序言精確矣○一章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在下者君德有善惡明明不可掩在上者天命有去就赫赫可畏天意難信王業艱難可不愼乎

紂所居天位也又殷適嗣也乃使之不得挾有四方
謂天可信而王不難乎○二章我周受天之命始于文
王文王父王季而母太任也昔摯國有仲女姓任者
當殷商時來嫁我周作嬪婦于周京與我王季爲德
之配是爲太任有妊而生我文王焉○三章維此文王
小心愼密翼翼恭敬昭事上帝遂來多福惟其德不
回邪是以受享四方之國此文王明明在下而天命
赫赫者也○四章我武王受命非偶也天視在下命集
于周當文王初年天爲作配在洽水之北渭水之涯
文王嘉禮初舉大邦莘國有女適應其求容非天意

乎○五章大邦有女其德譬天之妹以禮文納幣定其
吉祥文王親迎于渭水之涘造舟爲浮梁以通往來
大昏之禮不其光顯乎○六章天命文王于周之京纘
繼世德維此莘國以其長女行歸于周而篤生我武
王保安之佑助之錫命之以燮和人心而伐大商兆
非天意耶○七章武王之伐商也殷商之衆其多如林
陳于牧野莫有鬭志雖望我師來而興起告武王曰
今日之事上帝降臨殷人見休臣附爾勿疑我而有
二心也○八章牧野之地洋洋然寬廣檀木之車煌煌
然鮮明駟馬皆赤身白腹之騵彭彭然盛壯時太公

望爲太師號尚父奮其武勇如鷹飛揚凉佐武王以
肆伐大商甲子昧爽會戰之朝旦天氣淸明氛祲盡
銷此武王有明明之德而天有赫赫之命也○忱信
也不易難也殷適殷之嫡嗣指紂也摯殷諸侯之國
任姓也仲中女也嬪婦也行配也載年也身妊通孕
也言身中有身也洽渭二水名嘉嘉禮也大邦指莘
國商諸侯姒姓大姒之母家也俔猶譬也妹少女易
兌少女曰歸妹文禮也祥吉也昏有六禮納采問名
納吉納幣請期親迎此旣卜吉以納幣之禮定之亦
謂納徵也造舟爲梁今之浮橋造至也併舟相連至

岸也爾雅曰天子造舟纘女猶言嗣徽音也長子節
大姒莘國之長女也行來嫁也猶女子有行之行燮
和也順天應人曰和如林言多也矢陳也牧野地名
在朝歌南七十里侯望也興起也慶幸之意臨降視
也貳猶疑也無貳爾心謂爾心無疑我也商師無鬭
志恐武王不信已援天自誓也洋洋廣也赤馬白腹
曰騵周尚赤殷尚白赤上白下周勝殷之象周人因
以爲一代之制凡戎事皆乘騵也師尚父太公也姓
姜名望官太師號尚父鷹揚奮勇如鷹之飛揚凉作
亮佐也肆大也會朝會戰之旦武王十一年甲子昧

爽也清明無風霾雲翳言天心順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緜瓜瓞(垤)民之初生自土沮(疽)漆古公亶(膽)父(甫)陶
復陶穴(叶陳)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叶母)率西水
滸至于岐下(叶虎)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武)堇
荼如飴(移)爰始爰謀(叶媒)爰契(器)我龜曰止曰時築室
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叶以)迺疆迺理迺宣迺畝(叶米)
自西徂東周爰執事(叶史)○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
家(叶公)其繩則直縮版以載(叶集)作廟翼翼○捄(俱)之陾陾
(仍)度(拓)之薨薨(叶昏)築之登登削屢馮馮(平)百堵皆興鼛

(高)鼓弗勝(叶升)○迺立皋門皋門有伉(叶康)迺立應門應門
將將(鏘)迺立冢土戎醜攸行(叶杭)○肆不殄厥慍亦不隕
(尹)厥問柞棫拔(叶佩)矣行道兌(對)矣混夷駾(退)矣維其喙
(會)矣○虞芮(叶銳)質(去聲)厥成文王蹶(貴)厥生予曰有疏附
(叶甫)予曰有先(叶線)後(上聲)予曰有奔奏(叶走)予曰有禦侮
古序曰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此詩詠大王始
遷岐山人心歸附肇基王迹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
也○(一章)我周王業成于文王肇于大王先世從來遠
矣緜緜然蔓引之瓜今碩然瓜已而其近本初生則
瓞瓝(博)耳有瓞然後有瓜今雖有天下而民生始自

幽土沮漆古先公亶父居之民開土室如陶竈上爲
覆蓋下爲穴居因戎俗之陋未有宮室天造草昧如
瓜之始瓞耳○(二章)古公亶父以戎俗不可苟安敵急
圖事來朝疾走其馬循西戎漆沮水滸東至岐山之
下與其太妃姜女遂來相視居宇焉○(三章)岐山之南
地有周原膴膴然肥美堇荼生此其甘如餳地美可
知於是始謀遷居以契火灼龜占之其繇(胄)曰止也
曰是也神謀既同乃于周原築室焉○(四章)迺慰安從
遷之衆止定其居迺有止于左者迺有止于右者而
公宮居中迺疆其大界迺理其溝塍迺徧治其野迺

分授其田於是西幽漆沮之衆皆東往岐山徧執其
經營之事矣○(五章)民事既定乃召司空營建國邑乃
召司徒董率徒役使之建立室家先以繩直其位乃
束版載土以築垣墻將營宮室宗廟爲先作廟翼翼
整齊也○(六章)其縮版以築取土盛于器陾陾然多也
投土于版薨薨然聲衆也築以杵登登然聲相應也
築成卸版再三削治馮馮然堅平也五版方丈爲堵
百堵同時併起鼛鼓所以樂工工樂鼓不能止也○
(七章)迺立朝外之郭門曰皋門叨遼在外伉然而高大
迺立朝門之應門居中應治將然而嚴正迺立大社

之冢土凡動大衆吉此而後行非復昔日之荒陋矣
○執八古公避昆夷遷國而內不忘備雖不殄忘其慍
怒而亦不隕絕其聘問外和而內戒王者馭戎之道
也由是國勢漸昌土地開闢柞棫之木拔然上竦無
復荒蕪矣行道之路兌然開通無復險阻矣昆夷畏
之而駾然逃竄雖有張喙喘息豈復如向之憑陵乎
○執九比及文王爲西伯而周道大興虞芮二國以爭
田之訟質正求平文王以無言之化蹶然感動而其
良心自生變慢忮而爲禮讓天下由此向風文王盛
德所致人知之矣然其所以化成天下者予謂有率

下親上爲之疏附者焉予謂有相導前後爲之先後
者焉予謂有諭德宣譽爲之奔奏者焉予謂有武臣
折衝爲之禦侮者焉雖本文王之聖亦必賓賢臣之
助而況爲後王者乎○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
生者常小至末而後大沮漆豳地二水名古公猶言
先公陶窯竈也復覆通蓋也穿地爲窰上覆蓋以居
也胥宇相視居宇也廣平曰原周地名堇荁屬根似
芋荼甜菜飴餳也契削楚使鍥以求然火灼龜周禮
菙氏云焌契是也縮版束版築牆也載自下升上相
承載也捄盛土於器也度投土於版也削屢牆成削
治重複也二尺爲版五版爲堵堵方一丈鼛鼓長鼓
也城之中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
宮多庫門雉門焉冢土大社也戎醜大衆也肆猶言
故今也殄忘也慍怒也惡惡之意隕絕也小聘曰問
柞櫟也棫柞屬叢生拔上長也兌通也駾奔突也喙
喘息也虞芮二國名質就正也成平也爭田訟於西
伯求平也蹶動也生良心自生也言二國入周感化
相讓也

緜九章章六句

芃芃朋棫樸薪之槱酉之濟濟上聲辟必王左右趣叶楚之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叶俄○淠音譬
彼涇舟烝徒楫叶輯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倬彼雲漢
爲章于天叶廳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追堆琢其章金玉
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古序曰棫樸文王能官人也○朱子改爲詠歌文王
之德非也記曰人官有能物曲有利養之能盡其材
故取之能備其官官之能當其人故用之能得其力
能官人而治道畢矣文王聖德在位五十年培植薰
育久兎罝野人皆爲干城用不乏人而文王亹亹純
一區別程量總攬羣英綱紀不倦如六轡御馬無不

調其適而盡其材故曰能官人也國之大事惟祀與戎薪槱祭祀之材也禮煙祀天帝柴祀日月星辰槱燎祀羣神月令季冬取秩薪柴供郊廟百神之薪燎是也周人尚臭燔柴禮之大者故以比育材祭始迎尸入王以圭瓚酌鬱鬯祼尸諸臣酌璋瓚助之故次章言祭祀三章言軍旅二者以人心爲本恆情協共莫如同舟涇舟以比共濟天文莫大于雲漢物華莫美于金玉人工莫精于追琢皆以比聖德經緯人文也○一章芃芃茂盛之棫叢生樸樕析以爲薪積以爲槱供百祀之焚燎用得其材也濟濟然多士之辟王

羣材彙烝或左或右用無不宜如百體奉心志環向而趣附也○二章濟濟辟王祭祀一舉諸臣或左或右奉璋以助祼獻凡此奉璋者峩峩英偉皆俊少之髦士于禮度攸宜也此辟王祭祀得人也○三章淠然順流涇水之舟衆徒共揖之人力齊則舟行疾周王以西伯奉命徂征六師趨附將卒一心如恐不及此行師得人也○四章倬然昭明之雲漢爲章于天亙古如斯周王壽考在位不顯之謨教育熏陶若此其遐遠也孰肯自甘暴棄而不振作者乎○五章追雕琢磨以成章金玉交錯以成相辟王砥礪羣英名器光寵何

以異此聖心純一勉勉不倦總攬一世之英賢程材器使大綱小紀無不在聯屬中矣○棫柞屬宜薪樸叢生貌槱積薪乾以待用也辟君也辟王文王也璋璋瓚也瓚祼器以黃金爲勺圭爲柄曰圭瓚以璋爲柄曰璋瓚璋半圭也圭璋皆玉爲之峩峩偉貌涇水名六師即六軍天子六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二千五百人爲師作人興起人心也追雕也金曰追玉曰琢相金玉斧相也勉勉不倦也綱紀綱羅聯屬也張之爲綱理之爲紀

棫樸五章章四句

瞻彼旱麓六榛爭楛虎濟濟上聲豈凱弟君子干祿豈弟體○瑟彼玉瓚皆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叶工○鳶沿飛戾天叶汀魚躍于淵叶冈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載叶緇騂牡既備叶必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叶鮒○瑟彼柞棫民所燎叶料矣豈弟君子神所勞去聲叶矣○莫莫葛藟累施異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古序曰旱麓受祖也毛公曰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朱子以爲詠歌文王之德非也孔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文王以聖德承祖考纍隆之業可以王而不王小心柔恭

養和平之福以啓後人故曰豈弟君子干祿豈弟詩人可謂善頌而古序曰受祖其義深切矣毛公發明其義箋疏誤以詩中君子卽太王王季朱子因詆序說爲謬皆未深究其旨耳文王以下諸詩雖皆詠文德而事各不同首篇言代商之事故序曰作周次篇言文武之生故序曰文王有德復命武王三篇言遷岐故序曰興由大王四篇言左右諸臣故序曰能官人五篇言祀神干祿降福故序曰受祖毛氏以受祖義未明歷數祖德而於太王王季借詩中福祿語以推重其功德見文王疑承祖父者厚非以此詩爲詠

太王王季作也箋疏之誤併以累序故讀詩難讀序不易詩言志序卽志也不達受祖之義泛觀福祿有何義理何以見周家之盛何以知文業所由隆如謂詠文德則自文王以下八篇一序足矣其免于鶻突乎以旱麓榛楛比者子孫承先猶物承天旱則草木望澤而生于山足者得潤厚故爲君子干祿之比榛可以供籩楛可以爲矢文武之材以比聖德周自王季當商帝乙之世受命爲西伯賜圭瓚秬鬯故次章有圭瓚黃流之比鳶飛魚躍自然無心比文王至德無憂承前裕後仁敬孝慈培養一代元命所謂干祿

豈弟者正此也清酒以下三章孝祀先公先王而獲福清酒騂牡祭祀之物柞棫薪槱之用葛藟條枚比福祿固結皆所謂受祖也而序獨舉后稷公劉大王王季者后稷周之始公劉豳之始大王岐之始王季則其父也文王之世宜以是爲四親焉序舉其功德最著者耳○一章天旱草木萎瘁彼山足有榛與楛其生濟濟蓋山高基厚故麓承其潤子孫藉先澤何異此豈弟無憂之君子仁孝承先不勞經營而垂拱似續其受祿于祖考也豈弟焉耳○二章秬鬯圭瓚先世之故物也圭瓚瑟然堅密玉爲柄而金爲勺秬鬯之

酒黃然流注于中有實器則有嘉味盛德蒙福理亦同然故豈弟承先之君子祖考託之而福祿攸降豈有意於求福乎○三章鳶之飛也戾極于天莫自知其飛也魚之躍也深入于淵莫自知其躍也有天淵之高深故有自得之魚鳥有久遠之世澤故有熙皞之民風豈弟無爲之君子從容鼓舞人心欣欣向化久道而不知豈不作人之遠乎○四章清潔之酒既載騂色之牡既備以享祀於祖考君子豈弟之德感格有素以此祭祀因介而得大福也○五章瑟然茂密之柞棫民資以爲薪槱用其材也君子有豈弟仁孝之德

爲先祖所慰勞歆其德也○六章莫莫然茂盛之葛與藟延施于條枚之上此葛藟自然之性也豈弟仁孝之君子爲先祖所眷芘求福何待回邪乎○麓山足也榛栗屬楛荆屬黃流鬯酒也酌以金勺色黃而流動也鳶鴟類得風則翺翔高飛鳶魚飛躍自然不用力也騂赤色

旱麓六章章四句

毛詩原解卷二十五終

毛詩原解卷二十六

思齊齋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甫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叶林○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通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叶琫平聲○雝雝在宮肅肅在廟叶繆上聲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叶剖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叶孔○不聞亦式識不諫亦入叶熱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叶宅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叶色

古序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朱子改爲歌文王之德而以首章詠母妻爲文王所以聖非也夫母聖妻賢聖人之遇而其所以聖姑不在此無射者乃其所以聖也無射則純純不已文王之所以爲文也蓋人心之德主於敬而達于和敬則禮恆恭和則仁恆愛仁禮存心致愛致敬純一不已者聖人所以脩齊治平消憂弭患而存神過化之道也二南之化始於宮幃乎於祖考達於家邦故首章言母妻之賢和敬藹於閨門而培植者深也二章言宗公之惠和敬孚於鬼神而感通者遠也三章言德純雝肅遭大難而不變四章言功妙神化開來學而作人此孰非造端於齊媚之徽音而醞釀於雝肅之無射者故論文德之純莫如思齊此序謂之所以聖也孟子云君子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法天下傳後世者此之謂也○一章思惟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能愛媚其姑大姜爲京室之孝婦此文王懿恭徽柔之性成於所生也至於大姒又能繼齊媚之美斯不妒忌而子孫衆多妻賢母聖和敬之風洋溢于閨門二南之化所託始矣○二章致敬於廟上順宗廟先公之心而罔有怨恨罔有憂恫敬之至也致和於家而儀刑嫡妻親睦九族調御家邦而有夏咸和仁之至也○三章家庭主和故在宮雝雝而巽順行禮主敬故在廟肅肅而嚴恪此和敬之心雖不顯之處人

所不見而常若有臨人情倦怠乃思保持聖心無倦而常若自保故大難雖不殄絕而德之光大亦不玷缺蓋仁禮存心無入而不自得也○四章德盛化神本乎天性非待前聞古訓而式無不合非待忠言直諫而善無不入故豈弟作人壯者成而有德少者學而有造今雖文王往矣雝肅之精神如在無有厭斁于人心士類聞風興起而成其名譽爲俊髦之士也○思語辭齊敬也大任王季之配摯仲氏任也媚愛也周姜太王之妃大任之姑也母成子故言敬婦孝姑故言媚大姒文王妃大任之婦也徽音美聲也百男

大姒生十子恩逮衆妾又生子極言多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時是也恫痛也刑法也嫡妻無二故稱寡兄弟同姓及異姓有服者之通稱御如御馬之御調和順適也不顯隱微也臨視也無射不倦也保持守也肆遂也戎疾大患也如囚羑里事昆夷之類烈假光大也瑕缺也式法也古之人指文王自後世而言也無斁猶無射周頌清廟篇云無射於人斯言文王之德久而人不能忘也孟子云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髦譽髦斯士也譽聲聞也髦俊少也

思齊四章章六句○朱傳作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今從鄭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叶霍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拓上帝耆其之憎其式廓叶各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叶託○作之屏丙之其菑其翳意脩之平之其灌其栵例啓之辟闢之其檉稱其椐居攘之剔之其檿掩其柘叶柱帝遷明德串慣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省其山柞棫斯拔佩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叶以則友其兄叶香則篤其慶羌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叶桑奄有四方○

維此王季帝度(拓)其心貊(麥)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
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
既受帝祉施(異)于孫子○帝謂文王無然畔援(叶玩)無然
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叶平聲)侵阮徂共
(叶公)王赫斯怒(叶呂)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戶)以對
于天下(叶虎)○依其在京(叶姜)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
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叶沱)度(拓)其鮮原居岐
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謂文王予懷
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
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叶揚)與爾臨衝以

伐崇墉○臨衝閑閑(叶賢)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虢)安
安(叶駢)是類是禡(叶母)是致是附(叶膚)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
(叶筆)崇墉仡仡(乞)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叶翕)四方以無拂(叶通)
古序曰皇矣美周也毛公曰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
世脩德莫若文王○(一章)大矣上帝臨下之威赫然可
畏察視四方求民安定而已此夏商二國其政失道
于彼四方之國究度安民之君而上帝猶未忍遽絕
此二國也待之者久而憎其長惡不悛乃始睠然西
顧以此岐山之地與周為王者之宅也○(二章)岐山林
岑崎嶇太王初墾其拔作之屏除之者乃瘣不立死

之菑與傾倒遮蔽之翳也其脩理平治者乃叢生為
灌之栵也其拓啓開闢者乃河柳之檉與腫節之椐
也其攘剔檿究使長者則飼蠶之檿桑與柘也惟上
帝遷明德之君故荒穢串習始為平夷之路天又立
太姜贊助其胥宇而周之受命時已堅固矣○(三章)上
帝省觀岐山柞棫拔然上竦松柏兌然開通煥乎一
都會矣上帝以此作王者之邦又作配此邦之君自
太伯王季時天意已屬文王故太伯讓而王季立天
性友愛則能友愛其兄則能脩德以篤周家之福慶
益顯其兄之能讓而錫以光榮受天祿不失至子孫

而奄有天下也○(四章)王季處父子兄弟辭受之際心
迹至難明也上帝若有尺寸使量度其心而慮無不
當又為清貊其德音而人無非議故其德是非不爽
而克明分別善惡而克類道德足以先人而克長政
教足以臨民而克君既受讓以王此大邦循理安民
而克順慈和愛人而克比比及文王之世其德猶在
人心無有遺憾所以既受上帝之福延及孫子也○
(五章)上帝謂文王若曰天下之禍皆起于貪欲惟爾無
畔此援彼之心無內歆外羨之心雖處風波危險獨
能脫然先登于岸可以濟危亦可以拯人之危也帝

命之如此是以密人不恭敢逆大國不奉方伯之約
侵阮國至于共地文王乃赫怒整旅以按止密人往
共之衆以扶弱鋤彊厚周家之福荅天下仰望之心
也〇六章文王依然在周京所遣救阮之兵既過密人
遂自阮疆出侵密王師據險陟高岡而望敵人無有
敢陳師于我之陵者陵即我之阿矣無有敢飲水于
我之泉者泉即我之池矣密人既平歸附日衆乃度
新原于岐山之南渭水之側作豐邑以爲萬邦之方
向下民之歸往也〇七章上帝謂文王若曰予懷爾之
明德人多脩聲色惟爾純德穆穆不張聲名以形迹

人爭長諸夏躁擾變更惟爾總領諸侯不求雄長諸
夏以主變革不識不知順天理自然之法則爾何私
何惎于人哉上帝又謂文王若曰詢訪爾寇讐之方
同爾兄弟之國以爾攻城之鉤援與爾臨衝之車以
攻伐崇國之城爾喜怒奉天理豈可避讐而縱有罪
邪〇八章文王之伐崇始未忍急攻也臨衝之車閑閑
徐緩彼崇墉言高大我師有執敵之生口訊問者
連連相續不輕執也有殺其不降馘耳以獻功者安
安從容不輕馘也是類禡焉告其罪于天是禡焉暴其
惡于神將以致其來附而四方聞之不敢玩侮矣及

崇人怙終不服臨衝茀茀奮怒崇墉仡仡堅守乃肆
伐之縱兵肆之斬絕其宗嗣忽滅其國土四方聞之
誅當其罪無有違拂也〇莫定也二國夏商也耆遲
久意猶老人曰耆師久曰老也武王伐商遲至十一
年周頌云耆定爾功成王誅紂予遲至五年書云天
惟五年須假之子孫作民主即此意也憎惡也式用
也廓大也言用意爲惡愈大也眷與睠同回顧也作
屏脩平啓辟皆芟除也攘剔則培植之也作拔起也
菑木病死者也翳死而遮蔽他木者也脩平脩治使
地平坦也灌叢生也栵栭栗榍屬好叢生檉河柳俗

名水楊椐腫節可作杖攘剔穿剔其繁冗也檿山桑
與柘皆可飼蠶及爲弓幹也串貫通習也夷平也載
始也路大道也厥配太姜也太美有異識故綿亦曰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也作邦作王國也對當也配也
指文王因心自然也善兄弟曰友錫予也錫光猶增
輝也蓋王季以弟待國疑於不友然其天性友愛不
在形迹能脩德以篤周祜於太伯之讓益增光矣奄
覆也全有之也貊清靜也貊德音人無非議也帝謂
天命也畔去此也援拔彼也內動曰歆外慕曰羨誕
語辭登岸脫險也獨造其極之意密阮二國名密在

今陜西寧州阮在涇州大邦周也共阮國地名徂往也按過也對答也依安也京岐周也侵伐也侵自阮疆密人入阮周師拒之于阮遂自阮往伐密也岡陵泉池皆密地我者蕩平奄有之意矢陳也大陵曰阿度謀也鮮新善也將側也岐南渭側卽豐也豐在岐東南三百里自岐往遷也方向也懷眷念也聲虛名也色文飾也長夏爲方伯長諸夏也革躁急變更也如病革鳥革之革亟也帝則天理自然之則仇方有仇之國怨耦曰仇指崇紂黨也崇侯虎譖文王於紂因之羑里文王伐之疑於私怨故託天命以明聖人

之無私也兄弟與國也鉤援雲梯也所以攻城臨衝車名臨敵衝陣之車崇墉崇國之城言高大也執訊生擒敵人訊問者也馘割耳也不服者殺而割其左耳凡聽斷任左非其不聽也類祭告天也禡祭始造兵蚩尤也三苗之黨不祥之器故祭曰禡罵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經始靈臺叶提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叶力○王在靈囿叶郁麀憂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隺王在靈沼叶灼於烏牣刃魚躍○虡巨業維樅匆賁焚鼓維鏞容於烏論平聲鼓鐘於樂辟必廱○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駝鼓逢逢用矇瞍奏公

古序曰靈臺民始附也毛公曰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朱子改爲民樂文王之詩非也周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世世積德千有餘年而文王勤勞日昃不暇食至是始有園囿臺池鐘鼓而後民歡樂之創業若此其艱而得民若此其未易也詩人作是詩以見文王造周功成蓋民樂而後君樂民樂君之樂而後見民樂文王所以稍釋如傷之憂也雖民心歸周非自今始而文王求寧今始觀成故序曰民始附善乎知文王也如徒以園囿鐘鼓

耳文王豈荒樂者哉凡古序皆寓法戒明聖人刪定之旨朱子謂文王作靈臺時民歸周已久亦高叟之言詩矣○一章文王之臺靈異之臺也始經度之營謀之王心方遲回而衆民已攻作時未幾而功告成矣經營之始王戒民勿亟庶民如子供父役悅而忘勞也○二章臺下有囿亦靈異之囿也王在靈囿無論羣黎得所牝鹿亦馴伏濯濯然肥澤白鳥集而翯翯然潔白園中有沼亦靈異之沼也王在靈沼於哉魚滿而自躍凡此品物之得所孰非王心之豫樂乎○三章王時遊于辟廱有鐘鼓之樂植木爲虡橫板爲業業

上畫采爲牙其狀樅然懸大鼓之賁大鍾之鏞於戲倫序可聽此鼓鐘也於哉人文可樂此辟廱也○二章於倫哉鼓鐘於樂哉辟廱潛聽鼉鼓逢逢然和鳴矇瞍方奏樂事王之樂未終也○經度也營謀也直理曰經周旋曰營靈神異也亟急之辭攻作也不日不多日也麀牝鹿也扗曰麌加攸服得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也翯翯潔白也牣滿也虡植木也業橫板也樅業上畫如齒牙狀樅樅然也賁大鼓鏞大鐘論倫倫聲有條理也辟廱天子之學宮辟璧通水環遶如璧也廱壅通壅水成澤象教化洋溢也鼉鼓鼉皮冒

鼓鼉形似蜥蜴而長丈餘矇瞍無眸而無見曰矇老而無見曰瞍或曰有眸子謂矇無眸子謂瞍公事也作樂之事也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按舊本作五章章四句今從朱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叶○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求言配命成王之孚叶○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識求言孝思孝思維則叶○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叶○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烏萬斯年受天之祜戶○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烏萬斯年不遐有佐

古序曰下武繼文也毛公曰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朱子改爲美武王能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非也按此詩稱武王之有天下以文德不以武功故篇中不及伐商而但言其仁信孝順反覆揄揚故序曰繼文言繼先王文德也後篇曰繼伐言繼文王武功也又前篇文王之雅畢此篇始武王故曰繼文古序極精密朱子以篇中有成王字疑是康王以後詩固矣○一章我周以武定功然非尚武也武莫如周而下武者亦維周自先代世有哲王太王王季文王三后皆忠厚積德其神在天而武王脩德無忝三后克對于鎬京也○二章武王所以配三后于鎬京者非於先世文德作而求之也其脩身立政常合天理天下心悅誠服非但一人一家信之能成王者之大信也○三章武王能成王者之信下土之人誰不取法所以然者惟其能孝思三后久而不忘故孝思之誠爲法于天下豈徒武功云乎○四章天下信之式之則媚愛之矣所以媚愛此一人應而不違者無他惟以武王有孝先之順德耳則是武王能長言孝思昭哉其嗣先王之服矣○五章昭明之業

在于今日者光被于來世足以上繼三后之迹於哉
萬年之久大命來集受天之福矣○六章受天之福則
人心歸之四方諸侯莫不來賀於哉萬年之久不遠
獲屏翰之佐乎○下武猶言左武不尚武也遹劉之
意配對也媚愛也一人指武王侯維也服事也來方
來也許猶所也繩繼也祖三后也武迹也於嘆美辭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遹聿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築城伊淢洫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叶畜王后

烝哉○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叶賢王
后烝哉○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必
皇王烝哉○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叶迎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鎬京叶對維龜正叶則之武
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史詒厥孫
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古序曰文王有聲繼伐也毛公曰武王能廣文王之
聲卒其伐功也○朱子改爲詠文王遷豐武王遷鎬
之事非也本詞文武伐崇革商之功不獨爲遷國而
已蓋周道親親禮先繼述其事莫大于文武文王繼

先而武王繼文詩首尾四章稱文武者文始之武終
之也中四章稱王后皇王者繼諸侯而爲天子也文
王伐崇作豐而王業始武王伐商作鎬而王業成文
王求寧觀成以始武也武王燕子詒孫以終文也故
曰繼伐○一章文王有聲聞以其能遹述先德而駿大
之所以有聲也述之以承前而求其安寧述之以啓
後而觀其成功前有可法後有可傳文王其君也哉
○二章文王無心立功惟受天命有此武功既伐崇國
以討罪又作豐邑以安民皆非得已也文王誠君也
哉○三章其築豐也掘淢中之土而因以爲城其作城

也適與制合而不侈大非急于從己之欲以廣其都
邑乃述追先人之事而致來世之孝耳文王誠君也
哉○四章文王之事濯然明白無有曖昧其築豐也維
卑小之垣四方人心自爾攸同倚仗以爲楨幹文王
其君也哉○五章及我武王繼之乃作鎬于豐之東豐
水自西東流入渭注河此昔大禹平治之績也四方
于此攸同奉皇王以爲君一統之業自是始定武王
其君也哉○六章鎬京既建乃作辟雍興學校偃武功
以崇文教東西南北無不心服武王其君也哉○七章
維王宅鎬稽疑于卜龜兆貞吉王功乃成所以定丕

基遺後人者非茍焉而已也武王其君也哉○汎豐
水之涯有白粟之芑生焉人材長養猶之嘉穀武王
豈不論才論官而仕之百年之計在於樹人將以遺
孫謀而燕安翼其子也得賢裕後武王其君也哉
○聲令聞也遹述也駿大也烝君也淢與洫通溝也
謂城濠匹合也謂大小合制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
左傳鄭祭仲云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皆所
謂匹也棘急通來嗣也來孝後人繼先之孝王后指
文王追稱之辭王公王事也濯明白也牆垣曰垣豐
水在豐鎬之間東北流入渭注于河豐邑在豐水之

西鎬京在豐水之東自鎬視豐水西來故曰東注考
卜稽之卜也正貞也卜吉曰貞凶曰悔成之言伐商
定天下爲王京也周書大誥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
天明又曰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卽此類芑白粱粟
也仕仕以官也燕翼安輔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自此以上十篇皆文武之
詩朱子因詩中多稱文武疑謂不足據夫文武之雅
豈卽作于文武之時後人追贊祖德故皆稱論也

毛詩原解卷二十六終

毛詩原解卷二十七

生民之什

自此至板凡十篇內卷阿以上八篇成王時詩民勞
以下終蕩之什皆變雅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叶云生民如何克禋克祀叶史以弗無
子履帝武敏叶米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叶夕載生載育叶亦
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叶塔不坼叶策不副叶逼無
菑無害叶曷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叶史居然生子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肥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
林誕寘之寒冰鳥覆去聲翼叶異之鳥乃去矣后稷呱叶孤叶故

矣實覃實訏叶桴去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叶其克嶷
亦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
猛瓜瓞唪唪叶上聲蚌○誕后稷之穡有相去聲之道叶倒茀厥
豐草種之黃茂叶卯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叶保實發實秀實
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邰家室○誕降嘉種維秬維秠
維穈門維芑起恆亘之秬秠是穫是畝叶美恆之穈芑是
任是負叶丕以歸肇祀叶史○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由或
簸或蹂釋之叟叟搜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
羝以軷叶塔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叶雪○卬昂盛成于豆于
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叶始后稷肇祀叶史

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興也　叶
古序曰生民尊祖也毛公曰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此詩周公相成王制禮樂推后稷配天敘其功德之隆見配饗之宜非祭祀之樂歌樂歌則周頌思文也○一章我周民始生實維姜嫄姜嫄生周民如何昔爲高辛帝之妃禋祀高禖以祓除無子於時上帝降跡姜嫄履其拇歆然感動於郊禖所止之處載震有身載夙及期載生而產載育而養是我祖后稷所由出也○二章姜嫄感帝武之祥彌滿十月首生后稷其易如達不坼裂不破副

無菑病無戕害以顯其靈異上帝豈不安寧豈不康享前日之禋祀使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三章無人道生子駭以爲不祥乃棄寘隘巷之中牛羊過者以足拊字之不踐踏也怪而移之平茂之林會有人來伐平林者乃棄之寒氷之上有鳥以羽蓋而護之於是始知其爲異兒也將往收之鳥乃飛去后稷呱然而泣其聲覃長訏大載滿道路經歷多難而神氣不損所謂天授也○四章方其爲孩提手足匍匐並行稍長岐嶷然能行立既免乳就口自食遂爲種植之事種大豆之荏菽則旆旆然枝旗揚起種禾則行列

穟穟然多穗種麻麥則幪幪然茂密種瓜瓞則唪唪然多實蓋幼而天性生知矣○五章及其壯也堯命爲稷有輔相造化之道教民耕稼先茀除豐茂之草後擇種之色黃而茂生者種之實方而齊畝實苞而茂密實種而初播實褎而遂長實發而生莖實秀而吐穗實堅而粒漸滿實好而無災害實穎而穗垂實栗而不秕教民有功堯乃即姜嫄母家之邰國封稷以爲家室焉○六章稷既封邰乃啓廟祀誕降嘉種耕助以供御廩有黑黍之秬中有一稃二米之秠有赤粱粟之穈有白粱粟之芑徧種秬秠既成而穫計之以

畝徧種穈芑既成而肩任背負以歸爲粢盛酒醴周之廟祀自此始矣○七章有邰肇祀其禮如何嘉種既歸納于臼以舂既舂矣揄米出臼簸揚其糠又蹂禾取穀繼之米成而淅以水其聲叟叟烝以釜甑其氣浮浮爲粢盛酒醴者備矣其將祭也載謀而禮無不議載惟而慮無不周敬之至也取蕭脂焚之升臭以祭宗廟取牡羊以軷祭行道之神內外之祀皆舉矣取肉著火而燔之炙于火而烈之薦獻之物備矣俯今年之祀所以興起來年嗣續于不替也○八章卬今王業維新南郊之祀尊稷以配天盛菹醢于木豆盛

大羹于瓦登大饗貴質也馨香之氣方升上帝卽安
饗之是何芳臭之薦誠得其時乎所以致居歆者不
在芳臭也蓋自我后稷封邰始祀有相之功克配彼
天庶無罪過悔恨以至今日矣居歆之速豈偶然哉
○時是也姜姓嫄名帝嚳高辛氏之妃有邰氏女弗
言祓也除不祥曰祓祓無子求有子也古者春分玄
鳥至天子率後宮郊祀高禖祈嗣也帝天帝也武足
跡也敏作拇大指也歆動也介間也止立也震娠通
有身而震動也夙宿通息也靜以待十月之期也誕
發語辭彌滿也滿十月也先生初生也達通也或作

羍羊子易生也坼裂也副劈通破也居然徒然也無
人道而徒生也寘與置同腓肘也字愛也覆翼以羽
翼覆蓋之也林茂則平姜嫄以春分孕彌月生正寒
冰之時也呱兒啼聲覃長也訏大也匍匐手足並行
也岐嶷始行立之貌就口食自取食就口不須乳哺
也蓺荏菽以下四種皆兒嬉之事蓺種也荏菽大豆
一名戎菽禾役禾之行列穟穟也唪唪小瓜貌相助
也言贊化育也茀去也豐草茂草也黃茂嘉穀也黃
土色洪範云土爰稼穡五穀色多黃茂劣生也方齊
等也種播種也褎褎漸長也穎穗末垂也栗粒飽滿

也邰姜嫄母家降嘉種樹藝以供祭祀也秬黑黍秠
卽黑黍一稃二米者也穈赤粱粟芑白粱粟黍以爲
酒醴粟以爲粢盛恆與亘同竟也謂徧種也考工記
弓人云恆角而達與此恆同揄取米出臼也蹂踐禾
取穀也釋水淅米也謀卜日之類惟擇士之類言謀
慮思惟無所不戒備也羝牡羊祭行神曰軷遠行跋
山封土爲神主象山祭畢以車轢其上而過示無險
難也嗣歲繼今以後之歲卬我也木曰豆以盛菹醢
瓦曰登以盛大羹胡何也臭香也亶信也時善也迄
至也○按姜嫄感帝武之祥而生稷其事近誕故毛

傳謂帝爲帝嚳姜嫄從帝嚳郊祀履嚳之武而將事
齊敏遂歆然有身此說雖似然詩敘無父被棄之事
甚明稷所以得名棄者以此詩不須帝嚳而推本姜
嫄正明其無父耳如以帝爲嚳則魯頌閟宮亦云上
帝是依豈亦嚳乎事之有無雖不可知而詩本神其
事難別作解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舊本第三章
八句第四章十句朱傳改第三章十句第四章八句
今從之

敦圏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叶禰戚戚

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叶以肆筵設席授
几有緝御叶訝○或獻或酢作洗爵奠斝叶假角醓毯醢以
薦叶將或燔或炙叶灼嘉殽脾皮臄噱或歌或咢愕○敦弓
既堅叶斤四鍭既鈞舍上聲矢既均序賓以賢叶勤○敦弓既
句如既挾夾四鍭四鍭如樹叶豎序賓以不侮○曾孫維
主酒醴維醹乳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
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叶必
古序曰行葦忠厚也毛公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
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朱子改爲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謂序不知比

興之體與全詩本義但見勿踐行葦便謂仁及草木
但見戚戚兄弟便謂睦九族但見黃耇便謂養老但
見祈黃耇便謂乞言但見介爾景福便謂成福祿隨
文生意無復倫理此說非也蓋古序惟首一句而毛
公撿括詩中語發明首句忠厚之意詩雖不主仁及
草木而以行葦比則草木也雖未嘗專爲養老乞言
而已有優高年領教誨之意推廣而言未爲不可六
經唯詩言可旁通性情之旨悠緩含蓄與他文字根
株不移者殊科毛氏深得解而古序簡約周道親親
故但曰忠厚如朱傳燕父兄耆老詩中已具成贅語

矣其以行葦比者古路在井間旁近溝洫多生蘆葦
牛羊往來踐踏故以爲比朱子誤以爲無義之興非
序之咎○一章教然聚生道旁之蘆葦勿使牛羊踐踏
則苞苞而成叢並體而成莖新生之葉泥泥然柔澤
矣兄弟本同一氣戚戚親愛莫遠具近則同氣相依
自不至閒隔矣○二章兄弟既集或陳之筵以坐或授
之几以依既肆筵於地又加席於筵既授之几又續
之侍御所以安其體供其使令者無弗備也○三章登
筵之後主人酌酒獻賓賓卒爵更酢主人主人卒飲
又洗爵酬賓賓受而不飲奠其斝焉其薦有多汁之

醓有肉醬之醢或以肉傅火而燔或以肝近火而炙
其美殽有胃屬之脾口肉之臄其樂或比琴瑟而歌
或徒擊鼓而咢也○四章燕必有射雕畫之弓既勁射
必四矢四矢之鍭既調四矢皆舍彼我均中則次序
衆賓以中多者爲賢而飲其不賢也○五章敦弓既句
而引滿四矢既挾而盡發皆如手樹侯中彼此巧力
相當則序次衆賓以不㥶侮者爲賢而飲不賢也○
六章射禮既畢卽席終燕主燕者本宗之曾孫也其酒
醴味厚而醹用長柄之大斗挹酒以酌兄弟中之黃
耇於是語於是道古而求其教誨也○七章黃髮耇背

老背有鮐文年高而德卲告曾孫以善道引導輔翼使曾孫壽考吉祥助之以大福也○敦團聚也行路也葦蘆也方齊也體幹也泥泥新葉柔潤也肆陳也鋪襯曰筵藉之曰席筵迫地席加於筵上也几所以憑綴不絕也御侍也謂更僕也斝爵類奠置也醓醢汁也醢肉醬也脾肚屬臄口上肉也口下曰函歌比於琴瑟咢徒擊鼓也敦追通雕也天子之弓雕畫鍭矢之有鏃者鈞均通調也矢前有鏃重三分其矢一在前二在後乃均調也旣鈞兩人皆中也賢勝也句與彀通引滿也兩物夾一曰挾矢上弦夾於大二指

間謂之挾禮每射四矢措三矢於帶間挾一矢以發又挾至四矢皆挾則盡發矣如樹如以手植侯中言巧也不侮謂不倨傲也曾孫宗子之稱成王也醹厚也大斗大杓也柄長三尺所以挹酒祈求教也燕禮於旅酬時乃相語樂記云於是語於是道古求教誨於老人也台作駘莊子有哀駘駝老人痀僂之狀或曰背有紋如鮐魚也

行葦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按鄭箋作八章章四句朱傳作四章章八句今從毛

旣醉以酒旣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叶北○旣醉以酒爾殽旣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叶芒○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叔公尸嘉告叶谷○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叶俄○威儀孔時叶始君子有孝子叶戈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壼捆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叶引○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賚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古序曰旣醉太平也毛公曰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朱子改爲父兄答行葦非也成王之世周道基隆朝野安寧祭祀以時燕饗以禮君臣相悅臣子願君昭明其德景福萬年室家咸宜胤祚永昌所

以爲太平祝頌而寓箴規也然詩實因祭祀燕飲作而序不及何也正大雅與正小雅異正小雅記先王善政正大雅表先王君德故小雅序事大雅序義詩言醉飽卽燕飲言尸告卽祭祀故序不復贅但約其義而毛公以明良相悅濟濟多士釋太平之義亦不及祭祀徵福者詩志不主祭祀也朱子謂爲孟子斷章所誤過矣蓋忠厚莫先於親親故有行葦太平莫樂於燕飲故有旣醉守成莫重於宗廟故有鳧鷖序各有攸當也○一章君子燕飲旣醉我以酒其恩誼篤厚又飽我以德朝廷濟穆天下和平今固有景福矣

願君子萬年助爾先大之福如一日焉○二章既醉以酒爾殽既進天下無事君臣和樂非脩德莫享此願君子萬年介爾昭明之德以永此福也○三章君子德之昭明必進于有融欲淨理還勿遺瑕纇可也高明必期于善終日新不已勿或昏怠可也冲人嗣服清明未染所謂善終者己有其始祖考居歆公尸以吉祥告令終可知矣○四章告以吉祥維何君子奉祭籩豆之物清淨嘉美王之臣隣爲朋友者助攝祀事皆有嚴恪之威儀是君臣同德也○五章朋友威儀既甚宜君子又有仁孝之子助獻孝子匱君子之誠意不

竭父子君臣同心感格故永錫爾以衆善之類也○六章錫類維何室家宮壼之中和氣孕毓之地君子萬年永錫爾福祿與子孫祚胤兩全也○七章其胤維何有子孫無福祿其胤不全錫爾以胤必被爾以福祿使君子萬年大命於子孫僕屬是錫爾以胤之類也○八章命僕維何有福祿無子孫其祚不全錫爾以祚必先予爾以女之若士者使孫子隨之是錫爾以祚之類也如是則太平之福萬年令終矣○介助也景光大也昭明明德也融明無雜也高朗猶高明也俶始也公尸尸之尊稱嘉告以吉祥告飭嘏辭也靜嘉清潔而美也朋友指賓客助祭者攝助也孝子君嗣也禮特牲饋食獻尸畢將旅酬主人嗣子入舉奠是也不匱不窮也類善也壼與閫通宮中之巷也祚福也胤子孫也僕附屬也釐予也女士女賢如士者從隨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扶鷖衣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叶梭公尸來燕來宜叶俄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叶戈公尸燕飲福祿來為叶訛○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

來下叶虎○鳧鷖在潨叶叢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叶工公尸燕飲福祿來崇○鳧鷖在亹叶門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叶勤

古序曰鳧鷖守成也毛公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朱子改爲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非也祭而賓尸常禮詩既言燕尸矣故序不復贊但表其守成以志周道之盛王者所承事莫大於神祇祖考天下有道九廟安妥百神效靈公尸醉飽則孝子之守成可知矣鳧鷖性謹愿江湖沐浴有安樂之象鳧鷖之言負扆在涇之言在京以九守

戍鳧善沒鷖善浮有變化出沒之象以比鬼神天曰
神地曰祇公尸者神祇祖考之所依公尸安即神祇
祖考安神祇祖考安即持盈守成之效矣內外非一
祭祭非一尸首章鳧鷖在涇動而浮象天神之尸也
天主氣故曰清曰馨天生故曰成二章在沙靜而宿
象地祇之尸也地主形故曰多曰嘉地作故曰爲三
章在渚渚小丘象山川社稷之尸也主蓄儲故曰湑
脯禮卑天地故曰下四章在潨衆也象羣主九廟之
尸也故曰宗烝嘗備禮故不言酒殽上祀禮尊故曰
崇五章在亹門也凡繹皆于門每歲春夏門尸有專

祭是五祀之尸也小祀尚飲食故曰欣曰芬禮尤卑
故曰後不言福祿天子之福祿非戶竈門行所得司
也無艱而已歷舉公尸見百神懷柔序所以謂之神
祇祖考安樂此也鄭說彷彿而未盡朱傳則憒憒耳
矣○一章鳧鷖在涇浮而動者陽之靈公尸率神而從
天猶此也今者來燕不旣安寧乎爾酒清殽馨與公
尸燕飲神其以福祿來成就爾矣○二章鳧鷖在沙沈
而靜者陰之靈公尸居地而從地猶此也今者來燕
不旣得宜乎爾酒多殽嘉以與公尸燕飲其以福祿
助爾矣○三章鳧鷖在渚飲啄得所山川諸材社稷養
民公尸象之猶此也今者來燕不亦安處乎爾酒旣
湑爾殽旣脯以與公尸燕飲則福祿下積國家受賜
矣○四章鳧鷖在衆水之會則羣集矣九世之廟公尸
聚而來燕其禮不旣尊乎向者薦獻旣燕于宗廟而
降福今繹行燕飲福祿之來益增崇矣○五章鳧鷖在
兩岸之門得所止矣五祀有門戶之祭而繹行於門
外亦猶是也公尸來止熏熏和樂旨酒欣美燔炙芬
香公尸燕飲百神咸悅永無後艱矣○鳧野鴨鷖鷗
也一名水鴞涇水名公尸尸之尊稱來燕來作賓于
廟門外也爾皆指王宜安也湑泲酒去糟也潨衆水

會也來宗尊也于宗廟也燕于宗祭受薦獻也亹門
通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嘉樂洛君子叶則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叶鐵因保
右命叶明之自天申之○干祿百福叶必子孫千億穆穆皇
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
秩無怨無惡去聲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
之紀燕及朋友叶以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懈于位叶泣
民之攸塈戲

序曰假樂嘉成王也○朱子改爲公尸答鳧鷖非

也詩本美成王而序不言美者美刺詩之變也至德無稱故正風雅無美刺序言嘉取篇首嘉樂以括全詩之義猶漢廣言德廣蕩蕩上帝言天下蕩蕩斷章取義也○一章嘉哉可樂之君子有顯顯昭明之美德能宜在下之民而百姓安宜在位之人而百官悅以是受福祿于天保安之右助之錫命之反覆重申之無已也○二章君子有令德以干天祿而得百福子孫之多至于千億莫不穆穆然敬皇皇然美宜其爲君宜其爲王不愆過不遺忘以率由祖考之舊法是君子令德宜子孫也○三章君子之威儀抑抑然愼密德音秩秩然有常能無私怨無作惡虛心以率從羣賢故受福無疆爲四方所繫屬也○四章總攬百度綱焉而政無不張紀焉而事無不理明主勵精于上故寮宷無事臣隣從容外而百辟內而卿士欣逢盛世媚愛明主陳力効忠不敢懈惰民亦賴以休息矣○假升也通作嘉尚也美辭禮記中庸篇引此詩作嘉樂是也穆穆敬也皇皇美也宜君支庶也宜王嫡嗣也率由羣匹信從善類也燕安也塈與墍通息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此詩或分六章章四句因舊解穆穆皇皇抑抑秩秩等語或作子孫或作成王不類故疑分章之誤謂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兩對語似皆指成王今按宜君明是子孫之爲支庶者不愆忘率舊章正見子孫事仍舊四章爲是朱註併威儀抑抑二章俱作稱願嫡嗣解則牽强矣

毛詩原解卷二十七終

毛詩原解卷二十八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亦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槖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叶杭○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叶灘陟則在巘叶偃言復降在原何以舟叶招之維玉及瑤鞞丙琫叶上聲容刀○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叶姜京師之野叶汝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叶上聲俾筵俾几既登乃依叶以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嗣之飲叶印之君之宗叶漕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

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叶丹蟬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篤公劉于豳斯館貫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段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叶以夾其皇澗遡素其過戈澗止旅迺密芮叶去聲鞫之即

古序曰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毛公曰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周自后稷當唐虞時受封于邰至夏中衰棄稷不務后稷之孫不窋拙失其世官竄於西戎不窋之孫公劉復脩世業始營豳居是周之始造也召公歌其事示嗣王使勿忘先業猶周公之詠七月也○一章立國之道淳固則可久恌薄則易壞篤實哉我祖公劉之爲君當草昧之初匪敢居處匪敢安康乃場疆以治其田迺積倉以儲其粟乃裹其乾餱米糧于小槖大囊思安輯其民光顯其國乃張弓矢干盾戈戟戚斧揚鉞始自邰啓行遷于豳焉○二章篤實哉公劉往相此豳之原從者蕃庶皆情順喜遷布散宣居無有不樂而永嘆者既陟山頂之巘以望形勢復下廣平之原以察邑居身所舟帶何物維玉與瑤佩刀有鞞鞞上飾琫而刀有威武之容也○三章篤實哉公劉將營度邑居往彼百泉察衆水所聚以瞻廣原升南山之岡以觀

高丘之京即此京丘衆聚之野作民居以處其處作客舍以廬其旅將施教令而言其言將議政事而語其語也○四章篤實哉公劉宮室既成乃于京師依然安居羣臣蹌蹌濟濟使肆之筵使設之几既登其筵乃依其几乃造牧羣執豕于牢殺用特牲從其儉也酌用匏器尚其質也食之以饌飲之以酒異姓則爲之君同姓則爲之宗情洽而分辨也○五章篤實哉公劉營遷既畢則壤定賦是時豳地既廣且長乃揆日影以辨東西南北升高岡以相陰陽向背觀流泉以察水利灌漑使民家出一人以供征役足大國三軍

之數量度下隰與高原之田多寡肥瘠什一而徹又度梁山以西夕陽之地廣之幽居信乎其荒大矣○篤實哉公劉國邑既成新附者多乃于豳作館以居之使人涉渭爲橫渡之舟以通往來取石爲礪取鐵爲鍛以供營造既定其止居之基乃疆理其新授之田相續而來者愈多愈有或夾皇澗兩岸或遡過澗上流止居之衆日密至有就芮水之外而居者矣○篤厚也馬不進曰篤勞頓遲重之意場田膛也小曰橐大曰囊戚斧也揚鉞也方始也啓行開道也軍前曰啓于胥往相也斯原指豳地也廣平曰原宣徧

也永嘆長嘆也巘山頂也舟帶也瑤美玉也鞞鞛同刀鞘也琫鞘上飾容刀武容之刀禮曰戎容暨暨或曰飾也或曰藏也百泉衆流也溥原廣原京高丘也師衆也處居民也廬寄居也旅賓旅也言教令也語謀議也依安也造適也曹羣也牢養豕處饗以大牢而用豕新國殺禮也宗尊也景考日景也曠野之地視日景乃知方向也岡登山岡也陰陽地寒煖也三三軍也單盡也每家出一人家家盡出賦役均也猶周頌言單厥心禮郊特牲言社事單出里大傳言戚單于下祭義言歲既單皆盡也隰下濕也山之西曰夕陽豳在梁山西荒大也館客舍也亂舟之絕流橫渡者禹貢曰亂于河是也厲砥石也鍛治鐵也止基止居之基理授田也皇過二澗名旅客也新遷曰旅芮水名禹貢作汭水內曰汭水外曰鞫即就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泂(迥)酌彼行潦(老 叶呂)挹(揖)彼注茲(叶紫)可以餴(分)饎(熾 叶駝)豈弟君子(叶與)民之父母(叶米)○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雷)豈弟君子民之攸歸(叶葵)○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叶既)豈弟君子民之攸塈(戲)

古序曰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毛公曰言皇天親有

德饗有道也○朱子謂序語意疏非也朱以泂酌三句爲無義之興而毛以爲黍稷非馨之比蓋餴饎濯漑祭祀之事孟子云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可以事上帝況有道德如豈弟君子者乎故以行潦比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謂明德惟馨也○(一章)道間之積水非甚明潔也遠取而酌之彼器以待澄清然後挹取而注之此器亦可灌沃餴米爲酒食以供神明人能洒濯自新則精誠可格天而況豈弟樂易之君子實爲民父母明德之薦不馨于黍稷乎○(二章)遠酌行潦挹彼注此猶可濯祭器之罍況豈弟君子爲人心所歸

不可以格鬼神乎○章三遠酌行潦挹彼注茲猶可濯漑而況豈弟君子民所安息不可以孚祖考乎○泂遠也行潦道傍積水也餴米蒸一熟也饎酒食也罍祭器也漑洗也

泂酌三章章五句

有卷拳者阿飄風自南叶休豈弟君子來游來歌叶與阿以矢其音○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因矣○爾土宇昄板章亦孔之厚叶虎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假爾常矣○有

馮叶平有翼叶亦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顒顒叶容卬卬叶昂如圭如璋令聞叶問令望叶亡豈弟君子四方爲綱○鳳凰于飛翽翽叶韋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叶史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叶汀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叶昭陽菶菶叶上萋萋雝雝喈喈叶雌○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叶駝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古序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毛公曰言求賢用吉士也○朱子改爲召康公從成王遊于卷阿因王歌而和之非也毛云求賢者擇相也用吉士者審庶官也人主擇相相擇庶官則羣賢輔而天下治召公教王求豈弟君子以用吉士媚天子而愛庶民猶秦誓之求休休一个臣也德莫大于豈弟指周公之爲冢宰以流言避位而成王疑忌師保召公不懌故作此詩諷王末章及車馬欲王迎周公復相位以安庶官耳及公歸亦作君奭師保同心吐握下士周道以隆所謂豈弟君子俾爾彌性者此也朱傳以君子爲成王誤矣南風卷阿比人主温恭好賢稽下曰阿鄭以爲山阿而朱子因謂王與召公遊卷阿之上尤誤矣

考工記云四阿重屋士昏禮亦云當阿東南桼有阿房亦謂深宮曲房也後世詩有熏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之句即用卷阿飄風南來之意○一章有卷然曲之檐阿則迴旋之飄風自南來堂高檐曲故熏風迴旋以入人主屈已虛懷則善言樂告亦猶此大賢負易簡之德豈弟之君子也庶其觀光而來游乎喜起而來歌乎君臣相悅意氣交暢有懷必吐以陳其德音矣○二章方今運際昇平伴奐哉爾之游閒也萬幾清宴優游哉爾之休息也必有豈弟之君子乃能薰陶輔養使爾彌其德性進脩罔懈繼續先公艱難之

業永有終矣○三章爾今土宇內夏外夷昄大章明無
虓虒之患何孔厚也必有豈弟之君子輔養君德使
爾彌益其德性永爲內外百神之主矣○四章爾承受
累世之命其來長矣無締造之勞福祿爾集亦既康
矣必得豈弟君子使爾彌久其德性則純全之福可
常享矣○五章賢材無盡有可憑以爲依者有可翼以
爲輔者有孝行者有迪德者以引爲先後以翼爲左
右有豈弟君子以端百揆則衆正向風四方自爲之
則矣○六章其容貌顒顒然莊嚴卬卬然高朗其德行
純粹如圭璋之貞潔聞之則有美聲望之則有善儀

如此者眞豈弟之君子也碩德重望不爲四方之綱
領乎○七章鳳凰文明之瑞翽翽然飛集于所止羣賢
猶鳳凰也馮翼孝德藹藹王多善士但得豈弟君子
伻休有容惟其所使皆媚愛乎天子矣○八章鳳凰于
飛翽翽其羽翔千仞而上亦傅于天矣羣材靈鳳也
藹藹王多善人但得豈弟君子惟其所命而媚愛庶
民矣○九章鳳凰之鳴不于卑陋必于高岡明顯之地
梧桐之生不于幽谷必于朝陽向明之方二物相須
也梧桐菶菶萋萋而茂盛則鳳凰雝雝喈喈而來鳴
賢才之擇主亦若此矣○十章今君子之車既衆且多

矣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矣有此車馬不用以徵聘錫
予不爲長物乎陳詩不多維以此事遂作歌耳非敢
自以爲來游之歌也○卷曲也曲阿猶言曲榭迴廊
也飄風回風也自南和氣也君子指大賢矣陳也伴
奐安舒也彌增益也性德性似嗣也先公指太王以
上王業所自起也酋終也久也昄大也章明也茀祿
即福祿馮憑通顒顒莊敬貌卬卬高朗貌翽翽羽聲
藹藹衆盛貌梧桐一木山東曰朝陽菶菶萋萋茂盛
貌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按自此以上

十八篇文武成三王之詩古序次第井然義理明切
有何牽强附會而朱傳一切改作誠所未諭
民亦勞止汔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
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叶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
以謹惛怓奴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叶無縱詭
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愼威儀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器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異無縱
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叶戎雖小子而式

弘大叶帝○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叶圈式遏寇虐無俾正反叶煩王欲王女是用大諫叶平聲

古序曰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朱子改爲同列相戒非也古人戒君不敢直斥至呼藎臣僕夫豈可拘篇中稱爾戎小子便謂戒同列乎（一章）國以民爲本今民亦疲勞矣庶幾可小安乎京師四方根本愛此京師之民以安四方可也民之不安由于小人無縱詭詐隨順之輩使讒諂不行以防無良之人遏止寇虐之慘然不畏天命者則可柔撫遠方順習畿甸而

安定我王矣○（二章）民亦勞止汔可小休乎愛此中國以爲民聚勿縱容詭隨以防其讙譁用遏寇虐無使民憂庶不毀爾前功爲王治平之美矣○（三章）民亦勞止庶可止息乎惠此京師使四國即安無縱詭隨以防其不測式遏寇虐無使爲隱慝能敬慎威儀親近有德則邪慝自遠矣○（四章）民亦勞止庶少愒息乎惠此中國使民憂患泄除無縱詭隨以防醜惡之輩式遏寇虐無使正道敗壞汝雖小子關係弘大不可不謹也○（五章）民亦勞止庶可小安惠此中國使無殘傷無縱詭隨以防固結之姦式遏寇虐無使正道反常

王欲愛汝是用大諫正于汝也○汔庶幾也中國京師也詭隨詭詐順隨也寇虐賊害也憯慘通殘忍也明明命也柔安也能習也遠則柔以安之近則能以習之逑聚也猶好逑之逑惛怓猶讙譁亂聽也罔極不測也愒息也泄去也正敗正道敗壞也戎汝也繾綣小人固結也正反正道反覆也王女寶愛汝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叶亶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叶簡○天之方難叶念無然憲憲叶獻天之方蹶叶貴無然泄泄叶異辭之輯矣民之洽叶合

矣辭之懌矣民之莫叶陌矣○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叶梟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叶平聲先民有言詢于芻叶初蕘叶饒○天之方虐無然謔謔叶學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叶覺匪我言耄叶帽末爾用憂謔多將熇熇叶霍不可救藥○天之方懠叶躋無爲夸毗叶皮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叶希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天之牖叶酉民如壎叶萱如篪叶池如璋如圭如取如攜叶奚攜無曰益牖民孔易叶亦民之多辟無自立辟○价人維藩叶凡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叶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叶會無獨斯畏○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

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叶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
游衍叶
古序曰板凡伯刺厲王也○朱子據詩中稱爾我改
爲同列相戒之辭非也說見民勞○一章上帝板板然
無所變通令下民盡病矣其出令不合理其謀政不
久遠謂天下無復有聖人管管然小有所見而自用
假爲忠信而不實之于亶汝謀慮未遠是用大諫於
汝也○二章天方艱難無若是憲憲然喜而不懼也天
方動蹶無若是泄泄然放而不收也王者出令遠近
承式爾惟辭之輯而不乖乎天理則脗合羣心而民

洽矣辭之懌而不傷于暴戾則不拂衆志而民安矣
○三章我與爾職雖各異然同爲王臣我就爾忠言相
謀爾聽我囂囂不受汝雖不受而我言終可佩服勿
以爲笑也先民有云問于芻蕘況寮友乎○四章天方
爲虐將有喪亡之禍汝無謔謔然戲侮老夫灌灌然
效其誠款小子蹻蹻然恃其驕慢豈我昏耄妄言實
爾以憂爲戲且惡盈禍烈如火熇熇將無可救之藥
矣○五章天方威怒爾無爲夸張以自奬訑勿爲護毗
以求親媚勿使威儀顚倒迷亂勿使善人如尸不得
有爲民方愁苦呻吟莫敢揆度其故喪亂無所資生

曾無有惠愛我衆民者矣○六章民之戴君如天天生
民與以良知猶壎塞開牖明來暗去以人因天如吹
壎而篪和必協也如璋比而成圭必合也如物在而
取如取物而攜必得也其攜也非曰本無而益之因
其固有耳牖民不甚易乎今民多邪辟豈無良心惟
上無以牖之爾愼無自立邪辟導之可也○七章國以
善人爲藩籬衆民爲垣墻大邦爲屛蔽巨室爲翰榦
君脩德懷之則無不安寧同姓宗族之子爲城守有
德則同姓相輔無德則親戚離叛愼勿使親戚叛而
城壞獨居斯可畏矣○八章人主雖尊莫尊于天敬天

之怒無敢戲豫躭槃也敬天之變無敢馳驅慢遊也
昊天甚明凡爾出往天無不俱昊天甚旦凡爾游行
天無不俱或善或惡焉能逃之○上帝指王也板板
剛愎自用之貌卒癉盡病也話號令也不然不是也
靡聖非聖也管管見小自用貌亶信也不實亶假爲
信也憲憲猶欣欣蹶動也泄泄舒散也辭命令也輯
和也洽合也懌悅也莫定也僚同官也服行也芻牧
草也蕘樵草也灌灌猶款款也蹻蹻驕貌熇熇火盛
貌懠怒也夸張大也毗親附也尸不動作也殿屎呻
吟也葵揆通度也蔑無也資生計也師衆民也牖啓

戶所以通明壎箎解見小雅何人斯之篇辟邪僻也价人善人也或曰大也大德之人也大宗强族也宗子同姓也王與往通渝變也旦明也衍泛游也

板八章章八句

毛詩原解卷二十八終

毛詩原解卷二十九

蕩之什

自此至終凡十一篇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必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僻天生烝民其命匪諶忱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叶眞〇文王曰咨咨女汝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抔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叶非天降慆叨德女興是力〇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詛侯祝靡届靡究〇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庖烋孝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培無卿〇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免爾以酒叶泚不義從式叶知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叶致式號式呼叶護俾晝作夜叶過〇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調如螗如沸如羹叶岡小大近喪叶糸人尚乎由行叶杭內奰避于中國覃及鬼方〇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叶受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平聲大命以傾〇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偈枝葉未有害叶紇本實先撥叶泊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叶涉

古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毛公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〇按此詩刺周

室蕩敗故古序斷取篇首蕩字爲目而毛公釋其義云天下蕩蕩者猶漢廣之云德廣所及也德廣與漢廣不相蒙天下蕩蕩與蕩蕩上帝不相蒙皆說詩斷章取義之法朱子非之拘也○一章蕩蕩廣大之上帝下民之君也今上帝疾甚其威降于下者多邪僻之命非天命果僻人自陷溺之耳蓋天生衆民其命不可信降生之初本無不善而人暴棄鮮能善終命若何可信乎○二章昔我文王嘗嘆殷商曰嗟哉汝殷商之君曾是彊梁禦善之人曾是掊擊克伐之人曾是使之居位曾是使之服事乎此皆天降慆慢之德汝

自興起而力用之也○三章文王曰嗟嗟汝殷商汝爲人君當秉持善道可也彼彊禦多怨之人爲無根之言以應對是寇盜攘竊用以居內衆怨叢生詛呪交作無有屆極窮究矣○四章文王曰嗟嗟汝殷商汝炰烋然矜氣勢以陵暴中國聚民之怨以爲己德是非顚倒不明由爾背後旁側無賢人也爾德不明由爾無陪貳大臣無賢六卿也○五章文王曰嗟嗟汝殷商天不沈湎爾以酒使爾不義從法爾自喪其容止無明無晦叫號讙呼以白晝爲長夜昏淫甚矣○六章文王曰嗟嗟汝殷商百度荒亂上下昏潰誤如蜩螗湯如沸羹大小臣民死喪將至尚由此而行不肯改步內奰怒于中國延及鬼方之遠無人不怨者矣○七章文王曰嗟嗟汝殷商非天時不善乃汝不用舊耳今縱無舊人尚有舊法汝惟不聽所以大命傾覆也○八章文王曰嗟嗟汝殷商人亦有言大樹忽然顚沛揭露根本其枝葉未有損傷惟根本先絕所以顚沛君身本也天下枝葉也君先自壞然後天下從之昔者夏桀之亡以此殷商之鑒近在夏世今日之鑒即在殷商之世矣○辟君也多辟多邪僻也烝民衆民也諶信也咨嗟也殷商指紂也曾嘗也彊禦彊梁禁禦

也掊掊通捧擊也克勝也指酷吏輩或云掊裒通聚斂也慆慢也興進用也而秉義類爾執善道也寇攘竊奪也式用也式內居中用事也侯維也作詛通盟詛也祝呪通怨罵也屆極也究窮也炰烋然怒氣也背側前後左右也陪貳也天子之陪貳三公也湎醉變色也從式從用也止容止也蜩蟬也螗蝘蜩螗沸羹沸亂意奰張目怒貌鬼方遠夷也典刑常法也顚倒也沛仆通怨顚之貌揭根見也撥絕也

蕩八章章八句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

戢維疾叶祭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
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叶格敬慎威
儀維民之則○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叶眞顚覆厥德荒
湛于酒叶酣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拱
明刑叶衡○肆皇天弗尚叶常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興
夜寐洒埽庭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叶邦用戒
戎作用逷蠻方○質爾人民叶茂謹爾侯度用戒不虞叶脂
慎爾出話叶和敬爾威儀叶俄無不柔嘉叶戈白圭之玷點尚
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叶訛也○無易由言無曰苟叶舉
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叶始矣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叶褒惠

于朋友叶以庶民小子叶涕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爾
友君子輯柔爾顏叶言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
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叶各思不可度叶折思矧可
射叶碩思○辟必爾為德俾臧俾嘉叶戈淑慎爾止不愆于
儀叶俄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
角實虹小子○荏飪染柔木言緡民之絲溫溫恭人維
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
我僭叶侵民各有心○於烏乎呼小子未知臧否鄙匪手
攜叶奚之言示之事上聲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
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叶暮成○昊天孔昭叶灼我

生靡樂叶鬧視爾夢夢我心慘慘叶造誨爾諄諄聽我藐藐
叶貌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叶要借曰未知亦聿既耄冒○於
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
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古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毛公曰亦以自警也○朱
子改為武公自警而作非也詩中侯度小子等語皆
自責以告王昔商紂荒于酒微子曰我沈酗于酒孝
子諭親必先自責忠臣誨君引為己過詩言溫厚故
導君惟以自警幽王距厲王所百年矣武公為幽王
卿士追惟往事以明鑒戒故曰告爾舊止曰言示之

事曰取譬不遠蓋指流彘之事也國語云武公年九
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此詩作于晚年故曰亦聿既耄
或疑其在于今非追刺語夫追刺而言今猶敘他人
事而稱我云爾何害其為追言也○一章抑抑然慎密
之威儀乃心德之廉隅外之廉隅齊整則其內方正
可知豈有外貌邪慢而內存貞德者人亦有言君子
容貌若愚未有哲人不愚者此言不可訓也夫田野
庶民不學而麤鄙若愚氣質之偏為疾宜也學士大
夫脩身為本亦麤鄙無異庶民則乖其常矣○二章天
下莫彊于人不可以威服維有德則四方訓而從之

蓋德人所同有明白坦直覺然共由四國自順之矣
政令者國之經訏大其謨勿見小利堅定其命無事
紛更遠其謀猶務圖久安辰其告戒務中時宜至于
威儀脩身之本敬而愼之則表極端而民以爲則矣
○三章其在于今尚迷亂于政國不治矣顛覆其德身
不脩矣惟荒湛于酒而已女雖湛樂是從獨不念所
承繼者先人之緒乎不肯廣求先王之道拱奉其明
法也○四章故今皇天弗好尚汝所爲如彼下流之泉
早隄防之無使淪沒相率以亡可也爲今之計當早
起夜臥洒埽宮庭之內凡朝家之事孜孜不懈以爲

民表又脩爾車馬與弓矢戎兵戒備戎作以逷蠻方
遠慮豫防庶免淪亡耳○五章質爾之臣與爾之民勿
習浮靡謹爾諸侯所守之度勿壞王章如是則可以
備不虞之變愼爾出言敬爾威儀必求和柔嘉美白
王爲圭有缺尚可磨鑢言語一缺不可復補焉得不
謹也○六章無輕易自由其言無曰苟且言之耳無人
爲我執持其舌者豈可任意使之逝而不追乎未有
言出人不讐怨未有施德人不厚報者苟能有德有
言惠順于羣臣朋友及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繼述
而民承聽矣○七章視爾羣居友君子和柔爾顏色相

接心猶自儆曰其未遠于愆乎及視爾在室未見君
子亦有此心否室有屋漏尚不愧屋漏可也勿曰此
不顯之地人莫予見天下或有人不見之地無有鬼
神不體之處鬼神無形其來不測雖敬猶恐其至也
況可厭怠不敬乎○八章天下法爾以爲德爾當使之
臧善使之嘉美善愼爾之容止不愆于威儀不僭差
不賊害則鮮有不爲人法者如人贈我以桃必報以
李自然之應若身不善而責民善猶童羊而責以角
惑亂小子耳有是理乎○九章荏染和柔之木乃可以
緍絲爲弦而成弓如溫溫謙恭之人乃能虛已受善

而立德何也哲人告以話言則順其德而行彼愚人
反謂我言不信智愚相越之遠如此溫恭所以爲德
之基也○十章於乎小子涉世尚淺未知好醜非但手
攜汝也且示爾往日已驗之事非但面命爾也且提
其耳而丁寧之借曰未有知識亦既年長抱子爲人
父矣惟其志氣盈滿不肯受善所以無成儻人不自
盈滿豈有早知又晚成者乎○十一章天道甚明人生何
樂視爾夢夢不悟我心慘慘自憂誨爾諄諄至詳聽
我藐藐無有不以爲教而反以爲害借曰爾未有知
年亦逖已耄矣○十二章於乎小子告爾既往前事之失

後事之師聽用我謀庶免大悔天方艱難將喪厥國
取譬不遠昔者之事天道禍淫不差忒也邪僻其德
使民至于大急自取之耳○隅棱角也覺明直也訏
大也辰時也興迷亂尚昏亂也敷求廣求也共拱同
執也明刑明法也肆遂也弗尚厭棄也章表也遏遠
也質淳朴也人民臣民也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由
言任意言也苟聊且也朕我也捫持也逝猶放也讋
恐也惠順也庶民小子猶言國人子弟也輯柔和柔
也不遐猶近也庶幾之意屋漏室西北隅通明處也
辟法也無角曰童既云童又云角潰亂之語虹者不

正之氣須臾散滅故潰亂曰虹也舊往事也取譬不
遠指厲王流彘之事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叶與柔瘼此下民不殄心
憂叶與劉倉兄怳通怳塡顛兮倬彼昊天叶汀寧不我矜○四
牡騤騤葵旟旐有翩叶秉亂生不夷叶與葵靡國不泯民靡
有黎叶與夷具禍以燼叶井於乎有哀叶衣國步斯頻叶品○國
步蔑資天不我將叶奬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
心無競叶講誰生厲階叶雞至今爲梗叶岡上聲○憂心慇慇念
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亶怒叶呂自西徂東叶丁靡所定
處多我覯痻民孔棘我圉語○爲謀爲毖叶必亂況斯削
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叶有逝不以濯其何能淑
叶攝載胥及溺叶暑○如彼遡素風叶分亦孔之僾愛民有肅
心荓平云不逮好去聲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
維好上聲○天降喪亂叶勒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
哀恫中國叶菜具贅卒荒靡有旅力叶列以念穹蒼○維此
惠君民人所瞻叶張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
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甡甡莘其鹿朋
友己譖叶使不胥以穀人亦有言叶千進退維谷○維此聖
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叶己○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
亂寧爲荼毒○大風有隧歲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
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叶旭○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
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嗟爾朋友予
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去聲女反予來
赫○民之罔極職涼善背叶北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
回遹職競用力○民之未戾叶列職盜爲寇叶利涼曰不
可叶平聲覆背善詈叶利雖曰匪予叶巡既作爾歌叶與可
古序曰桑柔芮伯刺厲王也○一章菀然茂盛之桑始
生葉柔其蔭徧可以休息惟捋採殘劉病此下民

不得受此矣王政殘虐天下彫敝何以異此是以心憂不絶倉卒怳惚而顛危倬然大明之昊天寧不我哀矜乎○二章方今征役煩興四牡騤騤不息旟旐翩翩飛揚亂日生而不平無國不滅無有黎民不遭禍為灰燼者矣於乎惟有哀傷耳國運頻促何能久乎○三章國運無依天不我助欲止無所向欲行無所往世路梗塞如此君子存心自無有爭不知誰生禍階至今為梗塞乎○四章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昔昄章而今侵削矣我生不時逢天厚怒自西京至中原無有安居之所我之見病已多矣我之邊圉甚急矣○五章

王不用賢以兵戢亂是為謀為愼而亂反滋國反削也今告爾以可憂之事誨爾以當序之爵賢人已亂猶水止熱誰能執熱不以水濯乎王欲已亂不用賢人其何能善有相及于陷溺而已○六章王不用賢故賢不樂為用如彼逆風而行甚僾唈而不得舒民有欲進之心常恐以仕招禍曰吾願不及此矣甘心稼穡竭力民事以代祿食稼穡雖勞無禍今之寶也代食雖貧自得以為好也○七章天降喪亂滅我所立之王降此蟊賊稼穡盡病哀恫哉中國俱危盡空無有衆人同心協力仰念穹蒼以回天變者也○八章維此

惠順理之君民人瞻仰內秉善心外宣嘉謀考擇其輔相維彼不順理之君以獨見為善自有肺腸而不逼衆志上驕下慢使民盡至于狂亂而已○九章視彼林中甡甡然為羣僚友相讒不以善道相與曾鹿之不如矣人亦有言進退如臨于谷今日之謂也○十章維此聖哲之人所見而言者照徹百里之外王不能用維彼愚暗之人反惑以為喜邪正之辨我非不能言也言則招禍如此畏忌何哉○十一章維此善人王不求訪不迪行維彼殘忍之人顧念重復用舍顛倒民心不服所以喜其亂亡而安為荼毒也○十二章狂

風之來必有隧道多出于空虛之谷君不信仁賢小人乘虛而入亦猶此也維善人作法于善本無可指彼不順之人欲攻善人必以隱慝蓋其立朝大節皎然明白惟汚以曖昧之事使君子無由自明是則小人所以空虛人國家者矣○十三章大風之行有道貪人敗壞善類猶風也欲人聽從己言則以辭色接對若人指陳時事誦說則瞽然不顧如醉者矣既不信善人又欲人附己是彼悖亂而復使我為悖亂也貪人之行其道如此○十四章嗟爾朋友予豈無見而為此言如彼飛鳥仰天而射時亦見獲吾言豈無一中乎

本欲微婉勸諭惟恐顯揚汝惡而汝反無顧忌加赫怒于我也○十五章民之禍亂不測者專由小人陽爲直諒而巧于欺背爲民不利之事如恐不勝故令民爲邪僻專爭不遺餘力徂詐相尚激成禍亂所以罔極也○十六章民之未定專由盜臣爲寇害耳其佯爲信也亦曰惡不可爲及其反背也工爲詈罵變詐如此雖自文曰匪予然我已作爾歌矣情狀暴露烏得而揜之○旬偏也捋采取棄也劉留殘也棄希疎之貌詳見王風丘中有麻瘼病也倉倉卒兄怳同昏也塡顚逼危也夷平也泯滅也黎黔首也靡有黎言

彫耗也頻促也蔑貲無依也將扶也疑疑立也立不正向曰疑鄉飲酒禮賓疑立西階上是也徂往也無競無爭也梗塞也僤怒厚怒也覯痻見病也棘急也圉邊也毖慎也況滋也序爵論官也遡向也僾氣悶不得息也肅進也猶主人肅客入之肅荓抨通使也卽莫予荓蜂之荓云自言也不逮猶云免我也卒瘁盡病也贅綴通危意也荒空虛也旅力衆力也穹蒼天形穹窿色蒼然也惠順也猶謀也考察也愼審也相輔也甡甡衆多並行也朋友羣臣也已以通胥相也穀善也谷窮也遏坑谷則窮也瞻言有見而盲也

百里遠也胡何也迪行也貪亂利于爲亂也荼苦也蟊蟹蟲也大風狂風也隧道也式法也穀善也征攻逐也中垢隱惡也謂誣以曖昧不明之事敗類害善類也聽言欲人聽已之言對答也誦言人述事之言如醉不聽之狀悖背理也蟲動物之總名飛蟲羽蟲也烏屬弋以絲繫矢射也陰覆蓋也赫盛怒也罔極禍亂不測也職專主也涼諒通信也善背猶言易反覆所謂不實于亶也不利害民也競爭也用力不遺餘力言無所不至也戾定也善詈工爲毀罵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叶汀王曰於烏乎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旣卒寧莫我聽叶平聲○旱旣大泰甚蘊隆蟲蟲不殄禋因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意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叶濃耗斁妒下土寧丁我躬○旱旣大甚則不可推叶平聲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叶危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旣大甚則不可沮祖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叶古羣公先正則不我助叶楚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叶語○旱旣大甚滌滌笛山川叶春旱魃跋爲虐如惔談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

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叶豚)○旱既大甚
黽勉畏去胡寧瘨(顛)我以旱憯(慘)不知其故祈年孔夙
方社不莫(暮)昊天上帝則不我虞(叶娛)敬恭明神宜無悔
怒○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叶滓)趣(楚)
馬師氏膳夫左右(叶以)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仰)昊天
云如何里○瞻卬昊天有嘒(惠)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
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叶貞)瞻卬昊
天曷惠其寧

古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毛公曰宣王承厲王之
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

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朱子改
謂述王仰訴于天之辭非也蓋據王曰二字以為述
耳詩美刺多託言豈必夜半宮中王果仰天作此等
語乎○(一章)倬然大明之雲漢昭明回旋于天夜晴則
天河明此旱徵也吾王仰天嘆曰於乎今人何罪天
降喪亂饑饉重至也今我無神不祭犧牲不愛以玉
幣禮神圭璧且盡矣而何其不我聽邪○(二章)天久不
雨旱既大甚暑氣蘊積隆盛蟲蟲然熏蒸禱祀不絕
從郊至廟上天下地奠其品瘞其物無神不尊事矣
莫親于后稷降臨而力不能救莫尊于上帝能救而
不降臨與其耗敗下土寧災禍當我一人之身耳○
(三章)旱既大甚災由人致何可推諉兢兢業業如霆雷
作于上不勝危懼也周昔中衰餘民幾何今凶年死
亡一民無遺矣天將并我不遺何得不相畏乎祖宗
之業行自我而摧滅矣○(四章)旱既大甚不敢謂人力
無何沮止不救也赫赫炎炎無容身之所死亡將至
無所瞻仰惟昔有德之羣公與為官正者皆雩祀所
及也既不見助父母先祖情至相關何寧忍予乎○
(五章)旱既大甚滌滌如洗山無木川無水旱鬼為厲如
火惔焚我心畏暑憂如熏炙羣公先正視若罔聞耳

昊天上帝何不使我逃避而去別求賢者以安民也
○(六章)旱既大甚我欲遯去天怒民怨黽勉不敢何乃
病我以旱慘哉莫知其故祈年之祭則甚早矣方社
之祭亦不遲矣昊天上帝曾不虞度以我敬恭明神
亦可以無恨怒矣○(七章)旱既大甚臣鄰渙散無復綱
紀庶官之長鞫哉窮矣冢宰疚哉病矣掌馬政之趣
馬守王門之師氏掌飲食之膳夫與近侍之左右無
一人不周徧祈救無力不竭而不能止此災瞻仰昊
天使我何所俚賴乎○(八章)瞻仰昊天有嘒然之星方
未有雨徵也大夫君子昭格于天者無餘力矣天苟

不雨死亡將至爾無棄前功更求昭格可也此非爲予一人爲定衆正也民生不遂衆正不安瞻仰昊天何不惠我以安寧乎〇雲漢天河也水氣之精爲漢昭明也回轉也薦重也臻至也圭璧所以禮神也卒盡也蘊積也隆盛也蟲蟲熏也宮宗廟也上祭天也下祭地也瘞埋祭物于土也宗尊也克能也臨降臨也斁敗也丁當也推諉也兢兢懼也業業危也霆疾雷也孑獨也遺賸也摧滅也沮止也赫赫旱氣炎炎熱氣先正先世爲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禮仲夏則雩祀之滌滌山川山童川竭也魃旱鬼也惔熱中也

憚畏也黽勉忍耐意畏去不敢去也瘨病也祈年孟冬天子祈年于天宗孟春上辛郊祀上帝祈穀也方祭四方社祭后土虞度也友紀百官之政紀也鞫窮也毛氏曰凶年穀不登趣馬不秣師氏弛兵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周徧也謂人人祈禱賑救也里悝同聊賴也嘒明貌贏餘也戾定也庶正庶官卽大夫君子也寧安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毛詩原解卷二十九終

毛詩原解卷三十

崧松高維嶽駿極于天叶汀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叶仙四國于蕃四方于宣〇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試王命召伯叶剝定申伯之宅叶託登是南邦叶卜平聲世執其功〇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叶卜平聲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叶廳王命傅御遷其私人〇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麥王錫申伯四牡蹻蹻覺鉤膺濯濯〇王遣申伯路車乘馬叶母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叶剖往近王舅南土是保叶補〇申伯信邁王餞

于郿眉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止其粻張式遄傳其行叶杭〇申伯番番叶潘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叶灘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叶寒不顯申伯王之元舅叶已文武是憲叶軒〇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問于四國叶亦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叶剝

古序曰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毛公曰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〇朱子改爲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送之而作此事已詳篇中故序不復贅吉甫對揚于朝而國史錄之聖人存之以表親親崇賢

封建復古之治耳人臣立功紀勳著于小雅人主治定功成見于大雅詩至大雅作者之志愈遠而序者之義愈精故雲漢不爲救旱以明格天之德崧高不爲贈行以明親賢之禮烝民不爲贈山甫以表使能之功梁山不爲美韓侯以紀馭福之柄江漢以下皆可知也○一章明主中興天生賢輔非偶爾崧然高大維此四嶽高極于天山高者其神靈昔嘗降靈生甫侯今生申伯維此申伯與昔甫侯世掌四嶽入相天子爲周之幹四國有患于以蕃蔽四方德教于以宣布厥功懋矣豈人力哉○二章申伯亹亹然德行不倦

先世封申今王使之繼先業以元舅入相褒賞其功因謝邑近申加封爲牧伯使南國諸侯取法焉命司空召伯定其邑居成是南邦之功使申伯子孫世守之也○三章王命申伯爲法于南邦因謝民以作興爾蕃宣之功乃命召伯井牧其田稅以徹法乃命申伯傅相及治事之官遷申伯家屬前使就國也○四章申伯謝邑之功皆召伯所經營始作城郭以安其民又作寢廟藐藐深邃以妥其先靈謝功既成申伯將行王錫以四馬蹻蹻然強壯馬領下有金鉤當胸懸樊纓濯濯然鮮明也○五章王遣申伯賜路車四馬告之

曰我謀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以大圭作爾分封之寶舅氏往卽爾封南土善地當保守之也○六章申伯行邁信有期矣西由岐周受命于祖廟而王餞飲于郿申伯乃南望謝邑成行其將送何殷懃也王先命召伯徹其土疆因以所稅積其餘糧使舍館有資行李速達所以慰藉其行者又何周悉也○七章申伯番番然老成既入謝邑徒行者乘御者嘽嘽衆盛周南諸侯喜而相謂曰汝今有良翰矣豈不顯哉申伯以元舅之親出領州牧文德武功非諸侯所取法者乎○八章申伯之德柔順正直輔相王室揉服萬邦聲譽聞

于四國吉甫作歌其詩所言甚大其風動人極美以贈申伯明建國親侯中興之盛典也○崧高貌嶽嶽山東岱南衡西華北恆唐虞時有姜姓爲四嶽之官封于呂或曰卽伯夷也其苗裔在周爲齊許申甫故推本嶽神降生以美之亹亹勉強貌申本侯爵今加封爲侯伯也纘繼也繼四嶽之後也申國卽今南陽府謝在申東北百里卽今唐縣召伯召虎爲司空掌營國邑登成也成營建之功也作興也庸功也尊顯其功勳也傅相也古者諸侯皆有傅相御治事之官私家臣也遷自京師徙至謝也俶始作也寢廟後之

寢室也藐藐深邃也蹻蹻壯貌鉤馬頷下有金鉤以懸樊纓金輅之飾賜上公同姓者也申伯以元舅爲侯伯故得賜之膺馬當胸也樊纓九就懸當馬胸故曰膺濯濯鮮明也圭諸侯之封圭長短各以命數上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或云子男璧也介大也貴重之稱瑞玉曰寶近就也或云語辭與彼記之子之記通信邁果行也郿地名在鎬京西岐豐東非自鎬適申之路時王在岐命申伯于文祖廟故餞于郿也誠歸始成行也峙聚也遄速也番番猶皤皤髮白貌書泰誓云番番良士謂老成人也舊訓武勇按下

文以佗佗勇夫爲所不欲則番番非武勇也周邦周諸侯之國指申伯所領南國諸侯也戎汝也南邦之人自相謂也柔惠和順也揉馴擾也寬猛適中之意工歌曰誦碩大也所言皆王朝封建式百辟之事故曰大也肆猶極也贈送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按申伯以王元舅褒封晉錫可謂厚矣未幾以幽后見黜率犬戎殺幽王而滅宗周申爲戎首焉然則宣王之褒賞元舅與後世主寵任外戚移祚篡國者何以異乎故天子有道則萬國親無道則親戚叛易曰匪寇婚媾反覆手之間而已父子相繼宣興幽滅可不畏哉故國風存揚之水大雅錄崧高聖人有微意焉誦者見其美而忘其規況其辭而不逆其志烏可與言詩矣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夷)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格)于下(叶戶)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叶縛)○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必)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叶芒)之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懈)以事一人○人亦有言

柔則茹(汝)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鰥)寡(叶古)不畏彊禦(叶語)○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上聲)克舉之我儀圖(叶土)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叶楚)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叶結)四牡彭彭(叶邦)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叶雞)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叶從)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叶松)

古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毛公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朱子改謂宣王命仲山甫築城于齊尹吉甫作詩送之非也吉甫作詩備獻納非僚友私情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惟王建國文武之制也周衰諸
侯强僭繼世不由天子裂封啓土悉自已出厲王中
衰周人放之于彘是畿甸諸侯且不知有天子而況
齊遠在東隅境內區區之城郭必以上請豈非宣王
中興之烈足以震疊之與夫子删詩存烝民春秋之
義也故曰詩亡春秋作如朱說僚友相送非關獻納
何登于雅王朝命使往來餞送不少詩可勝錄乎○
一章天生烝民有形則有性性以範形不可踰越故人
秉常性則好美德所以爲萬物之靈也況天視有周
昭明降格于下保此中興之天子生仲山甫名世之

賢佐其爲物則秉彝不尤超于衆民乎○二章仲山甫
之德柔和嘉美咸中物則令儀令色外一柔嘉也小
心翼翼內一柔嘉也古訓是法學古有獲也威儀是
力動必以禮也天子是順明命使賦精忠殫上不辱
使命也儻所謂有物有則者非與○三章王命仲山甫
曰予以汝爲法于諸侯纘汝祖父舊職保護王躬王
朝有命汝出而布之既布納而復之以爲王之喉舌
四方有事汝其賦布政教于外使之爰起而應焉○
四章肅肅尊嚴之王命維仲山甫能奉行之邦國諸侯
有賢否維山甫能明辨之既能審理又能知幾處功

名之會勿亢悔以保其身又夙興夜寐無怠荒以奉
天子人臣之節無毫髮不盡矣○五章人亦有言柔則
呑而茹之剛則梗而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
不吐柔如矜寡亦不侮也剛如彊禦亦不畏也寬猛
相濟仁義并用德之全也○六章人亦有言德本固有
欲之斯至其輕如毛無難舉也而民有德者少我儀
度圖謀維仲山甫能舉之心誠愛之而思助之其備
道全美無容助也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能補之能補
不足又何不足待人補乎○七章令仲山甫以敷政之
職王命城齊出行祖祭四馬業業不息從行征夫捷

捷敏疾人懷不及之慮也四馬行而彭彭八鸞鳴而
鏘鏘此行無他齊國告遷王命仲山甫往城彼東方
耳○八章四牡騤騤不息八鸞喈喈和鳴仲山甫往齊
勿久于外式遄其歸可也吉甫作此工歌穆然如清
微之風仲山甫遠行多所懷思故陳天意王命盛德
大業以慰安其心耳○則法也物則如有耳目即有
聰明有五倫即有五常之類秉執也彝夷通常也懿
德美德也好悅也義理悅心也若順也出納既出而
復也發起應也若否猶言臧否明明于理哲察于幾
輶輕也儀度也圖謀也袞職君道也闕失也城東方

築城于齊也是時齊自薄姑徙于臨菑古諸侯之居
逼隘則王者爲遷定焉
烝民八章章八句○按詩稱山甫才德位望爲王保
躬補袞之臣不可一日去王所而城齊之役何足以
煩之亦異于采芑六月之命使矣詩言袞職有闕式
遄其歸寓諷規之意云爾
奕奕梁山(叶千)維禹甸之有倬其道(叶擣)韓侯受命王親命
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叶懈)虔共爾位(叶立)朕命
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必)○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
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雖)章簟

茀錯衡(叶杭)玄袞赤舄鉤膺鏤(漏)鍚(陽)鞹鞃淺幭(覓)鞗革
金厄○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甫)餞之清酒百壺其
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速)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
馬路車籩豆有且(疽)侯氏燕胥(須)○韓侯取(去聲)妻汾(焚)
王之甥蹶(貴)父(甫)之子(叶沸)韓侯迎(去聲)止于蹶之里百兩
彭彭(叶邦)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
顧之爛其盈門○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
如韓樂(叶閙)孔樂韓土川澤訏訏(叶許)魴鱮(敘上聲)甫甫麀鹿
噳噳(叶語)有熊有羆(悲)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叶豫)
○溥彼韓城燕(烟)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

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
籍獻其貔(皮)皮赤豹黃羆
古序曰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毛公曰能錫命諸侯
○按古者嗣君在喪稱子喪畢以士服見王王策命
錫車服歸始爲諸侯厲王中衰諸侯繼世不稟命宣
王中興韓侯初立來朝尹吉甫作此詩故序目曰韓
奕言命韓奕奕然也序不本其事者詩言入覲王命
纘考則繼世也言鞹鞃淺幭則喪畢也禮喪車鹿淺
幦華飾詩具故序不贅序者志也志美宣王中興能
錫命諸侯而朱子謂錫諸侯爲常事非也若使天子

常能命諸侯則幽厲不衰王跡不熄而春秋不作矣
如天子錫命諸侯爲常事則蓼蕭湛露彤弓不足誇
盛美矣又謂春秋戰國亦有行之者夫春秋戰國何
嘗知有天子哉平王命晉文侯惠王命齊桓公襄王
命晉文公顯王命秦孝公此四王者孱王非興王也
亂命非治命也有所要挾不得不命非力能制命也
如宣王之命韓侯能命亦能討能予亦能奪然後謂
之王有南征北伐平淮會洛之功然後有封申錫韓
之命治亂邪正何可相比乎然美中興而並及娶妻
何也王室又安邦國和平康侯晉錫歸國燕禮時舉

猶二南之桃夭芣苢太平之象可徵天子有道則諸侯秉禮親喪畢入覲歸而後議婚道揆法守秩然可觀與春秋諸侯在喪親迎者得失相違遠矣所以美之○一章奕奕然高大之梁山韓國之鎮昔禹所甸治也今王嗣禹功而中興梁山道路頓覺開展倬然大明矣韓侯由此來朝王親命曰汝其繼汝祖父于家勿廢朕命于國夙夜匪懈敬恭爾位凡朕所命愼勿變易攘逆除亂牧伯之職苟有不來庭之方宜榦正以佐汝君也○二章韓侯入覲乘奕奕之四馬甚脩長肥張執分封之大圭合瑞于王王所錫予有交龍之

善旂羽毛綏垂以爲章有車以竹簟爲蔽畫錯文于衡有服以玄帛畫龍爲衮及赤色之舃有馬飾頷下以金鉤懸樊纓于膺飾馬額以鏤金之鍚大喪初除乘藻車用去毛之鞹鞃軾中之鞃用無毛之淺皮覆軾上爲幭用革爲馬轡首之鞗用金爲小環而搤厄束其革也○三章韓侯旣覲將行爲祖道之祭出宿于屠王使公卿餞送淸酒百壺殽有炰鼈鮮魚菜有筍蒲贈行有四馬與路車籩豆且然盛列與韓侯相燕飲也○四章韓侯歸國大喪旣除嘉禮載舉娶爲王之甥乃卿士蹶父之女親迎于蹶父之邑其車百兩彭

彭衆盛四馬八鸞鏘鏘和鳴禮儀不其光顯乎諸娣從嫁者祁祁徐靚如雲之多韓侯視之爛然滿門庭也○五章蹶父爲王卿士材力甚壯經營四方無國不到因爲其女韓姞相出嫁之所惟韓甚爲樂土川澤之大訏訏魴鱮之大甫甫麀鹿之衆噳噳有熊羆貓虎皆山澤之產蹶父喜此善居而韓姞今歸燕安譽樂矣○六章溥哉韓國之城先王分封命召康公率燕國之衆脩築完固舊矣今王以韓先祖受命世爲牧伯因其國近百蠻命韓侯以追人貊人奄受北方之國而爲之伯敎以脩其城深其池治其田畝淸其稅

籍各以地所有或貔皮或赤豹黃羆之皮以時入貢此皆牧伯之事也○奕奕大也梁山韓地山甸治也倬明也道路也韓先世武王之子封韓後爲晉所滅左傳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受命繼立稟王命也榦正也不庭方四方之國不來王庭者也戎汝也辟君也孔甚也脩長也張肥大也淑旂旂之善者綏垂貌以鳥羽或旄牛尾注于旂竿之首爲表章也刻金曰鏤鍚馬額飾也眉上曰揚金色光圓如日故曰鍚也鞃軾中也淺俴通皮之無毛者幭幦同覆也以皮覆軾上手憑處周禮喪車有五藻車用鹿淺幦革飾喪初

徐不用盛飾也金厄以金爲小環陸續束之厄搤軛
束也屠近西京地名顯父猶言顯者公卿貴臣也餞
王命餞行也蔌菜也筍竹萌蒲蒲蒻皆以爲菹也贈
王命贈行也卿大夫車無路名且甚多之辭侯氏諸
侯在王所之稱胥相也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死
汾水上姊妹之子曰甥蹶父周卿士姞姓妻之女弟
曰娣諸侯娶一國之女同姓二國媵之所娶者爲嫡
二國爲媵嫡有娣有姪媵亦有娣有姪一娶九女也
故曰諸娣祁祁徐靚淨也如雲多而美也武壯也甫
國不到奉使也韓姞韓侯妻蹶父之女也訏訏甫甫

皆大也噳噳衆也貓似虎而小燕安也譽豫通樂也
燕召康公封國也追貊北方夷狄國名奄覆也全有
曰奄伯一州之長牧伯也墉城也壑池也所部諸國
城池也畝田畝籍版籍所部諸國田賦也獻諸國所
當貢之物貔豹屬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毛詩原解卷三十終

毛詩原解卷三十一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偷叶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
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洸洸
光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叶平時靡
有爭王心載寧○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
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叶○王
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叶無曰予小子
召公是似叶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釐爾圭瓚秬鬯
一卣叶告于文人錫山土田叶于周受命自召祖命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叶○虎拜稽首對揚王休叶作
召公考叶天子萬壽叶明明天子令聞叶不已矢其文

德洽此四國

古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毛公曰能興衰撥亂
命召公平淮夷○按周京偏在西隅去東南遠故淮
夷最難服成王初立周公東征三年滅國五十而後
徐淮定伯禽封魯亦爲東土重也厲王中衰四夷交
侵至宣王北逐玁狁南平荆蠻而淮夷猶未附初命
召虎經營再勤六師親討必東土寧而後西京安此
江漢常武所以爲宣王之終事繫大雅之末簡聖人
删詩次第可見而周之興衰始終由東征其故亦可

考而知也○一章江漢二水浮浮合流武夫滔滔東下
肅將天威不敢安處不敢慢遊淮夷不附是以來求
也旣至淮浦出我戎車張我旂旗聲罪致討不敢安
寧不敢舒緩惟淮夷不附來鋪陳以伐之也○二章江
漢之流湯湯武夫之勇洸洸淮夷亂我四方王師經
營不戰而服遂告成功于王淮夷服則四方平四方
平則戩甸安時無復有爭戰之警而王心則寧矣○
三章召虎旣成功于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就彼開墾疆
土以徹法平其賦稅戎事甫定即行疆理匪病民匪
急功也率土歸王使一體成賦來取則于中邦耳乃

往正其疆界條理至南海而止也○四章武功旣成疆
理旣定王乃命召虎曰南民不沾王化爾來茲徧布
政教厥功大矣昔我文武受命汝祖康公實維翰榦
今汝無曰爲予小子之故惟爲爾祖康公是似續耳
爾旣開大其功我用錫爾以福祉矣○五章賜爾以圭
柄之瓚秬鬯之酒盛以一卣使歸祀其先祖又告于
岐周文王之廟錫爾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爾祖康
公昔自岐周受命于文祖今使爾重光世德祖孫濟
美虎拜稽首惟祝天子萬壽也○六章虎拜稽首對王
颺言休美曰虎以孫繼祖作召公之成皆天子之賜

臣無能報答願天子萬壽盛德日新令譽無窮陳文
德以洽四方勿徒矜武功而已○江漢解見周南漢
廣篇二水居東南上游伐淮舟師順流而東也鋪陳
兵也洸洸武貌經營猶言料理告成奏捷也來極猶
言歸極則壤視中國也旬徧也宣布也召公召穆公
虎祖康公奭也肇開也敏大也予小子王自稱公功
也釐賜也九命賜圭瓚秬鬯秬黑黍釀酒和香草黃
之曰鬯言香氣充鬯也卣中尊也文人文德之人即
文王也古者爵人必于宗廟示不敢專也文王廟在
岐周于周往岐周也稽首首至地也對對王前也因

王命而答之揚大言也與書皐陶稽首颺言之颺同
休美也作爲也考成也爲祖召公成終也前作後繼
則作者有成矣矢陳也文德文教也作召以下皆對
揚之語

江漢六章章八句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叶所南仲太祖太師皇父甫整我六
師以脩我戎叶汝旣敬旣戒叶急惠此南國叶訃○王謂尹氏
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杭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醒此
徐土不留不處上聲三事就緒上許○赫赫業業叶樂有嚴天
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叶索震驚徐方叶分如雷

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叶暑進厥虎臣闞坎如虓哮虎鋪敦淮濆焚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叶彈如飛如翰去聲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叶抔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叶亟濯征徐國叶亦○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叶州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叶葵

古序曰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毛公曰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朱子改爲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詩人美之非也按宣王自將詩既言之矣淮北淮南後人臆說耳前篇由江漢進師爲南此篇由淮浦達徐爲北師行便利不同總之淮土前篇召虎經營疆理功成可謂有丈人之貞未幾淮夷復叛宣王欲一大創之故不復用虎而命皇父程伯六師親征懲前之不武也蓋周京僻在西隅東距淮海遼遠終周之世叛附無常召公誦惟德可懷遠天子躬擐甲胄遠問荒裔不可爲常故詩美其事以常武命篇慮人之箴曰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宋常武之謂也故二篇未致諷規之辭卒也西周之禍不在淮夷近在西戎乃見詩人獻替之忠江漢後編以常武乃知聖人刪定之意斯善言詩也豈徒取南北爲目已乎○

一章赫赫明明天子親命大將實維王之卿士昔者南仲乃太祖而卿士其孫也官爲太師字稱皇父王命之曰爾整齊我六師脩我兵戎敬哉勿忽戒哉勿踈淮夷侵陵今將親征惠此南國也○二章既命大將乃擇偏裨王謂內史尹吉甫曰爾以策書命程國之伯名休父者爲司馬訓飭紀律使左右陳列申約誓以戒師衆率循淮水之涯省視徐土此行不久留不停處不妨三農使各就業也○三章王師啓行赫赫光顯業業震動六飛親駕尊嚴哉天子舒徐保安而行不張皇亦不紹緩慢遊徐方間風絡繹騷擾震驚天威如雷霆交作不勝其震驚矣○四章既至徐方王奮威武如雷震怒進其虎臣闞然奮揚虓猛如虎厚積其陣于淮水之涯不勞力而就執衆虜截然淮浦皆王師之所敢有負固盤據者乎○五章王師嘽嘽然衆盛如鳥飛翰奮揚之速也如江漢之水浩淼無際也如山之苞靜不可撼也如川之流來不可禦也緜緜然密不可衝而絕也翼翼然整不可驚而亂也神謀不測不可知也萬全不克不可勝也以此濯然洗征徐國宜其一戰而定也○六章兵貴謀而賤戰治貴德而賤功王師固威武王猷本信實所以徐方既來耳求

則同爲王民王土是天子之功也諸臣何力之與有
惟王廟謨萬全宇內回心四方盡平彼徐方小醜自
來在王庭無復反側兵可長不用矣於是王乃曰予
其班師還歸矣○卿士皇父之專官太師三公皇父
之兼官南仲文王時大將征玁狁西戎者也尹氏尹
吉甫官內史掌策命程伯休父其名也三事三農
耕耘穫三時也或曰原隰平地也或曰上中下農也
緒事端也就緒不中輟也卽耕不變耘不止之意業
業震動貌舒徐也保安也作行也紹緩也遊慢遊也
繹連絡也騷躁擾也闞奮怒也虓虎怒貌鋪敦陳師

厚積也濆涯也仍執就執之言易也虜囚也嘽嘽衆
盛也飛鳥飛也翰飛之疾也如江漢言衆也濯掃蕩
滌除之意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仰昊天則不我惠孔塡顚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
定士民其瘵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
瘳抽○人有土田女汝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
宜無罪女反收叶守之彼宜有罪女覆說脫之哲夫成城
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
叶斜亂匪降自天叶汀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鞫

菊人忮至忒譖僭始竟背叶北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
古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天何以刺叶砌
何神不富叶費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
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觱必沸弗檻敢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
我先不自我後叶虎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叶廾無忝皇祖式
救爾後叶虎

古序曰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朱子改爲刺幽
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按褒姒奄人據篇中

婦寺爲言序標其志而已○一章瞻卬昊天不愛惠民
甚顚危而不安降此大惡使邦國搖扤人民瘵病小
人在位如害苗之蟊爲民賊疾無有平止以刑罪爲
網罟張布不收無有平愈也○二章小人恃寵專恣人
有土田以養廉汝反貪而有之人有民人以待治汝
覆强而奪之所以爲蟊賊也此宜無罪反收納于刑
彼宜有罪反僥倖得免所以爲罪罟也其致此者由
婦人耳男子有智則能保障邦國婦人多智于預外
政則破國傾城矣○三章哲婦雖懿美其凶爲梟其妖
爲鴟其長舌巧佞爲禍之階亂非天降起于婦人王

不親君子誰與教誨左右前後維婦人與寺人耳其
能免傾城之禍乎○四章婦寺窮人以忮忒譖人于始
而終背其實豈不極惡彼方怡然自得不以爲慝也
王勿使預公事猶可今王信之如賈人三倍之利賤
丈夫所爲君子心識之婦人無外事今乃休其蠶織
干預朝政其忮忒可勝言乎○五章天何爲責王神何
爲不福王乎王可自省矣是必有夷狄大患王舍此
不忌反忌予之忠言不憂其不祥威儀又不善賢人
相率亡去邦國不殄絕瘁病乎○六章天降禍網惟其
優而多矣賢人引去我心懼而憂矣天之降網惟其

幾而危矣人之云亡我心哀而悲矣○七章觱沸上湧
正出之泉其發源深矣我心之憂非自今日然耳生
當此時人力無如何惟高遠之昊天雖壞亂亦能鞏
固苟王能改悔脩德任賢無忝皇祖則天意猶可回
用以救爾之將來也○填顛通危也瘵病也蟊害苗
之蟲夷平也屆極也瘳愈也梟惡鳥食母者也鴟妖
鳥鸋鴂也婦寺婦人與寺人也鞫窮也忮害也忒變
詐也竟背終不驗也極惡極也慝惡也刺譴也富福
也介大也狄夷狄也不類不善也亡散亡也罔網同
厄難也優多也幾危也觱沸泉湧貌鞏固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按毛傳二章
十句朱子以哲夫二句屬三章今從毛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叶桑瘨顛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
語卒荒○天降罪罟蟊賊內訌紅昏椓卓靡共恭潰潰
回遹實靖夷我邦叶卜平聲○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點兢
兢業業孔填顛不寧我位孔貶○如彼歲旱草不潰茂
叶上聲如彼棲西苴叶上聲我相象此邦無不潰止○維昔
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叶備胡不自替
職兄況斯引叶壽○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叶卜平聲泉之竭矣
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昔先王受

命叶對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
叶以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叶巳
古序曰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毛公曰旻閔也閔
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朱子改爲刺幽王任用小
人以致饑饉侵削此詩中所已言序云大壞見天下
事不復可爲而宗周遂滅耳小雅終苕之華何草不
黃大雅終瞻卬召旻皆悲惋悽切所謂亡國之音也
昔周道興而召南作今周將亡故詩人思召伯因以
召旻命篇毛公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言
皆昏椓皋訿之輩辭約而意該矣朱子詆爲不成文

理過也〇（一章）旻天乎何急爲暴虐也是以天心不佑
厚降喪亂病我以饑饉小民盡至流移中國之邊圉
盡至荒虛皆小人致之也〇（二章）天降刑罪罔陷天下
小人爲蟊賊居中訌亂皆司閽刑餘之人靡有靖恭
之節潰潰然邪僻而已乃使之安靖我邦所以招亂
耳〇（三章）皐皐然頑慢訿訿然謗毀若此輩者王曾不
覺其玷缺兢兢業業甚危而不敢安寧如我輩者位
反貶削其顚倒如此〇（四章）今天下如歲旱百草枯槁
不得遂暢如棲木之腐草無復生意我視此邦無有
不潰亂者矣〇（五章）昔日天下豐富不如今時之貧今

日百姓疾病未有如此之甚者以小人用事無君子
故也彼小人如疏糲之米斯君子如精細之粺胡不
自廢替以避君子乎乃專主滋甚爲害日引長而無
已也〇（六章）池水由外灌而滿今其竭也不曰由涯之
不入乎泉水從中達外今其竭也不曰由中之不出
乎國之將亡中外耗竭本由小人今爲害已溥而猶
專滋弘大不思國既亡矣烖害不自及其身乎〇（七章）
昔我先王受命有如召公爽日開國百里人心歸附
日甚一日今也人心離散日蹙一日亦可哀矣嗚呼
今之人豈不尚有耆舊雖有而亦終不能用矣〇是

天訖天呼王也疾急也暴虐也喪亂亡也瘨病也訌
潰也昏作閽司宮門者奄人也椓斷也刑餘之人也
共恭同靡共不恭敬也潰潰亂意靖安也夷平也皐
皐緩慢不供職也訿訿謗毀也潰茂遂長也棲苴浪
草棲木上者也疏糲米也粺細米也粟一石得糲米
六斗糲十得粺九糳八侍御七也替廢也職專也兄
況通滋也頻濱通水涯也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毛詩原解卷三十一大雅終

毛詩原解卷三十二

郝敬習

周頌

頌者天子宗廟之樂歌古文頌與容通王者太平功成美其盛德形容以告于神明其辭從容悠遠故曰容如清廟等篇亟誦則之嚮以其言太永而聲遠也故曰清廟之樂一唱三歎有餘音者此也凡頌皆樂歌如訪落敬之等篇或不為祭祀作而皆以絃頌告於廟故同為頌

清廟之什

自此至思文凡十篇

於(烏)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亦)於人斯

古序曰清廟祀文王也毛公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事文王焉○按成王初立二年周公以流言避居東三年至五年公奉王東征六年營洛七年王朝祭于洛此詩即洛誥所云王在新邑烝祭歲之樂歌也○(一章)於哉穆然幽深清靜之廟祀事肇舉羣后咸集皆肅肅而敬雍雍而和光助予一人也濟濟然執事之多士皆秉執文王之德相與對接發揚其在

天之神駿疾奔走其在廟之主今日人心猶昔左右辟王之人心豈不光顯豈不欽承久而彌新無有厭射于人乎○對接也越發揚在上之意或曰於也駿疾也顯光也承奉也射厭也

清廟一章八句○此篇即樂記所謂清廟之歌有辭而無韻不貴聲也懸一鍾尚拊膈朱絃而通越一唱而三歎有餘音者此之謂也

維天之命於(烏)穆不已於(烏)乎(呼)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格)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古序曰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太平治功成也頌告成功者也成王周公之世天下和平制禮作樂皆文德所貽故以告廟不言治功而言天命文德者治具鋪張非太平也故曰為政以德王者之民皡皡上下與天地同流政不本于德皆驩虞小補道不通于命非王民之皡皡太平無象故以天命於穆文德不顯形容其至天無言而萬物生聖人無為而萬民化此以為太平也○(一章)天之造化發育莫非命也於乎穆然深遠運行而不息者天也於乎淵微不顯文王之德純然精一不雜者聖人也天道聖德同體並運所以致太平也文王以聖德格天在帝左右其餘

澤波及我後人我當收之不敢失墜大順我文王之
德而因以格天豈惟今日繼此爲曾孫者傳世愈遠
培植愈厚則文祖常格而天命可長保矣○假與格
通合虛曰假饒衍曰溢駿惠大順也卽儀刑文王萬
邦作孚之意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句緝熙文王之典叶丁肇禋因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古序曰維清奏象舞也○按樂有歌有舞歌以爲聲
舞以爲容聲容備謂之奏容所以象也有戰伐之功
則舞以象之如文王戡黎伐崇遏密大雅云文王受

命有此武功故象以舞而此其歌也序不言文王何
也詩言文王之典矣不言祭文王何也凡頌皆祭也
朱子改爲祭文王之詩複說也古序不作此等語○
一章周道所以清明者惟其能繼續熙明文王之典常
也有二新命肇開一代之禋祀迄于後人用之纘集
大統竟底有成豈非周之禎祥也哉○清世清明也
緝續也熙明也廣也文王之典指周之法也治岐之
政二南之化皆是也肇開也禋祀也迄及也用繼述
也有成成王也禎祥也
維清一章五句○按清廟以下三詩玄遠沖淡皆所
謂大雅之音文王之至德也故以首頌
烈文辟必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叶工子孫保叶扎之無封
靡于爾邦維王其崇叶敖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
維人四方其訓叶凡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叶刑之於乎前
王不忘
古序曰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按成王七年
周公留洛王始親攬大政諸侯來朝王率之以祭于
祖考此祭而獻諸侯之詩此諸侯猶多盟津之諸侯
故嘉迺功戒勿忘先王美箴之意備矣○一章武烈文
德之辟公夾輔先王克定大業今日祉福皆辟公錫

之惠我無疆子孫世保之也爾有邦而不自封殖侈
靡率附我先王我先王既尊崇汝矣予亦念此大功
繼世而嘉美之也我先王謂莫強于人不可力服惟
脩德則四方訓服莫顯于德惟有德則百辟式刑能
訓能刑吾爲子孫與爾爲臣均蒙其庇也於乎先王
不可忘哉○烈文猶言功德也辟公諸侯也封專利
也靡奢僭也崇尊也繼序嗣立也皇美也訓順也刑
法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叶入矣句

岐有夷之行杭叶子孫保邦叶之
古序曰天作祀先王先公也○按此爲四時之祭時
祭則四親與太祖而祧廟不與成王之世時祭當自
太王以下上及后稷先公指后稷先王指太王以下
也然詩止頌太王文王不及后稷王季者時祭之樂
非一章此舉王跡所自起功德最著者歌于太王文
王廟者耳朱子但謂祀太王不兼文王以其閒遺王
季也然詩并頌二王安得獨爲祀太王既祀太王文
王又安得遺后稷與王季序說是也○章一我周王業
肇自太王成于文王天作岐山以開王跡太王始荒

治之彼民不憚遷從而營作矣文王嗣興惠鮮懷保
從而安康之彼民日趨赴而往徂矣是以岐山爲萬
邦歸往有平夷之道路無復向之險阻子孫宜世世
保守慰二王在天之靈可也○荒治也治荒曰荒猶
治亂曰亂也徂往也
天作一章七句○舊註徂矣爲句朱以徂作阻連岐
字爲句今從舊
昊天有成命芒叶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redacted]宥
密於音烏緝熙叶吸單厥心新叶肆其靖精叶之
古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朱子改爲祀成

王之詩非也古者冬至合祀天地于郊此詩頌昊天
而不及地如人稱父而不及母統于尊也故曰郊社
之禮所以事上帝樂非一章此其刪存之一耳昊天
難名卽文武受命以頌天故大雅文王之篇云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天必言聖聖
同天也成王云者猶大雅下武云成王之孚書酒誥
云成王畏相皆成就之義非成王誦也不敢康基命
單心皆頌文武功德宥而寬者天之德密而深者地
之德中庸云溥博如天淵泉如淵二后所以德配天
地也朱子改爲祀成王則詩當作于康王後郊廟之

歌周公所定一代憲章後王詩焉得列天作我將之
閒周頌三十一篇無康王以後詩泥文生解引國語
爲徵按國語解成字之德無以辨其必爲王誦也其
云德讓信寬固和皆所以基命成其爲王者也若皆
謂美王誦則二后不過應受而成王功德遠過祖考
豈詩人立言之意周家基命由二后蘇軾謂成王非
基命之主是矣又據商頌祀武丁謂周頌亦當有康
王以後詩夫商頌古樂僅存無容再刪周公所定內
外百祀之樂夫子刪存止三十一篇焉得更有後人
制作雜其中有之亦當附小毖載芟後不宜攙入祖

考廟樂之前不然則頌亦錯亂矣豈但序不足信乎又據周禮圜丘方澤謂天地不當合祀蓋信以周禮爲周公之書承訛久矣夫廟祀考妣合食王者父天母地母不得別父地不得殊天陰不得離陽妻不得違夫此理甚明今拘周禮謂天地當分祀則自不肯以此詩爲郊祀天地之詩何怪乎或曰周郊配稷詩不及稷何也獻祖之樂與天異忌文所以獻稷也○

一章　昊天有已成不毀之命文武二后受之以成一代王業而不敢館安也夙夜憂勤以承藉此命者其德宥焉寬宏配天之廣密焉幽靜應地之深於戲繼續

光明單盡其心故能咸和永清安靖天下受命而成其爲王也敢負天之成命乎○成命已成不易之命二后文武也成王成就王業也基承藉也宥寬宏也密靜深也單盡也肆遂也靖安也安定天下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六句○舊作七句愚按二后受之連下九字當爲一句實止六句

我將我享(叶香)維羊維牛維天其右(叶火)之儀式刑文王之典(叶當)日靖四方伊嘏(叶假)文王既右享(叶香)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叶邦)之

古序曰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古天子冬至郊祀天地一陽初生氣本無形故禮不貴物掃地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配以始祖古之郊祀也周公制禮每歲季秋享帝于明堂帝者天之神生物之主物至秋而形成故祭備牲牢配以父郊天報始享帝報成郊配后稷始于祖之義也明堂配文王成于父之義也

○一章　我所將奉所獻享維羊維牛物至微耳天其佑助我享之乎不敢必也天之佑享諒不在物惟自託于文王庶可格天我今儀法之式用之刑成之以我文王之典日見諸行事安靖四方天意安民而文王之典能安民是天所福祿也福文王必歆文王所配

之祭佑而享之必矣然我不敢遂懈也其夙夜無忘畏天之威保此佑享之意而已矣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叶章)薄言震(叶止)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叶傷)及河喬嶽(叶藥)允王維后(叶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叶立)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叶設)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叶火)允王保(叶波)之

古序曰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天子五年一巡守徧歷四方會諸侯于方嶽之下燔柴升煙以告天山川遠者望而祭之周公成文武作禮樂此爲巡守祭

告之歌戢干戈櫜弓矢皆武王事而序不及武王者後王巡守祭告通用之故名肆夏取篇末肆于時夏語飭周禮鐘師九夏之一也禮尸出奏肆夏牲出入奏韶夏四方賓來奏納夏皆以鐘夏大也歌之大者周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周禮九夏之三也遏執競也渠思文也○一章王者奉天命爲天子四時巡行邦國昊天其以之爲子乎今觀天意實尊序我周矣人心久玩薄加警動莫不震懼祭告天地羣神及所在山川無不懷柔人神受職天意可知信周王爲天下君也然何以承天之意乎明昭哉有周用慶讓黜陟之典殿最在位之諸侯又斂其干戈韜其弓矢求懿美之德陳于中國信乎王之能保天命矣○時四時也虞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八月西巡守十一月北巡守是也其子之冀望之辭右尊也尊序之於諸侯上也震動也疊懼也懷來也柔安也河大河也喬嶽高山也河爲百川之長嶽爲羣山之宗式序考績也懿德美德謂文教也肆陳也夏中國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叶亮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叶芒鐘鼓喤喤磬筦管將將鏘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古序曰執競祀武王也○朱子改爲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非也頌武王僅二語而頌成康過爲鋪張文義不類蘇軾謂周奄有天下不自成康始得之矣祀成康則此詩作于康王以後周之禮樂定自周公是篇所謂遏即韶夏者也禮牲出入奏韶夏天子以遏饗元后康王以後昭穆之季未聞有繼周公作禮樂者創有新聲豈可以配九夏乎云成康者武王成功康定天下猶酒誥言成王大誥言寧王云爾凡詩書言武成康寧多頌武王而王誦王釗率祖考爲謚耳豈凡言成康者創爲二王乎○一章明王立功在乎自强能執持自强不息之心者惟武王故功烈之盛天下莫强焉豈不顯哉其能成王業安定天下是以上帝立之爲君也自武王成功安天下奄有四方斤斤然昭明之數光于四表今日之祀鐘鼓喤喤然磬筦鏘鏘然神降福穰穰然降福簡簡大孝子威儀愈謹愼是以神人醉飽福祿之來反覆不已也○皇君也彼指武王奄有全有也斤斤明之察也喤喤和也鏘

將集也穰穰多也簡簡大也反反愼重也反復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叶謀)
帝命率育(叶由)無此疆爾界(叶稼)陳常于時夏

古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詩言配天德也序言配天祭也有是德故有是祭此其樂歌也周禮謂之納夏一名渠百穀獨擧來牟者來小麥牟大麥也冬至郊祀惟二麥生易所謂復見天地之心者也乾爲金麥金王則生廢則死歷四時而成謂之首種爲百穀繼絶續之春秋無麥則書故郊稷特擧之也○(一章)仰

思文德之后稷眞能配天天能生民不能使民自養所以粒食我衆民者莫非爾德之極也誕降嘉種貽我以二麥皆上帝之命徧養下民者惟稷代天敷教民食足而禮義生無此疆爾界布陳常道于諸夏厚生正德孰匪其功信乎文德配天也○文文德也綏治以文立作粒書云烝民乃粒率育徧養也常人倫也時是也夏中國也

思文一章八句

毛詩原解卷三十二終

毛詩原解卷三十三

臣工之什

自此至武凡十篇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叶孤)王釐(離)爾成來咨來茹(叶孺如)嗟
嗟保介(叶計)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叶忌)如何新畬(叶御)於皇來
牟(叶苦)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叶林)命我衆人(叶夷)庤(止)
乃錢(翦)鎛(叶博孛)奄觀銍(質)艾(刈)

古序曰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朱子改爲戒農官非也戒農官何與於頌諸侯守土民事爲先故風歌七月以戒君雅陳楚茨以刺時商頌以稼穡免禍

諭洛誥以明農敘正父孟子謂三王巡守諸侯述職以田野治爲慶故于來朝助祭歸而申飭王章稼穡其首務也周先公力農開國故告于廟以祖德訓之所以爲頌呼保介者車馬臨行之辭介甲也勇士衣甲立車右爲保護月令參保介之御間是也將行呼保介猶敢告僕夫之意宗廟之祭以仲春諸侯朝正來二月助祭畢歸及莫春矣二麥將熟故即時物告之○(一章)嗟爾從行臣工歸矣尚敬愼爾之在公乎王賜爾以舊章其來咨謀之來茹度之勿自用自專哉成法也爾保介歸矣念民事在農農事在春今已春

莫他又何求二歲之新田三歲之畬田如何乎無有荒蕪未闢者乎美哉二麥將熟秋稼繼之天賜昭明不爽迄秋又將豐年矣早命農夫具銚鎒芟治田畝奄忽之間觀待鎌以刈稻矣不先事而可望穫乎○臣工諸侯之羣臣百工呼其臣戒之所以戒諸侯也公公家也釐賜也成成法凡禮樂制度諸侯當守者皆是莫春夏正三月周正建子而朝聘祭享仍用夏時田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庤具也錢銚也刀屬鎛鎒也銍鈎鎌也艾刈同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希成王既昭假格爾五叶率時農夫播厥百穀訃叶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吕叶亦服爾耕十千維耦羽叶

古序曰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朱子改爲戒農官之詩非也按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此即其樂歌也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啓蟄仲春建卯之月也蒼龍之宿皆見于東方則孟夏建巳之月也與月令異然其爲春夏同也○音一噫嘻我周自后稷以來世勤稼穡以成王業爾農夫既昭明感假于天矣我不敢失墜率是農夫播其百穀疾發其私田終萬夫三十里之地無曠土也亦服爾之耕事萬夫同出無遺力也爾惟克勤其昭假寧有已乎○噫嘻歎辭成王成就王業也昭明也假格也大雅烝民云天監有周昭假于下與此同爾謂農夫時是也駿大也發以耜啓土也私私田也不及公田爲民祈也三十里萬夫之田一夫百畝廣一步長百步曰畝四方長廣皆百步曰百畝萬夫之田長廣各百夫也以一夫百步之長積之三夫一里百夫三十三里也言三十里舉成數耳周禮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

噫嘻一章八句○按頌皆事神之樂而不言鬼神子云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子產云人道邇天道遠故頌于郊不言天言聖人于廟不言鬼言功德祈不言福言人事此章祈年與後章報賽皆言農夫勤動勞苦而所謂格天事神者在其中故曰人者鬼神之會祭祀聖人務所以爲民之義而天地鬼神弗能違矣詩至頌而愈遠故曰興於詩成於樂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妒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古序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按武王克商封
微子于宋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于杞武王崩成王
誅武庚黜殷以微子爲殷後與夏之後杞皆客焉二
客來助祭則告于廟鷺白鳥也人臣精白乃心弗緇
其節似之鷺善羣西雝西京之辟雝雝和也爲無惡
斁之比有斯容諷其心也○一章白鷺振羽而飛于彼
西京之辟雝我客以精白西歸羽翼王家戾止周庭
其儀容脩整似之而心思皭然可知已在彼國人情
愛戴無有怨惡者在王朝猜疑盡釋無厭斁者庶幾
夙夜敬戒保此美譽長永善終矣○西西京也雝澤

也即辟雝戾至也彼謂杞宋本國此謂周廟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多黍多稌吐亦有高廩叶[illegible]萬億及秭子爲酒爲醴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叶己
古序曰豐年秋冬報也○萬物至秋冬而成且終矣
故祭以報之秋則享帝于明堂祭四方冬則祭八蜡
通用此詩故槩言報○一章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
而暑大有之年高下皆熟故黍稌多而百穀可知已
亦有高大之廩其中積貯之多萬而億億而秭以爲
酒醴進于先祖妣以備祭祀之百禮上帝百神降福
無不徧也敢忘報乎○春種暑熟曰黍稌稻也米曰
廩穀曰倉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泛言數之
多也醴酒樂之和淬者烝進也畀予也言黍稌之多
可以備祭祀也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巨崇牙樹羽應田縣鼓
鞉桃柷祝圉語既備乃奏叶祖簫管備舉叶與以上六句喤
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以上五句與庭叶
古序曰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此周公制禮作

樂成大合諸樂奏之以告于文王之廟非爲祭祀也
禮曰凡釋奠必有合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此則爲
始作樂而已亦非爲釋奠養老也○一章樂工用瞽以
目無見而聽音審也瞽非一人皆在周之廟庭非復
夏商之舊矣於是設懸樂之具橫板以爲業植木以
爲虡業上畫牙其狀崇然虡上樹以鳥羽小鼓爲應
大鼓爲田皆懸之有持柄而搖之鞉有玉石之磬有
起樂之柷止樂之圉諸器既具瞽工乃奏及編竹之
簫併兩之管無不備作喤喤其聲之盛也肅雝成文
雝焉協律諧和齊鳴先祖之神降而聽之我客來周

庭者亦平情釋怨求觀其終矣○瞽樂官無目曰瞽取聽專也稱周庭明非商之舊也縣鼓懸其鼓于虡上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人楹鼓柷以木爲之狀如漆桶中有椎投于其中而挏洞上聲之以起樂也圉作敔亦木爲之狀如伏虎背上刻爲二十七鉏鋤上聲鋙語以木長尺櫟歷之以止樂也簫編小竹管爲之大簫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籟一云鳳簫其管參差如鳳翼也管如笛而小併兩管而吹我客二王後成樂終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猗衣與余漆沮疽潛有多魚有鱣邅有鮪委鰷條鱨常鰋偃鯉里以享以祀叶史以介景福叶否

古序曰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魚至冬月大寒降則性定而肥漁師始漁先薦寢廟至春王鮪來則薦鮪此其樂歌也○一章美哉漆沮二水深潛之處有多魚有似鮪而大之鱣有似鱣而小之鮪有白色之鰷有黃色之鱨有無鱗之鰋有三十六鱗之鯉取之以享獻祭祀以介于祖考而得大福也○鱣色黃大者重千斤一名鱏鱑鮪色青黑江東人謂之鱘大者曰王鮪小者曰鮛叔鮪世傳河南鞏縣東北山崖中有穴通江湖鮪魚春從此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漢張衡賦云王鮪岫居也鰷一作儵色白狹而長鱨色黃鰋一名鮎無鱗多涎鯉色赤餘詳小雅魚麗篇介因也因祭而得福也景光大也

潛一章六句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象維辟公天子穆穆於烏薦廣牡相予肆祀叶史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叶汀克昌厥後綏我眉壽叶丑介以繁祉既右烈考叶亦右文母叶米

古序曰雝禘大祖也○此禘大廟之樂歌大祖周始

祖禘行於太祖廟追祀太祖所自出之帝而下逮羣廟之主即所謂大祫也合饗曰祫先公先王皆在詩獨言皇考者歸功於始禘也禮不王不禘周之有禘自武王始猶商頌五祭皆言湯以商有天下自湯始也序云大祖者后稷也詩云孝子者成王也皇考烈考者武王也文母者邑姜也稱天子辟公廣牡相祀者表大禮也魯以大夫歌雝夫子非之於春秋書禘於詩錄雝春秋之志也鄭氏以大祖爲文王朱子因改爲武王祀文王之詩夫文王穆考世室主稱大祖則后稷何加焉武王未受命雖有王祭禮樂未興周

公成文武乃制禘作雝故其詩亦頗似武王語蓋後
王禘祭通用也鄭謂禘與祫殊禘三年祫五年禘大
於四時而小於祫此緯書之說也夫祭未有大於禘
者矣禘帝也三王始祖皆古帝之苗裔王者追祭始
祖所自出之帝故曰禘非審諦昭穆之謂也子孫祀
遠祖豈宜太疏莫遠於天而歲再舉孫祭祖而三年
五年不已疏乎遠祖格則羣主咸集故曰祫商頌濬
哲亦禘也徧及羣公先正卽祫也禘惟合享故其禮
重魯僭禘春秋論語譏之未言禘上有祫也或云時
祭亦有禘有祫諸侯亦有禘有祫夫禘之為時祭以

禘舉于春也祭莫大于春其次莫大于秋春為歲首
秋為物成魯頌閟宮曰春秋匪解郊特牲曰春禘秋
嘗祭義曰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子云明乎郊社
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故禮莫大乎禘嘗
也諸侯之有禘祫以其亦有始祖有合食襲用其名
而禮非諸侯所得盡也○一章大禘舉而羣后集來自
彼國雝雝非勉强至止周庭肅肅無惰容相助我祭
祀者維辟公主祀者維天子至敬無文穆穆如也於
哉辟公薦廣大之牲助我陳設豈予能致此皆大哉
皇考之賜安我孝子也皇考宣通明哲立人之極文

德武功克君之道安民之德上及皇天故能昌大其
後嗣使冲人歷服綏以眉壽坐撫盈成介以繁祉今
日之祭旣侑食我烈考亦侑食我文母追崇罔極有
自來也匪皇考烏能及此乎○相助祭也辟公諸侯
也穆穆深遠也廣牡大牲也肆陳也假大也極也解
見大雅文王篇綏卽燕翼也予孝子成王自稱也宣
通也哲察也燕安也安上天求莫之心也眉壽眉秀
則多壽也成王幼冲故詩每言壽者祝願之辭繁祉
多福也右侑通勸食也烈光也母有懿範故稱文猶
所謂女士也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
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
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古序曰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按武王年八
十生成王九十三崩成王立年十有三非甚童穉也
此卽其初立朝諸侯率以見于武王廟之樂歌詩明
徵如此世儒惑于明堂位云周公負扆踐祚七年而
後致政倂强此詩為七年後王親政作蓋援洛誥云

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彼謂成王七年周公歸洛耳非謂七年前成王未親政也十三歲天子尸居而又七年則二十矣乃始見諸侯乎初年以流言疑忌叔父豈幼沖無知者之所為乎〇一章諸侯始見辟王以辟王新立來稟受王章也車上建交龍之旂陽陽鮮明軾前之和與旂上之鈴央央和鳴馬鑾首鞗革當鑾鑣之間鶬然有聲來朝之儀皆太平物色豈不休美有烈光乎率此辟公見于昭考武王以致其孝以行其享以因享而得眉壽以長保美哉之多祜則此多祜非自致實爾烈文辟公助祭感格安我以

多福使我緝熙于純嘏耳〇載見始見也辟王成王也章法度也旂上曰鈴在鑣曰鑾在軾曰和央央有鶬皆聲也鞗革非鈴而言聲者鑾鑣之聲也烈光之甚也昭考武王廟居左為昭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叶米）有萋有且（叶疽上聲）敦（堆）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叶洗）言授之縶以縶其馬（叶米）薄言追之左右綏（雖）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古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〇按武王誅紂封微子于宋成王誅武庚遂命微子後殷此其始受命來見周廟故舉武庚事以諷之曰威曰福壽常祭享本及此辭雖頌客而亦告于廟故皆為頌〇一章有客有客天子不以臣畜之而禮因先代所乘馬猶之白也其威儀萋且然隆盛其從行之衆敦琢如金玉客至此其宿宿乎勿遽歸也其信信乎勿一宿遂去也授之縶以縶其馬馬留客亦留也去則追餞之左右無方以安之既往之事乃其禍淫之威今嘉予善人降福甚平夷而無所猜忌矣〇客指微子白殷色萋且盛貌敦雕也治金曰雕治玉曰琢旅從行卿大夫也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重言者非一之意所以留之也淫凶淫指紂與武庚也威謂誅紂討武庚也夷平也

〇有客一章十二句

於（烏）皇武王無競維烈（叶良）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叶虎）嗣武受之勝殷遏劉（叶柳）耆定爾功（叶股）

古序曰武奏大武也〇按周公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樂成奏于武王廟大武有舞詳見樂記此其歌也頌武而思文者昭德為威所以大武也〇一章於乎大哉武王有莫彊之功烈非徒以武功耳哉我文德之文王能開基貽後而文教未敷王嗣受之既勝殷乃櫜弓戢矢止其刑殺久而後定文教大洽

治平功成武王之武何以異于文王之文乎○皇大
也過止也劉殺也解見王風丘中有麻及大雅桑柔
篇耆久也皇矣云上帝耆之武王立十一年而始伐
紂成王立七年而後黜殷久而後定也

武一章七句

毛詩原解卷三十三終

毛詩原解卷三十四

閔予小子之什

自此至般凡十一篇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叶助)嬛嬛(叶兵)在疚(叶救)於乎皇考(叶姤)永
世克孝(叶臭)念茲皇祖(叶上聲)陟降庭(叶聽)止維予小子夙夜
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古序曰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此成王旣免喪
而見於先王廟之詩以下四篇成王守成之事而詩
多載自周公借祖考之靈光訓嗣王故告於廟後世
遂以登歌昭功德爲憲章故皆爲頌○一章悲閔哉八

予遭皇考新喪王業草創嬛嬛失怙在憂病之中於
乎皇考終身克孝以思念皇祖一陟一降宛然見行
事於家庭今予小子嗣服惟弗克孝夙興夜寐必恭
敬止於乎皇王予亦欲承繼此序不忘耳○不造未
就也嬛嬛猶煢煢無依也庭宮庭也皇王兼指祖考
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叶沛)朕未有艾(叶溵)將予就
(叶勅)之(叶止)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去聲)紹庭上下
(叶虎)陟降厥家(叶岡)休矣皇考(叶可)以保明其身(叶商)

古序曰訪落嗣王謀於廟也○成王旣朝於廟而遂進羣臣以謀之也餘見前○一章作事貴始予謀於始率循昭考武王之道於乎遠哉聖凡懸隔朕未能竟也羣臣扶我遷就以求繼述猶判渙不合也予幼冲無知國家多難未堪惟於朝廷紹皇考上下之蹟於家庭奉皇考陟降之遺守而無失休美哉皇考庶賴以保安明覺我身不至傾迷而已矣○訪謀也落始也草木實落始生故謂始爲落艾終也艾老則乂故謂終爲艾堪任也多難謂天下未平也上下陟降猶見於羹牆之意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叶族)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兹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叶芒)佛(弼)時仔(兹)肩(叶妻)示我顯德行(叶杭)

古序曰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朱子改爲成王述羣臣之戒非也蓋羣臣進戒王而王嘉納之其辭如此亦周公之志也餘見前○一章羣臣進戒若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命不易保無謂高遠在上人主一陟一降之事無日不監視于此奈何不敬王若曰維予小子不聰未能敬也願學焉日有所成月有所進緝續純熙至于光明爾諸臣尚輔弼我所克任示以顯明之德行庶不迷所從耳○厥士厥事也將進也緝續也熙照也佛弼通孟子所謂法家弼士也仔克也肩任也任在肩

敬之一章十二句

予其懲(叶澂)而毖後患莫予荓(聘)蜂(叶芃)自求辛螫(叶釋音)肇允彼桃蟲(叶纖)拚(盤)飛維鳥未堪家多難(叶去聲)予又集于蓼(了)

古序曰小毖嗣王求助也○成王旣誅管叔武庚而訪於羣臣亦周公之志也初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叛成王執管叔誅之悔其始使而公亦自悔也故曰荓蜂求螫方武王誅紂宥其子入以爲孤雛耳未幾挾徐奄諸國叛周公東征三年而後定此桃蟲之爲大鳥也詩與康誥召誥皆裁自周公而此詩哀死之意微慮患之計深不如棠棣鴟鴞悲惋者彼公自言而此爲王言也稱小毖自謙求助之辭天下之患未有不起于小者餘詳前○一章予自今其懲創往事而謹毖後患乎人近蜂則被螫前日之事無人使蜂螫我我自求之今而後始信彼桃蟲之微未能翻飛爲大鳥也凡事始于微卒于巨可不毖哉予智識

短淺無克家定難之才又遭遇辛苦之地諸臣可舍
我弗助邪○莽使也莫予言無人使我也辛螫辛苦
之毒螫也肇始也允信也桃蟲小鳥鷦鷯也其雛化
爲鵰鵰大鳥也拚與翻同集會遇也蓼草名其味辛
苦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刪)載柞(叶窄)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眞)侯主
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貪上聲)其饁思媚其婦(叶甫)
有依其士(上聲)有略其耜(上聲)俶載南畝(叶美)播厥百穀實函
斯活(叶忽)驛驛其達(叶特)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標)

載穫濟濟(泲)有實其積(叶上聲)萬億及秭(子)爲酒爲醴烝
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
之寧匪且(叶與)有且(叶茲)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古序曰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朱子改爲秋冬
報賽之樂歌非也良耜爲報此篇爲祈卒章云邦家
之光胡考之寧振古如茲祈之辭也與良耜卒章殊
此援古以祈之彼續古以報之籍借也借民力治田
也故曰典籍之田供宗廟之典籍也天子千畝諸侯
百畝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
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此其祈
穀于社稷之樂歌也噫嘻祈年于上帝其辭簡上帝
尊也此詩祈年于社稷其辭詳社稷親也噫嘻專爲
民祈此則因籍田併及民耳○芟一草木不除則田不
治始芟以除草始柞以除木草木去而耕其土澤然
解散地廣功多芟柞耘治千夫合耦或往下濕之隰
或往溝上之畛主爲家長者伯爲長子者亞爲仲叔
者旅爲家衆者有自治百畝之外餘力來助爲彊者
有無常業傭工爲以者皆徂隰徂畛之衆也人多飲
食嗿然有聲其婦來餉其夫媚之婦亦依士勞之勤
苦相恤也以略然剡利之耜始事南畝旣耕乃播其

實含氣而活驛驛然生長條達受氣厭足者傑然特
出久之厭厭均足可以耘矣緜緜穮耘詳密至秋成
載穫之人濟濟衆多其實積而萬及億億及秭爲酒
醴進祖妣洽合祭祀之百禮品物雖多禮主於酒飶
然其香以供賓客是邦家文明之光也椒然其馨以
養耆老是胡考所安寧也收成之繁於國家大矣非
獨此一方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日有此豐年之慶
自古如此惟神降康無替引之可也○載始也除草
曰芟除木曰柞澤澤猶釋釋土解散貌古澤與釋通
耘鉏芟柞也徂往也侯語辭彊餘力也以傭也嗿衆

飲食聲娟依相慰勞也略利也百穀高下燥濕非一
種也實種子也函含氣也活生也驛驛逑達貌達出
土也厭足也傑先長也厭厭齊足也綿綿詳密也麃
耘也耘不詳密則草滿而反傷苗濟濟穫之衆也飶
椒者香也胡頷下垂貌老人之狀考老也且猶此也
亦甚之之辭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畟畟(測)良耜(叶洗)俶載南畝(叶每)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叶忽)或
來瞻女(汝)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叶紋)其鎛斯趙
(叶爪)以薅(蒿)荼蓼(了)荼蓼朽止黍稷茂(叶茉)止穫之挃挃積

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
寧止殺時犉(淳)牡有捄其角(叶六)以似以續續古之人(叶內)
古序曰良耜秋報社稷也○前篇祈年此有年而遂
報之○一章畟畟然銛利之善耜春始事南畝以播百
穀其實含氣而生至夏而耘農夫在田婦子來瞻載
筐筥以盛饟黍農人首戴笠而糾以繩執其鎛鋤趙
然斂疾以薅去荼之荼穴草之蓼荼蓼朽則黍稷茂
至于秋收穫之挃挃有聲積之栗栗不秕積高如墉
比密如櫛開一族之百家同時以入穀百室充盈婦
子飽煖安寧孰非神賜乎乃殺黃黑之牡牛其角捄
然長曲以報享社稷似往歲而續來歲使先農先穡
之祭引之無替也○畟畟刃利入土之狀良快利也
來瞻汝者婦子也瞻省視也方曰筐圓曰筥皆竹器
以盛飯也喪大記云食于篹篹與算同漢書所謂算
食器也饟餉同笠以蔽日禦雨糾以繩結之也鎛鋤
也趙趨也急疾意薅去草也荼蓼草名陸曰荼水曰
蓼田有高下也挃挃穫聲墉城牆也櫛理髮器百室
一族也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凡百家
也百夫同洫而耕故同時納穀也黃牛黑唇曰犉捄
角曲貌禮祭社稷牛角尺陰祀用黝牲謂祭地及社

稷也社土神尚黃必黑唇者地色黑爲正黃爲美古
之人先農先穡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其紑(浮)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奈)鼎及
鼒(玆)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譁)不敖胡考之休
古序曰絲衣繹賓尸也毛公曰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此祈蠶之祭繹而賓尸之樂歌月令季春天子薦
鞠衣于先帝鞠衣黃桑衣先帝太昊木德之君司蠶
桑者薦衣祈蠶也周禮內宰仲春詔后率內外命婦
始蠶于北郊此即春祭薦衣祈蠶之尸靈星龍星即

房星東方蒼龍之宿蠶爲龍精尸以象之凡尸象神
神象物絲衣戴弁者尸服也蠶爲絲故衣絲紑潔白
也象蠶色蠶馬同氣蠶首似馬俅俅下曲貌弁無曲
者象蠶形也祭必繹尸所以報也大夫以下祭于室
卽日賓尸于堂謂之儐諸侯以上有室事有堂事祭
之明日賓尸于廟門外謂之繹繹者天子賓尸之名
繹纚也纚昨日也又謂之祊門内外曰祊始祭迎神
于廟門内楚茨所謂祝祭于祊也明日送尸于廟門
外春秋所謂辛巳有事于大廟壬午繹也禮器曰爲
祊乎外祊繹皆廟門外西塾鬼事尚右也古者門東

西有堂室曰塾郊特牲曰繹之于庫門内祊之于東
方失之矣庫門内失廟門外是也于東方失于西方
是也庫門大門也廟門在庫門内左繹當在廟門外
西塾也言繹又言賓尸繹者賓尸之名賓尸者繹之
事也引高子語明所賓者蠶神之尸也漢有靈星祠
蓋舉時人所知者證之鄭康成據士冠禮絲衣爵弁
附合雜記士弁而祭于公之說以絲衣戴弁爲士徂
堂基牛羊鼎爲省牲器夫繹禮殺于正祭牲牢器皿
皆用祭之餘有司徹云掃堂燅尸俎行禮非別殺牲
先夕省視也果爾王親省則大小宗伯宜從豈越卿

大夫而用士乎鄭云繹禮輕故用士然則王又何必
親省也詩言自堂徂基者卽少牢云賓尸出廟門
外儐天子明日儐則昨日堂上之尸今往儐于門
基也言自羊徂牛鼐鼎及鼒者牲鼎皆自堂往門始
祭牲入先大牢後少牢徹故羊先出而牛從之鼐鼎
大以烹牲體鼒小以盛和羹羹近尸牲近外故鼐先
出而鼒從之猶士虞禮朼者逆退復位之類皆自堂
往基之序也兕觥以下則祝願之辭鄭以絲衣載弁
爲助祭之士朱傳改爲祭而飮酒則序言繹賓尸與
高子言靈星皆無謂矣夫衣食者民之命農桑者國

之本三百篇農祭之詩多矣蠶祭惟此一篇故聖人
刪存之朱子謂序誤高子尤誤不自知其誤也○一章
昨日之祭爲蠶絲也今尸賓來燕絲衣紑然潔白戴
弁于首俅俅然下曲昨者爲尸于堂今者爲賓于門
門基之燕自堂往也昨者牲薦于堂上今改設于門
外羊俎出而牛俎從之大鼎出而小鼎從之移堂上
之尊罍以飮于塾兕觥觩然其曲飮此旨酒内思和
柔無諠譁傲惰之容德盛禮恭宜得壽考之休矣○
絲衣以絹帛爲衣不用布也紑潔白貌弁冠也堂下
曰基天子臺門故謂門爲基卽塾也徂往也羊牛牲

體也自廟往門故曰徂大鼎曰鼐小鼎曰鼒思柔溫恭之意吳譁通大言也胡考猶言胡耇解見前篇休美也

絲衣一章九句

於(烏)鑠(爍)王師(叶霜)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矯)王之造(叶莝)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句)允師(叶霜)

古序曰酌告成大武也毛公曰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大武武王之樂春秋傳引武之卒章曰耆定爾功即武也其三曰鋪時繹思即賚也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即桓也武樂歌非一酌亦武樂春秋

傳作汋但未定第幾章耳序云告成大武寵受王造是武成也酌相時也晦則養熙則用時也時者天之運聖人之中聖人至公無私故道莫大乎時而用莫大乎酌毛氏因遵養之語及養天下則武非力服也孟子曰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章一)於盛哉武王之師始而遵守恬養時方韜晦酌于紂惡未稔之先未嘗有利天下之意及時既純光人心同而天命集是用大介一戎衣有天下酌于時不可已又烏容有棄天下之意今我後人寵受此蹻然壯烈之王造所以繼之者惟爾太公無私信于衆心耳使自利自私拂天違時羣心不信何以長世永保乎○鑠盛也王武王介甲也大介猶大軍龍寵也蹻蹻武貌造爲也公無私也允信也師衆也

酌一章九句○(三)傳允師二字爲句朱子改爲八句今從毛

綏萬邦屢(慮)豐年(叶泥)天命匪解(懈)桓桓武王保有厥士(叶賞)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叶介)於(烏)昭于天皇以閒(叶月)之

古序曰桓講武類禡也毛公曰桓武志也○按春秋傳此武樂第六章頌武王伐商講武類于上帝禡于

先戎也凡天子將出征祭上帝曰類至所征之地祭始造軍法者曰禡武王伐紂告于天地鬼神武舞象之而歌以言其志在安民保士定家非利天下也故曰武志朱子以詩稱武王爲疑夫講武類禡武王伐商時事而詩非伐商時作也周公爲武舞因爲歌歌非一章頌非一事武頌功酌頌成桓頌志賚頌賞般頌巡行皆武樂也而作于成王世何得不稱謚既云綏萬邦屢豐年則詩非成于當年明矣○(章一)我武王伐紂以萬邦毒痛將綏安之也民心悅而天意順屢獲豐年之祥非但一時蓋久而不懈也當商紂暴虐

賢人播棄桓桓然武王能保有厥士用于四方克定
其國家於乎其德上昭于天故君天下以伐商也○
士賢士以用也用之四方謂列爵分土也皇君也閒
代也

桓一章九句

文王既勤止我應平聲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
之命於烏繹思

古序曰賚大封於廟也毛氏曰賚予也言所以錫予
善人也○按春秋傳此武樂第三章武王克商有天
下大封將帥功臣四百人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

之國四十人所謂賚也廟文王廟古者爵人必於祖
廟示不敢專也○一章文王勤勞天下至矣我承受之
布文王德意以大賚天下使人紬繹深思所以爲此
維往求天下安定而已是我周新命非殷之舊政也
於乎諸臣思文王垂創之艱體我祖求定之意庶大
賚爲不徒耳○應承也敷布也時是也卽分封也繹
尋思也徂往也

賚一章六句

於皇時周叶陟其高山叶嶞山喬嶽叶允猶翕河叶
敷天之下叶裒時之對叶時周之命叶

古序曰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舊以此爲朝會
祭告之樂歌非也篇名般盤通行遊也書云盤于遊
畋槃姍勃窣行路之貌天子巡守按節徐行故謂之
般與武酌桓賚幷目亦武樂之一章耳武樂各章殊
事而此爲巡行之事樂記所謂四成而南國是疆者
也若朝會祭告之樂時邁具已或云頌成王則不應
篇名與武酌等同例也○一章於乎君哉是周也其巡
守所至登其高山及嶞然狹長之小山與喬高之四
嶽凡山阜丘陵出雲氣爲風雨者皆祀之以誠允之
心謀猶翕合之河而祭之徧天之下山川之神皆如

是裒聚對越此我武王革商以後一代之新命也○
皇君也時是也嶞山山之狹而長者允誠也猶謀也
如載謀載惟之謀謀其禮也翕合也河受衆流謂之
翕河禹貢播爲九河同爲逆河注曰同合爲一大河
名逆河卽翕河也敷徧也裒聚也對對越也

般一章七句○酌以下四章皆武王詩亦成王後者
武樂或定于成王之季年也

毛詩原解卷三十四周頌終

毛詩原解卷三十五

郝敬習

魯頌

魯少昊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謂周公大造王室文武至親葬祭禮樂使得擬王者及周衰諸侯放恣魯承先緒浸淫不軌至僖公用郊三望漸及大夫歌雝家臣旅祀魯之不法甚于諸侯由僖公始也僖公薨成公朝季孫行父立武宮比天子世室謂僖公有文德請于周爲作頌興廟樂駉以下四篇皆其樂歌也禮天子作樂賞諸侯德盛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以樂諸侯自作樂頌功德僭也故夫子删詩削魯風魯不以諸侯自處也正樂存魯頌魯以天子自居也非天子而有頌本諸侯而無風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故詩先春秋者也詩亡然後春秋作詩直其辭而美刺見春秋直其事而是非彰詩之志春秋之義一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嗚呼春秋之義備矣魯升而爲頌王降而爲風文武衰而思周公舍魯吾何適矣夏商亡有杞宋存其或繼周者魯不亦爲杞宋乎故以魯

頌與商周并存也或曰爲魯風不亦可乎曰頌不可以爲風歌於廟與歌於邦國不可同日語春秋諸國無風者獨魯八方雖殊而接壤可旁通國大無風者魯與宋與楚魯無風而南山諸詩可以觀魯春秋盡魯也宋無風而河廣可以觀宋商頌亦宋也楚無風而江漢汝墳可以觀楚南國盡楚也以十五國槩方內大畧可觀矣或曰春秋傳吳札觀魯樂無魯風非聖人删之夫左氏非眞丘明也季札觀樂後人因緣三百篇脩辭耳不足以徵詩豈魯文獻之邦而無詩可采不如邶鄘齊鄭乎聖人删其風存其頌其志可知故宋嚴粲氏曰魯頌頌之變也得之矣

駉駉(肩)牡馬(叶米)在坰之野(叶汝)薄言駉者(叶滸)有驈(聿)有皇有驪(離)有黃以車彭彭(叶邦)思無疆思馬斯臧○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追)有駓(丕)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披)思無期思馬斯才(叶滸)○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駝)有駱(洛)有駵(留)有雒(洛)以車繹繹(叶爍)思無斁(叶爍)思馬斯作○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因)有騢(遐叶胡)有驔(覃)有魚以車祛祛(區)思無邪(叶徐)思馬斯徂(疽)

古序曰駉頌僖公也毛公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

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按王者治定功成作樂告廟則有頌禮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魯以諸侯作樂頌功德非禮也僖公國富好修季孫行父爲之從臾非三思者所爲故夫子譏曰再斯可矣又讀此詩歎曰一言以蔽之思無邪聖人之意可知毛公之說釋魯人所以頌僖公之事非謂僖公可頌也然則序不言樂歌何也凡頌皆樂歌不復擧而但各本其所頌之事如武樂之桓酌賚般成王之

閔小子訪落諸什皆然若謂生前美僖公則行父嘗成公朝僖公薨久矣臣子尋常美君何必請於天子請天子而後頌知頌非天子不敢作也成公六年魯立武宮倣九廟爲世室魯頌卽作於此時將推僖廟爲文世室故詩存魯頌猶春秋書立武宮皆誌僭也不然東遷而後無雅又焉得有頌乎○一章駉駉然腹幹肥張之牡馬從遠野之坰不妨民田而牧養有方非務農重穀者慮及此乎畧數駉者有驪色白跨之驈有黃白之皇有純黑之驪有黃騂之黃用以駕車彭彭壯盛我公思慮廣大無疆思及於馬牧之盡道所以善也○二章駉駉牡馬在坰之野畧言其駉有蒼白雜毛之騅有黃白雜毛之駓有赤黃之騂有青黑之騏以此駕車伾伾有力由我公思慮久遠無期思及於馬牧之有方所以多材力也○三章駉駉牡馬在坰之野畧言駉者有青驪驎之驒有白身黑鬣之駱有赤身黑鬣之駵有黑身白鬣之雒以此駕車繹繹不絕由我公思慮無倦思及於馬牧之有方所以强立能作也○四章駉駉牡馬在坰之野畧言駉者有陰白雜毛之駰有彤白雜毛之騢有骭多白毫之驔有二目白之魚以之駕車祛祛然强勁由我公思慮正

直無邪思及於馬善行地而徂也○駉駉腹幹肥張貌坰林外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牧于坰恐妨民田舍地遠水草美也薄言聊數也騏令驄馬也伾伾有力也驒青黑二色深淺相間斑剝如魚鱗令連錢驄也驛驛行不斷也作奮起也陰白雜毛曰駰陰淺黑色毫在骭幹曰驔骭膝下有毛曰而長也祛祛强貌徂行也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必有駜駜彼乘去聲黃夙夜在公叶剛在公明明叶芒振振鷺鷺于下叶戶鼓咽咽淵醉言舞叶于胥樂洛兮○有駜

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
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駒叶去聲 夙
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叶以君子有穀詒孫
子于胥樂兮
古序曰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此亦僖廟之
樂歌序言作者之志而諷刺隱然若曰作頌者自謂
君臣有道云爾此篇大類風體跌宕姚佚無復清廟
肅雝之意春秋以來新聲也○一章有駜然肥壯者一
乘四馬皆黃也夫馬牧之有方則力強而致遠夫臣
養之盡禮則託重而恃力今諸臣與燕自夙而夜在

於公所明明然無昏亂失禮者其脩潔整齊振振如
鷺羣飛而下也擊鼓節樂咽咽然深長既醉起舞若
臣相悅何其樂哉○二章駜然肥強者四馬皆壯也臣
亦君所託以乘也夙夜在公飲酒而退威儀脩整振
振然如鷺之羣起而飛也鼓聲咽咽醉然後歸君臣
何其相樂哉○三章駜然肥壯者四馬皆駒也諸臣夙
夜在公燕飲令固善且有矣自今以始豐年相仍公
有善道詒孫子世為善國君臣相與豈不樂哉○駜
馬肥強貌重言有駜非一馬也乘黃四馬皆黃也公
公所也明明辨治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下集也咽

咽鼓聲深長也胥相也青驪曰駽今鐵驄也穀善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思樂泮 泮水薄采其芹勤 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叶勤 其旂
茷茷叶旆敗 鸞聲噦噦叶諱外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
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矯 其馬蹻蹻其音
昭昭叶沼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茆叶柳
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叶魯 順彼長
道叶斗 屈此羣醜○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
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虎○明
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叶北 矯矯虎臣在

泮獻馘虢 淑問如皋陶叶由 在泮獻囚○濟濟涉 多士克
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叶林 烝烝皇皇不吳叶評 不揚
不告于訩在泮獻功○角弓其觩束矢其搜叶索 戎車孔
博徒御無斁叶妒 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叶約 式固爾猶淮夷
卒獲叶郝○翩彼飛鴞梟 集于泮林食我桑黮叶甚 懷我好
音憬耿 彼淮夷來獻其琛眞 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古序曰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僖公嘗脩葺學
宮史克頌其事以為樂歌夫國君脩學非甚殊勳也
古序言能者寓春秋之義天子學宮四面壅水環如
璧曰璧廱諸侯三面有水北缺如半璧曰泮宮芹藻

茆皆水菜芹勤也藻文也茆留也首言學故曰勤次言教故曰文三言飲酒故曰留以下因脩文而願以武功禮出師受成于學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俘外患莫如淮夷故以服淮夷爲頌其辭虛誇聖人存之亦譏毀之意也○一章樂哉泮水有芹生焉薄采其芹我侯臨泮其旂茷茷飛揚鸞聲噦噦和鳴國人無幼無長皆從公往以觀其講學行禮也○二章樂哉泮水有藻生焉薄采其藻我侯至止其馬蹻蹻强壯其言昭昭宣朗載色而和載笑而樂不慍怒而寬柔以教也○三章樂哉泮水有茆生焉薄采其茆我侯至止在

泮飲酒頤養天和永錫難老順彼長遠經久之道屈服魯國之衆人也○四章穆穆敬美之魯侯能敬明其德又敬愼威儀內外交脩民所取法信哉有文有武昭格烈祖無有一事不克孝者以此得福是自求也○五章我侯有明明之德而能益明其德服遠有本矣又作泮宮闡揚文教淮夷感化攸然帖服有蹻蹻然如虎之臣於此獻所馘之耳有善問如皐陶之臣於此獻所執之囚○六章克敵以武濟濟諸臣能大其德心視人猶己此立功之本也桓桓武勇往征以攘逖東南之夷有烝烝之勇皇皇之度不諠譁不誇揚無

爭功不平告于訟者在此泮宮各獻其功也○七章制敵貴謀角弓觩然堅勁士卒各負束矢搜然急疾戎車甚廣徒御競勸可以克淮夷保甚善無凶敗矣然不恃此耳式審固謀猶爲久安計則淮夷終獲永爲不侵不叛之臣矣○八章翩然飛者惡聲之鴞鳥來集泮林食我桑實變而就好音淮夷向化亦猶此也彼憬然覺悟之後來獻琛寶有大龜有象齒又廣賂我南土之金非懷我侯文德而然乎○思語辭茷茷猶旆旆飛揚貌難老不易老也長道大謀也羣醜衆民也屈服也馘割耳也敵人不服者殺之割左耳爲信

以獻也囚已降服之虜古者出師受成於學反則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故詩因脩學及此非實然也多士諸將士也狄逖通遠遏之也吳譁通大言也訩訟也觩勁貌一弓百矢或五十矢爲一束士卒臨敵各負弓矢也搜矢疾聲淑吉也逆凶也猶謀也卒獲永服也鴞怪鴟黮桑實通作葚憬耿通覺悟意琛寶也元龜大龜龜盈尺以上爲寶賂貽也南金荆揚之金荆揚貢金三品淮夷徐州貢蠙珠魚不以職貢者貴難得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祕)宮有侐(洫)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
依(隈)無災無害彌月不遲(叶排)是生后稷降之百福(叶必)黍
稷重(童)穋(叶六律)稙(職)穉菽麥(叶密)奄有下國(叶亦)俾民稼穡
(叶久)有稷有黍有稻有秬(舉)奄有下土纘禹之緒○后稷
之孫實維大(泰)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
王之緒(上聲)致天之屆于牧之野(叶汝)無貳無虞上帝臨女
(汝)敦(堆)商之旅克咸厥功(叶股)○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
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
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叶大)六轡
耳耳春秋匪解(叶欸)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

毛詩原解　卷三十五　九

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通作紙)周公皇祖(叶上聲)亦其福
女(汝)秋而載嘗夏而楅衡(叶杭)白牡騂剛犧尊將將(鏘)毛
炰胾(恣)羹(叶岡)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叶羌)俾爾熾
(室)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叶邦)
不震不騰(叶當)三壽作朋(叶旁)如岡如陵(叶良)○公車千乘朱
英綠縢二矛重弓(叶肱)公徒三萬貝冑朱綅(侵)烝徒增增
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室)俾爾
壽而富(叶吠)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叶泰)俾爾耆
而艾(愛)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叶言)魯邦所
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叶平聲)淮夷來同莫不

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鳧繹(叶爍)遂荒徐宅(叶託)至于海邦
淮夷蠻貊(叶莫)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叶鏘)莫敢不諾(洛)魯侯
是若○天錫公純嘏(叶古)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
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叶史)邦國是有(叶以)既
多受祉黃髮兒齒○徂來之松新甫之柏(叶剝)是斷(短)是
度(鐸)是尋是尺(叶綽)松桷有舄(叶鵲)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叶約)
奚斯所作孔曼(萬)且碩萬民是若

古序曰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魯頌皆為
僖公前三篇頌生平功德此一篇新其廟宇將以為
世室配武宮告成功也故首舉廟宮末歸於脩廟序

毛詩原解　卷三十五　十

云復周公之宇者詩之志也詩遠引后稷開周大王
遷岐成王建魯下及僖公伐楚復常許奄有海邦淮
夷蠻貊志在土宇也故取詩辭居常與許復周公之
宇為目夫常許失矣魯何能復也僖公有駉馬之富
有樂胥之臣有在泮之功修郊禘三望之僭願大而
力小遠思蠻貊而近失常許故序即辭表志而作者
之說自見亦春秋之義也或以是詩為美僖公脩姜
嫄廟夫魯不聞有姜嫄廟詩言姜嫄者誇魯之自出
明郊祀后稷之故耳始僖公存日脩祖廟是時行父
之父季友為政則頌不待行父請作矣行父當成公

時脩僖廟故篇末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重葺曰新
創始曰作奚斯僖公時大夫公子魚也成公朝死久
矣追敘始作以見今之更新久而不忘耳若姜嫄廟
豈待奚斯始作邪○一章深閟之宮侐然清靜盤基實
實然鞏固結架枚枚然茂密是祀我僖公之廟也上
世從來遠矣赫赫然顯著之姜嫄貞淑不回感武敏
之祥上帝依憑其身使無災害彌十月而生子是爲
后稷天降百福賜以嘉種有黍有稷晚者爲重早者
爲穋有菽有麥早者爲稙晚者爲穉教民有功受封
于邰而奄有下國使阻飢之民皆知稼穡稷黍稻秬

偏及下土烝民乃粒纘神禹平成之緒也○二章后稷
之孫實維太王自豳遷于岐山之南周之肇商實始
於此及文武之世紂惡盈而周道昌天時已至乃奉
天之届于牧野無疑無慮上帝臨視天心順也治商
之師三千同心共成厥功人心應也所以有天下也
○三章天下既定大封同姓周公于魯成王告周公曰
叔父翼相王室立爾長子大開土宇藩屏周室乃策
命魯公于東賜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之邑魯所以有
國也及周公之孫文莊公而爲子者我僖公也始興
郊廟之祀建龍旂于車四馬六轡耳耳柔順春禘秋

嘗不懈於時郊天廟祖不忒於禮春而郊祀天帝配
以后稷享以騂犧帝稷安享降福于郊周公皇祖伯
禽以下亦福汝于廟秋嘗則夏養牲橫木牛角以止
其觸三月而後用之白色之牡以祀周公用殷之王
禮也騂色之剛以祭魯公遵時王之制也酒有牛形
之尊將將端正饌有去毛而炰之豚有切肉之胾有
肉汁之羹有籩以盛果核有豆以盛菹醢有大房以
載牲體樂奏萬舞洋洋充盛祖考格而孝孫有慶使
爾熾盛而昌大使爾壽考而臧善保安東土常有魯
國不虧缺不崩頹不震動不騰踴有壽考之三卿爲

朋夾輔社稷固如岡陵此我僖公上承祖考而恢弘
典禮者也○四章公之兵車大國千乘之賦也每車中
三人右人持矛飾以朱英左人持弓縢以綠繩矛必
載二矛必用重備折壞也討公之徒凡三萬人飾冑
以貝綴甲以朱綫烝進其徒增增然多也西戎北狄
以此當之荊與舒叛以此懲之無敢有承敵我者使
爾昌大熾盛使爾壽考富足有黃髮鮐背老成人相
爲試用使爾昌盛廣大使爾耆老蒼艾萬年千歲眉
秀而壽無有患害也○五章泰山巖巖高大雖非封內
我魯邦所瞻望而祀也奄有境內之龜蒙二山遂荒

治極東至濱海之邦如淮夷舊爲魯患今亦來同莫不相率順從皆魯侯之功也○六章保有境內鳧繹二山遂盡徐州之土荒治爲宅近海之邦若淮夷若南蠻若北貊及彼炎荒極南之夷莫不率從莫敢不應命唯魯侯是順而已○七章天賜公全福眉壽以享魯國昔齊人侵我常鄭人侵我許公居常與許恢復周公之土宇燕飲喜樂家有令善之妻壽考之母朝廷有大夫庶士撫有邦國既受多福而又壽命堅固髮白復黃齒落更生以來此福也○八章我公功高德盛廟祀百世不遷禮也今者脩其寢廟取松于徂來取

柏于新甫斬斷之量度之長者八尺而尋短者十寸而尺用松爲桷爲楶層架正寢規模甚大廟貌重新奕奕然盛美也此廟經始乃先大夫奚斯公子魚所作人心思慕久而愈深今棟宇更新甚長曼而碩大萬民瞻仰無不順悅也○閟深閉也宮僖公廟也侐清靜也實實鞏固也枚枚礱密也上帝是依履帝武敏也彌月終十月也重一作穜穋一作稑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先種先熟曰稙後種後熟曰稺皆五穀生熟早晚之通稱有下國受封邑于邰也有下土粒食徧天下也纘禹緒繼治水之功也岐之陽

岐山南也山南曰陽翦革命也屆至也猶屆期之屆致猶奉也敦猶敦琢之敦治也克咸厥功將士同心協力也王成王叔父呼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周公留相王室伯禽歸魯也啓開也宇居也周公孫莊公子即僖公魯用郊自僖公始也龍旂諸侯之旂日月爲常天子建之交龍爲旂諸侯建之皆于車上也耳耳柔從也春秋春禘秋嘗也禮郊廟之祭春秋有常期不忒不差也后帝天帝也騂赤色周所尚也犧祭牲也色純曰犧宜安也周公皇祖謂太祖周公及伯禽以下諸祖也秋祭曰嘗楅衡以木橫制牛角止

其觸也周禮封人之職凡祭飾牛牲設其楅衡白牡祀周公用殷王禮以殊于諸侯也郊特牲曰諸侯宮縣而祭以白牡諸侯之僭禮即指此騂剛魯公以下之牲色從昭代也剛猶牡也犆也犆特同獸父曰犆炰炮同毛炰炮之而去其毛也周禮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胾切肉也羹肉有汁者和之曰鉶羹盛以鉶鼎不和曰大羹盛以瓦豆也大房大俎以盛牲體足下如房千乘大國之賦孟子云公侯地方百里開方中得千里古者因地名賦以里計車故謂方百里者爲千乘極言其多耳非實有此數也徒步卒也大國

三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三軍爲三萬七千五百人言
三萬者大約也朱英以飾矛也綠綠繩縢束弓也貝
胄以貝飾兜鍪也朱綅紅線也增增衆也西曰戎北
曰狄荊楚也舒荊屬國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台作
鮐莊子有哀鮐駝老人痀僂之狀胥相也試用也龜
有千歲猶言千萬歲泰山在齊境詹瞻同望也諸侯
望不踰境魯望泰山自僖公始春秋書郊三望譏也
奄有全覆有也龜蒙二山名荒治也大東極東也海
邦海島諸國也鳧繹二山名魯地在徐州之域荒徐
宅謂盡徐州之土治爲居宅也南曰蠻北曰貊南夷

今閩粵交阯等地常作嘗近薛魯地之見侵于齊者
也許魯朝宿東都之邑見侵于鄭者也令妻僖公夫
人聲姜也壽母母夫人成風也徂來新甫二山名八
尺曰尋桷椽也舄鵲同鵲善架巢故爲椽桷之象路
寢廟後正寢以藏死者衣冠路大也人君所居曰路
與小寢異新廟新其舊廟也猶春秋新延廐之新奚
斯公子魚魯同姓大夫作創造也
閟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
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按朱子改訂爲九章
因首章十七句爲例以王曰叔父下五句屬上章合
十七句爲二章以乃命魯公至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亦十七句爲第三章秋而載嘗至如岡如陵十六句
爲第四章少一句謂有脫漏今按詩章法原不拘長
短但當察其文義語脉舊本王曰叔父以下三十八
句詳陳魯開國與郊廟祭祀之盛故爲一章公車千
乘以下則頌武功恢復土宇分爲四章意重復土宇
也今從舊

毛詩原解卷三十五魯頌終

毛詩原解卷三十六

郝敬習

商頌

初契爲堯司徒賜姓子氏封于商卽今陝西西安府商州十四傳八遷都至湯徙居亳或云卽今河南府偃師縣十九傳又五遷都河北至盤庚復湯故地帝乙又徙居河北都朝（昭）歌卽今河南衛輝府周武王誅紂以朝歌封其子武庚成王誅武庚以微子爲殷後封宋卽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使脩其禮樂奉其先祀宋衰舊典散佚七傳至戴公當周宣王時宋大

夫正考甫者孔子七世上祖也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歸祀其先王及孔子刪詩時存五篇耳夫杞宋無徵夫子傷之嘗曰丘殷人也聖人每事不忘先而況禮樂乎故詩以商頌終蓋詩至魯頌而誇誕僭踰極矣存商頌志從先進樂其所自生也

猗（依）與（余）那（羅）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看夫犴）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叶咽）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烏）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古序曰那祀成湯也毛公曰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此詩多言樂何也郊特牲云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缺）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閒卽此意也○一章猗與那然樂器之多也鞉與鼓先衆樂設置奏樂擊鼓簡簡然衆音大作時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我烈祖及其迎牲祼獻湯孫奏樂感假以安我思成如在之靈鞉鼓淵淵深遠管聲嘒嘒清亮調和均平依我磬聲磬聲諧八音皆諧矣烈祖雖遠聲音之號詔告於天地之閒

於赫哉湯孫穆穆美聲思成所以綏也及乎九獻既終鏞鼓斁然交作萬舞奕然并陳助祭嘉客聞樂觀舞無不平夷悅懌昔蓋尊祖敬宗有廟來假古今通誼古昔亦有助祭爲客者亦有曾孫爲主者行禮奏樂寧自今日今者溫恭朝夕執事匪懈人心合敬無異古昔烈祖感格尚顧予烝嘗哉此奉祭非他人湯之孫也一氣潛通有不居歆乎○猗與歎美辭那多也鞉有柄小鼓鼓大鼓凡樂先播鞉擊鼓故首置焉簡簡和而大也烈祖功烈之祖指湯也湯孫主祭時王之通稱綏安神也思成思念祖考成就也記云齋

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之類成猶如在也磬玉磬也玉磬在堂上鞉鼓管在堂下故曰依記曰磬以立辨辨故難諧磬聲諧則八音皆諧矣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也庸鏞通大鐘也嘉客先代後及諸侯來助祭者皆是也先民有作作禮樂也蓋因先代之後諷勸之與

那一章二十二句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虎叶)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戶叶)賚我思成(常叶)亦有和羹(岡叶)既戒既平(旁叶)鬷(宗)假(格)無言(牙叶)時靡有爭(臧叶)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軝(其)錯衡(杭叶)

八鸞鶬鶬(搶)以假以享(香叶)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穰叶)來假來饗(香叶)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古序曰烈祖祀中宗也○成湯至于大戊七世矣商道寖衰大戊脩德中興遂號中宗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撥祖成湯宗大戊武丁此祀大戊之樂歌也朱子以詩稱湯孫改爲祀成湯今按詩云及爾斯所言自湯及大戊也云諸侯來假受命溥將言天命人心表中興之功也亦猶玄鳥頌人心土宇正祀二宗之詩若那祀成湯無庸及此矣湯孫凡後王主祭者皆得稱之豈必祀湯始稱湯孫乎前篇言樂此篇言味祖遠難格故衎之以聲宗近易感故侑之以食不得謂二詩無辨也○(一章)嗟我烈祖成湯華夏受命有秩然常久之福引申敷錫于無疆延及爾中宗之所世經七葉再造天下與烈祖重光也今日之祀清酒方載神靈來格所思成就若或賚之禮以羹熟爲節和羹既備既調乃總衆行禮合敬感格人雖衆而肅靜靡有諠譁神其居歆安我以眉壽黃耇之福也鬷假莫大乎諸侯車以皮束其轂畫文于衡四馬八鸞和鳴來假奉享我受天命既廣大矣天降豐年使諸侯之來奉其黍稷以饗其降福寧有疆界乎今日之祭

皆中興之賜尚其顧我烝嘗乎此祭非他人湯孫所奉也○烈祖湯也秩常也祜福也申重也爾中宗也斯所猶言此處酤酒也和羹鉶羹也戒備也平和也凡行禮以羹定爲節載清酤戒和羹祭之始也鬷衆也假格通至也無言寂靜也靡爭嚴肅也康和也穰穰多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以叶)商之先后受命不殆(怡叶)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升)龍旂十乘大糦(熾)

是承邦畿所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叶獎四海來假
叶果來假祁祁景員維河叶火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叶火
古序曰玄鳥祀高宗也○按中宗十三傳至武丁而
商業又寖衰武丁恭默思道乃復中興號稱高宗頌
高宗而推本祖德正所以表中興也○一章天命玄鳥
降祥生契肇封于商是我商人之始也宅居殷土芒
然廣大古昔上帝命威武之成湯從其祖居以正治
四方之封域湯既受正方之命而列后率附遂奄有
九州此商先后所以受命也數十傳之久經衰亂而
不危殆者在我武丁爲之孫子繼序重光耳武丁之

爲孫子也秉威武之德爲天下王無所不勝故諸侯
皆建龍旂十乘載黍稷爲大糦以供王祭當是時畿
内地方千里皆民所居止而肇開封域極彼四海無
異正域之初也故今日之祭四海來假祁祁衆多如
影之員附由大河達王都朝宗之衆亦無異方命之
日殷受天命自湯至今咸宜百福負荷豈非中興所
遺乎○玄鳥燕雀也降猶至也古天子以春分玄鳥
至日祀高禖祈子取玄鳥以乳子至也高辛帝嚳之
妃簡狄祀之而生契遂以子爲姓是商人始祖也帝
嚳都殷契始封商十四傳至湯復從祖居亳或云卽

今河南府偃師縣是也芒芒草昧貌正域正治封域
也四方謂之域中方命卽正域四方之命厥后諸侯
也奄覆也九有九州也先后指湯殆危也武丁孫子
武丁爲湯孫子也武王有武德爲王也勝任也十乘
載糦多也糦食也卽黍稷也來假來助祭也祁祁衆
多也景影同猶汎汎其景之景員附也猶員于爾輻
之員景員猶言影從諸侯順附也河黃河道由黃河
也何荷通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濬叶峻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句外大

國是疆幅隕貝既長有娀叶松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
桓撥叶泊受小國是達叶特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
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
遲聖敬日躋叶貴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叶支帝命式于九圍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叶賀天之休不競不絿不
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受小共大共叶拱爲下國
駿厖叶猛何天之龍叶寵敷奏其勇不震不動叶董不戁叶赧不
竦百祿是總○武王載旆叶撥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
我敢曷叶遏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
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叶史

實維阿衡叶實左叶右商王
古序曰長發大禘也○朱子謂當爲祫祭之詩援大
禘卽祫也故雖周禘也并頌烈考文母此商禘也并
頌玄王相土成湯及卿士盖追祀遠祖則子孫咸集
所以首四時爲重祭也時祭合享或不止禘而據雖
與此詩則禘非特祭甚明然此稱大禘雖稱禘何也
雖序云大祖其爲大禘亦可知也○一章維商有深濬
明哲之德興王之祥發見久矣自昔洪水芒芒禹分
布下土區畫四方外而諸侯大國各正疆境其邊幅
周隕長遠內有娀國方大高辛帝立其女子爲妃生

我太祖玄王是我商人之自出也○二章我玄王生而
桓武撥治堯命爲司徒受小大之國五教敬敷無不
通達身所循行無有差越民遂視傚而興起矣迨玄
王之孫相土尤烈烈然威名播于海外截然其整肅
也○三章玄王以來天命在商不去至湯天人會合應
期降生有聖人之敬而日益進升昭格于天遲遲永
久惟上帝是承故帝命爲王以式法于九州也○四章
湯受小國大國之贄玉爲諸侯所附屬如旗旒之綴
于繆固結不解也人心所屬卽是天休湯能不爭競
不急躁不剛猛不柔弱布政優優和平是以百福遒

聚爾○五章受小國大國供奉爲諸侯所乘載如駿驪
之馬負荷重遠人心所奉卽是天寵湯能陳進其勇
不震驚不搖動不戁恐不竦懼毅然以天下自任百
祥所以總歸爾○六章湯以威武爲王載旗秉鉞恭行
天討如火烈烈莫敢止遏桀以三國爲黨如一本三
蘖不得順遂通達十一征而九州截然歸一伐韋伐
顧伐昆吾乃伐夏桀也○七章昔湯未伐夏中葉遭桀
之虐震懼而且危業信哉湯爲天之子天降卿士爲
阿衡庶政倚平左右湯以王于天下今日之祭所以
配饗也○濬沈潛也哲精明也長久也發祥萌光也

荒大也頌契述禹者契禹同事堯紀時也敷下土方
謂平治水土分別四方猶書序云帝釐下土方也外
謂五服外繞王畿居中也大國諸侯之國也疆邊界
也幅邊也隕周也長遠也有娀國名簡狄母家也帝
高辛帝也子卽簡狄也高辛帝立簡狄爲妃生契是
契所自出之帝禘于契之廟者也玄王玄遠之王指
契也司徒曰王追稱也桓武也撥治也達通也視傚
也發興起也相土契孫也不違不去也齊會集也湯
降不遲湯生及時也聖敬日躋猶敬止緝熙也躋升
也遲遲久也祇敬也九圍九州也式九圍爲君師也

琛玉也諸侯以玉爲瑞卽命圭也綴聯也旒旗之垂者或九或七綴于縿上垂者爲旒所著爲縿綵結也或云綏也適䝨也共供通下貢上也駿厖馬也或云駿大也厖厚也惟正之供不過取以大厚下也龍寵也戁恐也竦懼也武王卽湯也虔恭也鉞大斧曷遏通止也或云誰何也苞本也蘖旁生萌也韋豕韋彭姓顧與昆吾皆己姓夏諸侯之助桀爲惡者卽三蘖也葉世也中葉湯爲諸侯時也湯年八十有七始代夏爲天子震懼也業危也指夏臺之難天子指湯卿士伊尹也阿衡伊尹官號如太公之號尚父也阿倚也衡平也倚以爲平也古字阿倚通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述入其阻裒抔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上聲○維女汝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低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必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責稼穡匪解叶歌○天命降監叶升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叶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叶北○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叶短是遷方斲是虔叶干松桷有梴叶蟬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古序曰殷武祀高宗也○此高宗崩三年喪畢祔主於廟之樂歌頌中興之功而歸於作廟所謂百世不遷之廟也若玄鳥時祭之歌耳然什先玄鳥而後殷武何也重服楚以終頌也三代以前王都多在西北楚地據東南半天下王者南面出治失楚則如面牆故曰維女荆楚居國南鄉言至近而要也天下有道則首善焉文王之二南是也無道則首叛焉商周之中業是也繼世之王有能中興者則天下視此爲向背焉高宗之殷武周宣之采芑是也孟子云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明王不作楚未易撫也有王者起必在東南是以仲尼不遇于齊魯將遂適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求徘徊陳蔡之間者垂十年其意常在楚耳及于西見阻昭王不祿然後反魯刪詩脩春秋二經聖人心思隱微所寄也春秋重與楚王以楚本易王也詩十二國不列楚風以楚非一國也天趾自北而南故風始南音頌終歌楚欲有爲而不得爲聖人未竟之志可思也天下雖安忘戰則危故周公作立政曰克詰戎兵以陟禹之迹王者先內後外先德後

功始二南而終殷武文武內外之辨也○一章撻然敏
疾者殷王之武奮伐荊楚深入險阻裒聚其衆王師
所臨截然帖服此湯之孫所以中興承先王之緒業
也○二章楚既服矣戒之曰爾居王國南鄉非遠也昔
在湯世自彼氐羌之遠莫敢不來獻享莫敢不來朝
見謂此乃商之常禮耳況汝荊楚何敢不至乎○三章
荊楚既平諸侯畏服天命衆君建國于禹功九州內
者咸以歲時朝覲之事來見辟王求免禍謫皆曰田
野不治則有譴予之稼穡亦匪懈矣庶免禍謫乎其
相畏服如此○四章高宗中興非徒恃武功耳天命降

視在於民心故下民可畏賞不僭差刑不淫濫敬天
畏民不敢怠遑故天命于下國封殖其福使夷夏率
附也○五章畿內之治翼翼整飭爲四方取極赫然聲
譽顯盛濯然靈爽精明中興之業偉矣又其享國長
久壽考康寧以能保安我後人也○六章功大者廟祀
不毀今者作廟升彼高山松柏丸丸圓直斷之于山
遷之于鼎齊等斲削積之使乾以松爲桷梃然而長
楹閑然均稱廟寢既成高宗之神甚安妥矣○撻
疾貌所謂兵貴神速也殷武殷王之武罙深也阻險
也裒聚也湯孫卽高宗氐羌西極遠夷也多辟列侯

也禹績分畫九州禹之功也來辟來王也適謫通責
讓也降監下視也嚴畏也僭賞差也濫刑過也高宗
享國四十有九年故曰壽考後生後嗣也景高大也
丸丸木調直貌虔乾遷積材使乾也古虔音與干近
凡斬伐曰虔劉梃長也楹柱也閑穩稱也此與魯頌
新廟異魯更新此始作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毛詩原解卷三十六商頌終

時萬曆丙辰季春吉

毛詩序說題辭

詩自朱傳行。而古序塵庋閣矣。朱子未改古序之先。識古序爲鑿。既改古序之後。人疑朱傳爲猜。然識古序而不求所以是。疑朱傳而不辨所以非。人誰適從。天下義理。豈

量易而折衷難。兩物質而後功苦見。兩造具而後曲直分。余取古序朱傳參兩。爲毛詩序說。舍詩說序者。序志而詩則辭也。孟子云。善說詩者。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志得而辭可旁通矣。夫說詩

與說他文字異。他文字切直爲精核。詩含蓄爲温厚。古序得其含蓄。朱傳主於切直。反以含蓄爲鑿空。三百古序。無一足解頤者矣。人非賜商。未可與言詩。余幼承師說。守

功令。何敢自異。偶閱古序。覺食芹美。人各有心。問之同學。可則與衆公之。若其否也。野人無知。博一笑而已。其敢有它。

天啓五年七月初三日鄭敬識

毛詩序說目録

國風

卷之一

周南

召南

卷之二

邶

鄘

衛

王

卷之三

鄭

齊

魏

唐

秦

陳

檜

曹

豳

小雅

卷之四

鹿鳴之什

南有嘉魚之什

卷之五

鴻鴈之什

節南山之什

谷風之什

甫田之什

魚藻之什

大雅

卷之六

文王之什

生民之什

卷之七

蕩之什

三頌
卷之八
周頌
魯頌
商頌

目錄終

山草堂集第五　內編

毛詩序說卷之一

京山郝敬學　男洪範輯
姪千里
門人彭六翮仝校

國風

說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者有聲無形而能動物易巽為風為入巽者順也巽言易入故首以命詩國風周列國詩也古之王者采詩以觀民風故家邦之詩曰風風之為體飄姚和動雅之為體詳允端慤頌之為體湛靜莊嚴若夫關雎麟趾之類則風雅頌之義備矣雅頌未有無風而能動人者故六義首風然僅十五國何也周衰詩亡聖人所刪訂者止此耳以十五國槩方內風俗大畧可覩矣

周南

說曰周岐豐也周家王業始造之地故以首風文王以聖德治岐豐化行梁荊梁荊在岐

譬之東南故曰南不言北者紂都在北文王三分有二正東南之間也言周召者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畿內曰周畿外曰召言南者指政教所及皆周有天下後追誦其事令世世師文王也然古序不言文王言后妃何也化始宮幃言后妃皆文王也猶言四時百物即天也朱子執此短序非也

古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毛公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

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

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說曰凡詩序首句舉三百本事鄭玄所謂逐

篇之小序也謂爲子夏與毛公合作非也或是當世掌故之舊目或是夫子刪正之舊文以下申首句未盡之義則爲毛公作是也乃其所以爲毛氏之學也今加毛公曰三字別之玄又謂關雎序自風風教也以下爲三百篇大序子夏作亦非也毛公序詭多游演旁通而關雎首三百故於此總論全經大旨末仍歸關雎本屬一篇而朱子割取詩者志之所之以下至詩之至也別爲大序今依古本

合之皆毛公作也各篇古序惟首一句耳此篇云后妃之德者何也女德無極不妬爲本妬生于淫淫妬則衆惡皆歸關雎好逑言其不妬也荇菜思服言其內官備職淑女同心共承宗廟仁孝和敬之至也禮王者一娶十二女六宮之屬百有二十人祭統云官備則具備蠶繅衣服酒醴粢盛籩豆和羹之事皆后妃主之而內官左右相之也恆情女入宮見妬惟賢妃能寤寐求賢憂宗廟之人中饋闕事君寵偏態而亂嗣不廣所謂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者此也故曰后妃之德也然周南本文王之詩而文王之妃則大姒也古序不言大姒言后妃何也曰二南之作凡爲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脩身齊家之法也以文王風之非專爲美文王大姒作也其曰后妃之德者言凡爲王后妃者皆當如是也故鵲巢亦曰夫人之德言凡爲君夫人者皆當如是也大抵二南

作于王業成後揚祖德訓後嗣而朱子謂此篇爲王季宮人喜文王得大姒作尤非也果爾宮人好德與后妃何預三百篇好德之詩不少樂不淫哀不傷何獨一關雎也關雎化行文王三分有二矣不應大姒初嫁來便有關雎也其詠雎鳩何也六義所謂比也雎鳩鳥名即布穀也狀似鷹月令仲春鷹化爲鳩季秋鳩化爲鷹夏小正云二月化鳩五月化鷹列禦寇云鷂爲鸇鸇爲布穀布穀久復化

爲鷄其目雎然故名雎鳩其鳴勸耕故名布穀布穀鳴農務興天子耕耤以供粢盛王后蠶繅以爲衣服禮仲春王后率内外命婦始蠶于北郊率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獻于王勸耤凡宗廟祭祀男女昏姻皆于仲春故以雎鳩比然鳥類多矣獨取雎鳩何也鳩之言聚也鳥惟鳩多族而雎鳩乘陽氣變化與他鳩異故以爲王后妃之比在河洲何也幽鳥不集廛市古國有公桑蠶室擇近水地爲之

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于川二南皆作于周公制禮之時中都既建大河當其北郎公桑之北郊蠶室也雎鳩鳴春冰泮河水方生德莫平于水量莫廣于河河洲平曠羣鳥飛集飲啄其中所謂不爭之地不妬之比也次言荇菜何也荇蘋藻之屬宗廟之禮有釋菜有豆菹有和羹皆用菜荇水草明潔可薦春秋傳云蘋蘩蘊藻之菜可羞于鬼神祭則后妃薦豆故以荇菜比也謂

之比何也詩言微婉託物爲比陳辭爲賦感動爲興三義合而成詩朱子斷以某詩爲賦某詩爲興某詩爲比非也詩有無比者未有無賦與興者比不離興比興不離賦古註未達而朱子以興爲先言他物興起所詠之事與比何別乎子云詩可以興豈謂其可以先言他物乎舛誤難通〇詩通關雎二南思過半矣本詠后妃之德而渾然不露託雎鳩荇菜爲比內官蠶繅粢盛籩豆祭祀禮樂無所

不備勤儉之節溫厚之性仁孝誠敬之思悠然可想衽席易溺而能寤寐思賢反側不安不淫不妬尤爲女德之先風教之本也夫子贊其樂不淫哀不傷以此朱子謂爲宮人哀樂於后妃何預乎然亦不自后妃始也惟王者有十夢求賢之思而後后妃有關雎之德惟王者有卑服康功之志而後后妃有葛覃之本故曰身不行道不能行於妻子觀后妃而王道始基矣此夫子定二南之意也

古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毛公曰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說曰朱子改爲后妃治葛既成而自賦其事非也蓋關雎母儀之事也葛覃處女之事也未嫁爲賢女則既嫁爲賢婦故葛覃爲之本大明云文王嘉止大邦有子俔天之妹女少曰妹此章所謂俔天之妹者也關雎兼言蠶事此章專言績事蠶絲以供禮服葛麻以供

常服恆居無羅紈不厭布縷嫁時無靡麗不棄澣濯采葛刈濩紡紝縫洗不辭親執言語服飾必諮師保歸事舅姑無異父母勤儉之節恭順之性仁孝之心備矣有女如此以爲婦可以事舅姑以爲后可以母天下序說是也朱子因無贊美之辭遂謂爲后妃自作夫二南皆先王所以垂訓爲齊家治國之道非爲贊美作也有贊謂之美無贊謂之自作朱子說詩大都如此○詩與傳記異事不必據

語不必詳而情景躍然風人之致也葛覃僅七十餘字而賢女勤儉之節孝敬之心宛然可想朱子以爲文王后妃自叙計二南成時大姒老且薨矣所稱中谷刈濩黃鳥灌木聞聲見色一一覈實豈非高叟之爲詩歟

古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毛公曰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

說曰婦人以縫衣裳羃酒漿爲事葛覃衣裳

也卷耳酒漿也卷耳之草可爲麴蘖因酒漿念及使臣故有進賢之志策馬登陟皆使臣之事也后妃而思酌使臣酒何也禮王者獻賓則后妃亞獻小雅之四牡皇華采薇杕杜遣勞使臣皆王者所以饗諸臣于外廷也卷耳則后妃所以相王于中壼也卷耳之志是采薇杕杜之治所出也志在箴規義取卷耳以諷其聽也陳風東門之枌曰彼美淑姬可與晤歌則莫如卷耳之歌矣小雅閒關曰辰

彼碩女今德來教若卷耳者可謂德教矣
爲天子后妃者志當如是故曰后妃之志也
朱子改爲后妃思念君子而作以婦人思君
子爲貞靜專一之至非也婦人不念其夫而
誰念乎婦人念其夫者多矣孰能爲卷耳者
乎升高望夫馳馬登山飲酒消憂幾乎蕩矣
縱謂託詠亦何以異于鄭衛之聲乎或者謂
婦人勿預外事然則雞鳴之解佩十亂之邑
姜胥宇之太姜非乎婦稱內助不此之助而

安所取助乎不越酒食不及爵賞借中饋以
效箴故謂之志云爾豈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之謂哉〇關雎備厚載之德葛覃修內政之
本卷耳懷進賢之志后妃所以相君子者至
矣詩人託興微婉懿範徽音千古如在正使
大姒自道不能有加而朱子據篇內我字遂
以爲大姒自叙固矣

古序曰樛木后妃逮下也毛公曰言能逮下而
無嫉妬之心焉

說曰此詩人詠歌之辭朱子改爲衆妾稱願
而作非也其言南有樛木何也南方陽明故
詩美多比南北方幽暗詩刺多比北木垂枝
曰樛樛木下接葛藟上附象后妃逮下衆妾
親上二語賦比興三義具矣朱子謂先言他
物興起所詠之事然則樛木二語先言他物
也其所詠之事安在他篇可以類推〇關雎
以下三篇曰德曰志曰本皆言后妃之賢也
此篇言其福履下篇遂及所生漸被國人致

興王之瑞達化之序也

古序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毛公曰言若螽
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說曰此亦詩人詠歌之辭朱子以爲卽衆妾
自作非也其以螽斯比何也螽斯蚯蜢生子
最多凡血氣之類不和則不能羣羣處則蕃
息善羣莫如螽斯后妃慈和以羣衆妾而多
子故以螽斯比然辭意隱約于螽斯詠其羣
不言和而其和可知于后妃詠其子孫多不

言羣而其羣可知不直稱君子而但指螽斯贊歎微婉深厚悠然可想朱子謂爲比是也然以螽斯比卽是以螽斯與借物爲況感物爲興義雖有二其致則一○誦螽斯而后妃之德徵于所生矣樛木逮下進御者衆故生子多編詩者以義相承也

古序曰桃夭后妃之所致也毛公曰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說曰后妃不妬忌之德刑于下國凡男女之

有室家者皆有樛木螽斯之風故曰后妃所致桃多子其花有色家園常植故以比婦女先王令民仲春大會男女是月也桃始華卽時物爲比也○誦桃夭而知后妃之化徵于國矣雖庶民之家未有閨範不淑而能齊其家者然風教則自上始也此亦詠歌之辭朱子以爲詩人因所見起興則是桃花開時見嫁女者而作此詩以賞其女之賢也說詩如此何異高叟

古序曰兔罝后妃之化也毛公曰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說曰邦國多士文王之作人也然有后妃之助則王教基始故當其寤寐淑女友樂不忘賢賢易色之風始于閨門而達諸朝廷邦國士類興起以至深山窮谷芻蕘雉兔之輩皆懷才抱德足以待明主寤寐之求所謂存神過化遷善不知王民之皥皥也而皆自齊家始故曰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惟薄不修而

能化家邦者未之有也故曰后妃之化明王教之所始也○誦此詩者想見當世山林草莽之士皆有肅恭之德而無播棄之憂下能修之上能知之四友十亂所以奕世用之不盡者皆關雎之助也後王艶妻煽處羣小蔽賢周宗以滅聖人删詩首二南有以夫

古序曰芣苢后妃之美也毛公曰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說曰兔罝[illegible]功故曰化芣苢詠俗故曰美女

衆曰美國語云女三爲粲粲者美之物美者古善之名后妃不妬忌而宜子孫婦人以和平而繼螽斯室家雝慶庶女胥悅故曰美也其以芣苢比何也芣苢之實宜妊婦人所需也閭閻安樂男服事乎罝羅女服事乎蓄聚室家無仳離之憂而皆以生子爲願詩人託詠芣苢見王民皡皡而古序惟以一美字括之極精約非毛說未易會也事不必責實而太平景象宛然詩可以興其斯之類朱註必

以爲采芣苢之婦人自作拘泥淺率甚矣○此詩本詠王者化國之日不言朝野士庶而言婦人不及織紝女工而託詠采芣苢終篇變換纔六字一唱三歎恍然如見庶女于原野閒闠其謳歌之聲者詩所以善于言也

古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毛公曰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說曰前篇自關雎以下古序皆因首句爲目此篇宜目爲南有喬木摘詩中語宜目爲江漢而云漢廣者取詩中廣字之義以表德也六經文字惟詩可斷取如曹風匪風大雅嘉樂之序皆然故毛公卽廣字義釋之始自宮壼遠及江漢可不謂廣與朱子詆其謬非也此序獨不言后妃者廣及江漢非內官之職統諸王者焉○江漢楚地其先鬻熊事文王受封先諸姬是爲聖教首善地漢廣汝墳正當其時國風不列楚卽二南可以觀矣夫子

師文王刪詩錄漢廣有心哉齊魯不競徘徊陳蔡之間者數年意在楚耳昭王之不祿天也儒者論春秋夷楚何居

古序曰汝墳道化行也毛公曰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說曰朱子謂文王三分天下有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作此詩勞之註疏亦謂行役大夫之婦人作或然而亦不必然也

詩多託興非必皆其人自作或曰若是則何以爲風曰因是事爲是詩以鼓舞是人故謂之風近世學士傳貞女節婦亦曰以俟採風豈盡貞女節婦自作邪世儒言風輒稱里巷之歌拘也此篇首二章勞苦饑困不忘君子見其勤而貞後一章閔其君子勞苦勸以義見其正而烈行役者有此婦人則其閨家可知故曰文王之化也

古序曰麟之趾關雎之應也毛公曰關雎之化

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說曰周南以關雎始以麟趾終召南以鵲巢始以騶虞終編詩者取德修瑞應之義也王道之成也道化至此太平有象與古因靈畢至之世無異故毛公曰如麟趾之時也商紂之末俗奢壞禮關雎化行若桃夭之子兎罝野人芣苢漢廣汝墳之士女皆知守禮其貴家世族子姓少而愿謹威儀容止振振有端厚之風故詩人託麟趾以表聖瑞見文王修齊之化成而周道大興也朱註以公子爲文王后妃之子孫以麟比文王后妃以趾比公子於義牽强按周南十一篇皆以次自近及遠江漢汝墳之後而及家庭編次亦乖矣序說不可改也○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其子弟飛揚跋扈蛇冠而虎翼由來漸矣此詠公子之賢歸于振振命之曰麟稱其趾其定其角肅然端莊謹厚令儀令色瞻之在前辭約而

旨遠妙于形容矣

召南

說曰召南岐周地名召公奭之采邑風名召南而詩非召詩皆王教也周南岐豐首善王者之風也召南教行南國諸侯之風也周南亦有南國詩如江漢汝墳化由周達也召南無周詩專言化之及遠也周南醇懿粹美覺宇內雍熙召南轉移變動氣運方新皆始于閨門達于邦國也

古序曰鵲巢夫人之德也毛公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說曰朱子改爲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詩人美其嫁娶而作非也序但言夫人之德不言爲某諸侯夫人則是凡爲諸侯夫人者皆當有是德也德何如王后妃之德厚載以承天故關雎思賢君夫人之德靜壹以守成故鵲巢無爲然則何以首召南召南者諸侯之風

諸侯教國先教家召南首夫人之德亦猶周南首后妃之德也然則非文王之事歟曰是也而不必當文王時果有君夫人如此者文王教之皆欲其如此也若朱傳云南國諸侯能正心脩身以齊家其女子有專靜純一之德若是則紂時有兩文王兩大姒也何必然故毛公謂國君積功累行意以文王當之而亦不專指文王又云夫人起家居而有之意以大姒當之而亦不專指大姒見詩人所以詠歌聖人所以編次二南者皆風後世人主齊家治國之道而非按事指據也然則謂爲文王之化又何也文王爲天子教天下則后妃之德關雎也文王爲諸侯教國人則夫人之德鵲巢也蓋教于王畿必始關雎教于列國必始鵲巢其比鵲巢何也春鳥巢居正婚姻之時鵲巢木杪最高大不取墮枝有尊貴之義焉自冬至春始成有積功累行之義焉戶牖背歲向太陰有下女之義焉鳩鳲鳩一

名鸜鵒南方之鳥不自爲巢遇鵲巢則託之鵲亦安之他鳥未有若是者故爲受成之比鳥唯鳩多族天子諸侯之配皆以鳩比而雎鳩變化以比王后鳲鳩守成以比君夫人君夫人比鳲鳩何也王者開創諸侯襲享封國故周公作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邦君無爲受成而其夫人可知也大雅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小雅曰無非無儀無父母貽罹君夫人而欲專成

毀巢之道也故曰鵲巢夫人之德

古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職也毛公曰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說曰朱子改爲南國夫人被文王之化家人叙其事以美之非也夫人猶前鵲巢夫人不必定求其人而其詩則皆文王所以脩身齊家教南國者也序謂不失職何也諸侯冕而親迎以重宗廟也故修籩豆奉祭祀君夫人之職然必有鵲巢之德有親操之勤有齊莊

之容然後可若采蘩夫人斯可矣惟文王大姒足以當之苟南國諸侯夫人有若此者亦大姒之教文王之化然而非必實有此夫人也朱子謂美其君夫人而作固矣

古序曰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說曰朱子改爲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思夫而作非也毛傳謂大夫妻初嫁來能以禮自防是也稱妻者自嫁後既覯君子而言草蟲阜螽皆螽斯之屬性善孳故以爲比

蕨一名鼈脚可以茹薇細豆苗可以和羹皆中饋之事草蟲躍蕨薇生仲春之會也蕨之言別也女子遠父母之比薇之言微也女子寡小自謙之比所以知爲大夫妻者據綿詩首鵲巢君夫人初嫁也次采蘩卽君夫人之職此章大夫妻初嫁也次采蘋卽大夫妻之職女子嫁父母命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新婦入門良人未習私懷憂慮不以新昏爲喜以失禮爲憂一則曰憂心忡忡再則曰憂

心惙惙三則曰我心傷悲未見君子憂不釋旣見不覯憂猶不釋必其旣見旣覯憂心乃平如此自防可謂知禮矣然詩非必此新婦自作也詩人詠王化之所從來見文王所以教南國莫非以禮齊家之事也○按是詩謂初嫁之女自防則爲守禮謂獨居之妻思夫則爲鍾情小雅以勞歸士體其情也召南以詠賢妻貴其禮也故序確而正

古序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毛公曰能循

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說曰序于諸侯妻奉祭言不失職于大夫妻奉祭言能循法度何也君修法度臣奉法度者也故君不祭爲失職臣不祭爲廢法度凡祭備物行禮主婦職中饋薦豆採取烹芼器皿奠獻莫不各有法度大夫三廟宗子繼嫡世爲大夫其廟爲宗室非宗子而爲大夫其廟亦建于宗子之家祭則夫婦往宗子家行禮此皆所謂法度也詩詠季女大夫妻也主

人非宗故其妻稱季猶言少婦以別于宗婦也箋因季女之文遂謂大夫妻之未嫁者教于宗室三月告成于祖之祭然序既言妻非未嫁之女女未嫁而出采蘋藻非法度也未嫁而親主祭于宗室尤非法度也箋附會詩辭與序不合而朱子遂改爲南國大夫妻被文王之化家人敘事美之尤拘也所謂大夫妻者言凡爲大夫妻當如是言妻而大夫可知也亦猶諸侯妻之有采蘩云爾

古序曰甘棠美召伯也毛公曰召伯之教明于南國

說曰甘棠棠棣也其實味甘故曰棠仁人之澤似之故以爲比召公爲西伯之大夫敷教南國嘗舍止棠下後人思之託樹以致遺愛焉棠棃屬棃之言離也去思之比夫召伯之教本皆文王之教也人服召伯之教愛召伯而不知其教之所自來所謂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也思召伯而文王可知也按召公

當文王之時未稱伯亦足以徵二南之詩不作于文王之世明矣○是詩語緩而情切辭約而旨深不言召伯之仁有言所不能盡者千古去思此爲絕唱

古序曰行露召伯聽訟也毛公曰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說曰霜化爲露仲春之會也女子幽貞爲彊暴所搆辱在泥塗自視不勝沾濡故以厭浥行露爲比雀鼠比小人角牙比爭辯雀有角

鼠有牙比訟者之無情皆詩人賦貞女之辭也貞女守禮而男子强求之故訟守禮者文王之教訟則紂之餘風也朱子改爲貞女自述己志豈以聖人使民無訟而序言聽訟爲非邪虞芮質成亦訟也羑里之獄文王身不得免焉孔子無訟之說爲不知本者言耳非謂聖人有訟弗聽也唐虞之際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及其爲天子也皐陶爲士夫非爲聽訟歟誦此詩者想見貞淑之氣如疾

風勁草挺然孤秀女之有壯節者非徒婉嫕柔質而已而召伯聽斷明允使幽貞之情得伸雪于濁世文王之教遠矣哉詩人亦可謂善于占誦矣

古序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毛公曰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說曰羔羊言鵲巢之功猶兎罝言后妃之化也宮幃有專靜均一之德故朝廷有節儉正直之風節儉故衣服有常正直故進退有度

羔裘者大夫之法服也羊柔順能羣逆牽則不進故以比正直裁皮爲裘方幅整齊有正直之象聯之以絲羔小裘美用皮多紽之以絲亦多羊大皮少絲止用五其色又素故曰節儉其儀度安重難進易退故曰德如羔羊也

古序曰殷其靁勸以義也毛公曰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說曰此詩猶周南之有汝墳大夫有此妻是鵲巢之化行而大夫刑于可知也其託詠殷靁猶汝墳之王室如燬也西伯率南國大夫以服事殷故婦人以天威比王命殷靁聲比殷商也南國至朝歌千有餘里而紂虐遠及故曰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儆之以思也莫敢或遑勉之以勤也振振美之也歸哉憂之也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親愛而不忘公義有婦如此豈非鵲巢之流亞歟然詩亦不必

其婦自作也朱子改爲婦人思夫則降而爲變風亦可矣何貴爲二南乎

古序曰摽有梅男女及時也毛公曰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說曰朱子改爲女子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强暴之汙非也蓋以詩辭嫌于女求男周旋其說云爾愚謂男女居室人情耳葛覃之告歸非后妃自告邪商紂之季王室如燬男女失時文王化行閭閻安樂故女子

感時思歸猶豳風采桑之女殆及公子同歸王民皡皡之象也王道本乎人情摽梅人情之至顧其詩非必即出于其女之口而當世民情有家之願宛然情雖切而不苟且遷就往必待求求必以時容非文王之教邪其託詠于摽梅何也梅之言媒也孟春梅始華華落則實實漸多則華漸少而仲春至正婚姻之期矣然託詠不於男而於女何也詠於女子而後見性情之至也二南之化皆自中閨始耳

古序曰小星惠及下也毛公曰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說曰小星夫人猶鵲巢采蘩之夫人也朱子謂能不妬忌以惠下是也謂南國夫人被文王之化衆妾美之而作則拘矣詩人歌此謂凡爲君夫人者皆當如是也蓋妬忌女惡之大者不妬忌女德之大者后妃之關雎亦惟

思窈窕無傷善之心而已君夫人而使衆妾皆得進御安其分無怨言則亦有關雎之風焉其以小星比何也不敢自同于大明也猶諺云衆星不敵一月之意衆妾進御昏入晨出昏入則星見于東晨出則星見于西即往來所見爲比然亦非必其進御之妾所自作也

古序曰江有汜美媵也毛公曰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

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說曰禮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夫人與媵各有姪有娣爲九夫人進御君所則媵從嫡初歸不以媵備進御之數或勞使之而媵亦無怨嫡感而自悔故詩人作此以美媵見媵之賢而嫡之所以能悔者皆關雎之化也其以江有汜比何也物無情莫如水而江以納衆流故大物大則小者從媵從嫡亦猶是也支流分而復合比媵始棄而終見收也然何

以知其不爲美嫡也曰詩代爲媵言則爲美媵矣以汜自比以江比嫡賢女恭順之辭也小星自託以日月之光比夫人江汜自況以洪流之量比正嫡知命守分所以爲賢女而朱子改爲媵待年于國嫡不與偕行後嫡悔而迎之媵作此詩非也蓋惑于箋獨畱不行之語夫彼所謂不行者不同宮中進御之行也非謂在母家不同嫁也如待年不行豈得謂嫡亦何從而勞使之乎

古序曰野有死麕惡無禮也毛公曰天下大亂强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說曰朱子改爲女子自守不爲彊暴所汚詩人因所見以美之近似而古序必曰惡無禮何也蓋紂時淫昏成俗而羞惡之心人所自有文王化行皆知無禮之可惡故詩不貴其貞潔而貴其知恥也知恥則不屑不潔此導民之本格心之化也序言及此非經聖裁未

易苟作麕鹿比奔也死麕死鹿如惡惡臭醜詆之辭也末章述女子羞惡之情言尨吠則雖狗彘亦惡之矣如朱說因所見則是詩人適野見死麕死鹿士包茅以遺女女罵于室犬吠于門而賦此詩也何以異于說夢乎凡朱子言詩類此宜其以古序爲鑿空也

古序曰何彼襛矣美王姬也毛公曰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說曰召南有此王姬猶周南有公子皆王教所漸也王姬雖嫁于諸侯而其儀衛較諸侯尤貴能不以貴驕其車馬僕從謙恭柔順所以可美朱子謂爲武王以後詩是也疑平王爲東遷之宜曰齊侯爲齊襄公諸兒非也二南皆追誦文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化所謂平王齊侯云者如書大誥稱武王爲寧王酒誥稱爲成王商頌稱契爲玄王易云康侯周禮云寧侯皆非定謚也平正也齊一也如均

平蕩平齊聖猶齊云爾皆美其祖父之德見男女家教有本即文王之孫下嫁諸侯者也若謂東遷以後之詩則當入王風宜曰諸兒其名字何足以辱簡策而厠諸二南之間乎其以唐棣比何也唐棣之華幷蔕攢簇有類聚親睦之象焉故以比兄弟昏姻而桃李多子釣絲相連故以比男女也

古序曰騶虞鵲巢之應也毛公曰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說曰周南終麟趾而國族張故爲關雎之應召南終騶虞而品物遂故爲鵲巢之應蓋好德者其子孫必賢貞靜者其發生必盛化始宮幃近孚遠應非倖致也朱註以爲文王之化則是以爲美南國諸侯非也蓋召南雖諸侯之詩非必諸侯能爲召南也言文王所以教南國者仁及鳥獸草木功贊化育非聖人不能而于召南言之者所以終之也南方卑

濕多生蘆葦野獸成羣故以爲比非謂鵲巢獨能致騶虞關雎獨能致麟趾也以麟應鳩以騶應鵲比類屬辭云爾非專主鳥獸也毛云仁如騶虞則是眞以騶虞爲獸而配麟後儒因謂騶虞白虎黑文或謂騶虞尾長于軀引漢武帝獲異獸騶牙爲徵蓋因虞叶作牙而附會之不足信也騶虞本二官名月令田獵命僕及七騶春秋傳晉悼公使陳鄭爲御六騶屬焉蓋騶者乘御掌馬之官書舜命益

作虞周禮有山澤之虞掌禽獸之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備官也田獵備官而所取不多五豕而殺一其仁也如此故歎美之不敢斥君而呼騶虞騶虞之仁即君之仁也○誦騶虞而王者仁賛化育矣始于閨門施于朝廷邦國達于天下以至天地泰和品物咸亨脩齊之效蔑以復加已故夫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蓋王道以誠意爲本誠意以刑家爲先夫

婦至暱也閨閫至隱也倡隨至便也其切近至不可離也故君子愼獨勿欺必自此始于此眞能如見賔如承祭無隋行無逸志然後可以事父母對兄弟家人而無怍色然後可以處朋友事君使民而無愧心然後可以格鬼神孚豚魚之夷狄蠻貊可行文王純一敬止又得大姒之助故其存神過化風行草偃民日遷善而不知皆脩身齊家刑于寡妻之積效也士君子進德修業内有賢配則事半功倍苟不幸而帷薄不淑則肺腑受病非若藩籬垣牆可委而棄之也其事瑣于米鹽其幾密于嚬笑耳目心志錮閉其中而無適可離故必刻勵衾影以求底于正然後家可齊國可治未有道不行于妻子而能行于疎遠者矣面牆而立豈不誠然或曰二南之詩皆里巷之謡也曰此高叟之説也蓋周有天下之後追思當時流風善政歌詠潤色以詒式穀此皆周公之制作也孔子删定于周衰之

季以示來許若使在文王之時而民謡有此則將焉用周公孔子爲也學者誦二南不必按事求徵但據古序以繹作者之志脩身齊家治國規模具在明辟王以之洪化理而士君子以之資進脩洋洋美德哉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周公曰文王我師孔子曰文王旣沒文不在玆乎此之謂也

毛詩序說卷之一終

毛詩序說卷之二

京山郝敬學　男洪範輯
門人彭大翮
侄千里校

邶

說曰邶鄘衛皆商畿內之地今河南衛輝府淇縣即古朝歌紂都也武王滅紂分朝歌以北爲邶南爲鄘東爲衛邶鄘不詳所封衛以封康叔其後邶鄘皆併于衛各因其地所得

之詩分爲三國其實皆衛詩也以首變風何也二南成而周王朝歌侈而殷墟關雎基治綠衣兆亡紂覆于前衛滅于後所以明戒也

古序曰柏舟言仁而不遇也毛公曰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說曰朱子改爲婦人不得于其夫而作非也忠臣不得于君與賢女不得于夫情相似故忠臣常託賢女自鳴怨而不怒不遇而不忍去序所以目爲仁人也以辭害志故似婦人語其實非也舟以比濟世柏木芳香後凋以比君子柏舟泛流比仁人不遇也

古序曰綠衣衛莊姜傷已也毛公曰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說曰莊公惑于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其以綠衣比何也婦人衣夫者也夫人位中宮黃者中央之正色雜之以青則爲綠青木氣也克土以比中宮之見逼于旁蘖也衣爲上裳爲下表爲貴裏爲賤比嫡妾失

所也此詩莊姜自作故序云傷已與載馳竹竿之類凡婦人自作者序自分曉朱子于他詩一槩謂爲自作非也〇正風雅後爲閨怨者多矣綠衣之怨婉喻而不直其事憂嫡妾失所而不及私情渾厚端莊不激不怒所謂可以怨者邪

古序曰燕燕莊姜送歸妾也

說曰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爲已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弒之故戴嬀

大歸于陳莊姜送之而作此詩其以燕燕比何也燕雀春來秋去以比聚散燕雀依人爲乎子也故玄鳥爲祈子之祥莊姜之於戴嬀以子相依子亡而相失故以爲比不言夫死子戮國破人亡而託興燕燕關山寥落隻影孤飛淒然有流離之感至曲終奏雅未亡人之志有如皦日千古離情此爲絕唱

古序曰日月衞莊姜傷已也毛公曰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說曰朱子改爲莊姜不見答於莊公呼日月而訴之非也州吁之亂莊公卒矣夫人傷國難之不定非不見答也呼日月者詩之情境以比夫婦非專爲告訴日月也

古序曰終風衞莊姜傷已也毛公曰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

說曰終風且暴比賊子飛揚跋扈莊姜爲州吁作也朱子改爲傷莊公而作非也誦綠衣日月而莊姜蓋溫惠婦人耳必無恚忿過當之辭此詩爲母憂子則謂之賢母爲婦怨夫則傷于怒矣毛說是也

古序曰擊鼓怨州吁也毛公曰衞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說曰擊鼓踊躍輕佻之狀凡輕佻者無謀易師之象曰師貞丈人吉以兵爲戲州吁所以亡也故曰詩可以觀謂興爲無義則所失多矣

古序曰凱風美孝子也毛公曰衞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耳

說曰朱子改爲七子自作非也凡詩人美刺代爲其人之言非必出其人之口然則何以謂之道性情曰聲音之道自與性情通詠其事而可興可觀即是性情之理非以其人之詩觀其人性情之謂也詩以凱風棘心比何也美其子之孝則不忍斥其母之不善故若

為幾諫也者以達孝子和氣之衷凱風以比
和氣棘小叢叢生以比七子也為孝子言則
凱風似母棘心似子為詩人言則凱風棘心
皆諷其母之微辭也凱樂也物通淫曰風棘
之言急也心花蘂也俗云棗花多心婦不貞
之比也棘性晚發夏始生心東風吹桃李則
男女及時炎風至摽梅落而棘始生心非桃
天之時矣母生七子猶有淫行詩人不忍言
母老而但言子晚成勞凱風之吹善諷諭也

棘雖非大材叢生可為籬中赤而外多刺比
七子衛護一母也二章比薪三章比水子雖
無用足供薪水豈其悅母不如黃鳥乎黃鳥
應節又為審時之比也

古序曰雄雉刺衛宣公也毛公曰淫亂不恤國
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
作是詩

說曰朱子改為婦人以夫從役于外思念而
作非也詩人託閨怨以刺宣公意不主閨怨
也後世詩多擬閨怨者何必盡婦人自作邪
篇名雄雉猶齊風之雄狐也雄雉善雊小弁
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泄泄其羽押雌之狀
也雉之言恥也若以為婦人思夫意象不類

古序曰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毛公曰公與夫
人并為淫亂

說曰朱子謂是詩未見其為刺宣公夫人然
亦何知其不為刺宣公夫人也序有所受之
以匏比者匏剖為瓢有配合之義昏禮合巹

用匏故以比男女之合匏未剖可佩以渡水
匏之渡水潛行者用之非利涉之正禮也故
以比男女之私匏尚有葉無作合之具水深
比防閑之嚴雉雊善淫鴈飛有序匏以行險
舟以利涉各有取義也

古序曰谷風刺夫婦失道也毛公曰衛人化其
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
焉

說曰谷風東風也東為君方君子之德風也

習習不斷也。谷之言俗也。俗成于習。谷風習而成陰雨。君德習而成民俗。故以爲比。朱子謂詩中不見化其上之意。改爲棄婦自作。非也。風人美刺。鮮有直陳者。設以身處其人之地。代爲其人之言。心曲隱微。皆肖其人。所以爲妙。于性情而可風也。若謂棄婦自作。微婉之致。全失之矣。

古序曰。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說曰。朱子疑詩中無黎侯字。以爲鑿空。愚謂

有黎侯字。不成詩矣。

古序曰。旄丘。責衛伯也。毛公曰。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說曰。朱子謂序見詩有伯兮二字。遂以爲責衛伯。非也。蓋衛之先。本牧伯也。武王封康叔誥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玆殷罰有倫。此衛爲伯之始也。司馬遷作世家。衛自頃侯以前。七世皆稱伯。黎侯以狄難來告。正望其脩先業也。故曰與曰同。皆連率之事。以旄丘葛比者。前高後下曰旄丘。丘之不斷截者也。葛亦不斷之物。俗稱狐疑爲葛藤。毛遂云。從之利害。兩言而決。日出而言。日中不決。卽此意也。朱傳謂久寓于衛。時物變而登丘見葛。以起興。豈其然。豈其然。○旄丘之怨。從容不迫。雖當流離之秋。缺望之至。而其言委蛇有序。篇終乃曰。褎如充耳。諷刺微婉。氣象從容。詩所以爲性情之道。而善于言也。

古序曰。簡兮。刺不用賢也。毛公曰。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說曰。朱子改爲賢者自作。不得志而仕於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若自譽而實自嘲也。夫輕世肆志。豈風人之度。譽而自嘲。則詼諧耳。六經無此體。求其人而不得。遂以爲賢者自作。又疑碩人美人爲自誇。遂以美人爲君。以碩人爲自譽自嘲。其實非也。序云。刺不用賢。蓋當時實有賢人。不見用。仕爲伶官者。詩人

刺其不用賢者。則衛君之咎也、
古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毛公曰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古序曰北門刺仕不得志也毛公曰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說曰朱子改爲賢者不得其志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非也夫出自北門如涉彼北山出其東門之類北門背陽以比昏主凡刺多比北美多比南以爲實然則固矣詩人託爲仕

者之怨以刺時耳非必仕者自言也
古序曰北風刺虐也毛公曰衛國幷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說曰朱子謂衛以淫亂亡國未聞有威虐者夫亡國之君誰不威虐卽州吁弒君宣公殺子孰有如其威虐者而謂未聞非也
古序曰靜女刺時也毛公曰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說曰君無道故外無防閑夫人無德故內多醜行詩人不欲直斥。因借淫者期會贈貽。而諷之以正賢賢易色之意也靜女謂貞靜之女首章刺其君壞防故以城隅比城四隅有敵臺最高峻大雅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城者內外之閑禮義之比也國君以禮厚防誰敢踰之所以爲搔首踟躕也二章刺其夫人無恥古后妃夫人有女史載彤管記過故動無非禮小雅曰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所以樂古人有彤管也三章詩

人自比猶鄭風之言縞衣綦巾也郊外曰牧荑秀曰荑賤而潔白比編氓之婦守禮人皆美之況爲上者乎諷刺微婉縕籍所謂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也朱子改爲淫奔之詩意索然矣
古序曰新臺刺衛宣公也毛公曰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古序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毛公曰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說曰誦衛風至新臺二子天理民彝斬然盡矣狄人乘之國遂以亡其禍皆始于幃薄之閒詩首二南繼之以邶法戒豈不章明哉

鄘

古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毛公曰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說曰共姜未嫁而共伯先死矣男子冠而後娶女子笄而後嫁詩稱兩髦則共伯尚未冠

而共姜尚未笄也髦毛同髮也散之曰髮結之曰髦古者幼學稱髦士卽今垂髫也兩髦丱也分髮作雙髻曰丱俗云丫髻童子之飾齊風甫田總角丱兮是也共伯以總角亡故序曰蚤死父母共姜之父母共姜在室父母欲以別嫁亦人情也蓋女子既嫁夫死守節常禮也未嫁而誓死人情所難故鄘風首錄之漢儒解兩髦爲翦髮夾囟子事父母之飾按禮言髦多矣其皆翦髮夾囟者邪禮經具在未聞子事父母而翦髮者也詩獨言母者女子之嫁母命之也

古序曰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毛公曰君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說曰君子頑宣公之長庶伯昭伋之兄也宣公卒惠公朔立而幼伯昭烝于朔母宣姜故詩人以牆茨爲比茅蓋牆曰茨牆以蔽內覆之以茨揜蓋之比也惡之深而思爲揜蓋忠厚之至也

古序曰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毛公曰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說曰此詩本刺而但亟稱其服飾容貌所以寓誨淫之意首言君子偕老諷以義也姜之不能偕老甚矣次章云玼兮玼之言鮮也猶新臺有泚之泚汗顏也三章云瑳兮笑而見齒曰瑳猶竹竿巧笑之瑳可笑也皆諷刺之微辭

古序曰桑中刺奔也毛公曰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說曰朱子改爲淫者自作非也淫者犯禮法竊人妻妾惟恐人知詩人表暴其事指其所竊之女與其期會迎送之地事本幽曖而踪跡昭彰所謂如見肺肝也沬鄉衛朝歌故地紂所都也周公作酒誥稱妹邦又稱妹土變沬言妹者妹少女也淫昏之名易歸妹天地

不交萬物不興君子以永終知敝妹之象也唐菟絲也無根而附于物苟合之象唐言宕也荒淫曰宕麥秋不收冬不藏三時在外謂之宿麥有奔之象百物未長而先秋有淫之象葑蔓菁也義取下體賤其麤也葑言風也馬牛通淫曰風孟姜指淫婦弋言引也庸言賤也皆微辭所以爲刺

古序曰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毛公曰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說曰衛風至此人道盡矣不再造不可以國故繼之以定之方中

古序曰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毛公曰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古序曰蝃蝀止奔也毛公曰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說曰此詩朱子以爲刺序以爲止奔女子有

行不知命皆止之辭

古序曰相鼠刺無禮也毛公曰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說曰刺羣臣無禮而託詠于相鼠何也喻相人也鼠之附人不可除而貪盜爲人所共棄故生而無爲于世者惟鼠人欲其速死無所俟者亦惟鼠故以爲戒相鼠相視死鼠也或云相鼠拱鼠也關尹子云聖人師拱鼠而制禮陸機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二足于

頸上跳舞善鳴韓愈詩有云禮鼠拱而立節此鼠也二說未知孰是

古序曰干旄美好善也毛公曰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說曰詩美好善而但言車旗何也衛自中衰國運萎矣諸大夫艱難再造改圖脩省以志于善是以文物一新夫國非善之難而惟無好善人之患書所以貴一个臣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浚邑豈乏姝子而干旄在郊則自

此大夫始也詩人不貴有姝子而貴有此大夫故盛稱其車旗所謂見羽旄之美聞車馬之音欣欣有喜色者也篇末覔屬望姝子則大夫益增重矣詩所以善占頌也

古序曰載馳許穆夫人作也毛公曰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說曰朱子改謂許穆夫人將歸衛而許大夫有來止之者夫人憂之作此詩蓋據首章爲實事非也若使夫人果啓行許大夫果跋涉來追則詩中登山采蝱行野踏麥皆實事矣豈比興之義然則云大夫跋涉何也禮諸侯夫人父母終無歸寧惟使大夫問于兄弟所謂跋涉之大夫也據禮託言非眞有旣行追詈之事蓋衛之亡也許以昏姻力不能救亦當爲之請于大國而許人坐視無一介之遣夫人所以憂也三章言采蝱蝱貝母也爲女

子遠父母之喻四章言麥麥宿于外爲女子適他邦之喻諷許君而但斥大夫與國人云不如我所之隱然恨許國衆人無一男子耳慷慨有士氣故序曰許穆夫人作貴之也

衛

古序曰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毛公曰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說曰綠竹菉草也禮記大學引此詩作菉竹

小雅云終朝采綠草似竹而澀礪之一名木賊可以攪洗垢膩磨盪器具故比切磋琢磨也朱子謂淇水多竹漢世猶然漢志武帝塞瓠子下淇園之竹爲揵寇恂伐淇園之竹爲矢此皆誤于綠竹之文附會過耳竹性宜濕産于南土禹貢竹材矢笴取諸荊揚北地高燥故豫貢無竹材世稱渭水淇園以希貴見稱非其土産也凡傳註訛久即眞多此類朱子于竹竿之詩亦以竹爲衛物恐未然也

古序曰考槃刺莊公也毛公曰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說曰此詩但道賢者嚴居岑寂而莊公不能用賢之失自見朱子改爲美賢者隱處澗谷非也賢者隱處澗谷至于獨寐獨寤獨言寤寐無與語是誰之咎所以爲刺也

古序曰碩人閔莊姜也毛公曰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說曰此詩本爲閔莊姜作而無一語道其憂閔之情與莊公不答之事但極稱夫人族類之貴容貌之美來嫁之儀及齊國之富秪就恆情易曉者開譬而莊姜之賢不足爲昏主道也意婉而辭厚所以善于諷刺首章自齊來嫁三章乃抵衛褧衣即景衣士昏禮女登車姆爲加景乃驅鄭之丰亦曰衣錦褧衣裳子與行是也

古序曰氓刺時也毛公曰宣公之時禮義消亡

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說曰朱子改爲淫婦爲人所棄自序而作非也風人美刺微婉而刺尤鮮有直者惟二雅端愨有之若民間謳歌較臣子忠諫之情自寬如必直斥某人某事善而後爲美某人某事惡而後爲刺亦不達于風人之志矣此篇本刺無一語譏詆但代棄婦自言而風旨棱

然才覺此詩之爲刺者無羞惡之心者也故
毛公曰美反正刺淫泆也今以爲棄婦自作
豈肯詳道其醜如此卽使自道有何風旨而
聖人錄之氓蚩蚩貿絲覺悟之辭也無知曰氓
蚩蚩無知貌男本狡猾貌爲忠實以欺婦人
耳昏姻之道男下於女布絲皆女功布賤絲
貴以絲易布女子自賤之比也三四章言桑
者喪也失節之兆因首章貿絲及之至是始
覺男子之狡耳此婦人先合後奔終乃見棄

者也

古序曰竹竿衛女思歸也毛公曰適異國而不
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說曰朱子謂是詩未見不答之意遂改爲思
歸寧不得而作非也使直言不見答則怨矣
不見答而憂憂而不直所以爲厚女子不得
其夫其情良苦然其言紓緩不激不露但末
繫一憂字而所憂之事室家相違之情皆寓
于此釣用絲比夫婦相屬也身在他國遠思
釣淇淇雖有魚釣豈能及比夫婦不相維繫
也泉源淇水本同一地或左或右比室家相
違也獨笑獨行無儔侶也滺滺之水與盈涸
者異檜松之木與早彫者異比人不如物也
其義微婉三復可知豈必悲傷泣涕然後信
其爲不見答乎

古序曰芄蘭刺惠公也毛公曰驕而無禮大夫
刺之

說曰按春秋傳云惠公之卽位也少芄蘭草

柔以比童稚禮國君年十五以上治事成人
與庶人童子異然有成人之度乃稱成人之
服若驕蹇放肆猶之童子而已朱子謂此詩
不可考當闕夫衛惠公之爲童子非不可考
也而謂當闕則三百篇之著姓名者無之

古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
是詩也

說曰按此詩作于衛未遷國之先宋襄公爲
世子時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

南至戴公避狄難渡河文公營楚丘則衛宋皆在河南而襄公始爲諸侯耳此詩慈母念子不爲不切而不可則止之義隱然言外詩之婉而不盡類此彼說詩者必欲直言而後信何與

古序曰伯兮刺時也毛公曰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說曰朱子改爲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非也詩人託閨怨以刺時猶擊鼓雄雉之類非

必婦人自作也首章以邦桀執殳其刺曉然

古序曰有狐刺時也毛公曰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說曰朱子改爲寡婦見鰥夫欲嫁之而作眞以此詩爲二人偶語非也當世或有所指亦不必遂爲寡婦自作也未有心欲嫁其人而又詈之以爲狐者狐妖物也以爲比明是刺語

古序曰木瓜美齊桓公也毛公曰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說曰此詩蓋作于齊桓公旣死之後衛文公忘齊人再造之恩乘五子之亂而伐其喪故詩人追思桓公諷衛人之背德也夫子作春秋諸侯未有書名者衛文公滅邢書名刪詩存木瓜惡不仁也桓公率諸侯城衛遺之車服六畜繫馬三百所投良厚詩言瓜李者見

往來之禮薄施猶當厚報況如齊者衛無以報及俞身死而遂伐之事辭甚明朱子改爲男女贈答之辭所謂好成古人之惡者也儻謂序說無據男女贈答又何據乎

王

說曰王王城也周之東都今河南府是也初文武都豐鎬爲西周成王東營洛邑奠九鼎以時朝會而王仍居西京至幽王嬖褒姒黜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申侯率犬戎弒幽王西

京遂亡晉文侯鄭武公共立宜臼于東都是爲平王號令不行地方僅六百里無以異于列國故東都之詩謂之王風其以次衛何也衛與東都皆殷墟也紂亡于前幽厲踵于後故以東周繼衛

古序曰黍離閔宗周也毛公曰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顚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古序曰君子于役刺平王也毛公曰君子行役

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說曰朱子改爲行役大夫之室家思念而作非也詩稱畜産卽匪兕匪虎之意刺王不以人道使人也思夫而詠及牛羊雞棲自是尋常耕牧之家不似大夫妻若泥君子之稱僚友相呼亦然豈獨婦人得稱其夫乎此詩人託諷非必婦人自作也

古序曰君子陽陽閔周也毛公曰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說曰此詩猶衛風之簡兮士不得大用幷求爲抱關擊柝而亦不可得溷跡優人且陽陽自以爲樂豈非世亂時艱居高位者爲難免乎故序曰全身遠害而周室之衰頽可知已王者詔爵祿馭富貴士生王國厄窮若此詩人所以閔之朱子改爲婦人美其夫則辭旨淺陋甚矣又謂卽前篇君子之婦尤爲迂闊王國行役未必止前篇君子而婦人思夫未必止前篇君子之妻何據而知此兩篇幷出

一手也

古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毛公曰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說曰王室有難諸侯之師戍之侯國有難方伯連率救之天子制命者也未有徹畿內之兵下戍侯國者也申侯召犬戎弒幽王滅宗周窮凶極惡法所必討申有楚難平王反遣畿內民爲之戍懷立己之恩而忘殺父之讐天理民彝泯滅矣詩人不忍直斥但託揚之

水以刺其衰微蓋是時周室播遷非有餘勇可賈特以受人施者畏人欲不爲之役不可得耳寄生之天子既不能令六百里之甸卒無人踐更故行者有不均之歎然必責六師同行雖盡發洛邑老稚亦不足矣力寡弱而使人又不以道所以怨之苟師出有名討賊興復如夏少康一成一旅人誰敢輕視爲揚之水哉夫子删詩存此篇删書錄文侯之命其作春秋託始平王垂戒遠矣薪辛也楚愁

也蒲逋也民辛苦愁思逋逃故以爲比

古序曰中谷有蓷閔周也毛公曰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說曰朱子改爲婦人自述其悲怨之辭非也凶年饑歲夫婦不相保婦見棄而不忍去詩人傷之故辭曰有女仳離安在其爲婦人自作也中谷蓷中也蓷之言推也推而納之溝中寓言夫棄婦也蓷草耐旱一名充蔚一名益母充裕益母寓言富歲多賴今歲凶多暴也

古序曰兔爰閔周也毛公曰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說曰鄭莊公爲桓王卿士王奪之政鄭伯不朝王伐之鄭伯敗王師射王中肩天下遂以輕周故詩人閔之朱子改爲君子泛然憂亂而作非也兔走雉飛上下之比走者自得飛者被羅比王師敗績于鄭也兔言毒也雉言癡也鄭伯寤生也反復詠歎我生寐而無寤

寓鄭伯倡亂五霸作而王綱墜詩人之志與春秋之義同也蓋鄭莊公敗王師于繻葛此霸者無王之始自是以後桓文迭興諸侯相攻而天下大亂故曰我生之後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憂王跡熄于五霸春秋作于詩亡正以此也後儒言春秋升五霸失兔爰之意矣

古序曰葛藟王族刺平王也毛公曰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說曰朱子改爲民去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
者自作蓋誤解謂他人父爲稱他人爲父非
也詩以葛藟比兄弟綢繆葛藟生于山不生
于河水在河不在山以比兄弟望潤澤而不
得也兄弟相親以父母同也不顧兄弟卽是
不顧父母謂他人爲父母也不直斥其薄而
諷之以二本所謂怨而不怒也如朱說流民
適異國呼他人爲父母則文義鹵莽甚矣

古序曰采葛懼讒也

說曰朱子改爲淫奔者託以行指其人而思
念之非也一日三秋韓愈所謂日隔之疎加
以忌者之說也若以爲閨思是委巷之言也
讒口傷人每乘其間隔故曰一日不朝其間
容刀君臣相與近則親而遠則疎君子日在
君側精誠可以直通雖小有所畏而不敢小
人譖君子必伺其間隔蓋君子易退而難進
是以孟軻致主憂十寒于退後趙高竊秦使
二世深居人不得見而後馬鹿之計行霍光
出沐而後上官之譖入自古小人排君子權
奸欺庸君未有不始于離間而終于陷害者
詩人憂一日不見其慮深矣詩可以觀殆是
類與始以爲淫奔之辭失之千里

古序曰大車刺周大夫也毛公曰禮義陵遲男
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
焉

說曰朱子改謂周衰大夫有能以刑政治其
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非也當時若實

有此大夫則此詩之作爲無謂矣謂爲刺之
而非惡也謂爲美之而非賢也奚取而歌焉
子云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聽訟吾猶人必
也使無訟聞車聲而恐見服色而懼古之大
夫猶能聽訟今之大夫聽訟未能是以爲刺

古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毛公曰莊王不明賢
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說曰朱子改爲婦人望其所與私者不來而
疑之據詩中留字解非也按留人姓也古者

因士錫姓中州有陳留漢有留侯通作劉晉士會奔秦反而其子有留秦者遂爲劉氏國策云處者爲劉春秋周大夫有劉子即其族也今加作者穢汙之名失聖人刪定之旨謂序說無據朱又何據謂國人思賢望其來則悠然可風謂婦人思男子疑有留之者則醜惡而不可道矣

毛詩序說卷之二終

毛詩序說卷之三

京山郝敬學　男洪範輯
門人彭大翮
侄千里校

鄭

說曰鄭本西周畿內之邑即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宣王以封其弟友爲鄭桓公桓公爲幽王司徒死于犬戎之難其子掘突嗣爲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于東都亦爲司徒遂併虢鄶之地施舊名于新邑是爲新鄭即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亦畿內之國也周室東遷鄭爲輔諸侯無王鄭爲先五霸迭興鄭爲首故鄭風次王

古序曰緇衣美武公也毛公曰父子并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說曰鄭武公以諸侯入爲天子大夫繼父職世濟其美故曰善善言以善繼善也禮大夫

祭服爵弁緇衣色緇故以緇衣比蓋上之取于下也有布縷以爲衣裳有力役以爲宫室有粟米以爲禄食上仁而下樂輸則三者皆民之情也下不樂而上誅求則三者皆民之怨也武公善其職故詩託言衣與館與粲見民力所自竭于上者惟此而情誼不勝慇懃矣故曰好善莫如緇衣

古序曰將仲子刺莊公也毛公曰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

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說曰朱子改爲淫奔之辭非也詩寓言莊公逆母殺弟之事詳春秋傳蓋莊公殺段之心切于祭仲仲欲早圖而公欲養成故詩人因祭仲之諫托爲莊公拒仲之辭仲子卽祭仲也畏父母諸兄國人云者借莊公之口以誅其心辭若寬而心甚險千載之下讀之如見肺肝詩所以善于諷也若朱子言詩必睚眦怒駡而後謂之刺少涉情致卽斥爲淫奔矣

杞木高粲木韌檀木堅以比公室强而段無能爲也

古序曰叔于田刺莊公也毛公曰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說曰毛公申言古序所以刺莊公之故朱子因謂國人愛段而作非也莊公縱弟遊蕩比昵羣小無賢父兄之教以陷于大逆春秋傳所謂鄭志也詩若美段而志在諷公但極道其于田飲酒服馬而公之棄其弟可知如以

爲國人美段意索然矣

古序曰大叔于田刺莊公也毛公曰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說曰朱子改爲鄭人愛段而作非也序意與前章同刺莊公無中才之教陷其弟于惡也夫温文恭儉人主之美節也射獵馳騁狎邪之游行也段爲君之母弟夫人之愛子而無師保之訓使與羣小田獵飲酒身親搏獸控誇馳馬以爲能事此何待鄙之役而知其有

將崩之患矣二詩亟道段材藝武勇繕甲治兵不軌之志隱然言外莊公逆知其然而有意養成之所以不仁也夫子删詩存此戒君父兄之於子弟愛之不能勿勞耳若謂鄭人美段而作何足以風凡詩諷刺不在多言前章言巷與市井羣小狎可知此章言襢裼暴虎粗豪不檢可知二篇皆叔于田此名大者前短章此大篇也亦以段稱大叔故云

古序曰清人刺文公也毛公曰高克好利而不

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說曰按軍旅國之大命人臣有罪不能伸法而以三軍之重羈勒一罪人苟擁衆作亂則危其國率衆出奔則喪其師公子素所以惡之而作是詩也春秋書鄭棄其師與詩錄清人之義正同清河上邑名彭消軸不必皆有是地彭盤通樂也消散也軸旋也皆遊嬉之名詩者聲音之道諧聲以爲比也

古序曰羔裘刺朝也毛公曰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說曰此詩刺大夫立朝不稱其服朱子改爲美大夫蓋誤以彼其之子爲美辭也凡詩稱彼其者皆刺之王風揚之水衛風汾沮洳唐風椒聊曹風候人此則託古以諷今稱賢人以刺不賢人也言古賢者德稱服彼其之子不然耳

古序曰遵大路思君子也毛公曰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望思焉

說曰按鄭莊公射王幽母身蒙大惡左右用事惟祭仲祝聃高渠彌之徒宜君子相率而去也國人追思桓武之烈援而止之欲其不以今惡棄舊好念先德而惠顧嗣君也遵大路者以比率君子之道願留而受教也其志本正其語音好濫朱子因改爲男女相悅之

辭蓋據論語鄭聲淫以槩鄭風諸詩誤也夫所謂淫者鄭之聲耳聲與詩有辨詩志也聲辭也孟子云說詩者不以辭害志是詩志本思君子而辭似婦人語豈可泥辭而改爲淫詩乎朱傳未當然適足以明鄭聲之爲淫耳初學誦之焉能無惑故君子立言崇雅聖人發無邪之旨嚴放鄭之戒有以也其志本正而其辭關理亂爲容廢之所以放鄭聲而不删鄭詩也

古序曰雞鳴刺不說德也毛公曰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說曰朱子改爲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辭非也首二章自士曰以下爲夫語婦身勤職業親賓客保室家不以宴安爲樂也末一章爲婦答夫相其夫親賢取友尤不以射弋飲酒爲樂也古之賢夫婦交儆如此今人不然所以爲刺蓋先有賢夫而後有賢婦士身行道而後行于妻子女曰雞鳴不過告以寢興之常期而士曰昧旦則憂其晩矣士之志尤斂于女也射獵在男子中饋在婦人士能勤業故以中饋戒女士不說色而好德故女損服飾以相夫有卷耳進賢之志不獨中饋之脩耳惟有文王而後有后妃有昧旦之士而後有雞鳴之女序曰刺不悅德刺男子也

古序曰有女同車刺忽也毛公曰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

說曰朱子改爲淫奔之詩謂忽辭昏非惡見逐無罪國人無爲刺之非也國人正以忽無罪見逐而突以大國之助奪嫡苟忽有助何至于此國人爲忽黨者之見耳未暇論昏之當辭與不當辭也豈得遂改爲淫詩乎

古序曰山有扶蘇刺忽也毛公曰所美非美然

說曰刺忽之所謂君子者非君子也朱子改爲淫女戲其所私非也扶蘇橋松喻君子之

孤危荷華游龍喻小人之榮寵也詩人傷國事之非而恨世子之不可輔故爲子都狂童之比

古序曰蘀兮刺忽也毛公曰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

說曰朱子改爲淫女之辭非也誦其詩淒然有歲寒搖落之感是時忽衍立外無重援內無良輔國人憂孤危而勉其寮友與共濟所謂倡和云者未知何事味其辭似有去志矣

所以忽終于不振也

古序曰狡童刺忽也毛公曰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說曰朱子改爲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辭非也謂忽以世子逐于權臣無大罪不宜國人數刺之余按鄭忽初卽位之事無所考但突以庶子能致外援而得國豈獨祭仲之力亦抑忽有不滿于諸侯與國人者矣故春秋不稱鄭伯書名不成其爲君也與詩刺忽之意

正同朱子疑狡童未可目君聖人未應與之余按刺忽者多突之黨也忽以嗣君初立席未煖而見逐突黨狎之無異童子苟不童而人能擕其有乎箕子麥秀之歌呼紂亦然人主使國人呼爲狡童其爲君可知矣若以聖人不刪爲與之詩宜刪不刪者多矣如唐風椒聊無衣皆篡賊之辭也而錄以志戒豈盡爲與之乎

古序曰褰裳思見正也毛公曰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說曰朱子改爲淫女語其所私者之辭非也蓋鄭突以庶子奪嫡魯宋衛陳蔡助之以入于櫟而終有鄭國忽孤立被弒以死當時爲突黨者不獨一祭仲可知此則國人爲突望諸侯之辭也人情嶮巇如此聖人存之以見垂統者貽謀爲先繼世者人心爲本鄭初有叔段後有子突皆背公植黨羽翼成而禍延累世爲有國者殷鑒甚明不深惟其旨而繫

斥爲淫奔其可乎其可乎○按鄭風如籜兮狡童褰裳諸篇本慷慨傷時然皆似婦人豔語所謂鄭聲好濫淫志者此也故曰詩言志不以辭害志如以辭而已鄭詩孰不可爲淫奔乎朱傳所以偏執成謬也

古序曰丰刺亂也毛公曰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說曰朱子改爲婦人與男子失期悔而作非也蓋昏禮不明壻親迎而婦不行後悔而望

其復來女之有二志者也故詩人刺之禮坊記壻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女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卽此類也如謂與男子失期是私奔也豈有私奔其人而盛服以待車馬者乎士昏禮壻親迎女登車姆爲加景乃驅景與褧同加褧衣于禮衣之上辟道路風塵也詩援此禮以諷失禮者男言容貌女言服飾誨淫之意也葛覃歸寧衣澣濯之衣而已婦人從一而言叔伯者不貞之辭也所以爲刺也

古序曰東門之墠刺亂也毛公曰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說曰此託爲淫女自言也東門城東門梁所經行也墠與壇通除地曰墠無防閑之比也茹藘茜也賤之轉也茹藘之言如驢禽行之比指淫夫也阪山岡以比阻隔也東門之栗生于道旁人所易探踐之言淺也淺家室易窺也

古序曰風雨思君子也毛公曰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說曰朱子謂詩辭輕佻狎暱非思賢之音改爲淫女風雨之時見所期之人而心悅非也風雨雞鳴猶歲寒松柏之比也若夫輕佻狎暱者鄭之聲也然其志本思君子焉得以辭害志風雨雞鳴亂世慘黷景象以爲心悅亦不倫

古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毛公曰亂世則學校

不脩焉。

說曰朱子謂辭意儇薄施之學校不似改為淫奔非也若使辭不儇薄何以為鄭聲乎學子青衿古今皆然同學少年往來嗣音朋徒乂要之言也語意儇薄鄭詩皆然皆斥為淫則舉鄭國君臣師弟朋友莫非淫人所行莫非淫事何以為國自男女之外豈遂無詩夫子何獨盡取淫人淫事實其所謂鄭聲淫之一語隘且刻矣且淫詩不刪其所刪又何等

詩乎。

古序曰揚之水閔無臣也毛公曰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說曰朱子改為淫者相謂非也為此詩者鄭之君子懷忠良之志而傷忽之微弱也國風凡三揚之水皆微弱之比一王風比平王微弱不能令諸侯也一唐風比晉昭侯微弱不能制曲沃也此篇比鄭昭公微弱不能制突也鄭昭公見奪于突與晉昭侯見奪于沃其事同故其比同莊公之子四人忽突子儀子亹皆以兄弟相殘而忽以伯兄繼世嗣父解體竟死于高渠彌之手詩所以謂之終鮮兄弟傷忽之無助也朱子儻謂其真無兄弟也而疑其為非忽乎哉

古序曰出其東門閔亂也毛公曰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說曰朱子改為人見淫奔之女而作非也恆情窮則反本安則思淫鄭當昭厲之際干戈

不息人民離散室家以苟全為幸雖有東門之遊女而無江漢之求思時使之然也故夫男女之際人之至情也世治則懷春之女誘于吉士世亂則如雲之女匪伊所思若使上無教化則野有死麕亦為淫奔矣國無亂離則出其東門皆為義士矣故誦其詩當論其世未可以其辭而已也

古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毛公曰君子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說曰朱子改爲男女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間而作非也果爾媟褻已甚聖人奚取焉即其序宜與溱洧同云刺亂何以云思遇時也蓋鄭國多難兵革不息室家流離借男女邂逅比君子遇主也蔓草零露比君澤下流也有美一人比君也家語夫子遇程子欲贈之引此詩教子路豈淫辭而聖人以之教人乎春秋傳鄭子大叔賦此享趙孟趙孟曰吾子之惠也豈淫辭而大享賦之趙孟謝之乎必不然矣

古序曰溱洧刺亂也毛公曰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說曰朱子改爲淫奔者自敘之辭非也蓋詩人暴其事以刺之如鄘之桑中云爾詳述士女相謔無羞恥之心所以爲刺豈必訶斥而後謂之刺歟

齊

說曰五霸始鄭而齊繼之故次齊蓋魯既升爲頌諸侯無先齊者矣齊風多魯事魯無風而于齊可以觀魯矣聖人蓋微之

古序曰雞鳴思賢妃也毛公曰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說曰朱子即以爲賢妃之辭非也齊自太公五傳而哀公荒淫紀侯譖于周懿王殺而烹之故齊之變風始此思古刺今也

古序曰還刺荒也毛公曰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

說曰朱子改爲獵者交錯于道路相稱譽之辭非也蓋詩人述民間尚勇好勝之習見化之所從來耳時雖霸業未興而功利誇詐已有其漸矣

古序曰著刺時也毛公曰時不親迎也

說曰禮惟天子不親迎諸侯冕而親迎以下可知也壻往婦家奠鴈受女出升車御輪乃先歸俟于大門之外婦至揖以入齊俗壻不

親迎但俟婦于其家故詩人託爲新婦言以刺廢禮而隱約不露以俟之一字寓意苟無序不知其所謂矣

古序曰東方之日刺衰也毛公曰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說曰朱子改爲男女淫奔自作非也東方君方也日月比君臣也男女晨昏私奔君臣政教不立不能明微格姦防之以禮所以爲衰也呼日月詩人矢志之辭彼姝者子指淫女

也在我室爲淫夫自言以發其暗昧之私也履禮也禮我而求即也男女各有正禮女求男賤也稱履所以賤之

古序曰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毛公曰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說曰東方比君也未明比君昏也顛倒衣裳比政令錯亂也不必眞有未明徵召之事比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耳折柳樊圃比朝政不如農圃之應節識時也興居號令非晨夜者所得司無所歸咎不敢斥君而求諸挈壺氏所謂敢告僕夫云爾

古序曰南山刺襄公也毛公曰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說曰魯桓公夫人文姜齊襄公之女弟也未嫁而襄公私之既嫁與桓公俱如齊襄公使人殺桓公于車中事見春秋傳此詩齊大夫刺襄公也南山雄狐比居高而行禽猶衞風之雄雉也亟稱魯道者閫外通闠行人共見

也亟稱齊女者明其非齊婦也冠屨以比有別也五兩雙綏以比亂倫也首足同體而冠屨異匹比同父非配偶也屨兩而用五比襄公有婦而亂倫也冠一而綏雙比文姜未嫁而有偶也葛以比其薄也俗云種麻夫妻同則易生以比娶妻也斧析薪有判合之義以比媒妁也

古序曰甫田大夫刺襄公也毛公曰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

非其道也

說曰朱子改爲戒時人厭小務大忽近圖遠是泛無所指也夫風未有無所指者無所指何以別其爲各國乎又曰未見其爲刺襄公夫襄公無禮求大功事見春秋傳卽位之四年師于首止殺鄭子亹轘高渠彌五年遷紀八年滅紀九年伐衛納惠公十二年降郕是年冬遂遇弑此其求大功與諸侯之實跡也何謂未見末章指淫妹之事正未冠笄之時

也突弁指爲君以後國君皮弁服也突而弁比衣冠而禽獸也犬自穴出曰突莠醜也草名一名狗尾與雄狐盧令皆匪人之比也甚矣詩人之惡淫也

古序曰盧令刺荒也毛公曰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說曰朱子改謂獵者相譽之詩非也齊襄公內荒于禽詩人託田犬爲刺猶雄狐之比人類而行禽也或疑不當以禽獸刺君夫鳥獸草木詩所取材也非專刺也雖關雎鵲巢羔羊鹿鳴美亦用之所謂譎諫而無罪正以此耳美且仁美其有人之德仁也者人也美好也鬈好曰偲美其有人之貌也有人之德無愧于人之貌無德而有其貌走狗而已

古序曰敝笱刺文姜也毛公曰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

說曰此詩作于桓公遇害之後故曰爲二國患朱子改謂刺魯莊公非也莊公于文姜其

子也桓公則其夫也夫爲妻綱如笱制魚子之於母猶曰弗克夫不能制妻則同敝笱耳故敝笱刺夫猗嗟刺子序說各有攸當也笱狗也魴防也魚目不閉曰鰥無妻者不寐亦曰鰥鱮一名鰱首大身小魚之懦者也唯唯從遂之稱笱之制魚可入不可出敝則魚出矣帷薄不脩之比也水族多淫淫義生于水如雲如雨如水淫泆之比也

古序曰載驅齊人刺襄公也毛公曰無禮義故

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
於萬民焉
說曰朱子改爲刺文姜乘此車來會襄公蓋
據詩中稱齊子不及襄公而稱齊子者明文
姜本齊女耳國君而會婦人所以爲刺此魯
桓公死後春秋書會禚會祝丘之類君夫人
車翟茀此云簟茀則襄公之車來會文姜者
甚明亟言魯道行人諷其無羞惡之心也
古序曰猗嗟刺魯莊公也毛公曰齊人傷魯莊

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
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
說曰此詩刺魯莊公較敝笱辭婉所以爲母
及子也妻淫而責夫其言易直母亂而責子
其語難顯詩所以善於言也每章猗嗟發嘆
歷數莊公之美而所不足者自見人以爲齊
侯之子者春秋之義也當世人疑莊公非桓
公子也春秋特書所生年月日以折羣議此
詩云展我甥明其非我子也亦微諷之辭

魏
說曰魏國未詳所始後爲晉獻公所滅以其
地賜大夫畢萬晉始有魏氏魏唐之于晉猶
邶鄘之于衛其實皆晉風也五霸晉繼齊故
魏次齊
古序曰葛屨刺褊也毛公曰魏地陿隘其民機
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說曰敦厚崇禮者下之美俗從容博大者君
之美行也魏地陿隘故其民機巧趨利而俗

鮮禮其君儉嗇褊急而德不弘然下之風俗
由于上之表率君無寬綽之度則民有纖嗇
之風故詩專刺褊心序說甚明朱子改爲縫
裳之女自作固也
古序曰汾沮洳刺儉也毛公曰其君儉以能勤
刺不得禮也
說曰勤儉美節也爲人君者不曠天工以爲
勤不奪民財以爲儉非勞手足茹蔬菜之謂
也人主而親細民之事以爲勤儉則并耕而

治數米而炊有如沮洳采莫之爲者矣沮洳泥塗也沾汙手足以求蔬菜非大人之事也居上纖嗇其狀類此不必眞有采莫采桑之行亦不必卽是公路公行之官朱子改爲刺儉不中禮則是而謂刺公路公行則拘矣

古序曰園有桃刺時也毛公曰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說曰此詩之意謂國勢褊小而大國侵陵使

其君勿見小勿自利恢弘政教鼓舞其民而用之猶可與立乃硜硜自守屯膏惜費以爲貧寡所當然斗筲之見何足與建大計乎故以桃棘爲比家語孔子云果屬有六而桃爲下棘似棗而小叢生孟子云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二物皆果實之賤者生於園其實幾何今欲以桃當肉以棘當穀數米而炊之道也以此用民望其恢廓難矣詩人所以憂也

○按此以上三詩朱傳皆以首二句爲興然所刺之事卽在其中若以興爲無義則三詩皆未言儉嗇以何爲刺他可類推

古序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毛公曰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說曰朱子改爲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是矣謂登山望父母而自言非也岵山多草木以比生我屺無草木以比鞠我岡領也以比長我征夫何暇登臨孝子思親何待升眺託言以

寓望鄉之情而已

古序曰十畝之間刺時也毛公曰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說曰魏地迫隘其君褊急其民纖嗇加以大國侵削閭里蕭條民間愁居迫處覺生理之日蹙故詩人託采桑無所以刺之朱子改爲賢者不樂仕而歸農圃其辭疑似而其淺深厚薄之味相遠遠矣讀者自別

古序曰伐檀刺貪也毛公曰在位貪鄙無功而

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說曰朱子改爲美君子之不素餐非也所謂不稼穡而取禾不狩獵而縣貆此無功受祿之比嘆君子之不素餐所以刺小人也取禾廛庭縣貆皆小人貪鄙之象絕不似美君子之辭

古序曰碩鼠刺重斂也毛公曰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說曰朱子改爲民困於貪殘之政託言大鼠

害已而去之非也詩人託爲其民之言以刺其君耳非民自作也

唐

古序曰蟋蟀刺晉僖公也毛公曰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說曰朱子改爲民間歲晚相與行樂之詩非也夫國奢濟之以儉國儉濟之以禮晉自僖公之世俗尚固陋儉不中禮以蟋蟀比諷其終歲廢禮也蟋蟀十月在堂周以十一月爲歲首十月歲畢是大蜡之時也終歲禮樂不止十月而歲暮猶寥寥則禮壞樂崩矣是詩不必即作于十月一歲之中朝廷有食饗宗廟有獻酬邦國有賓興鄉有射里有社食以時用以禮爲可以無財廢禮當時而廢樂也禮樂先王所以和上下調人情勞身焦思以天下爲桎梏是墨道也故詩人借行樂以廣

其儉而致太康之戒所謂禮減而能進樂盈而能反致中和之道忠臣弼諧之語也里巷歌曲焉得有此朱子改爲民間歲晚行樂而以序刺僖公爲無據夫民間行樂苟無關於政不足以爲風變風所始其來舊矣孟子云王者迹熄而詩亡國風多幽厲以前之作則變風不始于各國中衰之諸侯而誰始乎盡斥爲無據不知又何所據也

古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毛公曰不能脩道

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說曰朱子改爲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非也蓋是時桓叔伐晉之謀已成而昭公齷齪自守所謂亡國之日迫以促詩人故爲放歌以諷之辭若舒而情實愁慘氣象危迫如朝露矣以爲解蟋蟀之憂豈不迂哉又謂此詩辭非臣子所施于君父夫風之作不知所自起

作者隱其端而聞者忘其譎故曰言之者無罪若論臣子施于君父何但辭不可倨即刺又豈可乎蓋人有性情不能無好惡有好惡不能無美刺有美刺其辭自不得不爾既不著作者之名又不擿君父之過若爲同儕自語影響比譬何爲不可是故有雄狐碩鼠田盧之喻而非胥有狡童狂且爾汝之呼而非侮況子有宛死何嫌之有必如朱說欲明忠厚之義而開世主惡謗之端詩人之志幾乎窮矣

古序曰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毛公曰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說曰晉昭公分曲沃之地以封其叔父成師是爲桓叔桓叔彊而潘父弑昭公謀納桓叔不克晉沃交攻再傳沃莊伯至於武公遂併晉事見春秋傳此託爲國人從沃之辭刺昭公之失民也朱子改爲叛者自作豈有民叛其主既云不敢告人而又作詩以自明者乎

有國家者使其民從敵爲樂而且爲之隱諱國欲不亡得乎自古亡國民心貳而後敵人乘之段之叛鄭也國人先美之突之逐忽也國人先去之沃之叛晉也國人先從之詩皆以爲刺而聖人皆存之所以爲萬世長民者戒也

古序曰椒聊刺晉昭公也毛公曰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古序曰綢繆刺晉亂也毛公曰國亂則婚姻不
得其時焉
說曰朱子改為男女失時而後得遂其婚姻
詩人述其相喜之辭非也本為不得婚而無
可奈何之辭耳當晉沃搆亂民間室家流離
詩人託言男女相見無聊之情如此薪之言
新也男女之初也夫婦牉合也斧析木求以
為薪媒聯異合以為耦匪斧不克匪媒不得
也親迎以昏三星心星也即大火也上一下

二其形如心東方蒼龍之宿又三參也參七
星中三上下各二西方白虎之宿參以孟冬
之昏始見于東方是曰在天季冬之昏見于
東南是曰在隅正月昏見于南方是曰在戶
古者自九月霜降至二月冰泮皆婚姻之期
故舉參為候至三月心星出矣昏見于東五
月昏見于東南隅六月見于南方當戶七月
以後西流九月之昏西伏戍位而參始東出
心東出則參西退心出參退而昏禮終參出
心退而昏禮始故以為比芻言阻也楚言愁
也皆失意之比
古序曰杕杜刺時也毛公曰君不能親其宗族
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耳
說曰朱子改為人無兄弟者求助于人之辭
非也晉自昭公被弒與沃五世相攻宗族離
叛公室孤立故詩人以杕杜比杜棣類好生
道旁以比疏屬棣之言悌也其華合聚以比
同宗實甘者為宗以比兄弟相親也酢者為

杜杜塞也以比兄弟不相能也杕杜孤立以
比晉椒聊蕃衍以比沃一盛一衰以比晉將
折而入于沃也如王風葛藟鄭風揚之水皆
親族畔之所以不振安得目為泛泛行道之
語乎
古序曰羔裘刺時也毛公曰晉人刺其在位不
恤其民也
古序曰鴇羽刺時也毛公曰昭公之後大亂五
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說曰晉自潘父弒昭侯納桓叔不克晉人立
孝侯曲沃莊伯又弒之晉立鄂侯莊伯又伐
而逐之平王命虢侯伐曲沃立哀侯曲沃獲
之晉立小子侯曲沃誘殺之王又命虢仲立
哀侯之弟緡此所謂大亂五世而詩稱王事
靡盬者也鴇似鴈而大無後指爾雅云鴇鴈
之醜其足蹼以比君子不任奔走也叢生曰
苞集于苞其棲卑矣勞則思集犬鳥集于叢
木失所之比也栩言虎也棘言急也桑言喪

也皆以比時政也
古序曰無衣美晉武公也毛公曰武公始併晉
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說曰晉武公者曲沃桓叔之孫莊伯之子也
伐晉侯緡滅之使其大夫賂周釐王王使虢
叔錫武公服爲諸侯其大夫因王使來作是
詩以美其君而稱子者指王使言也朱子改
爲武公自述謂序云美爲奬亂夫序云美非
采風者美之也非刪詩者美之也武公之臣

自美武公耳猶秦風之車鄰四驖云爾聖人
刪詩豈必可者乃存之不可者遂去之乎亂
臣賊子詩有不可存之以告來許垂永戒之
義也若謂此詩奬亂不可以爲教則自二南
以下諸變風多矣春秋十二公所書亂跡亦
多矣其皆可以爲教者歟存無衣乃其所以
爲教也
古序曰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毛公曰武公寡
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說曰朱子改爲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非
也武公兼併晉國內與宗室爲讐賢人君子
去之故詩人託孤杜爲刺尊賢親親禮之經
也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
未有不仁而能義不親其親而能尊賢者也
古序曰葛生刺晉獻公也毛公曰好攻戰則國
人多喪矣
說曰朱子改爲婦人以夫久從征役作非也
晉獻公好戰伐虞伐虢伐驪戎國人多陣亡

詩託死者妻悼亡以刺之故其辭哀而傷矣葛生蘞蔓指死所也尸膏草野失其骸骨故曰亡也域塋域也居室墓壙也陣亡不得殯葬百歲之後冤歸于居于室耳皆哭死飲恨之辭也角枕錦衾斂襲之具也周禮天官大府之職大喪供角枕儀禮斂用衾若謂夫婦宴寢之具則委巷之語矣

古序曰采苓刺晉獻公也毛公曰獻公好聽讒焉

說曰朱子改爲聽讒之詩謂未見其果作于獻公之時非也事之可據孰有如晉獻公之聽讒者乎猶謂不足信則詩須有年月日時作者姓名乃可耳各章首二語讒言侜張之比也苓木耳比聽也苦辨其味也葑拔其根也

秦

說曰觀于序詩而知聖人之先見也晉亡而秦興矣或曰唐堯風亡夷狄乘之非也夫秦非創岐豐之地也秦民即岐豐之民也何得爲秦苟夷也陳檜曹諸夏反後夷乎

古序曰車鄰美秦仲也毛公曰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說曰按秦自非子始封爲附庸非子曾孫秦仲入爲周宣王大夫禮天子之大夫視伯于是始有車馬寺人與諸侯同故秦人創見而誇美之朱子謂未見其必爲秦仲之詩非也

古序曰駟驖美襄公也毛公曰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說曰朱子謂此亦前篇之意非也按史秦仲生莊公莊公生襄公犬戎殺幽王襄公將兵救之戰有功及周東徙襄公以兵送之平王遂命襄公爲諸侯盡以西京地予之前篇秦仲猶附庸也故但誇其車馬禮樂侍御此則爲大國矣故美其園囿田獵序說各有攸當也○誦秦風多猛厲之氣所以虎視諸侯吞併六國而亦竟以暴亡聲音之道可以知德

矣、

古序曰小戎美襄公也毛公曰備其兵車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說曰朱傳云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仇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其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私情蓋以義興師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怨也按此論甚正然實非夫

子錄小戎之本意錄小戎非嘉之也秦人好戰雖婦人女子見車馬旌旗而喜其習尚固然時商鞅白起輩未生而小戎為之兆矣聖人前知如神序所以為確也若夫犬戎殺幽王與秦仲雖義不共天而秦人好戰本非待此詩託興婦人朱子遂謂婦人自作皆非也

古序曰蒹葭刺襄公也毛公曰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說曰朱子謂此詩未詳所謂以序說為鑿非世周道親親尚賢平易而忠厚黜詐力而畢武功自文武及宣幽國于岐豐民習先王禮教者數百年矣平王東遷秦襄公據有其地始以攻戰為事刑殺為威其民愁居懾處思昔日太和景象不復可見東望河洛有游從宛在之思西視秦邦有艱難牽掣之苦文武成康之澤維係民心而秦人慘礉之法束縛其手足自立國之初然矣毛公所以謂之將無以固其國也蓋周之興也詩歌茁葭是春

和之明景也周禮行而忠厚篤祜開十世有道之長秦之興也詩歌蒹葭是肅殺之蕭晨也周禮廢而強梁腊毒兆二世撲滅之禍聖人删定法戒昭然後儒不達詆為鑿空豈不誤乎、

古序曰終南戒襄公也毛公曰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說曰朱子改為秦人美其君之辭亦車鄰駟驖之意非也按此詩美而寓戒稱其顏色而

諷以其君頌其佩服而教以不忘非徒誇美之而已終南鎬京南山也條言條理也梅言謀也紀作杞堂作常棣也杞之言紀也常之言綱也化理謀謨陳紀立綱皆脩政之比也

古序曰黃鳥哀三良也毛公曰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說曰秦染西戎惡俗輕生好殺君葬用人殉武公之葬從者六十六人至穆公用百七十七人子車氏之三良與焉然詩人不刺康公

而刺穆公何也三良之殉穆公之志也嗣君因先世遺風重以厥考之命自非賢哲焉能獨已使穆公有治命能革其故自可無此舉矣平生悔過作誓思以賢才遺子孫身死而自殲其善類詩人所以惡之也厥後始皇崩令後宮皆從死工匠皆生閉壙中遺謀不善子孫好暴遂以族滅聖人刪詩存黃鳥脩春秋不卒穆公益惡之也黃鳥知時以比賢哲棘急也桑喪也楚愁也不當止而止以諷三子也使三子知幾則可無及於難臨穴而懼雖百贖不可得已

古序曰晨風刺康公也毛公曰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說曰朱子改爲婦人念其君子之辭非也凡詩思念稱君子者輒以爲婦人則是男子盡無思而君子獨婦稱其夫乎亦固矣晨鷂同鸇也摶擊羣鳥其疾如風秦俗好戰士以猛摯爲賢故以爲比臣擇君如鳥擇木木向陽

者茂而北林蕭索鷹鸇在野則鷙而遇林則阻櫟與棣皆大木而苞叢生樹大者其皮斑駮櫟在山者苞在隰者六駮則大木羅列矣棣在山者苞在隰者樹檖則喬林矣皆賢人失所之比

古序曰無衣刺用兵也毛公曰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說曰朱子改爲秦俗樂于戰鬬其人平居相謂之辭非也其君平居不能惠民假王命復

仇以日從事于干戈語曰食人之食者事人之事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君不與民同欲而責其死力難矣所以刺之

古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毛公曰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說曰朱子改爲秦康公爲太子送舅渭陽而

作非即位以後之詩非也詩三百編次與尚書二十八篇世代先後井然此詩居黄鳥晨風後其爲康公即位以後詩甚明也故古序不曰太子送舅而曰康公念母其旨自遠蓋有母而後有舅念舅所以念母其送舅也本因念母之情故其念母也追憶送舅之事若送舅則太子時作若念母則不應以念母詩爲送舅詩也定知此詩不作于渭陽送別而作于重耳既卒之後康公即位重耳卒已七年矣追思昔日見舅如母今母不見而舅亦亡不忍直言思母而但追憶送舅生死別離之感惻然於言外渭陽所以千古含悲也苟無序說尋常餞别語耳序所以爲詩之根柢不可易也

古序曰權輿刺康公也毛公曰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陳

說曰諸國自秦已上次第可推自陳以下三

國最小先亡故附及之

古序曰宛丘刺幽公也毛公曰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說曰朱子改爲國人見此人常遊于宛丘之上故序其事以刺之若是則民間自相刺也夫風行自上始國人遊蕩何關君德而以首陳風乎非也

古序曰東門之枌疾亂也毛公曰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于道路歌舞于

市井爾

說曰朱子改爲男女聚會賦其事以相樂非也男女淫樂必不肯自宣其醜[illegible]不績其麻市也婆娑此疾亂之辭甚明也東門國門也枌言紛衆也栩言許多也二章言市都市也三章言騣人叢集也猶齊風之言魯道行人皆以羞惡諷之也子仲女氏也南方女居也原女姓也穀旦良時也績麻女業也諷其失時廢業也婆娑放浪不檢非女之容也如荍

貽椒相謔之辭也荍蕎麥其子觚棱翹然不相合也椒子圓滑其芳易襲始若荍而終若椒比淫女始違終見從也猶衛桑中之期送與鄭溱洧之贈謔皆詳暴其事以諷之所以爲刺也

古序曰衡門誘僖公也毛公曰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說曰朱子改爲隱居自樂無求者之辭又曰僖者小心畏忌之名序以爲愿無立志而配以此詩耳按謚法小心畏忌曰僖此詩殊無小心畏忌之意何緣強配僖公詩實似賢者隱居何不以秉政不任賢之謚配夷公尤明切乎夷之去僖甚近也古人序詩不察源委而但以謚法強配欺天下後世無是理也朱子說詩極其淺率而詆序極其深刻甚可怪也蓋陳本小國僖公愿謹無爲詩人遷就誘掖因器勸成耳如孟子云滕雖褊小猶可以爲善國云爾詩人即其所自處以比故似隱

者之辭○按魏地阨隘其民纖嗇而其君褊急故詩人望其君以恢弘陳地廣平其民游蕩而其君愿謹故詩人誘其君以立志卒之晉強于諸侯而陳終于不振故國不厭小俗不厭儉君不厭愿存乎自強耳詩可以觀矣

古序曰東門之池刺時也毛公曰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說曰朱子改爲男女會遇之辭非也水性流蕩而池水湛靖以比賢女幽貞也麻紵菅以

比君德昏亂也詩人惡淫女思淑姬猶小雅
車舝之思季女也晤相對不寐也歌以善道
諷詠也語言以善道相告語也君德不淑而
致望于內助無俚之至也所以爲刺
古序曰東門之楊刺時也毛公曰婚姻失時男
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說曰此詩與鄭之丰事類而其刺同楊有葉
冰泮後期也朱子改爲男女期會負約之辭
暮夜郊外林莽相期唯恐人知又自詩以傳

乎非情也
古序曰墓門刺陳佗也毛公曰陳佗無良師傅
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說曰按春秋魯桓公五年陳文公病庶子佗
弒太子免而自立國人大亂佗奔蔡蔡人殺
之此詩刺佗無良由無賢師傅也自古貴戚
驕奢皆由羣小導之鄭段與國人狎而作亂
陳佗與不良人處而弒君垂戒遠矣墓門凶
僻之地也棘言急也梅言迷也鴞惡鳥也以

比凶人朱子謂序以陳國無事可紀獨陳佗
作亂以是詩與之非也夫事孰有大于弒君
者乎陳之有佗猶衛之有州吁鄭之有叔段
皆大故也采風而無刺奚貴爲風故陳風之
墓門猶衛之終風與鄭之叔于田云爾序不
可易也
古序曰防有鵲巢憂讒賊也毛公曰宣公多信
讒君子憂懼焉
說曰讒賊者讒言賊害人也各章首二句比

讒言防邛皆地名也凡草秀曰苕堂下曰唐
鵲巢苕皆常有之物而遠指防邛猶采苓之
言首陽也廟中路本砌甓爲之草有鷊鳥亦
有鷊四者皆疑似侜張之言故以比讒言也
朱子改爲男女有私而憂或間之非也以予
美爲男子則簡兮爲怨女矣以予美爲婦人
則離騷爲曠夫矣從序則此詩爲忠憤從朱
則此詩爲閨思聖人刪訂之義宜何從乎
古序曰月出刺好色也毛公曰在位不好德而

說美色焉。
說曰詩本刺好色而毛公云在位不好德蓋人主之心所好在此則所輕在彼孟子云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子云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齊民好色亦職惟疾爲人上而無德何以先民下之淫風由于上之倡率也故詩呼月出以警在上月主陰而司昏俾夜作晝以比女色也匪才匪德一佼人耳反覆思念至于勞心輾轉不已所以爲刺朱子

改爲男女相悅相念之辭味索然矣
古序曰株林刺靈公也毛公曰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說曰陳大夫夏御叔娶于鄭穆公女夏姬生子徵舒南卽其字也御叔蚤死陳靈公與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于夏姬徵舒惡之弒靈公此詩託爲國人刺公而朱子因改爲民間相語之辭非也株林夏氏邑短木曰株易曰臀困于株木君臣聚淫所以困也

古序曰澤陂刺時也毛公曰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說曰朱子直以爲男女之辭非也極道其相悅相念所以爲刺耳淫義生于水故以澤爲比蒲荷蕳菡萏皆柔弱浸淫之物也水草相依以比男女相狎憂思至于悲傷涕泗寤寐不忘俗之所由來者漸矣

檜

古序曰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毛公曰國小

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强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說曰朱子謂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故詩人憂之此又拘毛說之過也古序云大夫以道去其君而已好潔衣服毛公解詩中文字而詩不爲潔衣服作也檜君之過不在潔衣服大夫所爲去亦不以潔衣服特以逍遙不能自强故以衣服爲比耳言服飾之外都無所事云爾猶曹風之蜉蝣也

古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說曰禮父母喪必三年始死疏衰苴絰杖期年外一月小祥以練熟麻布爲衣冠再期外一月大祥又間一月禫而服除實不計閏二十七月上下同也周衰禮廢三年之喪不行如春秋諸侯居喪而親迎盟會戰伐大夫以下可知已故詩人刺之素冠卽練冠能練冠則能三年矣

古序曰隰有萇楚疾恣也毛公曰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欲者也

說曰朱子改爲政煩賦重民苦而作非也萇楚之言長愁也凡人情累生于有知成于有室苟常如童赤無知無室家則何累之有萇楚始生自立盈尺以上蔓延草上人壯而有室多累似此故以爲比○是詩與唐風十畝之間朱說皆極似所謂讀詩易簡直訣如此所以不及古序者風人之志深厚微婉則得之而淺率直遂則失之矣故夫善說詩者不以辭也

古序曰匪風思周道也毛公曰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說曰朱註以周道爲適周之路謂序未達非也詩言顧瞻者雖適周之路而意之所託則周道方盛之時也王綱振肅無侵陵之患比其衰也小國失恃故曰中心怛兮所以瞻行路而思王道耳風發車偈亂世搶攘之象也

曹

古序曰蜉蝣刺奢也毛公曰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

說曰蜉蝣之言浮游也放浪不檢無法守之比蜉蝣小蟲朝生夕死國小而迫之比也衣裳文采好奢之比也羽翼任小人之比也危亡將至故曰無所依朱子以爲刺昭公無可考改爲刺時人玩細娛而忘遠慮者不知又何所考也

古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毛公曰共公遠君子

而好近小人焉。

說曰朱子謂序以三百赤芾附合春秋左傳晉文公入曹之事遂以為共公非也按詩序本國史之舊目聖人因而刪定其來遠矣左傳出後人之手叙重耳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乘軒者三百人襲此詩三百赤芾語其實誤也蓋諸侯之大夫不過五以曹之蕞爾羣臣不能三百而况大夫乎言三百者極道其濫耳故曰說詩不以辭害志若雲漢則周之民無孑遺若侯人則曹之大夫有三百烏可以辭徵也左傳引此屬文非重耳眞有此言也朱子反疑序說為附合左傳不倒見乎

古序曰鳲鳩刺不壹也毛公曰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說曰朱子改為美君子用心均平專一非也詩因美以見刺[illegible]子譏在位者之不然猶[illegible]風之羔裘小雅楚茨之類民風不醇猶上無身教下無表率也故君心以至誠純一為本天下不見君子之心而見君子之儀即儀可以徵心物性誠一無如鳥之哺子鳲鳩每生七八子哺之如一月令季春戴勝降于桑鸓鴿首有幘名戴勝喜食桑葚初夏桑葚熟則鸓鴿子飛氓之篇曰于嗟鳩兮無食桑葚是也以鳲鳩比見人不如鳥所以為刺

古序曰下泉思治也毛公曰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說曰朱子謂曹無他事可考序因侯人遂以為共公天下大勢非共公之罪非也按詩先後自有定序此詩之為共公舊矣不卹其民而使民憂思安得無罪事雖不獨曹而詩作自曹即為曹風矣豈得以天下大勢諉之泉水寒冽不能生物比國政侵刻也田無五穀惟稂與蕭比閭閻蓬蒿無力供誅求也是以有明王賢伯之思焉〇按風至曹而王迹熄矣春秋所以作也故詩人念周京哀四國思明王與賢伯焉是時晉重耳始霸執曹君分

曹地要王饗醴策命為方伯天下有天子而
後有方伯無天子而方伯制命專征伐所以
大亂也故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無王焉得
有伯春秋書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與詩
詠下泉刪詩終曹風義正同惟知春秋者可
與言詩故曰詩亡春秋作千載知言孟氏一
人耳後儒奬霸尊晉烏足與言詩

豳

說曰豳周之始國也風首二南而終豳者豳

為周道之始二南周道之成也守成者原其
始始則終變撥亂者反其終終則復始文王
基始周公代終周道之全也變風而終以周
公剥則思復也然則周公之詩何不遂以為
魯周公未嘗一日居魯也成王尊周公而不
以為臣魯本臣而因周公以自尊故聖人存
魯頌不列魯風魯僭而以風為頌王降而以
雅為風一也然則豳何不遂以為雅乎蓋公
劉草創區區未足比諸侯而焉可以為天子

雅風本其舊也然則鴟鴞以下非豳屬豳又
何也皆西人之詩而周公之事也周公老于
周而魯無風可繫進不敢附于周南故退而
繫之豳也後天下者周公之心不忘先業者
周公之志非聖人孰能定之

古序曰七月陳王業也毛公曰周公遭變故陳
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說曰朱子改為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
難作此戒之非也若是則朝廷之獻納宜屬

雅今與東山鴟鴞同繫國風之末則周南之
變耳聖人而遭兄弟之謗庸非變歟人情艱
則思危勞則反本履泰則驕思先則懼昔者
周先公之始造豳也勤以力本儉以制用豫
以趨時孝以養老忠以奉君慈以育衆陰陽
日月寒暑必按其節昆蟲草木榮枯必審其
時祭祀燕饗興作勞逸必謹其禮敬天勤民
教養休息數百年而後成文武之業若此其
艱難也二叔不類有忝式穀成王以嗣子大

第85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8 版 反内

弗克恭不寬綽厥心譸張于小人而疑忌師
保是時紂子未殄東方多難西土人不靜國
家之事未可知也故公陳先世憂勤以告王
使克念爾祖勿忘艱難亦人情疾痛呼父母
之意云爾○或問七月與篤公劉風雅殊何
也蓋七月民事篤公劉君事也然則周禮春
官籥章祈年吹豳雅蜡祭吹豳頌何也蓋此
詩歌于朝廷亦可爲雅歌于祭祀亦可爲頌
鄭康成謂如采桑之女感時思歸風也春酒

介眉壽雅也稱觴祝君頌也朱元晦不然之
而以楚茨諸詩當豳雅焉
古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毛公曰成王未知周
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說曰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爲相使其兄管叔
鮮監紂子武庚治殷管叔將以殷畔流言于
國曰周公將不利于孺子王心疑公公告太
公召公曰我之弗避無以告我先王乃避位
居東二年管叔叛王執而誅之心猶疑公未

釋也公乃作此詩自東以貽王首章呼鴟鴞
比武庚也取我子比武庚陷管叔于死也二
章未雨綢繆比武庚尚在東方未寧勸王早
圖也三章以後皆自明已志然序不言公自
明而曰公救亂何也是時成王幼冲國家新
造紂子未殄奄徐外叛故公作此詩悟王不
知公者謂公自明而知公者謂公救王室與
天下也大哉序言非明社稷之計諒聖人之
深衷者孰能作之朱子謂以金縢爲文有據

而不知以金縢爲文者毛氏解序之說也序
云周公救亂者雖金縢亦未之及也又謂此
詩周公東征二年誅管叔武庚而作按書居
東非東征也誅管叔者成王非周公也管叔
雖誅而武庚尚在是詩作于成王殺管叔之
日公尚居東未歸而東征則公歸之後矣朱
子誤于漢儒周公殺兄之說漢儒又誤于孔
書蔡仲之命孔書又誤于解金縢弗辟之語
承訛習謬使聖人蒙千古不白之冤以迄于

今愚于書金縢大誥諸篇辨之詳矣○誦鴟鴞而知周公於是始有東征之志矣昔武王誅紂封其子罰弗及孥仁也及管叔以武庚叛奄徐諸國亦叛則殷周之不兩立天下之定勢也況管叔誅矣武庚獨可免乎故以鴟鴞比之始視紂子爲不祥之物歸而遂有東山之師耳

古序曰東山周公東征也毛公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

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室家之望汝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說曰周公避謗居東二年成王既誅管叔得公鴟鴞之詩又感風雷之變始悔而迎公公既歸乃大誥天下奉成王以東征武庚遂伐奄孟子所謂三年討其君滅國五十者卽此行也大亂既殄士卒生還閭閻安堵皆公所以振溺亨屯而躋之安全者也故周大夫作是詩亟道其使民忘勞而公之忠勤盡瘁神武不殺皆隱然於言外可謂善頌矣而朱子謂爲公自作以勞歸士如采薇杕杜之類則仁人之言不待公而能矣況可以風而亂爲雅乎

古序曰破斧美周公也毛公曰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說曰朱子改爲征士答前篇周公勞已而作

非也朱子于凡詩義相似者輒以後爲答前斧斨似兵破缺似戰故以破斧爲答東山然使東山之戰至于兵器破缺則殺人多矣豈褒美之辭歟詩言戎器惟車馬弓矢戈矛而斧斨以析薪伐木王室有公劈解盤錯猶之斧斤也因以爲比司馬法輜輦載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二版二築皆軍中樵蘇築壘用之故次章缺錡錡釜屬所以爨也采蘋云于以湘之維錡及釜是也三章缺銶銶揕鑿之

斨皆任用之器朱傳謂爲兵器誤矣
古序曰伐柯美周公也毛公曰周大夫刺朝廷
之不知也
說曰朱子改爲周公居東東人喜見公而作
非也管叔既死鴟鴞既作公尚留滯東土成
王感風雷之變乃執金縢之書泣曰惟朕小
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意欲親迎公
而未果者悔往事之錯謬恐公意未釋而踟
蹰所以迎公之禮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

耳不知聖人天地之量其見疑也奚以懟其
既明也奚以喜既不以蒙難而失常豈以既
明而求雪詩人諒公之深贊王親迎以伐柯
娶妻比伐柯用斧娶妻用媒古有是語晁而
親迎重其事也故借以諷王而其言微婉苟
無序將以是詩爲婚禮而作矣
古序曰九罭美周公也毛公曰周大夫刺朝廷
之不知也
說曰前篇諷成王以饗禮迎公此篇諷王以

冕服迎公朱子改爲周公居東東人喜之而
作非也夫居東公之不幸也不以朝廷失公
爲憂而以東人見公爲喜其于君子立言大
義近兒女私情謂周大夫託東人愛公諷王
則可謂東人喜之而作則謬矣九罭九囊大
網物莫大於魚魚大則網恢九罭之言九域
以比天子羅致大臣也鱒魴皆魚名鱒之言
忖魴之言方忖度所以挽回公之方也蓋王
悔始之失公而詩人諒公之忠順惟勸王還

其舊服而已矣上公衮冕即冢宰之服也鴻
飛比公去位高蹈也遵渚遵陸比二年居東
也一章謀所以迎公之禮二章三章揣公必
歸而託爲辭東人之語四章迎公西歸而託
爲東人留公之語也是時公居東已二年信
處信宿諷王之速迎公也蓋王雖不諒公而
公終未忍忘王往迎則必反故東人悲公歸
而朝廷不恤公去詩所以歎其不知而表公
之盛德精忠無絲毫怏怏懟王之情其辭義

懇惻微婉至矣〇余誦九罭而知聖人忠愛之無已也臣之事君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始以王見疑而去負罪引慝人臣自靖之分也苟君能諒臣之無他則懽然相與棄其舊而圖其新豈復有纖芥不釋之憾乎詩人所以深知公而託詠于九罭之魚也爲人臣者師周公可矣

古序曰狼跋美周公也毛公曰周公攝政也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

聖也

說曰美聖德而言豺狼者才良之寓言也狼行顧其後比公去國未忘王室也狼性怯走善還比公居東西歸也世稱顛連曰狼狽冗亂曰狼籍播棄曰狼戾放散曰狼宕皆患難之比也〇誦狼跋而知世路嶮巇自古然矣聖如周公而猶不偶士宜何如自處邪有大美而能讓焉庶其免矣孔子溫良恭儉讓故雖老於行日尊以光使憂能傷人周公孔子何以自全乎詩可以觀其斯之類矣

毛詩序說卷之三終

毛詩存說卷之四

京山郝敬學 男洪範輯
門人彭大韶
侄千里校

小雅

說曰列國之詩謂之風王朝之詩謂之雅風俗也雅正也正者政也言小政者爲小雅言大政者爲大雅皆王朝之詩小雅多言政事而兼風大雅多言君德而兼頌故小雅之聲

飄姚和動大雅之聲莊嚴典則小大之義盡此矣司馬遷謂國風好色不淫小雅怨誹不怒以國風小雅并言不及大雅亦此意也雅有正變皆周未東以前西京之詩東遷而後無雅故曰詩亡

鹿鳴之什

說曰雅無諸國之別故毛氏列以爲什如軍法十人爲什也自鹿鳴至魚麗十篇爲鹿鳴之什外南陔白華華黍三詩有目無篇不與焉皆文武之雅也朱子以亡詩配数改編而小雅舊什亂矣

古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毛公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言矣

說曰朱子改爲燕饗賓客之詩據燕禮鄉飲酒禮工歌用之遂以爲通用之樂然此詩初本天子燕羣臣嘉賓而作也猶關雎本后妃之德雖鄉射燕禮用之未可遂以爲鄉射燕

禮之樂歌也則此詩豈可遂目爲燕饗泛用之詩乎鹿之言祿也明主祿養賢臣故臣僚有羣鹿之象鹿陽物也生于山萃嵩芩皆草也生于澤鹿食澤中有山澤交之象易所謂咸者感也故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是爲明主求教之象天地感而萬物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易以咸首下經詩以鹿鳴冠雅其義同所以爲登歌之首也

古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毛公曰有功而見

知則說矣。

說曰周先生遣使臣終事歸則歌此詩燕之毛傳謂爲文王之詩而稱王事者西伯受商王之命以統諸侯使臣往來皆王事也此因西伯未稱王而曲解之非也後儒遂謂文王末年稱王尤非也蓋凡風雅歌文王之事非即作于文王之世周道大行然後禮樂興則是成王周公之世矣故稱王事稱天子文武同也四牡使臣之乘馬也馬行地無疆坤道

也臣道也故以爲比雄曰牡男子經營四方故以四牡比雖與睢通即睢鳩布穀也其鳴勸耕以比孝子耕田養其父母也

古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毛公曰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說曰此本文王之詩後王遣使臣皆用之使臣受命不同總之宣上德達下情而已人主深居清穆四方艱難疾苦無由周知故使臣以周諮爲先務焉燕以遣之所謂送以禮也歌以樂之所謂送以樂也遠而有光華是皇華所取義也綸命寵被君以華其臣奉使不辱臣以華其君朱子謂序不達詩意非也

古序曰常棣燕兄弟也毛公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說曰按武王周公管蔡皆文之昭也武王崩周公相成王使管叔蔡叔監殷管叔將以殷叛流言毀公王疑公公遂避位去居東明年管叔叛成王執而殺之公不預聞不能救也

鬱鬱飲恨情見乎鴟鴞大誥諸篇及天下既定制禮樂追傷而作此詩於凡宗族燕飲則歌之首言兄弟至親二章言死喪即管叔見殺之事三章言急難即避位居東之事四章言鬩墻禦侮即二叔流言武庚作亂之事五章言既安寧追怪往事極道悔恨之意既不忍叔之死而又不敢尤王長歌代泣自怨自艾使工瞽諷誦以想之諸父兄弟亟稱良朋者自恨爲兄弟不如朋友耳情有難言故末

章云是究是圖衺曲甚苦千載之下猶堪揮涕而世儒曾不究圖誣公殺兄愚于書金縢辨之詳矣學者誦鴟鴞常棣讀大誥康誥而不諒公之心千古面牆耳奚以誦詩讀書爲乎○余誦常棣而周公無殺管叔之事愈明矣蓋二叔得罪王室與天下也雖有可殺之罪而公終無殺兄之心天下以討罪人爲大義而公終以不能全兄爲不恭故于康誥曰弟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

弟此詩亦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其自怨之情愴然蓋傷管叔之死而恨己之不能救也豈其有殺兄之事而又爲此辭乎春秋左傳亦惑于周公殺兄之說故謂是詩爲召穆公作也夫召穆公則宣王之季矣序謂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安得有幽宣變雅雜于其中左氏紕繆不止此一端至其爲國語又謂爲周文公作其狐疑兩可本無足據然周公之詩而魚麗之序又云文武何也凡文武之詩非卽作于文武之時也皆周公成文武之德以制禮作樂此其燕兄弟之樂歌也朱子疑世次不類謂此序與魚麗之序相矛盾可謂不達矣

古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毛公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說曰太平非一士之力明主求賢如爲室求木故以伐木比語曰良禽擇木良臣擇主主

明則士附林茂則鳥歸故以鳥鳴爲比山林有士幽谷有鳥伐木聞鳥鳴以比求賢得良朋也丁丁用力以比求治也許許人衆以比朋友也山阪野處伐木賤事以比故舊也王者貴不忘賤故屢詠伐木所以爲燕朋友故舊之詩也

古序曰天保下報上也毛公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說曰朱子謂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

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古註意同則是羣臣嘉賓使臣兄弟朋友凡蒙燕者皆歌此詩則周臣之答其上也不幾于虛文雷同乎非也文武盛時上下交而泰道成人心和悅周公作是詩以鳴其盛先有泰平之福忠愛之情而後樂歌興焉非預作是詩徒使諸臣誇誦如後世辭臣矯飾以誣其君非天保之情矣今觀其辭曰單厚諷以仁也曰多益諷以損也曰戩穀諷以盡善也曰孝諷以承先

也曰質諷以治也終之曰爾德歸美之中責難之義備焉所以爲天保也朱傳單厚多益戩穀之類俱作福祿解文義重沓而乏諷規與後世獻諛之辭何殊蓋祝其君而以日之不足神之弔日月之盈虛意微婉矣

古序曰采薇遣戍役也毛公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說曰朱子謂此未必文王之詩夫文王雖未爲王其爲方伯也以王命遣戍自有樂歌此詩居正雅之先非文王烏足以當之亦猶國風首二南雖不必盡文王后妃之事而皆以歌詠文王后妃之化爲世法程也故風者教也自家庭以達于邦國雅者正也自朝廷以達于天下教以君爲主故二南之事不出家國政以天子爲宗故小雅之事及于天下周之政教由文王興風雅皆自文王始也然何

知非武王乎蓋文武同而謨烈異武王之烈誓命也著之史冊文王之謨禮樂也被之聲歌功莫大于武而德莫高于文夫子于書記武功而于詩歌文德二南小雅關雎鹿鳴諸詩所以誌文王之德之盛也當紂之末禮樂征伐雖奉商政而周家聲靈文物煥然維新采薇命將出師想見當世威德隆重而小心服事不肯改姓易物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文王既沒文在茲者此之謂

也。采薇比王師制敵之易。薇之言微也。四章言常棣比三軍和集也。王者之師貴人和。所以制敵如采薇也。朱子論詩以代言爲上之厚。三百篇中美刺多代言也。聖人佚道使民不在代言而在體恤之誠。讀者當得之言外

古序曰出車。勞還率也。

說曰。前篇遣戍。此與下篇戍畢歸。而燕以勞之。此篇勞將帥也。遣則將與卒同軍旅同心也。勞則將與卒異。朝廷殊禮也。禮賜君子小

人不同日。勞將帥以出車。君子之儀衛勞士卒以杕杜。小人之私情。出車叙其功。杕杜叙其情耳。

古序曰杕杜。勞還役也。

說曰。出車以勞君子。詳其事而美其功。杕杜以勞小人。叙室家私情而已。杕杜。孤樹也。杜棣屬。棃也。實甘者爲棠。澀者爲杜。棠枝叢密而杜枝多刺。其花皆合聚。故棠棣比兄弟。而杕杜比士卒。花合而樹獨。則孤卒合而軍還則散。故爲還卒之比。北山幽方。憂思之比。枸杞甜菜味苦。士卒甘苦之比。○先儒謂采薇以下爲文王之詩。諷之誠然。武王命將誓師氣象自別。而末年受命。制作未備。周公承文謨作歌。故篇中稱王稱天子。舊註以爲殷王非也。

古序曰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毛公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

說曰。朱子改爲燕饗通用之樂歌。非也。明王盛時。品物蕃阜。詩人作歌以美豐亨富有之祥。聖人刪詩正雅。師文武崇王道。而說者但爲上下飲酒定樂歌。道主人優賓之意。則全詩所言皆口腹殺饌而已。執儀禮鄉飲工歌以爲據。則是雅頌秖爲儀禮外傳而已。淺陋卑薄。何以言詩。○朱子謂魚麗非文武之詩不在鹿鳴什內。蓋據儀禮鄉飲酒禮笙歌相間。謂歌有詩而笙無詩。以南陔白華華黍闕

鹿鳴以下三詩由庚間魚麗崇丘間南有嘉魚由儀間南山有臺移舊章以合儀禮拜古序改爲燕饗通用之歌置周道文武之盛於不講夫聖人刪詩非刪禮也笙歌相間自有禮儀在何得以有聲無辭之空名寄之雅中辭生于心聲託于器凡樂由心生聲由辭生有辭然後有聲聲無辭則不成章若笙自爲笙歌自爲歌一歌間一笙風雅頌之歌三百卽合有三百笙笙有三百籥管竽籥之類亦

合各有三百奚獨南陔白華五六篇而已又謂儀禮於鹿鳴四牡以下曰歌於南陔白華華黍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以此爲有聲無辭之徵今按鄉射亦儀禮也云奏騶虞貍首而騶虞有辭亦云奏周禮有九夏國語稱金奏肆夏樊遏渠按肆夏卽時邁樊遏卽韶夏卽執競渠爲納夏卽思文皆有辭而皆云金奏則奏亦辭也南陔白華之名卽九夏之類金奏九夏有辭笙奏南陔白華獨無辭乎

又周禮籥章以籥吹豳詩豳詩卽七月籥吹七月亦猶笙吹南陔白華華黍也豳有辭而南陔以下獨無辭乎又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卽維清也謂管奏維清于堂下管有辭而笙獨無辭乎大抵歌卽樂也未有有聲無辭之樂今分樂與歌爲二未見其可

古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古序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古序曰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毛公曰有其

義而亡其辭

說曰按此皆武王時詩也萬物既多孝子得養其父母故次南陔南陔者取南風來陔隴之義孝子奉養清潔故次白華時和年豐故次華黍詩亡而古序合編故序得獨存朱子以爲此笙詩有聲無辭引儀禮鄉飲酒及燕禮鼓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

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
儀謂歌有辭可歌笙有腔譜無辭愚謂有腔
譜則腔譜之音自成辭腔譜所以調辭也王
者作樂頌功德未有有腔無辭之樂所謂鼓
瑟而歌者手彈口和故曰歌口吹而辭奏乎
其中故曰笙曰樂曰奏序謂其辭亡者是也
若謂本無是詩而序爲後人妄增是强誣之
也但其所以亡之故不可考未知何獨亡笙
奏諸篇耳朱子執謂笙詩無辭以此、

南有嘉魚之什

說曰自南有嘉魚至吉日凡十篇而亡詩由
庚崇丘由儀三篇不與焉內菁菁者莪以上
六篇皆成王之詩六月以下四篇宣王之詩
文武成王之詩謂之正小雅宣王以下詩謂
之變小雅、

古序曰南有嘉魚樂與賢也毛公曰太平之君
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說曰成王盛時周公下士藹藹多吉人是詩
可以觀焉朱子改爲燕饗通用之樂非也樂
雖用詩而聖人刪詩不以樂如以樂刪詩則
所謂新宮貍首采薺九夏宜皆存之而皆不
錄可知詩爲觀風化俗明王道稽世變昭鑒
戒不獨爲樂耳惟頌爲樂歌附諸風雅之後
風雅非盡樂歌也故曰雅頌各得其所人情
樂放縱而惡檢押聖人言樂必言禮禮有經
而樂無專經以此奈何後儒專以樂言詩乎
南明方也以比明主嘉魚以比良臣魚水君
臣相得也罩罩網羅求賢也樛木甘瓠上下
交也鵻鳩來思乘時變化也、

古序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毛公曰得賢則能
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說曰朱子改爲燕饗通用之樂非也夫雅者
政也皆朝廷獻納之辭如鹿鳴魚麗嘉魚辭
云有酒猶疑似燕饗是詩不及飲酒惟以燕
禮歌南山有臺爲据而是詩實非爲燕禮作
也山有草木多材之比也取賢樂只君子言

得衆賢則君身君德名譽福祚邦家無窮之
慶所以爲樂得賢也
古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古序曰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古序曰由儀萬物各得其宜也毛公曰有其義
而亡其辭
說曰按六月之序此三篇原不相屬此以亡
詩爲類耳朱傳據儀禮改由庚次魚麗崇丘
次南有嘉魚由儀次南山有臺說見前

古序曰蓼蕭澤及四海也
說曰朱子改爲諸侯來朝天子與之燕飲以
示慈惠而歌此詩非也序義本謂天子親萬
國懷諸侯天下一家故曰澤及四海總括全
篇零露之意而朱子詆爲淺妄其實深約也
蓋周道方盛泰交喜起之歌篇中言燕者安
樂之意非飲酒也據詩次第此篇朝諸侯下
篇方與之燕飲蕭逢蒿也生澤藪高不盈丈
露自天零卽易所謂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

上下定民志履帝位不疚者也履禮也上下
有禮則民志定而泰道成序謂澤加于四海
者君以禮待臣之謂也豈飲酒云乎哉
古序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說曰前篇來朝此篇賜燕朝則禮嚴燕則情
親朝以朝旦禮主于辨也飲以昏夜情主于
合也故爲湛露陽晞之比首章夜飲之初次
章豐草有露露始降也三章杞棘籬邊小樹
也杞棘有露夜漸久矣杞棘叢生昏夜之象

也飲多易昏亂故以顯允諷之末章桐椅則
高樹也見其實垂而離離然終燕歸天向明
矣所謂醉歸陽晞也禮終易放醉則驕勃則
躁故以豈弟諷之豈弟温恭也
朱子改升亡詩南陔白華華黍于魚麗之前
魚麗以下悉依儀禮次第雜亡詩由庚崇丘
由儀以足十篇之數至此改爲白華之什
古序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說曰朱子改爲天子燕有功諸侯錫以弓矢

之樂歌謂錫弓矢是也謂燕非也燕與饗異饗用大牢爵盈而不飲所以示恭儉也燕則盡爵行爵無筭所以示慈惠也燕饗皆用酒而饗主于錫以酒行禮非行禮以飲酒也周語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故燕或至夜而饗行于朝成禮而罷故曰一朝饗之春秋傳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終朝耳諸侯有四夷功天子錫彤弓以表其武功鄭玄謂使之專征伐是桓文之假託先王未

之有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諸侯而專征伐大亂之道也以此傳經誤天下後世可勝言哉

古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毛公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說曰朱子改爲燕飲賓客之詩非也按王制鄉子弟入學九年大成曰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升之大學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進于王曰進士司馬論定而後官之位定而後祿之此先王所以樂育材也詩以菁莪比莪蒿也蒿生澤藪香美可食以爲蓍通于神明以供燔升臭于郊廟百祀故以比賢材蒿易長俄然而成故名莪小曰莪大曰蒿諺云三月茵陳四月蒿言易長也故以比育材莪本不生于陵阿與水中云在彼者以比培植之厚也錫百朋錫貝也貝文而澤以比朋友相麗澤也楊舟楊木爲舟楊之言陽以比君子也楊舟利涉以比濟世也沈浮野

水虛舟待渡以比賢士待用也全詩取莪寓義而苟無古序卽毛氏不知其所由作也豈惟毛氏雖仲尼亦不知其所由作也雖降爲十五國風又降爲變風與菁菁子衿同改爲淫奔皆可似也故詩讀古序乃見作者之志亦可以知詩與聲辭與志之辨矣序烏可廢也朱子于古序斥爲無據于比義復不理會故以此詩爲燕飲賓客也又何怪乎

古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毛公曰鹿鳴廢則和

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畜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

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說曰按毛公所云卽孟子詩亡之意也聖人删詩以稽王道之興廢垂法戒也故小雅鹿鳴以下諸詩皆文武成周之盛百度所以脩擧世運所以興隆而穆王以後周道浸衰典刑廢墜至于厲王頹敗極已國人逐之而死于彘其子宣王復修文武之政煥然中興故

自此至無羊十四篇皆宣王之詩也此篇則美其命將北伐之功皆所謂變小雅也毛公序說歷擧鹿鳴諸詩所由廢一以見世道興衰之由一以明聖人删詩正雅之義故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與春秋相終始非徒爲聲樂而已毛氏所以有功于詩也

古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

說曰此宣王命將南征有功歸而詩人歌之也朱子改爲軍行采芑而食賦其事以起興

非也芑嘉穀也宣王中興田野墾闢于彼于此餘粮棲畝王師所過隨處足食無轉運齎持之勞故以爲比朱傳以芑爲苦蕒菜軍士采而食之按詩託興而已若軍法掠民間一草者有禁豈眞有踐民田采芑菜之事乎善說詩者觀采芑六月軍旅之事思過半矣六月事勢張皇采芑氣象暇豫蓋吉甫承頹敗之後敵驕而兵惰故其應變不得不敏及乎北虜旣平軍聲旣振中國氣勝而方叔之再

出也則服命服乘命車從容運籌而南蠻自奪氣矣故古甫薄伐才兼文武方叔元老賤戰貴謀著之篇什豈徒以其辭而已乎故曰詩可以觀援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為〇按世儒謂春秋夷楚據是詩之言蠻荆耳夫禹貢九州荆居第六則壤近中原江漢汝墳二南首善也焉得比諸荒服蠻夷荒服環畿甸四面二千三百里外皆得稱之何獨南土耳三代以前帝都居北故南土遠今楚正當四宇

之中衡嶽五嶺以外南連百粵閩廣西南夷古皆屬荆故稱荆蠻非謂荆盡蠻也荆地半天下王者南面失楚如面牆江介險阻亂則先叛是以商周中興先服楚也若蠻夷也者先王荒之而已何以伐為商頌云維汝荆楚居國南鄉言近也是詩亦云征伐玁狁蠻荆來威言玁狁遠而蠻與荆近不得不征也後儒解春秋尊齊晉為擯楚之說考之詩書按之地里本無稽若云華戎錯居何國蔑有寧

獨楚歟餘詳春秋

古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毛公曰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王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古序曰吉日美宣王田也毛公曰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說曰天子日萬幾而能留意于馬祖是能謹微也田獵非適意獲禽享賓恩接于下也蒐狩以講武先王之大禮也可以覘軍實可以

觀人心可以驗君德之好尚可以察政事之

下缺

毛詩序說卷之五

京山郝敬學　男洪範輯

門人彭大翮

侄千里校

鴻鴈之什

自鴻鴈至無羊凡十篇

古序曰鴻鴈美宣王也毛公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說曰朱子改為流民喜之而作非也小雅自鹿鳴而下至此二十餘篇皆朝廷制作不應忽采民謠一篇雜入其中以鴻鴈比者鴻鴈來去無常民亦罔常故末章美而寓規以為流民自作誤矣

古序曰庭燎美宣王也毛公曰因以箴之

說曰朱子改為王將起視朝而問夜之辭非也宣王豈眞有夜半視朝之事乎毛公所謂因以箴之云爾蓋夜未半而起太早亦非可繼之道進銳者退必速始勤者終必怠所以卒有姜后之諫也詩人先見而毛說有所據耳

古序曰沔水規宣王也

說曰鄭氏曰以恩親正君曰規規者正圓之器五行東方為規主仁恩也故春秋傳曰近臣盡規王信讒遠諸侯不敢直諫而但呼其親戚朋友念亂以感動王故謂之規朱子據詩中邦人諸友改為民間相語非也詩謂諸

侯不朝飛揚扳扈不循道理其一二守禮者畏讒言之及莫敢自必故諷王遠讒親諸侯終大業也水無情之物流則不定隼急疾之鳥飛則不止皆諸侯不朝之比也

古序曰鶴鳴誨宣王也

說曰毛傳教王用賢是也鳥高飛善鳴者莫如鶴以比賢人也淵魚[illegible]山石用賢之比也○按序庭燎美而兼箴箴鍼也微刺之其辭隱沔水規規圓也情動之其辭悲鶴鳴

誨誨教也詳說之其辭核古序精確如此朱
子必欲改作何歟肜弓至此篇朱改爲彤
弓之什
古序曰祈父刺宣王也
說曰朱子改爲軍士怨久役而作謂未見其
必爲宣王非也如必欲見其爲宣王則詩明
言敗績于姜戎然後可按國語宣王三十九
年王師敗績于姜戎料民于大原兵不足故
發畿內之民從征詩不敢斥王而呼司馬朱

子遂以爲軍士語耳
古序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說曰朱子改爲留賢之詩非也其留也以去
其去也以不用鶴鳴之誨孤矣故刺之猶王
風之丘中有麻也馬五尺以上曰駒白駒比
賢士貞潔也苗藿比好爵也生芻比獨善自
養也
古序曰黃鳥刺宣王也
說曰朱子改爲民適異國不得其所而作非
也民不得所時政使然詩人託爲民言以諷
王耳黃鳥好音人所悅也春陽始鳴應節趣
時故爲遷在擇處之比穀惡木粢言喪也栩
言虎也皆失所之比黃鳥性不穀食以比已
不食此邦之食也始以故鄉失所而來今又
以此邦失所而歸故自託于黃鳥非以黃鳥
爲刺刺病黃鳥者與呼碩鼠異也○按二雅
皆朝廷獻納之詩小雅此類託民風以諷上
故謂小雅若大雅專言君德所以異也

古序曰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說曰朱子改爲民適異國依其昏姻而不見
收卹作此詩非也民適異國流離失所矣依
其昏姻而不見收卹上所以教民睦姻任卹
之行安在也不能養又不能教中興之業衰
矣故謂之刺凡詩刺多卽其人之事代言誦
其詩知其政而美刺寓焉春秋之義蓋如此
古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
說曰朱子改爲築室成而燕飲以落之不言

詳室豈謂是詩亦通用乎非也禮廟成升屋刲羊洒血以釁之路寢成則設盛食考成以落之落始也始新故多祝頌之辭

古序曰無羊宣王考牧也

說曰鄭氏曰厲王之世牧產彫耗牧人廢職宣王興復故叙而歌之按周禮牧人掌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謂馬牛羊豕犬雞也此獨言牛羊舉祭享所常用者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至巷伯凡十篇

古序曰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說曰朱子謂春秋魯桓公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是桓王之世上距幽王終已七十五年矣不知其人同異序之時世不足信此說非也按周制卿大夫世官尹氏家父皆世卿也子孫氏其先如虞仲之後亦稱虞仲之類若疑此家父即七十年後求車之家父則南山不平之尹氏亦即常武王謂之尹氏歟

古序曰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古序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說曰鄭康成以爲刺厲王非也豔妻之爲褒姒與山川之崩竭皆幽王事也

古序曰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毛公曰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

說曰朱子改爲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此詩以責去者非也王朝設官遇饑年輒引去非必實有是事朱傳據二章正大夫

離居卒章謂爾遷于王都立說所謂靡有孑遺是周無遺民者也當時或偶有棄官去者非必羣臣盡離散也雨無正猶言天失常也託天災以刺時天降饑饉有罪無罪同死即雨失其正也忠邪不分刑罰不中政散人離零亂如雨也世儒疑不用詩辭命篇有如巷伯常武酌賚般豈盡詩辭也而意象悠然必求淺率易見則高叟之爲詩矣

古序曰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說曰朱子改爲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斷
以從善而作非也詩人因王聽信羣小故發
謀猶之說忠諫不用是非淆亂賢否倒置即
不善謀也如朱傳所謂謀則運籌畫策之謂
矣○或謂小旻與小宛小弁小明皆以別其
爲小雅得名也夫小雅詩多矣何獨別此四
篇也若是則大東名小東正宜反以大名又
何也凡篇目皆作者自命或太史記之太師
目之耳有二雅先有篇目如前說是先有小

雅而後以此詩從之非也若謂小旻小明爲
別于大雅召旻大明則小宛小弁又何以別
乎或又曰大宛大弁夫子刪之然則頌有小
毖又焉得有大毖乎皆猜說也

古序曰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說曰朱子改爲大夫遭亂兄弟相戒以免禍
之詩非也按幽王宣王子也宣王承厲考之
亂發憤中興幽王嗣立忘先人幹蠱之功故
其辭曰我心憂傷念昔先人夫婦所以共承

先也宣王有姜后之賢納諫同心是以中興
申后賢而幽王黜之禮妻子和則父母順子
事父母雞初鳴適父母舅姑所而幽王夫婦
乖離故其辭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廢太子
宜臼而立伯服故其辭曰教誨爾子式穀似
之宜臼奔申申侯挾太子召犬戎伐周故其
辭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寵庶奪嫡兄弟亂
倫故其辭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首章刺王
無夫婦而忘先祀二章刺酗酒喪儀而身不

修三章四章刺其無父子兄弟之法而家不
齊五章刺其刑罰不中而天下不治六章刺
其大亂將至而王不知懼也禍起于夫婦故
以鳴鳩比鳴鳩即雎鳩布穀也鳩族惟雎鳩
關關善鳴而且高飛他鳩鳴則不飛飛亦不
能戾天月令鳴鳩雌雄以羽相拂他鳩則逐
其婦故本草云食布穀佩其骨令夫婦和因
以爲比也苟幽王能如關雎則無忝于先人
矣三章教不肖以比君嗣也中原比見黜也

菽豆藿也豆言鬭藿言護爾雅大山宮小山霍太子在外之比也螟蛉之言伶仃蜾蠃之為毒螫皆禍亂之比也下篇以小弁繼之其為刺幽王甚明也

古序曰小弁刺幽王也毛公曰太子之傅作焉

說曰朱子改為太子宜臼被廢而作非也凡刺詩託為其人之言耳不必眞出其人之口也毛公獨于此詩明之者非謂小弁獨託而他詩皆眞也以明子之于父無刺而小弁之

親親非宜臼所及耳故篇首以鸒斯比鸒斯鵶烏也烏孝鳥也能反哺鸒似烏而不知反哺小而好羣飛宜臼為世子依母歸申以讐其父禮云知親而不知尊者禽獸是也故託鸒斯以諷之賢傅之言也予幼受朱傳竊疑平王與申侯殺父而棄先祖累十世之業孟子許以親親之仁何也謂詩可觀觀小弁則失之平王矣謂詩道性情小弁之為詩則親而為子則逆何性情之與有晚讀毛傳頓釋此疑益信毛公之于詩深矣

古序曰巧言刺幽王也毛公曰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說曰按小弁以下四篇皆信讒之害小弁害家巧言害國何人斯害朋友故巷伯刺讒人編什之序也

古序曰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毛公曰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說曰朱子疑詩中言暴不言公為無據非也

詩言微婉未有刺其人而直斥之者也讒口害人踪跡詭秘平生僚友一朝反顏如路人故屢言彼何人斯為窮詰之辭也從行二人究其推諉之奸也逝梁不入發其忸怩之情也飄風鬼蜮比其陰險之私也辭婉而其意切矣〇予讀是詩而益知性情之說矣通篇非眞有適梁過門之事蓋比其艱險反側欺君賊友分誼已絕而其言肫懇傷往望來有不忍遽絕之情焉一何其厚也豈必蘇公實

有處讒不動之養乎蓋詩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言不如此不足以爲詩人苟能以詩之言養性則性定以詩之義存心則心安以詩之氣處人則人和以詩之性情處變則無所往而不自得故曰不學詩無以言非謂據其詩即觀其人之性情之謂也其人不必皆中和其爲詩必無暴厲者矣如執詩以徵人則三百篇必皆周公之制作然後可此孟子所謂高叟者矣

古序曰巷伯刺幽王也毛公曰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說曰詩寺人即巷伯也宮中永巷之長掌宮中之役或奄人爲之然受讒之事不可考已朱傳遂謂以讒被宮刑何据乎貝水蟲也其介五色如錦生而成文非造作也萋附麗也斐均錯也皆織造之象禹貢厥篚織貝比無是事而羅織如生成也箕東方蒼龍之宿也秋夏見于南方凡占星皆于昏旦南中故曰南箕也天官書箕爲敖客曰口舌凡四星東向橫張如口東二星大張如箕舌西二星微狹如箕踵哆口微張之貌侈則大張矣以比因人之小過而以口舌張大之也

谷風之什

谷風至信南山凡十篇

古序曰谷風刺幽王也毛公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說曰朱子改爲朋友相怨之詩非也谷風東

風東爲君方風自君出也習之言俗也風雨無常以比朋友道乖也衛風刺夫婦意與此同文武道隆伐木求友幽王失德谷風刺薄所以屬雅雅政也獻納之義也如謂民間朋友相怨而作則當以屬風王朝爲雅邦國爲風按小雅短章疊詠如此類猶是風體大雅盡莊嚴大篇亦大小之別也

古序曰蓼莪刺幽王也毛公曰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說曰朱子改謂民人勞苦自作非也孝子行役親死不得見詩人託爲孝子之言以諷王之不仁也爲民父母使民至此所以爲刺而幽王父子相賊釀成驪山之禍是詩爲之兆矣

古序曰大東刺亂也毛公曰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說曰按此亦幽厲時詩故稱西人西京之人也譚東方國名詩不及而序云譚大夫作必

有所受之

古序曰四月大夫刺幽王也毛公曰在位貪殘下國搆禍怨亂幷興焉

說曰朱子改爲遭亂自傷之辭非也讀此詩者想見四時愁慘山川寥落飛走動植彫零殀札之象何必斥王乃謂爲刺乎至末云寧莫我有維以告哀刺義曉然矣

古序曰北山大夫刺幽王也毛公曰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說曰朱子改爲大夫行役而作非也爲行役者之言以刺王耳說見孟子北山背陽之比也杞苦菜食苦之比也

古序曰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說曰朱子改爲行役勞苦憂思者之作非也幽王之時小人衆多君子悔其共事故序借將車以釋之將猶駕馭也小車駕馬大車駕牛車行利輕而惡重貴馬而賤牛故以牛車爲小人負重之比也始不察而誤用至于困憊誤國債事所以可憂朱子因篇次北山小

明間改爲行役而作非也

古序曰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說曰朱子改爲大夫久役而作非也誦其辭悽惋流涕雖叙行役之苦而多悔恨之情各章念彼恭人思自全之策惟有共愼可化憂患爲景福處亂世而獲安全此其怨悔之意甚明也若但以爲行役殊不盡作者之情

古序曰鼓鐘刺幽王也

說曰幽王東遊淮上爲流連之樂故詩人刺之天子非巡狩不行嘉樂不野合西京去淮上甚遠而久作樂于水濵非先王之觀也是役也未必無朝會而詩但言鼓鐘淮水以諷其荒樂遠遊無復先王修禮輯瑞柴望祭告之典與秦政隋廣先後一轍所以爲刺也

古序曰楚茨刺幽王也毛公曰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飢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說曰朱子改爲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宗廟之祭而作非也按詩辭莊嚴典則多贊頌之語與下篇信南山甫田大田皆諷幽王而惟此篇首四語思古傷今餘但極稱古時和年豐祭祀燕享宛然身逢其盛而銜恨于生今之世意在言外豳風七月周公遭亂述古以諷成王意與此類若以爲公卿奉祀之詩則七月亦周公燕饗之詩可也蓋農事者國之根本祭祀者國之大事洪範以農政繼五行周官以三農先九職洛誥以明農序正父自后稷肇祀不窋失業公劉古公彊理力田以拓丕基子孫守先訓力農奉祀遂以此占國運之興衰是以后稷配天而作生民文武功成而頌思文二叔不才乃詠七月幽王死宗周滅乃有楚茨大田平王東遷九廟墮乃歌黍離皆推本農事不忘先業也無逸一書極言稼穡艱難與先代勤民之主以戒成王楚茨諸詩歷序古曾孫稼穡祭祀禮樂壽考福祿以諷幽王詩書獻納同也今以爲公卿力田奉祭與雅何涉降而爲國風可矣

古序曰信南山刺幽王也毛公曰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說曰朱子改爲公卿力田奉祭之詩又曰曾孫古者事神之稱序以爲成王陋矣非也蓋周以農事開國雖不始于成王而疆理天下宅土中分九服盡東南之地爲則壤實自成

王始耳如詩書周公之七月無逸召公之篇公劉皆以農事輔導成王故序以曾孫爲成王雖事神之通稱實莫大乎天子記曰稱曾孫謂國家也故武王自稱有道曾孫在諸侯如貍首之曾孫侯氏春秋傳之曾孫蒯聵周禮考工記之祝侯曰詒女曾孫諸侯百福自諸侯而下禮卑名小而分輕不足舉矣其曰維禹甸之者思古傷今猶前篇自昔何爲之意亦王者事也詩凡四詠禹功豐水東注詠

武王烝烝梁山美宣王天命多辟美商王此篇諷幽王如以爲美公卿其辭不倫其曰南東其畝者槩率土而言也周京偏據西北天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其田之膏沃與疆理之功莫遠于南而極于東文王化行亦止南國故王制稱東田大雅江漢云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成王時周公東征至于海隅蒼徐淮揚之土始歸版圖故曰南東其畝如以爲公卿之詩義不及此

甫田之什

甫田至賓之初筵凡十篇

古序曰甫田刺幽王也毛公曰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說曰朱子改爲祭方社田祖之詩非也首章傷今之意宛然思昔曾孫能繼古人傷今人不能繼曾孫也凡詩諷刺微婉此篇與楚茨信南山皆見之首章大田見之三章使誦者罔覺所以爲主文而譎諫也

古序曰大田刺幽王也毛公曰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說曰朱子改爲農夫答甫田非也公卿祭方社與農夫何預而詩以答之毛公矜寡之說正是詩人刺王之志見於第三章幽王之時田野荒蕪人民離散犬戎蠶食漸逼豐鎬不數年而宗廟化爲黍離此大田諸詩所以作也哿矣富人哀此矜寡是之謂不能自存焉爾

古序曰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毛公曰思古明王
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說曰朱子改爲天子會諸侯于東都講武而
諸侯美天子之詩非也各章首二句悽然有
河山今昔之感與淮水同其慨歎其爲刺幽
王甚明也昔周公營洛都朝會巡守以明賞
罰故作立政曰文子文孫其克詰戎兵以陟
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成康
既沒周道寖衰久曠盛典宣王中興復古詩

人有車攻之頌幽王嗣服荒于酒色嫡庶不
正父子相傾賞罰僭濫武備不修會同遂廢
故詩人觀洛水而追思先烈也天下雖安忘
戰必危以周京密邇西戎故諷以作六師慮
其有夷狄之禍也保家室寓太子申后之事
也保家邦知西周之將亡也君子至止諷以
朝會也福祿諷以賞善也戎服佩刀諷以罰
惡也序說備矣自此以下四篇思古情迫言
華而旨悴畏禍之深主文而譎諫故言之者

無罪嗟夫聲音之道與政通矣秦風之將興
也變而之雅周雅之將亡也變而似風誦者
當自得之
古序曰裳裳者華刺幽王也毛公曰古之仕者
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
臣之世焉
說曰朱子改爲天子美諸侯之辭以答瞻彼
洛矣非也按序謂歎舊子弟賢而王不能用
耳昔周公之訓曰故舊無大故不棄也子孫

賢則世官不賢則世祿周道也幽王之世女
謁內嬖皇父家伯羣小蔽賢而耆舊如家父
芮伯凡伯諸君子皆不得進用世家子孫或
有爲人所傾服而不得譽處有文章而不得
福慶有車馬而不得顯用小人在位奪功臣
之祿棄賢者之後故末章追頌先臣功德似
穀其子孫而諷王所用之非人也裳裳常棣也
其華同蕚故比兄弟世族非親非族鮮有以
常棣比者矣棣華先葉首言葉滑則華落矣

故爲有督無譽處之比棣華色白又言芸黃則色變矣故爲有文章無福慶之比三言或黃或白華尚有存者故爲有車馬無祿位之比世族彫謝所以謂之棄類絶世也

古序曰桑扈刺幽王也毛公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說曰朱子改爲天子燕諸侯之詩非也幽王沈湎于酒比昵羣小上下之間無復儀文故詩人刺之桑扈小鳥也一名竊脂貪饕無行

之比也然其羽毛猶有文章可觀人而無禮儀則穿窬之不如故桑扈喪失扈從之比也

古序曰鴛鴦刺幽王也毛公曰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說曰朱子改爲諸侯答桑扈非也古先聖王仁民之餘澤及于萬物取之不傷其類用之不過其節飛鳥不喪羣廄馬不食粟騶虞所以歌王仁而魚麗所以美富有也幽王暴虐水陸飛潛無不盡取殺胎覆巢烏亂于上剝膚取之而刈菅用之民窮財盡是以大亂故詩人思古明王而託鳥獸以比也毛云交于萬物者釋鴛鴦之義鴛鴦交匹之鳥也飛栖必雙聖王愛物不忍殘其偶故以爲比于飛不弋宿也畢羅小網不盡取也在梁戢翼若其性也廄馬秣摧食以時也取之有道則飛鳥不失羣用之有節則廄馬不妄費爲盛世之鳥獸猶得所而況于民乎萬年福祿頌古明王之辭所思者遠而所悲者深是以爲刺

○按風雅之序皆始于治中于亂終于思治故風終豳小雅終楚茨以下大雅終江漢常武焉

古序曰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毛公曰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說曰朱子改爲燕兄弟親戚之詩非也幽王驪山之禍將作矣與羣小日沈酗于酒親族疎遠無由得關其忠文武盛世鹿鳴樂嘉賓

伐木宴朋友故舊也忠言上聞幽王以兄弟爲路人危亡已至而深宮之飲不休詩人因借飲酒致頍見之情非爲酒也末動之以危言曰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如後世敵兵四合而帳中夜飲亡國之慘千古一轍杜甫所謂東方漸高奈樂何則也長歌可以代泣其頍弁之謂乎

古序曰車舝大夫刺幽王也毛公曰褒姒嫉妬無道并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說曰朱子改爲燕樂新婚之詩非也雅詩皆君德時政新婚之歌何緣得入其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明廷之法言非房中之艷曲也是時褒姒專寵忠諫無路詩人思得賢媛以爲內助猶陳風東門之池思淑姬也車舝以比民勞無好友無德以諷幽王之不淑也禮王后車服飾以翟翟善雉者曰鷸平林集鷸褒姒淫寵之比也無旨酒無嘉殽宮中沈湎之比也高岡柞薪淫女據中宮之比也高山景行淑女母儀天下之比也

古序曰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古序曰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毛公曰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說曰朱子改爲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非也王朝有雅侯國有風諸侯飲酒自悔宜與衛風淇奧伍今在雅則王朝獻納之辭矣昔康

叔封衛周公述武王之意作酒誥此詩亦以申揚祖訓欲幽王念武王思周公也夫子刪詩存此與書存酒誥正同所以爲雅也序云刺時者武公之時即幽王之時也武公爲王卿士不敢斥言刺王譎諫之義也

魚藻之什

此什終篇故十多四焉

古序曰魚藻刺幽王也毛公曰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

焉。

說曰朱子改爲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非也本刺幽王逸樂不恤其民而毛云思武王者以詩有鎬京云爾此類朱子詆爲陋而毛之得解正在此蓋既云在鎬則雖謂之思武王亦可也言詩不以辭而以志宜如此

古序曰采菽刺幽王也毛公曰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說曰朱子改爲天子答魚藻非也蓼蕭湛露先王所以親諸侯雅之正也采菽菀柳幽王所以失諸侯雅之變也如朱說則正變混淆矣菽羹藿霍之言護也故大山宮小山曰霍爲諸侯藩王室之比也泉水歧流則安觱沸者陵暴之比也排突而出曰檻水激則不生物矣芹之言勤也勤王之比也赤芾在股不敝其足也邪幅在下露其行縢也無委佩之度傲慢之比也柞惡木可薪非棟隆之材也蓬蓬葉亂以比無禮也楊木輕舟浮而維之以繩比流散也各章詠古以諷今蓋天子所與共奠天下者惟諸侯先王爲之侑饗以賓之朝覲以會之衣服車馬以庸之諸侯親則屛翰固而天子尊故首章思先王錫予之隆二章思先世來朝之儀三章思來朝之恭敬四章思從行者之有禮五章思昔人心驩悅今幽王恩禮衰薄諸侯不朝朝者亦憤懣不

平無勤王之忠所以刺也爲豔后一笑而舉烽火以戲諸侯末年犬戎之難諸侯不赴而西周遂亡詩人先見序所謂見微思古也

古序曰角弓父兄刺幽王也毛公曰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說曰詠親親而以角弓比所以爲刺騂騂赤色也彤弓周人所尚以比貴戚也角觸也以比不睦也弓屈彊之物以比幽王驕亢也

古序曰菀柳刺幽王也毛公曰暴虐無親而刑

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說曰惕之垂者曰柳柳僂也柔脆之木喪卑亦曰柳日酉亦曰柳昧谷謂之柳谷蓋頹敗喪亡之比也鳥飛雖高不能附天易小過之彖曰剛失位而不中不可以大事有飛鳥之象亦謂君子行過乎恭也

古序曰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毛公曰古者長民衣服不二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說曰朱子改爲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非也衣服者身之章先王所以齊民俗辨等威莫先于衣服則王京八方人萃習尚易雜明主端好素履則邦畿首善貴家大族不敢競浮華以傷雅道四方所以取正也幽厲奢侈都人化之士女游冶膏首袨服如後世高髻大袖之謂服妖詩人所以興刺也夫帝王不易民而化上好則下甚文武之豐鎬既有周南幽厲之豐鎬

焉可無此篇乎所以存都人士也

古序曰采綠刺怨曠也毛公曰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說曰朱子改爲婦人思其君子之詩非也幽王使人不以道詩人託閨怨以刺之人情者聖王之田男女居室人之大欲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新昏三月不從政恤其私也今使其室家睽離匹婦銜怨故聖人錄是詩以明王道本乎人情耳綠與藍皆色也爲女

子事人之比綠蓋通其草盝礪可滌笄櫛藍可染布帛皆婦人所用五月刈藍紀時也

古序曰黍苗刺幽王也毛公曰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說曰朱子改爲宣王封申伯于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將徒役南行行者作此詩非也按詩任輦車牛營繕之事徒御師旅則征戰之事也肅肅謝功營謝之功烈烈征師則平淮之師也此詩兼營謝與伐淮二役追思先王

[illegible]虎君臣以刺幽王之不能繼先業也獨謂營謝之卒自作誤矣

古序曰隰桑刺幽王也毛公曰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說曰朱子改爲喜見君子之詩非也又曰辭意大槩與菁莪相類尤非也詩苟不逆其志但據文辭之相類卽二南之辭有類鄭衞者矣奈何不以此詩爲喜見君子之詩乎末章未見之情究然何爲喜見幽王無道君子在

野故以桑爲比桑者喪也桑可爲衣喪其衣德也隰下濕比賢者處側陋也

古序曰白華周人刺幽后也毛公曰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

說曰朱子改爲申后被黜而作如以小弁爲宜臼自作皆非也周人代爲申后之言以刺幽王耳予幼受朱傳疑申后能爲白華之忠厚胡不能戢父兄之逆謀宜臼能爲小弁之親愛胡乃預驪山之大惡讀古序始知二詩爲託刺故序不可易也然不曰刺幽王而曰刺幽后何也幽后褒姒也幽王之黜申后也以褒姒故刺幽后卽刺幽王也王爲幽王則姒爲幽后也言約而該矣朱子謂幽后字誤非也菅茅白華喪祭用之比嫡后清潔共承先祀也雲無心水無情桑衣所出鼓鍾風聲也鶖鶴嫡妾貴賤也鴛鴦夫婦也扁石妾卑

也皆所以比也

古序曰緜蠻微臣刺亂也毛公曰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飮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說曰朱子改爲微賤勞苦者託爲鳥言非也謂詩中未有刺大臣意亦非也行有後車能飮人能食人非大臣而何乎又謂序言褊狹無温柔敦厚之意夫温柔敦厚以求詩非以求序也詩不可盡言序則不可以不盡言也詩不敢直懟而自託于鳥不敢辭勞而但告

哀于人黃鳥睍睆應節趣時人所喜悅故以爲比也志苦而辭卑乃所以爲溫柔敦厚之至也又謂全詩皆鳥言緜蠻二字爲鳥聲直貫全篇尤不成文理矣

古序曰瓠葉大夫刺幽王也毛公曰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說曰朱子改爲燕飲之詩非也古明王親賢好士日與羣臣嘉賓接慇勤之歡物薄而禮

勤會數而情厚士君子日親則深宮長夜之娛自損觀頍弁賓筵魚藻諸詩而知幽王日荒于酒也羣臣宗族罕得進見故詩人託興瓠葉以訓恭儉瓠賤而葉兔小而首至薄也牲牢饔餼不用而取其至薄善誘之意也王且不能行所以廢禮也變雅至此周室將亡矣朱子猶以爲燕飲之詩則三百篇次第皆錯亂而不可讀已

古序曰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毛公曰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于外故作是詩也

說曰朱子改爲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用序之義而不本其事則作者之志茫無棲泊豈刪定之意歟漸漸石危險之比也周在西荊舒在東故曰悠遠也豕蒸涉波東南江海之景也豕江猪也易中孚所謂豚魚風至則羣起波面躑躅然見其腹白故曰白蹢風之徵也月離畢雨之徵也畢北方玄武之宿也八星形如有柄小網故曰畢主邊兵

亦謂之雨師月陰精也主水行畢度則多雨風雨則失天時險遠則失地利久役則失人和君不仁而好戰亡可立待矣漸漸之石已下三詩悽愴衰颯亡國之音也

古序曰苕之華大夫閔時也毛公曰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并起因之以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古序曰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毛公曰四夷

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說曰、子云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此詩與漸漸之石序皆云下國興刺則擧世非之矣怨悱悽惋辭窮志竭無復含容之意與大雅瞻卬召旻同其迫促所以終二雅而爲亡國之情也據古序聖人刪定之義井然如朱傳之紛紛則顚倒錯亂甚矣天地間物之至微易

生莫如草無草則不毛之地故以草玄黃比也若華色赤周之所尚也玄黃赤色之變也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坤之六五地道窮也小雅始于鹿鳴終于道窮故詩義在比與興非有二也、

毛詩序說卷之六

京山郝敬學　男洪範輯
門人彭大翮
侄千里校

大雅

文王之什

自文王至文王有聲凡十篇內文王至靈臺八篇爲文王之詩下武文王有聲二篇爲武王之詩、

古序曰、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說曰、朱子改謂周公追述文王之德以戒成王、按古序文王以下諸詩俱未言何人作惟呂氏春秋引此以爲周公之詩今味其辭旨精融醇粹奉揚先德以示後人而夫子刪定以此首大雅眞周公之制作也大抵二雅皆朝廷之事小雅多言政事諷規主於和大雅多言君德弼直主於敬故小雅未遠于風而大雅寖近于頌要其所言皆朝廷得失君道

盛衰非爲聲音而已也朱子于鹿鳴以下諸詩改爲樂歌而國語以文王大明緜爲兩君相見之樂然三詩實非爲兩君相見而作也夫子豈爲兩君相見首錄是詩乎凡詩之作各有所本用之歌樂存乎人知三詩不可爲兩君相見之樂則知鹿鳴諸詩亦不可改爲通用之歌矣○先儒謂文王末年受命稱王與謂周公殺管叔其謬同也今觀大雅諸詩頌文德無以復加敬止緝熙小心翼翼不已不回純之至也能人所不能故孔子稱其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與泰伯三讓同歸至德苟文王先稱王則武王何以獨謂之未盡善也故曰文王之德之純周公謂文王我師孔子謂文王沒文在茲故刪書首堯舜而刪詩首文王孟子謂舜文先後同揆觀詩書垂訓聖人之意遠矣

古序曰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說曰按此詩二章三章言文王有明德而天命之四章以後言武王有明德而天復命之父子相繼二聖濟美功高德顯故曰大明序於文王言明德不言天命於武王言天命不言明德互見也蓋周之命文王以至德凝結之武王纘承之文王宜王而不王天與之而固讓所以爲至德而天眷愈篤施及武王豈能終辭此周之有天下非驟致而序言精確矣

古序曰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說曰此詩詠大王始遷岐山人心歸附肇基王迹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

古序曰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說曰朱子改爲詠歌文王之德非也記曰人官有能物曲有利養之能盡其材故取之能備其官官之能當其人故用之能得其力能官人而治道畢矣文王聖德在位五十年培植薰育久免罝野人皆爲干城用不乏人而文王亹亹純一區別程量總攬羣英綱紀不

倦如六轡御馬無不調其適而盡其材故曰能官人也國之大事惟祀與戎薪槱祭祀之材也禮煙祀天帝柴祀日月星辰槱燎祀羣神月令季冬取秩薪柴供郊廟百神之薪燎是也周人尚臭燔柴禮之大者故以比育材祭始迎尸入王以圭瓚酌鬱鬯祼尸諸臣酌璋瓚助之故次章言祭祀三章言軍旅二者以人心爲本恆情協共莫如同舟涇舟以比共濟天文莫大于雲漢物華莫美于金玉人

工莫精于追琢皆以比聖德經緯人文也

古序曰旱麓受祖也毛公曰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

說曰朱子改爲詠歌文王之德非也孔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文王以聖德承祖考基隆之業可以王而不王小心柔恭養和平之福以啓後人故曰豈弟君子干祿豈弟詩人可謂善頌而古序曰受祖其義深切矣毛公發明其義箋疏誤以詩中君子卽太王王季

朱子因詆序說爲謬皆未深究其旨耳文王以下諸詩雖皆詠文德而事各不同首篇言代商之事故序曰作周次篇言文武之生故序曰文王有德復命武王三篇言遷岐故序曰興由大王四篇言左右諸臣故序曰能官人五篇言祀神干祿降福故序曰受祖毛氏以受祖義未明歷數祖德而於太王王季借詩中福祿語以推重其功德見文王凝承祖德者厚非以此詩爲詠太王王季作也箋疏

之誤倂以累序故讀詩難讀序亦不易詩言志序卽志也不達受祖之義泛觀福祿有何義理何以見周家之盛何以知文業所由隆如謂詠文德則自文王以下八篇一序足矣其能免于鶻突乎以旱麓榛楛比者子孫承先猶物承天旱則草木望澤而生于山足者得潤厚故爲君子干祿之比榛可以供籩楛可以爲矢文武之材以比聖德周自王季當商帝乙之世受命爲西伯賜圭瓚秬鬯故次

章有圭瓚黃流之比鳶飛魚躍自然無心比文王至德無憂承前裕後仁敬孝慈培養一代元命所謂干祿豈弟者正以此也清酒以下三章孝祀先公先王而獲福清酒騂牡祭祀之物柞棫薪槱之用葛藟條枚比福祿固結皆所謂受祖也而序獨舉后稷公劉大王王季者后稷周之始公劉豳之始大王岐之始王季則其父也文王之世以是爲四親序舉其功德最著者耳

古序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說曰朱子改爲歌文王之德而以首章詠母妻爲文王所以聖非也夫母聖妻賢聖人之遇而其所以聖姑不在此無射者乃其所以聖也無射則純純不已文王之所以爲文也蓋人心之德主於敬而達於和敬則禮恆恭和則仁恆愛仁禮存心致愛致敬純一不已者聖人所以脩齊治平消憂弭患存神過化之道也二南之化始於宮幃孚於祖考達于家邦故首章言母妻之賢和敬諧於閨門而培植者深也二章言宗公之惠和敬孚於鬼神而感通者遠也三章言德純雝肅遭大難而不變四章言功妙神化開來學而作人此孰非造端於齊媚之徽音而醞釀於雝肅之無射者故論文德之純莫如思齊此序謂之所以聖也孟子云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法天下傳後世者此之謂也

古序曰皇矣美周也毛公曰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

古序曰靈臺民始附也毛公曰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說曰朱子改爲民樂文王之詩非也周自后稷公劉大王王季世世積德千有餘年而文王勤勞日昃不暇食至是始有園囿臺池鐘鼓而後民歡樂之創業若此其艱而得民若此其未易也詩人作是詩以見文王造周功

成臺民樂而後君樂民樂君之樂而後見民樂文王所以稍釋如傷之憂也雖民心歸附非自今始而文王求寧今始覩成故序曰民始附也善乎知文王者也如徒以園囿鐘鼓耳文王豈荒樂者哉凡古序皆寓法戒明聖人刪定之旨朱子謂文王作靈臺時民歸周已久亦高叟之言詩也

古序曰下武繼文也毛公曰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說曰朱子改爲美武王能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非也按此詩稱武王而有天下以文德不以武功故篇中不及伐商而但言其仁信孝順反覆讚揚故序曰繼文言繼先王文德也後篇始言伐言繼文王武功也又前篇文王之雅畢此篇始武王亦繼文之義也古序極精密朱子以篇中有成王字疑是康王以後詩固矣

古序曰文王有聲繼伐也毛公曰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說曰朱子改爲詠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非也本誦文武伐崇革商之功不獨爲遷國耳蓋周道親親禮先繼述其事莫大于文武文王繼先而武王繼文詩首尾四章稱文武者文始之武終之也中四章稱王后皇王者繼諸侯而爲天子也文王伐崇作豐而王業始武王伐商作鎬而王業成文王求寧觀成以始武也武王燕子詒孫以終文也故曰繼伐○自此以上十篇皆文武之詩朱子因詩中多稱文武疑譜不足據夫文武之雅非卽作于文武之時後人追贊祖德故皆稱謚也

生民之什

自此至板凡十篇內卷阿以上八篇成王時詩民勞以下終蕩之什皆變雅也

古序曰生民尊祖也毛公曰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說曰此詩周公相成王制禮樂推后稷配天

叙其功德之隆見配饗之宜非祭祀之樂歌樂歌則周頌思文是也

古序曰行葦忠厚也毛公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說曰朱子改爲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謂序不知比興之體與全詩本義但見勿踐行葦便謂仁及草木見戚戚兄弟便謂睦九族見黃耇便謂養老見祈黃耇便謂乞言見介

景福便謂成福祿隨文生意無復倫理此說皆非也蓋古序惟首一句而已毛公檢括詩中之語發明首句忠厚之意詩雖不主仁及草木而以行葦比則草木也雖未嘗專爲養老乞言而已有優高年領教誨之意推廣而言未爲不可六經唯詩言可旁通性情之旨悠緩含蓄與他文字根株不移者殊科毛氏深得其解而古序簡約周道親親故但曰忠厚云爾如朱傳燕父兄耆老詩中已具矣反成贅語其以行葦比者古路在井間旁近潢洫多生蘆葦牛羊往來踐蹈故以爲比朱子誤以爲無義之興非序之咎也

古序曰既醉太平也毛公曰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說曰朱子改爲父兄答行葦非也成王之世周道綦隆朝野安寧祭祀以時燕饗以禮君臣相悅臣子願君昭明其德景福萬年室家咸宜胤祚永昌所以爲太平祝頌而寓箴規

也然詩實因祭祀燕飲作而序不及何也蓋正大雅與正小雅殊正小雅記先王善政正大雅表先王君德故小雅序事大雅序義詩言醉飽即燕飲言尸告即祭祀故序不復贅但約其義而毛公以明良相悅濟濟多士釋太平之義亦不及祭祀獲福者詩志不主祭祀也朱子謂爲孟子斷章所誤過矣蓋忠厚莫先於親親故有行葦太平莫樂於燕飲故有既醉守成莫重於宗廟故有鳧鷖序各有

攸當也

古序曰鳧鷖守成也毛公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說曰朱子改爲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非也祭而賓尸常禮也詩旣言燕尸矣故序不復贅但表其守成以志周道之盛王者所承事莫大於神祇祖考天下有道九廟安妥百神效靈公尸醉飽則孝子之守成可知矣鳧鷖性謹愿江湖泳游有安樂之象鳧鷖之言

負扆在涇之言在京以比守成也鳧善沒鷖善浮有變化出沒之象比鬼神也天曰神地曰祇公尸者神祇祖考之所依公尸安卽神祇祖考安持盈守成之效也內外非一祭祭非一尸首章鳧鷖在涇動而浮象天神之尸也天主氣故曰淸曰馨天生故曰成二章在沙靜而宿象地祇之尸也地主形故曰多曰嘉地作故曰爲三章在渚渚小丘象山川社稷之尸也主蓄儲故曰湑脯禮卑于天地故曰下四章在潨衆也象羣主九廟之尸也故曰崇烝嘗備禮故不言酒殽上祀禮尊故曰崇五章在亹門也凡繹皆于門每歲春夏門戶有專祭是五祀之尸也小祀尚飮食故曰欣曰芬禮尤卑故曰後不言福祿非戶竈門行所得司也無艱而已歷擧公尸見百神懷柔序所以謂之神祇祖考安樂此也鄭說彷彿而未盡朱傳則憒憒耳矣

古序曰假樂嘉成王也

說曰朱子改爲公尸答鳧鷖非也詩本美成王而序不言美者美刺詩之變也至德無稱故正風雅無美刺焉序言嘉取篇首嘉樂以括全詩之義猶漢廣言德廣蕩蕩上帝言天下蕩蕩斷章取義也

古序曰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毛公曰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說曰周自后稷當唐虞時受封于邰至夏中衰棄稷不務后稷之孫不窋失其世官竄於

西戎不窋之孫公劉復脩世業始營豳居是周之始造也召公歌其事示嗣王使勿忘先業猶周公之詠七月也、

古序曰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毛公曰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說曰朱子謂序語意疎非也朱以泂酌三句爲撫義之興而毛以爲黍稷非馨之比蓋餴饎濯漑祭祀之事也孟子云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可以事上帝况有道德如豈弟君子者乎故以行潦比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謂明德惟馨也、

古序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毛公曰言求賢用吉士也、

說曰朱子改爲召康公從成王遊於卷阿因王歌而和之非也毛云求賢者擇相也用吉士者審庶官也人主擇相相擇庶官則羣賢輔而天下治召公教王求豈弟君子以用吉士媚天子而愛庶民猶秦誓之求休休一个臣也德莫大于豈弟指周公之爲冢宰也以流言避位而成王疑忌師保召公不懌故作此以諷王末章言車馬欲王迎周公復相位以安庶官也及公歸作君奭師保同心吐握下士周道以隆所謂豈弟君子俾爾彌性者此也朱傳以君子爲成王誤也南風卷阿比人主温恭好賢屋檐下曰阿鄭以爲山阿而朱子因謂王與召公遊卷阿之上尤誤也考工記云四阿重屋士昏禮云當阿東南秦有阿房謂深宫曲房也後世詩有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凉之句即用卷阿飄風南來之意也○按此以上十八篇文武成三王之詩古序次第井然義理明切有何牽强附會而朱傳一切改作誠所未喻、

古序曰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說曰朱子改爲同列相戒非也古人戒君不敢直斥乎呼盡臣僕夫豈可拘篇中稱爾戎小子便謂戒同列乎、

古序曰板凡伯刺厲王也

說曰朱子據詩中猶爾我改爲同列相戒之辭非也說見民勞

毛詩序說卷之六終

毛詩序說卷之七

京山郝敬學　男洪範輯

門人彭大翮

侄千里校

蕩之什

自此至終凡十一篇

古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毛公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說曰按此詩刺周室蕩敗故古序斷取篇首蕩字爲目而毛公釋其義云天下蕩蕩者猶漢廣之云德廣所及也德廣與漢廣不相蒙天下蕩蕩與蕩蕩上帝不相蒙皆斷章取義朱子非之拘也

古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毛公曰亦以自警也

說曰朱子改爲武公自警而作非也按詩侯度小子等語皆自責以告王也昔商紂荒于酒微子曰我沈酗于酒孝子諭親必先自責忠臣誨君引爲己過詩言溫厚故導君惟以

自警幽王距厲王所百年矣武公爲幽王卿士追惟往事以明鑒戒故曰告爾舊止曰言示之事曰取譬不遠蓋指流彘之事也國語云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此詩作于晚年故曰亦聿既耄或疑篇中其在于今非追刺語夫追刺而言今猶叙他人事而稱我云爾何害其爲追言也

古序曰桑柔芮伯刺幽王也

古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毛公曰宣王承厲

王之烈内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說曰朱子改謂述王仰訴于天之辭非也蓋據王曰二字以爲述耳詩美刺多託言豈必夜半宮中王果仰天作此等語邪

古序曰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毛公曰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襃賞申伯焉

說曰朱子改爲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送之而作此事已詳篇中故序不復贅吉甫對揚于朝而國史錄之聖人存之以表親親崇賢封建復古之治也人臣立功紀勳著于小雅人主治定功成見于大雅詩至大雅作者之志愈遠而序者之義愈深故雲漢不爲救旱以明格天之德崧高不爲贈行以明親賢之禮烝民不爲贈山甫以表使能之功梁山不爲美韓侯以紀馭福之柄江漢以下皆可知也○申伯以王元舅襃封晉錫可謂厚矣未

幾以幽后見黜率犬戎殺幽王而滅宗周申爲戎首焉然則宣王之襃賞元舅與後世主寵任外戚移祚篡國者何以異乎故天子有道則萬國親無道則親戚叛易曰匪寇婚媾反覆手之間耳父子相繼宜興幽滅可不畏哉故國風存揚之水大雅錄崧高有微意焉誦者見其美而忘其規泥其辭而不逆其志烏可與言詩矣

古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毛公曰任賢使

能周室中興焉

說曰朱子改謂宣王命仲山甫築城于齊尹吉甫作詩送之非也吉甫作詩備獻納非僚友私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維王建國文武之制也周衰諸侯强僭繼世不由天子裂封啓土悉自己出厲王中衰周人放之于彘是畿甸諸侯且不知有天子況齊遠在東隅而境内區區之城郭且以上請豈非宣王中興之烈足以震疊之歟夫子删詩存烝民春秋

之義也故曰詩亡春秋作如朱說僚友相送非關獻納何登于雅王朝命使往來餞行之詩不少可勝錄乎

古序曰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毛公曰能錫命諸侯

說曰古者嗣君在喪稱子喪畢以士服見王王策命錫車服歸始為諸侯厲王中衰諸侯繼世不禀命宣王中興韓侯初立來朝尹吉甫作此詩故序目曰韓奕言命韓奕奕然也

序不本其事者詩言入覲王命纘考則繼世也言鞹鞃淺幭則喪畢也禮喪車鹿淺幦革飾詩已具故序不贅序者志也志美宣王中興能錫命諸侯而朱子謂錫諸侯為常事非也若使天子常能命諸侯則幽厲不衰王跡不熄而春秋不作矣如天子錫命諸侯為常事則蓼蕭湛露彤弓不足誇盛美矣又謂春秋戰國亦有行之者夫春秋戰國何嘗知有天子哉平王命晉文侯惠王命齊桓公襄王

命晉文公顯王命秦孝公此四王者孱王非興王也亂命非治命也有所要挾不得不命非力能制命也如宣王之命韓侯能命亦能討能予亦能奪然後謂之王有南征北伐平淮會洛之功然後有封申錫韓之命治亂邪正何可相比乎然美中興而幷及娶妻何也王室乂安邦國和平康侯晉錫歸國嘉禮時擧猶二南之桃夭芣苢太平之象也天子有道則諸侯秉禮親喪畢入覲歸而後議婚道

撥法守秩然可觀與春秋諸侯在喪親迎者得失相違遠矣所以美之

古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毛公曰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說曰周京偏在西隅去東南遠故淮夷最難服成王初立周公東征三年滅國五十而後徐淮定伯禽封魯爲東土重也厲王中衰四夷交侵至宣王北逐玁狁南平荊蠻而淮夷未附初命召虎經營再勤六師親討必東土

寧而後西京安此江漢常武所以爲宣王之終事繫大雅之末簡也聖人刪詩次第可見而周之興衰始終由東征其故可考而知也

古序曰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毛公曰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

說曰朱子改爲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詩人美之非也按宣王自將詩既言之矣淮北淮南後人臆說耳前篇由江漢進師爲南此篇由淮浦達徐爲北師行便利不同總之淮土耳前篇召虎經營疆理功成可謂有文人之貞未幾淮夷復叛宣王欲一大創之故不復用虎而命皇父程伯六師親征懲前之不武也蓋周京僻在西隅東距淮海遼遠終周之世叛附不常召公謂惟德可以懷遠天子躬擐甲冑遠問荒裔不可以爲常故詩美其事而以常武命篇虞人之箴曰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常武之謂也故二篇末致諷規之辭卒也西周之禍不在淮夷而近在西戎

乃見詩人獻替之忠江漢後繼以常武乃知聖人刪定之意斯善言詩也豈徒然取南北爲目已邪

古序曰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說曰朱子改爲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按褒姒奄人據篇中婦寺爲言序標其志而已

古序曰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毛公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說曰朱子改爲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此詩中所已言也序云大壞見天下事不復可爲而宗周遂滅矣小雅終苕之華何草不黃大雅終瞻卬召旻皆悲惋悽切所謂亡國之音也昔周道興而召南作今周將亡故詩人思召伯因以召旻命篇毛公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言皆昏椓皐訿之輩辭約而意該矣朱子詆爲不成文理過也

毛詩序說卷之七終

毛詩序說卷之八

京山郝敬學　男洪範輯
門人彭大翮
侄千里校

周頌

說曰頌者天子宗廟之樂歌古文頌與容通王者太平功成美其盛德形容以告于神明其辭從容悠遠故曰容如清廟等篇歌誦之不甚切響以其言大而聲漸遠也故曰清廟之樂一唱三歎有餘音者此也凡頌皆樂歌如訪落敬之等篇或不爲祭祀作而皆以絃頌告于廟故同謂之頌

清廟之什

自此至思文凡十篇

古序曰清廟祀文王也毛公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事文王焉

說曰按成王立二年周公以流言避居東三年至五年公奉王東征六年營洛七年王朝

作于洛此詩卽洛誥所云王在新邑烝祭歲之樂歌也○按此篇卽樂記所謂清廟之歌有辭而無韻不貴聲也懸一鐘尚拊膈朱絃而通越一唱而三歎有餘音者此之謂也

古序曰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說曰太平治功成也頌告成功者也成王周公之世天下和平制禮作樂皆文德所貽故以告廟不言治功而言天命文德者治具鋪張非太平也故曰爲政以德王者之民皡皡

上下與天地同流政不本于德皆驩虞小補道不通于命非王民之皡皡太平無象故以天命於穆文德不顯形容其至天無言而萬物生聖人無爲而萬民化此以爲太平也

古序曰維清奏象舞也

說曰按樂有歌有舞歌以爲聲舞以爲容聲容備謂之奏容所以象也有戰伐之功則舞以象之如文王戡黎伐崇遏密大雅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故象以舞而此其歌也序不言文王何也詩旣言文王之典矣不言祭文王何也凡頌皆祭也朱子改爲祭文王之詩複說也古序不作此等語○清廟以下三詩玄遠沖淡皆所謂大雅之音文王之至德也故以首頌

古序曰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

說曰按成王七年周公留洛王始親攬大政諸侯來朝王率之以祭于祖考此祭而獻諸侯之詩此諸侯猶多盟津之諸侯故嘉迺功戒勿忘先王美箴之意備矣

古序曰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說曰按此爲四時之祭時祭則四親與太祖而祧廟不與成王之世時祭當自太王以下上及后稷也先公指后稷先王指太王以下也然詩止頌太王文王不及后稷王季者時祭之樂非一章也此舉王跡所自起功德最著而歌于太王文王之廟者耳朱子但謂祀太王不兼文王以其間遺王季也然詩幷頌

二王安得獨爲祀太王乎既祀太王文王文
安得遺后稷與王季乎序說是也
古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說曰朱子改爲祀成王之詩非也古者冬至
合祀天地于郊此詩頌昊天而不及地如人
稱父而不及母統于尊也故曰郊社之禮所
以事上帝樂非一章此其刪存之一耳昊天
難名卽文武受命以頌天故大雅文王之篇
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言天必言聖聖同天也成王云者猶大雅下
武云成王之孚書酒誥云成王畏相非成王
誦也不敢康基命單心皆頌文武功德也宥
而寬者天之德密而深者地之德中庸云溥
博如天淵泉如淵二后所以德配天地也朱
子改爲祀成王則詩當作于康王後郊廟之
歌周公所定一代憲章後王詩焉得列天作
我將之間周頌三十一篇無康王以後詩泥
文生解引國語爲徵按國語解成字之德耳

無以辨其必爲王誦也其云德讓信寬固和
皆所以基命成其爲王者也若皆謂美王誦
則二后不過應受而成王功德遠過祖考豈
詩人立言之意歟周家基命由二后蘇軾謂
成王非基命之主是也又據商頌祀武丁謂
周頌亦當有康王以後詩夫商頌古樂僅存
無容再刪周公所定內外百祀之樂夫子刪
存止三十一篇焉得更有後人制作雜其中
有之亦當附小毖載芟後不宜攙入祖考廟

樂之前不然則頌亦錯亂矣豈但序不足信
乎又據周禮圜丘方澤謂天地不當合祀蓋
信以周禮爲周公之書承訛久矣夫廟祀考
妣合食王者父天母地母不得別父地不得
殊天陰不得離陽妻不得違夫此理甚明今
據周禮謂天地當分祀則自不肯以此詩爲
郊祀天地之詩也又何怪乎或曰周郊配稷
詩不及稷何也獻祖之樂與天異也思文所
以獻稷也

古序曰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

說曰古天子冬至郊祀天地一陽初生氣本無形故禮不貴物掃地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配以始祖古之郊祀也周公制禮每歲季秋享帝于明堂帝者天之神生物之主物至秋而形成故祭備牲牢配以父郊天報始享帝報成郊配后稷始于祖之義也明堂配文王成于父之義也

古序曰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說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徧歷四方會諸侯于方嶽之下燔柴升煙以告天山川遠者望而祭之周公成文武作禮樂此爲巡守祭告之歌戢干戈櫜弓矢皆武王事而序不及武王者後王巡守祭告通用也故名肆夏取篇末肆于時夏語卽周禮鐘師九夏之一也禮尸出奏肆夏牲出入奏韶夏四方賓來奏納夏皆以鐘夏大也歌之大者也周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周禮九夏之三也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古序曰執競祀武王也

說曰朱子改爲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非也頌武王僅二語而頌成康過爲鋪張文義不類蘇軾謂周奄有天下不自成康始得之矣祀成康則此詩作于康王以後周之禮樂定自周公是篇所謂遏卽韶夏者也禮牲出入奏韶夏天子以遏饗元后康王以後昭穆之

季未聞有繼周公作禮樂者矣卽有新聲豈可以配九夏乎云成康者武王成功康定天下猶酒誥言成王大誥言寧王云爾凡詩書言武成康寧多頌武王而王誦王釗率祖考以爲謚耳豈凡言成康者卽爲二王乎

古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

說曰詩言配天德也序言配天祭也有是德故有是祭此其樂歌也周禮謂之納夏一名渠百穀獨舉來牟者來小麥牟大麥也冬至

郊祀惟二麥生。易所謂復見天地之心者也。乾爲金。麥金王則生。廢則死。歷四時而成。謂之首種。爲百穀繼絕續之也。故春秋無麥則書。郊稷特舉之。

臣工之什

自此至武。凡十篇

古序曰。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說曰。朱子改爲戒農官。非也。戒農官。何與於頌。諸侯守土民事爲先。故風歌七月以戒君。

雅陳楚茨以刺時。商頌以稼穡免禍謫。洛誥以明農叙正父。孟子謂三王巡守。諸侯述職。以田野治爲慶。故于來朝助祭歸。而申飭王章。稼穡其首務也。周先公力農開國。故告于廟。以祖德訓之。所以爲頌。呼保介者。車馬臨行之辭。介。甲也。勇士衣甲。立車右。爲保護。月令參保介之御間是也。將行呼保介。猶敢告僕夫之意。宗廟之祭。以仲春。諸侯以朝正來。至二月助祭畢歸。而莫春矣。二麥將熟。卽時

物告之。

古序曰。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說曰。朱子改爲戒農官之詩。非也。按。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此卽其樂歌也。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啓蟄。仲春建卯之月也。蒼龍之宿。昏見于東方。則孟夏建巳之月也。與月令小異。然其爲春夏則同也。○按。凡頌皆事神之樂。而不言鬼神。何也。子云。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子產云。人道邇。天道遠。故頌于郊。不言天。言聖人。于廟。不言鬼。言功德。祈不言福。言人事。此章祈年。與後章報賽。皆言農夫勤勩勞苦。而所謂格天事神者。在其中矣。故曰。人者。鬼神之會。祭祀。聖人務所以爲民之義。而天地鬼神。弗能違矣。詩至頌而愈遠。故曰興於詩。成於樂。

古序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一說曰。按。武王克商。封微子于宋。求禹之後。得

東樓公封于杞武王崩成王誅武庚興殷以微子爲殷後與夏之後杞皆客焉二客來助祭則告于廟繼曰鳥也八臣精白乃心弗緇其節似之鷺善群西雝西京之辟雝雝和也以爲無惡斁之比有斯容諷其心也

古序曰豐年秋冬報也

說曰萬物至秋冬而成且終矣故祭以報之秋則享帝于明堂祭四方冬則祭八蜡通用此詩故槩言報

古序曰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說曰此周公制禮作樂成而大合諸樂奏之告于文王之廟非爲祭祀也禮曰凡釋奠必有合也凡大合樂遂養老此則爲始作樂而已亦非爲釋奠養老也

古序曰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說曰魚至冬月大寒降則性定而肥漁師始漁先薦寢廟至春王鮪來則薦鮪此其樂歌也

古序曰雝禘太祖也

說曰此禘太廟之樂歌太祖周始祖禘行於太祖廟追祀太祖所自出之帝而下逮羣廟之主卽所謂大祫也合饗曰祫先公先王皆在詩獨言皇考者歸功於始禘也禮不王不禘周之有禘自武王始猶商頌五祭皆言湯以商有天下自湯始也序云太祖者后稷也詩云孝子者成王也皇考烈考者武王也文母者邑姜也稱天子辟公廣牡相祀者表大

禮也魯以大夫歌雝夫子非之於春秋書禘於詩錄雝春秋之志也鄭氏以太祖爲文王朱子因改爲武王祀文王之詩夫文王穆考世室主稱太祖則后稷又何加焉武王未受命雖有王祭禮樂未興周公成文武乃制禘作雝故其詩亦頗似武王語蓋後王禘祭通用也鄭謂禘與祫殊禘三年祫五年禘大于四時而小于祫此緯書之說也夫祭未有大于禘者矣禘帝也三王始祖皆古帝之苗裔

王者追祭始祖所自出之帝故曰禘非審諦昭穆之謂也子孫祀遠祖豈宜太疏莫遠于天而歲再舉孫祭祖而三年五年不已疏乎遠祖格則羣主咸集故又曰祫商頌濬哲亦禘也徧及羣公先正卽祫也禘惟合享故其禮重魯僭禘春秋論語譏之未言禘上有祫也或云附祭亦有禘有祫夫禘之爲時祭以禘擧于春也祭莫大于春其次莫大于秋春爲歲首秋爲物成魯頌閟宮曰春秋匪解郊特牲曰春禘秋嘗祭義曰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子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故禮莫大乎禘嘗也諸侯之有禘祫以其亦有始祖有合食襲用其名而禮非諸侯所得盡也

古序曰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說曰按武王年八十生成王九十三崩成王立年十有三非甚童穉也此卽其喪畢朝諸侯率以見于武王廟之樂歌詩明徵如此

儒惑于明堂位云周公負扆踐祚七年而後致政併牽此詩爲七年之後王親政而作蓋據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本謂成王七年周公留洛耳非謂七年之前成王未親政也十三歲天子尸居而又七年則二十矣乃始見諸侯乎初年以流言疑忌叔父豈幼冲無知者之所爲乎

古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說曰武王誅紂封微子于宋成王誅武庚遂命微子後殷此其始受命來見周廟故擧武庚事諷之曰威曰福尋常祭享不及此辭雖頌客而亦告于廟故皆爲頌

古序曰武奏大武也

說曰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樂成奏于武王廟大武有舞詳見樂記此其歌也頌武而思文者昭德爲威所以大武也

閔予小子之什

自此至般凡十一篇

古序曰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說曰此成王既免喪而見于先王廟之詩以下四篇成王守成之事而詩多裁自周公借祖考之靈光訓嗣王故告于廟後世遂以登歌昭功德爲憲章故皆爲頌

古序曰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說曰成王既朝於廟而遂進羣臣以謀之也餘見前

古序曰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說曰朱子改爲成王述羣臣之戒非也蓋羣臣進戒王而王嘉納之其辭如此亦周公之志也餘見前

古序曰小毖嗣王求助也

說曰成王既誅管叔武庚而訪於羣臣亦周公之志也初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叛成王執管叔誅之悔其始使而公亦自悔也故曰莽蜂求螫方武王誅紂宥其子以爲孤雛耳未幾挾徐奄諸國以叛周公東征三

年而後定之此桃蟲之爲大鳥也詩與康誥召誥皆裁自周公而此詩哀死之意微慮患之情深不如棠棣鴟鴞悲惋者彼公自言而此爲王言也稱小毖自謙求助之辭也天下之患未有不狃于小者餘詳前

古序曰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說曰朱子改爲秋冬報賽之樂歌非也良耜爲報此篇爲祈卒章云邦家之光胡考之寧振古如茲祈之辭也與良耜卒章殊此援古以祈之彼續古以報之籍借民力治田也或曰典籍之田供宗廟之典籍者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此其祈穀于社稷之樂歌也噫嘻祈年于上帝其辭簡上帝尊也此詩祈年于社稷其辭詳社稷親也噫嘻專爲民祈此則因籍田併及民耳

古序曰良耜秋報社稷也

說曰前篇祈年此有年而遂報之
古序曰絲衣繹賓尸也毛公曰高子曰靈星之
尸也
說曰此祈蠶之祭繹而儐尸之樂歌月令季
春天子薦鞠衣于先帝鞠衣黃桑衣先帝太
昊木德之君司蠶祭薦衣祈蠶也周禮內
宰仲春詔后率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此卽
春祭薦衣祈蠶之尸靈星龍星卽房星東方
蒼龍之宿蠶爲龍精尸以象之凡尸象神神

象物絲衣戴弁者尸服也蠶爲絲故衣絲紑
潔白也象蠶色也蠶馬同氣蠶首似馬俅俅
下曲貌弁無曲者曲弁象蠶形也祭必繹尸
所以報也大夫以下祭于室卽日賓尸于堂
謂之儐諸侯以上有室事有堂事祭之明日
賓尸于廟門外謂之繹繹者天子賓尸之名
繹繼也繼昨日也又謂之祊門內外曰祊始
祭迎神于廟門內楚茨所謂祝祭于祊也明
日送尸于廟門外春秋所謂辛巳有事于太

廟壬午繹也禮器曰爲祊乎外祊繹皆廟門
外西塾鬼事尚右也古者門東西有堂室曰
塾郊特牲曰繹之于庫門內祊之于東方失
之矣庫門內失則廟門外是也于東方失則
于西方是也庫門大門也廟門在庫門內左
繹當在廟門外西塾言繹又言賓尸繹者賓
尸之名也賓尸者繹之事也引高子語釋所
賓者蠶神之尸也漢有靈星祠舉時人所知
者證之也鄭康成據士冠禮絲衣爵弁附合

雜記士弁而祭于公之說以絲衣戴弁爲士
徂堂基牛羊鼎爲省牲器也夫繹禮殺于正
祭牲牢器皿皆用祭之餘耳有司徹云掃堂
燅尸俎行禮非別殺牲先夕省視也果爾王
親省則大小宗伯宜從豈越卿大夫而用士
乎鄭云繹禮輕故用士然則王又何必親省
也詩言自堂徂基者卽少牢云祭畢尸出廟
門外俟儐天子明日儐則昨日堂上之[illegible]今
往儐于門基也言自羊徂牛鼐鼎及[illegible]牲

鼏皆自堂往門始祭牲入先大牢後少牢徹故羊先出而牛從之鼐鼎大以烹牲體鼒鼎小以盛和羹羹近尸牲近外故鼐先出而鼒從之猶士虞禮杙者逆退復位之類皆自堂往基之序也兕觥以下則祝頌之辭也鄭以絲衣戴弁爲助祭之士朱傳改爲祭而飲酒則序言繹賓尸與高子言靈星皆無謂矣夫衣食者民之命農桑者國之本三百篇農祭之詩多矣蠶祭惟此一篇耳故聖人存之朱子謂序誤高子尤誤不自知其誤也

古序曰酌告成大武也毛公曰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說曰大武武王之樂春秋傳引武之卒章曰耆定爾功即武也其三曰鋪時繹思即賚也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即桓也武樂之歌非一酌亦武樂也春秋傳作汋但未定第幾章耳序云告成大武寵受王造是武成也酌相時也晦則養熙則用時也時者天之運聖人之中聖人至公無私故道莫大乎時而用莫大乎敢毛氏因遵養之語及養天下明武非力服也孟子曰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古序曰桓講武類禡也毛公曰桓武志也

說曰按春秋傳此武樂之第六章也頌武王伐商講武類于上帝禡于先戎也凡天子將出征祭上帝曰類至所征之地祭始造軍法者曰禡武王伐紂告于天地鬼神武舞象之而歌以言其志在安民保士定家非利天下也故曰武志也朱子以詩稱武王爲疑夫講武類禡武王伐商時事而詩非伐商時作也周公爲武舞因爲歌歌非一章頌非一事武頌功酌頌成桓頌志賚頌賞般頌巡行皆武樂也而作于成王之世何得不稱謚既云綏萬邦屢豐年則詩非成于當年明矣

古序曰賚大封於廟也毛公曰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詩曰按春秋傳此武樂第三章武王克商有天下大封將帥功臣四百人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所謂賚也廟文王廟也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也

古序曰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說曰舊以此爲朝會祭告之樂歌非也篇名般盤通行遊也書云盤于遊畋婁姍勃窣行路之貌天子巡守按節徐行故謂之般與武酌桓賚并目亦武樂之一章也武樂各章殊

事而此則巡行之事樂記所謂四成而南國是疆者也若朝會祭告之樂時邁具已或云頌成王則不應篇名與武酌等同列也〇按酌以下四章皆武王詩次成王後者武樂定于成王之季年也

魯頌

說曰魯少昊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謂周公大造王室文武至親葬祭禮樂使得儗王者及周衰諸侯放恣魯承先緒浸淫不軌至僖公用郊三望漸及大夫歌雍家臣專祀魯之不法甚于諸侯由僖公始也僖公薨成公朝季孫行父立武宮比于天子世室謂僖公有文德請于周爲作頌與廟樂駉以下四篇皆其樂歌也禮天子作樂賞諸侯德盛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以樂諸侯而自作樂頌功德僭也故夫子刪詩削魯風魯不以諸侯自處也正樂存魯頌魯以天子自居也非天子而有頌本諸侯

而無風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故詩先春秋詩亡然後春秋作詩直其辭而美刺見春秋直其事而是非彰詩之志春秋之義一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春秋之義備矣魯升而爲頌王降而爲風文武衰而思周公舍魯何適矣夏商亡有杞宋存其或繼周者魯不亦爲杞宋乎故以魯頌與商頌爲存也或曰爲魯風不亦可乎曰

頌不可以爲風歌於廟與歌於邦國不可同日語也春秋諸國無風者微獨魯耳八方雖殊而接壤可以旁通國大而無風者惟魯與宋與楚魯無風而南山諸詩可以觀魯春秋書魯也宋無風而河廣可以觀宋商頌亦宋也楚無風而江漢汝墳可以觀楚南國盡楚也以十五國棊方內大畧可觀矣或曰春秋傳吳札觀魯樂無魯風非聖人刪之也夫左氏非誠丘明也季札觀樂後人因緣三百篇

辭耳不足以徵詩豈魯文獻之邦無詩可采不如邶鄘齊鄭乎聖人刪其風存其頌其志可知也故宋嚴粲氏曰魯頌頌之變也得之矣

古序曰駉頌僖公也毛公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寛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說曰按王者治定功成作樂告廟則有頌禮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魯以諸侯作樂頌功德非禮也僖公國富好修季孫行父爲之從臾非三思者之所爲故夫子譏之曰再斯可矣又讀此詩歎曰一言以蔽之思無邪聖人之意可知也毛公之說釋魯人所以頌僖公之事非謂僖公可頌也然則序不言樂歌何也凡頌皆樂歌也不復舉而但各本其所頌之事如武樂之桓酌賚般成王之

閔小子訪落諸什皆然也若謂生前美僖公則行父當成公朝僖公薨久矣臣子尋常美君何必請於天子請天子而後頌知頌非天子不敢作也成公六年魯立武宮倣九廟爲世室魯頌即作於此時將推僖廟爲文世室故詩存魯頌猶春秋書立武宮云爾誌僭也不然東遷而後無雅又焉得有頌乎

古序曰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說曰此亦僖廟之樂歌序言作者之志而諷

刺隱然若曰作頌者自謂君臣有道云爾此篇大類風體跌宕姚佚無復清廟肅雝之志春秋以來之新聲也

古序曰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說曰僖公嘗修葺學宮史克頌其事以爲樂歌夫國君修學非甚殊勳也古序言能者寓春秋之義天子學宮四面壅水環如璧曰璧廱諸侯三面有水北缺如半璧曰泮宮芹藻茆皆水菜芹勤也藻文也茆留也首言學故

曰勤次言教故曰文三言飲酒故曰留以下因修文而願以武功禮出師受成于學以訊馘告曾外患莫如淮夷故以服淮夷爲頌其辭虛誇聖人存之亦誰毀譽之意也

古序曰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說曰魯頌皆爲僖公前三篇頌平生功德此一篇新其廟宇將以爲世室配武宮告成功也故首舉廟宮末歸於修廟序云復周公之宇者詩之志也詩遠引后稷開周大王遷岐成王建魯下及僖公伐楚復常許奄有海邦淮夷蠻貊志在土宇也故取詩辭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爲目夫常許失矣魯何能復也僖公有駉馬之富有樂胥之臣有在泮之功修郊禘三望之儀願大而力小遠思蠻貊而近失常許故序即辭表志而作者之訣自見亦春秋之義也或以是詩爲美僖公修姜嫄廟夫魯不聞有姜嫄廟詩言姜嫄者誇魯之自出明郊祀后稷之故耳如僖公存日修祖

廟是時行父之父季友爲政則頌不待行父請作矣行父當成公時修僖廟故篇末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重葺曰新創始曰作奚斯僖公時大夫公子魚也成公朝死久矣追敘始作以見今之更新父而不忘耳若姜嫄廟豈待奚斯始作邪

商頌

說曰初契爲堯司徒賜姓子氏封于商即今陝西西安府商州十四傳八遷至湯徙居

亳[illegible]今河南府偃師縣十九傳又[illegible]
都[illegible]北至盤庚復湯故地帝乙又徙居河北
[illegible]朝歌即今河南衛輝府周武王誅紂以朝
歌封其子武庚成王誅武庚以微子後殷封
于宋即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使脩其禮樂
奉其先祀及宋衰舊典散佚七傳至戴公當
周宣王之世宋大夫正考甫者孔子七世上
祖也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歸以祀其先
王及孔子刪詩時存者五篇耳夫杞宋無徵

夫子傷之嘗曰丘殷人也聖人每事不忘先
而況禮樂乎故詩以商頌終焉蓋詩至魯頌
而誇誕僭踰極矣存商頌志從先進樂其所
自生也

古序曰那祀成湯也毛公曰微子至于戴公其
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
之太師以那為首

說曰此詩多言樂何也郊特牲云殷人尚聲
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
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即此意也

古序曰烈祖祀中宗也

說曰成湯至于大戊七世矣商道寖衰大戊
脩德中興遂號中宗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
殷祖成湯宗大戊武丁此祀大戊之樂歌也
朱子以詩稱湯孫改為祀成湯今按詩云及
爾斯所言自湯及大戊也云諸侯來假受命
溥將言天命人心表中興之功也亦猶玄鳥
頌人心土宇正祀二宗之詩若那祀成湯無

庸及此矣湯孫凡後王主祭者皆得稱之豈
必祀湯始稱湯孫耶前篇言樂此篇言味祖
遠難格術之以聲宗近易感侑之以食也

古序曰玄鳥祀高宗也

說曰按中宗十三傳至武丁而商業又寖衰
矣武丁恭默思道乃復中興號稱高宗頌高
宗而推本祖德所以表中興也

古序曰長發大禘也

說曰朱子謂當為祫祭之詩按大禘即祫也

故雖周禘也，并頌烈考文母，此詩商禘也。上頌玄王相土成湯及卿士，蓋追祀遠祖，則子孫咸集，所以首四時而爲重祭也。時祭合享，或不止禘，而據雖與此詩，則禘非特祭甚明也。然此稱大禘，雖稱禘，又何也？雖序云太祖，其爲大禘亦可知也。

古序曰：殷武，祀高宗也。

說曰：此高宗崩，三年喪畢，祔主于廟之樂歌。頌中興之功，而歸于作廟，所謂百世不遷之

廟也。若玄鳥，時祭之歌耳。然什先玄鳥而後殷武，何也？重服楚，所以終詩也。三代以前，王都多在西北，楚地據東南半天下。王者南面出治，失楚則如面牆。故曰維女荊楚，居國南鄉，言至近而要也。天下有道，則首善焉，文王之二南是也。無道則首叛焉，商周之中葉是也。繼世之王，有能中興者，則天下視此爲向背焉。高宗之殷武，周宣之采芑是也。孟子云：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明王不作，楚未易撫也。

有王者起，必在東南，是以仲尼不遇，一有意將遂適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求，徘徊陳蔡之間者垂十年，其意常在楚也。子西見阻，昭王不祿，然後反魯，刪詩脩春秋。二經聖人心思隱微所寄也。春秋重與楚王，以楚本易王也。詩十二國不列楚風，以楚非一國也。天運自北而南，故風始南音，頌終歌楚，欲有爲而不得爲，聖人乘覚之志可思也。天下雖安，忘戰則危，故周公作立政曰：克詰戎兵，以陟

禹之迹。王者先內後外，先德後功，始二南而終殷武，文武內外之辨也。